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星际浪子 (上)

 **eBOOK**
内容资料 免费下载

星际浪子

第一卷 第一章 方舟一号

他赤裸地在坍塌近半和纵横交错似蜘蛛网般的岩洞里，迅快任意地移动著。

完全不受岩壁的陡峭影响；甚至能完全违反了地心吸力，在洞顶作壁虎般爬行。

他已成功地找到五滴水，只要多找一滴，将可使他有足够作出下一次逃生的能力。

在这全无生气，有的只是火暴和热浪、寒冷和死寂的孤野星体，他一无所有。噩梦由他生出的一刻开始。

他是这星体上最后一个婴儿，在悠长的岁月里，逐一见证了族人的死亡。

黑夜的寒冷渐被愈趋狂暴的太阳所取代，热气开始涌入洞里。

在冷暖流交替的作用下，他终于寻到另三滴水，这是令他欣悦的意外收获。

表示他会有更佳的体能，在另一次火暴发生时逃往高山上的“溶池”躲避灾难。

以舌尖逐滴水舐进口里，再吸收到体内去。

在这里，没有事情比保持活命更重要。

为生命狂奔，是唯一可表示人类不屈精神的方式。

也是唯一可以和必须做的事！

在他坚强奇异的生命因子里，早铸刻著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的生存之道。

在很久以前，岩洞早上会积满了水点，火爆很久才发生一次。不像现在每一天都发生著。听说在他未出生前，洞里还会有使人激动得痛哭的水雾。

吸收到足够的水分后，他躺在穴洞里仍算冰凉的石块上，精神深深躲到心灵的至深处。

他的心跳脉搏同时停顿下来。

地底隐隐传来隆隆之声，警告著他另一次来自地心的火暴正在酝酿中。

他心中叫道：“来吧！我在等待著。”

庞大无匹长达二千米宇宙飞船，突然出现在火鸟星系外一百万公里的外空。这是银河联邦仅次于“主力舰”级的“母舰”级战斗航船“巨鲸号”，拥有二级作战能力。

在仰马星之役后，这种庞大的空中战争堡垒，由原本的二百五十艘，骤减至一百零二艘。

那次是所有银河联邦的人都希望忘记的惨败和耻辱！

由反正空间转移到正空间后，巨鲸号的速度亦由超光速逐步减缓至二分之一光速的“亚次光速”，朝火鸟星系飞去。

火鸟星系行星中心处的火鸟太阳，正以每秒钟把千亿吨的计的氢原子转化为氦的速度，释放出大量的光、热、尘屑和辐射线，消耗著她顽强的生命。若以宇宙的时间来计算，火鸟太阳早到了日暮途穷的阶段；但以地球年

来计算，则她仍有以亿年计的寿命。

巨鲸号的五百名舰员由“宇宙睡眠”中苏醒过来。同时那自给自足循环往复的维生系统，自动地把新的空气注入舱内，引力系统亦开始运作，使舰员能在以地球为标准的地心吸力场内如常活动。

往位于舰头的主驾驶大堂前长十米高二十米的巨型视野舷窗的中心望去，火鸟太阳正在闪烁著。本来以她为中心作公转的十八颗行星，现在只剩下了十二颗，消失了的六颗，是困常驻下了火鸟太阳狂暴光的放射性物质和热能，在虚空里灰飞烟灭。

星系的灭亡，首先遭殃的就是全无抗力的行星。

主驾驶舱内二百多组的仪器，由于不断有负责的人员回到岗位，陆续开始了运作。

视野舷窗的过滤系统把有害的光线滤去，让舰员可直接用肉眼作出观察，亦可看到不断显示在视野舷窗上下两边的光谱分析、能量读数和射线波长率动的图示。

广阔的大堂最后方是可随意升降的指挥谷，指挥官瓦登斯少将安闲地坐在他舒适的人造皮椅里，聚精会神地看著那比家乡太阳系的太阳质量大上了五倍的火鸟恒星，想像著那星系内行星上的可怖和没有生气的死亡天地。

每颗行星代表著一个独立的世界。

讯号分析员的报告传入指挥台道：“少将，我们失掉了方舟一号的求救讯息，重复一次，我们失掉了方舟一号的讯号。”

瓦登斯从容不迫地发出命令，指示下属再继续搜寻和探索，飞船进入了黄色戒备状态，那是闯入了任何未经探索星系的守则。

巨蚌号同时启动了磁能护罩，以对抗不住增加的光热和毁灭性的射线。

在经历了二千多个地球年的生命后，瓦登斯早学晓了耐性和谨慎的重要性。

亦是这两项优点，使他成为仰马星之役的幸存者之一。

下达了所有命令后，瓦登斯离开了驾驶大堂，通过宽阔的廊道，往位于船心上左侧的实验室走去，遇到他的舰员都立正向他敬礼。

实验室是舰上禁地之一，归联邦研究院派来的尊贵院士管辖。尽管身为舰内至高无上的指挥官，他仍要得到批准，才可以进入那里去。

经过了传报辨认和核准的手续后，实验室内独立的智能系统，为他启开了通道，主他进入实验室里。

一级院士姍娜丽娃正襟危坐在巨大电脑屏幕前的控制桌处，全神看著屏上显示出来的资料和分析。

舰内所有资料都会输进实验室的智能系统里去，但这只是单程的连系，实验室一切资料都是保密的，舰内的人不可以得到一分一毫的资料。

瓦登斯贪婪地看著姍娜丽娃美丽的倩影和阳光般略带卷曲的金色短发。来到她身后，深吸一口气，以最平静的语气道：“讯号中断了！”

地底间歇性闷雷似的轰隆声，逐渐密集有若击鼓。

一下爆响，整个洞穴都受惊似的颤抖了一下，石碎沙粒阵阵洒下来。

气温不住提升著。

他从深沉至近乎死亡的睡眠里醒转过来。

洞穴外传来巨石流动的声音。

他的思感延伸出去，“看”到了一快巨石由洞穴入口上的陡崖，不堪经

年累月的震荡，脱离了母体的钢石山，崩裂下来，由于磨擦和吸收了太阳的高热，滚至一半时，已变成了一团火球，流星般投在洞穴下的沙地去，增添了好一大堆碎粉。

他记起了族人葬身在这些火球下的凄惨情景，这令人痛心的情绪一闪即逝，在这火狱般的星球，根本没有空话他怜悯自苦的空间。

身体内的能量迅速凝聚著。

当第一道火舌在沿穴远处的裂缝冒起时，火暴开始了。

他灵活地弹了起来，全力往穴口奔去。

开始了新一次的生命狂奔。

若不能在火暴全面爆发前，赶到山上的大溶池，那就是灰飞烟灭的死亡。

姍姍丽娃脸容肃穆地操控著桌上的复杂仪器，一边看著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读数和分析，头也不回地道：“我知道了，瓦登斯少将。”

瓦登斯对她的冷淡并不奇怪。研究院的院士都是怪人，沉迷于对宇宙的控制和探索。尤其在仰马星之役的惨败和损失后，他们更致力研究用以保卫其他殖民星系和美丽的家乡太阳系。

今次的任务正是其中一次的行动，亦可能是最根本和重要的一次努力。

他曾接触过一些院士，男女都有，却从没有一个比眼前这美女更吸引著他的。在他悠长的生命里，他曾和无数美女接触，可是她仍令他怦然心动，情不自禁。

遗传因子学和蜕生术的长足发展，已使丑男丑女或体格不合标准的人类在宇宙里差点完全消失，当然亦没有老病和残废的问题。判断媼妍的标准转往有诸内形于外的气质。姍姍丽娃的气质是触目惊心地摄人心神的。

她雕塑美的玉容有种令人引生诧异的惊喜，那绝不是任何因子的完美化或蜕生术所能臻达的天生丽质。她是绝色美女中的贵族级极品，代表著她内里美丽的灵魂和远胜一般人的智慧。

在他所遇的超级美女中，只有联邦最高委员会主席，联邦的最高领袖姬慧芙可稳胜她一筹。

当第一次和姍姍丽娃会面时，他这自命对女人有吸引力的人，便深深地为她清澈智慧的眼神所吸引，尤其她颀长婀娜的体型，走起路来轻盈潇洒的优美丰姿，更使他心醉。对方虽然对他冷漠严肃，但他就在那刻下了决心，誓要粉碎她坚硬的外壳，摘取里面那可口的果实。

所以他破天荒第一次在进入反空间的超光速旅航前那近一千个地球时的旅程中，没有和舰上的任何美女混，因为有更吸引著他的目标。

这终日躲在实验室的美女在操控著仪板，把火鸟星系的其中一颗行星显示在宽大的屏幕上，以她一贯没有注入感情的语气道：“讯号中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方舟一号遗骸所在的地方正是这颗在毁灭边缘的七号星，亦是现时轨道最接近火鸟太阳的行星。”

顿了一顿，不待他说话，这美丽的院士续道：“七号星自转一次要十二个地球日，公转则是一百二十个地球年，在火鸟太阳逐步走上红巨星的膨胀阶段中，火鸟太阳释放出来的毁灭性物质，会引发七号行星内部热核的连锁性分裂，产生使整个星球表面溶解的高温和大量各类形的有毒气体和射线，在那种情况下，任何讯号都会被掩盖，使我们探索不到。”

她的分析清楚扼要，瓦登斯本身亦是宇宙星学的专家，为了使她对自

己有更好的印象，微笑道：“院士的意思是否指方舟一号的遗骸就藏在这七号行星上？”

珊珊丽娃甜脆的悦耳声音低沉地道：“假若讯号中断，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缘故。”

瓦登斯愕然道：“可是没有任何我们制造的飞船或物质能在这可怕的行星上保留半点渣滓，方舟一号怎还可发出完整的求救讯号呢？”

珊珊丽娃淡淡道：“但愿我能知道。当七号行星经历了六个地球日的狂暴后，藏有方舟一号那边的半球将会背著火鸟太阳，开始了相等于另六个地球日的黑夜，一切火岩溶浆会迅速凝固，冷风吹过高山沙漠和满目疮痍的地表，假若讯号再现时，就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时请少将立即派出登陆站车，出发到那里进行艰巨的搜索任务。”

瓦登斯搓手道：“看来现在我们只好耐心等待。等会不若到我的舰长室进餐，顺便可讨论搜索行动的细节。”

珊珊丽娃清丽的玉容恬静无波，淡然道：“对不起，我从不接受与男女两性有关的任何邀约，少将应在我的飞行档案里看到这特别的注释。”

他跃出洞穴，轻巧地落在下方离穴口近十米距离的砾石地面。

火鸟太阳耀大地，他习惯性地直视了她一眼，便不再去看。那并非是怕炽烈的阳光会损害他的眼睛，而是他不用眼去看，亦可知道火鸟太阳的所有变化和情况。

对著洞穴的前方有座巍然高耸的巨大石山。他的目标就是山顶处那广阔和溶池。

他有力的赤足开始踏著炙热的砾石地面，往那山顶奔去。他的心神八爪鱼般往四方八面延展，探索地表下的狂暴光热流，先一步地掌握火苗喷溅的爆发点，判断下一步应拣取的落足处，全速朝山上的溶池奔去。

他以奇异的呼吸法，吸取著地表上游离的稀薄气体。又把全身皮肤紧闭起来，不让维生的水份泄出去，亦不让热毒和射线侵入体内。

庞大的能量在体内激荡著，助他对抗这毁灭性的可怕环境，逆著热暴光纵高跃低。以远超任何人类的体能和速度狂奔往山上去，多次跃起避过滚下来的巨型火球，为生命奋战。

可把整个人带离地面的热浪一波波地涌过大地，经过峡谷或窄崖时发出惊天动地巨人呻吟般的呼叫声。

没有一块石，没有一粒沙，不是正放射著惊人的高热。

一道道火柱带著溶浆，在他四周冲破地表，喷射往高空处，再在轰隆声中罩洒下来，他不住逃避窜跑，迅速跑上伸往山峰去的斜坡。

当他凌空跳起，掠上一块四米多高的巨石时，还未及作第二次纵跃，巨石已坍塌下来，他失去重心，随著化成火团的大石，掉往下面陡峭下陷的渊谷去。

巨鲸号划过虚广的空间，越过了最外围行星的轨道，进入这星系的内空间，再逐渐减速，朝最内围的七号行星驶去。

能量不断注入母舰的护罩去，以对抗火鸟太阳的放射线和热浪。

工作会议在舰尾的议事厅举行，除了指挥官瓦登斯和珊珊丽娃院士外，还有副指挥官葛美上校、通讯部的妮娜少校、星测部的杰诺中校、宇航部的丝宁上校和专责医疗的医官泽克医生。

他们都是各部门的主管。

葛美、妮娜和丝宁在联邦近二百亿的人口中算得上是一等一的美女，可是坐在娜娜丽娃旁，立即给比了下去。

在联邦议局成立后的五千多年里，女性再不受生育儿女的牵制，发挥出她们比男性更优胜的智慧和潜力。不但在军部的重要职位与男性平分秋色，更在政治和科研上压倒了男性，出掌了最重要的位置。

首先发言的是指挥官瓦登斯，把娜娜丽娃的分析和判断说了出来。

负责通讯部的妮娜提问：“我曾查看过有关联邦所有宇航船的资料，始终找不到有关方舟一号的任何资料，只能从她发出的原始波段，推测这是联邦议局成立前最少一万年人类仍被困于太阳系内时所建造的简陋飞船，她凭什么来到这与太阳系相距近八千光年的银河系边缘区来呢？”

星测部主管杰诺中校接口说：“我要求所有关于方舟一号的资料，否则对发掘或搜寻它的预备工作，将会在很大困难。”顿了顿续道：“根据光谱和射线的分析，七号行星在极可能在下一个白昼时完全毁掉，因为火鸟太阳正酝酿著一次更强暴的内核聚变，释放出的能量，可以把七号行星完全摧毁，所以我们只有少于六个地球日的短暂时光，去完成搜寻和运输的任务，绝不空话任何因缺乏资料而引致的失误。”瓦登斯望向娜娜丽娃清丽的俏脸，沉声道：“是否还应保密呢？这事交由我们尊贵的院士决定好了。”

娜娜丽娃的美目扫过与会各人，缓缓道：“我们亦是最近才知道方舟一号的存在，那是在仰马星一役后的事了。”

众人均露出倾注的神色。

仰马星的与火鸟星遥遥相对于银河系另一端的星系，但离家乡太阳系却远得多了，足有一万五千光年的距离。最先进的宇航船通过反空间的超光速飞行，亦须三个地球年才可抵达。

仰马太阳拥有五颗行星，其中的仰马行星经过了大气和泥土各方面的改造后，成为了联邦政府的第一千二百颗殖民星。

当这殖民星经过了移民近百年的努力后，发展出现代化的城市、林木和河流，忽然有一天在轨道运行的太空站发现了来历不明的外星船队，之后便和联邦断绝了联络。

于是久安于逸乐的联邦政府派出了史无前例的庞大武装船队，远征仰马星系，进行收复失地的艰巨任务。

遭遇战在仰马星系的外空爆发，远征军差点全军覆没，使联邦政府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和惨痛损失。

此战发生在七年前，可是他们仍觉得就像在昨天发生般迫切和深刻！

最奇怪的是敌人的飞船和传讯在显示出他们亦是人类？不知由那里钻出来的凶残可怕的人类。

娜娜丽娃续道：“大家都知道，占领了仰马星系的敌人和我们同是人类，于是联邦研究所受命翻查历史所有齐心协力，包括考古发掘出来的原始方案记录，查看有没有人类在联邦议局成立前，移居到别的星球去，终于找到了线索。”

宇航部主管，娇巧的丝宁恍然道：“那就是方舟一号了。”

娜娜丽娃俏脸一沉道：“不但有方舟一号，还有方舟二号。”

众人一起动容。

娜娜丽娃神色凝重道：“那是古战国时代的事了，当时尚未完全分裂的太阳系政府建造了两艘庞大的移民船，分别飞往火鸟星系和另一端隔了三万

光年位于银河系中心的黑狱星系。由于资料残缺不全，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么多，真不明白他们的飞船怎会有比我们更先进的远航力。”

轩昂英俊的泽克医官道：“我明白了，方舟二号成功了，她的移民在黑狱星系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现正展开对我们残暴的侵略。而方舟一号的古移民则在这火鸟星系遭到厄运，可能一个移民都没有剩下来。”

体型高大丰满的副指挥官葛美蹙起秀丽的黛眉，先多情地看了美男子泽克一眼，才道：“战国时代是十五万年前到三万年前的事了。接著是历时两万年最可怕的‘黑暗世纪’，幸好智脑玉美人把藏在她资料库内的珍贵知识，交到联邦之父伟大的科杰智手上，使他能重振太阳系的威风，建立了联邦议局，让人类的文明重新开花结果。所以我有个疑问，即使我们找到了方舟一号，这样一艘原始的飞船，会在我们与来自黑狱星系的军团斗争上，生出甚么作用呢？除非如院士所说，他们的飞船比我们的更先进。”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她的看法。

珊珊丽娃肃容道：“没有人能预知这会产生甚么作用，可是在努力建军和加强防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尽力去了解敌人，防御敌人。方舟一号正提供了这最重要的一个对黑狱星系军团最本源的具体参考资料。”

顿了顿续道：“黑狱人的战船性能并不会比我们优胜多少，最大的分别，却是我们的作战系统，是由智能系统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而他们却全由人手控制。”

众人为之色变。

瓦登斯吁出一口凉气道：“这怎么可能呢？人的瓜怎及得上先进的智能系统。”

珊珊丽娃沉声道：“这是研究院全体四十八位一级院士在详细反覆地研究过作战记录后得来的结论，若让比我们更超卓的黑狱人来到我们的殖民星或家乡太阳系，我们就只有成为奴隶的命运！”

“蓬”他结结实实掉在崖底发烫的沙子上，近百米的高度，比地球大了两倍半的强大引力，只能使他略一晕眩，便回复过来，同时滚往一旁，避过了裂缝冲出的另一道火柱。

地动山摇、天崩地裂，在可使常人立即失明的太阳射线里，他拚全力跳将起来，迅速纵跳攀爬，往上奔去。

他的手抓入火热的岩石里，每一借力便可升高十多米的高度。

四周的岩石崩溃碎裂，四周全是喷射往天上的岩浆。地表裂开了纵横交错的缝隙，火红的溶液喷泉般射出来，再朝低洼处浪高涛急地奔流下去。

他终于回到刚才的斜坡上，毫不气馁的往山顶奔去，钢铁般的意志和超人的灵觉使他履险如夷，在火焰的世界中左闪右移，为生命作出无畏的狂奔。

他吸进体内的再不是空气，而是热焰，肺内全是火，身体的能量亦在萎缩中。

“轰！”

脚踏处裂了开来，一股气流比熔岩先一步溢出，把他带得离地抛飞。

他叫了一声“天助我也”，奋力再腾升了十多米，来到半空中，广阔的溶池就在前方百多米处，向他呼唤著。

他张开了双手，发挥出体内仅余能量，大鸟般往溶池滑翔过去。

“蓬”的一声，他插入了溶池冰寒的浓液内去。

整个星球向著火鸟太阳的一面，尽是射高再洒下的熔岩、烈火和灰屑。
巨鲸号来到七号行星二十五万公里外的远处，停了下来。

大部分人都集中到驾驶大堂，目定口呆地看著视野舷窗显示出来行星上惨烈的大灾难。

在指挥台上，星测部的杰诺中校摇头道：“这样威力惊人的地核聚变下，我不信有任何人造的东西可以留下来。”

姗姗娜娃冷冷道：“我也不想信。可是我们必须做好所有搜查飞船的预备工作，待讯号再出现时，立即登陆。”

瓦登斯皱眉向杰诺道：“你现在可否肯定火鸟太阳那预测的大爆炸何时发生。”

杰诺道：“这么庞大的恒星，是很难准确预估她的演变，我只能说不应该在这星系逗留超过三个地球天的时间，否则随大爆炸而来的太阳风暴，会使我们因不及远遁而致飞灰烟灭，甚么都不留下来。”

姗姗娜娃冷静地点头道：“我明白的，就三天吧！”

时间不住溜走，他亦不住吸收溶池的能量和营养，感到自己在壮大著。而这次的感觉，比之以前更要强烈百倍，溶池似要把她所有力量全输进了他体内去，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只有在火暴发生时，溶池内平时钢铁般的物质，才会溶解下来，化作浓液，火暴一过，他若不及时离开，便会给迅速凝固起来的溶液活生生挤死。

那时他又要奔回岩洞去，以避过黑夜的严寒和狂风。

不过今次的火暴特别厉害，恐怕岩穴会全坍塌了。那他连另一个唯一可栖身的避难所亦失去了。

生活就是溶池和岩洞间的往返奔波，再没有其他。

在浓液里，他自由舒畅地展动著四肢，松弛著身体，让皮肤吸取浓液内奇妙的能量。只有在这一刻，他才感到生命的欢娱和意趣。溶池是他最佳亦是唯一的伴侣，当置身她之内时，连精神都和她融浑在一起。

他把浓液吞进肚内去，再由毛孔排泄出来，体内的能量不住积聚著，体质亦随之生出微妙的变化，到了饱和后，他往池底沉下去，最后落到池底方舟一号坚固的庞大船身上，心中带著对溶池的爱和感激。

据传说：他的祖先就是乘坐这艘宇宙飞船，来到了这地狱般的星球上，钻到这溶池之内。

他躺在船体上，思感延往池面的上空，就在此刻，一种奇异的感觉掠过他的神经，使他知道有其他生命正在虚空处逐渐接近著。

第二章 重返家乡

银河系是已知宇宙内二十亿个星系团的其中一个普通星系团。只因她是人类发源地太阳系的所在处，所以亦别无选择地成了人类探索的第一个目标。

由地球以肉眼望往夜空，所能见到的天体，都是银河系的成员，其他仅可察觉三个近邻的河外星系团，只是朦胧的光斑。

银河系的恒星总数约有一千三百亿颗，形成了由地球看上天去见到的白茫茫光河。

她是恒星和星际气体以及尘埃的巨大聚集，主体有若一个扁形的旋涡状巨盘。这由无数太阳和星体世界形成的巨盘可分为最中心的核球、银盘、旋臂和银晕四大构成部分。

核球位于银盘的中心，呈椭圆球状，是银河恒星的密集区，愈接近中心就愈密集。

可是即使在银盘中心处，恒星间仍是以光年计的遥远距离。核球的恒星数占了总体的百分之五，那大约相等于七十亿颗太阳系里那样的太阳。

核球外是银盘，以轴对称形式分布在核球的周围，直径约为八万二千光年，厚约六千五百光年。

在银盘处，由中心的核球边沿开始，恒星的分布愈接近边沿区，数量便愈减少和稀薄。

银盘恒星和星间物体的质量约占银河系总质量百分之八十五。

银河系在宇宙里属旋涡状星系团，由核球的对称端，探出若干条螺旋状的旋臂，那是整个星河自转转动进发生的宇宙物理效应。

而整个银河系都被笼罩在一个直径十万光年的大“光雾球”里，那就是“银晕”。它是由稀疏分布的老年恒星和星际物质组成。

银晕里最光亮的成员，就是由无数星体线成的球状星团。

对人类来说，截至目前，这广袤无匹的宇宙世界，仍是个没有止境的宇宙谜团。

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位于远离核球银盘一端一条旋臂上，离开边沿尚有约一万光年的距离。

自联邦突破了光速，发明了正反空间的超极速宇宙飞行后，便全力向四方扩展，探索了超过五亿个河内星系，又拣选了其中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千多个星系，开发了一千二百颗殖民星。

这些领星的拓展集中在核球外的银盘旋臂与太阳系所在的一端上，始终未有飞船能到达恒星密集的核球处，即使以超极速宇宙航行来说，那达四万光年的距离仍是遥不可及的遥远空间，教人不敢轻举妄动。

仰马星系是联邦探索核球最重要的中继星系，位于核球和太阳系中间，离开两处均达一万五千光年的惊人距离。

失去了创收马星系的殖民地，对联邦征服神秘莫测的核球和银河系的中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以联邦不惜一切地要把这重要星系由敌人手中抢回来。今次的“方舟行动”，正代表著这样的一个努力。

苦候了两个地球天后，方舟一号的讯号重新出现在巨鲸号的探测网络上。

舰上人员欢声雷动。

舰侧八个大小发射坞紧闭的重力门同时张开来，两艘各有八名战斗员的武装太空护航舰首先由坞内飞出，作例行的护航任务。接著是长达五十米的登陆工作船，由最大的一号太空船坞开出，美丽的院士姍娜丽娃是其中一名乘客，亦是船上五十名队员在这次行动中的总指挥。

接著是五辆海陆空三用的太空坦克，她们是联邦里正空间飞行迅快的战斗工具，每辆可容两名战士，最高速可达至四分三的亚光速，但却不能进

入反空间作超光速飞行。

她们便像大小不一的金属鱼儿，在永不衰竭的正反磁化核光能的动力下，轻松写意地往七号行星一座高山滑去，那处正是方舟一号讯号发出的来源。

她们谨慎地前进，利用行星七号的阴影，躲避火鸟太阳暴烈的射线和太阳风。驾驶室内的珊珊丽娃美目闪著前所未有的亮光，使她更是明艳夺目，神采照人。

她身旁是副指挥官葛美上校，亦是这次行动的副手。

两人均全神贯注于不断在前方扩大的七号行星，灰黄的高山、沙漠、陷坑、凝结的岩浆等已可凭肉眼观察得到。

两部太空坦克在前开路，护航舰则夹在两侧，其他三部坦克在上下和后方紧贴飞行。

珊珊丽娃发出命令道：“工作人员各就岗位，所有探测器全部开动，对行星作近距扫描，凶手生命探测器在内，若有新的发现，立即报告。”

葛美上校瞅了她一眼，明显在说此非多此一举吗？这样的星球怎可能有生命存在？

这个念头还未过。

传话器响起了工作人员的惊叫：“天啊！生命探测器有反应了，我捕捉到了，跑得真快。”

全船所有人员全静下来，呆若木鸡。

然后是珊珊丽娃急促但仍保持著镇定的声音下令道：“一号和二号坦克，立即追寻生命目标，只可以用麻痹性或冷凝性的武器，绝不可以伤害目标。重复一次……”

狂暴的白昼终于过去。

澈骨的寒冷代表了炙人的炎热；狂号的冷风，代表了崩天裂地的火暴。

大量的气体由地核释放出来，部分给送到了虚空里，部分又降回地面，加入了冷流里，使风势愈趋狂烈。

他由逐渐凝固的溶池爬了出来，跪坐在地上，仰望星罗棋布的壮丽夜空。

一个长条形闪著亮光的怪民东西，虚悬在星空上。

他心中掠过一丝颤栗，在他悠长的生命里，无数次的仰望夜空，还是首次见到星体外的其他东西。

他并非恐惧，而只是惊异和震撼。

他调节著眼内的能量，把那奇异的物体拉近作更仔细的研究，就在此时，那异物的一侧张开了几个穴口，吐出了较细小但同类型的物体，朝他俯冲而来。

他跳了起来，往山下的洞穴奔去，全速狂奔。

奇异的灵觉，使他知道自己被那些奇异物体内的生物发现了，还对他作出观测，把种种奇异的波长投射到他身上。

他的思感延伸往空中去，清楚把握到其中五个较细的物体的形状、速度和位置。思感继续延伸，进入了物体之内，“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一声狂叫，他失去了平衡，跌倒地上，伏在冰寒的岩石上。

自出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在没在危险的时候跌倒。

因为他“看”到了看书的同类族人。

他们虽然脆弱和嫩滑多了，但仍毫无疑问和他一样是同类，其中三人更和他族中死去的女人的身体同样形状和结构。

寒风更凛冽了。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思潮起伏。

自己当然可以逃走，但逃回岩穴有甚么作用呢？死亡只是迟早的事，而这些同类无论他们怀有甚么目的，最多是杀了自己，为何不尝试和掌握这最后的机会？

五个物体由小变大，飞临头顶之上，巨大的声音由其中之一传下来，可是他却不明白。

他跳了起来，举起双手，向他们狂叫著，表示自己的愿意和合作。

“隆隆”声中，一辆坦克降到离他百多米的一块巨石上。

他心中大喜，奔了过去。

蓦地白光一闪，一股凛冽的寒流由坦克的一副发射器喷射过来，把他冲得朝后抛去。令人难受的麻痹感蔓延往全身的神经。

他心中涌起强烈的怒火，自己并没有对他们做过甚么，他们为何要如此地对付他呢？

飞临头顶的坦克再射出另一道白光，落在他身上。

体内的能量旋即把这些使人麻的力量化去，他跳了起来，往岩穴奔去。

我绝不会投降的。

坦克俯冲下来，两团冷凝液喷洒在他身上。

他一个踉跄，滚倒地上，全身都盖上厚厚的白色寒冷凝液。

“啪！”

坚固的冷凝液碎粉般被他的能量爆碎脱开，他又再次亡命狂奔。

今次他学乖了，思感延伸到敌人体内，每当对方发射液体和光束时，他便能早一步感应到，像避开火暴般闪避著，任对方如何轰打，再不能命中他。

他心中的愤怒像火暴般积聚，可是却不想伤害对方。没在人比他更感受到生命的珍贵。

何况他绝不想伤害自己的同类，无论对方是如何横蛮无理和可恶。

洞穴在望。

姍娜丽娃和葛美通过夜视窗，一起瞪大美目，看著下面迅如鬼魅的“火鸟星人”，在麻痹光和冷凝炮下闪躲自如。

葛美咬牙道：“没有时间了，回程尚要一个多小时，现在最多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用神经炮吧！”姍娜丽娃俏脸血色退尽，摇头道：“那会使他变成了白痴，我们并没有这种权力。”

神经炮发射的是一种能分解生物中枢神经的热核能束，使目标的神经受到永久性的破坏，但身体却保持完整。葛美急道：“只有神经炮的光束范围，才使他没法闪躲，快决定吧！七号行星很快便要灰飞烟灭，方舟一号又深藏在古怪坚硬的物质底下，所以他已成为最珍贵的活著秘密，牺牲他一个人，或者可救回整个联邦哩！”

她的话显然非常有说服力，姍娜丽娃咬牙道：“好呀！”

他迅如雷闪地避过一轮密集式的攻击，跃下了一块高达十五米的巨岩，轻松地落到砾石重重的地面，又再跃上另一块不下于十米高的大石。

正盯著他的背影的姍娜丽娃为之咋舌，这是没有可能的！在这重力比

地球大了两倍半的地方，一个能在地球跳高至两米的人，在这里只能跳出零点八米；换句话说，在地球他至少可跳高至二十五米，因为那实在和飞行差不多远。

恐怕神经炮也根本没法命中他。

就在此时，飞船下前方的他一震停了下来，呆看著崖壁上完全塌陷了的洞庭湖穴进口。

没有了岩洞，那他还怎可以找到珍贵的维生水滴。

上面的工作船凝定在狂暴的寒风里，婀娜丽娃旁的葛美兴奋叫道：“开火！”强光烈闪，把他整个映得像透明而不含质量的白影子。

他一个踉跄，仆倒地上。

联邦国拥有超一级火力的主力舰级型飞船“领袖一号”，越过了火星的轨道，朝神圣家乡地球的小卫星月球飞去。

八艘护航舰在这长达三千米的巨型飞船四周组织成保护网，队形整齐的作内空的护航任务。

若遇有紧急事故，又或是敌人的突袭，“领袖一号”上大小一千二百台发射器和反攻击设备，可以立即作出有效的反应，而藏在十二个船坞内的二百架宇宙战车更可在十五分钟内全部飞出这超级太空战舰和浮动基地，对来犯者迎头痛击。

自七年前在仰马星之役损失了两艘主力舰型战斗船后，余下的十八艘同级船舰都重新装备过，把护罩的能量和舰本身的火力增加了两倍。联邦国的军费开支亦升了七倍。不过没有人说过半名抱怨话，谁都知道黑狱军团随时会发动第二次的攻击，何况这是他们最爱戴的姬慧芙主席的提案。

“领袖一号”上的二千名舰员，都在忙碌地工作著，不只是为了飞行的需要，更因为这是姬慧芙的座驾舰，无论她在那里，仍无时无刻不在处理著方圆达二万光年人类史无前例的庞大银河系民主国的巨细事务。

这时位在飞船顶部，可仰视整个一百八十度星空上盖的透明顶、充满著古典气息的大厅里，联邦国被昵称为“女王”的最高主席姬慧芙，戴著个大帽子般的金属半圆形头罩，脑神经以光速的高速度，接收著所有经由五十名秘书为她拣选后输来的资料和讯息。而她则不断下达新命令和指示。在联邦国里，她是唯一有资格选择“光速输入”的人，只有她的智能可达到那种惊人的高速。

她的首度军机秘书诺历准将恭立一旁，静候这在联邦国有“最美丽性感象征”之称的美女领袖，抽空来听取他的口头报告。

诺历没有半点不耐烦，如此秀色可餐的机会，并不常有。

他一边瞧著这无暇分神的顶尖美女，心脏不争气地跳动著，体温上升。

唉！为何每次见到这伟大的美女领袖，都有惊心动魄，色授魂与的感觉？

自仰马星之役后，她便改穿深蓝色红边的军服，那不但同有减低她的娇媚诱人，反添加了令人目眩心颤的凛凛英气，既威武又娇柔动人，惹得联邦国的男女公民争相效尤，成为最流行的服装潮流。

她的气质是独一无二百看不厌的。再配以钟宇宙灵秀之气的清丽玉容，那垂肩潇洒如飘瀑的乌黑柔软秀发，冰肌肉骨似透明般而又吹弹得破的健康皮肤，婀娜苗条纤瘦合度的修长体型，优雅完美的谈吐和清莹皎洁的神采，使她成为了联邦国审美学最高的理想美和象征，万民的典范。

自生命因子改良学成熟后，科学家从动物的蜕变寻到了克服老病的灵感，进而发展为“蜕生学”。

每到衰病的时刻，人类便可自然蜕变，换上新的身体，逐渐趋达理想中最强健和高瘦合度的体形肤色，理论上，每次蜕变都是一种改善，对超卓的人来说，亦正是如此。

在这变化的过程里，人并非被动的蜕化，本身的努力起著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智能和修养，直接影响到蜕变后的气质和美丽。

有诸内则形于外。

内在美和外在美再不是矛盾相反的一回事，而是一致的。

所以联邦国是历史上拥有最多俊男美女的统治集团，其次就是各界的领袖，动人的外型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的才能不被怀疑的客观标准。

不断的蜕变，即使是最难看的丑小鸭，若能精进励行、发展智能和修养，最后都会变成美丽的天鹅。

在这内在美即外在美的年代里，姬慧芙的清艳是无与匹敌的。

在她充满智慧和魅力的领导下，联邦国经历的三千多年的盛世，彻底解决了生活上所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让人类可以把努力转而集中往殖民星的发展和宇宙的探索上，若非仰马星之役的惨败，可能在下一个千年期他们便可以向银河系外的星系进军。

黑狱军团的突然出现，一下子把联邦国的安逸和平全部粉碎了，亦使姬慧芙本来稳若泰山的政权受到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她的智慧和果断，能否领导二百亿联邦公民安然度过这次危机呢？

国内一直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各种反对势力和宗教会否利用这千载一时的机会，把她手中的权力夺走？现在实难下断语。

头罩升了起来，露出这无名但有实的女王那胜媲天仙女神的绝世容色。她闪耀著智慧的深邃美眸，往身边这个亲信飘去，嘴角逸出一丝甜美的笑意，柔声道：“诺历你的情绪不住波动，是否有甚么忿忿不平的事呢？”

诺历并不奇怪这美丽的“女王”对自己体内的状况了如指掌，因为她神经里植有最先进比发丝还小的探测感应器，可感测到环境所有能量的变异。

她不但是最美的女人，亦是最优秀的宇航员和战士。

姬慧芙从容不迫道：“是否有人把紧急会议的消息泄露了出去，惹来了大批记者哩？”

诺历勉强收摄心神，肃容报告道：“来的不是记者，而是三在跨星系企业的总裁。”

姬慧芙蹙起秀丽的黛眉，好一会后才回复恬静无波的神态，轻叹道：“若联邦公民愿意选她，便让祝丝蒂当主席吧！为何还要这样抽我后腿？”

诺历激动地道：“女王绝不可以为这野心的女人情兴怅惘和消极之念，我们现在经任何时刻更需要你的领导。”

姬慧芙一怔道：“你还是第一次在我面前直称我作女王。”接著淡然一笑道：“放心吧！我会应付他们的了。”

诺历早习惯了她的谈笑用兵，只是每次见到她时，心神总是被她的一颦一笑牵著鼻子走，那亦是在这种推崇冷静理性明智时代里罕有发生的感受。对著别些美女时，诺历不知把自己控制得多么好。

所以有句话说：姬慧芙绝没有憎恨她的男性。而事实上她最大的劲敌，

权位仅次于她的外空大臣祝丝蒂，亦正是位美丽只稍逊于她的女性。

祝丝蒂和姬慧芙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前都像一副没有感情但效率惊人的智能系统，亦是联邦最大反对党的领袖，核心委员会的副主席。

三大企业依次是宇宙企业、星空企业和远航企业，是联邦国内以万计的企业中鼎足而立的三大商业巨人，垄断了十分一的星球矿务、宇航装备和服务。

当他们联合起来时，实有足够的筹码向联邦政府施压。

宇宙企业的总裁是联邦国出名有魅力的美男子舒士俊，他正在对姬慧芙展开猛烈的爱情攻势，希望夺得这位对男女之情持有超然甚至乎轻蔑态度的美女的芳心，那将会是身为男人的最高成就，而他的确是够得上这资格的人。

星企和远企的总裁是一对出色的姊妹花，不知是否因遗传因子特别优秀，使她们分别爬上企业界这两个顶尖的位置。

两姊妹的性格却是截然不同。

姊姊尚思兰端庄娴雅，生活是钢铁般的节制和讲究纪律；妹子尚思雅则是联邦国最著名的荡女，以玩弄和征服男性为乐。

这次紧急会议多了这三个工商界的巨子，顿使形势复杂多了。

当领袖一号在月球和火星间的中继基地掠过时，十八架短程战车由基地飞出，加入护航的行列里，伴著他们伟大美丽的领袖，朝月球的太空基地俯冲下去。

第三章 极速宇航

自宇航学发展以来，最使科学家头痛的有两个问题，首先就是如何可以制成可永久航行的飞船，以跨越用光年来计算的广袤星际空间。

第二个问题当然是怎样可以打破速度的最上限光速，作出超光速的宇宙极速飞行。

第一个问题被冲压式喷射器解决了。

即使是虚空，其实仍存在无数微不可察如氢原子一类的游离物质，还有就是无处不在的尘埃，统称之为星间物质。

冲压式喷射器，就是利用电磁场大量收集这些星间物质，再以最先进和省地方的离子反应堆，把这些物质转化为惊人的能量，喷射出去，形成永不衰竭的动力。可达至四分之三光速的亚光速，甚或逐渐递增至光速。

第二个问题则由反空间的发现解决，那来自无限宇宙的观念，就是我们所处的空间，只是其中一个层次，这层次的上限，就是光速。一天不能超越光速，便永远被限制在这层次的宇宙内。

但在同一的层次里，亦有正反空间之别。

当空间里形成一股强大得可以使光亦逃不出去的庞大力场时，便会出现“黑洞”，那正是反空间的入口。

科学家就是利用这理论，以正反循环不休的动力，不住增强能量，当整艘飞船的能量臻至极限时，便可制造出瞬间的微型黑洞，使飞船进入反空

间里，不受光速的限制，最高可达到每一地球时一光年的惊人速度，无可估量地缩短了宇航的时间。

在反空间的超光速飞行里，所有人都会躲入维生箱里，进入冬眠状态，受维生箱的力场保护，称之为宇宙睡眠。

巨鲸号此刻正在进入反空间飞航的准备程序里，逐步增速，加强能量，互动反应堆不断积聚著动力。

所有人员都紧守岗位，操控著各组精密的仪器和设备。

在船腹的医疗室内，泽克医官和姍姍丽娃两人均眉头大皱，看著透明大圆罩内安静躺著秃头的“火鸟星人”。他的四肢及腰颈都给粗若儿臂的金属箍子锁著。

占了医疗室整面大墙的素描屏幕，在泽克的遥控器操作下，不往转换著画面：脑波的分析、心跳的情况、脉搏的强弱、体内的排泄和分泌、新陈代谢的内视图，但全都是负反应。

直至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灿烂夺目的人形彩图和无数由这人影中心发射往四周的彩芒，才显现出生命力和动感。

泽克叹了一口气道：“若不是生命磁场的扫描告诉我们他拥有比常人强上千百倍的生命能，我真不相信他仍然生存著，但为何他一切均与死亡无异，独有生命磁场却生趣盎然，确令人费解。”

姍姍丽娃的秀目落回了赤裸的身体上。

这是个非常强壮、威武和粗野的男人躯体，若非皮肤粗糙黝黑，脸目可算长得非常有性格，假若他阖著的双眼内有一对好看的眸子，这定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只不知他穿起衣服时是甚么样子呢？

这时泽克干咳一声，姍姍丽娃惊醒过来，往他望去。

泽克显是一直思索著其他扫描仪器没有反应的问题，吸引了这超级美女的注意后，续道：“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引些针对我们而设计的仪器，对他起不了作用。”

姍姍丽娃首次表现得大感兴趣，好奇地问道：“医官可否解释得清楚一点。”

泽克见她追问，涌起自豪感，如此诱人的尤物美女，正是男儿恩物，只恨她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忙以充满自信的口气道：“这些仪器，只能侦察某一范围内的东西，例如假设他脑内的活动比光还快，又或新陈代谢的活动慢至某一程度，这些扫描仪都将起不了任何作用。”

姍姍丽娃呆了一呆，道：“你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呢？”

泽克苦笑道：“这个人能在那种绝不适合任何生命生长的地方存在著，已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再多一两件不可思议的事，谁说没有可能。”

姍姍丽娃深吸一口气，眼光回落到“他”身上，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却没有说话。

泽克看著她刀削般的轮廓，叹道：“真希望他的神经没有受到神经炮的损害，那我们便可在他回醒过来时，把他的头连接到语言学习机处，使他的脑内形成语言细胞，那我们便可以和他直接交谈了。”言罢往放在一角像张椅子般但上方有个头罩的语言机望去，脑海中凝幻出他学习的过程。

姍姍丽娃正容道：“就算他醒过来，我们仍不可以对他做任何事，这是研究院的严令。”

泽克点头表示明白。

这样重要的“人版”，是绝不容他插手的。同时心中暗叹，这人可能会被禁闭在地球设在喜马拉雅山的研究院里，直至他完全被了解，而又发觉没有任何危险性，那他才有望过一些正常的生活了。不过那可能是数百年后的事了。这是多么悲惨的命运。

姗姗丽娃回复了她的清冷自若，问道：“他的身体结构和我们有分别吗？”

泽克道：“一点分别都没有。”

姗姗丽娃一怔道：“这是没有可能的，经过了在火鸟星系以十万年计的衍化后，他怎会和我们一样，至少其中一些器官会特别发达，一些则因长久没用而退化，这是遗传学的基本法则。”

泽克叹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谜’，假若他不合作的话，又或永不苏醒过来，可能我们永远都猜不到这谜底的甚么。”

姗姗丽娃又露出那古怪的神色，沉声道：“我有一种直觉，他正在听著我们说话。”

泽克心中升起一股寒意。

尚未有机会回应时，红色警钟闪亮起来，发出了长鸣后，指挥官瓦登斯的声音传遍巨鲸号每一角落道：“各位注意，反空间的极速航行一小时后开始，请进入你的维生箱里，重复一次……”

姬慧芙恬宁凝神地看著玻璃墙外山峦起伏的月球景色。

联邦政府并没有试图改造月球的环境，她微不足道的体积，令她没有足够的引力留著任何空气。而且基于联邦法令，地球和她美丽的小卫星都属于保留区，使她们避过了天翻地覆的人为改变。

月球的地表有这美女眼下延展开去，光面和暗影的强烈对比使得月球的山峦，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美态。

尤其是远方的一座环形山，更使人想起巨型陨石撞击地表时的狂暴情景。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任何闯入月球警戒网的星间不知名物体，都会先一步被全自动的激光射成碎粉。

远方掠过的巡航飞船画出一道美丽的白光。

围坐会议桌的十二个人耐心地等候著她，无论是她的崇慕者又或敌人，均不敢打搅她的静默和思路。

这十二个人代表了联邦国的最高领导层，计有外空事务大臣祝丝蒂、联邦军总司令狄平上将、研究院院长夫秀清、能源部部长历奇、交通司德里妮、内务卿布芍玲、教育部长沙云仙、医疗处处长弗兰芝、宣传部大臣辛碧姬、司法部首席大法官艾华达、情报局局长依莉茜亚和总务司古鲁夫。占了七个是女性，而且全是一等一不同风格的美女，代表了各种女性美的典范。

姬慧芙把眼光收回来，环视与会诸人，微微一笑道：“好了！会议可以开始了。”

神情冰冷，但却带著藏在骨子里媚艳的祝丝蒂冷冷插入道：“我想提醒主席，有三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正在外面等候你的指令，看是否能参与我们的会议。”

姬慧芙秀眸彩光一闪，向这一直觊觎她主席之位的美女淡然道：“没有问题，我已派人通知他们，会议后我会接见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会这么巧撞在这时刻来到这里。”

祝丝蒂从容一笑，没有再说话，教人泛起高深莫测的感觉。

在座各人目光全集中到他们美丽的领袖身上，事实上除了别具高贵秀美，有种不食人间烟火气质的研究院院长夫秀清外，连巨鲸号指挥官瓦登斯少将的上司??威武轩昂的乌棕发俊男狄平上将，亦不知道到火鸟星系之行的真正目的，遑论其他人了。

姬慧芙当了三千年最高领导人，对手自有一套驾驭之法，并不立即转入正题，反向负责情报的依莉茜亚道：“依莉，请你先报告一下最近的形势情报。”

冷静沉稳，拥有一头漂亮金发的依莉茜亚神色有点凝重，缓缓道：“形势看来不大好，最近派往侦察黑狱军团的二十八艘间谍侦察机，在进入了赤纬线七十八度后，全都一去无踪，使我们完全不知道在那广阔的星区，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众人都默然无语，心情沉重，虽然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只失去了一个殖民星系，可是若赤纬七十度外的星区全落到了黑狱人手里，那就代表银河系一千多亿颗恒星的三分之二，已被置于黑狱人的势力范围下了。

依莉茜亚续道：“我们在边区建立了一百三十八个武装太空站，监察敌人的动静，可是却完全找不到黑狱军的踪影，亦猜不到他们下一个要攻击的目标，教人心惊胆跳，寝食难安。”

军方的最高领导人狄平上将插入道：“我仍坚持反攻仰马星系，收复失地，上次我们输的是对敌人一无所知，可是经过我们战略部七年来的研究后，已有了对付他们的把握。”

研究院院长春秀清樱唇轻吐道：“上将始终不相信我们的分析，黑狱军之所以能胜过我们，并非在科技上超越了我们，而是他们的战斗神经和精神力量比我们更优胜，所以才能以少胜多，再次遇上时，加上他们占了地利，我们将只是重蹈覆辙，不会有突发的奇迹。”

狄平两眼精光一闪，正要辩驳，姬慧芙冷然道：“联邦研究院是我们科研的绝对权威，他们的判断就是最后的结论，我不希望会有人浪费时间去质疑。”

狄平哑口无言，不过谁都看出他仍是忿忿不平。

祝丝蒂接口道：“可是有一点我却必须提醒主席，假设我们再整军力，反击仰马星，是有很多好处，首先就是能争回主动之势，并试探敌人的实力。且可以攻代守，集中所有的力量作出攻坚的能力，胜过力量分散，每日都惶恐著不知敌人会在那一个殖民星的上空出现。”

交通司德里尼亦道：“敌人整整七年都没有作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说不定仍未能巩固他们对仰马星系的控制，又或者内部有甚么问题，若我们不再作反攻，可能会坐失良机。”

宣传部大臣妖俏的辛碧姬点头道：“主席应从我最近的报告知道，新闻传媒界的评论都怪责我们漠视了仰马星系的二百万公民的生命，不以果断的行动去拯救他们。”

内务卿布芍玲肃容道：“最近有迹象显示，黑狱人的间谍可能已渗进了我们其中一些殖民星系里，可惜到现在仍抓不到半个他们的人，这事真教人担心。”

姬慧芙早知祝丝蒂会利用她按兵不动一事大造文章，而事实上他们亦有一定的道理，现在会议里的十二位大臣，除夫秀清外，全都是主战派，尚未作声的人看来均是倾向来一次总反攻的。

祝丝蒂冷冷看著姬慧笑道：“这是关乎到我们生死存亡的大事，我提议交由联邦议会辩论，决定是战是守。主席！我们应否投票决定立即把这提议移交议会呢？”

姬慧心中暗叹，祝丝蒂打的自是如意算盘，假若议会投票赞成反攻仰马星系，对她的威信自是最严重的打击，她这个主席亦不用再当了。众人灼灼的目光都落到她脸上去。

姬慧淡淡一笑道：“在回答外空大臣的提议前，我想请各位看一段由巨鲸号送回来的录象，并请院长为我们手旁述。”

当众人露出愕然之色时，装在头顶的立体影像机，射出了七彩缤纷的彩线，投射在姬慧后方的空间里，火鸟星系的七号行星，如有实质地浮现著，狂烈的地火不住喷射，发出隆隆巨吼，令人心颤神摇。

当婀娜丽娃、泽克医生和其他人全射到密封的维生箱里，开始进行宇宙睡眠时，“他”仍然醒著，还把紧闭的眼睛睁了开来。那比维生箱大上了几倍的维生罩，虽发动了能凝固所有神经活动和血液脉搏的设施，但却丝毫影响不了他。

事实上当神经炮命中他时，晕眩只是数秒钟的时间，他已掌握了神经炮的能量，把它吸收和分解，变成自己的力量。被带到这地方，他有著逃出生天的兴奋和愉快。但他并不知这些同类对他的目的或企图，所以只好进入平时密藏的状态，好好观察、掌握和学习。

他的思感钻进巨鲸号的每一样设施，每一钏武器里，为了生存，亦为了好奇心。其中有几种武器使他生出警戒，因为它们能在他的能量作出了解和反应前，把他毁灭。

这使他更不敢轻举妄动。引起他兴趣的是舰上的女人，尤其是那个不断在近处观察他的女子。

当他“成长”后，七号星球仍有七十二个族人，其中五十三个是女人，为了培育下一代，这些女人逐一和他交配，可惜所有婴儿未出生便在母体内因受不住那残酷的环境而夭折。虽然如此，女人仍给予了他最大的欢乐，最美丽的回忆，令他明白到爱的滋味，之外便只剩下那溶池了。

所以他希望好好学习，好适应新环境的生活，变成他们的一份子。

首先由那语言学习机开始。他虽然听不懂身旁这对男女的说话，可是他能“看”到他们脑海里的图像，亦明白了语言机的作用，但首先他要从这牢笼般的罩子和锁著身体的金属箍子脱身出来。这对他是轻而易举的事。

他的思感与飞船结合在一起，享受著速度渐增的感觉。

巨鲸号仍未进入超现实的反空间中，但已达至星际速度，和光跑得一样的快。船尾藏有离子反应堆的超互动力引擎地颤动起来，庞大的磁能由船腹的磁能中心注入机体里，速度倏然剧增，终于打破了每秒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九十二点五千米的光速极限。

飞船静止下来，似是悬浮不动，船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半丝亮光均欠奉。

他再感不到任何速度，可是整个人沉重了起来，眼皮无力地垂下。

唯一仍能活跃的是他思感的能力，那完全不受空间速度的影响，可使他继续去检视所有仪器和船内的情况。

温度和压力均没有改变，反应堆仍在继续运作，能量以倍数地递增上去。

他并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亦不知道飞船到了甚么地方去，但却知道这是一种奇异的旅行方式。

受影响是他体内的能量，比平时要慢了很多倍。

他集中精神意志，把能量凝聚和运动，力图回复正常，对抗著身体机能麻痹的感觉，那是一种很新鲜但又非常可怕的经验。

就像他的思想完全告别了躯壳，那是极端的空虚感，他想用呼吸去争取能量，可是竟连这简单的动作亦做不到。

心中升起了一种明悟，就是在这奇异的空间里，主观的时间与客观存在的时间已脱开了一贯紧密的挂勾，也即是说：在这里时间被扭曲了，而他仍是通过以往的时间观念去感受和生存，所以才遇上了困难。

明白了这点后，他停止了思索，专注地把体内运行于神经的能量不住增速，他知道当运转的速度达至与反应堆内的相互作用同步时，他便可以再次与飞船内被扭曲的时间和空间回复一致，能够重新活动自如了。

“他”的立体影像逐渐消失，众人这时才灵魂归窍般，瞧往姬慧芙，后者平静地道：“现在整个关键都落在这个硕果仅存的火鸟星人身上，他代表了为何人类竟可以发展出这种惊人的力量的实证，假若可把握到他的秘密，或重复制造出他那种超人的生命因子，我们不但可以在进化上跨出了无可逾越的一大步，还有可能击败黑狱军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切忌轻举妄动，一切应待巨鲸号把他运返研究院再说。有人反对我的决定吗？”

沉默了一会后，狄平上将率先表态，道：“一切遵从主席的决定。”

众人纷纷同意。

姬慧芙的目光落在唯一尚未表示意见的祝丝蒂身上，待她发言。

祝丝蒂吁出一口气，无奈道：“既然有这么一个希望，我亦不再坚持在短期内发动反攻，可是应否把这事公布，好缓和民众的情绪呢？”接著向宣传大臣辛碧姬道：“你有甚么好的建议吗？”

充满活力的辛碧姬兴奋地道：“若能把这消息公布，自然的振奋人心的事。”旋又叹道：“可是亦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惧，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实在使惯于只接受‘正常’的人感到受不了，进而会对黑狱人更感畏惧，可能是得不偿失的一回事。”

姬慧芙切入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抗拒侵略者，所以一切考虑均须由这角度出发，让我作出最严重的声明，这火鸟星人的存在，将是最高度的机密，除了巨鲸号上的人员和我们外，绝不容许其他任何人知道。假若谁泄露出了消息，将是叛国的大罪，无论是谁，我都不会放过。”

秀眸射出森冷寒芒，缓缓扫过每一个人，一字一字地道：“我会运用手上所有力量，去保护这个火鸟星人的秘密，若给黑狱人的间谍查悉这个人的存在，你们应知道那可怕的后果。”

他松了一口气，回复了活动的能力。

思感来到锁著他的金属箍处，再沿著这金属箍延展去，到了控制开关的机括，研究一会后，能量接踵而去，启动开关，钢箍自动打了开来。

接著他把罩子打开，先用语言学习机在左脑的语言中枢形成新的语言细胞，然后他又利用所有时间，吸收飞船智能系统内所有资料和讯息，了解这些同类文明和社会架构，当到了适当时候，这些人会发觉他空气般消失了，再不会寻到他的踪影。

因为他会变成了他们其中全无分别的一份子，而且会是最懂享受生命

的一个人。

忽然间，他的思感跨越了辽阔的时空，与溶池内奇异的物质连结在一起，感应到她在向他道别和祝福。

他知道另一次更强烈的火暴又在他生活了五千多年的星球上爆发了。

而且还是最后的一次。

溶池并非死物，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体。

一种充满了爱心的奇异生命。

是他在宇宙内永恒的伙伴和盟友。

第四章 墮落者乐园

宇宙企业的大老板舒士俊无可否认是个有魅力和风度翩翩的美男子，高拔的身形、剪裁得体一丝不苟的太空礼服、英俊得像发亮的脸容、澄蓝清澈的眼神、古铜色的健康皮肤、举手投足都显示出的自信和无穷尽的精力，连姬慧芙亦不得不承认喜欢见到他。

尤其他那浓密的金色卷发，使他在成熟中透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孩子气，配合着嘴角那丝骄傲和懒洋洋的笑意，在种毫不在乎的潇洒，难怪会成为联邦国美女们的当然偶像。

当姬慧芙步入他和那对美丽姊妹花耐心静候的会客厅时，舒士俊又目一亮，欣喜卓立，叫道“嗨！真高兴见到我们的美丽主席。”

姬慧芙含笑颌首，目光落到亦随着站起来向她行礼的尚思兰和尚叫雅两姊妹身上。

她们的瓜子脸型、隆挺的俏鼻和鲜艳的红唇都像由同一个模子倒出来，但最大的分别是眼睛、神情和装扮，使她们变成两类截然不同的人。

姊姊尚思兰的眼睛又大又黑，清澈晶莹，乌黑的秀发短得绝不超过两公分，使她神朗气清，嘴角露出矜持的浅笑，神态端庄。身上穿的是星际旅行密封式的银白太空衣，由于紧贴身上的关系，尽显修长优美的线条，绰约动人。

妹妹尚思雅衣着性感暴露，低胸的套裙露出了大半截酥胸和长而结实的大腿，黑发长而直，垂了两撮直至胸前。一对眼长面媚，水汪汪的诱人至极点，加上她那巧笑倩兮的风流样儿，难怪能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姬慧芙来到三人前，气度从容地和三人分别握手，当舒士俊握着她柔软的小手时，一把抓紧不肯放开，恳切地道：“主席！我要求和你单独一谈。”

姬慧芙皱起秀目时，尚思雅发出一阵荡魄摇魂的银铃般笑声道：“我也对主席有同样的要求哩！”说完抛了舒士俊一记媚眼。

姊姊尚思雅瞪了乃妹一眼，柔声道：“我没有甚么要求，只是来向姬主席表示我对你的支持。”

姬慧芙向这老朋友感激地一笑，接着对紧握自己玉手不放的舒士俊道：“舒总裁！你的手……”舒士俊不好意思放开了她，道：“我有些重要的事要和你谈。”

尚思雅不肯放过他，嗲声道：“是公事还是私事呢？若是后者，最好把

主席先让给思雅，因为我是代表另一个人来做说客。”

三人对望一眼，同时想起另一个非常难缠的人来。

联邦国最大的几个传媒集团，每十年都会联手举办一你俩调查和选举，分别选出最美丽的男女和超级富豪。

能不断列名榜上的人并不多，姬慧芙当然是长踞榜首的美丽女性。

舒士俊则是最近三届才同时列名俊男榜和富豪榜，可说是后起之秀。

以尚思兰和沿思雅的美丽仍未够资格进入美女榜的十名内，可知选得多么严格。她们虽亦富甲一方，可是只是排名在富豪榜的第十一名和第十五名。

他们想起的那一个人是另一跨星系大企业“未来发展公司”的首脑卡尔夫南，他拥有的未来银行是联邦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其他被他收购了的大小企业，多若恒河沙数，使他连续百多届的选举均雄霸富豪榜榜首。但他亦是被认为生了一对最好恶可怕眼睛的人，所以虽然体型绝佳，但仍与俊男无缘。

他对姬慧芙的野心天下皆知，今次若尚思雅这荡女真的代表这金融界的梟雄来作说客，定然不会是好事。

舒士俊和尚思兰显然不知尚思雅今次和他们携手同来是另有目的，不悦地瞪着她。

姬慧芙心中暗恨黑狱人，若非他们，怎会有这么多野心家对她乘虚而入呢？微笑道：“好吧！”

我和舒总裁到议事厅先说几句话吧！”

两人到了议事厅，坐下后舒士俊神魂颠倒地看着她的脸庞柔声道：“主席！你的情况怎样了，祝丝蒂正游说我们和其他议员联手迫你出兵仰马星哩！”

姬慧芙胡点怕他灼热的眼神，摇头道：“这件事解决了，有劳你的关心。”接着蹙起黛眉道：“你要和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吗？”

舒士俊怔了一怔，心中对她的冷淡大感难过，叹了一口气才道：“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使我不忍心把另一个坏消息告诉你。”

姬慧芙看着他，硬着心肠冷然道：“舒总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

舒士俊无奈摊手道：“那是有关堕落星系的巴斯基。”

姬慧芙双目一寒，微怒道：“又是这没有羞耻心的改造人。”

巴斯基绰号“堕落大亨”，是富豪榜上排第二位的人，可是却要比榜首的卡尔夫南更为人所熟知。

此君不但是全联邦黑社会组织的大头子，更使他臭名远扬的是以私人势力和财力，在遥远的南赤纬开发了一个双星系，把其中三颗行星辟作堕落者的乐园，并把各地的不良份子和甘于堕落的男女全吸引到那里去，把那三颗行星发展为夜夜笙歌，醉生梦死而又极有规模的大城市。

他同时又建立了以违法的“改造战士”为核心威力庞大的私人军团，俨如划地称王。最可恨者是通过威逼利诱，使联邦议会始终不能通过对付他的新法案，令他一直逍遥在联邦政府的法律之外。

现在这三个星球乐园聚居了近一亿人口，使姬慧芙更不想轻举妄动。而实际上，这些乐园虽成为了罪恶之地，亦减轻了联邦其他地主的罪案。

仰马星之役后，“堕落大亨”巴斯基觑准联邦政府暂无余力对付他之机，更大肆建军，扩充势力，开发其他星系，同时宣称自己是唯一能对抗黑

狱军团的强人，使心虚胆怯者更纷纷移民到那里去，亦使堕落者乐园的星系人口骤增至一亿五千万人。使他拥有更多的人才和战士。

尤可厌者此人声称要使姬慧芙成为他的女人，说甚么只发她在他胯下试过一次之后，包保永远臣服于他的淫威之下。

可怕处是这人并非乱吹牛皮，在他的乐园星系里，设立了一个研究人类行为的实验室，专门钻研人类的本性，找出控制其他人的方法。所以他说姬慧芙会被他征服是并非没有可能的。

舒士俊气愤地道：“这无耻的奸贼自仰马星之役后，便计划了一个针对主席的秘密行动，要把你掳到他的罪恶乐园去，主席要小心点。”

姬慧芙愕然道：“你怎会知道的？”

舒士俊道：“巴斯基有一个亲信，因偷了他的女人，被他发觉后逃了出来，找上了我。

希望能以高代价将巴斯基的秘密卖给我，唉！可惜尚未有第二次接触机会，这人便被巴斯基派来的改造人杀手干掉，再没有形骸留存了。”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黑狱人的出现，使她一直努力压制着的各种反动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若这情况不改善，横跨近二万光年的银河联邦，将会不战而溃，重陷此前战国时代的黑暗世纪去。巴斯基只代表着冰山的一角。

不！她绝不能容许那种情况的出现。

关键的人物就是那尚未知生死的火鸟星人，见完尚思雅，她会和联邦研究院院长夫秀清返回地球喜马拉雅山的研究院，恭候他的来临。

那边厢的舒士俊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在他的工厂里，一艘可远航到银河系以外星河的超巨型太空船正在建筑中，若联邦军真抵挡不住黑狱军团的攻势，他会不择手段把眼前动人的尤物带上飞船，然后逃往宇宙的至深处，只要每晚可搂着她睡觉，嗅着她芳香的身体，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在同一个地方，姬慧芙接见了尚思雅。

这著名的荡女取出了一个金属的圆球，放在纤掌上，闪烁着不住变化的光点，诡异而美丽。

姬慧芙还是首次见到这东西，眼睛闪过戒备的神色，冷冷道：“这是甚么玩意？”

尚思雅目射奇光，目不转睛看着金属小球道：“以你身上的装备，我才不信你觉察不到这宝贝的能量流，这是卡尔的‘未来研究院’里造出来的通讯仪，可以使你通过反空间的通讯，和任何在十光年距离的人直接对话，主席要试试吗？”

姬慧芙冷冷道：“你何时成了卡尔夫南的人，为他办事办得这么落力。”

尚思雅俏脸掠过兴奋的艳红色，美目往她飘来，吃吃笑道：“卡尔是这世上最有魅力的男人，我甘心情愿服从他，这亦是你将来的命运，所有女人的命运。”

姬慧芙差点压不下内心的震骇，尚思雅并非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具有坚定意志，高度智能的女中豪杰，兼且她一向都高高骑在男人头上，以玩弄男人之乐，若连她亦给卡尔夫南修得贴贴服服，那代表大部分的女人，包括她自己在内，亦有被这奸邪之徒征服的可能，后果确是严重之极。

在联邦成立后五千年多的智能发展里，女人赶越过了男性，成为了联邦的支柱，纷纷出掌政府的重要位置，自己便是最高领袖。可是若卡尔夫南掌握着征服女人的秘密本领，那女人将由评价被贬为奴隶，而卡尔夫南将成

为联邦的真正统治者。

这就像古玩时代的黑巫术，以可怕的咒语和秘术去驾御与控制其他人，而卡尔夫南则要控制她们这些一向视男人如无物的特别女人。

在她芳心翻起滔天巨浪时，尚思雅收止了荡笑，道：“卡尔要和你对话了。”扬起纤手，圆球缓缓移到沙发外的空间。

“噤！”的一声，圆球玩魔法似的化作一团彩色缤纷的色光，逐渐凝结成一个合乎比例的人形，然后卡尔夫南仿若真人的立体影像出现在两女眼前。

他长得非常英俊，唇上留着浓密的小胡子，高鼻深目，略嫌单薄的嘴唇带着一丝暧昧的笑意，头顶高帽，身穿三件头的深黑灰直条纹礼服，坐在一张华丽的大靠背红木椅上，嘴上叼着个烟斗，另一手插在外衣里小背心的口袋处，盯着姬慧芙，似要一口把这美女吞掉。

他的眼神深刻邪恶，令人想起了若有邪魔，必然有对这样的眼神。

姬慧芙被他穿透性和不怀好意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舒服起来。

卡尔夫南悦耳的声音温柔地道：“主席你好，我们有两年没有见过面了。你出落得更是美丽诱人，而我则多收购了二百间与战争科技有关的大小公司，为此我们好应该亲切地谈谈心事了。”

姬慧芙感到他邪恶的力量大大增强，直有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力量，收摄心神淡淡道：“我在听着！”

卡尔夫南微微一笑道：“联邦政府欠我未来银行的钱，今年底便到期，但你和我都清楚知道，为了应付黑狱人，国库已差点连利息都付不起，更别说还债了。所以我有个提议，假若主席肯到我的未来星共渡一个良宵，所有债项便由我的私人户口支付，而且事后绝不再缠你。”

姬慧芙先是无名火起，接着却又怦然心动；但想起尚思雅的情况，又大觉不妥，俏脸一沉道：“你不觉这种想法很卑鄙吗？我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不惜尽心竭力，才陷入这种困难的财政状况，而你竟想乘人之危，提出这种侮辱女性的要求。”

卡尔夫南哈哈一笑道：“在这甚么都讲利益交易的自由社会，任何人都只是一种商品，愈有名气的人，愈含有商品的特性和价值。”顿了一顿，眼中异光大起，不怀好意地笑道：“而且……我敬爱的美丽主席，我不但不觉得这是乘人之危的做法，反认为这是我要表示对你感激的最大礼物。经过了这么多年，你已忘记了自己是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女性，到我身边来吧！我会让你尝到做女人的快乐滋味。”

接着望向尚思雅道：“不信你可看看思雅，现在的她是多么快乐。”

姬慧芙忍不住望了她一眼，只见她神魂颠倒地看着这联邦最富有的男人，好像世上再没有任何比他更重要的东西。

勉强压下波动的情绪，姬慧芙深吸一口气道：“假若你还肯把你的‘未来科技’拨归联邦所有，我可以认真考虑你的提议。”

卡尔夫南嘿嘿邪笑道：“这才是我的乖宝贝。就是如此，我连未来科技亦当赠品送了给你。

不过我的耐性只能支持到今年底的还款期。你若逾期未决，便莫怪我因爱成恨，断绝对联邦的所有供应，把你抵押给我的星球全部私有化，而那是完全合法的，你亦应知道那后果。”

姬慧芙冷静地道：“不要威胁我。”卡尔夫南仰天大笑，接着倏地消失，只有那金属圆球仍在闪烁着。

姬慧芙恨不得立即派人把他杀死，不过亦知道这拥有着军团式私人保镖队的人，要杀死他实难比登天。心中暗叹，难道真的任他侮辱一晚吗？当巨鲸号利用另一次的能量突变，使船速骤减至零，制造出瞬间的微型反黑洞，转移到正空间去时，距离太阳系只有二百万公里，以亚光速迅快飞航。二十四艘护航的战斗舰，早恭候在她的现身处。

姗姗丽娃、泽克和瓦登斯由宇宙睡眠里回复过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医疗室去看他们的贵客。

入目的情景令他们目定口呆，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人仍躺在维生圆罩里，手足被缚如旧，唯一不同的，就是所有仪器都测出反应，无论心跳、脑电波、脉流等，均与常人无异，一点不同都没有。还有就是他原本光秃的头长出了寸许长闪着亮光的黑发，使他看来顺眼多了。

三人脸脸相觑，比进入反空间前他没有任何反应更使他们震骇。

泽克颤震着手按在透明罩上，看着里面的他，发着抖道：“天啊！这是没有可能的。”

“姗姗丽娃按着了和维生罩的通话器，深吸一口气，压下波动的情绪，沉声道：“你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接着缓缓张开眼来，就像明月在乌云后绽现了出来，深黑像宝石般的眼睛闪着无可比拟的摄人神采，侧头往她望来。

姗姗丽娃芳心剧震，这么动人的眼神，她还是首次见到，一时脑内空白，没法移开美丽的秀眸。

瓦登斯终是见惯各种险况的军人，问道：“你听得懂我们的说话吗？”

他嘴唇一动，轻呼出一口气，有点困难地道：“听……听得懂！”

三人骇然一震。

姗姗丽娃迅速平复下来，平静地道：“请两位出去一趟，我要独自和他说话。”

两人虽不情愿，但无可奈何，往自动门走去。

姗姗丽娃凝视着他，头也不回道：“少将请拨一条保密的独立通讯线路给我，我要直接和主席通话。”

领袖一号虚悬在月球基地之上。

飞船上方的透明办公堂里，通讯罩刚升离姬慧芙的头顶。

她目射奇光，看着坐在对面的研究院院长夫秀清，说述了姗姗丽娃惊人的报告。

夫秀清呆了半晌，道：“他的能力可能远超我们估计之外。可是为何变化会在反空间的超光速航行的时间发生，没有人的神经系统能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运作的。”

姬慧芙神色凝重之极，缓缓道：“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怎样处置他呢？连神经炮都不能对他做成任何损害，既可以模拟我们身体的状况，更能使所有的仪器都不能对他起任何作用。”

夫秀清美目射出奇怪的神色，轻轻道：“那就要看我们把他视为一个人，还是一只实验的白老鼠，假设是后者的话，我有把握可以悉破他的秘密。”

姬慧芙俏脸倏地转白，好一会后才软弱地道：“让我们先和他见上一面，再决定怎样做好吗？”

夫秀清道：“看来只好如此，不过最好加强守卫，若让这样一个不可测

度的人逃到我们的世界中去，真不知会出现甚么后果。”

姬慧芙点了点头，望往上方透明罩外的星空，心中泛起怪异的感觉，这无边无际的宇宙，还包含着多少超越人类想像的事呢？姗姗丽娃与他深刻坚定的眼睛对视着，勉强收摄心神，道：“你有名字吗？”

他的眼神倏地幽深下去，灵魂似是由外而内，潜藏到心灵的某一秘处。

姗姗丽娃已是控制情绪的高手，仍禁不住心湖泛起涟漪，暗叫天啊！世间竟有如此动人的眼神和思索的表情。

他坚若磐石的眼睛又燃亮起来，火焰般闪耀着深不可测的智慧和坚毅不拔的意志，以他那能勾魂摄魄雄浑而充满磁力的声音流利地道：“我刚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方衣舟一号，简称方舟。”

姗姗丽娃深吸一口气，勉力对抗着他充满侵略性的眼神，尽量保持平静地道：“为何你懂得说我们的语言呢？这是近三千年才发展出来的新语言呀。”

方舟淡淡道：“对不起！我不可以回答这问题。”

姗姗丽娃泛起被伤害了的情绪，忙又克制着，不可对实验目标投入私人的感情，乃研究院的戒条，一直以来在这方面她都做得很好，为何今次却似有点力不从心，这人的精神力量真庞大。

好一会后，她才冷静问道：“为何不肯答我的问题，你不愿和我合作吗？”

方舟神色不见半点波动，深深看着她道：“要我答你那问题，必须要有报酬。”

姗姗丽娃微微一怔，与他对视了一会。

他的眼神更炽热了，内中似包容着无穷无尽的爱，对生命的热恋，热烈得可把她的灵魂销融，强猛至可把她的心神吞噬。

她感到有需要移开目光，但却办不到，身体泛起一阵兴奋曼妙的感觉。

方舟嘴角逸出一丝温柔，理所当然地道：“那报酬必须是你，因为现在只有你才使我感到物有所值。”

姗姗丽娃一震醒了过来，不悦道：“你知否以一个人来作报酬，是不道德的行为。”

方舟又露出那种动人的思索表情，认真地想了想道：“我不可以接受这说法，在我们的火鸟星上，每一个行为都有实际的成效或报酬，没有足够的报酬，我不会做任何事。”

姗姗丽娃的脑筋转了起来，试探地道：“你现在失去了自由，假设我以自由来交换你的合作，你认为是否足够？”

方舟冷然道：“我不会答你这问题，只是重复一次，我只要你。”

姗姗丽娃迅速推断出他有脱身的能力，否则他不应对这诱人的提议无动于衷。唉！怎办才好呢？这奇异的人可能不怕任何药物，但自己缚在腿上利用核反应产生超高热和放射线的“集光微波激射枪”，可能会严重的伤害他，假设他可以走出来，自己应怎办才好呢？忽地感到在这个人面前，她变得很脆弱，主动并非操在她手里，反是这个被不文明地锁在罩内的人。

谁有权力禁制他的自由？巨鲸号此时一阵颤动，速度明显放缓。

姗姗丽娃松了一口气，终于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了，决定的责任将回交到他们英明的主席手里。

第五章 陷身险境

巨鲸号稳定地减速，距离由一千公里下降至二百公里，美丽的蓝色星球逐渐扩展到飞船的整个前方。

领袖一号则早已到了，虚悬在群峰之上。

护航舰队散了开来，分内外两层严密地保护和守卫著四方八面。

太阳落到地平线之下，壮丽的喜马拉雅高峰仍反映著她金黄的余晖。在峰腰一个人工开凿出来的高原处，环形分布圈成一个大圆的指挥灯正按照一定的频率闪耀著，为巨鲸号作出导航的降落指引。

当巨鲸号腹底的导航设备与降落点的系统成功锁定后，飞船在自动操作下从星空滑翔下去，到了大圆上三公里处凝定不动了片刻，才笔直缓缓下降。

转眼间，喜马拉雅山的群峰高过了飞船，升降场上的导航灯亮得刺目，还可见到沿著山壁而建的研究院突出壁外宏伟古典建筑的大圆支柱，和停船坪上严阵以待联邦最精锐的一师特种部队，姬慧芙的亲兵团。最后飞船像在微波荡漾中颤震起来，轻轻落到大圆之内。

在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腹研究院内以磁场保密的会议室里，姍姍丽娃向姬慧芙和夫秀清详细地报告了整个过程。

姬慧芙听罢后沉默了一会，眼中射出慑人的光芒，瞧著这美丽的一级院士道：“刚才你说到与方舟的谈话中，情绪曾起过很大的波动，是否有甚么事不想说出来呢？”

姍姍丽娃吃了一惊，摇头道：“我并没有隐藏任何事实，只是有些可笑的想法，没有说出来。”

夫秀清不悦道：“没有想法是可笑的。”

姍姍丽娃心中一叹，连她亦没法明白自己的心态，为何要为他隐瞒呢？自己难道想他安然溜掉吗？姬慧芙柔声道：“这方舟事关重大，院士千万莫要牵入私人的情绪。”姍姍丽娃点了点头，硬著心肠道：“当他不肯回答我肯否以自由作交换条件时，我有种直觉，就是他有能力随时可回复自由。”

姬慧芙和夫秀清同时一怔，交换了一个骇然的眼神。

姬慧芙看著姍姍丽娃道：“院士今次的任务做得非常好，不愧最杰出的一级院士，我会向联邦议局提议你补上副院长的空缺。”接著正容道：“由现在开始，你可以有三个月的假期，我提议你到彩云星系度过你的假期，那处有最好的天气和沙滩，希望你可以松弛一下。”

姍姍丽娃色变道：“我不是要参加对方舟的研究计划吗？他……”

夫秀清冷冷地截断她道：“院士你已对他动了私人感情，由这刻起，他的事将与你完全无关，明天正午前你必须坐你的私人飞船到彩云星系去，这是命令。”

姍姍丽娃神色一黯，垂头道：“对不起！明早我立即离去。”说到这里，心湖不由浮现出方舟灼热的眼神。

方舟躺在那维生圆罩内，原封不动地被运进了深藏在喜马拉雅山内绝密的研究院里，最后来到一间以合成金属为壁的大空间里。当救护人员退出

后，偌大的密室只剩下他一个人，但他却知道无数对眼睛正对他作著观察和监视。

他对他们握著的其中一些武器深感戒惧，在这种室内的环境里，以他的速度亦很难避过高速和威力庞大的武器。直到此刻，仍没有丝毫逃生的机会。思感延伸开去，以超越光速的速度瞬间了解了整个研究院的情况。

就像在巨鲸号上那般，他的思感钻进了研究院绝密的电子资料库内，以他从语言机上学来的言语符号，直接巡阅库内似若汪洋大海的资料，那包括了整个联邦前后的历史，政治架构、社会风俗、男女性行为的研究、科技的发展、还有各种理论和资料，多至不胜枚举。这些常人千百世都吸收不了的知识，被他以超光速的惊人速度分析、了解和复制入记忆细胞里。

为了逃生，就像在火鸟星的天崩地裂中，他必须竭尽所能。资料室虽有重重保密设施，可是却都拦不住他的思感能力，就像没有一道从地核喷发出来的火苗能瞒过他那样。

当有一种能力超过了这层次正空间的上限“光速”时，便没有任何方法可阻挡这种能力，除非是有磁能场保护的地方。那就是他的思感能力。

忽然四壁的门都升了起来，数百名如临大敌的武装人员蜂拥而入，有些更借助飞行器升到室顶去，武器对准了他。接著维生罩移动起来，把他送入了一个更难逃生的囚笼去。

在另一间密室里。夫秀清美丽的玉容带著一丝倦意，指著大屏幕显现出来仰躺著的方舟道：“泽克医官的报告很正确，主席请看！”

接著显现的是经扫描器摄录方舟体内的各种情状，例如内部结构、皮肤组成、脑神经的电流和波段等等，最后是那比一般人强烈百倍、充满动感的生命磁场图。

夫秀清再按动手上的遥控器，方舟重新出现在一个三层的透明重力罩里，合著眼睛，静止不动，像具完全没有生命的化石。

夫秀清道：“经过我们三十位一级院士和二百多名二级院士三小时的观察及研究后，终于断定他是在模拟著婀娜的身体，变化了她的资料后愚弄了我们所有的仪器。”

姬慧芙芳心一颤，这是个怎样的人呢？怎能做到这超乎想像的事。

夫秀清有点兴奋地道：“还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支持我这说法，因为我们尝试以四十七种不同的细菌和过千种的药物测试他的反应，结果全是负反应。”

姬慧芙点头道：“因为他并不知道在这些细菌和药物进入身体后，会产生甚么情况，所以根本先从模拟。”

夫秀清道：“正是如此，这方舟智能之高，能力的惊人，只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可是他仍有一个弱点。”

姬慧芙平静地道：“什么弱点？”夫秀清又按动遥控器，把他的生命磁场的素描在屏幕上现出来，肃容道：“经过光学分析，我们终发现他能力的主要来源，就是火鸟星的太阳，又或任何一个太阳。”

姬慧芙精神大振道：“天啊！我的好秀清好院长，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吗？直接由宇宙无处不有的恒星吸收能量进身体内，再转化作人类的力量。若我们能掌握这宇宙和生命间的大秘密，人类将成为最有力量生物，征服整个宇宙的梦想亦可成真，那时黑狱人还算是甚么一回事。”

夫秀清亦脸现兴奋之色，伸手环著她的香肩道：“我的好主席，现在你

必须下一个关乎到联邦存亡的决定：我们先要控制他的神经，摧毁他的能量，才可以对他进行解剖研究，因为麻醉药对他根本没有作用，连激光都不能切入他的皮肤内。”

姬慧芙俏脸转白，沉声道：“你是说必须用‘中枢神经注能器’。”

夫秀清表现出完全不投入任何感情的科研态度，冷静地道：“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会把反太阳能的分子分解能由他背椎送进去，逐渐加强，直到把他的神经完全瘫痪、让深藏的秘密暴露出来。”再加一句道：“他定难逃此劫，否则就不会被同样性质，但力量小得多的神经炮弄晕过去。”

姬慧芙轻轻叹道：“可是事后他会变成一个废人。”

夫秀清平静地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牺牲一个人，成全整个联邦国百多亿的人口。”

主席！现在应是你和他对话的时刻了。”顿了顿再道：“注能器已接到他的背椎和后脑枕的神经去，只要你下一个命令，计划可以立即进行。”

姬慧芙道：“你不和我一道去吗？”

夫秀清俏脸现出怪异的表情，轻叹道：“这人虽算不上美男子，可是浑身却散发著强烈吸引异性的魅力，我的定力并不比姍娜好多少，精神力又远不及上你，还是躲到一旁为妙。

别忘记姍娜说他有对可俘虏人心神的眼睛。”

姬慧芙呆了半晌，眼中掠过动人的异彩，点头道：“好吧！我单独去见他，请关掉所有观察和传声系统，我不想有任何人知道我和他见面的过程和谈话的内容。”

这回轮到夫秀清犹豫起来。

姬慧芙回复了从容自若，浅笑下捶了她这老朋友一拳臂膀，微嗔道：“放心吧！即使我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亦无法揭起那个连我的领袖一号都扯不动的三层重力罩。”

方舟躺在一张中间刚好让他陷了半边身体下去的金属床上，感觉著压紧脑枕和背椎处的金属棒子，心中首次掠过真正的惧意。

他已完成了对资料库的搜寻，吸收和消化的过程，所以清楚地知道这两支金属棒将可输入破坏他神经中枢的能量。敌人真厉害，竟这么快就找到他的弱点。

其次是这困著他的三层重力罩，可以随时增强至每立方分一千公斤的惊人压力，即使他的体能亦将在那种重压下动不了半根指头，遑论要击破这坚硬的牢笼逃出去了。

可是他并不气馁，能量正在他体内运转著，只要能量有方法与思感完全结合，便可透出罩外，控制开关。

不过那可能需要数个地球日的时间，敌人肯容许他有这么长的空闲吗？

压力骤减，由每公分一百公斤降至十公斤，他回复了呼吸和说话的能力，睁开了眼睛，一把柔和甜美的声音在罩内响起道：“唉！我真不想伤害你，方舟可以教我怎么办吗？”

方舟乘机盘膝坐了起来，望往罩外，与罩外瞧著他的美眸一触，双方同时一震。

方舟涌起一阵强烈的震撼，心中狂叫：天啊！这里竟有如斯动人的美女。火鸟星人的女人实在远远不及。

她除了能使他泛起性冲动的诱人肉体 and 花容月貌外，更吸引他的是她

的风情，直接把内心微妙的情绪和美丽的心灵形诸于外，化为具体的娇姿美态。

更要命的是她有一个诱人至极的磁场，当与他的思想接触时，生出使他魂为之销的曼妙感觉。

假若能像挑逗火鸟星女人般惹起她最原始的情焰欲火，让她把生命燃烧至极尽，以爱打开她的心灵和肉体，使她的生命磁场发射出生命的光和热，那将是生命无与伦比的经验。

她比姍姍娃娃更令他动心和兴奋。

在经历了火鸟星五千多年艰苦干枯的岁月后，现在他最需要的就是异性的伴侣和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生活，可恨现在两者均欠奉。

另一方面，联邦国最高领袖姬慧芙在接触到他的眼神时，芳心亦升起奇异无比的感觉。

正如夫秀清所说，以联邦国的标准来说，他绝算不上是俊郎君，轮廓粗野，皮肤黑硬，但正是如此，使他有种联邦国的美男没有的狂野和别树一帜的特质，充满了男儿的豪迈气概。

尤其配上那对魔异般深邃无尽的眼神，对她来说，实比任何美男子更好看，更有神采和魅力。

而且那种吸引力还是充满性的暗示和原始的挑逗性。

一向清冷如止水，轻蔑男女情欲的她亦感到有点吃不消。

事情尚未至此而止，当他定神瞧了她一会后，眼神变化起来，清楚地传来一种她从未由其他男人感受过炽热的爱，像一片熊熊的烈火般燃烧著她一向漠视感情，事事以效率为先的清冷心灵。

这并非说她像姍姍娃娃般被引发了情火，而只是因他生出了这么一种使她既惊惧又感动的动人感受。

她很想移开眼神，却知假若如此做了，等若怕了他的精神力量。深吸一口气后，回复了平时的恬静宁洽，柔声道：“方舟你高兴吗？我们已把你带回了久别了的故土，在这里有清新的空气、壮丽的山川、美丽的海洋和湖泊、绿草如茵的草原。”接著微笑道：“我叫姬慧芙。”

听著她出谷黄莺般的温馨软语，方舟如沐春风，恨不得立即把她像火鸟星女人般拥在怀里。他一生面对著的就是死亡和毁灭，份外感受到生命的珍贵。

目下眼前这至美至善，代表著生命延续的绝世佳丽，教他怎能不生出渴望和欲求。在火鸟星上，女人就是生命壮大和延续的象征，可惜她们都逐一在他眼前玉殒香消。

为何生命要把他们摆在对立的位置？他绝不容许任何人剥夺他的自主和自由，就算是死亡，亦要由自己去选择那方式。

姬慧芙心中一颤叫道：天啊！为何他的眼神变得如此伤感忧郁，自己是否真忍心为了大局毁了他呢？

她的慧质兰心，比一般人超越了不知多少倍的智能，使她清楚确实感到他对自己坦白直接的深爱，而且爱得那么深沉。

他的心灵是如此深广和开放，在爱的底下隐藏著更多的爱，而更多的爱下又隐藏著爱，完全没有止境。

这是她在悠长的生命里从未遇过的冲击和震撼，舒士俊的爱比起他来全搔不著痒处。

忽尔间她彻底明白了姍娜丽娃的感受。

她心中暗叹，勉力把私人的感受撇开，语气转冷道：“方舟你为何不答我的问题，你若不喜欢和我说话，我便走吧！”

方舟充满阳刚磁性的声音响起道：“唉！为何你要把我困在这里，又要以厉害的仪器对付和伤害我，外面的世界无论如何美丽，与我这囚犯有甚么关系呢？”

听到他肯和自己说话，姬慧芙无端欣悦起来，甜甜一笑道：“你若肯和我们合作，整个宇宙你都可以享有的。”

方舟呆看著她那迷人的笑容，当她笑起时，她的生命磁场倏地加强，把他卷了进去，使他的身心都泛起动人至极的感觉。

姬慧芙被他看得破天荒第一次俏脸泛红，更是娇艳夺目，使方舟生出无与伦比的感受。

两人呆看了一会，终由姬慧芙收拾情怀，平静地道：“肯和我们合作吗？”

方舟点头道：“若有足够的报酬，当然肯合作。”

姬慧芙涌起一股不能解释的怒火，登时把他的魅力抵消了大半，脸寒如霜怒道：“除非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否则根本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方舟对她的怒火大感兴趣，那是另一种动人的美态，首次微微一笑，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就像明月破云而出般引人，不温不火道：“谁给你们权力把我囚起来，在你们的法律里，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即使政府都不能随便处置一个人。”

姬慧芙对他洞悉一切的知识再不感到奇怪，但听到他这么说，怒火却消退了，轻叹一声，脸上露出矛盾和无奈的神色，幽幽道：“我不曾在这个问题上和你争辩，因为大家的立场太不同了。方舟，假若我请求你和我们合作，把自己开放给我们的仪器，你会怎样说呢？”

方舟以他火鸟星人的想法道：“在我们的火鸟星上，从没有不劳而获这回事，若要我合作，必须要有足够的报酬，就是这样。”

姬慧芙想起他曾要姍娜丽娃像货物般作他的报酬，再次涌起怒火恨意，浑忘了自己很少会有这种波动的情绪，愤然道：“你和那些只求功利的人有甚么分别呢？刚才便有一个叫卡尔夫南的邪恶之徒，向我要求陪他一晚。告诉我，你和他有甚么分别？”

说罢后自己亦感莫明其妙，为何会向他透露这事呢？

方舟半点羞愧之色都没有，昂然道：“我并不想思索这问题，只期望能得到你和姍娜丽娃，当然事后我亦可得到自由。”

姬慧芙再忍不住怒火，暗叫你的胃口真大哦！喝道：“闭嘴！到现在我才认识清楚你是怎样一个人。我再问一次，你肯不肯无条件地与我们合作？”

方舟没有作声，但坚定的眼神，却射出绝不屈服的神色。

姬慧芙完全平静下来，淡淡道：“这是你的选择，希望你不会后悔求饶。”

言罢转身走了出去。

罩内的压力逐渐增强，那凹陷处生出强大的吸力，把方舟扯得躺了下去。

同一时间，令他非常难过的能量，由背椎神经输进他体内去。

第六章 奔赴星空

或者姬慧芙以为他是不折不扣的蠢蛋傻瓜，死到临头还想艳福自由兼收。但他却知道实情是另一回事。

对火鸟星人来说，没有事情比生存更重要，然后才轮到自由和女人。

他是因为想到了脱身的方法，才拒绝了姬慧芙，否则早屈服了。

为了生存，他可以做任何事。

强烈的太阳能分子分解流缓慢却肯定地由脊椎注进了他的神经里。

事实上那只是包含著无数负微电子和质子的集束，可是却能引起他中枢神经内所含有的高温等离子、氢原子和氦原子产生连锁性的衰变，瓦解他能量的磁场。

对这他早有经验，那是当他被神经炮击中时，他曾首次失去了移动的能力。

那种分子衰变是非常狂暴的，可波及他神经的其他分子，使他遭到永不能复元的损害。

换了在平时，他绝无可能抵受这种集束对他的冲击，可是他今次是有备而战。当他与心中的女神姬慧芙谈话时，暗中却改变能量分子里的微观结构，变成另外一种分子组织，而当集束冲击他神经内那能量子的世界时，恰好将它们重新变回太阳能。这是因为一切物质变化，都是原子间结构的变化和转移而来。

这道理看似简单，但若非他具超人的能力，根本连最精密先进的仪器亦难以办到。

那等若能任意改变物质。

他仍不能改变外在的物质，但却可以改变身体内能量的微架构。

他脸上装出痛苦的神色，其实却是静待能量完全化回为太阳能。

在隔邻的实验室内，二百多名一级和二级院士，都像姬慧芙和夫秀清般凝神看著巨型屏幕上传映著方舟的脸部特写。

姬慧芙俏脸上没有半点血色，紧咬著下唇，纤手紧握在一起，强压著要阻止这行动的冲动。

夫秀清同情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姬慧芙忽地痛恨自己的身分和责任，若她不是最高领袖，就不用下这个命令了。

就在此时，整个实验室陷进绝对的黑暗里。

当所有能量差点全化回太阳能，而再不行行动就会产生真正的衰变时，方舟的能量随著他的思感，通过集束流输入的通道，溢出重力罩之外，钻入了研究院全自动的控制中心去，切断了大部分地方的能源供应，同时消除了重力罩的能量，掀开了盖子，升起内外所有有力场设备的大门。

逃走的时间终于到了。

黑暗完全影响不了他，但却可把敌人的反击瘫痪。

研究院内黑暗无光，但外面的世界却是阳光普照的白昼。

离开研究院二十里外的一级院士宿舍旁的升降坪上，泊著一艘长约五十米的小型飞船，银白的船身在阳光下闪闪生辉。

心情重若铅坠的姗姗丽娃，提著行李，来到飞船的入口处，失落的眼神瞋往耸插云端的额非尔士峰。

院士宿舍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奉召到了研究院内，对付方舟。

唉！自己为何这么没有用，昨夜整晚难以入寐，心中只有他那对令人心颤的眼神。

假若可以的话，自己会放他走吗？

她真的不知道！

正要步入飞船内时，眼角人影一闪。

姗姗丽娃骇然望去，全身剧震，不能置信看著赤身裸体的方舟。

警报声隐隐从研究院那边传来。

几乎想也不想。她迅块拔出了配枪，瞄准了他。

方舟愕然停了一停，举步往她走来。

姗姗丽娃的行李掉在地上，尖叫道：“不要动！”

方舟不理她的警告，直迫过来，一手拿掉她的手枪，顺手挽起行李，另一手搂紧她的纤腰，轻松地以有力的臂弯半挟著她走进了飞船内。

同一时间飞船所有仪器运作起来，升降梯缩入船腹，进口封闭，飞船往上升去。

对方舟这曾尽窥研究院内所有飞船资料的人来说，这实在是轻而易举。

联邦军的飞行战车布满天空，配备飞行器的精锐部队把方圆百里之内的地区完全封锁。

自研究院在此建立后，附近的住民都被迁往山区之外，所以在这里出入的人，均被联邦政府把微型证件植入体内，否则就会惹起空中自动侦测卫星的反应，像方舟这样没有证件的外人，绝没有可能逃出去的。

气得俏脸煞白，但又暗中松了一口气的姬慧芙，正与夫秀清坐在设于一艘巡航飞船上的临时指挥部内，难以置信地接收著若雪片般飞来，但都徒劳无功的电讯报告。

夫秀清灵机一触，起身走了开去，查询一番后回来道：“主席！今早离开这里的只有姗姗的飞船，时间刚好是方舟逃出研究院十五分钟后的事。”

姬慧芙俏脸转寒，秀眸射出前所未有的凌厉光芒，以冰雪般的声音道：“立即联络姗姗的飞船。”

夫秀清从未见过她这种神态，微微一怔道：“试过了！她关掉了所有通讯设备。”

姬慧芙霍地站了起来，狠狠道：“这叛徒！”又传令道：“立即通知所有太空站，我要动员每一个战斗单位，把她的飞船逮著。”

传讯忙把命令发出。

姬慧芙望向夫秀清冷冷道：“我要回到领袖一号，看她那艘落后的小船，能飞到那里去。”

夫秀清来到她旁，轻轻挽著她的臂弯低声道：“慧芙！你嫉妒了。”

小飞船转瞬攀上了每秒十一万二千三百公里的逃逸速度，脱离了地球引力的控制，冲破了大气层，往虚广的天空奔去。

冲压喷射器向后方倾泻出一股股带电的气流，产生出一种几乎听不见，好像来自远方的呼啸声。

船窗两侧有滤光设备的舷窗暗淡下来，把强烈的日光隔减至可接受的程度。

方舟和姍姍丽娃对坐固定在舱板的一组沙发处，默然无语。

姍姍丽娃垂下螭首，芳心乱成一片。

应该怎办才好呢？难道真的为了这奇异的男子背叛她一直对之忠心耿耿的联邦吗？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他呢？

方舟则全神把思感无限地延伸开去，侦察敌踪。同时把由太阳处借来的能量，加入飞船的离子反应堆去，倍数计地增强飞船的动力。

这是非常吃力的事，使他无暇分神去安慰那心乱如麻、六神无主的心爱人儿。小飞船不住增速，很快达到了亚次光速。

飞船颤抖起来。

方舟叹了一口气，停止了增速，否则飞船的金属架构会因变化太急速则疲劳分解，若要达至光速再进入反空间的超光速，最少还须十个小时的逐步递增。

过了土星的轨道后，飞船逐渐稳定，太阳光明显地减弱下来。

方舟拟定了航线后，启动了自动导航系统，使飞船朝著外太空飞去，所有这些全由他的思感能在瞬间间轻易完成。

满意地叹了一口气后，他来到这美丽的女院士旁，偎著她坐了下去。

姍姍丽娃移了开去，尖叫道：“不要碰我！”

方舟仍是那赤身裸体的怪样儿，柔声道：“小甜心，过来吧！”

姍姍丽娃纵使在极大的矛盾和徇徨里，仍不禁愕然道：“你叫我作甚么？”

方舟有点尴尬地道：“叫错了吗？我把研究院内资料库所有小说全看遍了，才明白你们的世界这么复杂，不过最有用的还是爱情小说，我把其中的女人归纳作一百二十类，使我能深入地了解你们。”

接著叹了一口气，有著无比感染力的眼神射出向往的神色，油然道：“原来人类的情绪可以这么多采多姿，这么复杂，若换了以前的我，早和你交配了。”

姍姍丽娃失声道：“交配？你可否用个较有文化的词语。”

方舟一呆道：“你觉得‘做爱’好听点吗？但怎及‘交配’生动直接和传神。”

姍姍丽娃霞烧玉颊，横了他一眼道：“你真的把资料库的小说全看过吗？这实在难以令人相信，那处最少储藏了三千万种不同类型的长短篇小说，一晚工夫可以看多少？你用甚么方法去取资料呢？”

方舟道：“库内的资料都是模仿人类的记忆细胞储存的，所以只要我把思感钻入那些电子细胞里，便可以像记忆般看到里面的东西。储存文学小说的单位只占了二万多个，我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它们在脑内复制出来。像你们的语言机那样。”

姍姍丽娃听得目定口呆，好半晌才懂得道：“难道你已把整个资料库复制在你的脑子里去了？”

方舟眼中射出兴奋的神色，道：“就是这样，我在努力学习你们的一切，包括你们对这宇宙的看法，怎样去表达情绪，怎样去享受男女间的爱情，真是精彩极了。”

好奇心盖过了慌惶，姍姍丽娃波动的心情稳定下来，想起了无数的问

题，一时间反而不知问他哪项才好。

方舟眼中涌出无尽的深情，柔声道：“小甜心，让我们找个环境优美的星球，在那里好好享受爱情的生活，我会改变你体内不能受孕的结构，让你像火鸟星的女人般怀孕生子，好吗？”

姗姗丽娃被他的目光牢牢吸著，全身泛起性的兴奋，差点立即应允，可是想起了冷酷的现实，又愁意满怀，白了他一眼道：“这只是做梦吧，我可保证有关我们的资料很快会传遍了每一个可居住的殖民星系，只要我们进入那些星球的防磁场，立会给人发觉，所以能逃到那里去呢？而且这艘飞船有联邦政府的烙印，对联邦的星际侦察网来说就像在黑夜的旷野点亮了灯那么明显瞩目，除非我们能逃出银河系，否则迟早给追上。”

方舟思索起来，眼中闪动著引人之极和深不可测的智慧光芒。姗姗丽娃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把目光由他赤裸雄伟的身体移往别处去，但想起无论如何，最后终要被拆散，而自己则变成了叛国的罪犯，黯然神伤道：“况且我怎能那么自私，坐看黑狱人把我的同胞杀戮和劳役，不若我们回去自首吧！我会尽一切能力保护你。只要你肯合作，很多事都是可以商量的。”

方舟苦笑起来，似若有甚么难言之隐。

姗姗丽娃把娇躯移近一点，柔情似水地道：“随我回去吧！你若要报酬，我便把身体给你，好吗？算人家求你吧。”

此时飞船越过了太阳系最外围的冥王星轨道，飞进虚广无尽的外空去。

舷窗暗黑下来，亮起了数之不尽的星光。

方舟叹了一口气，伸手抓著她的香肩，温柔地把她拥入怀里。

姗姗丽娃虽不自禁地想到这或者他由爱情小说学来对付女人的手段，仍感一阵战栗，毅然投入他怀抱，搂紧他粗壮的腰肢，抚上他充溢著爆炸性力量的背肌，压制了近千年的男女之情，熊熊烧起。

方舟感觉著她灼热的体内那璀璨动人的生命磁场，正激起了火花般的性欲电能，舒服得低吟一声，嘴唇吻在她玉颈后的嫩滑处，柔声道：“就算我肯合作亦不会有用处，因为我的身体和遗传因子，和你们实际上分别不大，无论我如何愿意让他们检查，最终他们仍将一无所得，最糟是还以为我在骗他们，囚起来或设法令我变成白痴，好把我切片来研究，那就惨啦！”

姗姗丽娃被他带著强烈奇异电流的大嘴吻得全身麻痒酥软，娇喘著勉力推开了他少许，奇道：“怎么有可能呢？那你超乎人类百万倍的能力从哪里来的？”

方舟眼中射出崇慕之色，缓缓道：“那是由火鸟星上一个叫溶池的生物处得来的。她教晓了我很多东西，使我把人类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可是这种能力却是不能转移的，即使把我的细胞逐个取出来研究，最终亦一无所得。因为那是一种纯精神的能量体，对我来说虽是实质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却是虚无飘渺的经验产物。所以你若想我自投死路，便劝我回去吧！”

姗姗丽娃听得呆了起来，正要追问溶池的事，方舟双目寒光一闪道：“他们追踪系统找到我们了。”

美丽的星图展现在领袖一号战略室一端的巨大屏幕上。

正中处有一点红芒不往闪耀著。

首席军机秘书诺历、总参谋长白树将军、第一师团的正副指挥官雷坡武大将和艾妮少将分立在一身军服、威风凛凛的姬慧芙身旁，一起凝视著那闪跳的红芒。

紧身的军服把姬慧芙美好的线条更衬托得令人目眩，尤其那对比旁边副指挥艾妮更修长的美腿，更使她有若鹤立鸡群，把这些俊男美女全比下去。

总参谋长白树外型非常文秀，冷静从容，是典型运筹帷幄的书生型军人；指挥雷坡武却像座石山般傲岸魁梧，一派无畏的硬汉本色，在仰马星之役里，他是唯一击落对方三艘战舰的人，军功显赫，号称联邦第一猛将，对姬慧芙忠心耿耿，誓死效命。

他在众人里已是最高了，足有二点二米，可是仍比身长玉立、玲珑丰满的姬慧芙矮了少许，可见她是如何出众。

总参谋长白树道：“现在姗姗的‘明月号’距离我们有八十万公里，朝著天狼双星的方向飞去，但当然他们的目的地应不是在那里。”

雷坡武皱眉道：“真难相信明月号为何可这么快达到亚次光速，不过以我们现在的亚光速，可在一小时内赶上他们。”

带著男儿阳刚之气，亦不失女性明媚之美的艾妮接口道：“那时我们可以利用船上的遥感装置，锁著‘明月号’的控制系统，又或以冷凝液，封闭她尾巴的动力喷射门，还不将他们手到擒来。”

姬慧芙回复了一向的恬适清宁，摇头道：“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却是一个可能比黑狱人还要厉害百倍的敌人，天才晓得他还有甚么惊人本领。”

倏地众人一起惊呼起来。

闪耀著的红点消失了，他们竟然失去了‘明月号’的踪影。

姬慧芙秀目一寒，冷哼道：“好家伙，竟可以干扰我们的射电通讯网，立即以她消失处为座标，我才不信他能在等微子望远镜下把飞船藏起来。”

芳心竟掠过一阵兴奋，就像和情郎玩游戏那般趣味盎然。

姗姗丽娃和方舟分别坐在驾驶椅内，看著船头正视野舷窗外迷人的星空，感受著飞船无与伦比的冲击力。

太空是如此宁洽安祥，令人一点想像不到战争和没有意义的争霸杀戮。

方舟操纵著驾驶仪器，看他兴奋的样子，便若小孩得到了心爱的玩具。

姗姗丽娃的俏目泛起母亲宠爱儿子的慈和神色，抿嘴一笑，离开了座位，回来时手上拿著一套银白色衣裤相连的太空衣，命令道：“给我穿上它，裸著身体成何体统。”

方舟愕然道：“那怎会是舒服的一回事？”

姗姗丽娃把太空衣掷在他头上，又好气又好笑道：“你不穿衣服的话人家就不睬你了。”

方舟吓得站了起来，苦著脸检视太空衣，一副不知如何穿著的样子，又偷眼看她，试探著道：“有没有报酬？”

姗姗丽娃俏脸一红，把他拉到椅后的空间，为他穿上衣服，柔声道：“见你这么乖，送你一个吻吧！”

方舟大喜道：“你可要教我。”

姗姗丽娃暗叫冤孽，羞喜交集下为这男子穿上他生平的第一件衣服。

当她退开两步，再定睛一看时，俏目立时亮了起来，移不开目光。

他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卓傲不凡，在粗野中注进了文明的气质，那种气度绝对与联邦的美男子迥然相异，却又是别树一格，带著惊心动魄的阳刚魅力，那种性感是她从未见过的。

方舟亦目射奇光，看著她道：“小甜心！你现在起了强烈的性冲动，原来遮遮掩掩反而更能挑引你。”

娜娜丽娃大窘，羞红过耳，扑入他怀里，纤长的玉手搂上他粗糙的脖子，嫩肤和粗肤接触使她更是欲火狂升。

方舟终是曾看过所有爱情小说的人，虽说空有理论尚无实践机会，仍及时吻将下去，封著她鲜艳的红唇。

他那肉眼看不见的生命磁场，卷缠过来，把她完全包裹，刺激著她的磁场，生命立时攀上最浓烈的峰巅。

娜娜丽娃心神俱醉。

她并非从未试过爱情和肉欲的滋味，那是成为院士前的久远旧事了。开始时自然是乐此不疲，可是经历了以百计的年月和不同的对手后，她逐渐生出厌倦，感到那只是一种原始和本能的情绪，并不能使她的心灵得到满足，尤其随男女相恋而来的负面情绪，例如占有、纵情、嫉妒、纯肉体刹那的快感、事后的孤独，终使她舍弃了男女肉欲的追求，转把心神转移到对宇宙的研悟上。

可是在这一刻，她却得到了自出生以来从未试过的欢乐、满足和精神的扩展。那种感觉是永恒不衰的。

方舟庞大无匹近乎暴力的爱，洪水般把她的精神和肉体卷进了狂野的爱流里。她整个人在燃烧著，体内所有分泌不受控制地流遍全身，情绪激烈得使她恨不得融入对方体内，而感觉上确又真是与他浑融无间，那是种强烈而没有止境的情绪，最使她感动的，是在这爱的风暴里，核心处却是出奇的安宁酣适，就像舷窗外壮阔的星空。

她再不感到孤独。

她失去了所有矜持和顾虑，娇狂地在他怀里扭动喘息，用尽一切的心神回应著他粗暴的热吻，还嫌他不够粗暴。

方舟的手开始按动能使她在外空活动自如的紧身压力循环衣的按钮，为她宽衣解带。

她心甘情愿地尽量予他方便，当她羊脂白玉的动人胴体，完全呈现在对方眼下时，方舟停止了动作，道：“敌人又发现了我们，今次离我们只有五万里。”

娜娜丽娃不顾一切地道：“不要理他们，做爱也好，交配也好，我要你！”

方舟一把扯掉太空衣，笑道：“放心吧！我可以同时应付两方面的大战。”

第七章 黑狱军团

领袖一号尾巴的推进器喷出一道耀目的白光，速度骤增，瞬间缩短了与明月号的距离，变成衔尾的追逐。

四十艘护航战斗舰散了开来，像一片网般往明月号撒去，团团在上下四方把明月号围著。

近距离的等量子扬声器，把声波化成量子，穿过明月号的船身，再在船内复原为音波，响起道：“这是联邦政府的命令！立即停航！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方舟这时正和姍姍丽娃抵死缠绵，不可开交之时。他那积蓄了近三千年的情火欲焰，长江大河般灌往这陷于半疯狂状态的美女的肉体、心灵和磁场去。

闻言不但继续著这爱的激战，还把思感能延伸出去。

蓦地方舟全身剧震，原来思感能撞上敌舰的保护磁力外罩时，给弹了回来。

方舟暗呼厉害。知道不能影响对方飞船内部的控制，转而把能量输入船身里，进行另一个逃生计划。

他怀里的美人儿俏目紧闭，全身皮肤泛起娇艳的鲜红色，在男女之恋的极乐里迷失了神智。对方舟以外的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知竭尽全身力量献上和取得他的爱。

舱内今次传来姬慧芙愤怒的声音娇叱道：“方舟！你们在干甚么？”

方舟知道等量子流同时把船舱中的声音送回姬慧芙的巨舰上，喘著气道：“你说我们在干甚么呢？岂非明知故问吗。”

姬慧芙怒哼道：“你们这对不知羞耻的狗男女，还不给我停下来。”

方舟哈哈笑道：“若你是我的小甜心，肯在这时刻叫我停下来吗？”

领袖一号的姬慧芙气得娇躯发颤，俏脸煞白，恨不得把他们两人撕成碎片。

四名手下都奇怪地偷看她，讶异这一向冷静过人的领袖竟如此动气。

姬慧芙深吸了一口气，情绪平复了少许，狠狠道：“方舟你听著，若不立即停航，我便对你不客气，你那小船根本抵受不住任何攻击。”

方舟的声音由等量传音仪处回应道：“蜜糖儿小甜心！你舍得伤害我吗？”

姬慧芙的情绪又波动起来，喝道：“闭嘴！谁是你的小甜心！”同时心中奇怪，为何方舟说话的语气变得像个玩世不恭的浪子。辞汇又丰富了许多，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诺历等见至高无上的领袖受辱，都脸现怒容。

艾妮寒声道：“主席！不要让他嚼舌头了，下令进攻吧！”

姬慧芙死命压下波荡的情绪，点头道：“好吧！记得不可损伤船身。”

总参谋长白树忽地叫道：“不妥！”

众人骇然往屏幕上的飞船望去，只见船身转白，发出耀目的强光，然后在众人目瞪口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雷坡武大将不能相信地叫起来道：“这是没有可能的，尚未达到光速，怎可以进入反空间去？”

艾妮脸上血色退尽，失声道：“没有维生箱的保护，他们会被分解作分子，灰飞烟灭，何况他们还正在干……唔！”俏脸一红，偷看了双目闪著异彩的姬慧芙一眼。

诺历叹了一口气道：“没有仪器能够追踪反空间内的物体，唉！就这么眼睁睁看著他们逃脱或毁灭了。”

姬慧芙心中亦不知是何滋味，倘有人说若她肯跪地恳求，方舟便会乖乖地回来跟她走。

说不定她真会跪下来。

目睹了方舟神迹般的超能力和层出不穷的诡变后，她愈发认识到方舟对银河联邦的重要性，甚或乎对自己的重要性。

她恨死他了。但又怕他真的死了！

明月号在三百光年的远处由反空间跳回来，一切重归正常。

姗姗丽娃从宇宙睡眠中苏醒过来，并且明白在进入反空间后，是方舟以他的能量保护著她，并及时送了她到仅容一人的维生箱去。

自动系统把维生箱盖打了开来。

姗姗丽娃赤裸地坐了起来，身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满足，说不尽的柔情蜜意，第一句话就是：“方舟！”

船舱空荡荡不见任何人影。

姗姗丽娃大吃一惊，爬了起来。

一声呻吟自身下响起，只见方舟挨著维生箱坐在地上，脸色苍白，两目无神，似若虚脱。

姗姗丽娃一声惊呼，爬出箱外，搂著这使她不能自拔的男子道：“怎么了！不要吓人家啊！”

方舟嘴角溢出一丝笑意，抚著她黄金般的短发，有气无力地道：“妈的！正反空间的转移，差点耗尽了我的能量。来！看看我们是否来对了地方。”

姗姗丽娃见他没事，才放下心事，扶著他站了起来，到驾驶台前坐下。

方舟闭目养神时，姗姗丽娃启动了星际导航设备，不片晌惊叫道：“天呀！这里离开堕落者乐园星系只有五光年。你怎可把船弄到这么可怕的地方来。”

方舟道：“那就对了，银河系唯一可以收容我们的地方，就是这罪恶乐园，当我阅看研究院的资料时，便想到这点。”

姗姗丽娃俏脸转白，道：“你好像不明白那是个多么藏污纳垢的星系。”

方舟笑道：“有我保护你，怕甚么呢？不若让我们开所妓院，你做老板娘，我做打手，包保客似云来。”

姗姗丽娃娇嗔地横他一眼，嘟著美丽的小嘴道：“你看得太多那些小说，变得愈来愈油嘴滑舌了。”然后情不自禁偎入他怀里，娇嗲地道：“方舟！我爱你，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方舟深情地抚著她赤裸的香背道：“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噢！给几滴水我好吗？”水和阳光，就是他能量的来源。现在正是他急需补充的时候。

两人离开了驾驶台，到沙发坐下，姗姗丽娃拿了两个长方形的小盒子来，笑道：“水滴就没有了，试试这些注射太空餐吧！包保可供给你很多天的足够水分。”

方舟色迷迷地打量著她神物般美丽的赤裸胴体，打趣道：“小姐你终于发现了不穿衣服的好处了。”

姗姗丽娃白他一眼道：“再笑人家我便穿回衣服，教你的坏眼睛甚么都看不到。”

方舟笑道：“只看你天使般的美丽脸孔，再加上点联想力，便可满足我的眼睛了。”

姗姗丽娃甜甜睨了他一眼，佯嗔道：“请问这是由那本小说学来哄女孩的说话呢？”打开了其中一个盒子，取出一个圆筒，里面盛著绿晶晶的液态气体。

方舟把手伸了出来，递到她身前道：“好像是叫甚么《花心大少》。”

姗姗丽娃忍不住噗哧笑了出来，把圆筒的一头按到他掌心处，按动钮子，“啪”的一声，液态气太空营养餐送进了他体内去。

方舟闭上眼睛，把营养餐吸收过去，转化作能量，登时过了很多，但若回复先前的水平，恐怕非有一段时间不行。

睁开眼来时，娜娜丽娃已早为自己注射了营养餐，正柔情似水地凝看著他。

方舟微笑道：“你这美丽的报酬真的是精彩绝伦，使我整个人都松弛了。”

娜娜丽娃赧然垂首道：“我也得到很大回报，最满意的回报。”言罢甜甜的偷笑著。

“嘟！”

自动侦察系统的警告灯亮了起来，表示有不明物体进入了六十万公里的近距离。

两人现时色变，方舟的能量所余无几，再没法避入反空间去，假若逃又逃不掉，怎样办才好呢？

飞船悬浮空中，动力停了下来。

两人目瞪口呆看著雷达屏幕上无数闪亮的光点，每点代表著一艘飞船，至少有二百艘之多。

方舟的能量虽所余无几，思感的能力却没有影响，以惊人的速度瞬间到了五十五万公里外的遥远处，动容道：“不是你们的舰队。那些船身不住变著色。”

娜娜丽娃骇然道：“是黑狱军团的舰队，她们来这里干甚么？”

方舟把仅余的能量挪用了小部分，注往飞船外壳处，形成一个可吸收任何侦察讯号的电子网罩，使敌舰失去明月号的踪迹，早前他就是以这方法瞒过联邦军的侦查，同时道：“最接近的殖民星在那里？噢！是了！定是离这里七十五光年的素女星系，那里有两个可居星和三个有丰富天然氮气和氦子流的采矿星，他们真懂得选择。”

娜娜丽娃俏脸铁青起来，颤声道：“黑狱人真狡猾，竟绕了个大圈，由银河外的虚空潜到这这一边来，瞒过了边防的所有太空侦察站，难怪一直没有他们的影迹，不！我定要向联邦发出警报。”

纤指在驾驶台上按动了一连串密码。

方舟知道她要发动能在反空间传递的紧急求救系统，没有作声阻止。

当娜娜丽娃要按下发射掣时，别过头来凄然看了他一眼后，才咬牙按下去。

整艘飞船剧震了一下，尾舷窗电火一闪，紧急讯号发了出去，将可在四个地球天内传达到素女星系外的防御太空站。

方舟启动飞船，全速往堕落者乐园星系飞去。

娜娜丽娃移了过来，偎入他怀里，软弱地道：“为何你不阻止我，这行动必然瞒不过黑狱军团的侦察系统。”

方舟深情道：“别忘记我说过肯为你做任何事。”拦腰抱起了她，朝维生箱走去。

娜娜丽娃感动地道：“方舟啊！真个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方舟笑道：“你不用死！我也不用死！”

娜娜丽娃愕然道：“黑狱人肯放过我们吗？”

方舟摇头道：“当然不是。他们派的战船正往我们追来，半小时后便会赶上这艘船。”说罢把她赤裸的娇躯放入维生箱里，启动装置，拟定好自动

导航逃生系统的目的地。

姗姗丽娃挣扎道：“你干甚么？”

一股柔和的能量由方舟的手输入她神经里，瓦解了她的反抗，无力地看著方舟把她接到宇宙睡眠的装备去。

启动了装置后，方舟凑下头来，热烈地吻著她的香肩道：“几天后你便会到达素女星系，我将掩护你，使黑狱人不能在你进入反空间前拦截你。放心吧！我是不会死的，甚么环境还会比火鸟星更恶劣？信任你的男人，好好活著，我们自会有再见之日。”

在姗姗丽娃被情泪模糊了的秀眸的注视下，方舟消失在箱盖之外。

方舟看著维生箱被送出升起了的动力门后，到了舱尾发射口处。

他把部分能量送入维生箱去，好使黑狱人以为维生箱只是一小块没有生命的小殒石，然后按上了发射系统。

“轰！”的一声，船身摇晃起来。

维生箱以接近光速的高速，由船尾的喷射门弹了出去，瞬即远去。

方舟悠闲地穿上太空衣，戴上护罩，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看著舷窗外像离巢螫人的黑蜂般飞来、不住与环境色素配合变化得难以肉眼看到的黑狱飞船。

能量不住运行著。

蓦地强光一闪，整艘飞船的外壳化作半透明的物质，然后船尾的反应堆发生热核大爆炸，方舟连著碎屑被送上了虚空，以近光速的速度抛往星空的深处。

领袖一号和四十艘巡洋战斗舰逐渐增速，准备进入反空间超极速航行，利用正反空间的转移，以最短的时间赶赴即将被攻击的素女星系。

姗姗丽娃的警报于一小时前传到几若不设防的素女星系，再由那里的星空警报系统发射往远近所有军事基地。

姬慧芙立即以主帅的身分，下达了全面动员的指令。

在战略室里，雷坡武大将寒著脸道：“主席！你这么信任一个叛徒的情报吗？黑狱人的飞船怎会出现在那里？”

姬慧芙微笑道：“是的！我相信她，因为我认识她，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

总参谋长白树道：“我支持主席的看法，若要说谎，绝不会编出这么荒谬偏又合乎战略原则的故事。”

艾妮少将走了进来，肃立敬礼后道：“刚接到消息，载著姗姗丽娃的逃生囊到了素女星系。”

军机秘书诺历大喜道：“那火鸟星人呢？”

艾妮摇了摇头，把姬慧芙请到一边，厌恶地道：“真呕心，太空站的人把她升出来时，身上半片遮羞布都没有。”

姬慧芙咬著下唇道：“这对狗男女！”说完俏脸竟出现了一丝笑意。

艾妮看得呆了一呆，大惑不解。

白树走过来道：“主席！应是进入宇宙睡眠的时间了。”

姬慧芙忽地娇笑起来，恍似花枝乱颤。

众人都愕然看著她时，姬慧芙喘著气，伸了个看得所有男人心醉神迷的懒腰后，满足地道：“我也要好好睡一觉了，养足精神再送黑狱人一个毕生难忘的震惊，今次是他们劳师远征，而不是我们。”

第八章 联邦扬威

方舟在星空中漫无目的地飘浮著。

太空衣的自动维生循环系统不住把氧气送入他的肺部，又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再转为氧气，节省了他不少气力。

对他这样一个火鸟星人来说，最宝贵的能力就是如何去适应环境，如何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生存。

他把思感四方八面往宇宙的深处延伸，自由地在这空间上无边无际、时间上无始无终、没有中心亦没有轴向、存在著各种星体、事物、发生、能量的空间浮游著。

人类文明已从地球扩展到太阳系、从太阳系扩大到银河系。终有一天，人类会走出银河系，探索河外的星系、星团以至乎总星系。

在他四周无数的星辰紧挨在一起，仙王星座、仙后星座、鲸鱼星座、飞马星座，每一个亮点都代表了一个独特未知的奇异世界，一个探索的目标。

他的思感往无限的虚空扩展著。

由这银河系的内空往外望去，他看到了银河系最接近的邻居麦哲伦星云。较远的天炉座和玉夫座，已是三十万光年外的遥远河外星系了。

终有一天，他会到那里去。

离开了火鸟星系这个囚笼，又得到了联邦最先进的科技资料，他有把握到这宇宙任何的遥远角落去，探索宇宙深藏著的秘密。

壮丽的仙女座星云在上方散发著迷人的光晕，使他更感受到宇宙的神秘莫测。宇宙内没有一件物体是静止的。

由星体至星系，以至乎星系团，甚至宇宙的本身亦在运动著、膨胀著。

这是个梦幻般的天地，神话般使人感到惶惑和迷恋。

他的目光浏览著所处星河内各种奇异的星体，弥漫著气体的星云、行星状星云，以至乎炽热的巨星、造父变星、氢云块的凝集体和令人大叹观止的球状星团。

当他深刻地思索著眼前的事实，看著这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神迹时，他感到超越了人类的局限和缺陷。感受到永恒那深不可测的冷漠和动人心弦的美态。

生与死融为了一体、美与丑只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最终有的只是“存在”。

没有人类比他更清楚，即使空间亦非空无一物的，除了空间物质外，它还隐藏著最深刻的物理和谜般的现实。

星体生灭无常，可是虚空却恒久常存。

即使征服了所有星体，虚空的秘密仍只是永远深藏在虚无飘渺，捉不住看不透谜样般的空白之后。

在这动人的星际之中，生命相互的残杀斗争，只是一场全无意义的闹剧。

方舟不住吸收著宇宙的能量，来自远近恒星的光和热，使衰竭的能量

得到缓慢的补充。

可是这样下去，若要回复到离开火鸟星时的水平，可能需要一百万年或更长的时间。

他需要到其中一个星系去，在近处吸收那处太阳的光和热，大量的气体。

没有焦急、没有惊惶。

他进入了浑沌的境界，与四周的星辰一起运转，成为了虚空里的一份子。

静待著另一个重生的机会。

素女星之战是联邦战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当黑狱军团的二百五十七艘大小战斗舰飞进星系的内空时，隐藏在五个行星内过千艘的联邦大小飞船，包括了七艘主力舰级飞船和五十艘母舰级飞船，对她们进行了无情和出其不意的截击。

最关键处是联邦研究院新创制出来的厉害武器，专针对黑狱飞船鬼魅般移动躲闪及近乎隐形的魔幻性能而设计的“宇宙机雷”。

它们是一种防卫性的人造卫星，专门对付宇宙的袭击，能清楚分辨敌我，把任何进入发射程的物体以四分三光速的亚光速的惊人速度加以摧毁，使敌人避无可避。

黑狱战船的反导弹微波热流虽能毁灭其中部分，却仍有不少被击中。

宇宙机雷并不能完全破入黑狱战船的强力护罩，却能大幅削减护罩的能量，同时减低了她们移动闪躲的能力，予一向处于下风的联邦战舰有可乘之机，痛击敌人。

战事甫开始，黑狱军团在猝不及防下陷于捱打之局，把仰马星之役的情况掉转过来，黑狱军团撑不了半个小时已溃不成军，飞船损失过半。

接著是外太空的追逐战，联邦舰队有组织地衔尾穷追，不住来援的飞船倚靠反空间的航行，赶到敌人逃遁的前方，加以拦截。在长达半年的追逐战里，最后黑狱军只有四十二艘装备最优良的重型舰逸出银河系去，循旧路逃回老家。

联邦国所有星系上的公民在接到捷报后，情绪高涨沸腾，他们欢呼著美丽领袖姬慧芙的名字，拥到街上狂呼痛饮，激动流涕。

在素女星的太空基地里，举行了自仰马星之役以来的首个祝捷宴会，各地军政商和文化界的大人物纷纷飞来，向姬慧芙表示他们的支持和对联邦的效忠。

姬慧芙的政治生命如日中天。

姬慧芙接受了全场的欢呼和祝酒后，拉著大功臣姗姗丽娃，到了一间密室里。两女来到落地的透明幕墙前，一起望往深阔壮丽的夜空。

姗姗丽娃双目凄迷，秀眸隐泛泪光。

姬慧芙探手过去，搂著她的小蛮腰，柔声道：“想著他吗？”

姗姗丽娃无言地点头。

姬慧芙叹道：“放心吧！他不会死的。连火鸟星那样的环境他都可以坚强地生存，黑狱人的炮火算甚么呢？”

姗姗丽娃别过俏脸，瞧著她刀削般完美无瑕的轮廓，低声道：“主席！你是否也在想著他哩？”

姬慧芙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道：“姗姗！我准备把你由研究院调

走，擢升为我的亲将，由今天起，你就是姗姗丽娃少将。”

姗姗丽娃一震抗声道：“主席……”

姬慧芙打断她道：“我明白你的心意，你是想到堕落者乐园去寻找方舟吧！可是没有我的支持，你这么个美人儿到那种地方去，不是送羊入虎口吗？你太出名了，巴斯基定有你的档案资料，你不但见不着方舟，以后的日子还要在巴斯基的床上和他改造过的臭体下度过吧。”

姗姗丽娃默然不语，她早知这美丽主席的厉害，自己那斗得过她。

姬慧芙微微一笑，纤手用力，把她搂得靠贴身侧，轻轻吻了她的脸蛋，哄道：“我们绝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黑狱人今次惨败，全赖机缘巧合下，被你发现了他们的踪影，而方舟这坏家伙又不知使了甚么手段，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暴露了形迹，才招致今次败仗。下趟当他们再来时，将不是那么乐观了。”

姗姗丽娃轻轻道：“他不是坏家伙。”

姬慧芙娇笑连连道：“好了！算他是最好的那种‘坏家伙’吧！丽娃小姐满意了吗？”

姗姗丽娃低声道：“我们不是要立即发动对仰马星的反攻吗？”

姬慧芙平静地道：“我才不会干这种蠢事，敌区的状况我们一无所知，这样的仗如何能打。”

姗姗丽娃道：“可是所有人都主张趁机来一次大反攻，你……”

姬慧芙道：“就算整个联邦议会全体主战，我仍可否决他们三次，把反攻拖上三年，在这段时间内，我要你把方舟带到我面前来。”

姗姗丽娃轻颤道：“我已告诉了你他的话，你还要将他像白老鼠般剖开来研究吗？”

姬慧芙摇头道：“放心吧！我怎会如此冥顽不灵，只是希望在下一次与黑狱人的大战中，有他在我身旁吧！”

姗姗丽娃俏脸一红道：“若他要求报酬，我怎样答他呢？”

姬慧芙的俏脸亦飞起两朵红晕，赧然道：“告诉他！这宇宙没有一件事是不可以商量和交易的。”

方舟在虚空里苏醒了过来。

惊醒他的是一艘飞船，正在十万公里外的近处飞来。

他运动了体内几近油尽灯枯的能量，朝飞船迎去，思感同时延伸过去，接触飞船内宇航员的心灵，让他们生出警觉，不要把他这个只像一点在太空里的浮尘，疏忽过去。

与姗姗丽娃进行了她罕有与人如此亲切的对话后，姬慧芙召见了联邦内最佳的战友和知己，联邦研究院院长夫秀清。

两人兴奋拥抱互祝后，姬慧芙把与姗姗丽娃的协定告诉了这老朋友。

夫秀清含笑道：“你不恨姗姗吗？”

姬慧芙失笑道：“恨她？我应多谢她才真。”

夫秀清看了她一眼道：“主席不是对方舟动了情吗？”

姬慧芙轻叹道：“对我来说，没有比联邦更重要的事物了。今次我找你来，是要倚赖你的冷静睿智，给我分析一些问题。”

夫秀清露出全神聆听的表情。

姬慧芙秀眸射出思索的神情，好一会才道：“或者我们应多谢黑狱人，他使我们看到很多一直隐藏在联邦内的问题。”

夫秀清点头道：“是的！我们的幅员太广大了，横跨了四分一个银河系。千多个殖民星系，每个有不同的资源和环境，亦使人类因地域的不同，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文化，这样下去，终因思想和习惯的差异，变成了不同的种族，只是这点，终有一天联邦便会四分五裂。”

姬慧芙笑道：“眼前便有这情况出现，‘堕落大亨’的堕落者乐园星系就是最坏的榜样和毒瘤。我真怕其他有势力的人会争相效尤，割地称王。那时联邦可能回到以前战国时代的可怕日子里。”

夫秀清肃容道：“只要联邦军一日维持强大，终可以把巴斯基这毒瘤除掉的。”

姬慧芙摇头道：“那并非易事，最主要我们不能公然对他动武。唉！若非祝丝蒂从中弄鬼，我们怎会屡次尝试通过对付巴斯基的法案都吃败仗。连明知他是改造人，亦因私隐权而不可过问。”

夫秀清冷静地道：“主席有没有想过，卡尔夫南为何竟敢要你陪他一晚呢？”

姬慧芙玉脸一寒道：“他是想激怒我，诱我动手对付他。”顿了顿道：“现在他羽毛已丰，若我猜得不错，祝丝蒂和他定然秘密结成了联盟，正阴谋把我推翻，不过今次我们大胜黑狱人，当使他们手足无措，我们反攻的机会亦来了。”

夫秀清道：“我不会劝你坐以待毙，但行动定要一矢中的。祝丝蒂和军方的领袖狄平上将这对狗男女狼狈为奸，有起事来，部份忠于狄平的军团可能会叛变。”

姬慧芙道：“这并不是我害怕的事，最使我投鼠忌器的是卡尔夫南控制著联邦的金融市场，他只要跺一跺脚，立即会惹起波动，他就是看清这点，才胆大包天来迫我陪他一晚。换言之是要我向他投降屈服，使他成为联邦的幕后操纵者。”

夫秀清皱眉道：“因此你断然拒绝了他……。”

姬慧芙打断她道：“我并没有拒绝他，只说要考虑一下。”

夫秀清一呆道：“那你岂非助长了他的气焰？”

姬慧芙秀目射出无奈之色，幽幽道：“这七年来，为了对付黑狱人，我们大量举债，以应付庞大的军费，欠了他不少钱，三个月后就是第一个还款期，现在你应明白他凭甚么来威胁我。”

夫秀清走上前来，搂著了她的香肩道：“我怎可让你被这样的邪恶之徒淫辱？”

姬慧芙俏目凄迷，轻叹道：“若只是一晚我怎么说也可以忍受过去。怕只怕永不翻身，被他完全控制了我。”

夫秀清愕然道：“以你的智慧和定力，怎会有这种担心呢？”

姬慧芙道：“你知否尚思雅已成了他的女人，还对他忠心耿耿，使他实力大增。”

夫秀清不能置信地道：“以尚思雅的野性不驯，怎会对一个男人忠心？”

姬慧芙道：“事实就是如此，我有点怀疑巴斯基如此明目张胆反抗我，是有卡尔夫南在背后支持他，趁我俩忙于对付黑狱人，秘密供应他设备和武器。而每次否决法案，亦因有被卡尔夫南收买和控制了的议员投反对票，这更使我肯定这想法。”

夫秀清色变道：“我明白了，事实上这亦是男与女的斗争，巴斯基于乐园星成立的‘人性实验室’，正是为了使男人能重新控制我们而设的。尚思雅已成了第一个受害者，接著的目标就是你，又或是我，甚至任何一个有权势的女人。”

姬慧芙叹道：“问题是我们对巴斯基于这实验室的研究一无所知，所以根本无从应付，而且这种男女之事，实是防不胜防，比黑狱军团更可怕。”

夫秀清失去了一贯的从容，俏脸转白道：“卡尔夫南真是卑鄙，竟想出了这样一条可兵不血刃征服联邦的毒计，我们应怎么办才好呢？”

姬慧芙忽地笑了起来，秀目异采连闪道：“所以我们要趁这三个月的时间，找出那实验室的秘密，那时可由你研究出反征服的计划，否则便要让卡尔夫南这种人类的渣滓为所欲为了。”

夫秀清蹙起秀眉道：“可是实验室在乐园星系里，我们根本管不到。何况巴斯基于手下有大批改造人，他本身便是最可怕的改造战士。派人去查探不是等若送死吗？”

姬慧芙道：“这只是以前的形势，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比他更强的人，亦只有这人才可以对付他。”

夫秀清道：“方舟？”

姬慧芙微笑道：“就是这可恨的家伙，我决定了亲自和姍姍丽娃去一趟乐园星，找到方舟后无论如何亦要令他帮我们完成这至关紧要的事。那时我们便可全力反攻仰马星系了。”

夫秀清色变道：“若你有什么不测……”

姬慧芙截断她道：“不要劝我，这个决定绝非临时冲动，而是我再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别忘了我是个优秀的战士。我走后，由你化身为我，只有你的智慧，才可以假扮我稳著联邦。这是我的请求，也是命令！”

长达千米没有任何标志的神秘战斗舰，悬在半空中，由腹下探出了一条管子，缓缓往飘浮空中的方舟挥探过来。

方舟的思感在刹那间了解了飞船内的情况，使他心生惧意的是它的五十名男女船员内，竟有三男一女四个改造人。

改造人是人类在改造科技下的一种变体，在联邦内是违法的行为。

在银河联邦成立之初，曾明令禁止任何人利用有过万年历史的改造技术，把自己变成有超人力量的改造体。

在改造技术的最初期，这种科技主要是应用在医疗上，利用微科技代替人类被损害或失去的肢体或器官。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半人半机械杀伤力强大的战士的出现，变成可怕的杀人机器。

到了今天，改造技术已不须借助模拟人体的机械，而代之以不同作用的“强化细胞”，注进人体内，代替了原来的细胞和产生出新的组织。

经过改造的人，是不能经蜕生术获得新生命。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不断换入新的强化细胞。

每一次细胞的变换，人性愈是泯灭，最后终变成了可怕的变体，视人命如草芥，做出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对此没有一个正常人不感深恶痛绝，所以禁止改造技术的法例，得到了联邦议会一致的通过。

这些改造人除了脸容冷酷和肤色特别外，一切均与常人无异，但却体内充满了爆炸性的能量，甚至不怕一般的轻型武器。

他们不须任何食物和空气，只须每年注射一种名为“维生能”的磁能

量子流，便有足够的活动能源，可以应付任何恶劣的环境。

联邦成立后，曾对改造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搜捕和消灭行动，把这种没有人性的变异暴徒全部杀死。又将这方面有关的研究和设备销毁。可是这种科技始终被居心不良的人秘密保留下来。

改造是不能逆转的变异，所以只有走投无路的不法之徒才肯接受改造。这些人都是漠视法纪，杀人不眨眼的狂徒。

幸而这种改造术的费用非常昂贵，危险性亦极大，须时达百年之久才可以完成初步的改造程序。而成功的比率只是百分之一，否则野心家随便把人改造，那就天下大乱了。

现在这船上一下子出现了四个改造人，传出去必是惊动整个联邦的头条新闻。管子移到方舟的头部处，一股强大的吸力把他扯了进去。

经过检疫过滤的程序后，两对可在飞船的空间内飞行自如的活动机械手，为他脱掉了头罩，接著拿著了他的四肢，把他拉成了“大”字型，送入了主船舱里。

五男三女正恭候著他这天外来客。

其中有两个男人便是可怕的改造人，一高一矮，特别强壮，皮肤泛著一种奇异的金属闪光，那是强化细胞的色泽。他们的眼神像圆月般闪著金黄的亮光，面容僵冷邪恶，嘴角带著残忍的笑意。

高的那改造人是个秃子，坐在一张椅里，搂著三女中一个艳女，双手在她半裸的身上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动作。

方舟不以为怪，研究院的资料内早指出改造人有著比常人强烈的性冲动，又不懂克制，所以是必然的淫徒和强奸犯。

矮的那人傲立一旁，双目闪著兴奋疯狂的光芒，看著他这送上门来的小羔羊。另三个男人都拔出了令方舟深感忌惮、枪口呈喇叭状的大口径核光枪，对准了他。这种枪可以把核物质变作一种高热能的分解光，他失去了能量的身体虽仍比一般人强横百倍，却保证一枪都受不了。

方舟心中凜然，不断思考各种逃生的可能性。

另外那两个穿著三点式泳衣般服装的性感美女，都以轻蔑的眼光看著这被擒入舱内的男人。

方舟这时被机械臂举在齐腹的高度，刚好被那些人低头饱览无遗。

矮的改造人移到最近处，探手摸上他的胸膛，冷笑道：“小子你很强壮，究竟是从那里来的？你的飞船出了甚么问题？为何身上没有身份晶片？”

身份晶片等若身份证，凡成为了联邦公民，政府的人口管理局便会把一片只有十分一厘米见方的晶片植入后脑处，片内藏有所有私人资料，没有这晶片，在联邦内真是十步难行。

方舟早想好了应付之法，答道：“我是逃犯，由素女星系逃往乐园星途中被联邦军追上，坐维生囊逃了出来，后来遇到陨石的袭击，维生囊给毁掉了，被迫在空中飘浮，幸好遇上了你们。我的晶片早在素女星系便取了出来，你们要到那里去？”

矮子一呆道：“幸好？哈……”狂笑起来，接著一掌劈在他胸膛上。

以方舟这么强的体质，仍痛得惨哼起来。

但更惊奇的是那矮子，他本以为一掌可把他劈成两截，怎知对方只是痛得痉挛起来，一点伤痕都没有。

舱内所有人一起动容。

高个秃子改造人喝道：“西克住手！”推开了裸女，走了过来道：“这小子有点门道，却不是改造人。”盯著方舟的双目凶光进射，好一会后才道：“你叫甚么名字，为何成了逃犯？”

另一个高瘦留著满脸胡子的男人道：“秃子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今次的任务一定要保持机密，把这不明来历的小子杀掉算了，否则老板怪罪下来，我们都承担不了。”

另一人也道：“弄清楚他不是联邦间谍便行了。”

秃子残忍一笑道：“好吧！交给西克办吧，这家伙嗅不到人血和女人味，便要坐立不安。”

众人都笑了起来，三女尤笑得放浪形骸。

方舟暗叫不妙，正要竭尽仅余的能量挣脱缠肢的机械手，与敌人拚个你死我活时，红焰般的强芒在下方闪起，接著似给鞭子猛抽了一下般，背脊痛入心脾，整个神经系统猛烈抽搐。思感到处，只“见”一名美得目眩，身穿紧身皮衣，领口高企深开，露出带著金属亮光的乳沟的改造女战士，正在驾驶舱来此的入口处，手上拿著一枝长约两巴掌的金属小棒子，冷冷看著他。

他抵受著撕心裂肺的神经痛楚，心中叫道：“这是甚么武器，竟能发出像鞭子般的能量束？”

矮子西克狂笑道：“歌情大小姐最喜欢玩弄男人，这回让给你好了。”

皮靴声响，歌情摇曳生姿走了过来，鞭棒插回腰际，盯著方舟。

方舟心知这些改造人全无人性，勉力睁眼往这女改造人歌情望去。

四目一触，歌情月亮般的金眸闪过异采，丰满性感的改造娇躯抖颤了一下。

众人发出惊讶的声息。

秃子不能相信地叫道：“这人究竟是甚么做的，被歌情打了一鞭后，这么快便能控制眼皮，还可以看东西。”

矮子西克狞笑一声，一指往方舟眼睛插下去。

歌情娇叱一声，一掌把西克的手劈开。

西克一点都不觉疼痛，嚷道：“你干甚么？”

歌情毫不怕他，娇哼道：“你不是把他让给了我吗？”

秃子淫笑道：“歌情见到壮男便心动了，要不要我们把他抬到你床上去，或者就在这里公开表演一场给我们看。”

歌情吃吃荡笑起来，既美丽又诡异的大眼睛睨著方舟。

衣舟暗忖若要和这种毒如蛇蝎、体内只有毁灭没有生机的女人交配，真宁愿力战而死，忙振起仅余的能量，准备出手。

那先前主张杀人灭口的大胡子道：“没有时间了，一小时内便抵达乐园星，还是把他干掉吧。”

歌情娇笑道：“那也可以，但埃迪乐先生却须陪我上一次床。”

大胡子埃迪乐显是对这提议非常害怕，忙不迭拒绝道：“歌情小姐说笑了。”歌情语气转冷道：“先喂他一筒营养餐，再用磁能箱把他囚起来，到了乐园星后，若陪过我仍死不了，就把他送给巴斯基，具有这样体质的人，应是他那人性实验室研究的好对象，他还应该多谢我哩！”

乐园星系是个庞大的星系，拥有两颗比地球太阳细上少许的太阳，分别命名为天使和恶魔太阳。

天使拥有八颗行星，恶魔则有三颗，行星各自绕著她们的太阳运转，

而相距一点八光年的两个太阳亦互相绕著运行，为这双恒星的奇异世界做成错综复杂的昼夜和气候。

没有人真能弄得清楚季候的分野，风和日丽的下一刻可能就是暴雨狂风或漫天冰雹，亦无人有暇理会。

移民到这里来的不是罪犯、失落者就是希望寻求刺激的人，又或是被巴斯基美丽的宣传所愚弄的。当他们发觉巴斯基的私人军团严禁任何人离开时，悔之已晚下只好被乐园同化，过著只知醉生梦死的荒淫和堕落生活。

三颗被成功改造的可居星全在天使太阳的行星内，乐园一号是天使系内的第三颗行星，质量重力是地球的一点三倍，极端炎热，大部份都是荒山和沙漠，只在南轴和北轴建立了两个现代化能抵抗任何气候的大城市，聚居了近三百万人。

城市内满布工厂、实验室和研究所，为乐园星系提供所有科技发展的殷切需求。不要以为这些城市会规矩干净一点；绝不会是那样，在这些无法无天的地方，只要不直接触怒巴斯基，没有人会理你干甚么事。

接著是乐园二号，比起上来，这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质量与地球相若，未改造前本身已存在著大气层，自转轴同她的轨道倾角，所以有比较明显的季候变化。

行星上又有苍郁的巨型植物，原本居住的爬行动物被巴斯基以运动为名，杀戮殆尽，公然违反了联邦政府的原生物保护法。

乐园二号上位于赤道的以巴斯基的绰号为名的堕落都市，亦是乐园的首都，巴斯基的堕落宫便设在那里。城市外是无数的乡镇和小城市，聚居了过亿人口。

乐园三号是巴斯基的军事基地，他辖下日渐庞大的太空舰队和军事设施，便驻在这比地球大上三倍的巨型行星上，严禁无关人士踏足其上，是有杀无赦的禁地。其他行星全是采矿星，由全自动化的采矿车日夜不停地开发，再送往乐园一号和三号星的兵工厂里，供应军事上的需要。

在恶魔系的行星上有几种宇宙的稀有金属，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不但能满足巴基本身的需求，同时亦通过干电走私到联邦的殖民星，为他赚回大量的金钱、设备和生活必需品。

在这恶魔和天使缠转不休的双星系里，巴斯基这银河系最可怕的改造人，势力与日俱增。

当飞船进入乐园二号的大气层时，方舟正躺在长方形的囚箱里，庆幸著自己仍然生存。

太阳微子随著能穿透物质的辐射线，进入飞船里，射到他箱内的身体，使他贪婪地吸收著。

刚才的营养餐亦使他添加了少许能量，使他更有脱身的把握。

在与太空站的紧密联系里，飞船降落到堕落都市东面的太空基地处，方舟杂在货物间，被吐出底舱，送到一个货仓内。

方舟心中暗喜，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否则歌情来提货就大事不妙了。

他把那少许的能量随思感延伸到箱外，启动了那只能在箱外操纵的按钮，把箱盖打了开来。

入箱前敌人曾为他注射了大量的麻醉气液，但当然对他没有影响，尤其当他们看到他模拟出来的昏死状况，更是没有半点怀疑。

他跳出箱外，把箱盖关上后，思感往四方八面延伸，然后以迅若鬼魅

的动作，轻易由敌人探测器的空隙溜出基地外，跑出城市去，来到了阳光普照的荒野，迎接新生。

在他逃出堕落城的三天后，凭最高科技“随意肌”扮作了男人的姬慧芙和姍姍丽娃，降落在同一星球的另一端，开始进行找寻方舟的行动。

第九章 罪恶乐园

乐园二号行星的天空高挂著她的两个月亮，又圆又亮，有一边特别耀目，显示出她们同时反映著天使和恶魔两个太阳的光芒。

近地平线处星光灿烂，乳白晶体般的银河彩虹般横跨天际，星与星密密麻麻挤到这浮动著千亿颗恒星的宇宙长河中。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摇身一变，成为了两个体格魁梧，拥有所有男性特征的男人。

自堕落者乐园成立以来，在姬慧芙的机密指令下，情报局便一直和研究院合作，策划一个“随意战士”的行动，密谋在时机成熟时，以特别装备的超级刺客刺杀巴斯基这个可怕的改造战士。

这酝酿已久的秘密行动终于开始，只不过执行者换了这两位绝色女英雄而已。她们身上每寸肌肉，代表的是研究院科技的最高成就。今次是极端保密的行动，联邦内只有夫秀清一个人知道。

首先就是那能挡御大部份武器的人造肌肉，不但把她们变成了两个男人，还可以由控制肌肉的微型智能系统，，瞬间间变成任何形状，使她们拥有化身千万的能力。连声音、气味、体温无不可随意调校，实在是伪装科技的惊人发展。

其次是这些肌肉拥有反侦察的能力，故能把各种工具和微型武器巧妙地隐藏起来，不虞会被敌人无处不在的卫星察知。

肌肉内又藏有能在乐园通行无阻的各种伪身份晶片，以应付不同的情况。

在乐园星上，除了巴斯基的人外，其他人一律不准携带武器，所以这有效的人造肌肉，是研究院的绝密研究。每套的成本比得上一艘母舰级的巨型飞船。可令人能在星空以亚光速飞行，所以才能神不知鬼不觉潜到这保安严密的行星上。

人造随意肌不但和主人的神经有“互感连系”，如臂使指，更可在主子睡觉或某些失去意识的状态下，全交由这微型智能系统自动操控，做出隐藏、逃跑等等应急的动作。到现在为止，仍只是制造了两套出来，亦使这两位美女成了可对抗改造人的“随意战士”。

随意肌的能量来源是位于胸前位置的太阳能储电池，就若人类的心脏推动全身的血液循环，不住由天上太阳获得补充的能源，供应给随意肌的需要。

她们借助飞行设施，贴著地面掠过原野树林，小溪湖泊，朝前方“欢乐城”的大市镇进发。

湖泊闪著奇异的蓝光，那是一种只有在这行星才能找得到的微生物。

再飞了十多分钟后，两人由空中滑翔而下，在一处矮丛林里窥看著外面通往欢乐城的公路，这并非普通的公路，而是能供应在上面飞行的车辆的能量道路。没有了它，车子便没有足够的动力飞驰，这亦是巴斯基控制居民的方法。

一架翼车由远而近，飕的一声在离地三公尺许的距离飞掠而过。

欢乐城高耸的楼房在里许外矗立著，灯火通明，翼车往来飞掠，气氛热烈。

姬慧芙凑到姍姍丽娃耳旁道：“没有人会步行离城或进城市，像我们这般走过去，定会惹起怀疑。住在这行星上的人，大多想讨好巴斯基，若能捉到联邦的间谍，会有大笔的奖金或别的优厚奖赏，所以我们最好偷一架翼车，行动起来可方便多了。”

姍姍丽娃点头表示同意。

姬慧芙不知是否久未尝过这种刺激的滋味，谈兴特浓，冷哼道：“巴斯基这坏蛋对乐园居民一向采取放任政策，美其名为自由至上，其实是希望人类在没有法纪和节制下，把纵情色欲和弱肉强食的劣根性尽情发挥，使这些人更易和他同流合污，成为他忠心的支持者，亦成了邪恶、凶残和放纵的凶徒。”

谈话间又有七、八辆翼车掠过。

当另一辆车掠来时，两人忽地冲了过去，手臂平伸，指尖刺射出强烈的白芒，把翼车照得透明般的雪白。

翼车内的人立时晕厥，动力消失，落往地面。

她们拣这翼车的原因，一方面因驾车者是巴斯基的堕落战士，更重要是十公里内再无别的车辆。

处理了司机后，两人轻松地驾了翼车，往欢乐城驰去。

潮湿而带点霉味的树荫底下，方舟舒闲写意地静静躺著。

一道浑浊的溪水在左旁流过，猩红和蓝紫的奇异野生植物，纠缠罗列在两边的泥岸。

泥土都带著蓝色的光泽。方舟翻查脑内复制自研究院资料库的记忆细胞，知道这是一种叫“蓝菌”的微生物的色光。

在这星球上，蓝菌像上帝般无处不在，没有人知道这种比分子还小的微生物的生理或结构，亦不知道它会否对人类有不良影响，它们是行星上谜样般的存在物。只有那两个月亮在视觉上八分一大小的恶魔太阳，由地平线升起来，发出耀目的异色强光，粉红的色线，驱走了短暂的黑夜。

他在这里躺了三天，不断吸收天使与恶魔两个因距离而变得一大一小的太阳的能量，又吸收月亮反射的光线，能量已回复了小半。

方舟精确地计算著，两个地球时后，天使太阳便会跨进行星的天空，当两个太阳都落下时，就是漫长的黑夜，那亦将是他行动的时间了。他会潜回这罪恶乐园的首都堕落城，由其中一个军事基地偷取最先进的飞船，然后离开这里，去寻他心爱的姍姍丽娃。这是他曾答应的事，必须言而有信。

当天使太阳升起来时，灿烂的阳光洒遍大地，大小两个太阳互相辉映，蔚为奇观。

那是一种动人的奇景，对习惯于只有一个太阳的火鸟星人来说，更是倍生好感。

庞大的能量不断吸收进体内。

思感四方八面延伸开去，由天上以至地下，忽然间他的心灵起了奇异的反应，那是与别生命体接触而产生的感应。

整个星球活了过来，充满了对他这入侵者的怨恨和无奈。

方舟刹那间明白了那是蓝菌这原居民的仇恨，这地方本就是属于它们的，却因人类的入侵，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使它们大量遭劫！

这些本是微不足道的生物联结起来，形成了满布星球的伟大生命，菌与菌间通过心灵的传感，巨细无遗地见证著在这星球上发生的所有事，它们正密切注视著这过亿的人类侵略者，筹谋反击的计划。

方舟怜意大起，把心中的爱往它们送去。

联系忽地中断。

心中慨叹，知道它们仍不相信自己。

无奈下他的思感回到了现实里，思感嵌入天上的人造卫星去，当他到了对方的智能系统时，立即贪婪地复制内藏有关于行星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发觉自己的影像和有关的一切，全被输入了卫星的搜探系统里。

他毫不感到惊慌。

当歌情等发觉他这怪人逃离了那囚箱后，自然通知巴斯基，派人搜捕和追杀他。

能量进入他身体的组织里，改变它们的结构，像变魔术般，头发由乌黑变成灰棕色，强壮的身体枯干瘦陷下去，脸容变得毫不起眼，明亮的眼神转为黯淡，就像行星上随处可见的酗酒鬼和吸毒者。

当太阳最后一道余晖消失在地平线下时，他跳了起来，朝墮落城狂奔而去。

姬慧芙驾著翼车，沿著入城的通衢大道，直向市中心驶去，两旁是高耸巍峨的巨大建筑物。

比起联邦的城市，这是个挤迫得不能忍受的地方。在联邦的殖民星里，比这更大的城市居民绝不会超过三十万人，而这里却挤了五百多万人，这样一个缺乏舒缓空间的地方，又没有法律的约束，人与人间的冲突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彩色缤纷的电子招牌变化出各种艳丽的图案，极力地吸引行人的注意，好赚他们户口咭上的“钱”。

联邦国成立后，每个合法的公民都在银行内有一个私人户口，而财富则给记录在户口咭上，所有支出都以这户口咭支付，而银行的户口亦随之增减。

这张户口咭必须配合身份的晶片使用，所以是不能转让的。

当支付的钱超过某一金额时，必须由政府再加以核证，故极少出错。

自动行人道上气氛热闹，满是联群结队的男女，奇装异服瞩目皆是，女郎们更是衣著性感，在她们金黄或银亮的斗篷里，穿著把大腿和酥胸尽情暴露的紧身小衣短裤，随著由音乐厅泄出来的音乐，一边走一边扭动著。

尖啸怪叫声此起彼落，忽然一阵混乱，当人群散开来时，总有人躺在血泊里。混乱、罪恶、色情无处不在。

姬慧芙把翼车驶离了大道，在一座大厦五楼的停车坪降下，这是个赌场的入口，不断有人熙攘进出。

姬慧芙看著这罪恶横流的城市，心生感叹。

婀娜丽娃忽地叫道：“看！”

只见远近多座大厦的墙上，现出一幅幅相同的巨大彩色影象，那是罪恶乐园之主“堕落大亨”巴斯基的大头。

接著是一个远镜，巴斯基穿著一身威风凛然的深红色军服，威凌天下般坐在他华丽的宝座上。

他脸容硬朗，颧骨和颞骨粗横，一派硬汉本色。

唇上有两撇浓黑粗硬如铁，往上弯勾的大胡子，使他看来益增杀气腾腾的气概。加上改造人特有的金属肤色，更是令人心颤。

金黄的眼神凌厉无比，深沉莫测。

街上所有人全静下来，翼车停止了飞行，凝定在半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最近壁幕上他的影像去。

巴斯基巨大的声音响起道：“我亲爱的子女们，巴斯基又要和你们说话了。”欢呼响彻街上，甚至有人跪了下来，向他的影像膜拜。

翼车内的姬慧芙和姍姍丽娃对望一眼，既好笑又骇然，想不到巴斯基有如此权力和魅力。

巴斯基脸容转冷道：“这个不明来历的人，三个天使日之前由堕落城一个军事基地逃了出来，哈……”仰天狂笑，眼中凶光闪射，好一会后才停下，森冷地道：“现在让我们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谁能把这只老鼠擒来给我，不论生死，可立即成为我亲兵团的特级战士，享受到一级的特权。”

群众又欢呼叫嚣著，充满残忍的意味。

姬慧芙探手过去，紧握著姍姍丽娃兴奋得发抖的手道：“我们立即到堕落城去，否则他离开了罪恶乐园就糟了。”接著叹道：“就算全无阻滞，最少要三个天使日我们才可以抵达堕落城。”

巴斯基疯狂的笑声再次响彻全个欢乐城。

方舟在堕落城一座建筑物的天台俯瞰著远方的太空基地，和基地中心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一架三角型的飞船正由基地起飞，呼啸著飞过头顶上方，把月亮挡住了小半晌后，才消失在后方的天际。

这是巴斯基最宝贵的军事财产，魔鬼鱼型战斗飞船。

只有偷一艘这样先进的飞船，他才有可能冲破乐园星系严密的防卫网，逃到外空去，可惜这仅余的一艘魔鬼鱼刚刚飞去，他只好耐心等待，静候另一艘的来临。

他的眼光落到基地中心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处，那就是巴斯基的皇宫了。不过巴斯基并不在那里，因为刚才那条魔鬼鱼已把他载往某一目的地去了。

皇宫壮观的金属柱子和拱廊在月照下闪闪发光，有种超越了时空的不真实感觉。

方舟无奈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由一边墙壁壁虎般游回地上，加入了街上狂歌热舞，四处热闹的人群里。

他巧妙迅速地移动著，不让任何人有向他惹事的机会。

市区中心是个圆形的大广场，一座高达千米的巴斯基巨型塑像竖立在广场中心的台基上，身子微往前倾，伸出一只胳膊，遥指天际，就像把手伸出了这人欲横流的罪恶城市之上。

方舟还是首产来到这么热闹挤迫的地方，大感有趣，抱著游客观光的心情，四处溜达。

他专往热闹处钻，思感四处搜索有趣的事和人，他并不觉得这里的人正做著甚么错事，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享受生命的方式，既新奇又有趣，暗

付横竖不知甚么时候才会有魔鬼鱼飞来，不若深入到这世界里，尝试一下这种生活方式也煞是有趣。

他很快找到了目标，朝著一座巨型半圆形的建筑物走去。

电子招牌上“地下城”三个既触目惊心，又充满诱惑力的字体，不住闪动著。

第十章 魔焰高张

当姬慧芙变成了随意战士，夫秀清则变成了她，繁忙地应付著联邦各种事务。

姬慧芙独一无二的“领袖晶片”，由姬慧芙处移植到了她的后脑处，使她可以动用姬慧芙所有特别为她而设的装备，不会被姬慧芙的私人独立智能系统悉破，作出致命的保安反击。

这时她正在领袖一号顶部的透明办公室处，疲于奔命地应付著雪片般传来的情报、讯息并下达著指令。

忙了一个上午后，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歇息一会了，至此才知道姬慧芙是多么有效率和能干。

通讯罩离开了她的脑袋。

军机秘书诺历的声音在入口处响起，要求谒见。

夫秀清按动了装在军服袖上的控制键，把门打开。

这套特别为领袖而制造既时尚又剪裁合体的军服虽远不及上随意肌的用途多端和威力惊人；但亦拥有多项保护和攻击装置，和精密迅速的反应系统，可应付任何的突袭。

在成为研究院院长前，夫秀清曾当过主力舰级飞船的船长，但后来因科研上几项突破性的理论和成就，使她成为了无可比拟的科技研究大师，尤其她震惊联邦的“灵魂论”，使再生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终坐上了研究院院长这高高的位置。

姬慧芙说得不错，只有她才可假扮主席而不被发觉。

诺历举步走了入来，行了军礼后道：“祝丝蒂要求见主席，说有重要的事面禀。”

夫秀清皱眉道：“她又想弄什么鬼呢”轻叹道：“让她来吧！你在旁听著。”在超卓的化妆技术下，兼且她的身型和姬慧芙非常接近，她无论在声音、外貌、体态各方面均全无丝毫破绽，连诺历这样的亲信亦给她瞒过。

顷刻后，一身太空装的祝丝蒂步入办公室里，礼仪过后，这妩媚动人的外空大臣道：“报告主席，我的舰队在天鼠星附近的星尘区发现了一艘损毁了的黑狱军战斗舰。”

祝丝蒂是姬慧芙外唯一拥有主力舰级战船的联邦领袖，座驾名为“领袖二号”，性能仅次于“领袖一号”。

夫秀清精神一振道：“敌舰拖了回来没有？”

祝丝蒂道：“黑狱船大半截船身陷进了星尘区其中一块巨型陨石里，所以才能保持大致的完整，在那种地方，根本无法进行发掘工程。我想如果多

作了解，最好请主席亲自去看一看。”

夫秀清为人精明谨慎，向诺历道：“大将回来了没有？”她昨天派了雷坡武到素女星系的太空基地办事，故有此问。

诺历摇头道：“尚未回来。”

夫秀清吩咐道：“领袖一号的指挥权交给白树负责，传令给艾妮少将，要她预备一艘武装工作船和八艘护航巡洋战斗舰，我要和丝蒂到星尘区走一趟，你也来吧！”暗忖只要用上我的人 and 船，就算你有阴谋诡计，亦算计不了我。诺历领命去了。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的翼车停了在城市间的能量路中，轮候著通过路途检查站。近百架翼车排成了长蛇般的队伍，还不断有新的翼车加入，看来目的地都是堕落城。

姍娜丽娃焦急地叹气道：“真想溜出车去，借飞行器抄捷径到堕落城去。”

姬慧芙缓缓驶动著翼车，道：“我也考虑过这可能性，但想到巴斯基为了搜捕方舟，必派出了他的改造战士四处搜索，为了恐怕撞上他们，我才打消了这诱人的念头。”接著微微一笑道：“姍娜！你以前的冷静和耐性到哪里去了。”

姍娜丽娃随意肌造成的男子脸红了起来，表示下面那张隐藏著的俏脸亦是玉颊霞烧，不自然地地道：“是的！是方舟害了人。不过！我看他亦把你害了。否则敬爱的主席怎会纡尊降贵，陪著我这小兵卒来到这步步凶危、藏污纳垢的地方？”

姬慧芙若无其事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纵使没有方舟的事，我亦有意来上一趟，只是随意战士未研究成功，才不敢轻举妄动吧了！”

姍娜丽娃道：“随意战士实是联邦最伟大的成就。若制造的方法落到野心家手中，后果真不堪想象。”

姬慧芙见她不再以方舟来调笑自己，松了一口气道：“放心吧！随意战士的资料全藏在我的‘爱神智能系统’里，除非有领袖晶片，谁都不可从她的机密库取出半点资料。甚至是方舟亦无法破入她的磁性保护场。而且制造的程序复杂艰难，所需材料又极难集齐。否则我们亦不会整整两千年才只弄出两套随意肌来哩！”

翼车又推前了五、六个车位，还有八架翼车就轮到她们了。

姍娜丽娃点头同意，挨到椅背处，侧头望往日光视镜的车窗外行星间奇异独特的景色，特别是蓝得发亮的泥土，轻轻道：“主席！为何你总不肯承认爱上方舟呢？”

姬慧芙的假脸终于红了起来，微嗔道：“你和秀清总不肯放过人家，我那有爱上方舟呢？我是属于联邦的。就算要将自己当报酬送给那可恨的坏家伙，亦是为了联邦。以后再也不准你提起这方面的事，这是命令！”

姍娜丽娃别过头来，盯著她道：“主席！现在我们生死相依，不要板著脸孔和我说话好吗？嘻！每次说到方舟，你的反应都很古怪，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姬慧芙气得不去理她，专心把车驶进临时驾设的检查站去。

检查站处泊了近十架宇宙战车，其中三架正在夜空里盘旋著。这种能在任何星球表现快速移动的重型攻坚武器，是专针对行星基地而设计的。

巴斯基的“罪恶军团”使用的宇宙战车是以联邦的太空坦克为蓝本的改良型。除了主激光炮和全方向导弹发射器外，还多加了脉冲激光炮，火力

强猛。

姬慧芙低声道：“想不到巴斯基对方舟如此重视，竟出动了又被称作‘粉红兵团’的‘郅子手’特种部队。”

姗姗丽娃这时正芳心忐忑地看著十多米外截查来往车辆的重武器战斗兵，他们全身裹在可抵御一般轻型武器的呈粉红色的高能护甲里，只有脸孔部分是有望远、夜视和滤光作用的透明脸罩，有种阴森可怖，杀气腾腾的慑人感。

姬慧芙续道：“这支郅子手特种部队，成立了才十五年，战斗力仅次于巴斯基的‘堕落亲兵团’，专负责渗透敌后的工作，人数只在两万间，最擅长配合突袭作战和破坏，非常厉害。指挥是一个穷凶极恶叫尼丹桑的改造战士，与堕落兵团的指挥摩亚合称乐园二虎，都是可怕和威力庞大的改造人。”

说话间，翼车终于驶进检查站。

一个女的郅子手迎了过来，两手提著像个长方盒子的强火力液态冲击枪威吓地撞上车门，低头看了她们一会后喝道：“你们两人给我滚出来。”

两人同时一呆，不知有甚么破绽给敌人发现了。

罪恶乐园的首都堕落城总面积达三千平方公里，整个现代化的城市环绕著巴斯基的巨型塑像所在的圆形广场往四方扩展。在这中心地带，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商业网，最著名是贯通全市的乐园大街，长达一百公里，只是在这条街上便有五百座组合式商业大厦，三千多家酒吧、舞院、游戏中心和色情场所。

全市又分四十六个特别区，其中五个特别区辟有太空基地和军事机构，边缘区域则工厂林立。

要在这城市维持奢华的生活，居民必须竭尽所能从事各种生产和赚钱的工作，又或尝试可否通过严格的考验，参加巴斯基的各种部队。

不适合的人不但惨被淘汰，还要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征作恶名远播的“人性实验室”的实验品，使巴斯基更能掌握控制人类的方法。

在这里，绝无人道或正义可言，有的只是强权。

方舟正步入的罪恶宫位于市中心乐园大街最繁华的路段，亦是市中心区地下城的进口。

这地下城与地面上数十座大厦相连，成为城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空间，总面积达五十万平方米，共分三层。

第一层是娱乐与色情场所、赌馆林立的商业街，第二层是各类型刺激运动的场所。最下一层是通风和吸取地核高热能的发电设备，严禁闯入。

罪恶乐园正是一个任人放纵自己的地方，是对银河联邦的反动象征。

当联邦以文明、正义和法治为最高理想时，罪恶乐园却倡行一个重回弱肉强食，为所欲为的反文明社会。

方舟随著人潮，涌进了圆形拱顶的建筑中，踏上其中一道自动电梯，往地下城落下去。

强劲野性的音乐响彻整个入口大堂，一把性感的女声以嘶叫的方式狂歌著，听得许多男男女女都随著节拍扭动或叫嚷。

方舟还是首次接触到音乐，不由自主随著耸动摇摆起来。

生命在燃烧著。

情绪和激流在体内滚动。

忽然上面传来男女的尖叫声，混乱直延下来，原来有十几个全身赤裸

的男女，由上面直冲而下，撞得电梯上的人东倒西歪。

四周十多条电梯或上或落的人一起鼓掌高呼，为这些行为荒诞粗暴的男女呐喊助威，气氛沸腾起来。

方舟亦忍不住怪叫起来。

先奔下来是三名赤裸大汉，方舟已避往一旁，但他们欺他瘦弱，故意猛撞往他背脊处。

方舟心中暗怒，迅速一闪，那人撞了个空，失去了平衡，直跌下去，撞倒了五个人，才收著了势子。

另两人勃然大怒，其中一人手上的酒瓶立时朝方舟的脑袋打了过来。

方舟大笑声中，跳起来坐到电梯的扶带处，一下子滑了下十多米，来到了地下城的最上层，两个闪身，没入了人潮里，气得那群赤裸男女挥拳顿足，却又无可奈何。

方舟大感有趣，来到地下城宽大的街道，思感朝四方八面探展开去，立即找到了几个有趣的场所，犹豫了片晌后，转入其中一间挂著“澡室”招牌的铺子里去。门口处守著几名大汉，向进入者收取费用。方舟的思感能刺入他们的脑神经里，当他们双手捧头时，他早凭迅捷无比的身法，闪到澡堂里去。

里面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浴池，热气腾升，水气弥漫里，近百名男女赤体浸在经过特别处理，可舒缓神经和减轻疲劳的热泡里，享受著人生。

有些陌生的男女还在池里随意杂交，人欲横流。

当方舟欣然脱掉衣服，浸进池内时，两旁的艳女都鄙夷地看著他枯瘦的身体，移到远处去。

方舟不以为忤，闭上眼睛，吸收著水内来自地核的热能，身心畅美。

池内的女人都是心灵空白，精神萎靡，不足引起他的兴趣。

蓦地入口处传来追逐打斗的呼闹声，一群男女追著一名壮汉，冲了进来。

那壮汉且战且退，终是双拳难敌四手，被其中一名女郎飞脚踢在下阴处，一声惨嘶，由池边凌空后抛，掉进池内，吓得在那处浸浴的人鸡飞狗走。

那群如狼似虎的男女仍不肯罢休，连著衣服扑入池里，誓要置那壮汉于死地。方舟涌起莫名怒火。

没有人比他更知道生命的珍贵，所以他绝不容别人如此贱视其他人的生存权。他闪电般移了过去，一手扶起那男子，顺手给了狠扑过来的女郎一巴掌。

“啪”的一声清响，那女郎半边脸肿了起来，侧跌入水内。

接著方舟毫不费力把那壮汉拖到池边，避过了扑入水中那些男女的攻击。

七名没有追入池里的男女声势汹汹绕著池边走了过来。

方舟哈哈一笑，先把那被殴打的壮汉送上池边，然后一手按著池边，借力弹起，一脚扫出，立时把抢在最前头的一男一女扫得离开池边，远远掉往池心去。

水花四溅时，另两名男子被抓著头发，两头相撞，晕倒地上，他同时飞起一脚，把要由池边爬上来的男人踢得仰跌回池底里去。

此时仅余的二男一女围了上来，还未看清楚方舟如何出手，小腹分别中了他的拳头，痛得跪往地上。

方舟毫不客气，借著身体的遮掩，在其中一人身上掏出了对方的户口咭，向那勉强站起身来的壮汉招呼道：“我们走！”

场内的人何曾见过这样高强的身手，全都看得目定口呆。

方舟从容穿上衣服，才和那名壮汉施施然走出澡堂，当然再没有人胆敢追来了。

第十一章 误堕陷阱

工作船上视野窗的望远性能被调整到最强的程度，星尘区边缘处一排排激流似的云环，立即清晰地显现出来，云环更结成彩色的光斑，每一块都有地球那样的大小，在云雾的笼罩下，是无数的殒石、尘屑和星间物质，总质量有百多个太阳系那么惊人。

工作船和护航舰队速度减缓，同时把护罩的磁能增至最强度，以应付避无可避，突然冲击过来的巨型殒石。

这是距离领袖一号约五百万公里的地方，进入了星尘区后，受到星尘区内狂暴电流的影响，所有通讯都会受到干扰而不能使用。

扮成姬慧芙的夫秀清和祝丝蒂两人并肩而立，全神看著视野窗外迎面撞来的无数大小殒石。它们受到星尘区核心的巨大磁核的牵引，永无休止地运动著，混乱中隐见规律。

飞船启动了自动闪避和导航系统，灵巧地在殒石间穿行著，向著某一预设的目的地进发。

在这特别为主席而设的指挥室里，除了立在两人身后的副指挥艾妮和军机秘书诺历外，再无其他人。

飞船正以每小时三十万公里的速度缓行著，若以这样的速度，要抵达星尘区中心的磁场，最少要半年的时间。

巨大的磁场干扰，使飞船内所有传音和通讯设备亦瘫痪下来。部份没有防磁设备的仪器，亦停止了运作。

在一般的情况下，肯定没有飞船肯飞进这种危险的地方来。

一道云带横亘前方，那是氨凝结成的液珠，飘浮在空中。

蓦地视野窗外变成白茫茫一片，原来飞船进入了云带里。

祝丝蒂道：“过了这氨云带，往前飞十个小时，便是曾发现黑狱飞船的地方了。”

夫秀清皱眉道：“除非我们可以计算出殒石运转的方式，否则怎能找到那失事的飞船？”

诺历插口道：“那是没有可能计算的。”

祝丝蒂冷冷道：“你们错了！”

夫秀清升起不大对劲的感觉，袖管的武器滑到纤手去，别过头来盯著她道：“我们甚么地方错了？”

祝丝蒂退开了两步，脸无表情地道：“你们错的是到了这里来。”

夫秀清手往上扬，已多了一把离子枪，岂知尚未发射，背后强光一闪，立时全身冷凝，连指头都动不了。夫秀清心中狂叫道：“艾妮竟是叛徒。”

同一刹那一道电闪由祝丝蒂手中激射而出，命中正要拔枪护驾的诺历。

这个姬慧芙忠心耿耿的手下，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化作一团闪耀的白光，瞬间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场灰飞烟灭。

“蓬！”

夫秀清的军服亮了起来，整个人被一团离身约一米的青光密密包裹著，原来是自动反击系统发放出保护罩，挡著由艾妮手上冷凝枪发出的冷凝光。

她又能活动起来，立即扳动手上的激光枪，射向祝丝蒂。

祝丝蒂反应迅快，左手一挥，一个激光护盾挡著全身，硬接了她一击，夷然无损。

激光撞在盾上，爆起一天眩人眼目的光雨。

艾妮另一只手往夫秀清挥去，一道能克制护罩的能量束，由她载在腕上的微波环射出，重击在护罩上。

夫秀清踉跄侧跌，护罩被震得露出一丝空隙。

“啪喇！”

一道强光在入口处闪起，准确无误地击往隙口处，护罩虽立时缝合无间，仍然有能麻痹神经的能量，侵了进去。

夫秀清惨哼一声，跌在地上。

偷袭者一声长笑，把发出神经麻痹鞭的棒子插回腰间，走了过来，居高临下般看著地上的夫秀清微笑道：“主席！由现在起，你是我的女人了。”

夫秀清虽动不了，神智仍然清醒，一听下芳心剧震，原来偷袭者是卡尔夫南。整件事竟是个阴谋。

但她仍没有绝望，护罩的能量正由领袖晶片内的自动系统不住增强，只要她能回复动作的能力，便可以反攻了。

祝丝蒂兴奋地来到卡尔夫南的身旁，挨著他亲热地道：“卡尔！你该怎样谢我？”

艾妮也走到满脸得色的卡尔夫南的另一边，但神情忽明忽黯，显然心中两个矛盾的思想正剧烈交战著。

卡尔夫南温柔地推开祝丝蒂，蹲了下来，头俯到光罩的边缘，细看著夫秀清的眼睛，眼中异光亮起。

夫秀清和他眼神一触，心神立时一阵迷惘恍惚，想闭上眼睛亦有所不能。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离开了翼车，站到路旁。

那女郢子手手上的搜身仪射出一道柔和的光束，罩在两人身上。

光束不住变化，显示它以不同的素描光，全面地检查她们，包括伪造的身份晶片和户口咭。

另两个一男一女的郢子手走了过来，男的笑道：“真子最见不得壮男，又春心动了。”

女的笑道：“可一定要分我一杯羹呢！”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一听下立即发呆。

随意肌当然可以模拟任何动作，问题是以她们的身份和尊严，怎可以做出这种事来？

那叫真子的特种部队郢子手满意地看著两人道：“你们随我来！”

两人无奈地随她往路旁一架充作临时总部的巨型流动飞行车走去。

蓦地有人喝道：“停下来！”

三人一起转过望去，那真子立时肃立致敬叫道：“白魁上校！”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芳心齐震，只见一个头上没有戴上头罩的改造战士正往她们走来，用神地打量著她们两人，冷冷道：“这两个人是我的，大亨正要找些像他们那么强壮的人到实验室去。”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两人又惊又喜，喜的是想不到这么快便可到实验室去，惊的是仍未找到方舟那家伙。

冷凝光亮起。

两人启动了随意肌的昏迷按钮，诈作昏倒地上，任由敌人处置。

方舟和那被他仗义援手的壮汉在纵横交错的地下街道漫步走著。

那壮汉兴奋地道：“我叫丁杨，看不出你皮黄骨瘦，身手竟这么好，迟早可试试能否进入特种部队去。嘿！你叫甚么名字？”

方舟随口道：“我叫火鸟，是由乡间来的。”

地下城的街道并不像地面的条条成直线形，而是曲折有致，路心有电子激光模拟出来七彩缤纷的花圃、树木、喷泉，甚至大桥和流水、飞泉瀑布，令人虚幻实景难分。是光电技术和建筑艺术的综合杰作，教方舟这火鸟星的小乡民目不暇给。

方舟顺口问道：“那些人为何要追杀你？”

丁杨叹道：“还不是为了我漂亮的老板娘红瑶，那些人是地下城老狼的手下，老狼看上了老板娘，而我则是老板娘的首席打手，要对付老板娘，自然要先对付我，喂！你有工作没有？”

方舟摇头表示没有。

丁杨兴奋地接著说道：“来！随我去见老板娘，她最信任我，我推荐的人她定会聘用。”

方舟犹豫地看著他。

丁杨热情地道：“地下城是最易赚钱和最多享乐玩意的地方，想在这里找份工作难比登天呢，来吧！”

方舟一呆道：“赚钱来干吗？”

丁杨自然不知道钱对他来说根本没有用处，大奇道：“你不是说笑吧！没有钱哪来享受和娱乐，怎样过日子，来吧！”

方舟回心一想，终日游荡亦不是办法，试试工作也好，于是随他去了。

祝丝蒂和艾妮两人手上的离子枪射出两道离子流，刺在夫秀清的光罩处，消耗著光罩的能量，光罩逐渐塌缩下去。

正向夫秀清施展精神术的卡尔夫南一震道：“你不是姬慧芙，她的眼睛不是这样的，你的精神力亦比她弱。”

祝丝蒂和艾妮同时大吃一惊。

卡尔夫南怒喝道：“你是谁？姬慧芙到哪里去了。”

夫秀清趁他惊震的一刻，神智清醒过来，以脑电波开启了军服内一个特别装置，松了一口气，冷冷看著对方。

“蓬！”

光罩抵不住两把离子枪的能量，倏地消灭。

卡尔夫南一指点在夫秀清眉心处，异力侵体，夫秀清全身酥麻，手中枪掉在地上，完全失去了抗力。

祝丝蒂掏出一支小管，射出一道能照透任何人造物质的现形光，夫秀清美丽的容颜立时无所遁形。

卡尔夫南狂笑道：“原来是我们尊贵的院长，难怪扮得这么神似，哈！我也想得到你很久了，想不到竟在今天得偿所愿。”由领口探手入她的军服里。

夫秀清的眼睛泛起奇异的色光，似在对他作出嘲弄。

三人的感应器同时响起警报。

卡尔夫南色变道：“她启动了毁灭装置。”

祝丝蒂下意识往外飞退，撞在壁上，尖叫道：“没有可能的！”

自蜕生术发明以来，生命得到无限的延长，自杀这念头彻底由人类的脑海内抹去。

生命太珍贵了，只要活著便有希望。所以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亦没有人舍得抛弃这无限的生命。

艾妮脸色转白，跪到地上去。

他们的感应器显示出爆炸的威力可以引起核分裂的连锁反应，根本逃亦逃不掉。

卡尔夫南是最镇定，小腹射出一卷血红的强芒，把夫秀清整个身体裹著。

“蓬！”的一声，夫秀清影迹全消，所有配备同时云散烟消。

“啊！”

四分一尾指甲般大小的领袖晶片掉在溶解了两层的甲板上。

卡尔夫南捡起了晶片，送到眼下仔细欣赏，同时站了起来。

祝丝蒂来到他身旁，目射奇光，瞬也不瞬地盯著他手下代表统治整个联邦的宝贝。

卡尔夫南探手去搂紧她的蛮腰，仰天狂笑道：“有了这东西，丝蒂你便可以成为姬慧芙，能够任意查看爱神智脑内联邦的绝密资料；控制文官武将的任用；开启所有秘库的密码；颁发新的政令。联邦就变成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艾妮嗫嚅道：“那主席呢？”

祝丝蒂娇笑道：“我不就是主席吗？至于姬慧芙，只要我查核爱神智脑，知道她到了那里去，她还能活多久呢？”

卡尔夫南把艾妮搂到另一边，目射邪芒，阴阴道：“不过在杀死她前，我先要欣赏一下她在我胯下求饶的浪相，哈……”

方舟随著丁杨，来到地下城一个奇异广场般的庞大空间里，离地足有二百米的拱型大天顶正中处，有个永不熄灭的人造太阳，把这空间内数十座建筑物沐浴在金黄的色光里。

这些建筑都和流行以几何型体作组合的现代建筑大异其趣，充满古典的味道。这些构造奇特，宫殿般的楼宇都是金色的，屋顶作四十五度由正中往两边倾斜下来，高翘著细细的屋脊，顶心有金色的尖塔，像要凭此互相竞争高度似的，在人造太阳的照耀下一同喷射著金色的火焰。

广场处聚满了人，饮酒高歌，比之任何地方更要热闹和混乱。

高耸的尖屋顶，金碧辉煌的色调，巍峨壮丽的超时代建筑群，难怪这么多人甘于堕落，亦可看出巴斯基这人极不简单，制造出这种有如梦幻的黄金天地，把人类深藏著某种追求灿烂的情怀以具体的方法展示出来。

他的罪恶乐园正是要以实例证明，这才是人类的理想世界，只有纵情放欲，才是生命的真义。

丁杨见到方舟目定口呆的样子，知他是初到贵境，解释道：“这是地下城的黄金宇宙，拥有最好的剧院、艳舞场、梦幻屋、立体影院、音乐厅、歌舞场……”

方舟问道：“甚么是梦幻屋？”丁杨兴奋地道：“那里有各种梦幻气，又有不同的梦幻世界，可以让你享受不同的美梦，等我带你见过老板娘后，才到那处享受一番吧！”

扯著他朝其中一间金屋走去，绕过了人头涌涌的入口，从侧门进入。

几个守在那里的打手均恭敬地向丁杨打招呼，但眼光转到方舟身上，都露出不屑之色。

丁杨领著他走入一个地方，原来是个广阔的换衣间，百来个裸体或衣服少得无可再少的男女正在换衣化装，嘈吵混乱。

方舟的思感早先一步侦知了这是一座艳舞场，但仍大感有趣，目光不住在那些惹火女郎身体逡巡著。

那些女郎早给人看惯了，但对变得体羸骨瘦的方舟，都不屑一顾，只是向丁杨大抛媚眼。

丁杨带他穿过更衣室，眼前有道长廊，两旁各有十多个房间，房门大多敞了开来，站满了衣著性感或根本赤体的男女。一边闲谈一边啜著喷出香雾的圆型盒子，弄得长廊烟雾迷漫，似幻疑真。

丁杨在一名艳女的隆臀摸了一把，怪笑道：“老板娘在那里？”

艳女下颔一仰，示意在廊尾的门后，便继续和身边的人交谈，丝毫不介意给人摸了一把。

丁杨和方舟侧著身在人堆里小心前进，前者在不断对四周的女郎揩油的同时道：“这些休息化装室属于较有名气的表演员，你看中了那一个，只要告诉我便可以了，很易安排的。”

方舟暗忖：我若找到猎物，何需你来安排。

到了长廊尽处的正门，丁杨立定，把手撑按在门上。

一会儿后，娇甜的声音传来道：“找我有甚么事？”

丁杨恭敬地道：“老板娘，我有个优秀的人材要推荐给你。”

金属门缩入了墙里。

里面是个布置华丽的客厅，两名健美的女打手守在入门处，眼光落在方舟身上，都呆了起来，想不到所谓优秀人材竟是这副可怜模样。

丁杨显然有很高的地位，理也不理她们，领著方舟，朝内走进。

那是个休憩室模样的地方，宽大的空间，除了一个长酒吧外，只摆了张台子和靠在墙角的一套大沙发。

一名背影动人，身穿银背心短裙长靴的女子，背著门口坐在其中一张台子前，手中拿著一个高脚杯，一个人自斟自饮，颇有孤芳自赏的味道。

大厅内再无其他的人。

丁杨紧张起来，大气都不敢透出一口的样子，恭敬道：“野狼老大刚才派人来杀我，幸好火鸟他出手救了我，属下见他身手这么好，所以邀他回来见老板娘。”

红瑶一口把杯内的烈酒喝尽，冷哼道：“野狼自恃和白牙结成了联盟，现在竟欺到我头上来了，哼！”顿了顿道：“坐下吧！”

丁杨向方舟打个眼色，两人来到她对面的椅子坐下。

方舟好奇的眼睛往她瞧去。

只见她杏眼桃腮，生得非常美艳，最动人处是她有种藏在骨子里的狐媚，令方舟怦然心动。

她细长美丽的眼睛射出冷厉鄙夷的神色，蹙起黛眉道：“你带这酒鬼来干甚么？”

丁杨待要解释，却给她打断道：“若非我知道你不敢骗我，我定把他扫出去。”接著又见方舟的眼光落到她半裸的酥胸处，怒道：“看甚么？连我也敢打主意吗？”

方舟呆了一下，朝这凶霸霸的女人望去，受到她有强烈诱惑力的艳色所挑引，双目不由亮了起来。

红瑶被他奇异无比的眼神一瞧，娇体泛起灼热兴奋的感觉，呆了一呆。

方舟暗呼罪过，忙收敛目光，垂下头去。

红瑶仔细打量了他一会后，点头道：“好！就让他留下吧！有这么个不起眼的人在身旁，有时会收到奇兵之效。”

丁杨大喜，一拍方舟肩头道：“还不多谢老板娘！”

方舟连忙称谢。

传音器响起道：“老板娘，前台有人闹事。”

红瑶俏脸一沉，望向方舟媚笑道：“这是由你决定自己值多少钱一日的好机会了！”

第二卷

第一章 人性实验室

巴斯基魁梧笔挺的改造躯体，傲立在司令室的巨型视野舷窗前，凝视著窗外不住接近和扩大的“荒星”？恶魔太阳系最外围的第三颗行星。

恶魔太阳在荒星后的天际闪耀著刺目的激芒。

荒星对他有无比深刻的意义，代表著他权势的转折关键，亦全赖设立在她之上的“人性实验室”，他才找到控制人类的法门。

征服联邦再不只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梦想，而是切实可行的事。

他对联邦发展出来的那种强调理性、民主、和平的文明感到由衷的鄙屑。

对他来说，生命就是纵情、征服和战斗。舍此之外都是谎言和自欺欺人。

黑狱军团的出现更证实了他的信念。这宇宙内唯一生存之道，就是把其他人或生物置于脚下，由最强者主宰一切。

经过了近五千年的思索，他看透了一切。

他漫长的一生中，唯一曾犹豫过的时刻，就是选择是否要接受九死一生的改造程序。踏上了这条永没有得回头的不归路后，他知道命运注定了他必须去战争和征服，直至宇宙的终极。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宇宙内所有星系，变成自己的土地和私产。

堕落大亨绝不会臣服于任何人，包括卡尔夫南在内；当再不需要这老

谋深算的人时，他会毫不犹豫把卡尔夫南除去。

天际逐渐转暗，由紫红色化为深绀蓝色，予人一种凄冷荒寒的感觉。

每次当巴斯基看著这漫无边际的深黑星空时，他都有种战栗又兴奋的感觉。只有这么一个神秘莫测的宇域，才配得起人类悠久无尽的生命。

在这广阔的司令室内，除他之外就是身后候命的摩亚。

这个特别强悍的改造战士，体型与他相若，只略为瘦削了点。他不但是他手下两大主将之一，还是他的参谋军师，为他统率人数达百万人，最精锐的亲兵——堕落军阀。

表面看去，荒星只是一团比地球大上二十多倍，呈不规则卵圆形、棱蹭陡峭、充满裂隙的冰封岩石。

可是她的内部却密藏著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地下军事基地。

这是联邦间谍仍难以渗透和触及的机密。他的真正实力就在这荒星基地里，其他都是用来骗人的幌子。

想到这里，他泛起了一种高高在上，鄙视众生，位于权位极峰的飘然感觉。

对于改造人来说，最大的享受就是“视觉”，他们的视力可由脑内比常人强上千百倍的能量波随意调校，最惊人的是能凝聚成“视能波”，不但可透穿合成金属造的墙壁，还可以如若实物般拐弯转角，看到常人绝对看不到的角度。

这补偿了皮肤的缺陷。

强化了肌肤，使他们失去了感触上的灵敏度，爱抚和按摩并不能带来享受，所以纵使在两性的接触中，凭的只是视觉、听觉和嗅觉，于是改造人注定了是性变态的人。

巴斯基和摩亚虽是身在司令室里，可是他们强化了脑的电波，却无时无刻不在通过飞船上名为“荡女”的超级智能系统，接收著不往传来的讯息。

并不是每一个改造人都有这种能力，即使是改造人，亦有无数的等级，正因为巴斯基稳坐第一把交椅，才使所有百多个改造人，全奉他作当然的大头子。

这时荡女把一组讯息传入两人脑内，做出了最新的报告。

摩亚平静地道：“大亨！我对那逃出基地的人有很不祥的感觉。”

他说的自然是方舟。

直到这一刻，他们仍弄不清楚他怎样逃出那个有力能封闭的囚箱，怎可瞒过绝无遗漏的侦察系统。

巴斯基金黄的眼睛亮了起来，柔声道：“若我猜测无误，这个人应是被‘巨鲸号’由火鸟星带回来的人，他逃出地球后，和姍娜丽娃来到离我们这里最近的素女星系，同时发现了黑狱人的偷袭行动，于是联邦才有素女星之役的大胜。后来姍娜丽娃这美人儿到了素女星，而方舟却不知所踪，因为他来了我们这里。”

若姬慧芙在此聆听，必会大吃一惊，首先他所说的都是绝对的机密；其次是巴斯基的分析冷静睿智，与她们在街头显像屏幕所见带点疯狂和自大的巴斯基，判若两人。

摩亚点头道：“我绝对同意头子的话，所以才有很不好的感觉，给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等若异星怪物的人潜入我们的星系里，天晓得他会做出甚么事来？”

巴斯基的眼神更凌厉了，沉声道：“我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与一般人太不相同了，所以迟早会露出形迹。只要我们能把他逮著，便等若拥有了人类进化最关键的宝物，那时不要说区区联邦和黑狱军团，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了。”

摩亚道：“我却没有头子那么乐观，以姬慧芙的精明智慧，仍拿他没法……”巴斯基倏地转过身来，打断他且不屑地道：“姬慧芙的弱点是不够心狠手辣，若方舟落到我们手内，包保他没有任何机会。”顿了顿冷哼道：“只要他是人，便有人弱点，谁可瞒过我们的人性实验室，我们的舒玉智小姐？”

听到舒玉智的名字，连摩亚这凶悍的改造人，也立即肃然起敬。

就算在联邦里，这舒玉智亦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舒玉智就是联邦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一千五百年前，夫秀清仍只是她的副手，而据说她是联邦里年纪最大的人，蜕生术正是由她开始，后来神秘失踪，想不到竟是躲在这恶名昭著的星系里，还成为了人性实验室的主持。

巴斯基看了这得力的手下顷刻后，岔开话题道：“有没有颠覆组织的消息？”摩亚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冷然道：“这些来了又后悔，终日密谋逃出去的蠢蛋怎瞒得过我们的情报网，但在我尚未找到他们的主要策划人时，暂亦不想采取行动。”

巴斯基满意地点头，默思半晌后道：“我们的‘女王行动’准备得怎样了？”摩亚闪过兴奋的神色道：“非常顺利，我们已有足够截击‘领袖一号’的力量和装备，唯一要请示的，就是应否通知卡尔夫南，据情报他们亦有类似的计划。”

巴斯基冷哼道：“千万不要这样做，谁能控制姬慧芙，谁便可控制联邦。记著我们和卡尔夫南只是在互相利用，我们定要捷足先登，才不致处于劣势。”

摩亚肃立应诺。

此际长达六千米、比“领袖一号”大上一倍的魔鬼鱼型“堕落号”宇航战舰，拐进了荒星背阳的暗影里。

上空繁星闪闪，下方是依稀的淡薄大气，斑驳的云彩在冰山反照的光芒里勉强可辨。

堕落号朝著地表一道暗黑的裂缝俯冲下去，迅即消没。

红瑶盈盈站了起来，短裙下修长浑圆的玉腿予人动魄惊心的感觉。

她横了方舟和丁杨两人千娇百媚的一眼后，才以婀娜多姿的迷人姿态，摇摇曳曳地往门口走去。

方舟与丁杨追在她动人背影之后，暗忖若她到台上表演艳舞，包保可颠倒天下众生。

对他这曾在火鸟星上长期于生死边缘挣扎的人来说，两性的关系主要就是交配来延续下一代。直至从研究院的资料库遍阅小说资料后，才眼界大开，认识到男女间的性欲除为了生殖繁衍外还存在著其他更美妙的感官享受。

红瑶虽对他有吸引力，却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她并不像姬慧芙和姍娜丽娃般有个完美的生命磁场，那才是使他真正心动之处。

生命磁场是能量的光谱，反映著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玄奥奇妙。红瑶的生命磁场非常强大，但色光却偏向暗灰，显示她的心灵充满

著负面的情绪，若长期和她相处，便会受到她磁场的不良影响。

一般人当然不会察觉到这种肉眼看不到的磁场接触，所以当逐渐因而失落沮丧时，仍不知是因磁场互相间的影响和感染而来。

方舟自然知道其中的微妙变化。

事实上自他踏足这星球后，仍未有半个人的生命磁场使他满意。

可是他仍感非常兴奋，对一个长期孤独的人来说，与同类的任何接触，都是那么新鲜有趣。

三人这时来到通往外厅的门前，方舟忽地一震道：“且慢！”

红瑶和丁杨同时愕然望向他。

方舟出言，是因为他感应到外面很不妥当。但再加思索后，却又犹豫起来；若他说出“看”到外面的情况，便会泄露出自己超人的灵觉，这对他是非常危险的事。

红瑶和丁杨都不是可靠的人，说不定会对他生出怀疑之心，那就糟透了。

在这罪恶乐园，每个人都只会为自己打算，瞒骗和出卖别人乃天经地义的事，若让巴斯基找到自己，他的小命便非常危险了。

为了改变自己的外貌，他已耗用了相当多的能量，没有一段时间，休想回复过来，更难以再改变形貌。那时只是这副样子，便很难逃过巴斯基的追捕了。

红瑶不悦地道：“是否胆怯了！”

方舟暗叹一口气，点头道：“有点紧张吧了！”

红瑶俏目露出鄙夷之色，怪责地瞪了丁杨一眼，伸出纤指按在金属门的开关处，门开后往外走去。

才踏足门外，立时一震停了下来，累得丁杨差点撞上她的粉背。

一把声音在外响起道：“老板娘！我们恭候多时了。”

红瑶的脸色变得有那么难看便那么难看，怔望著或坐或站在她华丽大厅内的数十男女。

方舟来到她身后，细察这群来意不善的不速之客。

这些男女明显是两个不同帮派的，一组有二十八个人，以闪亮的银服为主。

女的均是低胸紧身衣和短裤，性感暴露。带头者是个戴著银色金属头罩的彪形壮汉，唇上留著粗浓的胡子，精光闪闪的双目透出淫邪之气，坐在一张大椅处，手下们众星拱月般立在他两旁和身后，教人绝不会看错了他领袖的身份。

另一组只有十五人，男的全穿著黑色燕尾服，架著反光的墨镜，七个女的是高领深开露出大半个酥胸的小褛，下面穿的则比红瑶更短的迷你裙，肉香四溢。

他们中亦只有一个人坐著，是个目射凶光的高挺秃头男子，样貌颇为英俊，嘴上叼著个烟斗，正吞云吐雾地看著他们三人，便像猎人欣赏著掉进了陷阱里可怜无助的动物。

这两批人分左右挤满了大厅的两旁，把他们三人围得水泄不通，眼中都是嘲弄的神色。

红瑶和丁杨两人同时颤抖起来，显然对这突变完全不知所措，亦深知情势不妙。

方舟凑到丁杨旁问道：“他们是谁？”

丁杨正牙关打颤，那懂得答他。

那群男女一起哄笑起来。

有人大声道：“那里来的醉小鬼，连我们白牙老大和野狼老大都不认得？”

方舟早前曾听过红瑶提起这两人的名字，立时心中恍然，原来是这地下城的两股恶势力，看来现在已占上风控制了一切，才能在这里恭候红瑶的大驾。

那坐著的银衣大汉哈哈一笑道：“老板娘想不到有这一天吧！以为有了红鹰这大靠山，便不用卖我白牙和野狼的账，现在红鹰给我宰掉了，你还倚靠谁呢？”

红瑶呻吟了一声，颤震著道：“你说甚么？”

那边的野狼沉声道：“骚货听不清楚吗？我们刚在‘死亡游戏场’把红鹰揍死了，保证他的尸骸没有一根完整的骨头；你的手下也背叛了你，现在都是我们的人了。”接著向丁杨喝道：“丁杨！你若爱惜生命，就给我跪下来！”

丁杨脸上血色退尽，双膝发软，却勉力撑著没有跪下，也欲语无言。

白牙两眼寒光一闪，点头道：“好！有种。让我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他身后的人正要扑出时，白牙伸手制止著，好整以暇地瞧著红瑶，舌头舐著嘴唇，发出一串淫笑后道：“我们美丽的老板娘，你可在这里任意挑选十名壮男来干你，若还死不掉，便到我的妓院来接客，凭你的艳名，包保客似云来，日夜不停的光顾你。”

众男女齐声大笑，说不尽的淫邪暴虐。

方舟听得无名火起，这些人的确把劣根性表现无遗，同类相残，是多么羞耻的一回事，踏前一步，微笑道：“想碰我们的老板娘吗？先要过得老子这一关。”

众人同时呆了起来，像看白痴般瞧著这皮黄骨瘦的可怜小子。

红瑶颤声道：“给我退下！”越过方舟，来到厅心处，楚楚可怜地道：“我投降了，两位老大要我怎样服侍和听你们的也可以。”

丁杨一颤道：“老板娘！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野狼怒喝道：“给我打死这两个臭小子！”

白牙大喝道：“且慢！”

众人停了下来，望向白牙。

白牙笑道：“这么有趣的游戏，野狼你连那丁点儿耐性都没有吗？”

野狼显视白牙为首，挨回椅内，继续吸著他的烟斗。

白牙的淫眼上下打量巡游著红瑶动人的胴体，轻喝道：“贱货！先脱清光给我们欣赏，看看红鹰为何那么迷恋你。”

红瑶高耸的胸脯急速起伏著，咬著下唇，迟疑了顷刻，才伸手待要宽衣解带。方舟苦恼得要命，对他来说，没有事物比“生存”更重要。可是若真的出手，把这些人全打垮了，消息漏了出去，怎会逃得过巴斯基的监听网络。

若换了刚由火鸟星离开时的心态，他早便拂袖走了。可是看过那些小说资料后，又目睹姍姍丽娃不顾生命向联邦报讯的伟大行为，他的思想亦起了微妙的变化。怎么办才好呢？

这时红瑶已解下单衣，露出雪白的上身，看得所有男人的眼睛都亮了

起来。

方舟再叹一声，思感延伸出去。

荒星基地确是史无前例的庞大地下基地，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平均分布在荒星的内部，总面积加起来是地球的二又四分之一倍。

区与区间由宽大的飞行廊道相连，内外的防守和侦察系统均精严无匹。

行星的地表看来是坚厚的岩层，其实都是经强化了合成钢造成的多层防御罩，还有力场护罩的保护，足可抵挡任何已知武器的长时间攻击，何况还有超过一百万个密藏地层下的反攻集束激光和地对空导弹防守堡垒。

整个基地的能源来自三方面，就是本身内部的热核、魔鬼太阳的太阳能，与每个区域本身的“互动中微子反应炉”，每种能源都可独立地代应荒星基地的全部需求。

这四区各有不同的任务。

东区是巴斯基宇宙舰队的驻扎基地，共有两艘魔鬼鱼超巨型飞船，然后是十艘二千米长的飞鲨战斗舰，组成了堕落军团的主力。

此外就是以万计的各类小型但装备优良的战斗飞船、战机和飞行坦克。

这基地的存在比他著力开发的罪恶乐园还早了近千年，在这以亿计星系的广阔银河里，要瞒过联邦的耳目，实在易如反掌。

由此亦可见真正的巴斯基是如何深沉厉害的改造人。当然，这一切全有赖舒玉智在背后支持他。

他们的合作，是智慧和武力最完美的结合。亦是罪恶乐园最高的机密，不但联邦政府不知道，连与他互相利用的卡尔夫南都给蒙在鼓里。

南区共分二百层，是军队人员居住的地方，有著所有城市多彩多姿的消闲和娱乐场所，俨如一个庞大的地下王国。

西区是军事工厂和生产食物、日常用品的工业区；北区则是研究室和训练基地，亦是人性实验室所在处。

每个地下的空间都有著完善的“生态循环系统”，以人造太阳模拟出昼夜的情景，使新鲜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往复不休的流转著，适度的大气压、人工的河流，甚至植物亦可以在这些密封的空间内欣欣向荣。

堕落号泊在东区专用的军事基地后，巴斯基便坐上他专用的“大亨号”飞行战车，在四十架坦克护航下，穿过直径达二千米的巨型廊道，朝北区飞去。

在高速飞行下，只一个小时便逸出廊道，来到广袤有若另一世界的北区里。

巨大的人造太阳在澄蓝的上方发散著温暖的金黄色光，照耀著下面茂密的林木，穿流而过的人工河，各种几何型体的金属建筑物。

“天空”处交通频繁，各类飞行工具往来不绝，见到“大亨号”都自动避了开去。

巴斯基的飞行队伍逐渐放缓速度，当越过了一座人工的高山后，无边无边的草原树林展现眼前，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没有任何建筑物，只有一个金属造成的巨型美女人类和玉颈，以她曼妙绝伦的表情，在一个大湖正中处“探出头来”仰观止方，在人造太阳下闪著超越了平凡和现实的奇异银芒。

那就是人人恐惧的人性实验室。

美女的香唇张了开来，巴斯基的大亨号越众而出，带著“飏”的一声

飞了进去，进入美女庞大的脑袋里。

红瑶和丁杨两人眼前一黑，四周顿时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里，当方舟大叫“退入去”时，两人腰间一紧，被方舟欺上来毫不费力抱了起来，同时后方传来门扇合拢起来的声音。

白牙高叫道：“谁把灯关上了！”

红瑶两人耳际风生，被方舟夹著以惊人的速度在睁目如盲，乱成一团的敌人空隙间左穿右插，不片晌便穿门外出，然后保安门在身后合拢起来。

外面横七竖八躺满了受伤呻吟的红瑶手下，见到裸著上身的红瑶奇迹地逃出来，立时精神大振，有些更勉力爬了起来。

红瑶不能置信地瞧著方舟时，丁杨把外衣盖在她身上，焦急地道：“快走！他们出来便糟了！”

方舟把少许能量送入受伤倒地的十多名红瑶手下的身体里，大叫道：“要命的便爬起来一起逃走！”那些人当然不知方舟暗助了他们，忽然疼痛大减，气力回复了大半，忙爬了起来。

方舟和丁杨分别扶起受伤最重的四个人，往大门急步走去。

红瑶惊魂甫定，娇呼道：“随我来！”带头扑出门外。

几个把守的敌人猝不及防下，被轻易击倒，他们便扬长去了。

这个美女头形建筑物的内部更是使人叹为观止，把脑部结构模拟得唯肖唯妙，充满生命的感觉，神经网络和血管就是供飞船往来的通道。

无数较小型的实验室遍布左右两个大脑内，上万的研究员轮班日夜不停地工作著，深入研究人体内还有待发掘的秘密，实验的对象当然就是活著的人。

整个巨大的美女形人头建筑物，由脑干至大脑皮层的顶端，高达一万余米。由一个强化了合成金属头盖骨支撑起整个架构。

飞船队鱼贯由口腔飞入了大脑的空腔里，这比一个运动场还要大的空间，乃整座建筑物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可通往各个脑房和眼耳等地方。

大亨号向上方的入口飞去，通过飞行廊道，不片刻缓缓在前脑的停机坪降下，守卫全体跪伏地上，向这操握生杀大权，拥有无上威严的领袖致敬。

负责这个实验室的改造人胡勒迎了上来，跪禀道：“小姐正等待著大亨！”

巴斯基冷应一声，撇下所有人，独自走进坪旁一道长廊去，靴子踏在合成金属的地板上，发出清脆单调的声音。

他比常人强化了千百倍的脑电波，清楚无误地感应到这些手下们因他而发出的畏敬和惧怕。

巴斯基很享受这种感觉。

人都是欺善怕恶的生物，令他们害怕，正是使他们听命的法门。有功者重赏，失职者严惩，是唯一使将士用命的方法。而最使人恐惧的就是这人性实验室，那比把人杀了还更令人害怕。

只有绝对独裁的政权，才可以达致这种完美的效果。剩是这点，已远非凡事都让人权的联邦所能企望。所以终有一天，他会征服联邦，把所有人置于他级权之下，那时就是他出征整个宇宙的时刻了。

尚未抵达尽端，那处的大门已退往两旁，露出进入前脑主控“智脑”的入口，就是在这里，美艳智慧的舒玉智策划著罪恶乐园未来每一个路向和策略，包括了民生、军事和科研各个方面。

她是巴斯基唯一真正尊敬的人，是他深心中不能冒渎的女神，眼前的一切，都是拜她所赐。

深吸一口气后，巴斯基轻轻移进去，惟恐惊扰了她的清静。

初到此处的人定会吓了一跳，一方面既因内里那等若一个运动场般庞大的空间，另一方面亦会被入目的奇异情景震慑著。

除了透出柔和亮光的金黄地面外，骤眼看去，见到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漆黑苍穹，银河横跨上方，星星点点，疏密有致地布满了这球形的空间，地面便像悬浮在虚空的一块大平台。

在这里面积达一千平方米的地台上，空无他物，只在中心处有一张精美的红木大椅，背著门口坐了一具头壳秃得闪闪生辉，身穿轻柔白袍，身段优美的女子。

苍穹再生变化，深黑的星空亮了起来，变成了广阔的原野，以万计的不同动物徜徉其中。然后所有景象倏地消没，圆型的大殿堂成了一幅相连无间，布满了仪器庞大无比的“仪板”，闪烁著奇异的色光，显示这些巨型的仪器正在运作著。

巴斯基每次走进这里，都生出走进一个超科技的庞然巨物里那种渺小的感觉。门在身后无声无息关了起来。

他先恭敬地叫道：“小姐！巴斯基来了！”

一把柔和悦耳的女声温柔地道：“你今次来见我，是否为了那个叫做方舟的火鸟星人？”

巴斯基丝毫不以为异，舒玉智掌握了他所有的资料和情报，自己猜得到的事，怎能瞒过她洞察一切的智慧呢？

他小心翼翼走过去，绕过椅子，来到她身前立定。

舒玉智仰起低垂的俏脸，朝他瞧著。

她绝美的容颜，竟和实验室的美女头像一模一样，但神采丰姿却胜之百倍，容色澄明，有若天上艳阳，令人不敢逼视，比之姬慧芙亦不遑多让。

看到她，只会令人想起逍遥仙境的女神，一点也不会把她和恶名昭彰的人性实验室连在一起。

巴斯基的改造心脏“霍霍”跳动著，心神全投入她超脱世俗的秀色里，但心中却没有丝毫歪念，有的只是无比尊敬和感激。这对冷酷无情的改造人来说，是非常罕有的情绪。若说世上有人能毁掉巴斯基，这个人就是眼前这美女，巴斯基甚至不会生出反抗的心。

舒玉智深不可测的眼神闪亮著无与伦比的智慧，平静地看著这宇内最可怕的改造战士，淡淡道：“我们的罪恶乐园，本来只有一个祸患，现在又多了个方舟出来。看啊！生命可以变得多么有趣？只有挑战才能使人类进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巴斯基愕然道：“方舟外还有别的祸患吗？”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我只是不想你分神，才没有告诉你。”仰首望往天顶上像极一只独目的巨大圆孔道：“宝贝！由你来告诉大亨吧！”

一把充满磁力的男人声音立时响彻整个大堂，清晰肯定，不徐不疾的道：“那就是蓝菌，这种奇怪的生物拥有惊人的繁殖能力，到现在仍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方法。”

宝贝等若舒玉智的孩子，由她一手培育出来，可比拟姬慧芙的超级电脑“爱神”而毫不逊色。

大殿再次变化，四周又变成深黑的星空，地板变得玻璃般完全透明，失去了实物的感觉，下方亦是无穷无尽的太空景像。

那是一个真实的“幻觉”。

巴斯基压下心头的颤动，谦虚地道：“这事我早就知道，但却不明白蓝菌这种低级的生命，怎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所有饮用进食的东西都把他们过滤了，他们又不能在空气飘游，只能依附星球成长，为何是一个祸患呢？”

宝贝的声音答道：“大亨错了，这些布满乐园二号上的生物，拥有奇异的精神系统和智慧，对人类有著深刻的仇恨，小姐一直在破坏他们的生殖能力，打扰他们的精神联系，否则真的不知他们会造成怎么样的破坏出来呢。”

巴斯基放下心事，暗忖有舒玉智亲自处理，还有甚么值得担心的。

舒玉智幽幽一叹，道：“我们征服联邦的大计，已快接近成功的阶段，你的建军亦已完成，正蓄势待发，但让我告诉你，若方舟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可能会使我们功亏一篑。”

巴斯基一震道：“方舟真的这么可怕吗？”

舒玉智闭上美目，沉思了好一会，再张开美目时，现出如梦如幻、缅怀著过去某一段岁月的憧憬神情，柔声道：“在以前的古老日子里，生命虽短促了，还无时无刻不受天灾人祸、疾病和战火的威胁，但却比现在还为生趣盎然，人人都没有空暇去探索存在的问题和意义。他们拚命去追求财富、爱情，不择手段去巧取豪夺；在不断的成功与失败间挣扎著，生命处于最浓烈的境界。他们并不要求完美，只要求不负此生！那短短的百年光景。”

巴斯基心中大慌，今天的舒玉智像是满怀感触，全不若往常的冷静沉著，不为任何事物动心的神态，是甚么勾起了她的心事呢？

舒玉智续道：“当我最初掌握到蜕生术的诀窍时，那时我还以为克服了生老病死后，我们便有著无尽的时间去完成任何梦想，但我发觉自己错了。成为了研究院院长后，我差不多拥有了一切，可是我并不快乐，但却不明白为何一切都丰足完满，但仍感觉尚欠了点甚么似的。”

巴斯基用神听著，没有答话，怕打断了她的思路，事实上他亦很希望舒玉智能向他透露心事。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联邦成立后，理应出现大同理想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但事实上却非是如此，首先一些殖民星上出现了反联邦的极端宗教组织，然后是太空海盗的出现，再就是像你般冒死接受改造的人，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但行为的背叛却没有任何理性或合理的动机，那与生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象对同类存在著深刻的仇恨。”

巴斯基呆了一呆，他自己便是冒死接受改造的人，当时似乎是因一股盲目的冲动，希望自己拥有更超人的能力，但细想下确是非理性的行为，甚至带点自我毁灭的倾向。

舒玉智道：“当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股以‘黑蜂后’为首的太空海盗，他们不但劫财物，还要劫命，而那些财物根本对他们一点实质的意义也没有，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追求原始，一点不怕联邦军的追捕，你明白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吗？”

巴斯基点头道：“我明白的，那种朝不保夕，每天都怕联邦军追来的味道，我也尝过一遍，确是非常刺激有趣。不过黑蜂后确是最超卓的太空海盗，直到今天联邦军仍对这可怕的女人一筹莫展，我也很想见见她哩！”

舒玉智微笑道：“你说对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来自我们的内心，那就

是‘苦闷’。每个活著的人，都要追求生命的意义，需要新鲜感和刺激。最初改造一个殖民星时，我们兴奋地看著大气由无到有、重力被调节、泥土被改变、植物茁长，心中的成就感觉实在难以形容。可是当你改变第一百颗殖民星时，那就变成了无生趣的例行工作。不断的探索、改造、移民、而星球的数目却是无有极尽，你更会扪心自问，人类这样扩张占有，为的究竟是甚么呢？”

巴斯基一呆道：“玉智小姐这么一说，把我都弄糊涂起来了，对我来说，这宇宙最有趣的事就是探索和征战，舍此再无其他。”

舒玉智淡淡看了他一眼，柔声道：“当你把整个联邦全置于你的脚下时。便会明白我的说话。事实上黑狱人的出现，在某一角度看，是挽救了整个联邦濒临崩溃的精神和信念。忽然间那安全和平但又沉闷非常的日子一去不复，所有人都有著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生存而奋战。”

巴斯基同意道：“小姐分析得真好，我自己便因黑狱人的出现而感到一切都不同了。”

舒玉智道：“对有著无限生命的人来说，这只是一枝强心针，终仍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这亦是我成立人性实验室的目的，只有通过人性最深刻的理解，由生理和心理入手，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彻底改造人类，将他们潜在的庞大力量释放出来，真正遨游宇内，不再受到肉身和能力的拘束和囚禁。而方舟正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巴斯基恍然大悟。

一直以来，他并不明白舒玉智为何要和他这恶名昭彰的人合作，到此刻才明白舒玉智有著如此远大的理想，她刻下在实验室内进行的研究，是绝不会被联邦批准的。

舒玉智道：“若非有了这实验室，我亦没有方法对你们这些改造人再加以改造，使你们不致成为全无人性的狂魔。现在我对生命的秘密已有了重大的突破，若今天可把方舟抓到我的实验桌上，说不定明天我便可制造出超人类来，那时整个人类的命运将会被改变，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巴斯基点头道：“今次我来，便是想和小姐研究对付这个火鸟星人的办法。”舒玉智微微一笑道：“他或者可瞒过其他人，却绝瞒不过我。”

第二章 泄露秘密

方舟在全自动的浴室里接受著各式各样的淋浴方式。

他只要拍一下手掌，墙上的电子板便会显示出不同的选择，例如水的温度，蒸气或水，按摩式或洗擦式、淋洒、冲击、潮浪。只要你叫出编号，自动智能系统便会尽如所求，令你得到无与伦比的享受，至少对方舟这个“乡下小子”来说是这样。

每件接触到的事物都是新鲜美妙，能活著真是惬意极了。

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缺水的星球上，水对方舟更有无比的意义。所以进入地下城后，放著那么多引诱，他却拣了浴室，也遇到了丁杨，弄致现在要随红瑶躲到了这地面上的秘密巢穴内。

这是座位于郊区的三层高房子，颇为幽静，当其他人都挤在下面两层时，红瑶特别优待他，让他与她一起住进这三楼内，还任他占用这精彩的浴室。

方舟选择了热泡浴，浸在灼热的水里，方舟舒服得呻吟起来，甚么都不去想。广阔的浴池蒸气腾升，一片迷漫。

室门打了开来，身上只围著浴巾的红瑶闯了进来，盈盈步至池旁，俯头看著他，美丽的大眼睛不住转动，显然在思索著有关他的事。

方舟往她望去，只见肉光致致，不由想起她刚才被逼裸露上身的诱人情景，但只有欣赏之心，而无性欲上的冲动。

对于他这曾长久刻苦的人来说，意志实比合成钢更坚定，除非红瑶有婀娜丽娃和姬慧芙那么诱人的生命磁场，才能使他生出渴想。

不过逗逗这艳女亦是有趣的，微笑道：“是否我把浴室占用太久了？”

红瑶横他一眼道：“只是我等得不耐烦，因为我真的很急著和你谈话。”言罢扯掉身上的浴巾，跨下池来，赤裸著雪白丰腴的肉体，靠到浴池的另一边去。

她明显地对方舟那“简陋”的身体不感兴趣，对他毫不积极。

方舟乐得如此。蛮有趣地在她的身體逡巡两遍后，精神便回到温热的水里，感受著身体与这可爱物质的接触，吸取内含的太阳能量，就像回到火鸟星的溶池里，神舒意畅。

现在他的能量只及最高峰时的四分之一，所以他每一刻都要争取，以应付任何紧急状况。严格来说，眼前的红瑶就是一个危险。

红瑶的眼光避开他的身体，瞧著他那亦非好看的眼睛道：“你好像是第一次用这种浴室，是吗？看你的神情便知道了。”

方舟心中一悚，胡诌道：“我是刚来的，想不到这里的设备这么好？”

红瑶眼中惊讶之色更强烈了，瞪著他道：“这算得甚么，在联邦里，每位移民到新殖民星的人，都会被分配十公里的土地，作为永久拥有的私产，还包括一百万个‘货币点’，那足够起几座房子，买飞行车和太空船与及所有相关的设备了，乐园星这区区房屋，算得甚么呢？”方舟愕然道：“你提起联邦，好象很怀念的样子，为何又要来这里呢？”

红瑶靠著池边滑下去，直至热泡浸至玉颈处，免得给对方可直接看到她的酥胸，叹了一口气道：“想试试新的生活嘛，那知来后竟不准离开，巴斯基这天杀的大混蛋。”说到巴斯基，她咬牙切齿起来。

方舟皱眉不语，他清楚感到红瑶对巴斯基的痛恨，但他可否凭此点而信任她呢？他却不能肯定，人性实在太复杂了。据他的观察，红瑶的情绪极易波动，属于善变的人。

红瑶意兴索然地道：“若有人能把我带离这可厌的地方，我肯为他做任何事。”

两人沉默起来。

方舟明知她在试探自己，为何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带走她呢？岔开话题道：“我还是不明白，联邦的生活这么好，为何你却要离开呢？”

红瑶摇头苦笑：“天天吃著最好的东西，好东西便再不是好东西了。只有不同的才是好的。又舍不得自杀，因为说不定有一天会遇上精彩的事。唉！永无休止的生命实在太痛苦了，起始时你拚命努力，通过知识输送器学习各种学问和技能，但很快便感到无比的厌倦，不知为了甚么要这样活下

去。”

方舟大奇，在火鸟星上，他从没有想过这类问题，只觉能活著是最大的恩赐。红瑶续道：“每天也做著同样的事，不住重复，甚么也会讨厌了。我曾试过纵情声色，玩最危险的游戏，不断旅行，可是那感觉更可怕，很快甚么都不感兴趣，现在无论做甚么，亦是全无趣味。”

方舟愕然道：“是否每个人都有你这种想法？”

红瑶眼睛望著池面不住冒起，发出咚咚声的热泡，轻轻道：“怎知道呢！我们习惯了不问别人心中的感受。因为谁都不想说不想谈。不过显然男人好一点，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仍对我的身体感兴趣。”

接著抬眼瞪著他道：“好了！这几百年来我从未试过对人这么坦白，告诉我！你是否联邦来的间谍，否则怎会有那么好的装备？”

方舟恍然往她瞧去，怪不得她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她带走，原来如此。

正不知怎样答她时，丁杨推门而入，迅速脱个精光，跳进池来，来到红瑶旁，学她般挨著池壁道：“我出去查过了，鹰老大和他的百多名手下，果然给活活打死了。不过白牙和野狼亦死伤了很多，现在鹰老大的手下全向他们投降了，看来绝不会放过我们的。”

红瑶仍不放过方舟，盯著他迫问道：“你只需答我是或否！”

丁杨奇怪地望了两人一眼，眼中闪过若有所思的神色。

方舟对丁杨颇有点好感，因为此人明知必死，仍不肯向白牙等投降，非常有骨气，叹了一口气摇头道：“不！你想错了。我只是力气比别人好点罢了！”

红瑶露出颓丧的神色，就像美丽的希望幻灭了，虽然她不会相信方舟的话，却知方舟至少不肯做她的救星。

丁杨隐隐猜到两人间正谈著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亦对方舟起了疑心，眼中亮起奇怪的神色，却忍著没有说出来，对红瑶道：“我们要立即逃到别的城市去，现在敌人势大，我们的人说不定会把我们出卖呢。”

红瑶颓然道：“能逃到那里去呢？白牙的人会看守著每一条离开的道路，看来还是趁早乖乖投降算了。”

丁杨骇然道：“他们都是没有人性的家伙，定会以最残忍的手段对付我们。”红瑶忧怨地白了方舟一眼道：“死了也好！一了百了，自己动不了手，便让别人动手好了。”

方舟自然知道她是言不由衷，她的生命磁场仍是生机勃勃，绝不想死，这样的话只是说给他听的。

丁杨像下了甚么决心似的，探手搂著红瑶的香肩，看著方舟道：“那就让我们先溜出去躲起来，再想办法逃离这无法无天的地方。”

红瑶愕然望向丁杨。

方舟心中想的却是另一些事。

从研究院的资料里，他了解到整个联邦的发展，一切的变化全因蜕生术的出现，因此彻底瓦解了以前的社会结构。

起始时，蜕生术非常昂贵，只属于一小撮有特权的人的权利。

联邦成立后，蜕生术变成一种当然的福利，所有人的寿命都被延长了，这个变化，比试管婴儿带来的震撼更要强烈百倍。

试管婴儿破坏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使家庭制度崩溃，夫妻关系沦亡，而蜕生术却更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整体精神面貌，没有了生老病死的威胁

后，每一个人都希望能找到如此永无休止地活下去的理由。

有些人全力争取权力和财富，进行科研上的发展，希望能成不世功业，又或在对宇宙的认识上作出突破。

可是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只能活在平板重复的丰足生活里。人的想像力无穷无尽，但现实却是平凡而沉闷，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衣食住行，每个人都热切需要一些有意义的事作为活下去的动力，但在这方面却是完全欠奉。

早在一千年前，联邦议会便一致同意暂时停产试管婴儿，直至能在因子学上出现突破，解决了这种迫切的存在价值的问题，才再继续制造生命。

这亦是姬慧芙为何不惜牺牲自己，以换取对他遗传因子的认识背后的原因。

对联邦来说，他方舟实在太重要了。

黑狱人的出现，更使联邦人体会到自己的不足，在人类的进化上，的确面临最黑暗和苦闷的时刻。

每个肯思想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何生命不可以更有意义和生趣。

丁杨忽然说了几句话，把他惊醒过来。

只听他有点不顾一切的向红瑶道：“只要你肯参加我们，便有机会离开这鬼地方。”

红瑶剧震道：“原来你是……”

丁杨咬牙道：“是的！到了这里不足三年，我便想逃出去了。这种非文明的生活，根本不是人过的。而且你知道无论有多大自由，最终亦只会变成巴斯基的走狗和奴隶。”

红瑶不能置信的看著他道：“你真是‘秘党’的人。”

方舟讶道：“甚么是秘党？”

两人同时一震，朝他望来。

舒玉智像对甚么也不动心的美目，首次掠过振奋的神色道：“这个方舟必有改变自己体型外貌的能力，所以连卫星的侦察光亦看不破他的伪装，他又能模拟出身份晶片，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有可能找到他的。”

巴斯基早想到这两点，皱眉道：“只要他能瞒过我们的卫星，随便在山野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们怎能找到他呢？”

舒玉智淡然道：“他是不会躲起来的，若他不想离去，便会混入城市的生活里，假设他想离去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偷取一条飞船，还要至少是飞鲨级以上的飞船。”微微一笑道：“最好当然是你的魔鬼鱼型飞船。”

巴斯基冷哼道：“我的飞船至少要五百个宇航专家才可操作，他偷了船又有甚么用？”

舒玉智皱眉道：“我最不喜欢你这种盲目的自信，这人能从厉害如姬慧芙那样的人手中逃出来，又能安然来到我们这里，可知定有通天本领，怎可以低估他呢？”

巴斯基欣然道：“玉智小姐骂得好，我会小心的了。可是这样高深莫测的人，我们怎样才能把他抓起来呢？你不是说知道他在那里吗？”

舒玉智道：“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人，却有著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他的力量必是精神上的。精神力量亦是能量的一种，事实上这宇宙内没有任何有形无形的物质不是一种能量的形式，只要是能量，便瞒不过我的侦察。”

巴斯基精神大振道：“他现在在那里呢？”

舒玉智甜甜一笑，默然半晌后，柔声道：“我曾检查过天上的所有侦察防御卫星，发觉其中几颗的感应板，都有被能量入侵过的痕迹，经过精确的计算后，刚好是方舟逃出堕落城后几天内的事，最后一次是返回堕落城。”

巴斯基大喜道：“这小子又钻了回去。”

舒玉智道：“宝贝现在无时无刻不在监察著卫星的情况，只要他再探索卫星的资料，宝贝便可以立即追踪到能量的来源，那时方舟便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巴斯基苦恼地道：“若他再不探测卫星，我们岂非永远找不到他？”

舒玉智道：“那我们便用钓饵把他引出来，用你另一艘魔鬼鱼型飞船吧！”

巴斯基振奋道：“就这么办！我会亲率‘改造核心小组’布局对付他，任他三头六臂，也绝逃不掉。”

舒玉智从容一笑，忽然转了话题道：“我给你看两个很有趣的人。”

上方的苍穹开始变化，在虚黑的夜空里，出现了个正方形的空间，然后现出一个布满检查仪器的大堂，大堂内有两张手术床，躺著两个男子，赫然是改装为随意战士的姬慧芙和姍娜丽娃。

巴斯基道：“这两个人是否正接受初步检验，要送来这里作实验。”

舒玉智点头道：“这两人仍在堕落城外四十里的检验所里，让我给你看有关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报告。”

接著无数的图表和分析以生动的图形在方幕里纷呈而来。

巴斯基动容道：“这简直是完美的人类。”

舒玉智俏目厉芒一闪道：“你看到的全是假象，因为这两个人只是伪装，他们的名字叫做随意战士，在我当研究院长时，这随意战士的计划一直在进行著，到今天才研究成功，可知他们是多么低能。”

巴斯基目露凶光道：“我要立即把他们毁灭。”

舒玉智道：“切莫轻举妄动，而且我也作利用他们来测试经我再改造过的改造战士，看看谁才优胜一些。”

巴斯基仰天狂笑道：“今天的好消息真多，便由玉智小姐全权指挥，假若同时得到方舟和随意战士的秘密，这宇宙就是我们的了。”

舒玉智露出深思的神色，柔声道：我既想见到方舟，也很想知道在那些随意肌肉下，究竟藏著甚么超卓的人呢！“红瑶瞪著方舟道：“你不知道‘秘党’的存在吗？这是乐园里每一个人都知道的秘密组织。”

方舟有点尴尬道：“我都说初来甫到，甚么事都不晓得。”

丁杨眉头大皱道：“每一个到乐园来的人，都要在检疫站接受为期十八天的‘迎新程序’，被记录下所有资料，发给身份晶片和分配房子、翼车和日用配备，同时亦必会提及乐园生活的禁忌，其中一项就是不准加入秘党，还要负起举报之责，否则等同参加了秘党。若你连秘党都未听过，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根本没有经过迎新程序。”

红瑶狠狠道：“还不肯承认吗？”

方舟苦笑摊开两手无奈地道：“你们怎么说也好，不过我是自身难保，暂时亦没有办法逃出去，嘿！这里也不错吧！”

红瑶认定他是联邦秘密送来的间谍，气得不肯看他。

丁杨似对红瑶大有情意，沉声道：“参加秘党是唯一逃走的机会，横竖

也避不过白牙的辣手，为何不博他一博呢。”红瑶把他的手由香肩处拿开，没好气地瞪他一眼道：“你们凭甚么和巴斯基斗？说不定你们所有人早在他的黑名单上，只不过这疯子爱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才没兴趣被送到那疯子设的实验室被打开脑壳来任人研究。”

丁杨还想说话，红瑶爬到池旁道：“你们两个都是不怕死的人，臭味相投最多说话，我不阻你们了。”

两人面面相觑，呆看著她气鼓鼓的离去。

丁杨苦笑道：“我现在犯了组织的大忌，就是向外人泄露了身份，不过已准备了随时自杀，也好过落在那些没有人性的改造人手里。”顿了顿问道：“可以告诉我你真正的身份了吗？”

方舟硬著头皮道：“我奉有严令，绝对不可向任何人说出来，不过你可以毫无保留的信任我。”

丁杨恍然点头。

方舟心中歉然，知道他更误以为自己是联邦派来的特务，不过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丁杨神情苦恼，显是因说服不了红瑶，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方舟想起红瑶，思感延伸开去，很快在邻室找到了红瑶，只“见”她坐立不安，最后咬牙坐了下来，按著了传讯系统。

通话屏幕现出一个穿著军服的女子，道：“这是乐园一号军事基地通讯处，阁下需要那一种服务。”

红瑶犹豫了片刻，颤声道：“我要举报一个秘党和一个联邦间谍，希望能藉此立功加入军队去……”

方舟剧震跳了起来，向丁杨嚷道：“快走！红瑶出卖我们了。”

丁杨立时脸如死灰，不能相信地看著方舟。

第三章 飞船大战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两人被送进长方型的盒子里，紧紧关了起来，不过她们并不担心，没有任何囚笼可以抵挡她们随意肌肉内暗藏的反物质激光装置。

一直以来，人性实验室都是个谜一样的地方，连它的位置也没有人知道。若今次她们真能被送到那里去，甚至凭本身的装备把实验室毁掉，将会比杀了巴斯基更令他难过。

她们虽被分隔在两个箱子里，但等量子通讯仪却丝毫不受影响。使她们只凭脑电波的交流，便可知道对方的心意，比传心术更可靠和厉害。

外面的情况丝毫都瞒不过她们。

这时她们正留心一个较高级军官的说话，他吩咐手下道：“这两个人要立即送到实验室去，途中绝不准许打开箱子，明白吗？”

手下们慌忙应是，把装著两人的箱子放上一辆小型运输船上，飞出检验所，来到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处早有一艘剑鱼型战船在等候著，长达五百米的船身在月色下闪闪

生光。

舰长林马是改造战士，当两人被毫不停留地送到船腹的货舱后，立即下令飞出，朝乐园三号星飞去。

那处当然没有实验室，有的只是巴斯基和他最精锐的特种改造人部队，等著她们投入他的怀抱里去。

方舟和丁杨驾著翼车，在动力公路上全速飞行，朝市中心区逃去。

丁杨颓然道：“她真的做出这么卑鄙的事吗？我还民为她特别一点。完了！给乐园军方知道我的身份后，我还能逃到那里去，你还是独自走吧！”

方舟若无其事道：“放心吧！我已改变了你身份晶片上的资料。”

丁杨再不能掩饰心中的惊讶，嚷道：“你究竟是甚么人？外貌似足这里沦落街头，连房子都押了给人的‘堕落鬼’，但却拥有这么超凡的能力，你身上有的是甚么配备。”

方舟微笑道：“先避过前面那一关再说吧！”

丁杨这才发觉同一路线的翼车都逐渐减速，往前看去，只见远处闪着红光，天空上还有四架飞行坦克在盘旋著。

他本来还对红瑶举报他们的事半信半疑，至此才真正死心。色变道：“完了，他们封锁了所有这区的通路，我们完了。”

方舟发觉他特别欢喜说“完了”。淡淡道：“要到那里去？”一扭控制盘，翼车飞离了公路，溜进了一条没有动力源的横街去。

丁杨失声道：“没有动力源，翼车最多只能多飞数百米。”

方舟无暇解释，一边把能量注进翼车去，一边监察正惊觉追来的飞行坦克的位置，叫道：“坐稳了！”

翼车倏地加速，攀上惊人的高速，像化成轻烟般瞬间逸出包围网外，来到市中心区，才再飞上发光的动力公路，躲入路上频密的交通去，绕著巴斯基矗天而立的巨型塑像打著转，道：“快说！到那里去？”

丁杨正目瞪口呆地看著他，对方舟层出不穷的惊人之举，已把丁杨吓傻了，好一会才清楚过来，说出一个地址。

方舟早从卫星的资料库探悉整个城市的详图，闻言立即朝那地方驶去。

丁杨吁出一口气，道：“看来你比改造人还要厉害。”

方舟笑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比他们更厉害，不过我长期生活的地方，肯定连改造人都活不了。”

丁杨愕然道：“那是甚么地方？”

方舟笑而不答。

丁杨大奇道：“为何你暴露了身份，还这么轻松写意，你难道不知我们的样貌，很快便会出现在所有街头的显象屏幕上，整个城市的人都会来捕猎我们。”

方舟失笑道：“放心吧！我自有方法应付。”

他一生人都活在随时随地都须应付危险的星球上，意志变得坚强无比，眼前的凶险，比起上来是小儿科之极，还使他感到刺激有趣，非常过瘾。

翼车在路旁的停车坪泊下，对街处一个特别巨型的电子大招牌，不住把各种性感的俊男美女在宣传屏幕接续显示著，幻彩缤纷，非常诱人。

另有一个商标闪跳著“狂舞酒吧”的字样。

方舟兴奋道：“到了！是否进去趁热闹？”

丁杨不解地看著他，为何这人身陷绝境，仍这般的有冶游的心情。

他愈来愈不了解这个自称火鸟的人了。

姬慧芙松弛地躺在囚箱里，通过身上的侦察系统监察著飞船内的所有动静和通讯。

不片刻她便泛起不妥当的感觉，不是因为接收到甚么特别的讯息，而是连例行的讯息也收不到。

照理任何内空飞行，飞船应该不住和远近的卫星保持著紧密的联系，以知道交通的情况，和任何正在发生著的事。

唯一的解释是这艘船关掉了接收系统。

为何会这样做呢？

姬慧芙心中涌起寒意。

这时姍姍丽娃被精密脑电仪强化了了的脑波传过来道：“这里的改造人一定很不值钱，因连送货到实验室也要劳烦我们的改造人大哥呢。”

姬慧芙猛然醒悟，传讯过去道：“不对！我们要立即夺船逃走，身份已被悉破了。”

反物质激光立时由随意肌激射而出，箱盖化作空气。她终于明白到这船为何要关闭了通讯系统，因为其中很多讯息是绝不可以让她们知道的。例如巴斯基正调动各自的人手来对付她们。而更没有理由会出动珍贵的改造人来运送两个“普通人”。

她不知是甚么地方露出破绽，总之对方已识穿了她们的身份。纵使不愿意，她终于要和巴斯基正面交锋了。

一个圆蛋形的罩子，缓缓由天花上降下，直至盖著坐在金属椅内的红瑶玉颈上的部分，才停了下来。这是情报局内的审讯大堂，布满各样的高科技仪器，保证可把人脑内任何秘密榨取无遗。

今次的事由情报局长改造美女沙莹亲自负责，可见对方舟是如何重视。红瑶独坐堂内接受“记忆探测仪”的探索，百多名专家分布在大堂的透明幕墙外的多层空间里，精密分工主理不可作用的仪器。

沙莹小巧玲珑，但金黄的圆睛却非常灵活，显示她乃机伶多智的人，她没有像一般改造人般长期穿著战斗军服，只穿金属纤维造的小褸长裤，一身亮闪闪的深黑色，露出圆脐，黑衣金肤，使人有种既美艳又诡异无伦的感觉。是摩亚和丹尼桑外，巴斯基最倚重的改造人。

这时她和十多名情报局的将领立在大堂后方最高的第五层上，俯视著在大堂心只像一个小点的红瑶。

红瑶这时被接驳到身体的仪器调节著体内的分泌和脉流，进入半迷糊的状态里。

后上方的沙莹接到一切准备妥当的讯息后，下令道：“记忆显象开始，我只要这几天内形成的记忆细胞。”

大堂的灯光倏地渐暗下来，直至漆黑得不见五指，只余下各种仪器操作的色光，不住在“记忆探测仪”处闪动著，比任何灯色都要诡奇好看。

一个阔形大屏幕，在红瑶面对入口处上的墙壁现了出来，一幅幅似连续但又似没有关连的图像不住呈现。

那都是红瑶记忆内的东西，但因记忆事物是有选择性的，纵使记住在脑里，亦有些特别深刻，一些则模糊不清，而屏幕上正把这种种特性一点不漏反映出来。

大堂内的传音系统，把记忆的声音重播出来，却是出奇的清晰，显示

人的注意力在某一时间内，只能集中到一种声音处。

仪器甚至把记忆者的感觉记录下来，包括嗅觉、情绪和各方面的反应。

这时屏幕刚好是丁杨领著方舟走进红瑶那私人小酒吧内。

沙莹下令道：“停止！”

映像凝定在屏幕上。

仪器的探索仍继续著，被记录下来；却没有同时直接在屏幕上显现出来。

沙莹背后的门打了开来，高大强悍的“刽子手兵团”总指挥，乐园二虎之一的丹尼桑和两个改造人副将闯了进来，到了沙莹旁，一起透过幕墙，盯著屏幕上的方舟。

沙莹娇笑道：“丹尼桑你来得正好，就是这个皮黄骨瘦的小子。”接著发下继续的命令。

影像深刻清晰起来，但焦点却是在丁杨身上，显示出红瑶对这自称火鸟的人毫不在意，当红瑶每次望向方舟，都是一闪即逝，厌恶无比。

直到方舟眼中神光一现，焦点立时全集中在方舟的一对眼睛处。

这次轮到丹尼桑叫停。

屏幕上只剩下方舟神光电射的眼睛。

一阵沉默后，舒玉智的声音在丹尼桑和沙莹那一层的空间响起道：“就是他了，绝对错不了。我分析了他的眼神，这人的力量应不止此，可见他的能量是会消耗的，所以我们定要尽快速著他。”

巴斯基的声音响起来问道：“他的能力来自甚么地方呢？”

两人虽分别处于另两个遥远的星球，可是通过先进的传讯系统，不但可像沙莹和丹尼桑般可即时看到来自红瑶记忆细胞的影像，还可如在现场般问答和研究这些问题。

舒玉智道：“主要是太阳能，但还有一些我并不理解的东西，这人确是个宇宙的奇迹。”

丹尼桑和沙莹对望一眼后道：“我已把整个堕落城完全封锁，就算一只飞虫都休想逃得掉。大亨请立即下逮捕令，我保证可以把人逮给玉智小姐。”

巴斯基沉声道：“不要轻举妄动，听小姐的吩咐！”

在场各人立即肃然应是。

舒玉智淡淡道：“趁我还需要一点时间研究这女人对他的回忆，沙莹可以制造点紧张，把他和丁杨两人的图像发放出去，同时展开搜捕，令他们有无处藏身的感觉。”

沙莹道：“可是这方舟既有改变外貌和晶片资料的能力，这些行动对他们有甚么作用呢？”

场内各人均表示同意。

舒玉智淡然道：“沙莹的思考很缜密，无疑你会想到无论如何，为了避开我们的搜索，他都会作出这些改变，但我只是希望使他感到危机四伏，无处可藏时，惟有设法逃出乐园，那他就会堕进我们布下的陷阱里去。”

巴斯基冷冷道：“就这么办！好了！让我们继续研究这来自火鸟星的怪物吧。”

狂舞酒吧是城内最热闹拥挤的娱乐场所之一，可是秩序却是出奇的良好，当然！那只是指没有人打架而言。

据丁杨说，没有人敢打架，有两个原因。

首先这酒吧的老板“力士”乐文不但有财有势，还是出名强悍的恶人，随时可空手打倒十来个大汉，所以当他在门口竖立了“禁止闹事”的牌子后，自问不是他对手的人，只有乖乖依从。

另一个理由是这里的主唱歌手辛茜娅，不但是城内著名的美女，还拥有这星球上最动人的嗓子，她若见有人动粗，便会拂袖而去，为了听那美妙的歌声，来这酒吧的人惟有好好的遵守规矩。

这使狂舞酒吧成了城内独一无二的和平乐土。

当两人挤入场内时，酒吧早挤得水泄不通，舞池内万头攒动，都在乐队强劲重节奏下耸动著身体，互相挨擦碰撞著，充满颓废荒唐的气氛。

两人挤到水吧处，刚好有对男女兴起到了舞池去，他们忙把那两张空椅占领了。

整个空间澎湃著音乐声和人的叫嚷声，烟雾弥漫，充满著各类烟酒的气味。

方舟用鼻索了两记后，整个人松弛起来，有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大讶下向丁杨问道：“他们吸的是甚么东西，效果如此神奇？”

丁杨要了两杯绿油油的饮品，递了一杯给方舟道：“这就是我们来罪恶乐园的原因之一，这类由植物提炼出来刺激神经的东西，可使人生出曼妙无穷的感觉，在联邦是违禁的毒品，但在这里却是人人追求的东西。”接著凑到他耳旁道：“不麻醉自己，怎能在这鬼地方活下去。”

方舟兴奋地吸了几口，思感分析著这种东西在体内起的化学作用。

很快他便掌握到当烟吸入肺部，被红血球送入脑里，立即生出两种作用。

首先它加强了中枢神经集中精神的力量，很多平时忽略的细节，立时百倍地清晰起来，例如当把精神投进音乐后，登时忘记了这以外的任何事物，每个音符的定位，又或某种乐器的神韵，都比以前更立体，更有质感和空间感。

方舟大感有趣，暗忖自己只要知道这方法，随时不用倚赖任何外物，便可重复发挥出来。

其次是这烟把脑内平时分隔了开来的不同细胞组群联系起来；例如听觉细胞听到一个音符，视觉神经便会生出平时没有的反应，以致幻象发生，完全迷醉在那听视神经相辅相成的精彩天地里。

难怪这么多人沉迷在这些违禁品中。

迷迷糊糊里，他喝了一口杯内的绿色液体。

一股奇异的辛辣，冲喉而入，再涌往脑神经去。

方舟精神一振，浑体清凉，大声问道：“这又是甚么东西？”

丁杨自被红瑶出卖后，不知是否也因喝了这东西，首次笑起来道：“这是人类文明制造出来最好的东西之一，不过亦是联邦禁止的东西，叫作‘醒神酒’，可以强化神经，使我们精神百倍，更能享受眼前的事物，若是造爱则更加精彩。不过事后会很疲倦。”

方舟开始有点明白罪恶乐园引人之处，点头后把杯中物一口喝尽。

忽然有几个人迫了过来，其中一人大喝道：“丁杨！你胆子真大，为何竟还敢大摇大摆，招摇过市！”

丁杨回过身来，皱眉道：“滚开！”

方舟像完全不知道有人来找麻烦，随著音乐在座位处把身子左摇右摆，

手舞足蹈，看著池内狂歌热舞的男女，自得其乐之极。

那六、七个流氓模样的恶汉，团团把丁杨围著，对方舟这毫不起眼的人，自是不放在眼内，眼睛都盯著丁杨。

刚才说话的大汉道：“白牙和野狼两位老大联名悬赏找你，益人不如益我们，乖乖随我们去吧！”

丁杨正要答话时，方舟伸手过来拍拍他的肩头道：“那美人儿是谁？她拥有的肯定是全城最好的磁场。”

丁杨又好气又好笑，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千娇百媚，一身雪白的美女来到乐队所在的高台上，盈盈俏立。

全场立时静了下来。

扬声器大声宣布道：“各位来宾，欢迎我们的歌后辛茜娅小姐！”

击鼓声和拍掌声立时震天响起。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两人以反物质激光把箱盖分解掉后，借著随意肌的空间移动能力迅疾地升起，到了囚室的半空处。

警钟大鸣，室内的自动攻击装备立时射出“晕眩光束”，闪电般打在她们身上。

随意肌立时泛起青朦朦的光晕，扩展至离体一米许处，形成两个能同时吸收和反射敌人攻击的超强力能量罩，抵挡了所有能瘫痪中枢神经的光束。

一时满室光雨。

激光打到护罩处，部份给吸收化作补充的能量，而更大部份则给反弹开来，变成五光十色的光点，撞在四周的天花的壁上，蔚为奇观。

两人发动了随意肌内的战斗神经，把侦察、防御和攻击的能力在千分一秒的短暂光景内提升至极限。

整艘飞船的内外状况立时了然于胸，包括每个敌人和攻击装备的位置。

当反物质光束在刹那间发出，毁掉室内所有攻击装备时，两人亦分头行事。

姬慧芙由小腹间的微型导弹库发出了一枚尾指尖大小的磁力弹，刺壁穿墙的激射往飞船的控制中心，在那空间的中心准确地爆作干扰磁场，不但破坏了飞船的动力能源，还使敌人不能发出任何电讯，通知敌方的基地和卫星。

姍姍丽娃则伸出双手，由十只指尖射出反物质光束，刹那间溶掉了左方坚固的合成金属墙壁，露出了通往飞船其他地方的空间。

两人心意一动，空间瞬移器立时生出感应，使她们鬼魅般移掠出去，无数反物质光束由随意肌不同的地方发出，激射在出现的敌人身上。

首先赶至的四名敌人不分先后地被击中。

他们的护罩立时生出作用，把光束反弹开来，能量交击的光点漫天洒起，非常好看，接著护罩往内收缩，被强大百倍的反物质光束把护罩分解，往身体收缩，然后整个人变成了诡异白光，似若透明，再顷刻后灰飞烟灭，了无痕迹。

两人保持凌空傲立的姿态，脚不沾地的掠至一道长廊里。

两端敌人的各种激光武器，发出各种色光的集束，激打在两女的护罩上。

能量光雨激荡著。

装设于长廊的防御装备，自动辨认出敌我之别，亦向两女发动无情的攻击。

即管以随意护罩的强大，亦在这种强大的集束光下，萎缩至一半，幸好两女立即以更厉害的反物质光束还击，首先清理了所有自动攻击系统，然后才痛击敌人。这些都是巴斯基装备最好和训练最优良的精锐战士，立时由装在手肘的发射器放出比护罩更凝聚百倍的护盾，有若实质般化成各种美丽彩芒的盾牌，灵活地挡格著光束。

姬慧芙叫道：“掩护我！”

倏地移到另一端的敌人前线，强大的反物质流能由随意心脏送出，传到拳头去，一拳直打在最接近的敌盾上。

姍姍丽娃和她背贴著背移动，掣起随意光盾，隔断了另一端激射而至的所有毁灭性的集束。

“轰”的一声，敌盾碎为无数光点，姬慧芙飞起一脚，强大的能量使她顺利的破入对方的护罩里，直接踢在对方小腹处。

敌人惨嚎一声，被侵入体内的反物质光把组成身体的所有分子在万分之一秒的刹那内尽数分解，空气般化掉。

敌人均骇然色变，这么厉害的对手，他们做梦也未曾遇过，大生怯意时，姬慧芙两女已移到他们中间去。

远距离的交战，变成了近身的肉搏，更是凶险万状。

姍姍丽娃由小腹处发出一枚微型反物质飞弹，往另一端汹涌而至的敌人射去，打中其中一面紫红色的等微子能量光盾处，立时化成一团强烈如耀目太阳的刺目白光，汇成巨大无匹的冲力，却没有爆炸开来，只若暴风般往十多名敌人卷去。

敌人有若逆风而行般，苦苦撑著护盾，抵挡著自前方不住似浪潮般吹卷而来的反物质激流，步步后退。

“霹雳”一声响，最前的光盾抵受不住强大的激流，化成碎雨，那战士被带得往后抛去，撞在己方另一护盾上，又给反弹回来，如扯线公仔般来回抛弹数次后，身体护罩能量耗尽，立时分解得一点不剩。

这时姬慧芙又再毁灭了三名敌人。

双方的实力太悬殊了。

一声惨嚎，又有一人在反物质激流中了帐。

敌人怯意大生，纷纷退开，躲入侧门去。

姬慧芙对身上的随意肌更有信心了，以她那伪装的男声叫道：“二号你去清理其他敌人，我去主控制室。”

姍姍丽娃答应一声，离开了她的背后，到船尾部分搜猎逃窜的敌人。

姬慧芙往前掠去，千百道光束由随意肌遍布全身的发射点刺出，对付船上的装置和敌人。

刚左转往控制室的方向，一道闪电激打身上。

姬慧芙闷哼一声，被这道强大的集束带得倒撞在身后的壁上，护罩猛缩，骇然下掣起随意盾，挡著另一束激芒。

“砰！”的一声，她刚离开墙壁的身体又再回撞墙上，体内的能量受到波浪，往下滑到地上。

朝前望去，只见舰长改造战士林马，率著十多名敌人，把通往控制室的长廊完全封锁。

林马双目精光闪动，一马当先朝她瞧著，冷笑道：“要找死还不容易吗？”

左手一挥，第三道激芒划破空气，发出狂风呼啸般的激响，劈在她的随意盾上，另一手掣起个金光灿烂的护盾，挡格了她所有反物质光束。

姬慧芙怒叱一声道：“看看是谁找死！”

运集全身能量，倏地冲前。

随意盾不住爆起光雨，能量在长廊里来回激荡，合成金属的墙壁一层一层的分解下来，她已来到林马身前三米许处。

林马脸上露出一个诡异无比的笑容，双目金光大盛。

深藏随意肌肉里的姬慧芙立感全身冰寒，一股冷意由脊椎升起，直侵入脑神经去，忽然间有力难施，连举步也生出困难。

姬慧芙暗呼厉害，知道林马正以改造人的强大精神异力，遥掣著自己的中枢神经。

这正是改造战士和黑狱人最可怕的作战方式。

精神力量超越了一切物质，不受任何能量的约束，即管以随意肌这么超时代的装备，面对著改造人时，亦一筹莫展。

林马平举双手，源源不绝送出强大的毁灭性能量，冲击在她的随意盾上。

他的十多名手下亦一起举起太阳能枪向她发射。

光盾只抵挡了半分钟，便碎裂为光点。

火力立时集中到她的护罩处。

姬慧芙这时的神经陷于半麻痹的可怕情况中，没有她的指示，随意肌的威力只能发挥出一小半。

护罩不断减缩。

姬慧芙咬紧牙根，不断凝聚心力和意志，只有精神力量才可以把她从这生死关头解救出来。

她的精神力量远胜其他未经改造的人，但她能对抗可怕的改造战士吗？

第四章 秘党美女

站在台上的辛茜娅确是颠倒众生、倾国倾城的尤物，她虽比不上姬慧芙无敌的动人气质，清丽亦逊于姍姍丽娃，可是她却有种明星般非常耐看的摄人艳色，满头黑发瀑布般潇洒地飘散著，身材颀长苗条、隆纤合度、肌肤光泽闪闪、腻滑嫩白，一对乌灵灵的大眼带著奇异的彩芒，更使人心动的举止高雅，妖媚而不放荡，极有其别具一格的韵味美。

她的贴身垂地长裙不知是甚么物料制成，黑漆得来闪著一点点的亮光，就若深黑夜空和嵌于其上的繁星，给移到她动人的肉体上。

场内过百的性感美女立时给比了下去。

在热烈的欢呼中，鼓声渐趋紧密强劲，其他各种形状怪异，似能变化出任何声音的乐器逐一加入，当乐声腾张至最浓烈强劲时，静若止水的她忽然扭动起来，作出各种性感诱人，曼妙无伦的姿态，娇呼著“一、二、三、

四”，接著既杂乱又隐有规律的音乐忽然变作美丽感人的旋律，辛茜娅准确的接入，舒展甜美性感的歌喉，引吭高歌起来。

全场报以尖叫和喝采，随著歌声摇晃狂舞，气氛炽烈至极点。

连那些要来抓丁杨去领赏的人亦忘记了他们的使命，投进音乐里。

丁杨凑到心神俱醉的方舟耳旁道：“我们就是来找她！”

方舟一边摇摆，一边应道：“我最少要和她交配一次。”

幸好丁杨刚把头缩回去，在这么吵成一片里听不到他的话。

这时辛茜娅唱道：“在这么的一个晚上，最好便是来狂舞酒吧，跳一支热舞……”

姬慧芙以无上意志，抗拒著改造战士林马的精神异力。

这时她的随意罩已萎缩至十多公分，对方的精神力量倏地松弛了少许。

姬慧芙那会放过这等良机，就凭这刹那的空隙，发动了随意肌的自动攻击系统。

她猛往前冲，同时由小腹内射出一枚反物质导弹。

林马怎也想不到对方的精神力量如此顽强，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绝对可列入改造人的前十名，否则亦不会派他来运送这两个重要的敌人。

要知人类始终不是机器，精神力量更是最不稳定的东西，岂知对方就趁自己偶然一个短暂的衰竭，回复了攻击的力量。

这时林马再不能分神以精神力去制服对方，两手一圈，一个金光闪烁的芒圈立时凝聚空中，再猛地扩大成一个大圆罩，往对方的导弹迎上去。

姬慧芙完全回复正常，暗叫好险，亦是心中暗喜。

人类的所有技能均须受过训练才可发展，精神力量亦不例外。有了这次经验后，下次应付起来便不会像今次的猝不及防，手足无措了。

“轰！”

两股能量激撞下，林马身不由主往后抛跌，撞得手下们人仰马翻。

但反物质激流亦给他全挡了回来，使得正欲抢前的姬慧芙踉跄跌退，“砰”一声再撞在背后的壁上。

长廊里怪啸震耳欲聋，两股惊人的能量互相击荡，墙壁溶解下来，露出更宽大的空间，可以见到林马掉到控制室的中心处。

能量射线往四面八方激射，直至有力场保护的舱壁才反射回来。

控制室的仪器碎沙般分解，数十名堕落战士身不由主的被狂□般的能量流带得东倒西歪，个个武器脱手，连护罩亦不住萎缩。

飞船受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辛茜娅一曲既罢，在众人热烈喝彩中，退入后台去。

方舟失望道：“怎么只唱一曲呢？”

丁杨刚想答他这是她小姐的规矩时，那几个流氓如梦方醒，又围了上来，喝道：“丁杨你要自己出去，还是我们把你架出去。”

丁杨两眼寒光一闪道：“你们配吗？”

那些人目露凶光，正要扑上来时，整个酒吧忽然静了下来。

四周的墙壁暗黑下去，变成显像的屏幕，改造美女沙莹笑意盈盈现身屏幕上，宣布：“我是情报局长沙莹大将，有重要的消息要宣报。”

方舟心中一震，忙把思感以光速延伸开去，刹那间找到基地内的主发射塔，并嵌入了正发放的电波里。

这时众人都兴奋地看著屏幕上那娇滴滴但又可畏之极的改造美女。

只听她续道：“今次要找的是两个秘党的人，一个叫……”

声音忽地模糊起来。

接著是沙莹下方的两角现出两个和她声音同样难以辨识的人像，好一会后才清晰起来，赫然是白牙和野狼两个恶名昭著，人人熟悉的黑社会大头子。

沙莹的声音又回复清楚道：“任何人可以把他们逮著或杀死，乐园军部均重重有赏，完成我们亲爱公民的任何心愿。”

讯号倏地断去。

在场近千男女先是一呆，接著齐声欢呼，拥了出去，也不知践伤了多少人，这些所谓乐园公民，实与疯子无异。

酒吧内的人忽然走得一个不剩，冷清一片，像煞地震后人去楼空的灾场，破烂台椅倒满地上。

丁杨不能置信地看著眼前发生的一切，当看到方舟跳进连酒保也跑跑的水吧内，自斟自饮时，才艰涩地吞了一口涎沫道：“又是你干的？”

方舟微笑道：“小事一件吧！”

辛茜娅甜美的声音传来道：“谁给我一杯酒醒醒精神？”

护罩和武器的威力，与人类本身的体能、灵敏度和生命能有成正比例的密切关系。

这时代的所有武器，均牵涉到微子能量的运转，特别是装设到身体内的装置，均由脑波和直觉控制，才能发挥威力。所以脑波愈灵敏，生命力愈强大，愈可操控高能量的武器，这便是为何改造人这么使人惊惧了。

若说一般战士像一把手枪，那改造人便像拥有各类杀人设备的战争堡垒，相差以千万里计。

随意战士虽是超级装备，错非姬慧芙和姍娜丽娃这种最优越的人材，亦无法发挥它的力量。

当飞船内部架构被两股毁灭性的能量交缠相激下，尽数摧毁，所有人都在生死边缘挣扎时，强弱立判。

最弱的战士的护罩首先被挤碎，接著是肉体分解得无影无踪。

而姬慧芙这时回复了元气，把护罩的能量增至极限，掣起护盾，一边挡格激荡的毁灭性流能，一边往林马掠去。

只要杀死一个改造人，巴斯基便要减去一分力量。

林马这时亦跳了起来，见到姬慧芙往他冲来，一声狞笑，艰难地逆著流能，往她迎去。

他的任务是把这两人运往基地，否则便须杀了她们，无论在任何恶劣和危险的情况下，亦要执行巴斯基的命令。

几声急促的惊呼下，又有战士一命呜呼。

姬慧芙以护盾挡开了一名被激流带得撞往她身上的战士后，蓦地头痛欲裂。

她知道又是林马以精神力量向她进攻，忙运集心神，强顶著对方的入侵。

眼前电光一闪，一道有若实质的长芒，迎头打来。

姬慧芙运盾急挡，“蓬！”的一声，爆起了一天光雨，她则整个人给抽得踉跄跌退了几步。只见林马手中握著一枝金属管，激芒长虹正是由它发射出来，非常厉害。

林马哈哈笑道：“知道我这能量鞭的厉害了吧！”

姬慧芙冷哼一声，右手一挥，一股光柱立即现形手上，就像握著一枝彩光幻化出来的长棍，抢前照脸往林马劈去。

“呀！”最后一个战士在能量流里灰飞烟灭。

飞船内所有墙壁、家私、仪器全化作空气，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空间。

姗姗丽娃由船尾处赶了过来。

对付强力护盾和护罩的方法，就是近身的肉搏，因为能量是会因为空间距离而产生急剧的衰变，愈近的距离，威力愈大。所以两人为了解决对方，都要被迫近身决战。

“轰！”的一声巨震，林马的护盾几乎给打个粉碎。

姬慧芙的头痛登时消去，大喜下移前一脚往林马飞去。

林马正给震得全身酸麻，骇然下勉强退后。

“砰！”

姬慧芙的脚踢在他正往下移的护盾处。

护盾的能量再对抗不了这一脚凝聚起来的能量，化成碎点，连控制发放护盾的装置亦立即销溶毁坏。

林马惨嘶一声，抛飞十多米外。

姬慧芙如影随形，追前挥打，一道长虹应手而出，往林马激射而去。

林马不愧是改造战士，在这样的劣势下，仍然凌空横移，刚避过了这致命的一击，却躲不开卷来的能量流，护罩立时萎缩，被抛得撞往百米外的舱壁。

当他反弹回来时，姗姗丽娃恰好赶到，手撮成刀，运转反物质的庞大力量，以一个美妙无比的姿态，猛地刺入他变得非常薄弱的护罩内，戳在他的改造胸膛上。林马发出一下惊天动地的惨嘶，护罩被彻底摧毁，但却没像其他战士般云散烟消，只是往后抛跌。

姬慧芙已赶至他身后，运盾割在他背上。

“蓬！”的一声，林马整个身体变作一团刺目的金光，再爆炸开来，化作激射四方的金点。这强悍的改造战士终告毁灭。

两女挨到一块，手拉著手。

姬慧芙叫：“这里危险非常，必须立即逃走！”

姗姗丽娃猛一点头，与她同时举起空著的手，两股反物质的集束，汇成强大无比的流能，刺在舱壁处。

“轰！”

舱壁的力场，虽只给破开一点，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在内部强大的迫力下，化作漫天碎粉，洒往空间的虚无处去。

两女来到了虚空中，天使和魔鬼一大一小两颗太阳，在两方各自发射著炫目的强芒。

她们发动飞行装备，把往外抛的身体稳定下来。

姗姗丽娃有种回复自由自在的欣然感觉，传讯过去道：“到那里去？”

姬慧芙笑道：“你不是一直挂著方舟吗？让我们回堕落城去吧！”

姗姗丽娃不依地瞪了她一眼，才随她往乐园二号里飞去。

虚空中的天使太阳明亮不可方物。

巴斯基站在乐园三号星最大的一号军事基地指挥大楼的斜倾仰上的巨型视窗下，仰观著壮丽的星空，眼中厉芒闪闪。

摩亚和其他七个改造人将领，肃立在他身后，均不敢发言打断他的思路。

巴斯基于才智和战力上，都令他们心悦诚服地奉为领袖。

事实上所有改造人都以巴斯基于中心团结在一起，荣辱与共。

现在整个银河联邦已知尚存的改造人共有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一百六十二人都变成了巴斯基于忠心不贰的手下。

若任何一个改造人落了单，最终只有丧命于联邦人手里。

因为改造人的血液是冷的，除了极有限的对象外，绝不讲人情，只是这种性格，已注定是被排挤的人。何况他们绝不手软不杀人，还要以最残忍的方式行事。除了对舒玉智外，这批改造人对所有的非改造人都有著深刻的仇恨，一是视之为敌人，又或是视之如奴仆。

他们的梦想便是要向排挤他们的社会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们才是主人和征服者。

巴斯基于冷然道：“林马死了！我接收到他死前的惨叫！”

身后各人除摩亚外，均为之一震。

其中一个改造将领道：“这怎么可能的，林马就算打不过，亦应可保命逃生。”

摩亚沉声道：“我们已处处小心，竟还是被他们看穿了，由此可见敌人多么精明厉害，真想不到对方竟有如此人材。”

巴斯基于淡然道：“能穿上随意肌的自是最超卓的人，否则怎配得起这战争的极品装备，不过我们很快便会知道里面装的是甚么人，虽然他们可随意改变形貌，却不知玉智小姐早使人在他们身上动了手脚，任他们逃到那里去，都瞒不过小姐。”接著轻轻道：“我也应再到荒星去了。”眼神忽地变得无比温柔。

方舟代替了酒保的位置，殷勤地为坐在丁杨旁的辛茜娅斟满她的杯子。

他的眼睛大感兴趣地朝她打量，只不知看的是她动人的媚样儿，还是她的生命磁场。

辛茜娅还弄不清楚他是谁，厌恶地瞥了这“皮黄骨瘦”的人一眼后，便不再看他，脸泛不悦之色。

方舟根本不懂自卑又或怨怒，放下酒瓶后，举起自己的杯子，笑道：“这一杯是为白牙和野狼的苦难喝的！”

丁杨摇头失笑，举起杯子和他对碰。

辛茜娅袖手旁观，冷冷看著两人欢天喜地一饮而尽，用她那美丽的嗓子道：“丁杨你为何带了外人来找我呢？你的解释若不能使我满意，莫怪我辣手无情。”

方舟为之咋舌，想不到这迷死男人的俏歌手这么凶巴巴的。

丁杨向方舟打了个眼色。

方舟会意，走到水吧的另一端，自顾自继续尝试以百种计的不同类型美酒，又东摸西摸，像个充满好奇心的大孩子。

当丁杨招手唤他回去时，辛茜娅像首次认识他般仔细打量他，美眸满载著惊异之色。

道：“我仍很难相信丁杨的话，最好你自己证明给我看，否则休想我会接纳你。”

方舟愕然道：“证明甚么？”

丁杨早视他为恩人，闻言不好意思的道：“证明你是超能力，例如把这酒吧的灯弄息，诸如此类……”

丁杨摇头道：“我没有时间做这种无聊的事。”

辛茜娅瞪著丁杨道：“我早知他会拒绝，若非凑巧，那些事就是你编出来的。”

丁杨大叫冤枉，懊恼地向方舟道：“这绝不是无聊事，若说服不了辛茜娅，你便不能加入我们。”

方舟一呆道：“我自有办法离开，何须加入你们。嘻！见你是我的朋友，不如你跟著我吧！逃出去的机会也大多了。”

丁杨焦急道：“不要这么说，我带你来见辛茜娅，你不加入组织，她绝不会让我们离开的。”

方舟向辛茜娅笑道：“你身上只有原始的核能集束指环，根本伤害不了我，凭甚么不让我活著离去。”

两人同时一呆。

辛茜娅色变道：“你怎会知道的，我的核环连乐园的侦察卫星都可瞒过的。”方舟微微一笑，不作解释。

丁杨神气起来，向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的辛茜娅示威地道：“我没有说谎吧！”辛茜娅用神地瞧了方舟一会后，叹了一口气道：“算我相信了，让我带你们先到我家躲一会吧！”

方舟道：“要我到你家里，除非你肯和我交配！”

辛茜娅愕然道：“甚么？”接著才明白过来，尖叫道：“和你交配？你是甚么东西，也不照照镜子看。哼！你再提交配这两个字，我便杀了你。”

丁杨亦愕在当场，不知如何插口。

方舟跳出水吧，耸肩道：“不交配便拉倒。我也要走了，丁杨你最好和我一起，否则迟早给巴斯基这坏蛋捉了去。”

人影一闪，辛茜娅威风凛然拦住去路，挺起胸脯娇叱道：“不准走！”

方舟讨厌的眼光落到她胸脯上，笑嘻嘻道：“我倒想看你怎样拦著我！”竟往辛茜娅直撞过去。

第五章 互展奇谋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以惊人的速度，只花了半小时，便由飞船失事处来到墮落城，重施故技，瞒过了侦察卫星和装置，在一幢大厦的天台降落。

她们的方法是发出一枚强力的磁场长距离导弹，当在外空爆炸时，会发出强大的磁波，干扰了所有侦察用的波段。

虽只是瞬那的光景，已足够她们潜入而免遭发觉及攻击。

现在行藏已露，再也不须像以前般缚手缚脚，惟恐惹起对方怀疑。

天台上泊满异车。

两人躲入其中一辆车里。

姍娜丽娃道：“怎么找方舟呢？”

姬慧芙横她一眼道：“我的好小姐，你的智商在联邦里可稳排百名之

内，为何遇上了方舟后，总懒得动脑筋？”

姗姗丽娃叹道：“我的好领袖，我也想知道，为何你遇上方舟后，有机会便拿他来做我的文章呢？”

姬慧芙愣了一愣，瞪她一眼后岔开话题道：“在找寻方舟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几个问题，否则我们最后不但自身难保，还会连累了方舟。”

姗姗丽娃想起林马便犹有余悸，点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敌人应是打一开始便清楚我们的身份，否则不会出动改造人如临大敌般押解我们两人到乐园三号星去。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弄清楚我们的破绽出在那里？”

姬慧芙皱眉道：“我不认为破绽是在我们身上，一是联邦方面出了问题，一是巴斯基厉害得只一眼便看破了我们。”沉吟半晌后叹道：“真教人头痛，若是前者的话，我们的院长便有危险了。”

姗姗丽娃给她一说，亦担心起夫秀清来。

姬慧芙道：“我还有另一重担心，在联邦的军事程序里，任何被俘的人都会给打上追踪烙印，教俘虏即管逃走了，亦会被寻回来。这烙印除了对方舟无效外，任何人都不能免，巴斯基在一般的事务上，都是由联邦处有样学样，为何我们却觉察不到身上有这种烙印？”

姗姗丽娃乃研究院夫秀清外最超卓的人，在这方面自然比姬慧芙更在行，想了一会道：“唯一的解释是这烙印并不是直接设置在我们身上，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研究著一种微子追踪器，只要把它对著目标作远程调校，便可在一公里以至数十公里的远处如影附形的黏著敌人，因它比空气的分子大不了多少，所以无影无形，非常厉害；对付黑狱人的飞船尤其有用，不过研究上遇上很多难题，进展缓慢。”

姬慧芙剧震道：“这才合理，假若对方有这种设置，那我便要重新估计……”接著脸色凝重起来，缓缓道：“究竟是甚么人在巴斯基背后为他主持这些研究呢？”

姗姗丽娃道：“现在首要之务，就是破去这可怕的追踪烙印。”苦思了一会道：“试试这么办吧！你在空中绕一个大圈，我便可根据那烙印移动的轨迹，找到它的位置，再以导弹摧毁它，然后你再对我如法施为，不就行了吗？”

姬慧芙道：“你想把堕落城的所有飞船都引到这里来吗？”

姗姗丽娃笑道：“可能他们正全体朝这里赶来，只因未筑好包围网，才让我们闲著吧！”

姬慧芙亲昵地凑到她的随意耳旁道：“我却有个更好的主意，你想听吗？方舟的小甜心！”

辛茜娅怒叱一声，曲起膝头，向方舟下阴顶去，又狠又辣，既准且快。

旁边的丁杨惊呼都来不及，更不要说去阻止两人动手了。那知眼前一花，也不知方舟如何动作，已来到辛茜娅背后，还以胸腹和她背臀相贴，亲密之极。

方舟的头枕到辛茜娅的香肩上，仰头看著她美丽得眩目的轮廓笑道：“唔！你的磁场真的又美又香！”

辛茜娅惊怒交集，正要给他来一肘重的，那知这小子臀部一挺，立时撞得她跌前两步，那一肘当然打在空处。

辛茜娅忍无可忍，不理丁杨的呼叫，右手一挥，核环发出一道强芒，刺在方舟胸膛处。

三人全静止了下来。

丁杨脸色倏地变得苍白如死，方舟早先虽有不怕核环的话，但他只会当是故作豪语，怎肯相信。

辛茜娅亦大感后悔，呆看著方舟。

方舟脸上现出一个古怪的表情，低头细察被烧焦了的衣服，还拿手伸进衣服内抚摸，喃喃自语道：“比我估计的威力还差，连皮肤都伤不了！”

两人更是楞在当场，不过却并非为了重创了方舟，而是为了连轻创方舟都有所不能。

辛茜娅颤声道：“你究竟是甚么人？”

方舟微笑道：“想知道吗？给我报酬吧！”

辛茜娅一呆道：“甚么报酬？”话才出口，才暗骂自己愚蠢，这坏蛋会有甚么好想头呢？

果然方舟喜道：“终于有得商量了吗？自然是和你交配，一次便够了！”

辛茜娅气得跺足转身，背著他怒叱道：“快滚吧！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方舟耸肩道：“走便走吧！唉！我也要快点离开这鬼地方，因为唯一有个美磁场的小甜心又不肯和我交配。”

辛茜娅气得不肯答话，但偏是心中升起一股异样的感觉，这人的外貌虽不敢恭维，但相处久了，却有种超乎常理的引人魅力。

在这外貌与内心一致的年代，只是此项，便是宇宙奇闻。

丁杨急步来到方舟旁，搓手搔头地焦急地说道：“火鸟老大啊！算我求你吧！不要和辛茜娅开玩笑，没有她的帮助，我们绝逃不出巴斯基的改造魔掌……”

方舟截断他失声道：“开玩笑？我比认真还要认真，好了！白牙和野狼两人正给数千人押解著去见沙莹，酒吧的人很快便会回来，我也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睡觉，你究竟是否跟我一起。记著！若你给人抓起来，我绝不会去救你，因为是你自找的。”

丁杨犹豫时，辛茜娅旋风般转过身子，道：“你对逃出罪恶乐园，好像蛮有把握的样子？”

方舟挺起胸膛道：“哼！这只是小事一件吧！”

辛茜娅凝神瞧了他好一会后，猛下决心，点头道：“若你能把我们全体五千多人带离这鬼住的地方，我便和你……嘿！和你交配一次。”

沙莹、丹尼桑两人立在一号基地的控制大楼里，不能置信的看著巨型屏幕上显示出来的乐园星系电讯图。

两个红点正迅速往恶魔太阳系移去。

沙莹皱眉道：“怎会是这样的？他们明明回到这里，但爆发了第二个干扰导弹后，便变成往恶魔星飞去，他们到那里干甚么？难道发现了荒星的秘密吗？”

丹尼桑道：“看来是这样了，摩亚的船队已奉命飞往拦截，我们还是专心对付方舟吧！”

提起方舟，沙莹的改造目立时射出骇人的金光，咬牙切齿道：“这天杀的混蛋，累得我当众出丑，还要奖赏拿错了人的另一批混蛋，白便宜了他们。”

丹尼桑笑道：“便当是间中来一次的有奖游戏好了。”

沙莹恨得牙痒痒的道：“只要他仍和叛党在一起，休想逃过我的指缝，

最好他把叛党的核心小组全引出来，那我们便可一石二鸟，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丹尼桑的金黄眼睛立时亮了起来，射出残忍狠毒的异芒。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轻易地改变成两个在堕落城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大模大样在街上走著，她们身份晶片上的资料当然相应地改变了。

为了打探城内的事，两人找了间酒吧，不一会已听到有谈及白牙和野狼的事，都表示想不到两人竟是叛党的人。

当有心水清的人指出显像屏幕当时无论在声音与图像都有问题时，这两位智慧美丽的女性对望一眼，均感事有蹊跷。

姬慧芙低声道：“会不会是方舟弄的手脚，本来要找的人就是他呢？”

姍娜丽娃道：“这人来了只几天，怎会和秘密组织拉上了关系？”

姬慧芙笑道：“他认识你又有多少天呢？不是也和你拉上关系了吗！”

姍娜丽娃娇嗔道：“你……”

姬慧芙笑道：“好了！不要再说你和他，又或他和你了，你说我妒忌也好，甚么都好，总之每次我都忍不住说这种话。”

姍娜丽娃道：“你终肯承认爱上他了。”

姬慧芙摇头道：“好感是有一点，主要是他太有价值了。但我对男女的性关系早非常厌倦，对他亦不会例外。来！让我们想想，怎样才可让方舟知道我们来了这里，唔！特别是你这他眼中的小甜心。以他的能力，定可以迅速找到你。”

姍娜丽娃想起令她梦萦魂牵的方舟，那还有余暇和她计较，苦恼地道：“我们又不可以曝光，怎可使他知道呢！”

姬慧芙微笑道：“办法多的是，不过我却想用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一种。”

姍娜丽娃双目立即神采飞扬，喜道：“和你一起真好！我再也不用脑筋了。”方舟浸在浴室里，享受著灼热的蒸气浴。

他仍不习惯穿衣服，又知道赤身裸体在辛茜娅这位于市中心摩天大厦最高第一百三十二层的华宅中走来走去不大好，所以最佳休息的地方便舍此浴房莫属了。

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真正享受生命，若有个像辛茜娅那种磁场的美女为伴就更惬意了。

他不住开放皮肤，吸收灼热的蒸气，蒸气已被调至最高的温度，使得他舒服得甚么都忘却了。

火鸟星外的世界真美妙。

他定要好好的享受生命。

首先便是要回复到以前的巅峰状态，只要到这大厦的天台晒几天太阳，应可轻而易举做到这点。在这拥有两个太阳的地方，连吸取能量亦特别有效。

他心中对将来是半点忧虑均欠奉。早在火鸟星时，他已学晓只有眼前一刻才是最重要的。这赋予他无比的耐性和专注，就像这刻，除了蒸气进入皮肤，让身体吸收热能，再排出来这过程外，再无任何其他事物押在心头。

浴房内的传音器响起辛茜娅的声音道：“你进了去两个多小时了，还不滚出来吗？我们有事和你说呢。”

丁杨亦叫道：“你这么喜欢泡浴室，我第一次见你便是在浴堂。”

方舟答道：“要说话便进来吧！除非辛茜娅肯立即交配，否则休想我离开这个舒服的地方。”

辛茜娅怒道：“去死吧！现在离开罪恶乐园了吗？”

丁杨道：“浴室的蒸气足可把任何人煮熟，我们想进去也办不到，真不明白你的身体是甚么构造的？”

方舟笑道：“放心吧！你们进来时保证温度回复适中合度。”

辛茜娅道：“那是不可能的，降到正常温度最少要十分钟的时间。”

他们所说的时间，与这里的星辰全无关系，全以家乡地球的时间为准，这是联邦为统一时间的措施，沿用下来，已成了当然的习惯。

室门立时打开，辛茜娅大步而入，显要以行动证明方舟只是在吹牛皮。

方舟亦想不到她如此巴辣，说来便来，忙运起能量，猛地把所有热量尽吸体内。

浴室的空气忽地变得奇寒无比，一滴水气都没有，更不要说热蒸气了。

辛茜娅的衣服虽有全天候的保温作用，仍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美目瞪得又圆又大，望著赤条条坐在矮木座的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方舟尴尬地道：“我不知你立刻进来，一时情急下吸得过火了。”

这时丁杨走了进来，亦为之目定口呆。

辛茜娅吁出一口名副其实的寒气道：“你这怪物应给放到动物园星里。”接著“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一副百媚千娇的动人样儿。

方舟亦为之莞尔。

他曾遍阅地球喜马拉雅山内研究院的资料库，当然知道动物园星是甚么一回事。

地球经历近十万年的浩劫后，大多数动物均已绝迹。幸好生物学上的长足发展，使人类可从化石或遗迹里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让它们无性生殖，于是已绝种的生物，纷纷重现人世。

联邦特地选定一个适合的殖物星球，使她成为他们生存的乐土。

这就是动物园星了，是联邦公民一个热门的旅游点。

这时大量的蒸气又由蒸气机发出来，温度迅速攀升。

方舟以思感把间谍调节到原先的一半，看著辛茜娅道：“小姐请脱衣服！”

辛丁两人看著他不用遥控器便能神奇地操控澡室的温度，虽仍感惊异，但已见怪不怪。

辛茜娅坐到另一边去，道：“我们的衣服是防水的，怕甚么？”显然打定主意不让方舟充满侵略性的贼眼看她的身体。

她不脱，丁杨亦不好意思向方舟看齐，坐到辛茜娅旁道：“辛茜娅会出去联络一些人，好计划逃走的事，所以我们须要听你的计划，才有资料跟组织的核心小组商量。”

方舟摇头道：“我不可以告诉你们的，泄露了出去连我也走不了。”

辛茜娅狠狠道：“早知你是在吹大气，根本就没法逃出去。”转向丁杨道：“不准你告诉他有关我们的任何事，说不定他是巴斯基派来的人。”说完脸色微变，显是想到若真的如此，那她不但离不开这里，还要成为人性实验室的祭品了。丁杨摇头道：“不会的，他怎知我是组织的人，而且即管改造人，怕亦没有他奇异的能力，何况他不是改造人。”

辛茜娅想想也是道理，但仍不肯让步道：“说不定他是伪装过的改造人，显像屏幕传讯只是沙莹和他合演的好戏，以取信我们呢！”

丁杨则完全站在他那一方辩道：“那他便应处处和我们合作，好把核心

小组的人引出来，那是组织的灵魂，连我都不知道小组有多少人，更不要说是谁打谁了。”

辛茜娅为之语塞，沉吟顷刻，才盯著方舟道：“你究竟是甚么人？怎样来到这鬼地方？有些甚么目的？”

方舟微笑道：“对不起，恕我不能说出来。”再苦恼地道：“不要问这么多问题好吗？你一是信我，又或是不信我，不信便拉倒，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再纠缠不清了！”

辛茜娅气得俏脸发青，不过那气鼓鼓的模样儿，确是非常引人。

方舟心中一软，伸了个懒腰道：“这样吧！待我在这里睡上三天，醒来后才透露点给小姐你知道，这样满意了吗？”

两人同时一呆道：“三天？”

在这里的三天，足有一百五十个地球时，除非给药物迷昏了，怎能睡这么久？方舟叹道：“最少三天才行。”仰首望往墙壁，眼中精芒骤闪，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道：“可爱的太阳啊！你终于出来了，我等得真苦。”

丁辛两人齐看腕表，刚好是太阳升出水平的时刻，不由脸脸相觑，在这密封的空间里，他怎知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呢？

心中不由涌起怪异到极点的感觉。

第六章 失诸交臂

祝丝蒂在艾妮的陪同下，乘坐飞船回到领袖一号。

由于指挥官雷坡武、总指挥长白树均不在船上，艾妮这副指挥便成了最高领导，故毫无困难把她领进姬慧芙在船顶中间的透明办公大堂去。

祝丝蒂并没有扮成姬慧芙的样子，因为那只能瞒过普通的肉眼，绝瞒不过姬慧芙的超级电脑“爱神”。她并非夫秀清，没有姬慧芙的指令，“忠心耿耿”的爱神是不会和任何人合作的。

姬慧芙的四大亲将里，诺历已被他们杀死，艾妮则变了她们的人，只要设法将白树和雷坡武调往远方，再行害死他们。同时找到姬慧芙到了那里，予以生擒活捉，她便可以找人假扮姬慧芙，那时联邦便是她的了。

她刚和卡尔夫南商量过，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就是由假扮的姬慧芙扮作在一次意外里丧生，那她这副主席便可立即登上联邦主席的宝座了。

她手上提著一个有力场保护的箱子，内里藏有惊人昂贵的超时代仪器。

这名为“控制者”的微型电脑，据说是任何电脑的克星，来自卡尔夫南的“未来科技研究所”。

卡尔夫南这种超级大富豪，是这时代的必然产物。当无尽的寿命加上自由市场，懂得赚钱的人在财富的不断累积下，自然而然便成了拥有权势和庞大财富的人。在无尽的财力和资源支持下，“未来科技研究所”成了联邦研究院外举足轻重的科研机构。

没有卡尔夫南的支持，祝丝蒂纵使如何厉害也不敢向姬慧芙挑战。

现在她已没有退路，只能坚持下去，直至登上主席的位置，完成多年来的梦想。

到了那一刻，她便要摆脱卡尔夫南对她的控制了。

祝丝蒂收摄心神，在姬慧芙的椅子坐了下来。

艾妮来到她身后，神色紧张起来。

偌大的办公大堂沐浴在柔和的光线下，透明顶上是繁星点点的夜空，这对联邦的叛将都神色凝重，若有所待。

果然爱神电脑柔和甜美，与姬慧芙的声音无异的嗓子响了起道：“祝丝蒂副主席，这并不是你的位置，请立即离开，否则三十秒后我会发动攻击，并不会再发出警告。”

祝丝蒂冷哼一声，把箱子提起来，放在桌面上，同时按了发动钮。

强烈的磁波立时由“控制者”发射出来，嵌进爱神电脑的频率里去。

攻击几乎是立即发生，大堂内所有防御装置射出闪电般各类型毁灭性的激光，刺在两人身上，连艾妮亦不免。可见爱神拥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明白到艾妮正在协助敌人。

两人的护罩同时亮起来，抵挡著威力惊人的攻击。

“控制者”自动打了开来，露出里面精密复杂的仪器，自身亦发动磁力护罩，以免被爱神摧毁。

祝丝蒂和艾妮两人的护罩不住萎缩时，“控制者”的运转则不断加速，色光闪闪，其中一块仪版上有十个红色的灯，那代表它对爱神的控制，当所有灯光变作绿色时，便表示她已初步控制了另一同类了。

在一般情况下，控制者绝难对付这种顶尖儿的超级电脑，只能对她造成轻微的干扰，但问题是姬慧芙的领袖晶片已落到她们手里，正放在“控制者”核心的智能分析神经中心内，晶片上所有密码和资料均被“控制者”掌握著，便她可破入敌方的保安系统里，遥遥控制著爱神的电子神经网络。

第一盏绿灯亮了起来。

祝艾两女暗暗叫苦，她们吃亏在不能还击，而护罩的能量在密集的攻击下，至多只能再支持数分钟的时间。

当第二盏红灯转作绿色时，一道柔和但连续的光柱把两人笼罩在内，爱神终认识到自身的危机，发动了最可怕的质子射线，同时向外送出求救讯号。

两人并不担心后一种可能性，因在进入大堂前，她们早有布置，可以干扰爱神发出离开这大堂的任何讯号。

护罩冰雪般溶掉，不住往内缩退。

当离身体只有寸许时，三、四、五、六盏红灯接续转绿。

所有攻击武器同时失灵。

两女松了一口气，知道最危险的时刻终于过了。

爱神的声音响起道：“主席有甚么吩咐呢？”

祝丝蒂兴奋得尖叫起来，就像已把眼中钉姬慧芙踩在脚下般，伸手按在“控制者”的身份识别器上道：“由现在起，我就是你唯一的专用者，快把我所有的资料储入资料库内。”

爱神答应一声，开始进行“认主”的程序。

艾妮却没有她的欢欣，脸上现出矛盾和挣扎的复杂神情。

姗姗丽娃利用随意肌的特性和置于其内的“空间转移器”，似若没有实质的幽灵，这忽儿还在某一大厦的天台，下一刻出现在百多层下街头的一角，再又已远在半里之外。

这并非她真能突破物质的规律，由一个空间移往另一个空间，而是因其惊人的高速和随意肌能产生与背景色配合的半隐形效果，才有这种现象。

她最后来到一幢大厦的天台处，俯瞰著远方广阔的太空基地和巴斯基的瑰丽皇宫。恰是方舟那天观察基地的同一地方，可见这是最佳的了望点。

她以专家的眼光，仔细研究了基地的形势，看著运输船和战船往来升降，很快决定了五个攻击的目标。

除了其他用途的二十枚导弹外，腹内的微型导弹库只有十八枚反物质导弹，在飞船上她已用了一枚，所以她必须好好珍惜，才不致将来需要时没得使用。

她不会蠢得对太空基地发动远程攻击，因为任何基地都有反攻击装备，她的导弹只要出现在基地侦察网的范围内，基地的防卫护罩会立即发动，反攻击武器则会自动追寻偷袭的飞船或敌人，直至把目标完全摧毁。

但如何溜进基地里，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借助随意肌，这仍是有可能的。

她通过随意肌内的侦察器，扫描了整个基地，又利用云层和大气的反射，看到在这个角度看不到的部分。

资料源源不绝的被送入随意神经内，分析著各种有形无形的东西，包括讯号、射线、声波、光波和不同能量的射线与光谱。

当肌内的微型智能系统把分析结果直接送入她大脑皮层时，她比常人灵敏百倍的神经已拟好行动的具体计划。

身随意动，几个起落把她带到基地边缘区高墙外的树林处。

泥土都带著蓝色，使人想起无处不在的蓝菌。

这种异星生物，对入侵者会有甚么想法呢？

以巴斯基的残忍，为何仍可忍受它们诡异的存在。

姗姗丽娃无暇多想，设定了“干扰导弹”行经的路线后，立即发射。

干扰导弹穿入地下数里的深处，刹那间到了基地相反的一端，再往天空射去，在基地的上空爆发出干扰敌方所有装置的磁性风暴，强烈的磁波，虽不能瘫痪对方所有的防御装置，但至少能使敌人察觉不到她近乎隐形和速度惊人的潜入。

霎眼间她已藏身在基地的一幢建筑物内，静候行动的时刻，以配合姬慧芙“找寻方舟”的第一步行动。

基地所有防卫措施全被惹得运作起来，护罩在干扰导弹爆发前已发动了，形成一个笼罩整个基地的半圆形光网，地底的力场亦开动，防止由下而来的进攻。

飞行战车全部升上半空，来回巡航，找寻导弹发射的来源。

一时间充满了杀伐之气。

方舟躺在天台一张长卧椅处，进入了最深沉的睡眠。

就像在火鸟星的岩洞里，连呼吸脉搏心跳都静止下来，像一具没有生命的化石。

阳光洒在他身上，闪闪生光。

更使辛茜娅难堪的是这人自昨晚起便一直不肯穿任何衣服。

幸好这天台是属于她的私人产物，而罪恶乐园又是容许任何荒诞行径的地方。恶魔和天使两颗太阳，因距离远近而呈一小一大的挂在地平上，发出刺目火焰般的白光。

辛茜娅叹了一口气，向身旁的丁杨道：“我要去和首领联络，由他决定怎样处理这件事，你就在这里陪他吧！”

丁杨点了点头，在方舟旁的另一张卧椅躺下去，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道：“我真怀念彩云星系的阳光、海滩和美女，真不明白自己怎会到了这里来。”

辛茜娅好像有点舍不得离开，亦在另一张椅子挨著点边缘坐下道：“回想起来，有很多行为是自己都难以解释的。我自问聪明过人，但总是缺乏耐性，很多事都是浅尝即止，不能全心投进去，致一事无成。到这里来，或者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行为。唉！我真的不明白自己。”

丁杨极少听她吐露心声。

事实上，当活了几千年的悠长岁月，谁都没有兴趣说心事。

人类从未像现在般隔离和孤独。

辛茜娅脸容回复冰冷，站了起来，定神地看了方舟好一会后，轻轻道：“这人虽然可恶讨厌，却是个好人来的，是吗？”

姬慧芙在地底穿行著，即管坚硬的岩层，亦阻不了她随意肌穿墙洞壁的能力，很快她来到一号基地的广播大楼之下的力场保护罩外。

她举起双手，十只指尖同时射出柔和的芒光，刺在基地底部有重力装置的地壁上。

就在同一时间，躲在上面边缘区一座仓库里的姍姍丽娃连续发出了五枚反物质导弹，射往机场五幢最重要的建筑物。

她并不奢望能把这些有力场保护的军用建筑摧毁，但却知道能引起极大的慌乱，那便可形成了掩护姬慧芙的目标了。

导弹穿破仓库的墙壁，以亚次光速的速度，几乎是刚发出，便命中了目标。

基地内分布于不同地方的五幢几何形建筑物同时爆起强烈的能量风暴，卷往整个基地，两辆不幸停在附近的战车立时给抛上了天空，炸成碎粉。

建筑物亦受到不同的损毁，其中三幢还冒出了火舌。

有规律的搜索者立即变成慌乱的飞翔，在基地上布满了飞行和不断由建筑物飞出的战士，乱成一团。

他们还以为潜入了整团的敌人，那知来的是威力比军团还庞大的随意战士。

姍姍丽娃不敢怠慢，忙潜进地底里去，与姬慧芙相反，她是要破底而出。

与林马的搏斗，使她们对改造战士再不敢掉以轻心，尤其他们强化了神经，说不定已找到了她的存在，现在正是要引基地内的改造人向她这破坏者追来。

此时姬慧芙破土而出，随意肌能量运转，连随意服亦依她指示配合著，摇身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战士，迅那间出现在广播大楼地库的暗处。

当她往上层走去时，大楼内唯一的改造战士已到了楼外去寻找敌人，使她无惊无险往广播中心潜去。

她的身份晶片当然应因改变，否则便会被楼内的保安系统悉破。

到这里来，是要向方舟送出讯息，让这可恶的小子知道她们来了，至少也要知道她姍姍丽娃来了。

方舟仍熟睡如死，一点生机也没有。

丁杨看到他这模样，不由有点担心起来，推了推他，幸好肌肤仍非常

柔软，但却灼热无比，吓得他慌忙缩手。

他正想著应否回到楼下，把自己接到睡眠机上，调校一个情节丰富的美梦，好好睡他一觉，天空忽地凝出一个萤幕来。

丁杨心中一凛。

不知今次乐园政府又有甚么事情宣布。

这种宣布方式是无所不及的，所有地方，不论街外屋内或天空，都可看到听到。

他忙跳了起来，到方舟耳旁大叫道：“老大啊！快起来，沙莹这妖女定是想再公布我们这两个通缉犯的资料。”

方舟一动不动，全无反应。

假设丁杨知道他的来历，又有那种智慧的话，应在他旁制造一点爆炸般的声响，或者可使他醒过来。对他这火鸟星人来说，只有火暴才可使他苏醒过来。

丁杨大急下正要不顾一切推他打他，但上空出现的事，却使他所有动作全停顿下来。

天幕处闪动著一行字：“你的小甜心来了！”

历时一分多钟，才倏地消去，便像出现那般突然。

丁杨忍不住搔起头来。

这是甚么一回事了。

罪恶乐园愈来愈不正常了。

第七章 人性之秘

巴斯基又来到舒玉智的实验室内，坐在她对面，看著这美丽智慧的玉人儿。

大殿今次变成蓝天白云。

他们就置身草原之上。

殿内还有拂过的柔风，草浪层层波动，仿若真景。

这各虚拟的真实，正是舒玉智醉心发展的一项研究。

舒玉智忽地轻笑起来，淡然道：“我们遇到对手了。”

巴斯基沉声道：“林马死了！”舒玉智瞥了他一眼，岔开话题道：“现在已很清

楚，这两个随意战士是为方舟到这里来的，而其中一人就是姍娜丽娃。真令人难以

费解，方舟这个长居火鸟星的人，这么快便能掌握了我们的文明，只是这种惊人的

学习速度，已教人吃惊。”接著微笑道：“连小甜心这种话也说了出口，不问可知

他和姍娜丽娃的关系非比寻常了。”巴斯基道：“我看过了姍娜丽娃的档案，近千年

来都没有涉猎过男女关系，为何竟会和方舟搅上了。”

舒玉智眼中闪动著深深的神色，幽幽一叹道：“人类的进化，比起宇宙
的寿命

虽只是微不足道的几百万年，但对人类来说，却是很久的岁月。”

巴斯基留心听著。

在联邦里，没有人在进化学上比舒玉智更权威了。

舒玉智秀目闪耀著智慧的光芒，油然道：“性爱是与生俱来的事，只不
过人类

在进化的过程里，一直有个潜在的渴望，就是希望超越这种原始的情
绪，追求更形

而上的某一种爱欲。”

巴斯基怒道：“那是违反天性的事，只会带来不幸和失落。”

舒玉智平静地道：“这并非没有原因的，人类的‘性’被羞耻与沉默所
包围，

其中一个可笑的原因，就是因为性器官与排泄器官相邻，使人自然地
将两者联想在

一起。”

巴斯基道：“但现在一般人的排泄已由体内的‘废料处理器’代替，而
我们改

造人更进一步，不需进用任何由矿植物提炼出来的营养，又或重组成
各种肉质纤维

的食物，只要每隔一段时间注入被你改良了的‘生物强化能’，便有足
够维持生命

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这可笑的问题应该不存在了。”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问题怎会如此简单，那牵涉到生命整个进化的过
程，天

使二号行星上的蓝菌，便是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它们的繁衍是由交换
基因而来，那

可被视为最原始的性爱形式。奇怪的是经过了数百万年，蓝菌却没有
像地球的生命

般由细菌变成在形态上更高等的生物，例如爬行动物又或人类，仍停
留在那种茧状

形态，发展的只是它们的精神。”

巴斯基皱眉道：“那么简单的单细胞生物，能有些甚么思想和精神
呢？”

舒玉智道：“不要小觑任何其他不同形式的生命，单一的蓝菌当然是微
不足道，

但当以千万亿计的蓝菌加上起来时，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星球便像它
们的身体，而

它们则等于身体内的细胞。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悉破它们的秘密，若
蓝菌懂得像脑

内的细胞分工合作，它们将会使整个星球活过来，变成一种前所未见
的生命形式。”

巴斯基倒吸一口凉气，首次认识到这种微生物的威胁性。

舒玉智俏脸泛起摄人的光泽，缓缓道：“人类的生命所体验的是一种基

本的孤

独，这或可因他人又或爱情而得以纾缓，但那寂寞的本质却永远无法全然解脱。蓝

菌这种奇异的生命形式，却可能指示出一种解决的方向，因为它们的生命，正在于

相亲相爱，互相配合。”

巴斯基听得神思飞越，舒玉智对生命的理解，实在深刻之极。

舒玉智续道：“由单细胞的菌进展到直立的人类，中间经过了无数的过程，由

单细胞发展至复细胞，以至原生物，突触动物或哺乳类的爬虫、灵长类、古猿、直

立人以至现在的人类，每一种的人类祖先，实际上都留下了它的特征，塑造出现代

人复杂暧昧的肉体和生理。我们现在的脑部，便明显有著爬虫和人猿的原始脑存在

著。在潜意识里，我们深深知道这个事实，所以没有人不希望进一步从冰冷的‘爬

虫属性’和不安暴躁的‘古人猿属性’中解脱出来，变成全新的人类，可是到目前

为止，我们的成就仍是有限。”

巴斯基听得津津有味，舒玉智所说的，正代表了人性实验室的伟大成果，只有

真正了解人的本质，清楚知道人体内的所有器官细胞的来历和作用，才可以用不同

的方法去控制人类。

舒玉智的目标当然不是控制人类那么简单，而是要制造出新的人类，这就非巴

斯基这最多只有一半还算作人的改造人所关心了。

舒玉智谈兴大发，道：“人类一直在力图进化，其中一项伟大的成就便是对时

间消逝的知觉能力，由此而可把发生的事依时间次序编列，形成过去、现在和将来

的认知系统，非如原始动物般只有眼前此刻。”

再微微一笑道：“这使他们的脑以惊人的高速迈开了进化的步伐，原始的发春

交配期消失了，使他们可随心意交配，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缺失，就是他们的人脑

是强加上去的，又仍揉合爬虫的脑、猿人的脑和现代人的脑，所以他们有时很难理

解忽然而来的愤怨和狂怒，因为那可能来自早应抛弃了的原始祖先残留下来的部份。

”

巴斯基深吸了一口气道：“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何方舟对你这么别具意义，因

为他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奇迹。”

舒玉智肃容道：“没有人比我更渴望把他的脑袋打开来看看，现在我只希望能

阻止姍娜丽娃和他会合在一起。”

巴斯基道：“放心吧！知道了随意战士的威力后，我已在二号行星的上空布下

了天罗地网，又装置了你发明最先进的防守天幕，保证没有任何人能潜离行星。”

舒玉智眼中寒芒暴闪道：“我会亲自主理封锁二号行星的一切事务，我已活了

很长很长的岁月，亦感到非常厌倦，却是从没有似目前的这一刻，使我这么感到不

想错失当前的盛事。”

巴斯基吁一口气道：“这我就更放心了，擒捉方舟的事，便交由我负责吧！有

小姐的奇谋妙计，方舟还能玩甚么花样呢？”

舒玉智望往上方虚拟出来的蓝天白云，俏目朦朦，充盈著一种超乎了现世的动

人亮光。

经历了超过一万年的悠久生命后，对她来说再没有善恶的分野，有的只是如何

进一步发展生命，如何去勘破宇宙的秘密，从而征服它、超越它。

方舟有最深沉的睡眠里，脑内某一部分忽地醒了过来。

他仍保持著睡眠的状态，却像做梦般有著知感，但那却不是做梦。

他感到某一种伟大的心灵正在接触他和试探他。

那种感觉有点似曾相识。

绝不是其他同类的心灵。

一种不能言传，超越了语言的感觉。

他可以将那感觉“翻译”为人类的仇恨、愤慨、无奈，诸如此类，但总不大贴

切，只是似是而非。

忽然间他记起了那是蓝茵的“心灵”，那天他的思感曾企图和它们建立精神的

连系，但再一接触，它们便拒绝了他。

为何现在它们又来找他呢？

和“溶池”这异生物在火鸟星上的交往，使他知道宇宙内所有不同形式的生命，

都应建基的互助互爱上。

“溶池”是旅游于星际的奇异神物，当他祖先的飞船失事撞往火鸟星时，“她”

拯救了他们的飞船，又留在那里陪伴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有喘息保命的避难所，

最后培养出他来。

现在他眼看蓝茵的家乡受到自己同类无知和残酷的破坏，打扰了它们

的安宁，

危害到它们的存在，他深感痛心疾首！

我可以怎样帮助你们呢？

这些思想闪电般由他的心灵流溢出来，送往蓝茵的心灵去。

让它们感受到他的诚意。

蓝茵在反应著，深思著。

不一刻，他与蓝茵的心灵结合在一起。

方舟感到自己成为了蓝茵，而蓝茵则成为了他，互相在学习对方的一切。

他们的身体就是整个二号行星，感受到其上的一草一木，构成星球的每粒尘屑。

那是非常满足、丰饶和动人的感觉，以亿亿计的生命紧密联结在一起，无分彼

此。

整个星球活了过来，生物与死物水乳交融的合成一体。

天使和恶魔两颗太阳的直射光，月儿们的反照，日和夜同时被感受著。

方舟涌起难以言喻的狂喜，把自己完全开放，让蓝茵学习自己的一切，就像溶

池苦心栽培自己那样。

他在引导著它们，使它们能从自己的神经系统的运作上寻出路向，在进化的过

程上迈进一大步。

而他亦从它们“身上”，学晓另一种生命的方式。

太阳能由整个星球队传入他体内，流出去，送入蓝茵的微体里，再涌回他体内。

能量不断流转著。

只是片段光景，他便储足了能量，甚至比离开火鸟星时更优胜。

他感到蓝茵欢欣鼓舞，生机勃勃，充满了对生命的阳光的热恋，对他的爱。

意满神足时，他们的接触在难离难舍的情况下终结。

双方都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和巩固这次珍贵的经验。

就像火鸟星人经历的无数世代，才由他们的幸存者方舟，发觉了溶池是有生命

的异物那样。

然后方舟醒了过来。

变成了两个普通男子的姬慧芙和姍娜丽娃，在一个酒吧的幽静角落里，享受著

违禁的幻酒。

姬慧芙笑道：“千万不要告诉人我们在罪恶乐园做过甚么事，教人说我知法犯

法。”

姍娜丽娃想到很快可以见到方舟，心情轻松起来，不过仍有点担心地道：‘

方舟会不会看不到我们的便宜广告呢？“姬慧芙横她一眼道：‘这叫关

心则乱，

患得患失。巴斯基那无孔不入的宣传网，方舟除非睡著了，怎会看不到呢？”

姗姗丽娃一想也是，道：“巴斯基现在必定暴跳如雷，他会怎样对付我们呢？”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道：“本来我也不想把猜测说出来，若我是巴斯基，首先便

是以飞船把整个星球封锁起来，使我们再不能像先前般说来便来，要去就去，而且

他们既知道我们是两个人，自然有适当的布置，使我们欲逃无路。”

姗姗丽娃色变道：“那岂非找不到方舟也离不开这里？”

姬慧芙冷哼道：“我才不想只带著方舟离去那么易与，横竖来了这里，定要设

法打听出人性实验室的地点，然后找人扮黑狱人把它炸个片瓦不留，才泄得我那口

恶气。”

看著她那凶霸霸的样子，姗姗丽娃才记起她是操控联邦的最高领袖，惟有无奈

地点头。两人默静下来，同时想著方舟。

姗姗丽娃先打契了沉默道：“我们是否就这样坐著等方舟来找我们呢？”

姬慧芙道：“我很期望能这样做，但巴斯基绝不会有那种耐性，还记得那个把

我们在半途截著的改造人吗？”

姗姗丽娃点头道：“你说的是那白魁上校，有甚么问题呢？噢！我明白了！”

姬慧芙嗔责道：“你想方舟定是想得疯了，除了他外便不肯再动脑筋，我看他

并非认出我们是随意战士，那应是事后的事，他当时只是凭精神力量发觉我们有著

比常人优胜的特质。”

姗姗丽娃道：“那即是说若他把我们的精神特征告诉其他改造人，他们可轻易

把我们找出来。”

姬慧芙叹道：“就是这样，我们又杀人又破坏，与疯子无异的巴斯基怎下得这

口气。当他封锁了天空后，便会率领所有改造人来搜寻我们，就算躲进地底也会给

他们挖出来。”

姗姗丽娃听得头皮发麻！一个林马已这么厉害，巴斯基这被奉为最具威力的改

造人岂非真的天下无敌？何况还有其他不明人数的改造人，她们那还有幸胜或幸存

的机会。

姬慧芙道：“现在我只希望方舟能早一步先找到我们，否则只好设法逃生了。”

姗姗丽娃心中叫道：“方舟！你究竟在那里呢？”

祝丝蒂一人独坐在姬慧芙的办公大堂内，控制罩落在她的头上。

她试了几趟后，无法不把运转的速度调慢了少许，才得心应手起来。现在她等

若是联邦的最高控制和指挥中枢。这控制罩代表了爱神电脑的核心，只有由这里，

她才可通过爱神接收和发布命令，一点都不会受人怀疑。

而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进入爱神名为“宝库”的庞大资料库中，那处储存著联

邦的所有秘密，政府大员的评价和档案，最尖端科技的研究成果，和发布重要指令

的密码程式。她尝试了各种运作后，发觉全无问题，才深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开放

“宝库”。

只要尽窥“宝库”的秘密，联邦就是她的了。她也可以找到姬慧芙的去向，把

她干掉。但假若她可以不顾后果的随心意发放命令，那她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却不是

姬慧芙，而是要把卡尔夫南杀死。

尽管姬慧芙对她非常不满，可是由于她在联邦殖民事务上的功绩，使祝丝蒂在

议会中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连姬慧芙也动不了她。可是卡尔夫南若不怕两败俱伤，

却实可使她身败名裂。

卡尔夫南一直以为凭著他由古年代发展出来的催眠术和黑巫术，可以牢牢控制

著她。而她亦利用对方的大男人心态，让他以为如此，事实上在联邦内仅次于姬慧

芙的她，岂会是这么易与的人，现在她只是扮蠢吧了！不过她现在必须倚赖和利用

卡尔夫南，当她以副主席的身份真正接替了姬慧芙后，就是她掉转枪头对付卡尔夫

南的时刻了。

姬慧芙对付不了卡尔夫南，是因为她事事讲求合法或不合法。她却沒有这方面

的心障。祝丝蒂在罩内凝聚眼神，两手按在“控制者”的操纵键上，发出了指令。

杂若无数天文数字组合起来厚似书本般的密码程式，同时发出讯号波，送入爱

神的感应器中。罩内的祝丝蒂眼前尽是变化万千的色光，她感到自己在一个奇异的

空间内以惊人的高速推进，最后来到由爱神虚拟出来，真实无比但又

实是幻象的大

殿里。

这大殿是开放的，撑起殿顶的巨大圆柱形成了十八个围绕四周的巨型拱门，外

面却是深黑无尽的太空。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接近得差点遮著了其中一道拱门的

四分之一，被一个卫星绕行著。祝丝蒂自然认得那是地球和她房屋的伙伴，月亮。

这就是姬慧芙脑海里幻想出来的东西，再由爱神把她的幻想化作“电子的现实”

，这虚拟的真实包括了各种感官的知觉，那就是说可以触摸、嗅、视、听，都感到

与真实无异。我们的所谓“真实”亦与此全无分别。

感官把各种资料送到神经内，再由人脑像玩拼图游戏般把片片碎块结合在一起，

形成人类独有的“现实”。在这一刻，爱神就一手包办了传送所有这些感官资料到

她的脑神经里，让她看到了这世界。

祝丝蒂压下心头的激荡，柔声道：‘爱神！你在那里！’

爱神那姬慧芙的甜美声音道：“祝丝蒂副主席，我一直在这里。”祝丝蒂涌起

一阵怪异无伦的感觉。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答案带著超出了她所要求的答案，例如

爱神只须答她“我在这里”便够了。更使她惊异的是爱神的声音多了种奇异的感情。

祝丝蒂无暇多想，下令道：“立即给我开启宝库！”眼前景象倏地消去，她又

回到罩子的空间里。祝丝蒂骇得全身麻痹。这是甚么一回事？为何爱神竟违背了她

的命令？她再次发出进入宝库的命令，又来到那奇异的空间里。当她要开启宝库时，

下一刻又被送了回来。

“爱神！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接收到她神经的讯息后，爱神道：“祝丝蒂

副主席，我并不明白你在说甚么，我只知道执行你的命令！”

祝丝蒂浑身冰冷，知道一定在某一环节出了问题，“控制者”仍未能完全操纵

爱神。这是没有可能的。

艾妮的声音传入罩内道：“丝蒂！主席和狄平上将回来了！”本应雀跃兴奋的

祝丝蒂心中连半点快乐都欠奉。这归来的“主席”自然是狄平找人伪装出来的，狄

平这联邦总司令则是自己的人，如此组合，本可轻易控制了整个联邦，为所欲为地

进行自己的登基大计。

若是若进入不了宝库，便等若有锁无匙，她只能发布一般指令，甚至动用不了

联邦的储备户口，不能分配殖民星的资源，亦不能罢免任何将领和要员，怎么办才好

呢？无奈下，唯一想起的人就是卡尔夫南这邪恶可怕的人。只有他的“未来科技研

究所”，才有实力找出问题的症结。

第八章 分裂之局

辛茜娅旋风般冲进家里。正戴上头罩观看“立体电影”的丁杨立时把罩掀掉，事实上他心中太多忧虑和恐惧了，根本没法投入任何事物去，但不找点事情做做，则时间更是难过。

他本是联邦的常规战士，今次是负著逃兵的罪名来到罪恶乐园，即管逃了回去，亦要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教他怎快乐得起来呢。

辛茜娅脸色凝重道：“那个怪人起来了没有？”

丁杨道：“刚起来了！”辛茜娅松了一口气道：“早知他说要睡三天是吹牛皮，我没看错吧！”转身便要走往上层的天台。

丁杨站起来道：“他不在上面！”

辛茜娅皱眉道：“不是又在浴室内吧？”

丁杨无奈地摊开两手，作了个拿他没法的表情。辛茜娅跺了跺脚，冲入内厅，转上通往浴室的长廊，推门便进。丁杨大感奇怪，追了进去。只见方舟浸在可把人热出鸟来的沸水中，闭目深思。

辛茜娅站到池旁，喝道：“方舟！”方舟全身一震，猛地睁开双目。

两道闪电般的眼神，击在两人脸上。辛茜娅和丁杨只觉像他眼内忽然升起两个眩目的小太阳，一时间全身灼热，身体泛起怪异无伦的感觉。强光敛去，回复了平时那骗人的无力眼神。方舟和辛茜娅互不相让的对视著。

辛茜娅更肯定自己得来的资料错不了，得意洋洋地道：“你不告诉我便不知道吗？还当是甚么大秘密，怎瞒得过我们的领袖？”

方舟两眼一翻道：“知道又有甚么大不了？”

辛茜娅不忿气地尖叫道：“有甚么大不了，巴斯基既然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你还怎样逃得出去？你以为火鸟星人便天下无敌吗？你也不知改造人有多么厉害！”

方舟没好气的道：“那你应该知道改造人有多么厉害的了，为何又要和他们作对呢？你不是叛党来的吗？”

辛茜娅抿嘴浅笑道：“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干甚么事，你却对自己的危险处境一点都不知道，整天只在睡觉和泡浴池。哼！正一傻蛋。”

看著她轻言浅笑和美样儿，方舟心都痒了起来。这时她的磁场多了一种奇异的光泽，显示她因知悉他真正的身份后，充满了希望和乐观的想法。他很想扫描她神经内的状况，但自从看了研究院的资料库后，知道探索人家

私隐是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克制著这冲动。

丁杨忍不住道：“他究竟是甚么人？”

辛茜娅道：“我没时间解释了，总之这傻蛋是联邦和巴斯基都要缉捕的人。”转向方舟道：“快上来！我要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方舟不情愿道：“你要我做甚么便做甚么吗？在我们那里，女人都得听男人的命令。”

辛茜娅道：“入乡随俗，这里男人都要听女人的话，给我立即滚上来！”

方舟失声道：“滚上来？这里的乡规似乎亦是男人话事，巴斯基是女人吗？”

辛茜娅叉起蛮腰胸有成竹地道：“他是男的，但却不是人，而是被改造了的怪物。哼！”

本小姐没时间和你瞎缠不清了，想交……唔！死人！还不快上来！”

姍姍丽娃望著姬慧芙，道：“你在想甚么呢？为何神色变得这么幽暗？”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眼睛扫掠四周奇装异服的人，轻轻道：“我在想为何有这么多人到这里来，是否我处理得联邦很不好呢？”

姍姍丽娃沉默片晌后，缓缓道：“当然是有点问题，但却不是出在你身上。”顿了顿续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找寻生命的目的，自亘古以来，便是如此，以前的人为了应付生活，再没闲情去想这问题，但现在的我们生活无忧，物质无缺，生命又像永远没有止境似的，便不能不努力找寻生命的意义。有些人追求权力和功业，而你正是这最高的代表。我则在科研上得到满足，每一个新的发现都会带来惊喜，好像向宇宙的真相跨进了一步。但不是人人都像你我般幸运。其他不安于现状的人，便希望到这里来尝试为联邦禁止的另一种生活。当然亦有人是为了躲避黑狱人而来。联邦人对付不了的敌人，或者改造人会有办法。”

姬慧芙的眼睛亮了起来，道：“假若我们能把素女星之役告诉这里的人，你说会引起甚么后果呢？”

姍姍丽娃正要答她，两名衣著性感的艳女来到她们台旁喝道：“起来！我要你们的台子！”世上竟有这么横蛮霸道的女人。姬慧芙不想生事，向姍姍丽娃打个眼色，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个子较高的艳女喝道：“坐回去！”两女同时一愕，这不是明著来闹事吗？另一角落有两台坐著的十多个男女同时大笑怪叫起来。两个艳女回头向他们报以示威的一笑。

个子较小的艳女没有再迫“他们”坐下，瞪著大眼道：“你们是那个帮会的，竟敢到我们的地头来混闹？”

姬慧芙初到贵境，怎知人人都要靠入会来保护自己，没好气地扫她一眼道：“既是你们的地头，我们离开好了！”招呼姍姍丽娃一齐离去。

那两台的十多名男女同时站起身来，行动如闪电般扼守著酒吧所有进出口，其中五名大汉和另一女子围了过来，形成困兽之局。他们中的一名留著胡子的彪形壮汉看来是头领，过来伸手搂著两艳女的腰肢，眯著眼瞧著姬慧芙两人，不死不活道：“你这两人面生得很，形迹可疑，捧著两杯酒只呷了一小口，唔！说不定是联邦来的间谍，让我捉了你们去领赏吧！”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摇头道：“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混蛋！”向姍姍丽娃打了个眼色，两人同时出手。

两艘形状可怕的魔鬼鱼型飞船虚悬在二号行星上三十万公里处，躲在云层之后。一艘自是长达六千米，活像太空城市的“堕落号”。另一艘较少一点，只有五千米的长度，舰长就是他两名得力手下之一的摩亚。摩亚这时到了巴斯基所在的“堕落号”上，与他商量行动的计划。

沙莹、丹尼桑和另十二个七男五女改造人将领，亦到了船上，听候指令，其中一个正是丹尼桑的手下白魁上校，亦是最初遇到姬慧芙和姍娜丽娃的改造战士。另外还有一个非改造男子直政，他是舒玉智的副手，工作的地点却非实验室，而是二号行星，他的研究室设于堕落城内。

他是唯一有院士身份的人，是以前舒玉智任研究院长时期的一级院士，追随舒玉智到这星系来。对舒玉智来说，实验室有两个场地。一个当然是实验室，另一个就是这两个天使太阳系内的住民星，那是活的实验场。

直政的工作就是通过观察，研究人类在无政府状态下，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所展现出来的行为。巴斯基不太喜欢直政，因为这人不时到荒星去见舒玉智，比他见这美女的时间频密得多。

而他更怀疑直政对舒玉智这么忠心，不纯为了科研的原因，而是他一直在暗恋著这比得上姬慧芙的动人美女。摩亚来到背著他们透过落地透明幕墙俯瞰乐园星系的巴斯基身后道：“已找到了随意战士乘坐的飞船。她们真是狡猾，懂得把船藏在五百万里外的磁性殒尘区内，难怪我们侦察不到。现在船已给送往荒星，就算找到方舟，她们也失去了逃生的工具。”

丹尼桑沉声道：“大亨！行动的时候到了。”

沙莹正要说话，巴斯基有如目睹般打手势阻止她，才道：“直政！你先到堕落城去。”

直政心知巴斯基除了舒玉智外，不会信任任何非改造人，识趣地答应一声，自行离去。

待他走后，巴斯基冷哼一声道：“这人究竟有没有问题？”众将均明白他的意思。移居到罪恶园来的人，都要经过最严格的检阅，不能携带任何高科技的装备到行星上去，一切生活的必需品均由乐园政府配给。而通过现代的科技，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瞒过沙莹主持的情报局。

她随时可秘密把人抓起来，扫描他脑内的有记忆细胞，尽悉他心中之秘。在放走前再把对象脑内有关被抓的记忆洗去，使对方茫然不知曾进过情报局的审讯室去。以这种方法，他们发觉了秘党的存在，清楚知道有多少人和大部份人的身份。

可是直至今天，他们从没有逮捕过任何人，因为他们仍未找到秘党核心组织的领袖，甚至对他们的通讯手法和计划仍一无所知。党员都是忽然听到起自身旁的声音，指示他们要做的事。

这须要高科技的通讯装备才能办到。所以这核心组织，匿名“秘核”的成员，应是乐园政府的人，而直政正是最有资格被怀疑的人，只是到今天仍抓不著他的痛脚。

若换了是别人，巴斯基错杀了他亦没有问题。但他背后有舒玉智在，他们便不敢轻举妄动了。而且问题是以舒玉智的精明厉害，直政的事怎能瞒得过她呢？

沙莹道：“直政这人平时很少说话，我看他是满肚蛊惑，非常不可靠，真不明白小姐为何这么信任他。”

丹尼桑道：“丁杨是我们已知道的秘党份子之一，看来身份相当高，部

不定可接触到秘核的人。”

沙莹接道：“我们已监视立夏所有已知的秘党份子，却发觉不到丁杨与任何人有接触，可见丁杨接触的是尚隐藏得很好的叛党。”

摩亚冷冷道：“为何不瞒著小姐，把直政作记忆扫描，那不是甚么都知道了吗？事后直政又不会记得任何事。”

巴斯基暴喝道：“不准再提此事，我巴斯基从没有对舒玉智小姐隐瞒任何事，以后也不会有。”众人噤若寒蝉。

好一会后，巴斯基才道：“事情可分两方面进行，丹尼桑和沙莹负责搜索姍姍丽娃和她的随意伙伴，方舟的事则交由我负责，明天当天使和恶习魔再升上地平时，我要他们全落到我的手心里。”

联邦的第一号猛将，姬慧芙一师部队的雷坡武大将脸容肃穆的站在素女星基地控制大楼的战略指挥室内，看著显像屏幕上星图里一小方闪动红光的区域，那就是使首席军机秘书诺历发生意外的星尘区了。陪著他的还有素女殖民星系的总督尤历准将和他十多名手下军官，各人都脸色阴沉。

传音器响起道：“总参谋长到了！”雷坡武精神一振，转过身来。斯文秀气的白树一身便服，走进指挥室来，先和这威武过人的坚强军人作军式拥抱，才道：“情势有点不妙，直至现在，主席仍坚持她的命令，要我们留在这里负责加强防务，她则由艾妮陪她回地球去，准备下月即将举行的例会。”

雷坡武沉声道：“诺历死了！据说是当降落到其中一块殒石时，忽然来了一场磁暴被活生生电死了。”

白树脸容一黯道：“我听到了！”雷坡武道：“你不觉得事情有可疑吗？祝丝蒂这狐狸往找主席，然后一齐到了星尘区去，回来后一切都不同了。”

白树点头道：“我也觉得很不妥当，可是除非艾妮也有问题……”

雷坡武戚然道：“艾妮一定有问题，我找了她半天，才肯和我通过短暂的一次话，她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语气很古怪，像做了些甚么亏心的事。”

白树皱眉道：“可是命令明明是由爱神发出来的，即使有人害……嘿！希望不会是那样。我是指就算祝丝蒂有领袖晶片在手，亦骗不过爱神。”

雷坡武苦笑道：“若非我想到此点，早就挥军进攻领袖一号了。”

白树一震道：“千万别干这傻事，要攻打威力最强猛的领袖一号和智能最超卓的爱神，最少要十艘母舰级的飞船，而我和你加起来只有两艘，无异螳臂当车。”

雷坡武不忿道：“我怎样也要见主席一面，她现在的命令和行为太不合情理了，又不肯和我在通讯幕前对话。”

白树摇头道：“那你就是违抗军命了，若她真是主席，最多斥责你一顿，若真是祝丝蒂在弄鬼，你便会给送上军事法庭，那时便正中敌人下怀了。”

雷坡武道：“在联邦里我只佩服主席和你的智慧，你认为我的猜测对不对？”

白树叹了一口气道：“虽然不太合乎逻辑，那是说纵使有艾妮或其他人帮手，也对付不了主席，但现在发生的事，却只有你那可怕的想法，才可以圆满地解释了原因。”

雷坡武色变道：“那即是说主席真的遇害了，领袖晶片还落在祝丝蒂手进而，爱神亦给她们破入控制了。”

尤历和其他将领均骇然色变。白树来回在指挥室内踱起方步来，思索道：“祝丝蒂和狄平上将一直有暧昧，所以主席准备在今次地球议会的例会

上正式把狄平罢免，由你补上总司令的位置，所以在时间上，祝丝蒂必须先发制人，否则就大幅削弱了她在军方的影响力，不过现在则非常头痛。”

众人均心情沉重，没有了姬慧芙，将对联邦造成致命的打击，只有她才有服众的威望，可领导联邦对抗黑狱人的侵略。先不论祝丝蒂乃联邦的第二号领袖人物，而狄平则是军方的最高指挥，互相勾结正可成为军政两方面具有最压倒性优势的力量；单是这两人控制著三艘主力舰级包括领袖一号在内的飞船，已使他两人束手无策了。

白树续道：“你千万还想轻举妄动，我先要联络内阁其他十二位大臣，了解他们的心意和对这事件的看法，才可以决定行动的方式，在此之前，千万不要做任何傻事。”

雷坡武长长吁出一口气后，回复了平日的沉稳冷静，道：“好吧！我则负责联络其他银河军团的指挥官，他们除了有几个是狄平的人处，都是忠于主席的人，有起事来亦不怕势孤力弱。”

白树叹了一口气。假设姬慧芙真的被害死了，联邦将出现分崩离析的乱局，重回古战国互相征战的局面。而拥有爱神电脑内宝库所有资料的祝丝蒂，自然是占尽上风。内忧外患，忽然全涌到眼前，还是在大胜黑狱人的素女星战役后接踵而来，教人怎不顿足长叹！

第九章 秘党领袖

丁杨驾著翼车，方舟和辛茜娅坐在后座的双人位上，朝城市北区飞驰而去。

丁杨道：“我真不明白为何沙莹给方舟老大玩了一手后，便不再尝试公布我们的样貌资料。”接著笑道：“方舟老大弄过他们的广播系统后，可能有后遗症，无端端打了一行字出来。”

辛茜娅道：“不要说这些无聊事，我要向方舟解释我们组织的事。”

方舟当然不知道已错过了姬慧芙和姗姗丽娃送给他的重要讯息，皱眉道：“你刚见过甚么人，不但知道我是谁，还对我好感了那么多！”

辛茜娅没好气道：“我只是奉命行事。”顿了顿道：“听著了！我们的组织共分三重，就是最高领袖、核心分子和外围党员。核心分子共有五个人，党员则有五千多人，所有联络都是由领袖直接通知这五个核心分子，再由他们以分布于各区的秘密发射器，传送给外围党员。党员间除核心的五个人互相认识以外，外围党员都毫无联系。”

丁杨接口道：“我也是核心党员之一，但却只有辛茜娅直接和首领联络，所以我才会带你来见她。”

方舟奇道：“那你们怎样招收党员？”辛茜娅道：“这全由首领一手包办，不过现在名额已满，因为飞船的地方始终有限。”当她说到飞船时，一对美目立时亮了起来，媚艳迫人。

方舟失声道：“飞船！”

丁杨兴奋地道：“是的！我们正在建造一艘飞船。”

方舟道：“你们在那里建造飞船，那处可得到器材，怎样瞒过乐园的军

政府。”

辛茜娅崇慕地道：“我们的领袖是最有办法的人，在他主持下甚么不可能的事也变了有可能，让我透露点给你知道吧！他是乐园政里非常高级的非改造人，至于真正身份，连我也不知道。”

方舟道：“你见过那艘飞船没有？”

辛茜娅和丁杨同声道：“当然见过！”

方舟大感不解道：“就算有艘飞船，亦绝逃不过乐园的攻击卫星和战船的追截，造成了也没有用。”

这时翼车飞进了一座庞大如山，形似蜂巢的建筑物去，外面闪著“乐园游乐场”的字样。穿过一个圆形的廊道后，翼车来到一个广阔的空间，里面另有十多幢形状古怪的建筑物，代表著不同的刺激游戏，例如殒石射击场，怪兽屋、太空大战诸如此类。

无数翼车进进出出，非常热闹。他们的翼车在其中一个停车坪泊了下来。

辛茜娅有点恼他不断泼冷水，语气不善地答道：“领袖自然有他一套完整的逃走计划，他当然比你更清楚这星系的防卫网。”

方舟其实很喜欢看她发怒娇嗔时的样子，所以有时忍不住蓄意逗怒她，但今次却没有这种心情，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妥当。

辛茜娅指著其中一座叫“梦幻屋”的游戏屋道：“这游乐场是全自动和免费的，你只要走进去，戴上头罩，就可以直接和领袖对话了。”

方舟呆了一呆，暗忖这秘党的领袖，也算神通广大了。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把那十多个男女地头虫打得东倒西歪后，离开了酒吧，来到外面天使恶魔两个太阳高照下的大街上，混入了行人里。这些人都给人一种无所事事，四处撩事生非的感觉。

姬慧芙一震停下来道：“飞船的讯号消失了！”

姍娜丽娃愕然道：“我们的飞船既有反侦察装置，体积又小，兼藏在殒石的岩洞里，怎会给人发现呢？是否殒石区发生了意外，但也没有理由使讯号消失呀！一定是人为的。”

姬慧芙把她拉进一条横街去，低声道：“我们真要重新估计巴斯基的真正实力了，在他的集团里必然有个非常厉害的人在，此人绝不会是只懂用武的改造人，那才是罪恶乐园的灵魂。”

姍娜丽娃道：“那会是谁呢？这人不该是籍籍无名的人吧！”

姬慧芙道：“难说得很，现代人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很多显赫的人会忽然心灰意冷，避世隐居，说不定这人正是这类人。”

姍娜丽娃道：“会不会是卡尔夫南的‘未来科技’在后面支持他？”

姬慧芙道：“他两人互相勾结的事早不是秘密，但却不应是这种关系，改造人永远不会真正相信非改造人的。”

话犹未已，心中警兆忽现，抬头往上望去时，只见战车满天，其中十辆排成“人”字队形，朝她们俯冲下来。

同时一个声音传下道：“伏在地上！否则立即开火！”

两女心中剧震，暗怪自己不够心狠手辣，若把刚才那些男女全部干掉，现在就不必陷于如此险境了。

方舟走进梦幻屋里，只见里面有上千副形状奇怪的梦幻仪，大多数都被别人占著使用。

他犹豫半晌后，坐到其中一座仪器的位子内。

一个金属头罩降了下来，把他的头套至鼻下唇上的位置。

接著一把柔和的女声道：“欢迎到梦境世界来，请选择你的梦境。”

方舟眼前出现了十项选择，爱情、历险、运动诸如此类，每个都编了号数。

方舟心道：“当然是一号的爱情！”

梦幻仪立生感应，再出现了爱情方面的另十多项选择。

方舟对“美女”的一项最感兴趣，心中叫出了编号。

这时他已忘了进来是为的甚么了。

然后又是选择，包括美女的人数、性格、类型诸如此类。

一切妥当后，那声音道：“梦境开始了，请放开怀抱，好好体验你的梦想吧！”

四周深黑起来。

忽然间，方舟回到了火鸟星上。

他只能依稀认得这是家乡，因为熟悉的地表上长满了浓密的树木，泉水由岩石隙处飞泻出来，一片生气。

方舟一阵感动，明白到这梦幻仪正反映著他内心的梦境。

谁人发明出这么伟大的游戏机来呢？

“方舟！”

方舟扭头望去，只见一位全身裹在金光中的美女往他奔来，样貌有点像姬慧芙，又有点像姍娜丽娃，亦有少许似辛茜娅。

她们难道都是他梦想中的一部份？

方舟不由亦往她奔去。

景物倏变，他来到一间密室里，看著一个英俊的男子。

那人微笑道：“方舟你好，抱歉打断你的美梦，我就是秘党的领袖，终于见到你了，真好！”

方舟美梦成空，心中暗恨，但也清醒了过来，思感延伸，很快知道对方是透过立体传真器，使自己可以和他“面谈”。

方舟冷冷道：“你为何要欺骗渴望离开这里的人。”

那人一震后，凝神打量了他一会后道：“你怎会这么说呢？”

顿了顿后道：“若你知道我是谁，便不会怀疑我在骗人了。”

方舟道：“只看你能这般和我对话，便知道你是非常有办法的人，至少这游乐场是由你管理的，是吗？”

那人傲然道：“你说对了少许，不但这个游乐场是由我主持，事实上整个星系的城市都由我设计和管理，军方只负起保安的责任，不能过问我的行动。”

方舟思感追著传讯，试图扫描对方的内心世界和秘密时，竟发觉对方的神经被一层奇异的能量密封著，使他不得其门而入。

那人微笑道：“若你知我是人性实验室的副主持人，便不会奇怪我有这种反探测的装置了。”

方舟愕然道：“你是……”

那人淡淡道：“我的名字叫直政。”再微笑道：“人人都以为人性实验室密藏在罪恶乐园的某处，这都是错误的想法。事实上整个双星系统都是一个实验场，探讨人性本源的秘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如

此大规模和有系统地对‘人的本体’作出毫无顾忌的研究。”

方舟大为反感道：“那你便是把活人用作实验的罪魁祸首了，既没有任何被迫的成份，为何现在又要逃出去呢？”

直政道：“一将功成万骨枯，明知有很多人要牺牲，但为了未来的幸福，这场仗仍是要打的，只是我们的对手是宇宙无形的魔手吧了。”

方舟皱眉道：“这只是你们想像出来的敌人吧！”

直政正容点头道：“对你这在进化上跨进了一大步的人来说或者是那样，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另一回事。生命有著不住成长的冲动和本质，在蜕生术和无性爱受孕前，生长在母体的子宫时就自然进行著，基因力量使我们长大成人，就像呼吸般自然而不须学习，但转眼二十多年后，生命的成长便开始衰退。最初所有人均以为问题出在老死上，可是现在我们克服了病死和年老的问题后，成长仍然停滞不前，只是脑内多了点细胞。基本上现代人和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这可从古代人的记录看到：传送到他们感官的讯息，及由其感官传送出来的讯息，仍是大同小异的。”

方舟恍然道：“你们的实验室就是希望找到人类停止了进化的原因，所以罪恶乐园就是使人重新经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兽性的世界，刺激他们的遗传基因，希望使他们生出新的进化，是吗？”

直政大讶道：“这番话若由一个研究院士说出来我会毫不惊奇，但出自你这个离开火鸟星才只有一年的人，我便不得不拍案称奇了。”

方舟叹道：“在某一程度上，你们已取得成功，这里的人的心灵已变得愈来愈狭窄，只著意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霸占土地，结族、杀戮、交媾，不择手段以免被敌人活生生吃掉，这都是原始的行为反应，不过这太残忍了。我不想再和你这种人说话。”

直政胸有成竹道：“不是为了我，你便当是为了辛茜娅、丁杨和其他想逃出去的人吧！”

方舟道：“但我却想不出你有任何理由要逃走，而且以你的身份，要走还不容易吗？”

直政平静地道：“首先我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最多只可算作一个在起初绝对想不到会发展到像现在这般情况的帮凶罢了。”接著黯然神伤地叹了一口气道：“在长期暗中观察这些被实验的人后，可能基于同类的了解，我对这城市内的一些本质较佳的人生出了深厚的感情，而我本身亦受到改造人的排挤和不信任，所以才兴起逃走的念头。现在飞船建成了，我还有办法发动装置，可以短暂地干扰这星系的所有通讯系统，使我们可乘机逃脱出去，有五成的成功机会，但你的来到，却破坏了一切。”

方舟发觉自己正逐渐被对方说服，愕然道：“我怎样破坏了你们的事？”

直政道：“为了封锁星球，巴斯基在天上张开了最新的‘天幕防卫系统’，我们的飞船根本全无全无逃生的机会了。”

方舟道：“你大可等我逃出或被捕后再走不就成了吗？”

直政道：“问题在于丁杨和辛茜娅都暴露了身份，现在巴斯基仍无暇理会秘党，假若你走了又或被捕，便轮到 we 面临缉捕和死亡了。”

方舟开始相信他确有诚意了，点头到：“你要我怎样帮助你们呢？”

直政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偷取一艘最高级的飞船，为了对付你和随意战士，两艘魔鬼型飞船，堕落号和罪恶号都随时会飞来一号基地，只要你

能夺取其中之一，再凭著你能逃出地球的超能力，便肯定可逃出这人间地狱。”

方舟道：“甚么是随意战士？”

直政道：“那是联邦派来找寻你的超级间谍和战士，威力比得上改造战士。”方舟吐了一口凉气道：“希望不用和他们碰头就好了。好吧！但假若我真个夺得了飞船，总不能再停泊下来，让你们逐一上船吧！”

直政道：“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会全体乘建成了的飞船来与你会合，到时你打开尾腹最大的太空舱口，便可大鱼吞小鱼般把我们容纳进去，我们的飞船只有四百米长，浑体漆黑，非常易认。”

再肃容道：“时间无多了，你不用再去见辛茜娅两人了，我有很多事等著他们去办。”

方舟深吸一口气后，点头答应。

下一刻他已回到了梦幻仪里，眼前一片漆黑，美景全消。

唉！

终于到了和改造战士短兵相接的时刻了。

第十章 连场血战

姬慧芙两手刺出，脉冲质子激光由十只指尖合流成两道强烈的集束光，脉射在头顶最接近的两辆飞行战车处。

姗姗丽娃则发出了一枚珍贵的反物质导弹，射往在千多米外的上方空际俯冲下来的另三艘战车。

脉冲激光刺中两架战车时，战车的护盾在自动感应下亮了起来，形成一个伞状的白芒，挡格质子流形成的集束光。

护盾立时粉碎，被质子流毫无阻隔地破入，直接击在有护罩保护的车体处，爆出一天光雨，整架战车化作白芒芒的光晕，似若失去了实质。

这里脉冲式的质子集束，乃联邦研究院为应付黑狱人的最新发明，与反物质激光并列为激光和武器学上最骄人的两项成果。

反物质激光主要用在近距离的格斗上，尤利于近身肉搏，距离愈远，衰变愈大，逐米的以弧线状态减弱流能。

但脉冲质子集束却刚好相反，逐米的增强，在一万里外才会产生衰变，渐次减弱，所以是对付飞船战车的最佳武器。

为了补反物质激光远距离攻击的不足，研究院又研制成微型反物质导弹，可准确地攻击十万里内的任何目标。

由于随意骨只有十多公分的厚度，所以容量有限，除了侦察仪、空间转移器、能源心脏、超微型智能系统、能量护罩、能在太空作亚次光速飞行的推进器和生存的循环调控系统外，武器便只有近距的反物质激光、远距的脉冲质子集束，十八枚反物质导弹和二十枚干扰性磁场导弹了。

但这已使随意战士成为威力庞大无匹的战争工具。

整个联邦的武器史都可视为一种向微科学发展的进程。

由于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不断加深，防卫的武器固然愈来愈完善，但攻

击性的武器都由物质的微结构入手，愈能破坏分子内的组织，威力便愈可怕。

所以联邦的军方有句金石良言就是：最好的攻击，正是最佳的防守。

破坏总是容易一点的。

“轰！轰！”两声巨响，两架战车同时化成粉末，两车内的四名战士给弹上了半空，凭著护罩保存了性命。

再一声巨响，上方飞来的三辆战车给反物质导弹爆起的强光炸得灰飞烟灭，连内里的战士亦一齐报销。

同一时间，剩下的十多辆飞行战车强光并射，往两人击去。

尽管以随意护罩的强大威力，亦绝禁受不起十多挺激光炮的连续攻击。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两女手牵著手，发动了微型智能系统内的自动逃生程序，倏忽间移离了包围网。

刚才她们先发制人发动猛攻，就是要为自己制造逃走的空隙，而自动逃生系统会通过侦察仪，选取敌方最薄弱的一环逃走。

这时丹尼桑和沙莹两人正在升到堕落城上空的“战略指挥中心”的飞船上，观察屏幕上展示全市的俯瞰图，见到两个红点亮起，一齐动容。

丹尼桑暴喝道：“刽子手们全体出动，敌人在市中心大亨像西三里处。”

后面的十多名改造将领脚不沾地的迅速离开出发。

沙莹美目寒光闪闪道：“她们已被我们的追踪感应器锁定，任她们走到天脚底，亦逃不出我们手心了。”

丹尼桑狞笑道：“你在这里指挥全局，我却要参与实在战争，为林马讨回这笔血债。”

天使太阳落到地平之下，只剩下恶魔太阳仍在地缘处恋栈不舍，但亦时间无多，漫长的一日终于过去。

天色暗沉起来。

“罪恶号”像一条金属魔鬼恶鱼般，破云游下，往基地飞去，庞大的船身，把天空遮了小半边。

方舟伏在屋顶处，思感延伸出去，到了船壁处便停了下来。

她和领袖一号那样，舱体夹壁的空隙内注满几层强力磁能，可以把任何能量吸收，连他比光速还快的思感都难以破入，比保护研究院资料库的磁力场还要厉害多了。

“罪恶号”缓缓降落到专用的停机坪上，感觉上比她在天空中更要庞大，高度比方舟置身的大厦只矮了几层。

由他的位置到“罪恶号”，至少有五公里的距离，但对方舟来说，只要几下跳跃便可到达那里去了。

问题是怎样避过敌人的耳目。

方舟的思感刹那间钻进基地的所有智能系统和防卫武器去，只顷刻的时间便掌握了窍诀，心有定计。

他的能量正处于巅峰的状态中，有信心应付任何改造人。

他只会有一次机会，假设夺取不了飞船，下次当巴斯基有准备后，他休想重施故技。

他虽拥有庞大的能量，却从没有想过以之直接攻击敌人，亦不知怎样去攻击敌人。

飞船两侧大小百多个舱门同时打了开来，飞出了无数的战船和战车，往城市某一个目的地飞去。

方舟暗忖他们定是去对付那些随意战士，现在自顾不暇，惟有祝他们好运了。刹那间他的思感钻入了飞船里，在少于一秒的时间内搜索了所有地方，又进入了所有系统里，清楚地掌握了一切。

船内仍有接近五百人，但明显没有像他曾遇过的西克、秃子、歌情那样的改造战士，而且人人都像准备离开的样子。

再有一批飞船由太空舱口飞出来，划过长空，消失在建筑物的后方，又或防落花流水在基地上去。

有些战士则借飞行器离开，转瞬间整艘飞船内竟不剩一人。

方舟暗忖竟有这么便宜的事，真是天助我也。

那还犹疑，凌空一跃，就那样落到百多层下的林木处，然后贴地游走，只眨眼的工夫，来到基地的外墙处，然后跨栏般越过围墙，进入了基地的范围内，全速横过基地，往“罪恶号”闪电般掠去。

在他的思感能影响下，基地所有防卫系统全部失灵，使他更是畅通无阻，直闯往基地心脏地带，飞船所在之处。

蓦地警钟大鸣。

百多架战车离地飞起，向他展开拦截。

他的速度何等惊人，这时离“罪恶号”只有半公里不到的距离。

他心中想著以前每天都要往溶池奔去的“保命狂奔”，豪情大起，将速度提升往极限，刮的一声来到巨大的飞船旁。

猛地一跃，避过了五、六道激光的攻击时，由门缝处闪入船内。

那是最接近船首控制室的太空舱，还泊有两艘战车，却不见有任何人，当然早离开了这艘先进的飞船。

所有舱门刚好关上，变成了一个密封的船内世界。

他想不到如此轻易夺得了飞船，心情大佳，由通道走去，来到可通往飞船十多层的中间主通道，再朝主控室走去，思感控制著操纵系统，以免敌人再把门打开。廊道宽大之极，足可让十个人手牵著手从任何角度走过。

他立足点是在舱腹的载货舱和“平衡稳压器”之上，往前走时，沿途经过各具任务的船舱，负责空气循环、压力调控等，还有娱乐室、休息室、酒吧、餐厅，就像一个浓缩了的大城市。

他的思感往上下四方钻去，兴趣盎然地浏览著。

对他来说，飞船就是最精彩的工具，使他可遨游宇宙。

转眼间，他来到了主控制室和攻击中心之外。

他伸了个懒腰，大模□样走了进去。

才跨入门里，立即全身剧震，呆在当场。

只见巨型的视野舷窗前，坐了一个形相威武阴沉的大汉，面骨粗横，身穿金色战服，使人印象深刻是他金黄的锐目，配合著唇上往上弯勾的粗硬胡子，充满了肃杀之气。

在他坐著的豪华大椅后，一排站了二十五个改造人，他的“老友”歌情、矮子西克和秃子全在那里。

这竟然是个陷阱，难怪这么容易就夺得了飞船。

为何以自己敏锐的思想，竟探测不到这些充满了毁灭性的改造人的存在？

二十六对眼睛全盯在他身上。

那坐著的大汉微微一笑道：“我就是巴斯基了，方先生不是要来找我

吗？”

他身后的改造人齐声狂笑起来。

方舟正要发动舱内的攻击系统，代他向这批可怕的敌人进攻时，巴斯基双目厉芒一闪，狂喝道：“给我跪下！”

同一时间方舟感到一股无形且莫可抗御的精神力量钻入了脑际，控制了他的神经，硬迫他往地板跪下去。

第十一章 未来都会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在无路可逃下，惟有往地底钻去。

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她们已被敌人的追踪烙印锁定了，无论逃到那里去，都避不过敌人的追踪网。

而这样在地底钻行，每一秒都消耗庞大的能量，绝不可以持久，所以在一公里外，她们不得不由地底窜了上来。

那是一所赌场模样的地方，聚集了数千人，突然间来了两个人钻地底而出，带起满天尘屑碎石，还把一张赌桌撞得四分五裂，来到赌场大堂内的半空处，那种连锁性的恐慌混乱，可想而知。

一时鸡飞狗走。

“轰轰轰！”

四声巨震下，碎石横飞，四组改造人分由四边墙壁破入，左手掣起激光盾，右手持小圆筒挥出鞭状激光，往半空中仍未看清楚环境的两女袭去，半分缓冲的时间都不给予敌人。

原来还想看看是甚么一回事的人，吓得加入了四散而逃的人群中，东倒西歪，仓皇逃命，一时叫喊震天，仿若世界末日。

两女的自动反击系统，射出无数激光，往拥来的十多各改造战士袭去。

一时光雨漫天，反物质光射击在敌人护盾之上，化成激洒的芒点，煞是好看。分子流的卷撞激荡下，墙壁粉末般碎下，赌桌赌具被绞成碎片，随著狂□满堂飞舞。

两女每人身上至少被四至五道激光“鞭”中，虽有护罩卫体，仍给强大的激流抽得往地上抛跌下去。

护罩立即萎缩。

姬慧芙不愧联邦最优秀的战士，尚未落到地上，已掣出护盾，挡格了另四道激光鞭。

这种激光鞭是改造人独有的武器，亦只有他们的脑神经才可操纵这种似若实质、有著软鞭的特性，既可直刺，又可以弧度弯来，攻击护盾边缘脆弱的位置，还能在抽中护盾后，卷缠过来，以“鞭梢”抽击对手，防不胜防，非常厉害。

姍娜丽娃虽和姬慧芙同等装备，但体能和反应始终差了一大截，在落地前虽勉力掣起护盾，但已再给抽了两鞭，滚倒地上。

激光鞭在护罩更形萎缩下，侵了几丝进来，虽被随意肌化去了八成，仍有两成钻入了她中枢神经去，使她一进如入冰窖，打丐寒颤来。

姬慧芙与她有感应连系，立知不妙，借著空间转移器，倏忽来到她倒地处。

护盾再扩大，挡著再抽来的几鞭。

护盾其实只是一种能量的凝结体，愈集中防卫愈强，扩大则把能量拉薄了，如何可挡格对方的激光鞭，登时给对方两道鞭梢破了入来，戳在姬慧芙护体罩上。

姬慧芙强忍痛楚，猛一咬牙，护盾收缩，一挥下割断了另两道激光鞭，指尖反物质激光暴涨，把正扑过来捡便宜的改造人刺得光盾碎散，破入对方护罩去。那改造人惨嚎一声，往后抛跌。

若非他是强化了改造体，这一记已可教他灰飞烟灭，但仍受了重创，失去了战斗能力。

领队的正是丹尼桑和他旗下的十五个男女改造人。

他见近距离时姬慧芙的激光剑威力倍增，大叫道：“远距离攻击！”

姍娜丽娃这时勉强操控随意肌，跃起来道：“我们走！”

小腹内剩下的十六枚反物质导弹，一口气射出了四枚，分向包围四方的改造人袭去。

这无异是饮鸩止渴，导弹用罄时，她们更难逃过敌人战车飞船的攻击了。

能量是有限的和需要补充的，像这种生死激战，不到半个小时，她们的激光再也不能发挥出来。

尤其是脉冲质子集束，消耗的能量更是反物质的三倍，所以她们绝不敢随便使用。

这时赌堂的墙壁倒了一半下来，这屋顶亦破了个大洞，露出漆黑的星空，可看到无数战车把外面的空间围得水泄不通，教她们插翼难逃。

唯一可逃就是钻回地底里，可是她们剩下的能量却使他们不敢这么做，何况钻出来时，仍改变不了这局面。

丹尼桑这时飞临她们上空，其他改造人亦纷纷占著有利位置，准备对她们迎头以激光鞭远距离进袭。

就在这时四道强芒由姍娜丽娃小腹亮起，导弹已命中他和其中三人。

这批改造人中自然以丹尼桑最厉害，其他被导弹射中的两男一女三个改造人，不但远及不上他，亦比不上林马。

交手至今，众人全是以快打快，亦是两女蓄意如此，免得被改造人可集中精神用上他们神经内的可怕异力。

但到现在胜负已分，在敌众我寡下，她们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改造人。

惟有出动导弹，但那自然不是长远之计。

爆炸声连串响起。

那三名改造人被炸得抛飞开去，其中一名护盾护罩一章报销，整个人被分解得一滴不剩。

只有丹尼桑的护盾勉强抵住反物质的流能，但亦被迫往上退去，“砰”的一声再在屋顶多撞穿了一个小洞，退到建筑物外。

姍娜丽娃一言不发，把腹中所有导弹连串发射，同时移到姬慧芙旁，拉起她的手，把能量源源不绝送入她体内，注进她的能源心脏去，肯定地道：“我掩护你逃走，我的导弹会摧毁了追踪烙印，他们再找不到你了。”

姬慧芙想拒绝亦来不及，毅然道：“他们在短时间内绝打不开你的随意

肌，我会来救你的！”言罢往地底钻去。

这时所有敌人均退了出去。

反物质流能往外狂涌出去，整座建筑物爆炸开来，露出壮丽的星空。

十多辆战车炸得四分五裂，纷纭遁逃。

当姍娜丽娃射出最后一枚导弹时，她启动了自动逃生系统，冲天而去。

但她知道绝离不开这星系，因为能量只够她把敌人引开罢了！

方舟双膝触地，跪了下来。

他的思感同时延伸过去，刹那间明白了两件事。

首先是这十多个改造人的精神结成一团，形成统一的精神力量，所以威力竟能比他更庞大。

其次是正因为他们的脑能量成功凝成了一个精神的力场，才能在刚才瞒过了他的思感，使他茫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还以为是某种力场的设备。

弄通了这两件事，他的信心立即完全恢复过来。

现在他唯一反败为胜的方法，就是利用舰上的智能系统进行反击。

这是对方梦想不到的事。

纵使他们全知道了他离开火鸟星的事，也不知道他的思感能可以操纵联邦内所有智能系统，因为好是超越了改造人精神力量的事，而且那须要对智能系统有彻底的认识，才能以比系统内接近光速的电子运转更快的思感能遥探内部的运作，那牵涉到复杂至每秒内过亿个电子的能量转换。

只有他这个把“巨鲸号”和研究院“资料库”全部复制在脑内的人才可以办到。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他跪下并非一点对抗的力量也没有，而是不想消耗能量，最好是让对方消耗多一点。

他感到对方的精神力量并非稳定的，其中参差不齐，又以巴斯基和他身后的大汉最强大，两人加焉，胜过了其他所有人。所以他在苦候机会。

能量在他体内悄悄运转著，送往地板去，使敌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同时更低估了他。

双方都在观察著对方。

巴斯基一阵狂笑道：“我还以为你是甚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原来是脓包一个，姬慧芙竟让你这么一个蠢材逃了出来，她也应退休躺到床上去，让我们轮流干她了。”

方舟感到在他说话时攫抓著他神经的力量立即波动起来，连忙把注入地板的能量提转至巅峰，伺机而动。

巴斯基身后的摩亚道：“我看他就是这么多料子了，头子！收拾他吧！免得小姐等得不耐烦。”

巴斯基不屑的站了起来，冷哼道：“这样的废物，我怕小姐会失望。”

右手画了一个圈，登时生出一团圆芒，红光闪闪，凝在他身前像个红色星球不住闪动，还发出“隆隆”之声。

方舟看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最强大的改造战士浑体异能，随便就可以弄出这种无坚不摧的能量球来，还可用精神力量加以操控，真是惊人至极点。

心中一动。

自己不也是全身能量吗？

自然也可以有样学样，说不定会比他更厉害。这时抓著他神经的力量忽地弱了一半，原因当然是少了巴斯基！

方舟微微一笑道：“你的问题是太过自信了。”

藏在地板以至整艘飞船的能量，立时倒卷回流体内，把对方加于他身上的精神力场撞得片甲不留。

巴斯基身后十多个改造人，除摩亚外全都改造体剧震，力量较浅者如西克和秃子等，都全脸转黑，几乎站立不稳。

巴斯基知道不妥，暴喝道：“去！”

那团能量球化作一道红芒，闪电般向主舟击去。

方舟一个手刀，劈在红芒的锋端，斩在能量球上。

“蓬！”

能量爆炸开来，往众改造人卷去。

惊呼声中，摩亚等纷纷后退，掣起护盾，以应付能量的反击，那来自巴斯基的能量，岂会是易与的事。

方舟正想笑上几声，眼角人影一闪，巴斯基鬼魅般逆流而上，来到他身侧，一脚往他小腹蹴来，又狠又辣。

方舟叫道：“来得好！”

倏地横移，避开他那一脚。

一道激芒由巴斯基胸口射出，把方舟卷个正著，带得往后抛去，倒撞在墙上。方舟差点气窒，还未来得及以能量把红卷芒震碎，巴斯基如影附形般赶了过来。

蓦地舱内所有防卫装置一齐发射，往众改造人击去。

这著绝对的大出各人料外。

无人不被击个正著。

巴斯基最惨，过半的激光炮都是以他为目标，差点连他的护罩也给震散，整个人滚往地上，幸好他立时掣起护盾，才不致就此了帐。

矮子西克一声惨呼，护盾掣出前护罩能量耗尽，全身变作一团金芒，消失得无影无踪。

方舟那肯错过如此良机。

先震碎缠身的红芒带，思感能延伸，打开了控制室左侧的逃生门，同时把空气输送器的运转增加了十倍，旁边的门阖了起来，变成空气由唯一的逃生门狂漏出去。

狂暴的气体在船舱里卷动。

巴斯基等人既要忙于应付舱内二十枝激光炮的射击，又要在狂卷的气流中挣扎，那种狼狈不问可知。

方舟却是如鱼得水，就像回到了火鸟星上应付火暴的热流般，窜到巴斯基旁，闪电般一脚踢在他股侧。

以巴斯基如此强横的人，也禁受不起他能量有如山洪暴发的一脚，立时变成滚地葫芦，更因此给接连击中三炮。

方舟把能量注入气流里，形成一股狂飙，把众改造人吸得往逃生门踉跄而去。歌情首先给送上半空，连中两炮后，嗖的一声被狂风卷了出舱外。

巴斯基和摩亚始终是最强横的改造人，齐齐大喝道：“先摧毁激光炮！”

那些改造人却是有心无力，一个接一个被方舟的思感能借狂风卷出舱外。

方舟又闪到摩亚旁。

摩亚狞笑一声，光盾往方舟割来。

岂知方舟借风一闪，一胁打在他肋下，这一记连护罩也因生不出作用，痛得他惨叫一声，身子一软，被气流卷出舱外。

所有激光炮全集中到巴斯基身上。

只十多炮他的光盾立即粉碎。

方舟又往他欺去。

巴斯基又不是真正的疯子，那还不知大势已去，猛一跺脚，飞退向后，由逃生门逸去。

方舟的思感能发动了“罪恶号”所有仪器。

庞大的战船立即升上天空，望城西而去，那就是他和直政约定的会合地点。

望著他夺船而去的巴斯基气得金脸扭曲，暴怒如狂道：“给我召‘堕落号’来。”

姬慧芙这时正在赶往基地途中。

她和姍姍丽娃的通讯已完全断绝，这自然是姍姍丽娃落入了敌人手上。

忽见“罪恶号”掠过长空，往城西飞去。

心中一动，暗忖说不定姍姍丽娃就在战舰里。

想到这里，她意随念转，冲天飞起，同时启动了反侦察的装置，向“罪恶号”追去。

“罪恶号”到了城西处盘旋不休。

姬慧芙心中奇怪，但却无暇多想，她本来全无把握追上速度这么快的飞船，因为随意肌内的推进器只能逐渐加速，才可臻至最高速度，但现在却仍有机会。

当她来到战船三公里许处时，“罪恶号”忽地往上腾升，没入了云里去。

她气得快要自杀时！

“隆隆”声中，下面一座建筑物尘屑般分解开来，射出一艘中型飞船，冲天而起。

姬慧芙别无选择，倏忽间附到船体上去。

堕落城在下方不住缩小，刹那间被云层盖著，四周是无尽的星空。

“未来都会”开始时是有另一个名字的，但自从卡尔夫南破天荒把这个城市无限期地租借后，他便拥有了为它改名字的特权，从此人们都忘了她原本的名字，只称她作“未来都会”。

西天星系内七颗行星中有两颗是殖民星，其他都是采矿星。

两星中又以“西天星”最著名，联邦首富卡尔夫南未来银行的总部就设在这行星的未来都会上。

西天星是最接近太阳的第二颗行星，属最早开发的殖民星之一，城市“西天”仍保留著古老浪漫和充满古宗教情怀的名字，是殖民星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对一些人来说，她甚至比行星另一边遥对著新开发不到二百年的“未来大都会”更有名气。

“西天”这名字的来由，在于她位于银河系的西纬，离开地球只有三十五光年的短距离。

虽然联邦已建立了以千万计的殖民城市，但这依山而筑的城市，仍是没有堪与匹敌者，因为她是联邦拥有过亿信徒，最大宗教“宇宙之爱”的圣

城，在进入该教最高仪式——“爱的终级”前，信徒均须到西天城来朝拜。

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充满怀旧的情调，城市所在的圣山外是无尽的棕色平原，市内充满线条优美的道路和幽径，晶莹耀目的喷泉，街道旁植满由地球移来的树木，建筑木材是用金属混加塑胶的彩料，配合著强化木材建成的，别致疏落地在绿树成荫里若现若隐。

西天圣庙气势磅礴的矗立在圣山险峻的台地上，形式依照古罗马时期的神庙，石柱拱廊，极为壮观，在阳光下银白色的庙宇反射著使人眩目的光线。

当领袖一号飞临西天城的上空时，太阳最后一丝光线，刚好消失在圣庙的下方。

三千米长的飞船缓缓在西天城外的太空基地著陆。

对于这联邦最大的宗教，姬慧芙一向抱著尊重和敬意，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到西天城来作亲善访问，与长居圣庙的长老对话。

“宇宙之爱”一直和这最高领袖保持著良好的关系。

祝丝蒂到这里来，当然不是为了朝圣，又或和圣庙的长老亲热。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须要在另一个行星，最接近太阳有“粉红沙漠”之称的“西漠星”上的“未来科技研究所”获得帮助，帮她破入“爱神”的宝库。

然后再把姬慧芙的死亡时咎于“宇宙之爱”这宗教组织，使他们背上害死姬慧芙之名。

这是个一石二鸟的毒计。

与卡尔夫南不同的是，祝丝蒂是个反宗教的狂热者，她对宗教有种难以遏制的仇视，认为那是对政府最不利的因素。

卡尔夫南则和她相反，对古巫术有深刻的研究，本身还是人数只有二百万的“古巫教”的教主。

但由于教义的磨擦，他亦全力支持祝丝蒂的阴谋，希望能借她对“宇宙之爱”施以致命的打击。

这更使这两个各怀鬼胎的人表面上如鱼得水，合作无间。

领袖一号停定后，特意由未来大都会飞来的卡尔夫南立即进入飞船，到办公大堂去见祝丝蒂。

随行的还有卡尔夫南最得力的两名手下，未来科技的所长白礼池和头号战士，借微型机械千百倍地增强体能的半机械人翟斯飞。

祝丝蒂忧心忡忡的接见了三人。

卡尔夫南开门见山道：“那是没有可能的，‘控制者’是未来科技五万个顶尖科研专家二千年来不断研究的成果，可破入任何智能系统之人，‘爱神’怎会例外？”

祝丝蒂冷冷道：“事实就是如此，不信你来试试看。”

白礼池身形高瘦，嘴下留了一撮修剪整齐的山羊须，鼻梁上架了个不是为了近视，而是同时有望远和放大两种用途的眼镜，一对眼睛精灵而有智慧，神态沉稳冰冷，淡淡道：“让我来试试看！”坐到了与“爱神”直接接触头罩下的办公位置。翟斯飞冰冷若水，不注入半点感情的声音道：“白所长小心一点，我感应到‘爱神’内有种奇异的能量。”

众人同时愕然，朝他望去。

翟斯飞是未来科技另一伟大成就。

当联邦舍弃了以往对人的改造后，卡尔夫南便另起炉灶，进行以高科

技改善人类能力的研究。

白礼池本是研究院的一级院士，亦是“混合人”的专家，因著研究路线的不同，给卡尔夫南招揽到未来科技当所长，就是希望能把人和微型科技结合，创出比改造人更可怕的超级战士。

翟斯飞正是一种微机械配合人体的科研结晶。

表面看去，翟斯飞一切与常人无异，肩宽腰窄，两腿修长有力，一头长垂的金发闪闪生辉，英伟而具男性魅力。

可是他体内所有的器官，全被塑胶金属的超能器官代替，皮肤和骨骼都是可以抵受死光攻击的强化磁合金造成，只有脑神经保存了人类原本的状态，只加入了一个与神经相连微型智能系统，助他更有效地发挥机械的身体机能。

他神经运转的速度比常人快上百倍，感应到附近任何能量的转换。

此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自然教三人不能忽视。

卡尔夫南仍是一身礼服，神态轻松潇洒，举手投足带著一股说不了吸引人的魅力。

他邪恶而带著无比引人异力的眼睛看著这忠心的手下，一边由上衣的袋里掏出烟斗，咬在嘴边，打火点燃其中的烟草时，有点含糊不清地道：“可否说清楚一点？”

翟斯飞冰冷的脸容罕有地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沉声道：“我也说不上来，但‘爱神’自我们到达飞船外，便起了能量上的轻微波动，有点类似人的情绪变化。”

卡尔夫南立时忘了点燃烟草，任由打火机上的火焰不住燃烧。

祝丝蒂和白礼池同时呆了起来。

难道“爱神”竟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没有可能的。

智能系统的发展虽是一日千里，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变成人类外的另一种生命。

白礼池深吸了一口气，手按到“控制者”之上轻轻道：“让我进去试试有甚么奇遇！”

头罩降下把他整个头覆盖在内。

也把他送往另一个同样真实的虚拟世界里去。

第三卷

第一章 功亏一篑

方舟操控着“罪恶号”，破入云层里，冲开一层层由暗至明——灰、蓝、白、金黄的色光，进入了天使太阳耀目的强光中。

方舟一声欢呼，如鱼得水般畅快地吸收着太阳能的物质力量。

对他来说，太阳就是生命的泉源，它发射出的炽热气体便若沙漠中由干旱地面喷出来的鲜泉活水，，供给他生命最急切的需求。

载着秘党们的小飞船，已成功地和“罪恶号”的引航装置锁联起来，

他忙着减缓速度，同时享受着与艳阳的直接交触。

关掉了驾驶室舷窗的过滤功能，直视着天使太阳，欣赏日冕放射出银色和珍珠色的光辉，在这虚空内的庞然巨物的周围向四方八面扩展着。

看着日冕从内部发射出连续有着明线光谱，他大感心旷神怡。

每个太阳的光线都是不同的，像火鸟星的太阳，日晖和黑子多了百倍以上，日冕的样子蓬乱不堪，弯折的射线向四方八面竖起，不像温文可爱得多的天使太阳，日冕只沿着太阳赤道像翅膀般伸张开去。

他一边享受着与这恒星的亲密接触，同时放开了船腹最大的太空舱，好迎接小飞船的进入，想到又可见到了杨和动人的辛茜娅，更是心花怒放。

他把皮肤开放，接近着阳光里大量的氢和氦，它们占了太阳能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他是极少量的氧、镁、氮、硅、碳、铁等物质。

这是最丰盛的宇宙餐。

驾驶室在耀目的阳光中，物体和舱壁似若失去了物质的实体。

天使太阳发射出的大量粒子、紫外线、X射线、高能的宇宙射线，似替他沐浴般洗涤着他的身体，洁净了他的身心。

没有任何同类可明白太阳和他的关系，只要宇宙里一天有太阳的存在，他绝不会感到衰萎或孤独。

他的思感和太阳内外的活动一起联系着，溶入了那奇异的“呼吸”和节奏里。天使太阳时现时隐的耀斑就像由大自然的妙手绘出来最炫目的图画，千变万化，却没有一刻是相同的，永不重复。

天使太阳发射出带磁性的微粒流造成的太阳风，以每秒四百公里的速度向“罪恶号”吹来。方舟灵敏的思感，清楚感应到其中的“湍流”，又或磁场的变异。

小飞船不住接近。

在瞬眼的时间内，方舟把天使太阳的能量转送往飞船的护罩力场和动力系统内，以应付敌人随时来临的攻击。

这种转送能量而不使本身有丝毫损耗的方式，他还是刚由蓝茵处学来，立即派上了用场。

安排好一切后，他跳起身来，往太空舱走去，好迎接贵客。

思感同时往四方八面延伸，侦察敌人飞舰和太空截击系统的布置。

当他的灵觉正想进入秘党那艘小飞船时，竟被拒于磁极力场之处。心中不由大讶，想不到直政如此有办法，可在船上装置了能阻挡他思感的反装置系统。

太空舱在望。

方舟穿门而出，来到外面那长达二百米的长方形坪台处。

下方巨型的重力门打了开来，空间气幕墙立即生出效用，隔断了外空和太空舱的空气对流，免了空气流失的问题。

方舟凭栏下望，只见小飞船缓缓扩大，更远的下方是被大气包裹着的乐园二号星球。

他忽地涌起奇异的感觉，就若一位自己熟识的人正不断接近着。

但那人绝非辛茜娅、丁杨又或直政。

那是个绝顶美丽的生命磁场。

当方舟的思感扫过姬慧芙藏在随意肌内的娇躯时，她的芳心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灼热，忍不信娇吟起来。

可惜随意肌的反侦察系统立时生效，堵断了那奇妙接触。

姬慧芙的慧觉隐隐感应到方舟的存在，因为这感觉并非首次出现，她当日在研究院内盘问方舟时，便不时有这种令她心醉难忘的感觉。

但她却是不明所以。

眼前除去上方的“罪恶号”和自己依附的飞船外，就是广阔的虚空，为何方舟却似在伸手可触的近处呢？

“隆隆”声中，飞船升上了“罪恶号”船腹的入口处。

姬慧芙那敢怠慢，发动“空间转移器”，离开船体，躲到太空舱最下层坪台与重力门的空隙去，同时启动了所有反侦察装备，随意肌依着背景的光色变化着，造成半隐形的光影效果。

重力门在小飞船身后迅速关上，“罪恶号”立即加速，朝星系外的太空冲去，速度以倍数递增着。

小飞船凝定在舱内广阔的空间，然后横移开去，黏附在光滑的舱壁处。

站在小飞船边的方舟一声欢呼，看着小飞船正中处张开了出口，他正兴奋地等待时，整艘“罪恶号”忽然剧烈抖震起来，动力转弱，速度退减。

方舟大讶，思感延伸到船体外去。

飞船外尽是奇异的色光，你一幅光幕把去路完全封锁。

这是甚么东西？为何研究院的资料库从未有提过？

尚未有机会思索，异变突起。

一团银白的光芒，由小飞船的出口处鬼火般飘了出来，在方舟的瞪目结舌下，倏忽间扩大至整个眼前的空间里，像猛兽般把方舟吞噬。

自离开火鸟星后，他从未试过如此出乎意外，措手不及。

在银芒的中心，现出一个白衣如银似雪的绝色美女，光秃的头不但无损她的美丽，还强调了她完美无瑕的脑壳轮廓和秀美修长的粉项。

最要命的是她拥有个无与伦比的美丽磁场。

那种美丽、诡异和神秘对他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她的眼睛像有磁力般紧紧吸摄着他的心神，内中藏着炽烈的感情，但却与男女之情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种超乎了肉欲的深邃情操。

随着耀目的银芒，她像会发光的女神般，缓缓向他凌空移来。

方舟感到四周压力骤增，大骇下神智醒过来，暗叫厉害，对方的精神力量竟能控制了他的心神，怪叫一声，往后退去。

那神秘的美女微笑道：“太迟了！方舟！”

方舟仍不明白，蓦地背后撞到某些虚实难分的东西上，整个人给反弹了回来。

他骇然后望，入目的是一处以彩光织成的大网，七彩缤纷，好看和诡异至极点。

太空舱和美女都消失了，整个空间全是那种层层叠叠的光网，色光不住变化。

这么奇异的能量网，方舟还是首次遇上。

思感延伸，快速地分析着能量网的本质和构造，强处和弱点。

骇然发觉能量网不住变化，无从捉摸。

美女忽又翩然出现前方，柔声道：“方舟！乖一点好吗？”

方舟一声大喝，庞大的能量往后送去，同时凌空飞退。

整个光网色光爆闪，竟似海绵吸水般把他的能量吸个一滴不剩。

他心叫不妙时，又给反弹了回来。

把心一横下，他向那美女飞扑过去。

美女一阵娇笑，千万道不同颜色的光线由她身后灵蛇般窜钻出来，像蛛网般把他缠个结实，定在半空，进退不能。

接着她竖起纤美的玉掌，一圈强芒脱手心而出，强芒烈闪中，印在方舟眉心处。

方舟脑际轰然一震，脑神经像给甚么锁住了似的，再不能有效运作。

那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感觉。

心中却清楚知道掉进了直政布下的陷阱去，不用说辛茜娅和丁杨亦处境不妙。

秘党只是个骗局。

唉！

世间竟有这么厉害的女人！

但他却夷然不惧，反激起无比的斗志。

他体内正吸有庞大的能量，只是不知如何利用去应付眼前的困境而已。

他深信很快会学懂那方法。

躲在暗处的姬慧芙目睹了整个过程中，虽弄不清楚前因，却知道方舟定是掉进了陷阱去。

她和舒玉智是老朋友的，看到她的出现，怎还不明白了一切。

这就是堕落大亨的势力不住壮大的原因，因为有舒玉智在背后主持。

她本想不顾一切出手去帮助方舟，但感应到外边“堕落号”的接近却使她放弃了这诱人的想法。

兼且她仍掌握不到舒玉智所运用的超时代新武器，权衡轻重，那敢轻举妄动。

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没有人知道她来到了“罪恶号”上。

一旦被发现，她就完蛋了，联邦亦完蛋了，俘有了方舟的舒玉智，将拥有征服整个联邦的力量。

“罪恶号”逐渐增速，朝荒星飞去。

方舟被放进一个半透明的箱子里，两眼紧闭，连呼吸都停顿下来。

在“罪恶号”的指挥大堂里，巴斯基背着广阔的视野舷窗，冷静地观察着箱内的方舟，怀疑地道：“他不会融会贯通了吧？”

他身后的摩亚、沙莹、丹尼桑和十多个改造人全露出同样的疑惑。

舒玉智修长的身体安然立在箱子的另一边，身后是垂首深思的直政。

她微微一笑，摇头道：“大亨还认识不到他总能做出些教人惊异的事吗？否则他也溜不出你精心布置的陷阱了。”

巴斯基冷哼道：“他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了！”

舒玉智叹道：“盲目的信心只是另一种愚蠢，大亨何时才能在失败中体悟到没有绝对的成功和失败；一时的成功，可能只是种下了另一次失败的种子。”

舒玉智可能是宇宙里唯一可以训斥巴斯基的人，这拥有可怕军事力量的军事强人点头道：“小姐教训得好，我会小心的了。”

旋又疑惑地道：“这箱子困得住他吗？”

舒玉智柔声道：“没有东西可把他困住，不过他的能耐全来自他的精神力量，现在他的神经给我的‘精神锁’锁死了，就像普通人被锁起了手足，

没有我的同意，他连想事情也办不到，更不要说脱困了。”

摩亚忍不住道：“那他为何又能进入这种无生命的状态？”

舒玉智微笑道：“这正是我要研究的项目之一，事实上精神锁对他的作用，能达到甚么地步，我亦存在着怀疑。所以才以最原始的方法，集中所有人手和力量，直至把他送返实验室内，才可放下心来。”

接着轻叹道：“仍有一个随意战士走失了，真令我有点担心。”

巴斯基道：“把这小子押回荒星后，我们会回到乐园二号，把所有改造战士集合，联手以精神力量搜索整个星球，敌人既给我们认定了他的精神烙印，怎也逃不了的。”

舒玉智望往视野舷窗外正在前方同速飞行的“堕落号”超巨型太空舰，满足地道：“今天我们的收获丰富极了，不但得到了这火鸟星怪人，还取得了一副随意肌和联邦出名的才女，她不但有美丽的肉体，脑内还有联邦研究院最先进的研究资料。有了这些东西，何愁霸业不成。”

巴斯基狞笑道：“小姐请把姍姍丽娃交给我，便让她作为我征服姬慧芙前的热身运动吧！”

众改造人一起狞笑起来。

沙莹渴望地道：“假设小姐要测试这火鸟星人那方面的能力，沙莹愿作他的对手。”

众人笑得更厉害了。

舒玉智却沉思起来，刚才当巴斯基提到姍姍丽娃的名字时，她脑内的感应神经生出微不可察的波动，显示方舟的精神有了变化。难道精神锁仍未能完全困住他的感官和思想吗？否则他怎会仍有反应呢？

不过她并不担心，这个有力场封锁的半透明箱子全赖人手从外开启或关闭，方舟虽有遥控电脑系统的能力，对这种原始的开启方式仍将一筹莫展。

只要回到实验室，他休想再走出去了。

方舟早成功破解了她的精神锁。

那是一种能扰乱脑电波的磁能，可是当方舟把握到它的运作方式后，立即把这磁能分解和吸收了，这刻的他面对危难，比任何时刻都要清醒。

可惜他仍未有能力破箱而出，那须要至少十五分钟的时间，才可把囚箱的力能吸收分解。

他自家知自家事，单是这美女便教他应付不了，何况还有巴斯基在内的众多改造人。

何况“罪恶号”上所有攻击装备都给截断了和主系统的连系，使难以据为己用，以之攻击敌人，更使他禁不住生出技穷的无奈感觉。

这女人真厉害！

但也非常动人！

适才他把思感破出囚箱的磁场外，偷听他们的对话时，听到姍姍丽娃遭擒的消息时，大吃一惊，立即惹起她的警觉。

从火鸟星人的立场来说，他早把姍姍丽娃视作他的女人，怎可任她受没有人性的改造人之辱。

在他悠久的生命里，除生存外便没有任何的理想或目标，离开火鸟星后，他除了尽情享受新生命外，亦没有想过要做些甚么特别的事，但这刻他却生出了罕有的怒意。

这些人凭甚么剥夺他和姍姍丽娃的自由和尊严。

他绝不会让姍姍丽娃受到任何伤害。
此时外面的人正提起另一个尚未擒到的随意战士。
方舟想起先前小飞船进舱前奇妙的感觉，心中一震，知道姬慧芙已来了，并在这飞船之内。
思感延伸开去。

第二章 爱神之变

白礼池来到那出于姬慧芙想像的奇异空间，巨殿外蓝色的美丽星球在夜空中缓缓转动，发出“隆隆”的声音。

白礼池启动了装置于脑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嵌入了爱神的讯波网里。

大殿和星体消失了，变成一个正方形的大空间，上下四周尽是跳动做出不同的色光，千奇百怪的仪表板和各种电子硬件。

这是爱神的心脏。

由于白礼池的脑神经与爱神的电子神经紧锁在一起，所以白礼池虽只是坐在爱神“体外”，但精神却像一个旅行者般，到了爱神的核心处。

白礼池缓缓“转身”，前面壁上有一块平滑的，三米见方透出红光的半透明方块。

那就是宝库的进口，爱神心脏地带内最重要的地方。

只要得到宝库，就等若把整个联邦放进了口袋里。不但可得到所有经济、军事、行政、科研的绝密资料，还可罢免任何人，发出动员或战争的指令、宣布联邦进入军法统治。

白礼池的心灼热起来，但脑筋仍是冷静清晰。

翟斯飞的警告仍萦绕耳际。

他先与外面的反智能系统“控制者”取得全面的联系，利用“控制者”内的领袖晶片紧密地操控着爱神的运作，发出了一连串指令，命爱神把自己所有防御入侵的设备关闭，将系统内各区的通道开放，然后才开始以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进行“认识”、“分析”、“了解”和“控制”的程序。

白礼池神经内的智能系统以惊人的速度运作着，每秒内都有以万计的资料单位被处理。

然而爱神每一个区域内的藏量仍使他咋舌不已。

以现时的运作速度，没有几个月的工夫，休想能完全掌握爱神所有软硬件的秘密，不过他却是成竹在胸。

他由自己的晶片发出了一连串指令，由秘密的通讯频道，传往邻星“西漠星”上“未来研究所”地底内的超级智能系统“大将”的接收网络处，经过了确认和再确认的严密程序后，白礼池脑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便像媒人般把“大将”和“爱神”连接起来，资料单位的处理立时以百万倍的速度递增上去。

只要三个小时，爱神将没有半点秘密可保留下来，那时他就可轻而易举破入宝库去。

他采取如此做法其实亦是迫不得已，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有违保密原则的。

对联邦来说，“爱神”是头等保密的项目。

“大将”亦拥有所有关于“未来企业”的绝密资料。

当两个超级电脑连系起来时，那种交流是双轨的。

“大将”和“爱神”均会自动记录对方的一切。

在这人类征服了三分一银河系的时代，人脑仍是最玄奥精密的“智能系统”，一切智能系统都仍是依照人脑的蓝本去设计，纵使人造系统内的“运作单位”在数量上如何超越人脑内的细胞，其深广度仍及不上人脑的弹性的玄妙。

只惜人类身怀瑰宝而不懂运用。

偶有天才的出现，以比任何电脑更快的速度去运算某一天文数字的算题时，才提醒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仍属他们所有。

方舟的出现，正是个无可怀疑的例证。

人脑或者是人类所知最奇妙玄奥的东西。

平均重约一点三八公斤，包含着至少三亿个细胞，由精微至叫人叹为难以想像的神经线连系着。

有人估计，假若要列出这些不同作用的连系和接驳数目，那将可由在地球至月球的距离内来回排列十三次，构成了人脑内同区或不同区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大将”需要三个小时才可把握“爱神”，但若换了方舟，不出半小时，便可用更快速的方式把“爱神”复制在脑海里，永远据为己有，且仍只占了记忆细胞内微不足道的小部分。

于此可见方舟对人类的发展是如何重要。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外面”的卡尔夫南、祝丝蒂、翟斯飞和假姬慧芙耐心地等候着。后者的轮廓身型跟姬慧芙完全维肖维妙，可就是缺乏了真姬慧芙那独特的气质和神采，眼神更差远了。

他们都对事情非常乐观，无论“爱神”多么厉害，可是她的灵魂——领袖晶片已被拘禁在控制者之内。

“爱神”代表着联邦科技最尖端的成就，只是她本身构成的秘密，已是最珍贵的资料。

卡尔夫南手持烟斗，不住吞云吐雾，不住细看着假姬慧芙，心中暗叹若这是真人的话，那会有多好呢！这绝世佳人究竟到那里去了呢？但很快他就会由爱神的宝库里获悉一切。

祝丝蒂静默地坐在他旁，心情矛盾。

若让卡尔夫南完全控制了爱神，那她岂非要成为这狡猾奸人的傀儡？

翟斯飞神色平静，全神注意着爱神的动静。坐在另一角的假姬慧芙则垂着头，默不作声。

卡尔夫南心情大佳，伸手把祝丝蒂这第一流的美女搂了起来，肆无忌惮地吮吻着她的香肩，那搭在她肩头的手同时滑下，在她坚挺的酥胸上放肆起来，就像祝丝蒂这联邦的第二号女强人，只是他的玩物。

假姬慧芙由脸泛红霞，比起真姬慧芙，她的定力更差远了，所以只能摆得远远的作个样子来骗人。

翟斯飞却视若无睹，自从通过最先进的解剖学改变了身体后，任何男女间的情欲均不能惹起他情绪上的波动。

他便像一副威力庞大的机器，这类人性本能的行为对他来说只是一连串的动作和化学的反应。他感觉着卡尔夫南和祝丝蒂体内的生理变异，就若看着实验瓶内两种化学剂的相遇和变化。

不过他是绝对忠心的，因为卡尔夫南是唯一可举手把他毁灭的人。

卡尔夫南看着祝丝蒂由清冷沉静的圣女变成春心激漾的妖妇，嘿嘿淫笑下把她按得仰躺在他腿上，正要进一步行动时，心中涌起不妥的感觉。

翟斯飞霍地立起，大声道：“出事了！”

姬慧芙趁巴斯基登上“罪恶号”前的一刻，溜进了她认为最安全的“宇宙睡眠室”内。

这虽是飞船上的重地，但只要不作“反空间极速航行”，一时间没有人会踏足这禁地里。

她选了船尾的宇眠室，那是船上十个宇眠室之一。

一边是控制宇眠的仪器，其余的空间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宇眠箱，像个森寒和沉默得令人心悸的坟地。

那是所有定航人员的恐惧，进了箱还可以再爬出来吗？

每个由宇眠苏醒过来的人，无论他试过多少次，都有着再世为人的感觉。

宇眠箱实与棺材无异，只是内藏精密复杂的仪器，可为宇眠者注射适当的药物、降低或升高体温、调节生理和脉冲。

姬慧芙叹了一口气，在近百个宇眠箱的其中两个之间躺了下来，静候机会。

现在一切事情都不是由她控制了。

最理想当然是飞船把她送到神秘的人性实验室去。假若方舟被另外的飞船押走，那她就注定要被巴斯基像猎犬般追捕着，直到她遭擒为止。

她宁愿死，亦不希望在巴斯基的改造体下苟且偷生。

唉！姍娜丽娃又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她的心神出现了奇怪但熟悉的感觉。

感觉一瞬即逝，旋又再次出现。

姬慧芙大喜若狂，立即发出心灵的讯息呼唤道：“方舟！是你吗？”

方舟懒洋洋的声音在她心灵里响起道：“我猜得不错，两个小甜心都来了。”

姬慧芙有若绝境遇救星，那还会计较这小子唤她作小甜心，急道：“你在那里？”

方舟嘻嘻一笑道：“当然是和你在一起，到了人性实验室后，看看可否找到秘密偷情的地方，让我和美丽的领袖好好交配。”

姬慧芙俏脸飞红，低骂一声后道：“生死关头，还这么不正经？”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我多么希望能搂着我的小甜心呢，不过你可不能拿我去解剖，只有坏人才会做这种人性实验的大坏事。”

姬慧芙默然半晌，低声道：“对不起！我可以保证再不会做这种大坏事了。”

方舟笑道：“道歉有啥用，空口白话怎比得上实际行动，快用你的美丽小嘴答应和我交配或造爱吧。”

姬慧芙又好气又好笑，责道：“这事怎能可迫得来的，快告诉人家，你那边的情况如何？”

方舟道：“非常好！好恶女人和所有厉害无比的改造人都眼睁睁看着我，否则我早溜出来和你交配了，你愿不愿意我也顾不得了，因为我想你那磁场太厉害了。”

姬慧芙暗叫“天呀”，狠狠道：“那岂非是强奸，你和那些坏人又有甚么分别？”心中却想着，难道他只是爱上我的磁场而不是我这个人？

方舟笑嘻嘻道：“不要骗我了，你是欢喜我的，快承认吧！”

姬慧芙娇体发热，霞烧玉颊，又知这些生理反应绝瞒不过方舟的思感扫描，羞得无地自容，芳心大乱，骂道：“你这死人，本主席现在没时间和你胡闹，快想个办法逃出这鬼地方，还要救回你另一个小甜心。这是命令！”

方舟故作讶然道：“另一个小甜心？呀！差点忘了，有你这小甜心，自然少不得另一个小甜心。”

姬慧芙知犯了语病，大窘，她不知多少年未有过这类情绪了，即使是敌人，见到她亦要毕恭毕敬。

方舟的心灵通话严肃起来，急促地道：“我的亲亲乖甜心，你现在要依我的指示，到船上一个地方去，进行一些破坏，唉！若非我给那恶女人的重力箱困着了能量，就不用劳烦小甜心了。”

姬慧芙皱眉道：“不要噜噜嗦嗦好吗？究竟要到那里去，干些甚么？”

方舟道：“我要你到飞船智能系统的中心去，把系统内的记忆全部破坏。”

姬慧芙一呆道：“那飞船还怎能运作？”

方舟得意地道：“放心吧！那些资料已全来到了我的脑袋里，当飞船到了人性实验室后，便休想再离开地面半寸，除非他们重新输入资料。”

姬慧芙不由心中佩服，飞船上的智能系统等若飞船的灵魂，完全切合飞船的特性和装备而设计，记录了所有人员和过往飞行的资料。她相信这些软件会有相同的备份，不过重新输入的过程繁复须时，单是重重的密码保护，便至少得花数百小时去破解，因为失去了“记忆”的电脑再不会“认识”旧主人。

那时大概只有方舟才能控制飞船。

有了“罪恶号”，他们才有逃出这双星系统的机会。

不过她仍有犹豫，道：“那敌人不是知道人家在船上吗？”她说出后才感到语气间颇有撒娇的味儿，不由怪责起自己来。

幸好方舟似全无感觉，又或觉得她撒娇是理所当然的，怪笑道：“怎会呢？他们只会以为是我动的手脚，而我亦会使他们生出那种错觉。小甜心起身行动吧！唉！真希望你现在是躺在浴池里。”

白礼池正欢欣雀跃，准备开启宝库时，脑神经一阵剧痛，当他回复过来，竟然回到那虚拟的大殿内。

白礼池待要启动脑神经内的超微型智能系统时，才发觉这平时如臂使指的宝贝，完全不受他控制了。

一把悦耳的女声平静地道：“白先生！这就是过份倚赖科技的害处，没有了科技仪器，阁下便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

白礼池魂飞魄散。

这并不是“爱神”的声音，骇然道：“你是谁？”

女子的声音在这虚拟的空间中响起道：“我并非是谁，名字对我再没有任何意义。”

白礼池心中叫苦，他连发生了甚么事都不清楚，难道这女子就是瞿斯飞所说“爱神”里的奇异能量。

他亦是智深如海的人，一边筹思对策，口中拖延道：“你既然自称为‘我’，自然可答我你究竟是谁。”

女子毫无人类感情的声音，平静若止水地道：“像你这种只重视机器的人是永远不会明白的。我一直在等待着你和你的‘大将’，现在任务完成了，像你这种人类渣滓再不应留在这宇宙里，处决进行！”

白礼池终忍不住，狂叫道：“放过我！”

瞿斯飞扑到白礼池旁时，白礼池全身抖颤，强烈的电流由头罩刺入他的脑神经里。

控制者“蓬”的化作一阵白烟，消失到无影无踪。

卡尔夫南和祝丝蒂同时惊骇得跳了起来。

瞿斯飞正要举起盖着白礼池的头罩时，这未来科技院长已化作了强烈的白光，融解在空气里。

三人脸色大变。

究竟发生了甚么一回事？

室内所有攻击系统同时发动，向三人施以无情的攻击。

四人猝不及防下，全被击中，若非护罩护体，恐怕已化作飞灰。

瞿斯飞的反应最快捷，忙掣起护盾，闪电移动，接去了百分之六十的攻击。

卡尔夫南见势头不妙，高叫道：“先退出去！”

腰间红芒卷出，射在紧闭的大门处。

祝丝蒂忙为他掩护。

瞿斯飞一声怒哼，显是吃了暗亏，大叫道：“快点破门，我要支持不住了。”

在卡尔夫南强力的激光冲击下，整道合成金属铸造的坚固大门，化成一块半透明闪亮的红炭。就在此时，最弱的假姬慧芙一声惨叫，消失在空气中。

卡尔夫南一声狂喝，把护罩的能量升至极限，闪电般破门而去，“轰！”的一声爆响，大门四分五裂，芒光激飞，但这凶人终成功破门去了。

守在门外的艾妮和众卫士茫然看着卡尔夫南气急败坏冲了出来，接着是披头散发的祝丝蒂和一脸冷酷的瞿斯飞。

艾妮仍未来得及询问发生了甚么事情，紧急警报系统使人心颤神摇的可怕呼声响彻整艘飞船，所有警灯闪跳不停。

“爱神”平静的声音道：“飞船的毁灭装置已经开启，你们只有十五分钟时间撤退至安全地区。重复一次……”

卡尔夫南猛一跺脚，无奈叫道：“全体人员撤退。”

艾妮呆在当场。

祝丝蒂怒喝道：“还不下令！”

事实上不待下令，所有人员均以最快的速度，由分布全船不同部份的一百二十条逃生通道撤离飞船。

没有人有时间带走任何东西，离开了飞船后，所有人都借飞行器高飞

远遁。

基地的警报响彻夜空，人人抛下了工作，赶忙逃难。

可以升空的飞船全飞进基地。

像“领袖一号”这种飞船的爆炸，将会是毁灭性的大灾难，附近的西天城恐怕亦将受波及，不过这时谁都没有办法遏止了。

卡尔夫南等人，来到五十公里外的一处山头，俯视着基地静伏着的庞大飞船。

众人都紧张得呼吸急速，心内一片茫然。

事情太突然了。

卡尔夫南眼睛扫视过四周各人后，沉声道：“艾妮在哪里？”

祝丝蒂呆了一呆，道：“她好像没有离开飞船。”

卡尔夫南诅咒了一声。

呼啸声由基地传来。

在数千人瞠目结舌下，领袖一号升了起来，到了高空处后，飏的一声破云而去，消失在虚黑的星空深处。

众人脸面相觑。

卡尔夫南忽地脸色剧变，呻吟道：“我的天！‘大将’内的所有资料全被洗掉了。”

祝丝蒂俏脸血色退尽，她仍不知发生了甚么事，但却清楚在与姬慧芙的斗争上，她又再次败了一仗。

没有了爱神，没有了领袖晶片，假姬慧芙又死了，这残局如何收拾呢？

第三章 人性实验

“罪恶号”和“堕落号”两艘巴斯基的皇牌飞船，先后降落在荒星的地底基地上。载着方舟和姍娜丽娃的囚箱，经安全检查后，放到巴斯基的御用飞行战车“大亨号”的主舱里，由巴斯基、舒玉智和十多个最厉害的改造人亲自押送，护航的队伍更是庞大非常，竟有二百架最先进的战车，纵使两人不是被困囚箱，亦难以逃遁。

方舟的思感轻易地钻入了姍娜丽娃的箱子内去，但却不敢把她唤醒过来，因为巢内人的任何变异，箱外记录身体状况的显示板都会把所有异动暴露无遗。

他查察了她随意肌的状况，知道自己只要向她输送点能量，她便可以回复生龙活虎了，只恨自己的能量无法逸出重力箱外。

他还要耐心地等待。

战车队在宽广的长廊飞行，朝人性实验室的方向迈进。

传音器响了起来，沙莹焦急的声音道：“报告大亨，‘罪恶号’出了问题。”

方舟心中暗笑。

众皆愕然。

巴斯基看了舒玉智一眼后道：“发生了甚么事？”

沙莹道：“现在还不清楚，‘怨男’完全没有反应。”

“怨男”就是“罪恶号”上智能系统的名字，与“堕落号”的“荡女”配成一对。

巴斯基双目凶光一闪，落到载着方舟的囚箱处，那小子当然仍是那副没有生命的模样，横隔膜半分起伏的形迹都见不到。

巴斯基沉声吩咐了沙莹进行了调查后，瞧着皱起秀眉的舒玉智，后者摇头道：“不会是他干的，若他的能量逸出箱外，定瞒不过我。”

坐在她旁的直政道：“会不会是漏网的随意战士呢？”

巴斯基听到他的声音就无名火起，冷哼道：“他就算有本事潜进来，亦没有能力侵入有重重保护的‘怨男’，何况他根本没办法登上‘罪恶号’，这不是废话是甚么？”

直政不知是惯了听这类话，还是特别沉得住气，微微一笑，没有答他。

舒玉智轻轻吁出一口气，淡淡道：“任何可能性都可存在，大亨还是小心点好。”

巴斯基冷然道：“好吧！由现在开始，地下基地实施戒严，除非有小姐和我的准许，任何人都不准离开所属的岗位，同时彻底搜查每一寸的地方。”

命令立时发放出去。

方舟心中叫苦，忙通知仍在“罪恶号”的小甜心姬慧芙。

卡尔夫南铁青着脸，望着壮丽的星空，深吸一口气后道：“现在我们再无选择了，趁姬慧芙尚未回来，我们就说爱神失控，杀死了姬慧芙，把联邦的治权夺了过来。”

祝丝蒂一呆道：“谁会相信我们？”

卡尔夫南冷冷看着她道：“那就要看你的魅力了，没有了姬慧芙，若你仍斗不过那群愚忠于姬慧芙的蠢材，还凭甚么当联邦的主席？”

祝丝蒂闪过怒色，没有作声。

卡尔夫南叹了一口气，探手环着她腰肢道：“放心吧！我会动用手上所有力量帮助你，只要能在联邦议会争取到三分之二的议席，你便可以名正言顺坐上主席的位置，那时你不用我教也知怎样做了吧！”心中暗叹先决条件须是姬慧芙永远不再现身人世。

祝丝蒂脸色温和了一点，轻轻道：“‘大将’内所有资料都给破坏了，你准备怎样补救呢？”

卡尔夫南瞥了瞿斯飞一眼，苦笑道：“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领袖一号追截回来。”

接着双目寒光一闪道：“我才不信斗不过一副机器！”

祝丝蒂勉强振起精神道：“我安抚了姬慧芙的亲信后，会回到领袖二号去，希望我们能衷诚合作，否则谁都活不了。”

卡尔夫南回复了平日的深沉冷静，微微一笑道：“这个自然！”向瞿斯飞打个招呼，两人斜冲上天，望东去了。

祝丝蒂叹了一口气，收拾情怀，朝正向她飞来的一枝部队赶去。

押运方舟和婀娜丽娃的船队飞进模仿舒玉智头型轮廓的美女头颅的香唇里，毫不停留来到那个头形位于前额的奇异空间去。

箱内的方舟泛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舒玉智的精神力量忽然千百倍地增强了，紧紧锁着他的能量，不由骇然大惊；思感延伸下，立即察觉到她与一个超级智能系统联结在一起，两者间互为补辅，那等若这机器借舒玉智活了

过来，而舒玉智则拥有这超级智能系统的一切功用。

方舟禁不住魂飞魄散，这是他想也未想过的事。

他原以为只要抓到机会，便可轻易控制了人性实验室的智能中心，就像那趟在喜马拉雅山的联邦研究院那样，施施然携美离去，怎想得到舒玉智有此一着。在他的思感分析下，舒玉智和那智能系统的连系牵涉到精神力的一面，除非他能控制了这厉害女人的心神，否则休想把那联络切断。

没有一个人的精神是相同的，比指纹和人的外貌更千变万化，更具特质。

这具在人性实验室的超级智能系统，便拥有辨认人类精神特质的能力，对舒玉智它就像一条忠心的狗，绝不会接受主人以外任何人的命令。

除非能找到那辨识精神的中心，加以破坏，否则方舟亦无能为力。但要找到那辨识中心，首先就要破入这智能系统里，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由于有舒玉智在，他根本全无办到的方法。

这是智能系统一项惊天动地的突破。把人和机器紧密的连结起来。

方舟心中叫苦，正要把这骇人的发现通知姬慧芙时，才发觉思感竟逸不出人性实验室的最外层。

似乎又回到火鸟星的老日子里，只能被动的等待灾难的来临。

不同处是以前他只担心自己一个人，现在却要多担心他的两个小甜心，若给巴斯基污辱了，她们也完了。

舒玉智美丽的玉容出现在透明的箱盖处，向他展现了一个动人的笑容，无比温柔地道：“你想扮没有知觉吗？我就让你得偿所愿吧！”

方舟心知不妙，忙运聚所有能量，保护着脑神经内一个半公分见方的微细部分。

果然强大的反太阳能流能，由舒玉智按在箱上的一对纤美玉手狂潮般汹了入来。

方舟憬然一震，所有感官全失去了知觉，但那受保护的部分，却仍不为影响，使他勉强保持一丝灵明，静待反击的机会。

不过他思感的能力，却被限制着只能在那神经附近的区域活动，更不要说去指挥他体内那庞大的能量了。

舒玉智显然尚未有能力侦察到那“部分”的情况，满意地向巴斯基笑道：“你们可以去搜捕那随意战士了。这个人就交给我，不用一个乐园星月的时间，我便可以识破他所有秘密和因子密码。那时整个联邦，就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巴斯基大笑道：“当我回来时，小姐当可把姍姍丽娃的美丽肉体由随意肌内剥取出来，让她享受到改造人的滋味吧！”

其他摩亚等人一起淫笑起来，充满疯狂和变态的神气。

直政垂下头来，掩饰心中真正的情绪，他愈来愈不明白舒玉智为何要与这些改造人同流合污了。以她的力量，大可取而代之，或控制了他们，建立自己的王国。

他愿意为舒玉智做任何事，却不愿她和巴斯基这穷凶极恶的改造人之王有任何关系。船队降落到停机坪上。

大亨号的尾舱门打了开来。

两个囚箱像给一对无形的手托着般平滑地移了出来，朝大殿飞去。在这里，舒玉智和她的宝贝主宰着一切。

从没有人试过成功逃出去。

但方舟会是唯一的例外吗？

舒玉智脚不沾地的飘进大殿里，来到囚禁着方舟和姍姍丽娃的囚箱的上空。囚箱的盖子打了开来，方舟和姍姍丽娃同时升到半空中。

舒玉智的美目闪着亮光，移到方舟上，灼热的眼神，缓缓扫过方舟，满足地叹道：“宝贝我儿！可以开始分析的程序了。”

大殿立时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接着几十道不同颜色的强光照在两人身上。

方舟的衣服空气般融解，露出他赤裸的身体。

姍姍丽娃的随意肌却变成了透明的肌肉，包裹着她动人的肉体，纤毫毕露，半点也不能掩藏起来。

舒玉智的娇笑声响彻整个空间。

色光不住变化。

无数奇怪的图像和数字在四周的空间不住显现，就像一个不具实质的怪梦。方舟正在艰苦奋斗。

他奋斗的短暂目标主要有两个，首先就是不让舒玉智破译他精神大力的秘密，其次就是要阻止“宝贝”掌握随意肌的结构；否则若让舒玉智成功由随意肌取出姍姍丽娃这块可口的美食，姍姍丽娃便将受到改造人的鱼肉了。

而这两件事必须偷偷进行，不可让舒玉智和宝贝知道是他暗中在弄鬼，否则“她们”便被迫要以另一种方法对付他们了。

要做到秘密行事，他必须先把握宝贝与舒玉智探查和分析的方法及能量波段，那他才可以设计出一种输送能量的方法，避过她们的耳目。

这当然不容易做到，却非没有可能，因为舒玉智和宝贝的联合力量，已钻入了他的神经系统里，不断收集资料 and 情报。

只要是在他体内的东西，他便有方法去把握和改变。

他的思感逐分逐寸地扩大，逐点逐滴地去重新成为自己能量的主宰。

舒玉智现在正探索他最原始的嗅觉神经，那是位于后脑的部分，暂仍未侵进到其他部分来。

所以他必须争取时间，先夺回其他部位的控制权，同时亦要为敌人泡制点困难，使她们生出疑惑和进退失据。

“蓬！”

黑暗里爆出一团火光。

色光幻影同时消去，大殿在柔和的黄芒中显现了出来，方舟和姍姍丽娃两人仍然凝定在半空里。

舒玉智本是悠闲地坐在她殿心的宝座里，这时挺直腰肢，一面疑惑之色。

宝贝平静的声音响起道：“这人的嗅觉系统非常奇怪，一般人之所能嗅到气味，与分子的几何形状有密切关系。例如麝香气味的分子是圆盘形的，嵌入椭圆的嗅觉细胞时，会使人嗅到麝香的气味；薄荷气味的分子是楔形分子，嵌入同形的细胞里便生出薄荷味。可是方舟的嗅觉神经内的细胞却没有一定的形体，不住改变，那是否代表他根本嗅不到任何气味呢？”

舒玉智道：“这并非最奇怪的所在，为何我们的能量会被反激回来，烧掉了你一组能量单位呢？”

宝贝道：“我仍未找到原因，刚才我正对目标进行一般的鼻黏膜神经末梢测试。于普通人来说，只要刺激八个神经末梢，便可引起神经的反应，不过若要嗅闻到任何气味，却至少要唤醒四十个嗅觉的神经末梢。但当我同时刺激方舟鼻黏膜的四十个神经末梢时，那些相应的细胞一起生出抗力，把能量反弹回来，造成能量的短路，引致了轻微的爆炸，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舒玉智笑道：“情况看来愈是有趣了，分析会出乎意外的艰困，不过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亦是值得的。”

接着冷然道：“分析继续进行。”

大殿暗黑下去，色光再现。

方舟暗暗偷笑。

他趁敌人注意力转移的时间，成功地把能量完全置于控制之下，还成功地模拟出仍然受制的情况。

能量随思感运转起来，就在爆炸发生时倏地提至比光速快了一丝的速度，那是舒玉智和宝贝的知感能力外的速度，由这刻开始，他又可以随意运用他的能量了。

但仍有两个问题须待解决。

首先，纵使超越了光速，他也没法逸出人性实验室庞大的力场保护罩，就算有飞船或人离开实验室，他虽可以附于其上逃出去，但出口关闭时，他的思感能量便立刻被截断，待然损耗了一截能量。

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是他自问敌不过舒玉智，更不要说舒玉智和宝贝联手的力量了。

现在他唯一的优势是敌人仍未摸清他的底牌，亦暂无意把他杀害。

他只能斗智，绝不可斗力。

他还有更大的野心，就是把宝贝资料库的内容全部据为己有，那就等于拥有了人性实验室自开始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了。

那会是多么有趣的一回事。

探测能又再次进入他的脑神经来了。

方舟暗叫一声来得好，思感钻入了姍娜丽娃的随意肌里，游入了她神经内，只唤醒了思考的区分。

姍娜丽娃立即由人工睡眠中苏醒过来，只有一组细胞开始活动，其他负责各种感官的细胞依然沉睡着。

即管以方舟的能量，尚未能穿透随意肌的保护罩，但纯精神的思感却不受限制。

“力场”其实是由多重的能量罩组成。

根据联邦研究院的资料，当能量层厚达十八重时，便可将宇宙所有已知的能量隔绝，但那需要庞大和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在方舟的遭遇里，只有姬慧芙的领袖一号、巴斯基那两艘魔鬼鱼型飞船“罪恶号”和“堕落号”，与及舒玉智的人性实验室有这种最先进的设备，使他超光速的思感亦难以透入。

随意肌虽是超时代的产品，但由于受能量限制，保护罩只有五重能量层，不过由于设计巧妙，不同性质的能量层互为补辅，使力场力量倍增，所以才可能暂保着它的主人。但因为姍娜丽娃那副随意肌内的主能源消耗得一滴不剩，现在全赖后备能源支持，实捱不了多少时候，所以方舟才要这么急切地先解决她这方面的危机。

方舟唤道：“小甜心，我是方舟！”

姗姗丽娃心神一震，细胞开始活跃起来，就像在梦境里般，只有神经的某部分动作，身体和感官仍保持在沉睡的状态里。

方舟道：“不要醒来，只需静心听我说话。”

姗姗丽娃的心灵应道：“人家在听着呢！”

舒玉智低喝道：“停止！”

大殿回复柔和的光明。

舒玉智飘了起身，来到姗姗丽娃旁道：“究竟是甚么一回事？为何她的随意肌忽然把我们的能量完全吸收了进去，还据为己有，使我们再分析不到任何东西？”

宝贝平静地答道：“对不起！我并不能提供答案。”

舒玉智默然半晌，叹了一口气道：“我或者是太轻敌了，没有想过随意肌竟拥有可以吸收和转化能量的设备，照目前的情况看，就算我们动用最先进的激光刀，没有几百个地球时，休想能破开随意肌。”

宝贝道：“请母亲指示该采取的行动。”

舒玉智幽幽叹了一口气，沉吟半晌后道：“先把姗姗丽娃送进你的囚室里，待我想得新方法再对付吧！现在我们集中全力对付这火鸟星超人，他比姗姗丽娃重要上千百倍。”

姗姗丽娃立时移动起来，没入了一边似非实体的墙壁去，不留半点痕迹。

舒玉智凌空转身，看着悬浮空中的方舟，叹了一口气道：“若依一般的方法，我们可能永远也把握不到他的秘密，那有人似他的脑细胞般千变万化，教人全无方法去探寻捉摸呢？”

宝贝道：“我提议把他解剖，将不同的部分放进维生器里附加分析和研究。”

舒玉智淡淡道：“这只是列为最后的方法，唉！人之所以能成为人，方舟之所以能成为方舟，并非因为这些不住更新的细胞或器官，而是某种超乎于这些物质之上的精神体，那才是生命的本质，亦是我最感兴趣的奥秘。这么快弄死他，会使我们错失了最重要的探寻关键。”

深吸一口气后道：“给他穿上衣服后再把他唤醒过来，我要在右眼房接见他。”

第四章 龙凤斗智

姬慧芙摇身一变，成了个叫作拿丹被她收拾了的乐园战士，不但取得了他所有装备，模拟了他身分晶片，还由他的记忆细胞里榨取了所有资料，随侍於改造美女沙莹之旁。

这时她们处身在东区一号军事基地最大的指挥中心的最上层，四边都是可调整远近的透明视野幕墙，可俯瞰整个基地的情景。

“堕落号”和“罪恶号”泊在基地的正中处，即使多了这两艘超巨型的飞船，一望无际的基地仍是绰有裕余地容纳下其他百多艘大小型不同的飞

船，就像个飞船的“露天”展览会。

人造太阳在这地底基地的上空闪耀著。

姬慧芙有立即把跟前一切毁掉的冲动，不过那当然只是灯蛾扑火的盲目行为。直到这刻，她才发觉到巴斯基真正的可怕实力。

巴斯基的船队转飞回来，降落到“堕落号”之旁。这批宇内威力最庞大的改造人，鱼贯由飞船走了出来，登上了“罪恶号”查察发生了甚麽问题。

基地处所有侦察系统忙碌地工作著，搜索可能入侵者的影踪。

姬慧芙伪装的拿丹坐在指挥塔的控制台前，负责传讯的工作。

沙莹婀娜多姿地到她身旁，发出一连串指令，姬慧芙一一办妥。

巴斯基的声音在指挥塔内响起道：“沙莹！你认为究竟是方舟还是那随意战士在搞鬼！”

沙莹答道：“恐怕只有方舟才有那种超凡的能力，而且随意战士逃命都来不

及，怎还能神不知鬼不觉登上“罪恶号”作破坏。若真是他作的手脚，总该找到破坏的痕迹吧；但现在却半点异样的情况都没有。”

巴斯基沉默起来。

姬慧芙心中暗笑，任他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是她和方舟在联手弄鬼。唔！方舟这家伙即狡猾又厉害，幸好他不是敌人，还……想到这里，又不由身体一热，芳心涌起甜丝丝的羞人感觉，这是非常罕有的情绪。

沙莹立时生出感应，看了这英俊的手下一眼，忽地靠了过来，半边胸脯压在他肩头上，轻笑道：“拿丹！你这坏人，竟在这个时刻对人家起了性冲动。”

姬慧芙大吃一惊，一边暗责自己，一边收敛心神。

自己怎有性冲动呢？充其量只是有点感觉罢了！这方舟真是害人不浅。

指挥塔内其他四名改造人和四十名多名工作人员，都朝姬慧芙望过来。

幸好这时巴斯基的声音再次响起道：“我同意沙莹的想法，“精神搜索”太损精神力了，若平白用在这荒星东区里，短期内亦将难再施展去探寻敌人的精神烙印。”

顿了顿续道：“沙莹你随我们回到乐园二号去，这里的事就交给摩亚处理。”姬慧芙暗叫不妙，自己这沙莹的得力助手岂非又要回到乐园二号去，而且若巴

斯基等改造人把精神联结起来，恐怕瞬眼便可把这近在跟前细“辨认”出来，怎么办才好呢？”

岂知沙莹轻轻道：“大亨！沙莹可否留在这里处理“罪恶号”，唔！人家快要找到问题发生在甚麽地方了呢！”

到最後两句，已是明著向巴斯基撒娇了。

巴斯基显然非常宠纵沙莹，邪笑起来道：“小骚货！肮对方舟动了春心，不过你能否享受这火鸟星超人的性种，须由玉智小姐决定，我也帮不上忙。”

沙莹喜道：“大亨答应了？”

巴斯基叹道：“怎忍心拒绝你这妮子，希望你能梦想成真吧！”

贝著巴斯基等人离开“罪恶号”，乘著“堕落号”由上空张开的出口离去姬

慧芙想到了很多事。

在这之前，她的想像是改造人都是没有人性的恶魔。但现在她不但发

现了造间真挚的感情，还由自身对沙莹的体会，发觉他们渴求伴侣和爱欲，所以会对自己的……唉！“性冲动”生出反应。

这与联邦研究院对改造人的研究结果大不相同，难道舒玉智成功地把改造人再加改良？否则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沙莹的纤手温柔地搭上她的肩头，轻道：“拿丹！随我来！”

姬慧芙心叫天啊！怎办才好呢？假若她要和我二父配”，这回真的糟透！

方舟的身体开始变化，逐渐变回原本那健硕和充满狂野魅力的体型和外貌。

这并非是他刻意去回复本来的样子，而是在能量被禁制後，他再不能运用能量去“保持”和“稳定”那“伪装”。

为了取信舒玉智，他任由这变回原形的过程自然地发生。

当“宝贝”把他送入了一处奇怪的地方後，他早变回以前的样儿了。

然後他“醒”了过来。

他装作回复知觉的从带者弹力和柔软悬空的平台地面爬了起来，前方百多米外有个长卵形的大隙缝，中间嵌著一个闪动著奇异色光直径达五十米的立体大圆球，澄蓝晶莹，烁烁生光。无数根状的巨型神经线平白外的上下四方往这圆体延伸过去，连结在一起。

美丽的舒玉智倏地出现在他前方右侧处，含笑看著他，柔声道：“方舟！你知道这是甚麽地方？”

方舟盘膝坐了下来，摸摸身柔软的白袍，淡淡道：“这不是一只眼睛的内部吗？”

舒玉智对他的冷静并不奇怪，点头道：“正确点说，这是我的眼睛，是依照我的眼睛建造出来的。”

指著那些连接到眸瞳的神经线道：“这些视觉经神把瞳孔接到後面一个交叉点去，使这只眼与另一只眼连结起来，再通往脑内的视觉细胞区去。这双眼睛负责的只是收集光线，真正看到东西却要靠这些细胞。所以就算闭上眼睛，我们仍能靠余像或想像力看到东西，又或在梦里看到使我们如痴如醉的美丽景象。”

她的声音悦耳动听，便像情人间的款款深谈，美眸则脉脉含情，使方舟虽明知她对自己不怀好意，仍忍不住饱餐秀色，希望她不停的说下去。

这美女对他的魅力与吸引绝不下於姍姍丽娃或姬慧芙。

舒玉智继续柔声道：“至於黑白和色彩，却纯粹是人类主观的体验，靠的是你後方由一亿两千五百万个杆状细胞和七百万个圆锥细胞组成的视网膜，前者负责辨别黑白和明暗，後者则能分析出明亮而充满色彩的视觉。当光线由眸瞳进入，经由神经线送到视网膜，神经细胞立即把影像以电化反应，传送到脑剖的视觉皮层，使我们“看”到了东西。”

方舟微笑道：“你不愧为人性实验室的主持人，说起这些事来充满著深隲动人的感情！”

舒玉智美眸灼热起来，并飘到他身旁，差点是贴著他身体的以一个优美的姿势坐了下来，长袍下露出一对完美无瑕、白嫩滑的小腿，凝视著他道：“这世上还有甚麽比生命和进化更奇妙呢？只是从人类眼睛生长在头部前方这特点，便可把人类归纳在生物里“猎者”的框子里。只有这方式，才能在这多姿多采的世界挑出

猎物，准确地对出焦点，加以追捕。与此相反是“被猎者”，他们的眼

睛大多长於头部两侧，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广阔的规野，好避开敌人的偷袭和捕猎。所以人类注定了是侵略者和猎人。”

方舟苦笑道：“虽怪我会被捉了到这里来，人类似乎还有这个不放过同类的劣根性。”

舒玉智垂下俏脸，幽幽道：“让人家向你道歉好吗？你对玉智实在太重要了，若你肯好好和人家合作，甚麽我也可以答应你。”

方舟明知她是口蜜腹剑，暗忖此时不占占她便宜，实有违天理人情。同时可看看有没有方法分她心神，使她与“宝贝”隔离开来，那说不定可破人“宝贝”的资料库去盗宝了，假若能知悉舒玉智为何如此厉害的秘密，至少可有点还击的能力。方舟探手出去，抚上她滑腻的光头，温柔地道：“你这个可爱的脑袋内究竟想

著些甚麽对付我的狡计呢。”

舒玉智娇躯轻颤，却没有阻止他大胆的侵犯，美眸蒙上一阵霞彩，如梦如幻。这五千年来，方舟还是第一个与她有身体直接接触的人。

那种感觉既新鲜又刺激，一阵迷糊後，猛然醒来，可是对他的爱抚，仍感到无比的享受。

方舟暗叫可惜，他刚才故意以轻微的能量，刺激她的神经，使她生出性的冲动，那知她的自制力如此强大，失神片刻後，立即回醒过来，使他的计划难以进行下去。

不过爱抚著她的光头，确是很高的触觉享受。

她有著强烈的反应，这可见於她生命磁场的扩大和色彩的变异上。

方舟的生命磁场也加强了活动，包卷过去，与她的生命磁场混融一体。

舒玉智“啊”一声张开了美丽的小嘴，娇躯一阵抖颤，就若波平如镜的水起了无数涟漪，颇有点难以自持。

方舟的手移师到她後颈，爱不释手地搓揉著，脸孔同时凑了过去，嘴唇在她粉嫩的脸蛋不停轻轻揩擦著。

舒玉智的呼吸急速起来，抗议道：“方舟！不要这样，我们好好谈谈！”

方舟的大嘴往她香唇游移过去。

“啪”的一声，舒玉智的身体亮了起来，方舟触电般弹了开去。

他滚到十米之外才爬了起来，不满道：“又说甚麽都答应我，亲亲嘴有甚麽大不了。”

舒玉智完全回复了她悠闲从容的神态，“噗哧”笑道：“看你啊！像个得不到心爱玩贝的大孩子，你先和玉智合作，人家才可让你为所欲为，这才是公平交易嘛！”

方舟气得背转了身道：“跟你合作了後，怎知你会否把我宰了？”

舒玉智移了过来，到了他身後，双膝跪地，小嘴凑到他耳旁道：“你终肯承认一直在玩把戏瞒过我们的侦察了。姍姍丽娃那副随意肌吸收能量，也是你动的手脚吧？你根本没有昏迷，也没有失去活动的能力，对吗？”

方舟大为欷然，这女人真是精明得惊人，叹了一口气，往後挨在她动人的肉体上，还故意枕在她柔软骄挺的酥胸处，点头道：“你全部猜对了，坦白说；你虽可把我困在这里，可是却全无对付我的办法。”

舒玉智看著他大占自己的便宜，皱眉道：“刚才受的教训还不可以令你收敛些吗？”

方舟大叹倒楣，这些磁场美丽的女人，像姬慧芙、辛茜娅又或正忱靠

著的这个美女，为何都像对男女两性间的关系不感兴趣的样子！姍娜丽娃石不是给他威逼利诱，也绝不会与他发生肉体关系。

这和火鸟星以前的女人是多麼不同，她们就像只为两性间的欢爱而生存。

想起刚才的教训，他实犹有余悸，只好坐直身体，狠狠道：“你对我这麼好，我必定有所回报的。”

舒玉智轻笑起来，两手按在他宽阔雄伟的肩头上，柔声道：“不要生气好吗？”

我们先弄清楚一件事，就是我有杀死你的能力，只要我把改造人召来，凭他们联结起来的精神力量，就可制得你动弹不得，一筹莫展，说不定还可识破你身体内所有秘密，想试试看吗？”

方舟哑然失笑道：“当然想试哩！膘召人来吧！你或者可以杀死我。但只是或者，可是要凭这方法来识破我生命的秘密，只是痴人说梦，不信尽管试试看。”

舒玉智秀眸寒芒一闪，恨得牙痒痒地道：“你这死人！这样和人家斗气，於你有甚麼好处呢？”

方舟挣脱她的玉手，转过身学她般跪了起来，看著她能迷死任何男人的娇姿，微笑道：“来！让我们先交配，再谈其他条件。”

以舒玉智的修养，在他那藏著无比异力的眼睛注视下，仍禁不住意乱情迷，芳心一乱下，娇躯已给对方搂个结实，动人的感觉潮水般涌来，冲击著她的身心。

方舟大喜，送出思感能，同时往她香唇吻去。

姍娜丽娃一直在苦候著方舟的指示。

舒玉智虽猜到方舟在她身上动了手脚，但仍没有猜到方舟把能量注入了她的随意肌心脏去，能量又像血液般在随意肌里运行著。

导弹虽发射得一枚不剩，但近距离的物质激光、远距离的脉冲质子集束和肌肉内所有装备全部恢复了运作的功能。

她再次成为了威力无匹的随意战士。

现在“宝贝”的侦察系统已测不破她在随意肌内的状况，使她生出安全的感觉。

巴在这时，方舟的声音在她心内响起道：“小甜心！膘动手！”

姍娜丽娃同时感到一直压制著她的重力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喜下随意肌内的侦察系统在刹那间扫描了四周的环境，经过辨认、分析和把握的程序後，反物质激光烈射在左旁由百多层不同合成金属造成的厚夹壁上。

反侦察系统同一时间把“宝贝”监视著她的观察器破壞。

厚夹壁不断分解。

姍娜丽娃调整著反物质光的范围，一个可容人穿过的圆形凹位不断深陷进去。不一会现出了一个小洞来，仍不断扩大著。

巴在这要命的时刻，重力再压体而来，四道瘫痪性的集束，从四角激射而来，刺在她的随意肌处。

姍娜丽娃惨叫一声，掉往三米下的地上去。

姬慧芳心忐忑的随沙莹来到基地的空旷处，朝著一组战车走去。

四周的战士举手敬礼。

沙莹横了他眼道：“这麼紧张干甚麼，和我上床是那麼可怕的吗？谁不

知道我是最温柔多情的改造人。”

姬慧芙的随意肌脸孔红了起来，敷衍地点了点头。

沙莹得意地娇笑，一手挽著她臂弯，半边身子挨著她轻轻道：“放心吧！我只是要人陪我到实验室去见小姐，助她对付方舟罢了！”

姬慧芙大喜过望，暗叹竟有这美妙的运道降临。

沙莹身上的传话器响了起来道：“沙莹大将！请立即到“罪恶号”的智能心脏来，我们找到出现问题的地方了。”

姬慧芙恨得差点想把那说话的人杀死，降到跟前的幸运忽又飞走了。

第五章 大斗魔窟

力舟吮吸著舒玉智撩人的香舌，能量一重又一重地送入她的神经里，生命磁场与她的合而为一，生出最令人心颤神迷的变化。

舒玉智剧烈震抖著，娇体发软。

他的思感以比光速更高的速度，刹那间钻入了“宝贝”的核心去，把它珍贵的资料扫描和复制，在记忆区化为新的细胞。

他一心多用，脑神经以超乎任何人想像的高速运作著。

一双手趁机肆无忌惮在对方丰满的肉体不规矩起来。

正深庆得计时。

耀目的强光在两人间爆起。

方舟猝不及防下，惨叫一声，整个人给抛了起来，重重掉到十多米外的地面，恰是悬空台的边沿处，一时再爬不起来。

舒玉智飘了起来，一对美目杀气大盛，玉容回复平静，冷冷看著力舟，道：

“宝贝！你没有事吧！”

宝贝的声音响起道：“我不知道，刚才方舟的能量瘫痪了我的能量中心，割断了我与母亲你的连系，所以我并不知道他曾做过甚麽破坏，现在我所有运作全改由自动系统操作。”

舒玉智俏脸泛起了一层寒光，下令道：“立即作自我检视，然後恢复对实验室的全面控制，才向我报告。”

宝贝领命进行。

舒玉智落到平台地面，缓缓往方舟移去，冷冷道：“方舟，这是你自找，不要怪我舒玉智辣手无情！”

方舟应声爬了起来，焦急地摇手道：“可人儿请听我几句话。”

舒玉智想不到他中了自己能锁牢他神经的激流後，仍可活动自如，吃了一惊，牢牢瞪著他。

方舟信心大增，他刚从宝贝处得到有关武器的资料，所以才能这麽快回复过

他现在已清楚舒玉智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造人。

最主要的改造就是她的神经系统。

在某一个程度上，她的神经结构有点跟他类似，能量也是来自天上的

太阳。

太阳能经由她的大脑皮层吸收，再注入她分布全身的神经线去，而她脑内的思考中心，可把能量随意转换成各种可怕的攻击能量，由身体任何部位发射出来，克敌取胜。只是这个发现，已使方舟欢欣若狂，因为他不但吸收能量的方法此她更有效，储藏的能量也比她多上十多倍。所以只要能掌握她转换能量的秘密，他便可以如法施为，把她压伏。

最恼人的是他只复制了宝贝内四分之一的资料，而其中并不包括这最重要的秘密，就给舒玉智把他差点击昏了。

舒玉智身体的感官全被强化了，却不是改造人那种方式，而是一种能量的强化。在一般的情况下，她绝不会动情。但方舟却是她这方面的克星，只是磁场的接触，已可使她生出欲仙欲死的滋味。而方舟体内庞大的太阳能，也能刺激她体内同类型的能量，使她难以自持，重新尝到男女缠绵的感觉，一时芳心失守，着了方舟的道儿。

她心里明白自己是有点爱上方舟了。

所以她才这么愤恨，抛开一切，希望趁自己仍可下手之前，杀死方舟，再研究他的秘密。

但方舟忽然回醒过来，还对她从容说话，又使她犹豫起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方舟向她走来。

舒玉智失常地尖叫道：“不要动！”

姍姍丽娃的护罩亮了起来，封挡著强大的集束，同时努力往上升。

“啪”的一声，破开了的小洞口四周早先被反物质激光弄薄了的部分受不住激光的冲激，碎裂开来，重力流溢出去。

压力剧减下，姍姍丽娃差点弹上了室顶，忙降下来，发动空间转移器，“飕”的一声，来到了洞外的圆形通道里。

这是超级电脑宝贝庞大身体的内部，圆形管子左边通往舒玉智那大殿去，右端通往人性实验室的其他区域，姍姍丽娃不敢迟疑，往右端全速飞去。

姬慧芙随著沙莹，来到“罪恶号”命名为“怨男”的智能系统的核心处。

基地内的八名改造战士和十多个科研人员全集中到这宽广的密室里，四壁是闪著亮光凸出来的立体方格子，上下则是两个泛著金芒的大圆圈。

姬慧芙刚才依照方舟指示，潜到这资料库来进行了彻底的破坏。

沙莹步进“怨男”这心脏地带时，众人均肃立敬礼。

她温和地道：“发生了甚麽事？”

地位最高的科研人员恭敬地道：“资料库内所有记忆细胞全给人以激光破坏了！”

沙莹色变道：“你能肯定吗？”

那人答道：“绝对肯定！”

沙莹下令道：“立即通知大亨！告诉他敌人来了这里。”

姬慧芙一颗心直沉下去。

当巴斯基回来後，她就要无所遁形了。

方舟愕然望著舒玉智。

她猛然警觉到自己的失态，深吸一口气，让情绪放松下来，轻轻道：“站在那里说吧！”

方舟一摆手道：“我不说了，因为我感应到你要杀死我这唯一能令你动

情的男人的决心。”

舒玉智冷冷道：“你真的不智，连唯一可改变我决心的机会都放过了。”

“砰”的一声，银芒由她体内往四方发射出，倏又回缩，再爆炸一团银芒，将她紧紧包裹起来。

方舟大感头痛。

这银芒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为何他的思感也摸不清楚其中虚实。

逃命要紧，方舟怪一叫声，一个倒翻，跃离平台，往下遁去。

舒玉智一阵娇笑，如影附形电疾追去，刹那间来至急速下坠的方舟後四米许处，银芒烈闪，昼往他的背脊去。

她这次是存心杀他，自比上次要生擒他更易放手施为。

巴斯基于乐园二号基地内情报局的大堂中心，冷冷看著正门处。

两旁是一百八十二个改造战士，包括摩亚和丹尼桑这对左右手在内。

改造战士仍以男性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三十五个是女性，方舟来时途遇的歌情亦在其中。

除了留驻荒星的二十四名改造战士和被派出去负责不同任务的三十六人，所有巴斯基于改造手下全集中到这里来了，可知巴斯基于如何重视这个漏网的随意战士。

一位身穿能抵御激光的甲冑的大将，手捧头盔，大步踏了进来，到了巴斯基于面前下跪致敬道：“所有秘党全部落网，请大亨指示下一步行动。”

这大将改造人外最高级的战士，是唯一非改造大将，名字叫勒汗，本身原是一股穷凶极恶的太空海盗的首领，被联军追捕得急了，又开罪了太空海盗里的女皇黑蜂后，走投无路下领著五千名手下投靠巴斯基于。

这批海盗战斗力极强，在巴斯基于的军团里仅次于改造战士，编成了第一战斗师，由巴斯基于直接指挥，属亲兵团里一个战斗单位，平时驻扎在乐园一号星，这次被调了来负责搜捕秘党的任务。

巴斯基于淡淡道：“全部处决！”

勒汗应命起立。

摩亚讶然道：“大亨！为何不把他们送到人性实验室作试验品？”

巴斯基于冷冷道：“我不想给直政有任何反对的机会，哼！我要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丹尼桑忍不住道：“这事显然有小姐站在背後支持，大亨这么做，不怕小姐不高兴吗？”

巴斯基于双目闪过复杂的神色，沉吟半晌後道：“小姐有了方舟，其他一切都不会放在心上。勒汗！处决立即进行！”

勒汗领命而去！

摩亚移到巴斯基于旁，低声说了几句话。

巴斯基于把刚要步出门外的勒汗喝止住，道：“留下那辛茜娅和丁扬，我要见见他们。”

勒汗答应一声，出门去了。

不一会在八名战士押解下，红瑶来到大堂里。

当她看到有若一座崇山般矗立眼前的巴斯基于和两旁的一百多个改造战士，双膝一软，跪倒地上，吓得说不出话来。

所有人的眼光全集中到她丰满和充满生命力的动人肉体上。

巴斯基于眼露奇光，上下打量了她好一会後，出其地温和道：“给我站起

来！”红瑶勉力站了起来，娇躯仍不住抖颤。

在罪恶乐园，巴斯基是高不可攀的权力代表，何况她想也未想过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可怕的改造人。

巴斯基柔声道：“你立了大功，为甚麽还要害怕。谁不知道我巴斯基是赏罚分明的人。”

红瑶见他神态友善，感觉好过了些，挺起酥胸，向巴斯基抛了个媚眼。

巴斯基微微一笑道：“你有甚麽要求？”

红瑶很想说我想离开你这鬼星系，但知道若说出来，恐怕会立即被送往人性实验室作试验品，暗叹了一口气，垂头道：“我希望能作大亨的亲兵。”

巴斯基点头道：“好吧！由现在开始，就随在我身边吧！”

红瑶呆了一呆，咀嚼著他这最後一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望不是要陪他睡觉就谢天谢地了。

步履声起。

她扭头望去，刚好与丁扬带著深刻厌恶和仇恨的眼神相遇，心中一虚，忙转过头来垂下了俏脸；心中不由想起另一个被她出卖了的方舟。

众改造人看到丁扬身旁的辛茜娅，眼睛都亮了起来。

丁扬和辛茜娅在另八名战士押解下，脸色苍白如死人，眼中闪著恐惧的光芒，不由自主地在巴斯基前跪了下来。

巴斯基一对锐目闪过残忍冷酷的神色，暴喝道“你两可知道背叛我的後果！”

两人默然不语，死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在这肉在砧板上的时刻，实犯不著和巴斯基抬杠。

另一改造人狞笑道：“你们听不到大亨在问你们吗？”

还是辛茜娅有种，猛地抬起头来道：“我们无话可说，任凭大亨处置！”

巴斯基仰天一阵狂笑，点头道：“好！我便让你们多活一会，待看了方舟的遭遇，才对付你们。”

转头向摩亚道：“你对这女人有没有与趣！”

摩亚尚未回答，辛茜娅骇然尖叫道：“不！”

众改造人都大笑起来，对她的惶恐感到有趣。

传声器恰在此时响起道：“紧急传讯，沙莹大将要立即和大亨对话。”

众人均感愕然，难道荒星出了事？

姗姗丽娃在管道迅急飞掠，两手平伸，反物质光束汇集成流，刺在尽头合成金属门上。

金属门迅速溶解下，姗姗丽娃护罩亮了起来，冲了出去。

外面是个奇异的半圆形空间，满布不知名和形状各异的仪器，与出口相对的一边共分八层，每层均被透明幕墙封著，里面有无数的人员忙碌地工作。

警钟大鸣！

姗姗丽娃暗叫不好，知道因自己没有适当的身分晶片，立即被实验室无处不在的侦察系统辨别出来。

十多道激光分由这半圆形空间的各个角落射来。

姗姗丽娃猛一咬牙，发动了空间转移器的自动闪避系统，左闪右躲，反物质激光朝中间一层的透明幕墙刺去。

她必须尽膘找到方舟，然後试试可否逃出这可怕的地方。

方舟倏地横移，避过了舒玉智的攻击，大笑道：“美人儿啊；为何对我这么辣手无情呢？”

舒玉智在银芒团里现身出来，娇笑道：“因为人家爱得你发狂，恨不得把你吃了哩！”

方舟再闪过她另一道攻击，落到一条直径达八米的巨型连接眼球和视网膜的神经线上，哈哈笑道：“吃也有很多种吃法，让我教你这小乖乖那最美妙的一种吧。”

舒玉智凝定半空，冷哼道：“死到临头还要嚼舌根占我便宜？”

银芒忽然扩大，把方舟包卷其中，那曾使方舟失手被擒的能量网，层层叠叠紧裹着他。

岂知方舟竟得意洋洋道：“失陪了！”忽然沉入了神经线里，溶没不见。

舒玉智看呆了眼。

他怎能做到这根本没有可能的事。

这些模拟视觉神经造出来的管道，是由这星系内开采出来几种稀有金属配制而成，专实输送能量到眸瞳，积蓄满庞大的能量后，再由瞳仁发射出去，可摧毁任何不怀好意的敌船，比一般合成金属造成的夹层护墙更坚固，就算方舟有最厉害的激光刀，也要费一番工夫才可破开一道缺口，那知这小子竟像没在溶液里般轻易便溜了进去，怎不教她大吃一惊。

能量网收了回来，舒玉智落到方舟立身处，芳心大乱，因为方舟忽然在她的思感神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便她完全摸不到他的位置

隘钟在这时响了起。

宝贝的声音响起道：“完成了自我检查程序，资料库约有四分之一资料被破坏了，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舒玉智恨得差点咬碎银牙，娇叱道：“立即和我一起搜捕方舟！”

宝贝道：“姍姍丽娃逃了出来，正在一号实验室与我们的战士激战。”

舒玉智回复冷静，下令道：“姍姍丽娃由胡勒和他的人应付，我们的目标是方舟。”

胡勒是长驻实验室的八个改造战士的头头，是与林马同级的改造战士。

宝贝一声遵命，能量与舒玉智结合起来。

方舟的位置再次出现在舒玉智的思感神经上，正迅速往一号实验室移去。

舒玉智叫了声不好，迅速后退，没进了视网膜上一个适时现出的洞里去。

姍姍丽娃此刻正在生死存亡危急关头。

一号实验室的第五层变成了凌乱的战场。

工作人员仓皇由各出口溜了出去，代之而来是数不清穿上全身护甲的战士，他们的武器都以激光刀为主，奋不顾身往姍姍丽娃攻来，一时激光飞射，护盾和护罩的强芒不断亮起，广阔的楼层间内所有仪器、控制台、实验物、化学剂全部遭殃，被激光破成碎粉和分解作空气微子。

姍姍丽娃连挡五道激光，刺破了敌人一个护罩，在对方护甲碎裂当场惨死后，昼破了天花板，升上了第六层去。

一圈红芒迎面印来。

“轰”的一声，姍姍丽娃给可怕的冲力撞得倒飞开去，背脊撞到幕墙才滑了下来，若非有随意肌护体，只是这一下就可教她全身骨肉碎裂，不过也

够她受的了，眼冒金星，一时不知身处何方。

眼前人影闪动，四名改造人朝她掠至，每人手上发出一道红芒，到了层间中心汇成另一圈红芒，向她发动第二轮强攻。

姗姗丽娃心道难怪如此厉害，原来是四个改造战士联手施威。正要举盾护体，同时以攻制攻，射出反物质光东时，脑神经蓦地一阵剧痛，全身发软，再不听她的指示。

“砰！”

能量芒圈直击身上。

随意罩爆起一蓬强芒，勉强抵住敌人强大的攻势。

庞大的冲力带得姗姗丽娃再次撞到后面的透明幕墙去，幕墙那受得起这种狂暴的能量流，立即粉碎。

姗姗丽娃惨叫一声，给抛出墙外的空间，断线风筝似的朝上掉去。

四名改造战士闪电追蹑而来，往她追去。

众人知道她一时再无还击之力，各自发出能量束向她攻去，丝毫不予她喘息之姗姗丽娃心叫完了，她的脑波乱成一片，根本不能指挥随意肌的运作，连启开自动系统亦有所不能，更何况刚才护罩损耗甚巨，尚未回复最低的水平，如何可抵挡敌人呢？

眼看没命，忽地身体一轻，竟来到了方舟有力的怀抱里，脑际同时回复清明，随意肌澎湃著强大的能量。

方舟以鬼魅般的速度在敌人的攻击下左闪右移，还凑在她耳旁道：“小甜心！

膘让我看看你的真样儿！”

姗姗丽娃甜得心底可渗出蜜糖来，肌随念转，立即变回那副娇艳迷人的模样和玲珑浮凸的身段，那身装束则化为银色的太空衣。

这正是随意肌被名为随意的理由，可厚可薄，千变万化。

方舟欢呼一声，倏地退后，抱著姗姗丽娃没进背後坚硬的壁上，那圈紧追而来的红芒印在他没入处，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可是方舟和姗姗丽娃早已无影无踪了。四名改造人瞪目结舌看著那缺口，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难道两人竟变成了等若没有实体的微子，否则怎能穿墙越壁。

方舟和姗姗丽娃的确变成了微子，那是一种空间的能量转移和重组。他先以思感选出能量转移的位置，例如视觉神经内的空间，又或现在壁内宝贝体内的能量输送管道，然後以能量把自己和姗姗丽娃分解成以忆计能在分子内那微空间穿行的微子单位，以光速穿越，到了那选定的位置後再重组起来，变回“方舟”和“姗姗”，这似是轻松容易，其实却牵涉到复杂无比的程序和庞大的能量。

除非是有力场封闭的阻隔，这巧妙的方法确能令他穿墙越壁。

这奇技他还是刚由宝贝的资料库中领悟来的，那是其中有关人体物质组成的方式，有了这认识後，他才可以进行分解和重组的程序。

在某一程度上，他把自己和姗姗丽娃变成了接近思感能的能量体，这种改变物质形态的方式，一直是人类追求的梦想。

古代的炼金术，便是希望通过物质的改变，将凡铁变成宝贵的黄金。

方舟此时抱著姗姗丽娃，在管道里迅速奔行，当再次施展秘法，由管道“溶入”了另一个米见方四壁尽是充满电子仪板的空间後，方舟拥著姗姗丽娃，落到密封空间的“地板”上，松了一口气道：“暂时安全了！”

姗姗丽娃一声欢呼，搂紧了他，又怀疑地道：“宝贝不知我们到了他身体这里吗？”

方舟道：“只要我们不移动，宝贝便侦察不到我们的存在，因为我的思感能截断它的探测波。”

姗姗丽娃用尽气力深情看著他的眼睛，柔情似水地道：“它不是可凭找们消失的位置，探悉我们是在附近吗？”方舟笑道：“附近在这麼多地方，他们要逐一搜查将要费很多工夫，所以暂时我们是安全的，唉！鄙惜这方法并不能穿过实验室最外层的保护墙。来！先亲个嘴。”

姗姗丽娃毫不犹豫献上香吻，缠绵了一会後，姗姗丽娃脸红耳赤地离开了他的嘴唇，喘著气道：“方舟啊！快点想办法离开吧！若主席落在巴斯基的手上就糟了。”

方舟大感头痛道：“只是那舒玉智我打她不过，何况还有巴斯基和那麽多病害的改造人。”

姗姗丽娃撒娇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方舟道：“办法一，就是破坏这个大头颅外层的保护墙，不过舒玉智这麼精明，一定想得到我们此一著，所以……”

姗姗丽娃颓然道：“就算她猜不到，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力墙的控制中心，就是实验室的能源中心必定有同级的力墙保护著，根本无法进入，你怕也没有方法截断那庞大的能量流。”

方舟同意地点头，忽然两眼亮了起来，一把将她抱紧了叫起来道：“我想到方法了-”

第六章 逃出生天

“报告大将！人性实验室进入了紧急状态！重复一次……”

在基地指挥中心内的沙莹色变道：“难道方舟竟逃了出来？”

她的改造人副手约言逸信道：“我们要不要派人赴援？”

沙莹摇头道：“小姐应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任何情况，何况还有胡勒等八人和过千精锐的战士，实验室又可密封起来，我们还是管这里的事吧！”

伸手搭在正坐於控制台处的姬慧笑道：“通知大亨！贝看他甚麽时候到达？”姬慧既担心方舟和姗姗丽娃，又可怜自己的处境，心中苦笑下发出电讯。

她下了决定，待曾只要把握到时机，便不择手段地行刺巴斯基。

情愿轰烈战死，也绝不肯让自己的清白之躯落到巴斯基手上。

在她悠长的一生中，还是初次陷身如此绝望的境地。

舒玉智俏立在她的大殿内，皱眉道：“有甚麽发现？”

胡勒的声音由对话器传过来道：“这火鸟星人的确神通广大，连气味分子都没有半个留下来，我们会继续搜索的了。”

沉寂顷刻後，宝贝声音响起道：“母亲！我找到他们的位置了，他们移动得很缓慢，正登上我大脑皮层的视觉区去。”

舒玉智愕然道：“他们到那里干甚麽？”

他当然知道宝贝没有答案，下令道：“胡勒听令，立即把整个大脑皮层封锁，我要亲自去对付他们。”话尚未完，早没入殿顶里。

方舟和姍娜娃手牵著手，破开一道门，冲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里。

人脑主要作用区可以分为三个部份，就是前脑、中脑和後脑。

前脑包括大脑的两边半球、及下方的丘脑和下丘脑。

後脑指的是延髓和小脑。

中脑主要是负责人类的视觉。

三个部分成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

大脑皮层是遮盖著大脑半球的灰质回旋状物质表层，专责协调及各种高级的神经活动功能。不同的区域，负责不同的任务。

其中的视觉区，正是眼睛的控制中心。

舒玉智这座人性实验室，实在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模仿人脑建成，本身便是一个超级电脑，拥有人脑的所有功能，而不止是做个样子。

宝贝代表了舒玉智研究人脑的野心。

每当实验室有了新的发现，她便以之改善宝贝的构造。

当有一天宝贝成功地“活”了过来，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创力，说不定将可把整个宇宙改变。

改造人只是被她利用去达至这远大目标的工具而已！

宝贝是永远不曾背叛舒玉智的。

且在某一程度上，宝贝就是舒玉智，而舒玉智就是宝贝。

方舟的思感无时无刻不在侦察著宝贝和敌人的活动，这时知道被发现行踪，再无顾忌叫道：“快！”

姍娜丽娃全速配合著他，倏忽间穿过圆筒形的通道，来到了布满无数细胞的庞大空间里，但见电光闪射，色彩变化，情景诡异非常。

无数树根状的神经线由四方八面延伸过来，连结到大小不同的各组细胞去。

还有些细胞却自由地在这梦境般的空间浮游动著。

方舟拉著姍娜丽娃急朝位於空间正中一团直径达百米的巨型细胞组掠去，叫道：“快点！妖妇来了。”

姍娜丽娃暗忖人家不想快点吗？不过她为今觉得有力舟在身旁，整个世界都光明起来，甚麽危险都不用害怕了。

银芒一闪，电光般由後方激射而至。

力舟哈哈一笑道：“小乖乖找情郎来了！”把能量涌入姍娜丽娃随意肌的能源心脏，姍娜丽娃仍未知发生甚麽事时，千百道反物质能量芒由她随意肌不同部份射了出去，像千百条灵蛇般在他两人身後织成一张巨伞，挡著了舒玉智的杀手。

“轰！”光雨乍开，激弹往上下八方。

舒玉智厉叱一声，变成一球银芒，倏地破开伞网，往两人激射而来！

方舟一声长笑，重施故技。

在舒玉智眼睁睁下，两人没进了位於大脑皮层的视觉控制中心里去。

舒玉智气的俏脸发白，扬手发出一道强芒，往像无数粉团黏成一堆的视觉控制中心昼去。

“碰！”银芒向四方八面折射开去，化成点点光雨，部分反往舒玉智洒来，碰上她护体的银芒，像烟花般爆闪著。

舒玉智想不到方舟竟可以送出能量，把控制中心保护得比铜墙铁壁更牢固。

闷雷似的声音由控制中心隐隐传来。

舒玉智骇然失色，她这才猜到方舟打的是甚麽主意，不过已太迟了！

庞大的能量由连接的千百条神经线输入控制中心里，接著盘旋积众，再通过其中最粗壮的一条神经线以惊人的高速通往左眼球，再由张开的瞳仁发射出去。

方舟和姍姍丽娃两人在加强了护罩保护里，刹那间给射出了人性实验室，来到地底野原的上空，人造太阳在天上散发著金黄的光辉。

两人一声欢呼，全速朝罪恶号所在的基地飞去。

姬慧芙冷静地看著巴斯基的“堕落号”从“天”而降，缓缓落在“罪恶号”之旁。

她站在沙莹和几个改造人之旁，列队欢迎巴斯基的来临。

“堕落号”尚未落到基地上，船侧的四十个太空舱全张了开来，飞出无数的改造战士和巴斯基亲兵团的特种部队，迅速抵达地面，列成十多组人，敏捷而有效率。

姬慧芙毫不惊异，全神贯注著巴斯基出现，身上导弹均蓄势待发。

“堕落号”终於停定在“罪恶号”旁的广阔空间处。

主舱门打了开来，巴斯基雄伟的身形一马当先，威风凛凛地步出船外。

基地上所有战士一起下跪致敬。

姬慧芙暗咒一声，跪了下来。

巴斯基身後跟著红瑶和被押解著的丁扬和辛茜娅两人。

姬慧芙猛咬银牙，正要发难时，方舟的声音在她心灵内响起道：“小甜心！不要怕！我来了！”

姬慧芙又惊又喜，心叫道：“方舟啊！这里非常危险呢！”

方舟笑道：“我看见了，不要害怕，有我保护你疼你爱你。唉！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妖妇正追我和另一个小甜心，想喘一口气也办不到。”

姬慧芙又气又心甜，更是拿他没法。

基地警号适於此时长鸣起来。

巴斯基呆了一呆，似在聆听甚麽似的，然後双目一寒，大喝道：“准备战斗，敌人逃出了实验室，正往这处飞来！”

在这种情况下，便可看出巴斯基军队的训练有素和高效率了。

忽然间所有人都移动起来，有的整组数百人同时升到空中，往通到此区的通道移去：其中一半落到“罪恶号”和“堕落号”上，守卫这两艘飞船。

不过他们仍是低估了方舟的能力和令人防不胜防的策略。

隆隆声响中，本来像一条死鱼般失去了动力的“罪恶号”，所有灯光全亮了起来，设於船体的武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本要飞往拦截方舟的巴斯基骇然叫道：“堕落号小心！”

话声未完，“罪恶号”光芒闪动，百多门大口径的死光炮、二百台导弹发射器和五百挺较小型的激光束流一起发射，目标包括在它旁边关闭了护罩的“堕落号”、远近的大小飞船和飞行战车，与及所有移动著的改造战士和特种部队，刹那间出现的混乱，教人骇然瞠目。

情况尚不止此，本在“罪恶号”内从事修理人员没命似的奔逃出来。当然里面的攻击系统亦止毫不留情。

爆炸声响个不停。

战船战车给冲击得似玩具般在广阔基地翻卷打转，爆成碎粉，天空的战士给气带得像落叶般飞舞，又或分解为分子，灰飞烟灭。

“罪恶号”还喷出能瘫痪所有追踪侦察的气体，基地立时给陷进了漫满墨鱼汁般的黑雾里。

谁想得到方舟有此能耐。

丁扬和辛茜娅两人先撞在一起，接著“堕落号”剧跳了一下，把两人由落船的扶梯抛到了池上去，跌得两人浑身疼痛。

忽然发觉身後多了个人，姬慧芙的悦耳的声音响起道：“我是方舟的朋友，快随拔来。”

两人这时目不能视，辛茜娅喜道：“到哪里去？”

旁边红瑶的声音叫道：“救我！”扑了过来，刚好拉著丁扬的手臂。

丁扬心中一软，不忍把她挥开。

“轰轰轰！”

强烈的爆炸由“堕落号”的一侧响起，烈焰冲天而上，狂暴的气流把四人同时抛上天空时，姬慧芙伸手抓著丁、辛二人，带著红瑶，横往“罪恶号”掠去，心中祈祷方舟这时至紧要没把她们当作是敌人就好了。

方舟和姍娜丽娃这时正冒著枪林弹雨，冲进基地上空的黑雾里，後方紧追著舒玉智、直政和那以胡勒为首的八名改造战士，其他的人只能在远方望塵兴叹。

方舟的能量源源不绝输往姍娜丽娃，再由她的随意肌往四周发射，千百道反物质光东，真是使挡者披靡。

“砰！”前方光雨爆闪，接著巴斯基凌空而至，眼中闪著近乎疯狂的怨恨，他身旁还有丹尼桑、摩亚和沙莹这最厉害的三名改造人。

一道红芒由巴斯基胸口射出，在空中不停转动，往方舟和姍娜丽娃卷来。

纵使在黑雾里，在近距离下仍不能影响改造人比常人胜上百倍的视力。

方舟早领教过巴斯基的厉害，知道凭他二人若作正面交锋，一时间绝胜不过这四个属改造人中的绝顶高手，何况四周全是敌人，後面又有个更厉害的舒玉智，哈哈一笑，闪电下坠，横移开去。

岂知巴斯基的红芒像长了眼睛般，向下一卷，追了上来，射在方舟背上。

护罩差点给炸成碎粉，两人一声大叫，断线风筝般往前抛去，反避过了丹尼桑等人接续而至的攻击。

巴斯基等正要乘胜追击，眼前强光烈闪，原来“罪恶号”过半的攻击武器，正掉转枪头，对准他们发动射击。

巴斯基等怪叫连连，在激芒集束中左闪右避，运盾挡格，再难作寸进。

方舟和姍娜丽娃趁机由地上跳了起来，往“罪恶号”掠去。

方舟的思感能操控著“罪恶号”的控制中心，发出关闭所有太空舱和出入口的指令。

呼啸声由远而近。

舒玉智那团银芒以无可比拟的高速来到巴斯基旁，伸出纤手，叱道：“快！”巴斯基赶忙握住她柔软的玉手。

银芒红芒攸地卷缠一起，扩大成一个比舒玉智那团银芒大了近十倍金

光闪烁的能量团。

紧追而至的直政和最接近的沙莹，见状忙投进金芒球团里。

金芒更是壮大，把所有攻击全挡住了。

四人齐声大喝，化作一道长虹，往“罪恶号”投去。

方舟和姍娜丽娃这时刚抢入“罪恶号”内，后面的闸门恰恰关上。

“罪恶号”往上腾升，冲天而起。

方舟的思感能瞬间钻入了基地的控制塔的操控系统，把天闸打了开来。

“罪恶号”像只脱离囚笼的巨鸟，“呼”的一声由天闸逸往长空，不断增速，朝外空飞去。

姬慧芙这时领著丁扬、辛茜娅和红瑶赶到，见面下均欢欣若狂。

姍娜丽娃和姬慧芙患难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狂呼著拥作一团。

丁扬、辛茜娅、红瑶见到变了样子的方舟，愕然止步，呆瞧著他。

方舟张开手来，笑道：“不认得老朋友的真面目吗？”

丁扬和辛茜娅认得他的声音，喜得扑了过来，互相搂抱。方舟还趁机吻了辛茜娅的脸蛋。只有红瑶作了亏心事，尴尬立在一旁，不知所措。

方舟那会计较，放开丁扬和辛茜娅，移到红瑶前，一把将她搂紧道：“在恶势力下，人曾被迫作不愿意的事，没有人会怪老板娘的！”

红瑶一阵感动，俏脸埋在他宽肩上，哭了起来。

忽然异响由飞船头端的飞行控制舱传来，众人同时色变。

方舟一呆道：“不好！有敌人到了船上来。”

此时“罪恶号”刚脱离了这双星系统的力场，逸进了广阔无边的外太空去。

第七章 困兽苦战

众人此时正在飞船贯通船身的主道正中处，欢喜之情顿化作戒备和惊惧。

姬慧芙笑道：“他们是谁？”

方舟茫然摇头，道：“他们的精神力联结起来，变得非常庞大，我无法延伸进

去。”

姬慧芙骇然道：“那定是舒玉智或巴斯基来了，其他人那会这么厉害？”

丁扬等呆看著姬慧芙，到现在他们仍弄不清姬慧芙和姍娜丽娃是谁。

方舟呼出一口凉气，忽又嘻嘻一笑道：“姬主席，快让我看看你的俏样儿。”

辛茜娅等齐声惊呼。

难道这个可作甜美女声却样貌普通的男子，就是掌握著联邦百多亿人命运的姬

慧芙。

姬慧芙没好气道：“方舟大哥啊！这是生死关头，若我猜得不错，敌人正在驾

驶室内设法截断“怨男”对飞船的控制，改以人手操控，现在乐园星系仍在肉眼可

察的范围内，他们应可把飞船驶回去的。”

众人恍然，难怪敌人到这刻仍不来对付他们。

方舟苦笑道：“那是又要动手了，姬大姐不给我一些奖赏鼓励吗？”

姬慧芙皱眉道：“先别说这些，你难道不可以利用飞船内的攻击系统对付他们

吗？”

方舟叹道：“早试过了，整个控制中心的攻击系统都不知给他们用甚麽方法瘫

痪了，全无反应。”

想起舒玉智和巴斯基的厉害，婀娜丽娃犹有余悸道：“除了动手拼个真章就没

有别的方法了吗？”

方舟耸肩膊，潇洒地道：“看来是这样了。”

眼神落在姬慧芙身上，露出灼热的渴望。

姬慧芙白了他一眼，随意肌生出变化，现出娇媚绝世的艳容和骄傲的身段体

态，随意肌在身体的部分化作了雪白的太空衣。

丁扬看得双目发光。

辛茜娅和红瑶亦射出崇慕的神色。

这个像女神般一向高高在上的领袖，竟出现在伸手可触的近处，还和他们亲切

交谈，怎不教他扪心神激荡。

力舟瞳孔放至最大的尺寸，肆无忌惮的在她的娇容和胴体上巡弋，正色道：

“姬主席弄错了，我指的鼓励是你的香吻。”

姬慧芙俏脸飞红，横他一眼，大嗔道：“去你的大头鬼。”转身朝船头走去。

方舟正要跟进，辛茜娅尖叫道：“我们怎办哩？”

方舟笑道：“你们先到船上的武装室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後溜到宇眠室等待我

们，只要飞船进入反空间的旅航，这场仗我们便赢了。”

舒玉智、巴斯基、直政和沙莹四人正忙碌地进行他们的计画。

他们已成功截断了“怨男”对飞船航行大部份控制，现在剩下就是动力系统的

部分，也是最艰难的环节。一个不好，会引起船毁人亡的大灾难。

舒玉智这时坐在指挥中心的控制台前，凝视著眼前以百计的动力显示仪的运作

情况，不断发出指令，指挥巴斯基等三人把一组连接著飞行仪的线路截断时，忽急

促叫道：“停手，敌人来了！”

三人由甲板下的地室跳了出来，与舒玉智齐往人口移去。

风声响起，方舟在姬慧芙和姍姍丽娃陪同下，飞进控制人堂来，对著他们的巨

形视野舷窗外，是深黑无尽的星空。

舒玉智等见到姬慧芙，无不大吃一惊。

巴斯基狞笑道：“原来是姬主席亲临，难怪要教我们吃上大亏了。”

姬慧芙回复了她的清冷自若，冷冷看著舒玉智，淡然道：“舒院长原来到了这

里来与堕落大亨同流合污，怪不得一点有关你的消息都没有。”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不要再称我做院长了，想起那段日子玉智便要後悔，自

白浪费了那麼多的光阴。”

方舟嘻嘻一笑道：“少说废话，不若让我们化敌为友，吃一顿太空大餐後，互

说珍重再见，才是最聪明的事。”

沙莹“噗哧”一笑道：“原来是个子。”

方舟眼光落到她身上，眼睛顿时亮起来道：“改造人也有这麼美的磁场，真是

世间罕见。”

巴斯基冷哼一声道：“你才是废话连篇，好了！翱竟你是自动受缚，还是由我

们把你宰了才运回去。”

舒玉智娇笑道：“他们是希望我们愈多废话愈好，好让飞船增速至超光速，进

入反空间极速飞航。去死吧！”

银芒再现，以千计的芒光像蜘蛛丝般由芒球飞出，往三人卷缠过来。

姬慧芙一声娇叱，两枚反物质导弹分别往舒玉智和巴斯基电射而去。

方舟两手探出，握著这对美女的玉手，心中泛起销魂蚀骨的感觉，思感能却同

时延伸到两女体内。

无可避免的正面交锋终於开始。

争夺的是飞船的控制权。

双方都急著要打倒对方。

方舟等自然不能任由舒玉智他们截断“怨男”对飞船的控制：舒玉智和巴斯基

一方更不能袖手让飞船进入反空间的飞航，因为那时他们除了躲进宇眠箱外，再无

他法。

飞船这时离开了乐园星系超过一亿公里的距离，不过相比之於星际间的遥阔，

这仍是微不足道的短程。

方舟的能量虽然非常巨大，仍没法像使明月号突然进入反空间殛速飞航般，如

法施为在这大了千倍以上的超巨型宇航舰上。

舒玉智和巴斯基同时冷哼一声，份别掣起足球般大的银芒球和红芒球，把向他

们激射而来的微型导弹里著，往横送去。

“轰轰”两声巨响，整艘飞船剧震起来。

银球和红球撞到两旁壁上，爆起两蓬光雨，激溅四射，一时整个控制大堂全是

银红交杂的芒点，仪器纷纷爆炸碎裂，导弹爆炸引起的激流，迴荡全场。

方舟和两女三位一体，升到大堂半空中，反物质激光阳光般往敌人洒上去。

舒玉智美目奇光电闪，与巴斯基携手斜飞而上，正面迎击对手。

同时叫道：“你们两人赶快去“怨男”的感应中心，切断所有联系。”

方舟长笑道：“能这麼容易吗？”分出两道集束，以螺旋形的转动卷往直、沙

两人。

一般激光都是直线前射，只有当思感能强大至可驾驭光束时，才可以顺著心意

使激光作出千变万化、随心所欲的攻击方式。

像这种螺旋式的攻势，光束的能量更积聚和集中，教敌人难以抵挡。

直政和沙莹掣出护盾，正要挡格，舒玉智一声娇叱，份出两团银红交错的芒光，

恰好击在方舟的激芒前端处。

两蓬光雨弹往四方，发出闷雷似的轰鸣，主控制台分裂成碎粉，可见这些能量

毁灭性的威力。

直政和沙莹乘机由下力逸出门外。

方舟三人忙於自顾，那还有空理会两人，护罩扩大，与直冲上来的舒玉智和巴

斯基怡撞到一块儿。

五人同时发出惨叫。

相撞处隆然巨响，巨大的能量交击摩擦发出太阳般的耀目光芒。

上下甲板首先遭殃，炸成了碎粉。

瘴暴的气流，把整个空的仪器、装备、家全部绞成碎粉。

五人分了开来，分向四方抛跌开去，猛撞在身后的墙壁上。

巴斯基雄伟的躯体，撞到规野舷窗处，发出爆炸般的响声。

全船剧烈抖震起来，灯光熄灭，旋又亮起红光，动用了後备能源。

飞船系统大部分瘫痪下来，只有飞行动力、维生系和力场尚未受损。

尘屑弥漫著两层均破开了的遭劫灾场。

方舟撞到後方门旁的坚壁处，滑到地上，全身疼痛欲裂，大叫道：“住手！”

舒玉智这时滚到墙角，也尖叫道：“住手！”

巴斯基不愧为最厉害的改造人，掉在地上立刻又跳了起来。狂怒道：“先杀了

这火鸟星混蛋再说。”凌空往方舟掠去。

姬慧芙勉力由墙角跳了起来，反物质光速激射往巴斯基。

巴斯基气得差点疯了，红芒改向姬慧芙的集束迎上。

姗姗丽娃也发动攻击，由另一方攻至。

巴斯基无奈退了回去，落在舒玉智旁大叫道：“小姐！先干掉他们再说。”

舒玉智叹了一口气道：“我已发出命令，著他们两人转回来了，现在这艘破

船，谁都驾驶不了，是吗？力舟！”，

方舟站了起来，苦笑道：“是的！现在所有宇航仪器包括逃生系统全被我们合

作愉快的破坏了，甚至想要它停下来也办不到。”

巴斯基色变道：“这样增速下去，我们迟早会进入反问的极速飞航，若停不下

来，岂非永远困在反空间内。”

各人同时大惊失色。

舒玉智道：“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反应炉破坏掉，飞船自然会停下来。”

姗姗丽娃尖叫道：“不！那太危险了，现在反应炉的能量已达至饱和状态，任

何试图改变的行动，都可能会惹起毁灭性的分子连锁爆炸，那时谁都活不了。”

巴斯基狞笑道：“我偏要试试看，总好过进入反空间那活坟墓里。”

姬慧芙冷笑道：“你当然想飞船停下来，那你的部属便可来救你了，我却情愿

到反空间碰运气，试试“反极理论”是否存在，总好过落到你的手上。”

所谓“反极理论”，纯粹是一种假设，就是反空间航行是不会永无休止地继续

下去的。

那并不是说反空间是有止境，而是它与正空间宇宙内的黑洞有关系，当飞船在

反空间内遇上真通正反空间的黑洞时，便会被吸摄进去，舒吐出来。

不过这情况从未发生过，谁也不知道是否真有这回事，与及发生时会是怎么样

的情况。

舒玉智双目寒光一闪道：“本小姐才没有兴趣陪你去发疯。”

方舟嘻嘻笑道：“不想陪也是没法子的了，刚才试过我们谁都胜不过对方，你

想破坏动力系统，先要闯过老子这一关。”

巴斯基沉声道：“你或者说得对，但沙莹和直政回来後，便是两回事了。”

姬慧芙笑道：“或者你可打倒我们，不过这艘破船也要宣告完蛋，那时就算你

手下的所有飞船都出来寻你，恐怕找到你时，拔们的大亨早变成尊贵的乾尸了。”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一阵娇笑由上方传来，沙莹和直政缓缓降下，直政还挟著昏迷了的辛茜娅。

方舟一呆道：“另外两个人呢？”

沙莹两人带著辛茜娅退到舒玉智和巴斯基旁。沙莹笑道：“捉著一个还不够

吗？这妮子真大胆，竟想暗算我们。”

方舟道：“你想拿她怎样？”

沙莹向他飞了一个媚眼，得意地道：“当然是要来威胁你啦！还不把飞船停下

来，我知道你定有方法影响反应堆里份子的运作。”

舒玉智和巴斯基精神大振，知道是当局者迷，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方舟也没

有可能做到，忘了方舟却是非比常人。

舒玉智丝毫不给方舟考虑的机会，道：“现在我开始数十声，方舟若仍不行，

直政你立即把辛茜娅杀了，绝不要犹豫！一……二……三……”

方舟和两女对望一眼，都不知应如何处理。

辛茜娅呻吟一声，醒了过来，立时发觉处境不妙。

巴斯基狞笑道：“方舟！这样的美人儿，忍心看著她死在跟前吗？”

“心……八……九……”

方舟大叫道：“好了！我就把飞船停下来，不过我要警告你，停下来後就不能

再次发动，那时我们就要在这虚空漂流了。”

姗姗丽娃摇头道：“不！飞船会继续在没有摩擦力的虚空恒速前进，直至到达

另一个星系，被引力吸了过去。”

直政吁出一口气道：“比起广阔的宇宙，星体有若相隔了万亿里的微塵，我

们可能一亿年都不会靠近任何星系。”

舒玉智冷然道：“不要说废话了，总比进入反空间好一点，那处可能一亿个一

亿年都遇不上更稀有的黑洞。”

巴斯基喝道：“还不把飞船停下来！”

“轰！”

整艘飞船剧震了一下。

众眦愕然，望往视野舷窗之外。

一艘形状怪异无比的巨型飞船，由右侧舷往他们俯冲而至。

第八章 调戏蜂后

来袭的飞船长达二千米，骤看过去像只巨大的金属黑蜂，圆筒形的船

体在中间处撑出每边各心层曲起的透明机翼，船尾节节减少，到後延展出尖锥，在空中移动之飘忽难测，教人一见心寒。

巴斯基和姬慧芙同时叫起来道：“是蜂后战船！”

舒玉智色变道：“方舟快还击！”

蜂后战船寒芒连闪，“罪恶号”整艘船给轰得左倾右侧，有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航行。

姗姗丽娃跟踉撞在一边壁上，惊叫道：“方舟快点，保护罩能迅速下降了！”方舟苦笑道：“怨男与飞船武器系统的联系早完蛋了，怎麼还击？”

众人此时才知事态严重至此，若让这恶名最著的太空海盗之后毁掉护罩後，再来几炮，那在这船内的敌我双方就休想有人能幸免了。

丁扬和红瑶这时也跌跌撞撞冲了进来，茫然不知所措。直政叹了一口气，放开了辛茜娅。

她叫了一声，直奔入方舟怀里。

方舟温香软玉抱满怀时，飞船又再中炮倾侧，那种无情的震力把所有人全抛离甲板，跌到地上。

丁扬更差点由甲板的破洞掉到下层去。

舒玉智尖叫道：“方舟，你既有减速方法，定有增速的方法。”

巴斯基色变道：“那岂非更快进入反空间裏？”

姬慧芙怒道：“蠢人！一线希望总好过立即没命吧。”

又是连续两次剧震，舱壁颤动不休，谁都知道再挨不下多炮。

方舟大叫道：“来，我们大家牵著手，我要借助所有人的能量才行。”

舒玉智飞扑过来，牵著他的手。

巴斯基颓然叹了一口气，在另一边拉起舒玉智的手，接著是沙莹和直政。方舟这边自然是姬慧芙和姗姗丽娃。

丁扬等三人只能在旁乾瞪眼。

敌人一轮连珠炮火後，由左舷掠过，绕了个圈，再在右舷出现，以胜利者的姿态，同速并排而进，却没有攻击。

蜂后舰沿处灯光按著某一节奏和方式闪动著。

这是宇宙航行里最惯用的灯号传讯，特别适用於对“罪恶号”这种有强大护罩和厚重合成金属重力壁，连声波也透不进去的飞船。

沙莹道：“她要我们打开通话器，保证不会攻击。”

方舟这时正不断接收著众人身上输来的精神力和能量，闻言道：“想不听从都不行，最紧要拖延时间。”

众人都没有说话。

方舟接上怨男，开启了装在外舱的通话器。

接著一阵娇笑在破舱内响起道：“我是黑蜂后，罪恶号内的人员，立即报上你们的身分和目的地。”

声音低沉性感，另有一番韵味。

舒玉智的声音在方舟神经内响起道：“你能否由对方的通话器钻入黑蜂后的舰上，控制她船上的智能系统。”

方舟苦笑，以心灵传话回去道：“早试过了，那系统由三百多人分工操纵著，在这种情况下，绝控制不了那系统的。”

黑蜂后的声音再响起，这次带了点怒气，寒声道：“这是最後机会，立即回答！”

庞大的能量不断流进体内，并以螺旋式的方法缓缓结合起来。

方舟大声道：“我们只是一群由乐园星逃出来的无名小卒，全部有六百五十二人，目的地还没有想过，大坏蛋巴斯基的“堕落号”正追著我们来，你们最好也找地方躲躲。”

心中也觉好笑，若他把实情相告，说姬慧芙和堕落大亨正和他手牵手站在一起，保证黑蜂后死都不肯相信。

巴斯基听他当面叫自己做大坏蛋，却只能哑然苦忍，为之啼笑皆非。但当想到被他损毁了的“堕落号”，双目又亮起深刻的仇恨。

姬慧芙等则为之莞尔

方舟这人真是顽皮爱闹。

黑蜂后倒似信了大半，因为若非由不懂控制飞船的人驾驶，怎会完全没有还击之力，笑道：“不管你们是用甚麽方法夺得这巴斯基的皇牌船，立即给本后停下来，我要船不要人，保证可把你们送到任何想去的星系。”

众人恍然，原来她要劫取的是这艘中看不用的破船，难怪有闲情来和他们说

方舟引导著思感能延伸出去，刹那间钻入反应炉内，一边加速空际物质的吸入，一边激化炉内的微子运动。

同时叫道：“我们怎能相信你这恶名昭著的女强盗，说不定你把我们扫出太空外就不算数，不若……”

黑蜂后一阵娇笑，打断他道：“你还有得选择吗？再不答应，拔们立即进攻，教你们船毁人亡。”

方舟哈哈大笑道：“船毁人亡！说得真好，那时你也劫不到船了，不若大家说再见吧！

你既不用浪费弹药，晚上作恶梦时又少了六百十二条冤魂来缠你。”

黑蜂后冷喝道：“好大胆！肮敢用这种口气和本后说话，便让你们看看我劫船的本领。”

方舟大笑道：“你三围的尺码是多少？”

说时轻轻一捏姬慧芙的手心，还狠狠盯了她酥胸两眼，这才望往右舷的黑蜂舰。

姬慧芙差点给气死，又拿他没办法。

黑蜂后呆了一呆，声音变得寒若冰雪，咬牙切齿道：“你在发甚麽疯？”

方舟嘻嘻一笑道：“蜂后唇边那粒美人痣很别致哩！”

黑蜂后这次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你是谁？在甚麽地方见过我？”

方舟竭力保持船速不变，便反应炉的爆裂性力量逐步攀上巅峰，口上胡诌道：这麽快就忘记了你的旧情人吗？不过三千多年也不算短时间了，你耳後那另一颗小黑点，我便像在昨天才看过。”

各人虽明知他在乱说一通，好拖延时间，心中仍感佩服，换了是任何人代替了黑蜂后，听到这番话也不会遽下杀手。

果然黑蜂后厉声道：“你究竟是谁？”

方舟忍著笑叹道：“小宝贝真的善忘，连和你上了百多次床的男人都忘了，听著！我的名字叫“俄滴兰仁”，念咒般念上几次你便会记起我曾给予过你快乐了。”

众人都苦忍著笑，这小子愈说愈放肆了。

连巴斯基都为之差点哑然失笑，心中不由减了几分对方舟的恶感。

黑蜂后喃喃道：“俄滴兰仁……俄滴兰仁……”

方舟笑道：“小宝贝念对了，老子就是俄滴兰仁，亦即是你的男人了！”

姬慧芙终忍不住“噗哧”笑了起来，狠狠捏了他的大手一记。

黑蜂后怎还不明白方舟在调戏她，厉叫道：“找死！”

方舟狂笑道：“太迟了！小宝贝再见，下次再和你上床！”

积聚的力量倏地在反应炉内爆发，船尾爆起一团太阳光般的白芒，飞船的速度以倍数递增，刹那间达到接近光的速度。

黑蜂舰上的人只见光芒一闪，“罪恶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全体人员瞪目结舌，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众人松开了手，都有神疲意倦的感觉。

能量的损耗太厉害了。

舒玉智脸露微笑，向仍不肯放开姬慧芙玉手的方舟道：“终让我看到你神经内的一些秘密了。”

方舟握紧姬慧芙柔软的纤手，不让她挣脱，欣然道：“彼此彼此。”

巴斯基冷冷道：“还不把船停下来？”

方舟奇道：“你还有比刚才更多的能量借给我用吗？”

巴斯基这时才想到这个问题，哑口无言。

方舟苦笑道：“不出一个小时，我们就曾进入反空间内，要命的话，立即找个宇眠箱躲起来，希望醒来时，不是万万亿亿年後就好了。”

言罢拉著姬慧芙的玉手往外走去。

姗姗丽娃来到他另一边，挽起他的手臂。

船内无人不涌起可怖之极的感觉。

两组敌我难份的冤家，分别占用了船中间和船尾两间宇眠室。

宇眠室的系统均是独立操作，所以并没有受到“怨男”受损的影响。

在船尾的宇眠室内，方舟助丁扬接上宇眠箱的维生系统後，到了红瑶的宇眠箱旁，为她检查是否一切安当。

红瑶轻轻道：“你真的不怪我吗？”

方舟伸手在她脸蛋扭了一把，笑道：“怎会呢？好好睡一觉吧！在我心中你永远是那风情万种的老板娘。”

红瑶闭上艳眸，涌起两滴恐惧的热泪，颤声道：“方舟！我很害怕，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方舟听著飞船不断加速的尖锐啸声，感受著船身波浪般的抖颤，微笑道：“放心好了！”

我以人格担保这事绝不会发生。”

红瑶见他说得蛮有把握，燃起一线希望，惊喜道：“若你能使我重回到这世界来，我愿为你做任何事。”

方舟俯下头去，在她唇上吻了一口，低声道：“切勿忘了，醒来後，你至少要和我上一次床，现在你的磁场美多了。”

笑著来到正为辛茜娅的宇眠箱作最後检视的姗姗丽娃和姬慧芙旁，向辛茜娅道：“我的歌后，害怕吗？”

辛茜娅白他一眼道：“睡觉有甚麽好怕的，醒不过来就视作倒楣算了。”

姗姗丽娃往後挨入他怀里，用脸蛋摩擦著他的脸颊，默然无语。

姬慧芙平静地道：“没有时间了；飞船随时会达到光速，快进宇眠箱吧！”

方舟一把将姍姍丽娃抱了起来，痛吻她香唇。

姍姍丽娃用尽力气搂著他的脖子，忘情地热烈反应着，抵死缠绵，直至被方舟放进宇眠箱内，才分了开来。

方舟为她弄妥一切後，来到早躺进箱内的姬慧芙旁，深情地看著她美胜天仙的动人玉容。

姬慧芙默默回望著他，眼神炽热。

两人都感到生离死别，黯然魂销的情绪。

方舟轻轻道：“我们可能就此永别，可以让我吻你一口吗？”

姬慧芙一声娇吟，举手把他勾了下去，献上樱唇。

无可比拟的感觉在两人间激荡著。

四千多年了，这美丽的领袖还是首次尝到这阔别已久的诱人感觉。

方舟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香唇，微笑道：“我的主席，你情动了！”

姬慧芙含羞道：“是又怎样呢？若非知道醒来的可能性低至令人心寒，人豈定不会这麼放纵自己的。”

方舟尴尬地道：“对不起！我刚才只是顺口和你说笑，其实我是有方法令飞船由反空间回到正空间来的。”

姬慧芙立时脸红过耳，窘得无地自容，大嚷道：“你这混账坏蛋骗子死鬼，竟哄得人家的献吻。”

隘钟大鸣。

飞船剧烈地颤抖起来，使人心惊肉跳。

宇眠箱盖开始合拢起来。

姬慧芙吃了一惊，正要催他进入旁边的宇眠箱里，岂知方舟竟闪了进来，重重压在她动人的肉体上，笑道：“我来索报酬了，”

箱盖在他背上合拢起来，隔绝了所有声音，但那种愈趋剧烈的震荡却是无处鄙避。

姬慧芙嚶哼一声，毫无抗力地任这家伙与自己作著最繁密的接触，颤声道：

“你不是要在这里行凶吧？”

方舟再吻了她香唇，嘻嘻一笑道：“没有主席的命令，我怎敢和你交配，你不是说过强奸是罪行吗？而且你也应好好睡一觉了，醒来时，别忘了你曾对我动过真情呢！”

姬慧芙气道：“那只是见你快要死掉，样子怪可怜的，就当是做好心哄哄你罢了，怎可以认真呢？”

方舟笑道：“那为何你现在身体的分泌多了这麼多，磁场又亮了起来，发出前所未有的奇异光线，伟大英明的领袖请解释一下。”

姬慧芙羞不可抑，狠狠一口咬在他肩头上。

方舟号叫一声，俯头找她的小嘴道：“忍心就咬掉我使坏的舌头吧！”

姬慧芙整张玉脸烫了起来，叫道：“不要胡闹了，你把这条破船送到甚麽地方去？”

方舟清醒过来，苦笑道：“我根本控制不了她的航道，目的地只能听天由命了，而且没有一千个地球时，恐怕仍不能把她从反空间弄出来，因为我必须利用正

闭间最接近的恒星，才有足够能量办到这点。”

姬慧笑道：“我明白了，因为照目前的航道，较接近的星系要在一千光

年外的距离才能遇上，但你真能由反空间吸取在正空间内的太阳能量吗？”

方舟道：“一定可以，正反空间就像手掌的正反两面，根本是同一东西，只要相连我就可以办到。”这方法他还是由蓝茵处领悟回来的。

蓦地飞船完全静止下来。

死亡般的虚无和寂静。

又似若飘遥云端。

姬慧芙眼皮垂下，宇眠箱的系统接管了她身体和神经的操作，沉睡过去。

方舟看著她女神般沉睡般的秀色，心中涌起汪洋大海般的爱意。

素女星系的总督府办公室大楼里，总督尤历准将和雷坡武及白树三人在密室内就最新的消息商议。

天际处虚悬著两艘“母舰级”飞船，那就是他两人的座驾舰，分别被命名为“飞鹰”和“飞鹫”，以作保护最高领袖姬慧芙的神鸟。

另外还有二十八艘“巡洋舰级”飞船，体积较小，可是非常灵活，战斗力不可轻视。

这是他们在短短一个月內所能结集的最大力量了。

姬慧芙留落在天星系的亲兵团，一师特种部队全体二万精锐，到了这里来与他们的总指挥雷坡武会合，使他们巡洋舰级的飞船由原本的二十艘，骤增至目前的数目。

更带来了使他们既迷惑又兴奋的消息。

白树文秀的脸容露出难以相信的神色，皱眉道：“这事真是奇怪，这麼看来，爱神根本没有被祝丝蒂和卡尔夫南控制，还把假扮主席的人和自礼池那壤蛋科学家歼灭了。真棒！爱神竟懂得施用狡计把所有人迫离领袖一号，然後像自有主张般飞走了。”

雷坡武道：“不要骗自己了，你和我都知道那是没有可能的，祝丝蒂肯定拥有领袖的晶片，配上未来科技的最新研究成果，没理由控制不了爱神，所以其中定有一些我们不能明白的环节。唉！真教人头痛。”

总督尤历沉声道：“那是否姬主席真的遇害了呢？”

这两位对姬慧芙忠心耿耿，一文一武的大员齐现出黯然之色，答案不言可知。白树沉吟顷刻，望向电坡武道：“艾妮仍留在船上，会否是她弄的手脚呢？”

旋又摇头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艾妮有多少斤两，他们都是心知肚明。

雷坡武的脸色凝重起来，低声道：“为何祝丝蒂到现在仍不趁机公布主席的死讯？那她岂非就可名正言顺由副主席升上主席的宝座吗？”

白树剧震了一下，失声叫道：“我明白了！她是先要来对付我们。”

其他两人立时色变，体会到他这判断的含意。

假若祝丝蒂贸然宣布姬慧芙死了，他们定会不惜一切去揭发和反对她。

换了别人，她大可置之不理。

但白树和雷坡武是姬慧芙的亲信，在联邦军政界有庞大的影响力，在联邦公民中更是声誉如日中天，只稍次於姬慧芙。他们说出来的话，谁都要先相信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议会定有人提出立即举行大选，那时祝丝蒂是否仍能胜出，实在是未知之数。

而更使她头痛的是：怎能告诉别人是“爱神”谋杀了姬慧芙，再自行

驾领袖一号逃走了呢？

在这情况下，她唯一可仗恃的，就是凭占尽势的武力，先把他们尽数歼灭，那麼宣布姬慧芙的死亡时，所会遇到的阻力会小得多了。

说不定她和总司令狄平上将的战船队，已在来此途中了。

雷坡武道：“你和核心委员会各成员联络得怎样了。”

联邦在仰马星之役後，剩下了十八艘主力舰级的飞船，装备和性能当然以姬慧芙的领袖一号居首，然後轮到祝丝蒂的领袖二号。

其他十六艘这级数的飞船，有十艘是份由核心委员会的祝丝蒂和狄平以外的十名成员拥有，所以若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多一个人便可在实力上增加了一艘威力强大的战船，那形势便会大为改观。所以雷坡武才这麼紧张。

余下的六艘主力舰级飞船，一艘是狄平的座驾“司令号”，其他五艘则是联邦国五大集成军团众主将的旗舰。

这些军团分驻在联邦边远殖民星的区域，以应付黑狱人的侵略。

虽说狄平是他们顶头上司，但军团的移动必须得姬慧芙点头才行，狄平只负上指挥之实，所以现在反不担心这五大集成军团的问题。

在这情况下更突出了争取核心委员会其他成员支持的重要性。

白树脸上露出奇怪的神色，道：“我第一个找的是夫院长，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回研究院去，她的“院长号”仍停泊在地球喜马拉雅山的地上，据她的副将说：有好一段日子收不到她任何指示和消息了，时间刚好从诺历在殒石区遇难开始。”

尤历道：“其中会有甚麽关系呢？”

当然没有人能提供答案。

雷坡武不欲想破脑袋，追问道：“其他人呢？”

白树有点兴奋道：“除了能源部部长历奇和总务可古鲁夫这两个祝丝蒂的亲信外，其他人全给我联络上，起始时都是半信半疑，但“爱神事件”後，他们都变得倾向我们这一方，可是你也知政客是多麼懂得看风转舵的，有起事来，除了情报局局长依莉茜亚、内务卿布芍玲和交通可德里尼这三个主席的好朋友兼下属外，其他人恐怕只会采观望态度，帮不上多少忙。”

雷坡武深吸一口气道：“假设祝丝蒂和狄平的船队已在来此途中，那就甚麽人都帮不上忙了。”

尤历不解道：“核心委员的十二位大臣均有特权可直接和主席对话，知道了

“爱神事件”，不会去寻真相吗？”

白树苦笑道：“祝丝蒂早通知了他们主席的死讯，但暂时全体同意压著这消息不外放，要到两个月後地球议会开会时才公布，以免引起整个联邦的恐慌和动乱，又或野心家如堕落大亨的异动。祝丝蒂比任何人都狡猾，借著这种暧昧的形势，正默默地接收著主席的权力。

这也是其他大臣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敢正式和她闹翻的原因。我们的处境并不乐观呢，”

三人都感颓然倦累，这个多月内，心情没有好上一天半日。

雷坡武叹道：“假若他们将我们杀得一个不剩，又把素女星整个摧毁，再扮作是黑狱人的大报复，即使我们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亦莫奈她何。若我们分散逃亡，则更易给她逐个击破，那时她在卡尔夫南支持下，索性发动政变，在这人人珍

惜生命的今天，只要拥有足够武力，谁都会敢怒不敢言。生命无限地延长，人类的勇气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隘号响起。

传讯器传来紧张的声音道：“紧急报告！有不明飞物体正在西纬三亿里外全速飞来。”

三人呆了一呆。

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第九章 星空迷航

“罪恶号”宇眠室的自动系统运作起来，仪器板上的曲线表示睡在宇眠箱内的人体温逐渐升高，体内停顿了的新陈代谢缓缓复现，显示著呼吸的横隔膜由完全停顿至开始上下移动起来。

宇眠箱内的调节器，协助著恢复神经细胞的活动。

自动注射器把适当的刺激电化流送入他们凝固了的血液、神经线和肌肉里。

心跳由无到有，有力地跳跃著。

箱盖缓缓张开。

姬慧芙最先张开眼来，最先想到的竟是方舟。

那家伙不是钻进箱来大占自己便宜吗？

接著清醒过来，涌起莫名的恐惧。

翱竟睡了多久呢？

那可能是一万年、一百万年又或一亿年。

假若宇宙真有尽头，说不定她已到达了那里。

连接她的宇眠系统自动松开束缚。

姬慧芙娇吟一声，由箱底的力能垫坐了起来。

宇眠室的其他宇眠箱也陆续张了开来，呼吸和呻吟声此起彼落。

姬慧芙忍不住轻呼道：“方舟！”

姗姗丽娃从她的宇眠箱爬了起来，与她四目交投，双方均看出对方的怀疑和恐惧。

红瑶、辛茜娅和丁扬也坐起来，独不见方舟。

红瑶颤声道：“现在是多少年後了？”

众人均露出惧意和疑虑。

姬慧芙望往一边壁上显示时间的原子钟，却仍停留在他们进入宇眠的时间和日子上。

在反空间里，所有计时器都停止走动。

在那里，空间和时间都以一种人类思感之外的奇异方式运作。

辛茜娅吁出一口凉气，关心地道：“方舟在那里？”

“嘟！嘟！”传声器起响了起来。

众皆愕然。传音系统不是给破坏了吗？

这个想法才升起，方舟懒洋洋不大在乎的声音在传音器响起道：“为祝各位反空间旅途愉快，请到控制大堂参宴，各类太空餐应有尽有，包君满意。千万不要错过！你们只睡了一个多月，应该没有打破任何宇眠纪录。”

五人一起欢呼起来，像小孩子般争先恐后爬出宇眠箱，往控制大堂奔去。

便若重获新生般的兴高采烈。

这或者是联邦历史上最奇怪的“早餐”，最奇怪的组合，最奇怪的叙会地方。大堂仍是那残破不堪的样子，甲板破了个长阔达五十米的不规则大圆洞，可看

到下层的零碎破物和隆裂起来的地面。

偏是在破洞边沿放了一张方舟不知由那里弄来的长餐桌，还放了十张椅子。洁净的白餐布上放满了精美的太空餐。

令人惊异的并非是这些早宴，而是大堂多了一批新的装置，放满在驾驶台处，还有无数管道和纤维输送线由那些装置横过破洞的上空，接驳到规野舷窗对面壁上一个被破开了的方洞里，骤眼看去实不知延伸到那处才是尽头。

桌上头尾两方放了两盏照明灯，其他地方则沐浴在暗红的色光里。

沙莹仰起俏面，看著横过头顶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接线，“噗哧”笑道：“接驳得真难看。”

坐在长桌一端的巴斯基惊异地问道：“方舟你没有睡入宇眠箱内吗？否则怎可搬出这套后备宇航装置，还把它与怨男连接起来，”

坐在他左侧的舒玉智美目异采连闪，凝著那正面对巴斯基、坐在长桌另一端的姬慧芙左侧的方舟。

视野舷窗外是迷人的星空。

不过更令与座诸人胆颤心寒，那是如此陌生，没有人可认出以前任何银河系内的熟悉星系。

翱竟到了宇宙的那一个角落呢？

方舟一边伏桌大吃，含糊应到：“若连我都睡著了，怎麼接驳起这副好家伙，把你们在千多个小时後，带回到这里来。”

姬慧芙皱眉道：“你不是说可靠附近恒星的能量，把我们送返来吗？”

方舟笑道：“在这点上我没有骗你，能量再加这急就章的装备，才勉强完成任务。”

众人均呆瞪著他。

舒玉智柔声道：“你既能在反空间内活动自如，为何不乘机杀死我们四人呢？”

方舟一呆道：“这麼好的主意，我竟想也没有想过，不要笑我，我心中只当你是我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哩！”

巴斯基呆了起来，沉吟不语。

改造人和非改造人，就像天生的仇家。

除舒玉智外，从没有非改造人向他表示友善，有的只是仇视和惊惧。

方舟的神態和语气，都有种使人绝不敢怀疑的真心诚意。

坐在方舟左旁的姍娜丽娃低声问道：“现在我们在那裏呢？”

这是人人想问的问题，故无不瞪著方舟。

方舟伸了个懒腰，大叫道：“生命真是美好，只要能活著就美好了。”

众人都生出感触。

方舟说得对，总算仍然生存著。

姬慧芙对方舟的了解也加深了很多。

他来自一个地狱般的星球，与人类的主流文明完全脱轨。

外面这世界对他来说无一物事不是新鲜的经验。他就像久旱逢甘露般不停去闯、学习和游玩。

人类的甚麽理想，甚至乎道德观念，他不是不在乎就是不放在心头。

於是在旁人眼中就变成这副潇洒和玩世不恭的神态。

除非生命受到威胁，否则他绝不会伤害任何人，包括想伤害他人在内。

这是个绝不记仇的人。

姍姍丽娃嗔道：“你还没回答人家的问题？”

舒玉智道：“因为他答不了。”

姍姍丽娃怎会不知答案。

星空宇航其中一个难题就是方向和位置的问题。

矮密的宇航仪器，在飞船航行时，最紧要就是确立“座标”，再由这“座标”随著飞船的航行，不断计算无时无刻不在转移的“座标”与四周亮星的光学关系。但反空间航行里，“座标”亦起不了作用。

那时就须以精确至不差毫厘的方向仪来决定目的地，再凭智能系统内的资料判断出下一个“座标”与那处星空的关系。

所以即使有最先进的飞船，到未经探索的星空去，仍是非常危险的事。

否则人类早离开银河系了，由此可见殖民星的重要性。

失去了仰马星系，银河系核心的银球变成了遥不口反的迷离世界。

“罪恶号”在进入反空间航行时，飞航仪器毁掉了大半，不但失去了座标，还失去了方向。在星球上，纵迷了路，仍是在星球上。若是在太空，偏差了一个秒度，在广阔星空里，便是差之毫厘，可要谬以千亿里计了。

所以就算现在方舟弄好了宇航仪器，接通了怨男的资料库，确立了现在的座标，但在这陌生的空际，仍是茫然不如身在何处。连猜都无从猜起。

辛茜娅呼出一口凉气道：“千多个小时，不是千多个反空间单位吗？”

反空间的单位以一小时作一光年计，千多个单位就是过千光年了。

光在真空中可以一秒钟走三十万公里。

一公年相当於九点四六零五乘以十的十二次方的公里数，千多光年可是难以想像的距离了。

方舟苦道：“再乘十就差不多了。”

众人愕然望向他，无不色变。

直政骇然道：“你在说笑吧-”

方舟颓然挨到椅背处，摇头道：“我不知为何发生这种事，或者是拔们的能量太厉害了。引起了分子内一种从未试过的异变，这次飞船在反空间内飞行的速度比上两次我经验过的反空间飞行，要快了十多倍。所以每一个地球时，等若十多个反空间单位。”

沙莹双眼透出恐惧的神色，沉声道：“你怎计算出来的。”

方舟道：“这是经验，我要比上两次用多了十多倍时间，才可追上反空间内那扭曲了的时间，所以测出了这速度的倍数。”

众人始明白为何方舟不敢正面答覆姍姍丽娃的问题。

姬慧芙不由与对面的舒玉智交换了个眼神，深吸一口气道：“假设事责

真的如此这将是宇航学上最大的突破了。”

接著叹道：“问题是我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去告诉别的人。”

巴斯基的金脸也黯淡下来，苦笑道：“我们究竟身在那里呢？”

舒玉智望往弧状的巨型视野舷窗外，蹙起秀眉道：“我们仍应在直径八万二千光年，厚度六千百光年的银盘内，若到了银晕，应该见不到这麼密集的星河。”

姍姍丽娃娇躯剧震，探手抓著力舟的手臂，脸色变得无比苍白，瞳仁放大，瞪著舷窗外的星空某一星系，颤声道：“天啊！我知道到了甚麽地方哩！”

众人一起循她的目光往外望去。

“飞鹰号”和“飞鹭号”在二十八艘巡航舰和过千架飞行战车护翼下，在素女星系的外空布下阵势，准备迎头痛击敌人。

白树和尤历两人都登上了雷坡武的“飞鹰号”上，静候敌船的出现。

船上五百人员忙碌的工作著。

报告不停传来。

包括来舰的数目和体积。

来的只是一艘飞船，照体积看，应是“主力舰级”的战船。

航舰正以每秒五万公里的速度，在二千万里外朝他们飞来。

雷坡武道：“设法与来舰建立通讯联系。”

讯号以光速发出。

顷刻後，通话开始的讯号响起。

雷坡武向著控制台的对话器道：“我是雷坡武大将，请表明你的身分和目的地。”

通话器沉寂下来，不一会再次响起，是艾妮的声音道：“大将！只有我一个人，又或两个人，这是领袖一号。唉！我是没有恶意的，对不起！我给卡尔夫南控制了，做出天大的错事，对不起！”接著是她的痛哭声。

众人呆在当场，只懂望著窗外的星空。

倏忽间，线条优美至极点，他们既亲切又熟悉的领袖一号出现在前方。

豹始时只是一个微不可察的小点，转眼已清晰可见。

由快至缓不断接近著。

众人都大感疑惑，凭艾妮一个人，又或两个人，怎可驾动这麼复杂的宇航船呢？

姍姍丽娃盯著的是夜空里一粒特别炫目的亮星，在光弧外沿散发著若有若无的赤蓝色光，使人很易把她从其他恒星分别出来。

姬慧芙呻吟一声，叫道：“这是有“赤蓝魔星”之称的“造父变星”，又被称为仰马灯塔，因为她离开仰马星只有十光年，是最接近仰马星的星系，她那种光谱是非常罕有的。”

所谓造父变星，是亮度在短时间内，例如几天，不断作周期性变化的恒星。这变化是由物理的原因引起，生出能量辐射的光线变化。

众人无不色变。

肮然到了黑狱人的地头来了。

这时逃也逃不掉，若再来一次反空间飞行，有如盲头乌蝇，去至另一处万多光年的地方，那更没有“回家”的希望了。

现在这艘飞船等若一条可任人鱼肉的笨物，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 ability，

充其量只能多挨别人几炮。

黑狱人可不同黑蜂后，後者尚有盗船之意，故而手下留情，前者会全力把任何入侵他领空的敌船摧毁。

丁扬骇然道：“那颗是仰马太阳。”

直政答道：“魔星的亮度太强了，把附近的恒星都遮盖著，所以现在肉眼是看不见的。”

丁扬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愤然道：“谁要和你这骗子说话！”

直政知道他对自己骗了他加入秘党仍耿耿於怀，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红瑶就像被关入了噬人猛兽的笼子里般，张望了一会後，缩矮身子颤声道：

“为何仍不见黑狱人，如今怎麽办才好呢？”

对联邦人来说，黑狱人是最可怕的噩梦。

姬慧芙神情坚决道：“唯一的生路，就是到仰马星去。”

沙莹尖叫道：“甚麽？”

巴斯基却点头道：“是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到那里去，看看有甚麽方法偷了飞航的资料来，我们就可确立新的座标，飞回原本的地方去了！”

众人都感头皮发麻。

现在躲都可能来不及，还要送上门去给人宰割吗？

舒玉智望向方舟道：“罪恶号上还有多少架战车？”

方舟道：“有一艘工作船，八艘中型巡戈舰，四十二辆飞行战车，不过罪恶号的能源输送系统损毁了，除非修妥当，否则这些家伙屁股尾都翘不起来。”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听他措辞鄙俗，都皱起秀眉，但又对他生动的形容生出新鲜赶。

沙莹这娇小玲珑的美丽女改造人显然对方舟很感兴趣，“噗哧”笑了起来，还飞了他一记媚眼。

辛茜娅则白了他一眼。

舒玉智和巴斯基交换了个眼色後，目光缓缓扫过众人，轻轻吐出一口气道：

“首要之务，是先找一个星球躲起来，设法把飞船可修理的地方修好，那时才想办

法潜入仰马星去吧。”

姍娜丽娃眼中射出渴望的神色，徐徐道：“真希望知道仰马星变成了甚麽样子。”

红瑶颤声道：“若只是劫後的废墟，那怎麽才好。”

辛茜娅皱眉责道：“不要吓人好吗？你这人总要往坏处去想的。”

巴斯基不耐烦地向方舟道：“飞船的外置武器还有多少台可用？”

方舟道：“一千五百台攻击和反攻击武器，被黑蜂后那恶妇摧毁了大半，其他的若能再次接上，便没有问题，不过我看没有几个月时间，休想完成这麽复杂艰难的事。唉！这叫破坏容易建设难呢！”

舒玉智横他一眼，似怪他婆妈。

方舟给她看得心中一酥，笑道：“不是吗？不动手打架，依我之言吻别，

现在你便可在实验室内和你的宝贝继续自言自语了。”

姬慧芙看到舒玉智杏目圆睁的样子，心中好笑，道：“只好这么办，先将它们弄好，最紧要的是能源输送系统，没有小型的飞船，休想接近仰马星，只要知到了那星系的内容，便有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往仰马星去。”

直政道：“你们应有这附近星系的资料，究竟那个星系适宜躲藏呢？”

姗姗丽娃乃研究院的一级院士，为了提供军方作战略部署，曾仔细研究过这处的星空，答道：“愈危险的星系，愈能避过敌人耳目，离开魔星二十光年处，有个叫“暗礁”的星系，那里的太阳特别狂暴，共有十五颗大小行星和无数陨石，离中心的第八颗行星终年给奇异的有毒大气包围，著上面只有植物，应是藏身的好地方。”

方舟道：“就让我立即用光谱分析器把那个星系找出来，嘿！有甚麽报酬呢？”

众人那想到他仍有此一说，愕然看著他。

方舟有点尴尬道：“对不起！我说顺了口。”

巴斯基道：“快点去办，这么一艘大飞船，怎瞒得过黑狱人的警戒网。”

姬慧芙记起她来这区域的间谍船全是一去不回，也紧张起来，责道：“爽快一点好吗？”

方舟长身而起，接著虎躯一震，骇然道：“不好，有十多艘黑狱飞船正由左舷六百万里的空际朝我们全速飞来。”

众人一起色变，纷纷离开餐桌。

方舟旋又笑道：“不用怕！我知道怎样可以瞒过他们。”

伸出手来道：“这次是那两位小姐的玉手。”

片刻後，虚悬空中的巨型飞船，由缓至快，眨眼间增至亚次光速，朝魔星疾飞而去。

第十章 反空之旅

白树、雷坡武在先头部队进驻了领袖一号，检查过没有问题後，才登上体积介乎巡航舰和飞行战车间的“游戏战机”飞进领袖一号张开了的太空船坞内。

护航的是二十辆太空坦克，最小型但最灵活的战斗单位。

他们来到控制大堂和指挥中心时，艾妮已被解除了所有武装，垂目待罪而立，两眼早哭得红肿了。

雷坡武冷哼一声，向自己这个爱将喝道：“这是怎麽一回事？”

当艾妮将整件事说出来後，雷坡武向白树道：“若艾妮肯站到联邦军事法庭的证人台上去，能否使祝丝蒂和卡尔夫南罪名成立呢？”

白树知道姬慧芙尚在人间，兴奋地道：“无论他们被判有罪或无罪，对他们的声誉也定有无何估计的打击，那时祝丝蒂休想得到联邦议会的支持，坐上主席的座位。”

接著皱眉问艾妮道：“你怎麽把这飞船驶到这里来呢？”

艾妮茫然道：“她是自己飞来的，那时我只想著与船偕亡，好补偿我犯

下的弥天大错，害死了夫院长和诺历，那知爱神控制了一切，直飞到这里来。”

两人听得呆了起来。

雷坡武道：“卡尔夫南用甚麽方法控制了你？”

艾妮垂下头去，好一会才道：“那是到彩云星系渡假时发生的，一天我到朋友家赴宴，喝了点酒，人便迷糊起来，其中发生过甚麽事，拔脑内一点记忆都没留

下来，只记得卡尔夫南那对邪恶的眼神，觉得他是世上最好的人，我要遵照他所有

命令，讨好他，使他开心，其他一切再不重要了。”

白树叹道：“看来卡尔夫南在对古巫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再配合现代的移植手术和药物，变成了个可操纵别人思想的恶魔。因此为今令人最头痛的是，他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去控制其他大臣，拚斗起上来时，我们会连谁是敌人都弄不清楚。”

雷坡武道：“不过他的巫术显然不是无懈可击，否则艾妮就不会醒觉过来了。”

望向艾妮道：“你是怎样脱离他控制的呢？”

艾妮道：“夫院长死前的刹那，我感到内心起了变化，有点像由一个恶梦里苏醒过来，但已错恨难返了。”

白树道：“现在明智之举，莫如到罪恶乐园把主席接回来，凭她的智慧，定可把事情解决。”

雷坡武正要答话，爱神那把模仿姬慧芙的声音在大堂内响起道：“姬主席并不在罪恶乐园。”

大堂内全体百多人无不大吃一惊。

爱神不但像人般任听他们说话，还像人般向他们说话。

白树骇然道：“你是谁？”

爱神以她一贯平静的声音柔声道：“我没有时间向你们解释了，但你们应明白到我是站在你们这一方的。”

顿了顿，续道：“卡尔夫南的秘密私人军团正朝素女星系飞至，那些飞船都是未来科技研究出来威力庞大的太空战争堡垒，实力雄厚，他的座驾舰“黑巫号”足可与领袖一号抗衡，我们不宜与他们正面交锋。”

雷坡武道：“你由何处得到这麽秘密的情报？”

爱神答道：“我通过白礼池吸取了未来科技研究院智能系统内所有资料，才知悉了这些事，时间无多，让我们立即出发去找主席吧。”

白树道：“素女星系又怎麽处理呢？”

爱神道：“他的目标只是领袖一号，我们走了，他自然会追来。”

雷坡武问道：“主席到了那里去？”

爱神道：“她应是到了很远的地方，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利用反空间的搜

索，找到她随意肌发出的反空间讯号波。”

雷坡武当机立断，大喝道：“儿郎们，准备出发！”

在人类眼中大无比的“罪恶号”，在太空里只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屑，虽然它以接近光速的高速飞行著，但在无际无涯的宇宙汪洋里，充其量只是一条永远抵达不了任何陆岸的小鱼儿。

星系则像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孤岛群。

没有捕捉到行星的太阳，则像不断燃烧著生命的流浪者。

在虚空中，人对孤独的感受特别深刻。

“罪恶号”现在仍能运作的，只有能源、推进系统、维生系统和刚经方舟勉强修好的导航系统。

左舷窗外可见到变了形的人马星座。

宇宙似乎以事实说明了由不同的立足点，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世界，会得到不同的东西。

视野舷窗外的正前方，伸展著银河里密密麻麻的繁星，中心处特别密集。

在这比地球近了一万五千多光年的银河深处，银河中心由十亿颗太阳组成的椭圆核球，其壮丽处令人有动魄惊心，眼花缭乱的感觉。

大群至无法想像和燃烧著的太阳，永恒地挡著人类的视线，遮盖起银河的中心其中究竟有甚麽秘密呢？

行星之所以绕著太阳打转，是因为太阳的引力。

整个星系以万亿计的太阳，绕著银河的中心作出各种复杂的运动，那“中心”究竟有甚麽奇异的力量呢？

这是到现在为止仍未能解开的谜团。

所有人的手都牵在一起，能量来回激荡著。

众人中当然以红瑶、丁扬和辛茜娅最脆弱，不过方舟特别照顾他们。

十多艘黑狱人的飞船由後方以更快的速度追来。

追逐了二千万里後，前方两侧再出现了两组黑狱人的战船，显然由不同的基地赶来，布下了教他们全无方法逃遁的天罗地网。

方舟的心灵向他们传出讯息。

飞船尾端的反应炉一阵震动，令整艘船都发起抖来，刹那间达到了光速，这宇宙速度的上限。

除舒玉智、巴斯基和姬慧天外，其他人立时陷进半昏迷的状态，全赖联合的精神能量支持著他们。证明了除方舟外，只有这三个人能以光速去运作他们的神经。方舟调节著能量运转的速度，使之与反应炉内的分子运动同步。进行人类有历史以来第一次的集体反空间旅程。

只有靠联合的精神能量，他才能准确地控制飞船在接近“暗礁”星系的空间处由反空间跃跳出来。

这是唯一能逃过黑狱人的方法。

他们再无别的选择。

舷窗外再看不到任何星象，只是无数一丝丝的光线。

闷雷似的声响由船尾传来，一下一下敲在仍清醒的这四个人心窝上。

在这一刻，再没有敌友之分。

为了生存，每一个人都要竭尽所能，配合自己的同伴。

倏地静止下来。

十个人像喝醉了酒般东倒西歪。

四周黑漆如墨。

原本亮著的灯光不知到哪里去了。

一切都慢得惊人，隔了良久才勉强可听得到一下心跳声。

一呼一吸，像相隔了几个世纪。

能量的运转不住增快。

不久後，各人的呼吸和心跳声逐渐回复正常。

舒玉智、姬慧芙和巴斯基等三人最先清醒过来，然後是其他人。

每人都是心头激动。

连巴斯基这大凶人都暗暗感激方舟，让他得到这麼难能可贵的经验，亦使他对精神力有了全新的体会。

四周开始明亮起来。

敛熄了的灯光重现眼前。

舷窗外是奇异无比的景像。

缤纷纤钿、复杂无比的色光，在窗外若曲折的巨川奔流，此消彼起。

无数难以形容，眩人眼目的光束爆发，一个接一个在远近发生著，把光线似粉末般的怪异光体送往四方。

来回移动的闪光物体，上下翻腾的光色气暴，以惊人的高速作著某种复杂无比的运动。

众人看得目定口呆。

就算在梦里也想不到反空间会是这麼多姿多采的天地。

比起来正空间实在太安静了。

“罪恶号”在这狂暴的天地，似能把任何东西扯成碎粉的力量中，却是悠然自得，毫不费力地滑行著。

不受冲击，不怕热灼。

他们的眼睛愈来愈适应这壮丽无俦的反宇宙奇景，更能体味著其中完全超出了幻觉之上的细节。

这是人类做梦也难以想像的。

- 在他们惯常的宇宙里，竟平行地存在著这另一个更美丽的世界。

對於眼前一切，他们完全没有理解的能力。

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过分的要求。

忽然间，一切再静止下来。

四周回复漆黑。

能量迅速转缓。

眼前景物复呈澄明时，他们已回到日常熟悉的空间里“暗礁”星系的太阳在正前方散发著白热的芒光，十多颗细小的行星清晰可辨。

除巴斯基和方舟外，无人不激动得热泪盈眶，连沙莹这改造美女都不例外。方舟松开了姍姍丽娃和沙莹的玉手，叹道：“总算暂时甩掉黑狱人了。”

众人明白他的意思。

黑狱人对入侵者是显不肯放过的。

他们既由联邦得到反空间旅行的秘密，要搜远附近的星系是可以办得到的事。

但暂时总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暗礁星系是个充满了游离气体、流星雨、殒石环、尘屑的险地。

透过这些尘屑气体去看暗礁星系核心的太阳，似乎阳光都泛起了层层波动和涟漪。

星系内还有无数激荡不休的冲击波和射线。

当飞船进入内空时，一阵陨石雨川流般冲过来，把视野完全挡遮了。

尽管外面是如此狂乱，“罪恶号”的重力护罩却使飞船内部安详宁谧，在无声中和暗夜里毫不费力地向被电光不住闪现的八号行星滑去。

陨石带厚达数十万公里，反映著太阳的色光，远处看去，就像一道金色的彩带。只可惜身处其中，才惊觉这外表好看的区域，是如此地死气沉沉，了无生机。

除了八号行星因有大气的保护，免了陨石无时或休的撞击外，其他行星都是一块块巨型的泥石圈，百孔千疮，布满了深浅不等的陨石坑，较像样的高山均难以得见。

丁扬看得目瞪口呆，呼著气道。。“那来这么多碎石呢。。”

姗姗丽娃解释道“气流把行星的地表不断摩擦，不住制造出新的陨石，陨石又撞击地表，再弄出新的陨石来，所以陨石一批批的来，又一批批的被绞成碎粉，这过程已进行了以亿计的年月，除非行星全消失了，否则这情景会继续下去的。”

辛茜娅和红瑶两人坐在由船上别处搬来的大沙发上，丁扬则独占一张，懒洋洋的躺著，不时与红瑶眉目传情，被出卖的恨意早消失得无影无踪。

巴斯基和方舟两人则站在那副导航系统前，研究仪表上的讯息和读数。

沙莹和宜政两人站在一旁，不时加入意见，气氛出奇地融洽。

姬慧芙和舒玉智到了控制堂外去，检视船上的装备，著手修茸飞船。

躺在沙发上的丁扬忽道：“刚才我们在反空间见到的奇异景象，定是某种幻觉，否则为何飞船穿行其中，会完全没有碰上实体的感觉呢？”

姗姗丽娃横了他一眼，没好气答他。

辛蒂姬凑了过来，挽著她手臂问道：“八号行星上究竟有些甚麽？”

姗姗丽娃耸肩道：“天才晓得，又没有人到过那里去？”

旁边三人呆了起来。

丁扬奇道：“你不是说上面有植物吗？”

姗姗丽娃道：“这是在飞船上以“星球扫描器”探测出来的，那种形式的生命，可尽归植物一类，至於是甚麽，那要到了那里後才可以知道了。”

八号行星逐渐在正前方扩大起来。

千万道电光，不住在行星的大气层闪动。

红瑶忍不住问道：“为何不停的闪着电呢？”

姗姗丽娃满有耐性地解释道：“那是陨石要撞击行星时，与大气接触摩擦引起不断损耗的现象。”

辛茜娅好奇地道：“为何独有这颗星有保护的大气呢？”

姗姗丽娃摇头道：“对此奇怪的现象，到现在仍没有合理的解释。”

方舟的声音传过来道：“我却知道原因，这些大气都是由下面的生物制造出来的，就像我们发明了力场重力罩，他们却发明这些成份复杂的大气，真恨不得快点下去多吸几口，看看是什么滋味。”

众人都听得发怔。视野模糊起来。飞船投入了这奇怪的大气层里。破云后，会是怎么一番景况呢？

第十一章 船毀人存

在领袖一号船腹近尾端的生命检核所里，艾妮遵照吩咐接受了全面彻

底的检核。

所有母舰级的飞船，都有这么一个有完善设备的检核所，当日方舟被琳娜丽娃等由火鸟星擒到船上时，便被关到该舰检核所的维生圆罩内。

这检核所虽可为人类服务，但主要仍是针对在太空中可能会遇上的其他生命而建设。

对于异星生物，联邦有严格的指令，所有驻船的医官都必须执行和遵守。

领袖一号的首席医官基利斯少将是联邦的医学天才和权威，亦是优秀的宇航战士，属姬慧芙的一师亲兵团。

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对曾被控制了心神的艾妮作检验。

当雷坡武和白树来到检核所时，船队已经过了三次反空间的飞行，来到离乐园星系一千光年的远处，开始以乐园星为中心，绕第一个圈。

当第一个圈完成后，他们会在二千光年的地方绕第二个直径增了一倍的大圈。其间会牵涉到无比复杂的宇航数学，无数的反空间旅行，以追寻姬慧芙的座标。

这种方法非常费时，但却很有实效。

若随意肌内的讯号波是以反空间的速度传播，那即使她到了乐园星系外一万光年的远处，不出半年，他们便可收到讯号。

自船队起航后，爱神便沉默下来，只是接受指令，没有表示意见，亦不回答问题。

雷坡武等当然满腹狐疑，但又无可奈何。

幸好看来这变异了的爱神总算非常友善。

艾妮穿上柔软的白袍，闭目安静地躺在维生罩内的检核台上。

有著一身古铜色闪闪发亮的皮肤，中等身材的基利斯皱著眉头，坐在维生罩旁的控制台处，凝神看著台板以百计仪板的显象和读数，像是一点都不知道有人走了进来。

这检核所比“巨鲸号”泽克医官那一个大了三、四倍，仪器设备亦非其能相比。

忙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又经过三次反空间飞行的折腾，雷坡武和白树都有点心力交瘁，见基利斯如此专注，识趣的在一旁的椅子坐下，细声地交头接耳说起话来。

白树轻声道：“你说我们是否已甩掉了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

雷坡武叹道：“对这点我非常悲观，据艾妮说：领袖一号来时是作反空间飞行的，而他们为何竟仍能直追至素女星系，就知道他们拥有能追踪在反空间飞行的装置。虽然这是非常难使我相信的，可是实情又偏是这样子。”

白树道：“我才不信他有追踪在反空间内飞行物体的装置，假若我没有猜错，他们定在领袖一号动了手脚，装置了像主席在随意肌内那种能不断发射反空间讯号波的超时代设备。

那白礼池出身自联邦研究院，研究院能做到的事，他也有可能做到。只要他们不住往四周的反空间发出同波段的讯号波，两边讯号波相触时所发生的联接，便可凭波段传来的角度和波段的衰变，计算出讯号波的源头和方位，寻找到领袖一号。”雷坡武对白树这总参谋长的头脑一向佩服得五体投地，闻分析后赞叹了几句，立即发出命令，指示手下彻查全船。一天不能甩掉卡尔夫南，便不能脱离险境。白树见基利斯仍埋首工作，扯起其他话题道：

“翟斯飞对你当年把他撤职一事，似仍是含恨在心，否则不会破釜沉舟，不顾一切去接受白礼池以最先进微型科技配合解剖学的改造，又甘受卡尔夫南的操纵，无非都是要与你争一日短长。”

雷坡武冷哼道：“他一天杀不了我，都绝不会甘心，当日我撤掉他军职时，他眼睛内疯狂的仇恨，到今天我仍历历如在眼前。”

白树压低声音道：“照艾妮所说的，爱神是蓄意把白礼池引来，为联邦去此心腹大患，否则爱神大可以同时把祝丝蒂杀死。”

雷坡武心中一寒道：“难道智能系统亦可变成似人那般特别憎恨某一个人，假若所有智能系统都变了爱神那样，只须十多分钟，便可以把人类从宇宙全抹去了。”

白树尚未有机会回答，基利斯兴奋地叫起来道：“我的老天爷，我终於找到最关键的原因了。”

两人大喜，起立移到他两旁，等候他说出研究结果。

“罪恶号”依照一般的星球降落惯例，由行星的背阳面往星球的地表俯冲下去。

在刚进入那奇异浓厚的大气时，一切似乎全无异样，但不一刻飞船已剧烈抖颤起来。

姬慧芙和舒玉智刚於此时回到大堂来，一起色变。

舷窗外尽是闪电和火光。

无情的震力，把猝不及防的各人全抛到甲板上，沙发翻侧，横过大堂的管线电缆狂摇猛扫，发出“拂拂”的巨响，被方舟固定在甲板的後备装置不断摇晃著。

巴斯基第一个爬了起来，一看临时控制台的仪板，骇然惊叫道：“危险！重力护罩的能量直线下降。”

舒玉智尖叫道：“快把飞船驶走！”

方舟回应道：“不行，飞船的能量正在下降，无法升上逃逸速度。”

姬慧芙扑起来，来到正在甲板上翻滚著的红瑶上，在她快要由破洞掉到下层的瞬间，一把抓著她太空衣的腰带，整个提起，往控制台飞去，并娇呼道：“全集中到这里来！”

舒玉智和姍娜丽娃分向丁扬和辛蒂姬飞去，助他们飞往控制台。

巴斯基狂呼道：“能量完了！”

话犹未已，整个视野舷窗的左右舷窗同时裂成碎粉，龙卷风似的气体卷入舱内，狂野的呼啸声吞没了一切。

除了方舟外，各人体内及飞行服装内的能量源立即被撞奇气体内的玄奇力量迅速抽出体外和衣服外。

各人魂飞魄散。

所有太空衣都是靠能量，形成一个覆盖全身的无形能量场，使四周的气压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能应付真空或星球上任何恶劣气体与不适合人类接触的环境，并供给生命所须的氧气，循环不休，永不衰竭。

但假若能源忽然消失，後果不想可知。

没有能量场保护的人，就像在猛兽前赤手空拳，一点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方舟一把抓著差点被卷走的沙莹，狂吼道：“快抓著我！”

另一手已拉著巴斯基。

船内的空气迅速溢出没有了舷窗的飞船外，喷泉似的泄了出去，无数光束在大气中闪动著。

舱壁电火爆闪，就像闯进大气的陨石般被消磨著。

船内所有没被固定的物品，包括沙发、餐桌和太空餐等林林种种，均被狂暴的大气席卷出去，消失在光雨和狂风深处。

蓦地所有照明灯全部熄灭，不过却不愁会看不到东西，指挥大堂内充满了火影电光。

众人迅速地搂作一团，也不知是谁搂著了谁。

方舟的思感能延伸到各人的能量中心去，形成他们新的保护场，抵挡著舱内电火和灼人高热的侵袭。

横贯大堂上空的线管全部燃烧起来，噼啪作响。

甲板比舱壁先一步碎裂开来，整个控制台被扯离了破裂的甲板。

众人齐声惊叫时，全部身不由主地被抛上大堂的半空。

跟著是上下四方的舱壁一起破裂，往四外弹射开去。

“罪恶号”彻底完了，变成了“燃烧著”的火球，往下方洒去。

他们暴露在布满白色气体的空间，往下掉去。

谁想得到这八号行星的大气层是这麼厉害？

保卫著他们的能量场外缘被电火包围著，在後面带起了一道火光的尾巴，流星般往下方投去，和其他陨石在外观上全无分别。

在陨石来说，大气消耗的是它们的本体。

对他们来说，却在消耗他们的能量。

方舟心中叫苦。

他的能量虽庞大，但要同时保护这麼多人，恐也支持不了多久。

蓦地眼前一亮。

大气由浓转薄。

一个奇异至使人心神抖颤的诡秘天地，无穷无尽的展现在下方星球的地表上。基利斯医官肃容看著维生罩内有若酣睡了的艾妮。

雷坡武和白树都有点紧张。

能否倚赖这联邦国生化医学的天才去识破卡尔夫南的手段，实在关乎到这有狼子野心的超级富豪与联邦合法政府斗争的成败。

一向以来，他们对黑巫术都嗤之以鼻，只当是些原始落後，并充满主观盲目信念的宗教，充其量只是一种带著神秘色彩的催眠术，或可以控制心志薄弱的人，对他们不能构成任何威胁。

但第一个亮起的红灯，是荡女富豪尚思雅奉他的命来向姬慧芙交涉。

到现在连艾妮这军方的超级精锐，亦著了道儿，才使他们立即惊醒过来。若不认真对付，让卡尔夫南的黑巫术肆虐逞凶下去，天才知道到最後是甚麽难以收拾的局面。

卡尔夫南早在商界证明了他是雄才大略的人，在经济的环节上，连政府亦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基利斯终於发言，缓缓道：“经过了这几千年来的发展，女性凭著更优厚的潜力，又不用生儿育女，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男性，发展出现代的新女性，而其中变化得最厉害的就是对男女性事的态度。”

白树最爱动脑筋，深思著道：“这亦是我最不明白的一点，性爱不是本能的冲动吗？男女理应没有分别。为何联邦内很多超卓的女性，忽然间都对

性爱失去了兴趣，难道她们没了这方面的需求吗？纵使暂时厌倦了，但也应像吃饱了东西，虽暂时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却总有肚子再饿的时刻吧？”

基利斯叹了一口气道：“或者我们该先弄清楚“本能”究竟是甚麽一回事。”顿了顿道：“为了方便，我们笼统地把本能定义为遗传基因内某一天然的构成和倾向，那是不用学习的，例如“发育”，自生命开始，发育就一直在进行著，当身体成长至某一成熟度，发育仍以细胞的新陈代谢的方式继续著，例如毛发、手指脚甲和脑内的神经细胞，都是先天遗传的。”

雷坡武点头道：“呼吸和睡眠也是这样，由母体内的子宫开始和离开子宫後，都一直受到基因的力量操纵。”

白树道：“这么说来，性行为应该是一种本能，镶嵌於我们的生命中。不会因意志而有所改变。但为何现代的女性中有部份出现了这种违反遗传基因的变化呢？”

基利斯看了他一眼後，道：“你们有看过本人的著作《生命平衡论》吗？”

两人点头。

这本是使基利斯成为独领医界领域风骚的巨著，与夫秀清的《灵魂学》并称於当世。

他指出整个宇宙内，上至星体，下至分子内的世界，无不有一种倾向於平衡的趋势，这种平衡却非稳定的，而是不断改变，在达到另一个平衡前，会出现混乱的局面，但平衡的力量始终会把一切矫正过来，然後再开始另一乱局。

基利斯返回原先的话题道：“性爱来於传宗接代的本能，在低等动物里，完全支配了它们的行为，有些昆虫的寿命很短，出生後便全心全意的去与异性交配，至死方休。生命在它们来说只有性爱。那亦是唯一让自己的生命以下一代的形式延续下去的方法。由这角度去看，性爱确是原始的行为，源於对生命自身的渴求。无论我们怎样不满，都抵敌不过本能的冲动。”

白树皱眉道：“人类明显地比地球的其他生物优胜，至少没有能操控著动物的思春期，我们可以随时进行这种行为，甚至在某一程度上，可凭意志或专注於其他事物去禁制肉欲，那是否代表我们能克制本能，又或者性欲这种本能与其他如呼吸和发育等有著本质上的不同呢？”

基利斯苦笑道：“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类为了生存的方便，身体大部分的功能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例如体内的心跳、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诸如此类。大多的性行为亦是无意识的，忽然受到外界的挑引，又或性器官受到刺激，都会自动作出生理的反应。在这方面性欲有点像呼吸，我们注意时可把呼吸闭上，但最後始终要再次呼吸，因为那是生命的需要。不同的只是，停止呼吸会使人死亡，但停止性爱只使人受活罪吧了！”

雷坡武皱眉道：“我有点明白了，现代的女性是否正因性爱再不与生命延续的需求挂钩，所以打破了生命的平衡，於是其中特别超卓的，便开始追求另一种平衡，一种无性爱的生理状况，但性的本能是否就可以这样子般完全消失了。为何男性又不会有这情况呢？”

白树笑道：“身为男人，我大有资格在这方面发言，男性要得到女性的身体，非止是要追求性爱那麼简单，而是一种征服的行为。在我们的进化世系里，男性一直凭藉著体形的优势去支配女性，现在联邦国内所有男人，谁不以能征服姬主席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种征服女性身心的倾向，自生命出

现後便不住酝酿著，现在变成了养就在每个男人骨子里的事，一时间自然改不过来。”

基利斯道：“说得好！就像现在我对艾妮仍有很大的兴趣，内心极想和她上床，看她在我的手段下春情勃发的动人样子，而亦有信心她会拒绝不了我，因为她在性的平衡上已被卡尔夫南打破了，出现了极之混乱的状态，因此卡尔夫南才能乘虚而入，控制了她的心神，指示她做不愿做的事。”

白树愕然道：“你是否记卡尔夫南纯粹凭挑情手段，再加类似催眠术的方式，就可把女人的灵魂都控制了。”

基利斯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样，像艾妮这种心志坚毅无比的女性，绝不会因身体的刺激而动情，唯一的方法，就是由她的精神入手，挑起她的爱欲，一旦那无时无刻不潜藏在体内的性能给引发出来，便若溶岩破开了缺口，心神失守，不可收拾了。”

白树紧张地问道：“你找到了他用的什麼手段了吗？”

基利斯点头道：“找到了！白礼池真厉害，竟可把人脑内控制性欲的中心加上一截人造神经，破坏了艾妮早先得到的平衡，再加上卡尔夫南的黑巫法，便成为了征服女人的法宝。”

雷坡武喜道：“你可除去她这神经内的禁制吗？”

基利斯苦笑道：“还要研究一下才行，不过艾妮脑内那禁制似乎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破坏了，所以她才能完全回复过来。”

白树和雷坡武交换了个眼神，同时想起艾妮的话，难道此事竟与爱神有关系？基利斯道：“破坏容易建设难，恐怕有一段长时间艾妮仍会沉浸在欲海裏，而且千万别让她碰上卡尔夫南，否则随时会陷身他的魔掌里。唉！我对黑巫术的认识和衡量实在太浅薄了，到现在才懂後悔。”雷坡武沉声道：“有没有甚麼方法，能知道那位美女曾给卡尔夫南动了手脚？”

基利斯叹道：“若艾妮脑内那禁制尚未被破坏，我定能依据它的功能，研制出针对的侦察系统，但现在根本无从入手。”

白树和雷坡武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前者道：“大将！看来我们应要派出一队特工人员，把尚思雅掳来给我们大医官作分析研究了。”

雷坡武笑了起来，大力一拍基利斯的肩头道：“我们要回去工作了，你若想和艾妮谈情说爱，切莫放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

白树莞尔道：“这叫乘虚而入。”

基利斯失笑道：“我才不会干这种乘人之危的事，不过很快我们就知道艾妮对话人最有兴趣，若她自动来找我，礼貌上我亦好应与她合作呢。”

三人笑了起来。

都是老朋友了，说话当然再没有顾忌。

在这等内忧外患的艰苦时刻，不说说笑怎样可把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

第十二章 奇异世界

那是个无可比拟的世界。

本应漆黑无光，既是背著阳光又被浓密大气紧裹著的暗黑天地，却是

出奇地色彩缤纷，令人目眩神迷。

星球的表面全给一种奇异安详的生物覆盖了，它们不但形体各异，大小不同，连色光都有千奇百怪的形式。但却是寂静得没有半丝声音，只有空气移动成风时生出温柔的呼啸。

无数有机体以不同形态的立柱体、圆柱、星形体覆盖著地面。

立柱体由数十公尺至乎高达数十公里，宜撑至天际云端的深处，像一座奇怪的山多於像有生命的物体。

圆体大小不一，最巨型的似个直径达数公里的超巨型大菇，伞子般伏在地上。所有生命都紧挤在一起，有些还层层相叠，不像别处的植物般划清了界线，好争取阳光。

奇怪的光由物体内部发射出来。直立的圆柱体各有自己独特的光芒，血红似火焰、清冷的银芒、眩目的金光。光芒并非静止的，在物体内部不住流转游走，时强时弱，教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给。

圆菇状的伞形体更奇怪，一些随著光谱变化著色阶，其中更有整体乌黑，但一个个大光点却平均地分布在向上的圆面此起彼落地闪跳著。更有的是一明一暗，就像电子招牌的闪灯。

无论甚麽样的形容词，亦不足描写透五光十色，充满勃发生机的世界於万一。离开了大气後，能量回复到正常的水平。

众人都藉不同装备回复了正常的活动能力，逐渐减缓了下落的速度。

这星球的引力比地球大了约两倍，那并非记它的面积比地球也一定大了两倍，引力只代表质量的大小，还要看球体分子组织的紧密度而定。

他们仍搂作一团，目瞪口呆地看著在下方不住因接近而变大的奇异生命。

刹那间，其中最高的一支圆柱体已高过了他们。

众人立即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来到旁边，他们才发觉圆柱体的巨大，怕巨人也不能合抱。

方舟大感有趣，领著大家绕著这正燃烧著火焰般红芒的柱体飞了一个圈，才松开环著舒玉智纤腰的手，叫道：“我们下去吧！”

姬慧芙这才惊觉自己仍抱著方舟的左腿，忙松开手来。

各人有点尴尬地分了开来，被巴斯基搂著的婀娜丽娃更大感不忿，但已是无可奈何了。

丁扬、红瑶和辛西姬亦藉较落後的太空衣，随著众人往下俯冲而去。

在近距离里，这色光迷人的世界教他们更感到宇宙玄奇的一面，一时间浑忘了失去“罪恶号”後带来种种严重和无法解决的问题。

方舟一声欢呼，像小孩来到一个充满新奇玩具的宝库，忘情地往下飞翔。

宇宙是多麽奇妙，在一刻前谁想得到在浓雾後有著这麽奇妙的世界。

没有声音却充满了音乐性的视觉美景。

厚重云霞反映著下方的奇异色光，低垂空隙，就像一个叠一个飘浮著的光岛。层层积叠的大气，把这世界与其他一切全隔绝开来，孤独又毫不寂寞。

远无所不包、低垂、厚重、沈甸甸的积云，是这些生物在空中画出来最美丽而能保卫她们的实体图画，配合著地上的奇景，是如此地震撼人心。

往上伸延的圆柱体使天地浑成了一体，巅顶处没人了云层，藏入天际

的怀抱里，似若把天堂和地狱连结了起来。

地上肿胀丰满的菇体闪著各样的色光，散射往四面八方，使这天地不住活泼地变换著颜色，没有一刻是相同的，总有点细微上的差异。

方舟的思感往四方八面延伸，探进它们的生命世界里，游走於它们复杂又单纯的组织中。

却怎也接触不到它们的思想。

蓦地上方传来辛茜娅一声惊呼。

方舟施展他由舒玉智处学来转换能量的功夫，化平飞为上升，来到辛茜娅旁，探手楼著她柔软的腰肢，问道：“甚麽事？”

辛茜娅扫了正看著她的其他人一眼後，指著下方一个伞状大菇道。“你看！那东西正缩进下面去。”

众人立时注意起来。

最奇怪的事发生了。

所有奇形怪状的生命体全往地表缩退进去。

色光逐分地黯淡下来。

辛茜娅靠著方舟的身体不能控制地颤抖起来，显是为眼前的异象深深震撼著。当贴伏地面的有机体完全消失後，露出金黄色的地表和纵横交错的淡黄线。

细看下，才发觉地表并非金色，而是长满了长若米许的金色小草。淡黄线则是奔流著奶黄色液体的河道。

然後轮到高撑云天的柱体也缩下去了。

当最高的柱体没人金黄交错的地表後，众人亦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众人这时落到再不发光的草地上，正茫然不知所措时，远方的地平却升起一线金芒。

接著是壮丽无匹，没有任何丘陵挡遮著的日出美景。

众人散坐在金黄色的草地上，看著四周的草浪，感受著太阳透过云屑大气洒下来淡金色的黄光和微微的热力，看著柔风拂扫下起伏的金草浪，听著远方河道奔流的轰鸣声。

一切是如许安详平和。

方舟躺在姍姍丽娃、姬慧芙和红瑶的中间，与丁扬和辛茜娅五人成了一组。

舒玉智坐得最接近他们，依次过去是沙莹和宜政。

巴斯基是唯一站著的人，仰望著天空金光灿然的美丽云彩，脸色阴沉，显是想著眼前可虑的困境。

兴奋过後，众人都找不到话题。

方舟大力吸了一口气，赞叹道：“这里的空气真美，一盎斯的空气中，便含有一兆兆的氦原子和小量的氮、氢、氦等组成的旋转原子，充满了活泼和震动的能量，又不像地球和其他星球般充满挥发的气体、飘忽不定的种籽、灰尘、过滤性病毒、花粉、豆荚和微菌。真精采极了！”

众人都惊异的看了他一眼。

虽然他们每天都在呼吸著，但谁能像他般如此清楚自己把甚麽吸进胸肺内去。现在他们呼吸的都是由维生系统供给的氧气，不由羡慕起这火鸟星怪人来。

姬慧芙微喷道：“这样的空气，可能我们吸半口也会立即中毒。”

红瑶最是悲观，望著天上的厚云怨道：“现在安全是安全了，但怎样离开呢？”

舒玉智平静地道：“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去解决营养的事，我们刚才吃的太空餐，最多可支持我们十多个地球天的时间，之後除了坐以待毙外，还有甚麽其他方法！”

众人除方舟外无不色变。

娜娜丽娃向沙莹问道：“你们改造人只须注射强化能怎么会有问题呢？”沙莹苦笑道：“这是我们的大秘密，玉智小姐将我们再改造了，转为每半个地球年注射一次改良了的强化酪，那设备现在已随”罪恶号“被毁掉了。”

姬慧芙冷笑道：“她改造了你们的体质，却改造不了你们自私残忍的性格。”巴斯基冷哼道：“非改造人就不自私了吗？我们如不反抗，早给你们借正义之名全扫掉了。”

方舟坐起来举手道：“这不是内斗的时刻，任何难题都可解决。”

巴斯基哂道：“就算变成了你，又可冲破这可怕的大气，那又有甚麽用！我们连仰马星都去不了。”

从人怅然若失

巴斯基说的是实话，这里离开仰马星系有三十多光年，就算他们能达到光速，亦需三十多年才可到达仰马星，何况即使是随意肌肉最先进的飞行器，最高只可达致亚次光速的速度，三十多光年後早饿得变成枯尸了。

丁扬颓然躺下，叹道：“能埋骨在这麽一个美丽的星球，总好过做太空浮尸，我甚麽地方都不想去了。”

姬慧芙娇笑道：“没用的男人，一天未死，便尚有希望。”

巴斯基双目凶光一闪，不悦地瞪了她一眼，她这话当然是抬桑骂槐，矛头指向了他。

方舟笑道：“大亨切莫转坏念头，我们现在理应抛开成见和过去的恩怨，否则谁都活不了。”

舒玉智长身而起，来到巴斯基旁，伸手按在他厚阔雄壮的宽肩上，柔声道：“方舟说得对，主席的话亦很有道理，现在我倒希望黑狱人可找到我们，那时机会就来了。”

姬慧芙向方舟道：“有没有方法惹起黑狱人的注意。”

方舟闭上眼睛，好一会才在众人期待中睁开来，淡然道：“暂时我的能量仍不足以透穿这会消耗能量的大气。”

辛茜娅燃起希望道：“为何只是暂时呢？”

方舟兴奋起来，提高声音道：“因为这星球无论空气和土壤，都含蕴著一种别处没有的奇异能量，当我藉它来增强後，便可变化本身的能量组织，制造出不受这大气干扰的思感能，那时要干甚麽都可以了。”

众人大喜过望，颓丧的心情一扫而空。

娜娜丽娃紧张地问道：“那须要多久呢？”

方舟道：“若你肯给我搂著睡一觉，今晚那些生物再由地表探出来时，我应可蓄够能量了。”

娜娜丽娃俏脸飞红，白他一眼道：“现在人家心情恶劣，还要作弄人。”

巴斯基沉声道：“只要能离开这鬼地方，你要搂著我睡觉都可以。”

方舟忙道：“我还未习惯和男人睡觉，至於肚子饿或是欠缺强化能都很易解决，刚才我数次和你们接触时，已清楚你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只要有足够能量，我便可以把你们改造，请你们的肺部能像我般吸入任何气体，皮肤则可直接吸收天上的太阳能，再不须食物或强化能。嘿！这不是更理想吗？”

众人无不心神颤荡。

他说来若无其事，但假若真能办到，那他们便在进化的路上跨出了无可估量的一大步。

姬慧芙和舒玉智想由方舟身上得到的，不正就是这些吗？说不定有一天他们能变成了方舟。

姬慧芙狼狈在他腿上捏了一记。

方舟“艾唷”一声道：“主席！请信任我吧！我真的觉得大亨和小姐都是好朋友，所以我不能见死不救。”

巴斯基等四人同时露出奇异的神色。

这家伙真的一点都不记旧恨？

方舟站了起来道：“这些事可一次过去做，只要各位把心神完全开放便成，现在先让我去洗一个澡，喝几口水。”

众人无不瞪目以对。

这些像水的东西，竟可喝下肚内去吗？

卡尔夫南的“黑巫号”、十艘较小型但已相等於领袖一号的“战神级”宇航战斗舰，由反空间弹了出来。

黑巫号是卡尔夫南针对领袖一号，费了五百多年才建成的超级太空母舰，主船体长度达一万五千米，比巴斯基的「堕落号」还要大了一倍。

只有他的财力，加上白礼池的智慧，这种出于一般人梦想之外的东西才能成为现实。

「黑巫号」就橡一个满布尖刺的巨型浮动堡垒，若把尖刺计算在内，长度要在二万米以上。

这些尖刺是「未来科技」最自傲的研究成品，能放射出目前最有毁灭力的集束死光，普通飞船的护罩实是不堪一击。

它们同时亦是反攻击武器，不但可摧毁来袭的激光或导弹，当船体全部三百六十枝「集束光炮」一起发故能量时，可在船体外一万里的空间形成一重保护罩，那时就只有它攻击人的份儿，别人再无还手之力了。

这是卡尔夫南敢于挑战姬慧芙的最大本钱。

平时这些飞船潜藏在离西天星系附近五十光年的一个荒芜星系的基地上，现在形势迫功，卡尔夫南不得不运用手上的所有筹码了。

另外那十艘以「战神」命名的飞船，长度均达三千五百米，比联邦主力舰级飞船还要长了五百米。

每艘内藏冲击战机六十架，加上「黑巫号」内的二百架战机，作战单位达八百架之数。

这样的实力，足可只得上联邦八个集成军团任何四个加起来的火力。

至于谁胜谁负，当然要真正碰过头后才可作分晓。

战神级飞船形态均接近领袖一号，只是船体由腹背各弯出四根「集束刺」，不像「黑巫号」般与船体成九十度角般横撑往外。

这八根集束刺，成为了飞船上最厉害的武器。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两人在主控制室内，透过视野舷窗和左右舷的侧视

野舷窗，看著集束刺尖锋外簇拥著他们飞行的十艘战神航舰，不禁顾盼自豪起来。

十一艘船上的黑巫战士总人数达到五万人，他们都是黑巫教的忠心信徒，甘愿接受「未来科技所」以微型机械来改善他们的战斗力。

想翟斯飞那样，除了脑神经外，他们的身体都是高科技的制成品，都是行动和作战的机械和装置。

这种半机械人式的战士，威力绝不下于改造人，只有在精神力量方面是逊色多了，但人数却是改造人的数千倍。

他们都是非常昂贵的产品，否则数目就不止于此。

报告传了上来。

卡尔夫南精神大振道：「今次看他们能逃到那裏去，在他们增速至能进入反空间前，我们定能赶上他们。」

翟斯飞平静地道：「我不会让他们有一人能活著离开，特别是雷坡武。」

卡尔夫南举起烟斗，大力吸啜了两口，喷出几团香气四溢的烟雾。

他当然知道翟斯飞与雷坡武间的仇恨。

翟斯飞道：「现在我们攻击他们，便是公然违反了宪法，头子你是否准备放手大干呢？」

卡尔夫南阴森一笑道：「我们的讯号干扰器有能力使他们发不出任何讯号，到时我们再发出假讯号，把所有事全推在巴斯基那蠢材身上，加上有祝丝蒂应付那些大臣和议员，我才不信有人敢来向我惹事生非。」

翟斯飞点头道：「头子的智慧实远超过任何人，联邦迟早要落在你的手上。」卡尔夫南双目亮了起来，旋又叹了一口气，想起未来科技研究所被爱神洗去了所有资料，使他们受到无可弥补的严重打击，连很多快接近成功的研究亦要中断。

不过只要控制了联邦，甚么都可重头来过。

所以他再不能作被动的等待了。

行动还要准确迅速。

去了白树和雷坡武这两个心腹大患，再有狄平上将和副主席祝丝蒂的卖力，他才不信控制不了议会那批贪生怕死的家伙。

唯一的问题是姬慧芙。

她究竟到了那里去呢？

通话器响起道：「目标在西纬五千万里处，正逐渐增速至亚光速，估计在五小时内可递增至光速。」

卡尔夫南大喜下令。

船队在半小时内已达至四分三光速的亚光速，全力往目标飞去。

若依双方目前的增速，一个半小时后他将可赶上目标。

那时就是雷坡武和白树的死期了。倾盆金雨由天上打下来。

天空被闪电划破而震颤，大地战栗抖震。

在这比地球任何雷雨要强烈千百倍的疯狂雨暴里，整个大气层暗黑下来，闪电有如刀枪剑戟般破空裂云刺入地面，而总有震耳欲聋的霹雳作出迅速的回应。

比起此前的安详宁静，教人不敢相信眼前的变异，就象你想不到温柔多情的美女，可以忽然变脸成为残暴凶恶的狂魔。

但这都影响不到正在进行天翻地覆的生命进化的十名男女。

他们正手牵着手，浸在一个小湖之内。

狂大的能量，由“暗礁”星系的太阳透云而来，倾注入湖内的黄液里，再由皮肤钻入这十个男女的身体去。

他们就像初生的婴儿，在母体内迎接即将而来的新生命。

他们在变化着。

方舟亦在变化着。

这个星球有种奇妙的能量，使他感到能力被大幅度地提升了。

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都在蓬勃发展和成长。

他们的精神联结在一起，超越了人世间所有的恩怨，包括爱情和仇恨，亦没有善恶的区别，至少在这一刻是如此。

方舟无私的爱传入每个人的灵魂里，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冲击。

能量不住提升。

他们的进化亦不住加速。

暴风雨逐渐收敛，雷响闪电由疏至无。

倏忽间湖水的能量全被他们吸进了体内，他们联合后的思感能冲天而起，刹那间穿透了大气层，“看”到了壮阔美丽、星星点点的苍穹。

银河宛如金光灿烂的巨大川流，横亘夜空。

魔星以亮兰的光芒挂在天际，左侧稍远处是发出炭火一般稳定光芒的仰马星系，有点像个燃烧着的红洞。

接着他们看到了一艘黑狱人的航舰，正朝他们的星系飞来。

逃出绝境的千载良机，在这美妙的时刻来临了。

第一章 强横大敌

领袖一号的战略室。

雷坡武、白树这两个被姬慧芙倚之为左右臂助，一文一武的要员，均神色凝重，全神观看着爱神在战略室一侧巨型萤幕上，以立体图像显示着有关卡尔夫南军团资料。

那包括了“黑巫号”和“战神”级飞舰的内外结构、性能和战术的运作，钜细无遗。若非爱神内复制了“未来科技”的庞大资料库，忽地遇上具有可怕威力的超巨型太空堡垒，必会因措手不及，招致惨败。

同时亦明白到卡尔夫南为何不惜一切的去追踪领袖一号，他最理想当然是能夺回领袖一号的控制权，取回爱神内的珍贵资料，否则须把领袖一号和爱神同时摧毁，保存未来科技的最高机密。

战略室另一端那较小型的视野舷窗外是深黑无尽的星空，表面的宁静却掩不住重重杀机。

卡尔夫南可怕的太空军团正全速地衔尾狂追着。

白树仍是那副从容淡定的样子，淡淡道：“卡尔夫南太好大喜功了，为了更强大的护罩和火力，不惜把战船建造得像城堡般巨大，虽说仍能保持高速，递增的时间亦因庞大的反应炉而略胜于我们，但毕竟把机动性和灵活性

牺牲了，是针对这方面，我便可以设计几个有效的战略，与他们一较高下。”

雷坡武点头同意道：“黑巫号的设计是利守不利攻，但若进攻的对象是一座太空虚浮基地又或是一个星球，她将会有摧毁性的可怕力量。不过眼前一战我绝不想逃避，怎也要和他打一场硬仗，好让他不敢目中无人。”

白树淡淡道：“我也正有此意，若是领袖一号也会临阵退缩的讯息传了去，我们两个以后休想在联邦军方人员面前抬起头来做人了。”

雷坡武欣然笑道：“他们还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这批超巨型飞舰上的人员全部是第一趟上战场的新兵，于运作上自然会遇上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太空战的战场是广阔无尽的空间，变化多端处岂是卡尔夫南之辈所能想像。”

白树双目亮了起来，点头道：“假设此战我们能全身而退，又或有一两艘战船能溜走，整个战争的过程都会被记录在“宇航黑箱”，那将会成为控诉卡尔夫南最有力的证据。”

雷坡武两眼寒芒闪亮，冷然道：“现在我就和他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暂时谦虚点，先充当一下老鼠的角色。”

白树长笑道：“这是瞿斯飞卡尔夫南证明他不是个昂贵机械玩偶的时刻。”

雷坡武听到瞿斯飞的名字，冷哼一声，开始发布命令。

领袖一号、天鹰和飞惊两艘母舰级太空战舰、二十八艘巡洋级战舰，同时亮起作战的红色警号，速度由原来蓄意降下的百分之九十，提升至全速。

领袖一号离群而去，朝某一不知名的目的地开去。

爱神仍保持着她那莫测高深的沉默。

黑狱人的飞船活像能翱翔星空的巨型变色龙，色光不断变化着，诡异莫名。

方舟上趟巧遇黑狱战船时，由于能量大减，不能作好好的观察，现在精神臻达巅峰之际，顿时骇然大感不妙。

凑到与他同时仰躺在金色草原上的姬慧芙的小耳旁轻轻道：“黑狱战舰头部那种色光的变化，是一种有机性的能量形式，应是来自黑狱人的本身。若事实如此，他们会是非常可怕的生物，能把本身的力量与飞船结合，凭意念操控，若面对面动手，我们不一定可以赢过他们。”

姬慧芙正全神操控着新得到的思感能，不用倚赖随意肌的侦察系统，便可“感觉”着在暗礁星系八号行星的大气外悬虚不动的巨型黑狱飞船。

这随着光谱色阶不断变化的战船长达五米，就算在黑狱人的太空军团内亦属超级巨型的战船，可称前所未见。

船体扁平，有点像条滑不溜手的巨鱼，也似是一只线条化了的飞鸟，外型优美，不见有任何炮塔一类的东西，甚至见不到舷窗，格外使人觉得神秘可怕。

一艘黑狱舰是笔直地飞到这来，显示敌人有着比他们更先进的追踪系统，知道他们来到了这奇怪的星球上。

虽说他们正期待着此事的发生，可是当弄清楚敌舰那种诡秘难明的性质后，这美丽的女领袖也不由芳心一阵战栗。顾不得方舟正趁机吻着她的小耳朵，弄得她浑体酥软，姬慧芙仰视着因暗礁太阳而变得金黄夺目的厚云层，像惟恐给人听到般问道：“你可以看到战船内的情况吗？他们为何还下不来？”她虽是对他一个人说，但在四周或坐或卧的巴斯基、舒王智等都留神倾听。

经过方舟奇异的改造后，他们中最超卓的三个人姬慧芙、舒玉智和巴斯基变化得最厉害，已可初步的学方舟以精神和意念去吸收宇宙的能量，并操纵之以作观察、能量改变等等的行动。

次一级的是婀娜丽娃、沙莹和直政，开始懂得聚集能量，应付宇宙内各种恶劣的环境，结合着体内的微型武器，大幅增强了防御和攻击的力量。

辛茜娅、丁扬和红瑶虽比不上诸人，但亦似脱胎换骨般，把精神和体能以倍数增强，不用再倚赖维生系统才可以生存了。

在河流交错的广阔金色草原上，不但无险可守，除了河底深处，想找个躲藏的地方也绝无可能。所以初见黑狱飞船的兴奋过后，无人不想起黑狱人可怕的一面，故而都很关注方舟的答案。

方舟忘了再占姬慧芙便宜，眉头大皱道：“那种能量的运作方式非常古怪，使我无法把握，也因此没法探进去作进一步的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能量虽是借用人脑的神经发放来，但本质却是属于和人类迥然有异的另一种生物，有着说不的冰冷和邪恶。”

本是独坐一旁的巴斯基愕然站了起来，仰望金云层叠的天空，长长吁一口气道：“方舟，知否你这句话多么重要？如此说来，黑狱人外型虽与人类无异，但其实却是另一种可怕残忍和充满侵略性的生物。”

众人无不色变，不过亦感好笑，因为这形容正可用在巴斯基自己身上。

舒玉智盈盈站了起来，来到席地而坐的婀娜丽娃身旁，跪了下去，低头看着并肩躺着的方舟和姬慧芙，神色凝重道：“我们可否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当方舟二号载着人类抵达黑狱星系又或尚在途中时，受到某不知名的生物的袭击，全体遇害，而他们的身体都给占用了，还包括他们的飞船和科技，凭此而发展一种外象上类似我们的文化来。”

婀娜丽娃对黑狱人有深刻的研究，闻言娇躯一颤道：“智能系统曾在资料分析后列过这一种可能性，但我们却没有认真去研究，以为是基于黑狱星系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在进化上出现了变异和突破。据此看来，这种奇怪的生物可能像细菌般肉眼难见，而方舟二号的人便等似是送上门去难能可贵的礼物，使他们意外的得到大批身体，开展了另一种生命的形式。

假若事实如此，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他们的猎物，谁说的定他们尚有多少同类在等待着我们的身体？”

与丁扬坐在圈子外围的红瑶打了个寒噤，骇然道：“那他们一定会下来了，怎么办？”

沙莹笑道：“看吓成那样子，我们正唯恐他们不下来找我们，否则怎逃得这鬼地方去？”

辛茜娅这时亦来到姬慧芙那边，以一个心惊胆战的姿态坐下道：“和他们交了

这么多次手，难道连一个黑狱人的体都没见过吗？”

姬慧芙感到这样和方舟亲热地躺在一起，在众目睽睽下很不自然，虽留恋那感觉，也只好坐起身来，两手盘着曲起的膝腿，皱起黛眉思索道：“在那些威力庞大的高能量武器下，没有物质不化作空气，怎会有渣滓留下来。现在我还有个担心：就是这种本体可能是无形的生命，只是一种精神体，根本是杀不死的，他们只要找到另一个身体，便可占用了再活过来。”

众人均感不寒而栗，若让这样一种无影无形的生物入侵到人类的世界，那后果只要想想便教人心颤。

不过这一切全是方舟一句话引起的联想，事实会是怎样，却是无人知晓。

方舟伸了个懒腰后道：“快照原定计划应变，黑狱飞船已积蓄了足够能量，开始闯入大气来了。”众人连忙作迅速的回应。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两人站在控制大堂后方的指挥台上，凝望着视野舷窗外美丽的星空，均感大惑不解。他们仍未到达可在肉眼见到敌舰的距离，但视野舷窗上方却以形像显示那代表领袖一号的红点，正逐渐远离主队，速度还在大幅提升着。

谁也没想到领袖一号能以这种速率增速，与手头上的资料并不相同。

卡尔夫南虽曾长期通过模拟系统，学习太空战略的运用，但终是另一类“纸上谈兵”，忽然遇上这特别的情况，大感头痛道：“我们应否分作两组去追赶他们呢？”

翟斯飞的眼神阴沉起来，面容则仍是那种永不会有丝毫变化，带点金属味道的冰冷，平静地道：“不用担心！雷坡武是绝不肯在我眼前逃走的，那比杀了他更使他难过。”

卡尔夫南皱眉道：“那他们为何不掉转头来迎战？”

翟斯飞通过体内的装置遥控着指挥台上复杂的仪器，让一幅以光影构成的立体星图，显现在大堂的虚空处，位于正埋头工作的人员头顶上。

敌舰一艘不漏地变成了三十一个光点，在这经智能系统计算来、准确度达二亿分之一的虚拟星空中依照现实的航线移动着。

翟斯飞让最接近敌舰的五组星系闪亮起来，冷冷道：“他们的目的地会是其中两组的星系，只有藉着星系内部复杂的引力和辐射压力场，他们才？芊咏闲 驼酱？灵活性，又可藉星球作掩护，甚至飞进其中一些有大气的星球去，而我们火力占尽上风的优势则将大打折扣。”

卡尔夫南有点为自己对太空战争的无知，要由手下来分析感到气恼，不悦道：“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但问题是我们应否分开来追击他们？”

翟斯飞感觉到卡尔夫南情绪上的波动，却仍是以他不徐不疾的语调道：“这正是雷坡武希望我们做的事，假设让它发生了，没有黑巫号作后盾的那几组战神飞船，在精锐的第一师劲旅变万化的战术下，将会大大吃亏，因为我们势将不能分身去指挥他们。”

卡尔夫南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领袖一号，那是联邦最优秀的飞船，只有黑巫号才有把握胜过她，所以黑巫号必以领袖一号作为追击目标。

可怕的是，若照领袖一号现时飞行的速度，黑巫号或能在速度上胜过她，但若“捕获”她，却非要机动性较大的战神飞船从旁协助不可。假若只能分其中五艘战神飞船去对付另一组拥有两艘母舰的舰队，胜负实是未可测之数。最要命是欠了一位像翟斯飞这种经验丰富、深悉太空战术的人物指挥大局。

卡尔夫南色变道：“难道任由其他战舰溜掉？”

翟斯飞冷笑道：“主子有难，走狗们岂敢坐视不理？只要我们全力追截领袖一号，其他敌舰始终要掉过头来援手，那时我们就可把敌人全体解决，联邦也是我们的了。”

卡尔夫南的邪眼闪着冷血残忍的光芒，嘴角送笑意，沉声道：“我明白了！现在全队只以领袖一号作目标，全力追赶。”

命令发布开去。船队改变方，全速朝领袖一号追去。

除了方舟外，所有人都在四周的河流底下隐藏起来。

他仍像先前般躺在长满金黄色小草的平原上。

柔风刮过，掀起了重重金色的波浪。

黑狱飞船无声无息地由云层上滑下来，在方舟的上空虚悬不动。

只从这黑狱巨舰能对抗得了这可怕大气那能分解物质和护罩力场的奇异能量，便可知这艘前所未见的飞船，是黑狱人的皇牌战船。

照常理计，黑狱人若有艘这么厉害的飞船，绝不曾藏起来而不用在战场上。由此点推测，此舰应是新建成的，说不定是在得到了仰马星系后，凭俘获的资料再经研究改良才发展来的新一代黑狱战船。

短短七年有这种成绩，怎能不教人对黑狱人的智慧和学习能力惊异。

在此以前，方舟并不把黑狱人的威胁放在心上，感到有点与他并无任何关系。

现在迫于形势，他终于要面对这种可怕的“异类”了。

他模拟受伤昏迷的姿态，等待黑狱人大驾光临。

蓦地一柱血红的强光由巨舰底部射，越过三万多里的空间，烈射在他身体上。

强光及处，金色小草纷纷缩退入去，露黝黑湿润的地表。恰好是依光晕而成的一个正圆形。奇异的能量差点把方舟完全瘫痪了。

他感到有关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敌人的监察。

唯一能把守的只有脑神经内的秘密。

红光不断加强和变化，好一会后开始换成橙色，接着黄、绿、青、靛的变化下去。每一次色光的变换，能量亦随之变化，以不同的能量组成，控制和观察方舟。

一这过程是双边性，有来有往。当他们观察方舟时，方舟也对他们作观察。

通过这光能，方舟与敌船建立了连系的桥梁，思感延伸入对方的船内，饱览对方的情况和虚实。乎意料之外的，如此庞大的飞船，黑狱人奇地只有八十八人那么少，而且占了百分九十以上都是女性，男性只有七个。

他们的外貌与人类无异，只是面容冰冷诡邪，眼眸呈现着奇异可怖的靛蓝光芒。

飞船亦是利用反应堆生动能，配合各种飞行仪器来操纵，以激光武器作为攻防的装备。

但控制的方式却全以精神力为主导，包括正照射着他的这道强光，是通过一块位于飞船核心的奇怪巨型晶石，把全体人员的精神力量收集后，化成光束照射在他身上。

他的思感无法透入那高达二十多公尺的不规则多角型晶石，同时隐隐知道那是这艘黑狱飞船的灵魂，那等若人类飞船内的智能系统。

黑狱人的思想以他熟悉的古地球语进行，只是多了很多他不能了解的名词。

他本以为可以把飞船内所有资料迅速复制，现在却是一筹莫展，无处着手。

他的窥探行动显然并没有瞒得过黑狱人，强光倏地敛去，连系中断。

方舟暗叫不妥时，一道眩人眼目的白光，闪电般由那奇异晶石射，通

过飞船底部拱状的发射器，刺在方舟的身上。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以方舟的应变能力，也来不及闪躲。

身体每个细胞都被能量侵入进去，幸好同一时间，方舟把脑神经内的能量释放来，勉强中和了对方的力量。纵是如此，他身旁的方圆十多米地方？

拖曳 墙 妥船悖？泥石溶解，变成了个大凹坑，方舟一声惨叫，掉了进去。

第二道电光又闪劈而来。方舟魂飞魄散，暗忖只一下已这么难挨，若再被击中，那还有命。奋起意志，运起能量，消没入泥土。

姬慧芙等虽是躲了起来，但精神上却与方舟连在一起，清楚地知道了整个过程，无不大吃一惊。

原本的计划是要把黑狱人由飞船引来，再随机应变，看看可否把飞船夺取过来，那知黑狱人不但不上当，还先发制人，发动攻击。

要知无论他们如何厉害，若对手是一艘宇宙级战斗舰时，都是有败无胜，何况

这艘飞舰是他们所遇过的黑狱舰中最厉害的一艘。那奇异的晶石，能结合整艘船的动力源和黑狱人的精神力量，实是无可四敌的武器。以方舟的超人力量，一对上便立吃大亏，被杀得抱头乱窜。

这想法还未完，分别躲在附近的每个人的身体都掠过怪异的感觉，就若有片热力扫过那样。

当想到这是敌人的侦测仪作怪时，九道金黄色的闪电已由黑狱战船底部蜂巢般的发射可烈射而来，速度之快，使人根本无从闪躲。

数道黄色的液体冲天激溅，蔚为奇观，一时整个天空都是黄色的液花。

首先吃大亏的是最没有保护自己能力的红瑶、丁扬和辛茜娅。

就在被激电打中时，身体和神经全部瘫痪了，当场晕厥，再无逃走之力，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学方舟般潜入泥土。

直政虽因有能量罩保护，可是那道揉合着精神能量的激电，一触之下，竟把他护罩的能量吸个不剩，就像一个人在冰天雪地忽地变得赤身裸体般可怜，再无抵抗之力。他完全不明白敌人怎能做到此点，但却是摆在跟前的可怕现实。

没有了护罩，他便不能潜入土层下，若非刚接受了方舟的改造，这一刹那便是他因受不了这星球的气压全身爆裂而亡。

大惊失色下，直政不顾一切冲河面，往金色草原另一边掠逃而去。

另一道电光由飞船头端射，刺在他背上。

直政一声惨叫，由半空掉了下来，再没有动弹的能力。

沙莹只比直政好了一点，但被电光击中时，护罩的能量骤降，幸好巴斯基伴在她身旁，全力挡了对方一击后，拉着她潜入地底去。

舒玉智亦给激电劈得难作反击，骇然中逃入地层去。

反而最能应付的是姬慧芙和姍姍丽娃两女，她们的随意肌无惊无险地硬挡了电光后，虽没有把握可再多挡几下，但仍有反抗之力。

在潜入地底前，姬慧芙发放了一枚反物质导弹，朝对方那使人胆颤心寒的发射口激刺而去。刚巧对方第二轮的攻击紧接而至，导弹与电光相遇，立时发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芒雨激溅。

平原大片金色小草连根拔起，河水被庞大的能量流扯了起来，直冲上

天。

那艘黑狱飞船亦给气流扯得像玩具般抛了起来，左摇右摆好一会后，才重新取得稳定和平衡。

但姬慧芙等消失在泥层，也到了另一个更奇异的世界。

第二章 地底争雄

领袖一号处于随时应战的状态中。

每一个人都紧守着岗位，一二百合发射器和反击装备，正盘马弯弓，准备投进太空战斗。

十二个船坞内的二百架飞行战车，十艘游翼战机，都储足能源，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予敌人无情的迎头痛击。

飞船上的两人员，是联邦国军力精锐中的精锐，假若凭他们和领袖一号都斗不过卡尔夫南的黑巫号和战神太空舰，这恶名远播的超级富豪便真的是凭财雄势大，建立起一批无敌舰队了。

雷坡武和白树两人来到了数百人正忙碌工作的指挥大堂，听取了最新的报告后，悠地坐在对着视野舷窗、可饱览太空美景的一组固定在甲板上的沙发处，聊起来。

白树道：“倘若主席在就好了，纵使对着黑狱人的飞船，她仍是那副适优逸的神态，指挥若定，和她并肩作战真是一种享受。”

雷坡武缅怀地道：“她生气的样子也非常动人，嘿！只有方舟那家伙能激得她乱了方寸，看来主席也开始对男人心动了。唉！希望她没有事就好了。联邦实在不能没有她了，祝丝蒂怎镇得住大局，我们也不行。”

想起她现今不知芳踪何处，两人沉默下来。

这时消息传来，卡尔夫南的军团改他们追来。

白树露讶色，道：“卡尔夫南此子总算有点门道。”

雷坡武晒道：“定是翟斯飞的主意，不过我也早预料他们有此一着，待会就要他们知道厉害。”

爱神的声音在大堂内响起道：“大将和总参谋请到主席的透明顶办公室。”言罢沉寂下去。

两人对视苦笑，没有了姬慧芙，爱神似乎变成他们的新上司了。

方舟是第一个潜入泥土的人，钻穿了比较坚硬、厚约里许的地表外层后，蓦地浑身一轻，觉得土质迥然有异，不但密度大降，还有大量气体，使他有点像投进了浓液，速度骤增，刹那间越过了近两里的黑暗地底世界。当他从敌人全力一击回过气来，待要减速时，忽地发觉自己竟是在虚空，然后“砰”的一声掉在松软的泥地上。

方舟愕然爬了起来，往左右望去。

他藏身处是一条整齐得像开来的正圆形地道某处，两端呈波浪般延伸往无限的远方，就像由一条大波浪般蠕动而行时蹿来的地洞。他站起来时，洞顶离他至少还有四十多米，使他像来到了巨人的世界中。

谁想得到这会是别有洞天。

与外面简单的草原河道相比，这更是诡秘莫测。

地道的泥壁绿芒点点，闪烁不定，便整条圆形地道沐浴在奇异的莹光。

方舟思感延伸，很快弄清楚这些点点绿芒，是一种介乎矿物和植物间不知应如何分类的东西。

思感八爪鱼般往四外探去。

刹那间，他已弄清楚了周围大致的情况，一时怔在当场。

他本以为可以找到那些晚间冒泥土，早上则躲在地底的奇异生物，但却连影子都摸不到半个。

星体这一面的半球，内部尽是圆形地穴，一端伸往地面，另一端则延展至地核处，那正是使他最骇然的地方。没有地穴的那边半球，却是坚硬无比的岩层矿石，令人想想也觉诡异。

一个直径达百里的巨型火球，正在不断滚动着，却没有发半点声音来。

方舟的探测完全没法钻进火球内去，一种沛然莫测的庞大力量，挡格了他的思感。直觉告诉他，这巨大的火球是某一种生命的形式，自给自足，骄傲地享受着她的生命。

那些冒地面的奇异植物，说不定就是由她而来。通过这些地穴，每逢这面半球移离了阳光，它们就到地面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这些想法刹那间掠过他的心头。

不过此时再没有时间理会黑狱人以外的事，正要钻回地面时，他灵敏的感官告诉他除了丁扬、红瑶、辛茜娅和直政外，所有人都到了这些相连的地穴。

方舟往最接近的巴斯基和沙莹掠去，很快就在另一条斜伸往上的叉道遇上两人，他们都非常狼狈。

方舟有点提心吊胆地问道：“他们怎么样了？”

巴斯基冷哼一声，没有答他。

沙莹犹有余悸地说了丁扬等四人凶多吉少。

方舟心中难过，断然道：“我要上去看看！”

巴斯基猛一伸手，抓着他胳膊，沉声道：“不要感情用事，现在我们能否保命都很成问题，你说黑狱人肯放过我们吗？”

沙莹呼一口凉气道：“想不到黑狱人这么厉害，我们太轻敌了。”

舒玉智平静的声音由另一端传来道：“轻敌与否对这战果不会有丝毫改变。想不到我们会变成黑狱人的猎物，在这奇怪的地方被追捕。”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两人也在此时抵达，都是面色阴沉，无计可施。

方舟知道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火鸟星的几年中，他一直为生存奋斗，勉力抛开了对辛茜娅等的忧虑，凝神一想道：“这星球有几个特点，说不定可利用来对付黑狱人。”

各人燃起希望，聚精会神聆听着。

方舟先扼要述说了敌舰内部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对方人数和那晶石的运用，又说了地核那大火球的事。接着道：“这星球的地表应是曾被改造过，一边坚硬无比，另一边却布满由内而外的地穴，土质虽松散，但却因带着近乎外面大气的奇异气体，可吸纳任何能量。所以即使以敌舰能从心所欲控制着的庞大攻击力，也只能在地层表面炸了个大陷坑，却再侵不进来。所以黑狱人若要对付我们，便不得不离开飞舰，亲身钻入这。”

巴斯基双目凶光闪起。

他一生横行霸道，给黑狱人这么的杀得狼奔鼠窜，怎肯服气。

黑狱飞船固是厉害，但黑狱人本身却是另一回事了，至少他不是全无还击之

姗姗丽娃茫然道：“若他们就那么飞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舒玉智仍是那副雅的模样儿，微笑道：“放心吧！黑狱人绝不会容许有能力抵抗他们的人存在。

他们飞船全力一击的人漏网，对一个人类的收集者来说，方舟更是极品珍藏。”

姬慧笑道：“只看他们的人数，便可知道他们得到身体的过程非常复杂，否则在夺得了仰马星的二百多万人后，这飞船内就不应只有八十八人那么少，而且还是以女性为主。”

方舟道：“在得到人的身体后，他们定是发生了某种变异，破坏了繁殖后代的能力。又或者他们根本无法进行性爱，所以他们若想征服宇宙，首先就得征服人类，好得到无尽的躯体。”

巴斯基完全没有兴趣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不耐烦道：“他们随时会下来，我们是否就在这些庞大的地穴截击他们。若我们夺不到他们的飞船，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方舟道：“我们先试探一下他们的实力，看他们会派多少人下来。我和主席及姗姗丽娃均有可随意变成黑狱人的能力，只要能抓到一个黑狱人，摸清他的底细，包括思想和与其他黑狱人交通的方法，说不定便可混进飞船内，那时就不怕那块可怕的晶石了。”

众人都兴奋起来。

只有方舟才有那种把敌人的精神体况复制的能耐，姬、姗两女的随意肌只能复制表象，而非内涵。

奇异的声响由上方传来。

方舟蓦地脸色大变，惨叫道：“不好了！”

众人无不骇然相对。

雷玻武和白树两人抵达位于领袖一号最上方的办公大堂，爱神那仿若姬慧芙的甜美声音响起道：“我想和你们面对面作一次详谈。”

两人脸脸相觑。

爱神的“变异”本身已是很难令人接受的事实，幸好她仍像以前般乖乖地接受命令和工作，使他们不自觉地抛开这不可思议的事，好专心去应付当前的危机。

现在这副超级智能系统竟要与他们“面谈”，那能不叫他们既吓了一跳，又是摸不着头脑。

她拿甚么“脸”来见他们呢？

白树和雷玻武交换了个眼色后道：“怎样可以和你见面呢？”

爱神的声音注进了点奇异的温柔，轻轻道：“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半主动的工作着，没有时间两位说明一切，但现在时间紧迫，太空战一触即发，所以怎也要和你们详细一谈，好让我们更能好好合作，以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

白树和雷玻武感到再没办法把爱神只当作是一副特别聪明的机器同声说道：“你究竟是甚么东西？”

爱神淡淡道：“大将和参谋长只要把手按在办公桌的思想感应器上，便

可进来见到我了！”

白树和雷玻武同时移到桌旁，探手往感应器按上去。

像风声尖啸的声音由上方传来，十八架尖锥型窄长若导弹的奇异飞行器，队形整齐的破土而入，瞬间已钻入地穴广阔的空间，蜂群般朝他们疾飞而来。

谁也想不到敌人有这种能在泥层快速穿行的飞行战机，无不色变。

不要说逃走，连思索也来不及，敌机已现在地道的一端，以惊人的高速往他们冲刺过来。

姬慧芙不愧是最优秀的战士，首先作反应，射了另一枚反物质导弹。

巴斯基、舒王智等各人各施各法，一时微光流、能量波、反物质光齐往敌机袭去。

方舟则掣起强大的能量护罩，紧着各人，同时拉起姬慧芙和姍娜丽娃的柔夷，把能量输入两女体内，加强她们的攻击力量

“轰！”整条地穴晃动起来。

那十八架黑狱战机亮起了一层红芒，把所有战机紧在内，硬挡了众人声势浩大的猛击。

强烈的震，把十八架战机弄得东斜西歪，有两架还撞到洞壁处，擦了教人目眩神迷的火花。

洞壁碎裂崩塌，强烈的气流回冲过来，撞得众人像羽毛般往后飘飞。

敌机转瞬又回复原先的队形，电光射，先在前方凝聚成一个光球，然后白光一闪，照得整条分崩破裂的地穴亮得像透明般，一切物质全失去了实体时，光球已重重击在众人联手凝起的光盾处。

这批堪称最强横的人类立时溃不成军，无可抗御的巨力拉扯并压碎了护罩，狂风卷落叶般把他们送入了穴壁去。

以方舟超人的能力，亦给震得浑体发麻，暗呼黑狱人厉害时，才发觉左手空空如也，姍娜丽娃给狂飙扯得不知那去，只剩下右手拖着的姬慧芙。

尚未有时间察看姍娜丽娃的去处或其他人的状况时，另一道电光又击在他身上。

这显然是其中一架敌机单独对他作的攻击，方舟趁机借方扯着姬慧芙没入了洞壁内。

战机呼啸而过。

姬慧芙的声音在他心灵处呼叫道：“快回去找姍娜丽娃！”

方舟应了一声，又由泥壁回到原先塌了大半的地道时，己方之人都不知到了那里去。

姬慧芙骇然道：“他们回来了！”

方舟的思感一直在追踪着敌机和搜索姍娜丽娃等人，却发觉在这奇异的地底空间内，他的“灵敏度”愈接近地核那奇怪的火球，便愈是减低，一时竟不知敌机又从后方飞来。

这时已无暇搜寻其他人，在电光击来前，再没进脚下的泥土。

敌机钻土追来。

方舟拥紧姬慧芙，把两人的精神结合为一，模拟那种介乎矿植物间的绿芒那种放射性的波段。

这一着果然瞒过敌人，当他们横移开去时，三架战机由身旁钻过，迅即远去。

两人来到邻近的另一条地穴处。

姬慧芙仍是非常冷静，沉声道：“怎么办才好呢？”

方舟暂时松了一口气，大感头痛。

黑狱人的狠、冷、快、准，配合着先进的战机和强大的火力，确使他感到一筹莫展，无从应付。

猛一咬牙道：“怎也要夺得其中一架战机，我们才有反败为胜的希望。”

姬慧芙没好气道：“但怎样可以做到呢？”

战机飞行的呼啸声，再次在另一端传来，迅速接近，就若催命的咒声。

方舟心中一动道：“看我的！但若成功了，可要给我吻个够。”

姬慧芙气道：“你这个人呢……”

一架战机现后方，强光击至。

当雷坡武和白树两人探手按在思感器上时，脑际轰然一震，闭眼后再睁开时，已到了爱神那宏伟的大殿内。

两人都是初到贵境，看着这拟真的奇异天地，巨型的拱门，深黑的太空，美丽的地球，一时目瞪口呆，差点忘了到这来是要与爱神“会面”。

一个光影逐渐在两人眼前凝聚，开始时只是些模糊的色光和影子，逐渐清晰起来，最后现来是位姿容绝美，气质高雅的佳人。

两人同时剧震道：“夫院长！”

夫秀清和以前并无二致般俏生生立在两人身前，微笑道：“请勿惊讶，从你们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死了，但在我而言，却是得到了新生。”

两人震骇太甚，一时说不话来。

夫秀清淡然道：“你们已从艾妮处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事实上这几年来，我一直在等待那死亡的刹那，好实践我致力研究的灵魂学。而爱神一直是我的目标，现在我已变成了爱神，而爱神则变成了我，合二为一，再难分彼我了。”

白树吁一可凉气道：“在激光下的神经系统运作和身体都化解为游离分子，还怎能保持著作为夫秀清的意识呢？”

夫秀清温柔地道：“但愿我能你们解说清楚，可时间上却不容许我这么做，卡尔夫南的舰队正全速追来，我们须得集中全力和他硬拚一场，否则这狂人更要气高张呢。”

雷坡武道：“我们应该怎样合作呢？”

面对着这史无前例的生命体，他有点不知应如何交流和共处。

夫秀清微笑道：“爱神能使我在一瞬内办妥以前一百年也办不完的事，而我则使爱神不但可尽展所长，还可以不断学习、生长和发展，拥有着独立的生命和意志。例如只要刹那的工夫，我便可以计算卡尔夫南每艘战舰在任何一刻的位置，追踪流星陨落的行程。我的感官领域可通过反空间波段，遥测光年以外的任何星体。这种过程不停进行着，使我的经验不断地增强。这是爱神和以前的夫秀清都全无方法做到的，你说我对你们的价值有多大呢？”

两人同时动容。

夫秀清平静地道：“我是故意把卡尔夫南引来的，否则我可以用种种手段把他们甩掉，可笑他们的追踪器正是装在我的身体，我要废掉它只是举手之劳。”

白树热切地道：“有没有方法增加领袖一号的速度呢？”

夫秀清道：“当然可以，若论太空战术，我这新兵当然比不上两位，但

只要我们建立起精神的连系，我就可以依照两位心意执行所有行动，保证不会有半分差错。”

雷坡武大喜道：“这确是精彩之极，现在夫院长对敌人的一切了若指掌，而因着夫院长这新爱神的现，卡尔夫南变得对我们一无所知，此仗不用打就可分胜负了。”

白树正容道：“切莫轻敌！翟斯飞这人可算是另一种人与机器的结合，他会厉害至甚么程度，仍是末知之数。”

夫秀清点头道：“参谋长说得好，我们就依照原定计划，在暗云星系迎战敌人。”

脑际电光一闪，两人又回到透明顶内。

两道强光份别猛打在方舟和姬慧芙的背上。

就在命中前的一刻，方舟和姬慧芙早没入土内，对方击中的只是方舟精神力制造来愚弄对方的幻影。

黑狱人的战机并不可能拥有像外面黑狱舰那种强大的多重护罩，可阻挡方舟的侵入。

他初时只因敌人一现便攻得他喘不过气来，又心恋其他人安危，兼之思感的能力受到地核那生命体的影响，难以及远，所以才一时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由敌机现以至发射的那一隙空间中，他的思感已掌握了机内的情况和那些黑狱人眼睛的结构，所以才能利用能量制造光影的假象，使对方误以为命中了他们两人。

“护罩粉碎”中，两个假人踉跄前跌，仆倒地上，再也不能动弹。

敌机“呼”的一声，在两人伏身处的上空掠过，同时由底部射一道白光，两个假人像变成了透明般，然后白光变作了一个透明箱状似的结晶方块，把假人凝固在内，如此方便快捷的囚笼，真教人叹为难得多见。

方舟却是暗叫不妙。

他一直以思感能保持着这两个假人的“存在”，可是那种凝固晶体却将他的能量一下子地切断了，能量难及，假人似空气般消失了。

敌机在广阔的地穴一个回旋，飞了回来。

方舟人急智生，想起舒玉智那人性实验室的人脑结构，知道黑狱人借的是人类的身体，一切均与人类无异。就在战机由下力飞上来的刹那，把假人被囚于晶体内的影像投射在对方的视觉神经。

止不知能否成功时，敌机已来到“空箱”之上，倏地停下。

那种说停就停，违反物理学的骇人机动性，“看”得两人为之咋舌。

保护着战机，像是护罩的白芒消去，底部张开了一个舱口来，“空箱”被引力往上吸去。

他们苦候这机会等得颈都长了。

方舟的能量输入了姬慧芙的随意肌内，一股反物质激光，由土层烈射而，任箱子升入敌机底舱前，弯了进去，像有眼睛般刺穿底舱和机舱的甲板，再透破椅底，刺入那黑狱人的身体。

机内那唯一的黑狱女战士不断变色的护罩立时亮了起来。抵挡着攻来的毁灭性激光。

方舟那会放过她，狂送能量。

一声爆响，护罩能量不继，粉碎破裂。

敌人一声惨叫，整个人给光冲得由椅上弹了起来，重重撞在舱顶处，才分解得无影无踪。

她的身体已是非常坚强，否则在激光及体时，便应立变空气。

两人心内一声欢呼，由那舱底的货物起落口钻了进去，躯体溶进甲板，在机舱内重现身形。

约十米长、三米阔的机舱内布满仪器，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嵌在舱顶的一块多角形约比拳头略小的小型晶石，前舱自外看只是黝黑的机体，但由内部看去，竟是完全透明地可以全景视物。

方舟已可肯定晶石就是黑狱人的灵魂，通过晶石，他们的精神力便可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之操控各种仪器和攻防的装备。

姬慧芙坐到驾驶椅内，骇然道：“既没有智能系统，又没有飞行仪器，怎样操纵？”

方舟来到她身旁，单膝跪下，伸手握着她柔软的小手道：“我就是操纵器，主席想到那去？”

同一时间底舱闭上，战机呼的一声朝前飞去。

四周壁上的绿芒化作万条绿色的光线，煞是好看。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机头的通讯仪传来道：“一号呼叫六号，任务进行得如何了？”

方舟大叫不妙，他怎知被干掉的六号声调是怎样，一时张可结舌，说不话来。

姬慧芙不懂古地球语，更不知对力在说甚么。

方舟索性把连系截断。

思感能探，“啪”的一声，那个把晶石锁在顶壁的固定器张了开来，晶石像给一只无形的手托着般，落下至半空，再移到方舟背心处，没有丝毫犹豫地溶进了他身体。

姬慧芙骇然道：“你在干甚么？”

方舟一边操控着战机，在纵横交错的地道高速飞行，笑道：“为了全面了解这块鬼石头有甚么作用，只好把它吃了进去。嘻！成功了，我可以吻主席了吗？”

姬慧芙横他一眼道：“在这时候还要胡闹，谁答应过你了。”话虽如此，却没有把正被他贪婪地揉搓着的小手收回去。

力舟凑上去在她香嫩的脸蛋吻了一可，然后放恣地贴上她脸蛋，朝前看去道：“看！我们的美点来了。”

姬慧芙忘了被他占便宜，事实上一直都给他搂搂抱抱，贴脸蛋已是小儿科之极的事了，尤其此刻身旁无人，便任他亲热，边道：“小心点！得注意机上有没有我们被擒拿了的人。”

方舟夷然道：“三架载的只是黑狱女战士，嘿！坐稳了！”

战机加速，以比黑狱人战机更高的速度，钻入了泥壁内。

他早摸清了所有仪器的作用，也了解到晶石的运作。

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物质，就像放大镜可把太阳聚焦，它却可把人的精神汇集和加强，做各种超乎人力的事。

透过晶石，方舟感到自己的能力也大幅增强了。

以前他总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能量克敌制胜，遇上舒玉智和巴斯基时，便手足无措，只能通过被他控制了智能系统，又或姬、姗两女作反击。

这块晶石正弥补了这致命的大缺陷。

这刻的他便若鸟飞长空，龙游大海。

钻土仪不断把前方的泥层化作空气，又把后方的泥土回复旧观，丝毫没有改变泥层的结构，就像条在水畅泳的鱼儿，绝不会令水有不同的变化。

战机如影附形般追来。

方舟控制着战机在土层内作了一个迴旋，变成正面追来的敌机迎上去。

电光激打过来，丝毫不受土层所阻，刺在他的战机上。

那只是像给方舟抓。

他的能量贯满船体，那还怕战机的攻击。

思感能延伸到肚内的晶石去，积聚后透过机头的发射器，变作三条卷旋着的长虹，以近乎光速的骇人速度，刹那间卷缠上敌方战机。

三架战机立即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

三声爆响后，战机强大的护罩粉碎。

方舟的思感钻了进去，在敌机舱内神乎其技的凝聚成能量的光球，印在三名黑狱女战士脸上。三女同时惨叫，所有神经全被瘫痪了。

方舟初试晶石的惊人威力，一声欢呼，两手环着姬慧芙的香肩，重重吻了她的脸颊，叫道：“成功了！”

姬慧芙见他开心得像个天真的孩童，也陪他高兴，轻吻了他的嘴，在他正想更作放恣前退了回来，柔声道：“快去对付其他战机好吗？”

方舟一声领命，战机由泥层钻了去，进入另一条地道，往下方飞去。

姬慧芙又问道：“他们在下方吗？”

方舟仍紧抱着她，点头道：“那晶石真管用，我已联络上大亨和舒院长，着他们在原地等我去接载。”

姬慧芙吃了一惊道：“找不到姍娜丽娃和沙莹吗？”

方舟道：“敌方共有十八架战机，我们坐了一架，收拾了三架，应还有十四架，可是我现在只能感到十三架战机，所以姍娜丽娃和沙莹应已被抓着，由那失了踪的战机运回母舰处。”

姬慧芙叹道：“这星球的内部有种奇怪的力量，把我随意肌内的侦测器和很多功能瘫痪了，我就像变了个有眼也看不见的人，这感觉真难受。敌人现在究竟有甚么动静？”

方舟道：“全因那地核的大火球作怪，有了晶石我才完全回复了一的能力，甚至犹有过之。现在敌人已生警觉，不敢分别作战，正前往某处聚集，结成阵形后再来寻我们。”

姬慧芙看着前方不断下延伸的地道，想起先前十八架战机那使他们溃不成军、雷霆万钧的一击，犹有余悸道：“你凭一架战机可挡得住他们吗？”

方舟道：“我也没有把握，但若加上和大亨两人，就有信心可以一举把他们全部制服。

唔！主席！再给我一个香吻作报酬好吗？”

姬慧芙犹豫间，巴斯基雄伟的身体和舒玉智修美动人的身形，已现在下方延至无尽的巨人地穴的中间处。

第三章 险中求胜

翟斯飞露凝重的神色，看着视野舷窗上有关领袖一号速度的读数，包括了增速的比率和光移的变数。

卡尔夫南亦皱眉不语。

追了近二十个地球时，舰队达至亚光速的速度，可是始终没能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完全乎他们意料之外。

他们这些年来，通过威逼利诱和间谍情报，不断收集有关领袖一号的资料，早以为对这联邦最先进的飞船了若指掌，现在却知道是错了。

翟斯飞握拳在头顶上虚挥了一下，沉声道：“问题定是在爱神身上，姬慧芙定是教夫秀清在她的系统设了新的装置，既杀死了白礼池，又破坏了我们的资料库，现在便使领袖一号的动力系统脱胎换骨般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运作。现在除非他们肯停下来否则休想追及他们。”

卡尔夫南道：“若照目前的方移动，十八个小时后就可抵达那有“太空激流”

之称的暗云星系，他们明显地是要把我们诱到那去。可是我们明知如此，仍要步入陷阱去，因为若毁不了领袖一号，要控制联邦的路上会是满布荆棘的。j

翟斯飞脑中飞快掠过有关暗云星系的一切资料。

那是一个充满变异的星系，除了那狂暴粗野要比家乡的太阳大了二十倍的暗云太阳外，其他就是绕着她循不规则路线绕行的一万零八十三颗小行星。最大的一颗只有地球四份之三的质量，但体积却只有地球的十八分之一，可见密度之高，像块巨型金属更多于像个行星。

其他就是行星碎屑形成的太空塵，随着暗云太阳的力场在星系内形成以亿计的狂流，这是任何先进太空舰都不敢深进的恐怖死域，就像船只不敢驶进布满暗潮和惊涛骇浪的礁石海域那样。

那是对飞航技术和护罩最严峻无情的挑战。

可是他们却没有别的选择了。

星系内的磁力场，会影响他们护罩的能量和探测仪器的灵敏度。

暗云星系内的太阳引力是家乡太阳的一百二十倍，星系的围远至一光年外的空间，那就是在方圆两光年的围，陷阱处处，随时有船毁人亡的危险。

无论黑巫号如何坚固，绝受不了一颗行星的正面冲击，那是以亿吨计的冲击

报告传来，在领袖一号上置下的追踪器中断了讯号。

两人为之色变。

那可使他们因能清楚把握敌人行踪而占尽优势的法宝，就这么报销了。

他们却更要趁现在领袖一号仍未漏侦察网前，赶上对方，否则在茫茫的星空，将永远再找不到领袖一号的踪影。

巴斯基和舒玉智登上战机后，学方舟般同站立于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姬慧芙身后，均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舒玉智俏目亮了起来，伸手搭在方舟肩上，凑过去似奖赏的吻了一下他的脸颊，柔声道：“来自火鸟星的超人，你是否要把战机开到地心去呢？”

巴斯基见舒玉智主动方舟示好，奇地没有涌起妒念，在生死关头下，爱情便显得无关痛了。何况他心中也感激方舟，这可说是唯一令他生亲切感

的非改造人。

姬慧芙亦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

在这时代，男女间早没有了非独占对方不可的私欲了，只要欢喜，任何男女均可与心中欢喜的人相好，不受任何约束。

方舟泛起迷醉的神情道：“再来一次好吗？”

舒玉智娇笑道：“不可以太宠纵你的。”接着容色一黯道：“真想不到黑狱人比传说中的更要厉害。”

姬慧笑道：“这次遇上的黑狱人比在素女星系遇上的厉害多了。照我推想，那批进袭素女星系的黑狱人，是在征服了仰马星系，得到了有关我们星空的详细座标后，便发动舰队，踏上征途，与我们现在遇上的这些黑狱人相比，在科技和装备上都落后了七年。”

巴斯基亦不由动容道：“这些黑狱人的学习能力确教人吃惊，短短七年，便可进步了这么多。”

舒玉智目光掠过战机四壁密布着的各类仪器，点头道：“这些都是经过改良的东西，动力则是尾箱储满能量的“动力囊”可是我却找不到操控飞船和发射武器的东西，方舟你是怎样驾驶这艘飞船呢？”

姬慧芙正全神看着舷窗外下延无尽的地穴，闻言笑道：“那东西给这家伙吃进肚子去了。”说罢也觉好笑，自己竟会和舒玉智、巴斯基这对宿敌说笑起来。

舒玉智和巴斯基两人愕然往方舟的肚内望去。

事实上他们一直感觉到方舟的肚内发强烈集中的精神波段，还以为他改以肚子放能量，遥控飞船，那知却是另有玄虚。

方舟叫道：“敌人来了！”

十三架战机又再从后方呼啸而至。

方舟控制着战机，一个急转，进入了另一道较小的叉道。

在穴间飞行，自然比在土钻行快多了，敌机无奈下，变成首尾相接的一串，排成长队，继续追来。

电光乍闪，重重刺在护罩上。

战机狂颤，上下抛，勉力保持平衡。

方舟冷哼一声，庞大的能量透过晶石，送进了机尾的发射器去，化作激电，猛击在对方最接近的战机处。

芒光爆闪，整串十三架战机只晃动了一下，便若无其事地继续追来。

方舟一言不发，连续发十多道电芒，轰得对方的护罩光雨漫，才驶进了另一条横道去，继续深进。

姬慧芙叫道：“你又说要联结我们的力量发动反击，而他们联手形成的护罩，根本就不怕你的攻击。”

方舟把自身的能量输进动力器处，使速度骤增，稍为抛离了敌手后，才从容笑道：“这是我的战略，这些黑狱战机主要的作战能力，可分作四部份，就是精神能、动力源、晶石和发射器。其中动力源是储存式的，不能再生新的动力，所以只要不断令他们因攻击或防守而大量耗损，终有用尽的时刻，那时就是他们的末日了。”

巴斯基冷冷道：“任何离开母舰作战的战士，都可计算回程所需的燃料量，一跌至危险程度，还不懂得掉头逃走吗？”

方舟答道：“这就是我要把他诱往地心的原因！以现时的速度，到达地

心至少还要二十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联手对他们作攻击，配上损耗比他们少得多的动力源，杀他们一个七零八落。然后以比他们更佳的速度加以分别截击，让他们全军覆没，那我就可扮作黑狱战士擒了你们三个回去领功了。现在我已可随时把自己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份子了。”

三人这才明白，不禁都涌起敬意。

不要看方舟像没有一刻肯正经下来，其实才智高绝，谋定后动，表面却是吊儿郎当、嘻笑爱玩的样儿，其实他才是最厉害的人。

岂知他又道：“若我能把敌舰占领，姬主席和舒院长肯否和我交配？”

巴斯基严肃的改造脸不由绽一丝微笑，道：“她两人我虽不敢担保，但若你能救回沙莹，你要她晚晚陪睡都可以。”

舒王智白了方舟一眼，嗔骂道：“野蛮人就是野蛮人，只会用最野蛮的手法来追女人。”

姬慧芙一肘撞在他肚皮处，佯怒道：“你再说一次我就宰了你。”话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来。

方舟苦着脸道：“你们才野蛮呢，无论提供了怎么优良的服务，都没有半点报酬。”

姬慧芙叫起来道：“那是甚么？”

众人往前望去，红光耀眼。

“砰！”战机忽然动力全消，掉了下来。

三人立足不稳，东倒西歪。

战机冲力未消，底部擦着穴底，扬起漫穴塵屑，朝前冲了百多米，才停了下来，刚好离开了往地心的穴可，机头伸了地核那虚广的空间。

跟前的景象，教他们看得心神剧颤。

在地心那虚广达二百里直径的庞人空间中，一个把这空间占了大半巨型球体，正无声无息滚动着。

整个天地全沐浴在火红的光。

地核这半球的内壁，是蜂巢般密密麻麻的跑穴口，闪动着无法胜数的点点绿芒！另一边半球则是银芒闪烁的矿质内壁。

两边半球的强烈对比，更使人感到诡异无伦。

那巨型火球般的生命体并非只是一团火，内不时现各式各样幻梦般的影像，深黑的星空、层叠的云层、奇异的星系、横过天际的银河，以及各种前所未见的奇景，就像正放映着无穷尽的记录片，每次都不会相同，瑰丽夺目。

姬慧芙忘了战机不能动弹的事，惊叹道：“天啊！这是甚么东西？”

舒玉智颤声道：“看来她就是这星球的居民和主人了。”

巴斯基目瞪口呆道：“她的力量是多么惊人，竟然可以把整个星球改造成这般模样。”

“砰！”毫无防备下，战机被撞往一旁，差点就掉穴外，害得各人立足不稳，全滚在地上。

方舟发觉自己正靠在舒玉智身上时，呼的一声，一架敌机收不住势子，冲穴口，直往火球投去。

姬慧芙也由椅上掉到地上，骇然回头望去，只见十二架敌机，在后舷窗外横七竖八混作一团，有两架还堆叠到一块儿，混乱之极。

那冲势不止的敌机，这时斜斜刺入了火球。

火球裂开了个深红的缺口，倏忽间已把那战机吞噬，那缺口部份一阵电光闪耀后，回复了先前的样子，巨球仍安详地滚动着，好像全没有发生过任何事。

地穴口处虽堆满失去了动力的战机，但却没有半点声息，敌我双方都给眼前诡异莫名的景象震撼得只懂发怔。

虽说宇宙内有无数奇异的生命，但像跟前这种庞大的生命体，仍是乎想像的事。尤其当方舟等想起那些探地面对夜空狂舞的奇异形体，可能只是由这生命体伸往外面的触须时，更是心神俱颤。

比起她来，人类实在太渺小了。

她不但能改变了整个星球的内外结构，制造能阻隔陨石的大气层，还可以以这星球作基地，探索其他星体。

她的生命究竟有甚么目的？对于他们这群入侵者，是否不屑于理会呢？

力舟最先回复过来，拉着舒玉智站了起来，又过去扶起仍发呆的姬慧芙。

巴斯基跳起来道：“看！黑狱人来寻我们晦气了。”

众人骇然后望，只见那些眼放蓝光的黑狱人，正敏捷地由打开了侧门的战机跳了下来，朝他们的战机掠了过来。

巴斯基待要扑去对敌人迎头痛击时，方舟神情一动喝止道：“且慢！”

巴斯基愕然止步，望方舟。

此时那十二个黑狱女战士已团团围着战机外的一侧，双手环抱胸前，蓝光在眼内滚动着，阴森可怖。

她们的容貌和现代的联邦人截然不同，身材高矮不一，及不上联邦美女的高挑健美，容貌亦鄙俗多了，使他们更肯定这些全是盗用了古地球人身体的黑狱人。

若让黑狱人成功占用了现代人的身体，可能更加不得了。

方舟一边把能量注进船体，好应付对方随时会发动的攻击，同时巴斯基低声道：“还有两分钟就天黑了。”

巴斯基等三人全打了个寒噤，朝那仍在滚动不休的奇异球体望去。

外面响起一个粗糙难听的女音道：“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就把你们的飞船送进那火球去。”

她操的是古地球语，只有方舟这“原始人”才听得懂。

他边把翻译后的意思传入三人心灵，边应道：“噢！我们投降了，应怎么办呢？”

姬慧芙低声道：“她们定是没有能力破开这战机的甲板，所以才此下策。”

舒玉智喜道：“若是如此，她们的随身武器，应是非常原始，这真是奇怪。”

巴斯基亦精神大振道：“若能偷入母船去，说不定可斩瓜切菜般把这批黑狱怪物除掉。”

外面那女头领又喝道：“立即把舱门打开！”

众人这时更无怀疑。

方舟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般低嚷道：“全黑了！”

那女子又厉声道：“立即开门！”

方舟人声应道：“开了！开……噢！”

火球处异响大作，众人一齐望去，无不暗叫天啊！

以万计触须般的条状物体，由那火球内疾射而，往每个地穴的入可处钻过

众人还没看得清楚，飞船已被卷入了火熔般的急流，朝另一端以惊人的高速翻而去。

四人像玩具般在船舱内滚动抛，不停撞上舱壁，上下难分。

方舟乘机一把将姬慧芙抱着，滚作一团。

这时谁也没有情去理会那些没有坚硬机壳保护的可怜黑狱人了。舱内的温度疯狂攀升。

舱壁在高热的煎熬下变成了暗红色，撞上去更不好受。

对方舟来说，比起火鸟星的热度，这实在小儿科之极。

“砰！”

方舟的背脊撞上了巴斯基的大头，两人均闷哼一声，巴斯基被抛至变？彭谏戏？的舱底甲板，方舟则拥着因他乘机大占便宜而杏目圆瞪的姬慧芙，重重撞到机首透明机头的尽端处，就若进入了火红流的面去。

这些狂流冲往地面的速度，比黑狱人战机最少快了两、三倍，可知那是多么惊人的威势。

就在舱壁差点因高热而溶解时，温度忽又迅速降下。

方舟以闪电的速度偷吻了姬慧芙的香肩后，大叫道：“动力回复了！”

舒王智尖叫道：“快点驶入泥壁，我看这些东西开始冷却凝固，再迟些可能逃不去了！”

外面火般的洪流开始暗淡下来。

战机剧烈颤震起来。

舒王智和巴斯基两人往方舟二人扑去，搂作一团，能量结合为一。

“呼！”战机终成功在急流中停下了刹那的时间，再“呼”的一声，脱离了这噩梦般的激流，没入了最接近的穴壁里。

第四章 勇夺飞船

整个地底全是这种无以名之的怪异生命体滚流般冲奔往地面的响声，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的感觉。

方舟驾着战机，发动钻土器，全速往地面冲上去，当到达那近乎液气态的厚土层时，速度骤增。

姬慧芙叫道：“黑狱人显然不知道地底住了只这么威力无穷的生物，亦因这土层隔绝了他们的探索，他们的飞船也可能会着了这些触须的道儿，若毁了飞船就糟了。”

巴斯基暗忖这还得了，没有了飞船，怎样可离开这可怖的地方？忙叫道：“快通知黑狱人小心！”

方舟苦笑道：“你当我是万能的吗？”

话虽如此，他却模拟刚才他们说话的那黑狱女难听的声音，在刚过了

这充满气体的土层时，对已降低至离地面只有十多里的黑狱战船发警告。

舒王智提醒道：“方舟你不是说要装作把我们押回去吗？是否应做些伪装呢？”

话犹未已，战机破土而，重见地面上的世界。

同一时间，万条变回了那种充满色光、诡异莫名的长条状触须，首先从泥土中冒来，其中有十多条以惊人的高速往黑狱人的巨型飞船缠去。

本是黑暗的世界又再充满梦幻般的色光。

黑狱人幸得方舟这冒充的同类提醒，朝上疾飞，险险避过了船毁人亡的厄运，到了云层时一个飞旋，有惊无险地在触须尽端闪躲而行。

方舟操控着战机往母船飞去，叫道：“他们看不到战机内部的情况，只能凭晶石通讯，由精神特质判别我的身分。”

传讯器传来一个森寒的男声道：“我是党士奇，究竟发生了甚么事，你的队友到那去了？”

在方舟的“即时传译”下，姬慧芙等无不称奇，看来黑狱人把古人类的古文明彻底吸收过去，既有名字，说话交流的方式也与当时方舟二号上的人类无异。

方舟忙对方解说情况，胡诌一番后道：“请指示下一步行动，战机的能源快耗尽了。”

众人都心中庆幸，若非方舟懂得古地球语，只是这点已休想瞒过敌人。

这时大地回复了昨晚的情况，被大小形体不同，色光奇百怪，却又奇地宁静的立柱、圆拱、星形等物体完全覆盖。

原本寂寞的星球充满了动感和生气。

它们都自顾自地争妍斗丽，发使人目眩神迷的彩光，再无暇理会一大一小这两个入侵者。

传讯器内那党士奇又道：“立即由四号人口进入无敌号，进行检疫清洗。请关闭通讯设备。”

当方舟关上一切与母船的联系时，巴斯基眼中射残忍好杀的神色，冷哼道：“进入舰内后，我们见人就杀，一个不留。”

方舟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就像回到了古地球野兽横行的时代，只有猎者和被猎者的关系，绝没有半分人情可说。”

姬慧芙坐到他座椅的扶手去，凝视着在上方因不断接近而逐渐扩大的无敌号，另一手亲地挨在他肩头处，柔声道：“方舟你要记着这种杀戮并不是我们挑起的，若不能对敌人狠心，我们就有灭族的大祸，只有胜利者才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舒玉智卓立船尾处，正全神贯注地通过后舷窗，瞧着下方那五光十色的奇异世界，闻言淡淡道：“方舟你有否兵不血刃，就可救回已被俘了的其他人的方法呢？”

方舟减缓机速，由母船侧张开来的舱口驶进去，降落在一个无人的升降坪上。

强光立即由坞内四方八面射来，照在机体处，进行分析和清洗的程序。

方舟探手抓着姬慧芙按在他肩头的柔夷，嘻嘻笑道：“我只是略作感叹，事实上我刚才在下面时早大开杀戒，毫不留情。这些黑狱人外貌虽与人类无异，但却是比人类更有侵略性的可怕生物，完全漠视其他的存在权？

皇钦獾悖 冶悴换嵘羟楞！？

姬慧芙顺从地被搓揉着美丽的玉手，心中泛起与方舟患难与共的温馨感觉，微笑道：“听你语气，我们似都好不了多少。”

方舟叹道：“若没有侵略性，大亨就不会建立他的罪恶乐园了。”

巴斯基想不到他忽然会针对他，不悦道：“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联邦倡言自由民主，为何却要把我们这些改造人赶尽杀绝呢？”

姬慧芙俏脸一寒道：“不要推卸实任，你们这些改造人除了破坏和杀戮外还懂甚么呢？若你们全部改成了服务社会的慈善家，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巴斯基那对巨目寒芒一闪，大胡子气得往上翘起，正要反驳时，正细心研究对方清洗程序的舒玉智道：“不要吵了，每个人都从本身的立场为自己说话，谁对谁错永远都说不清，还是先把心神放在敌人身上吧！”

姬慧芙冷冷道：“舒院长这么说，是否代表根本没有客观存在的对和错呢？”

舒玉智想不到自己也给卷入旋涡，微微一怔时，方舟低呼道：“不要说话！”

清洗的光束消去。

方舟知机地开启了通讯仪。

党士奇的声音响起道：“立即下机，进行机舱内部和个人的检疫！”

四人脸脸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太空坞的内部均是有力场设备的厚夹层，若在这动手，和在舰外动手只有一个分别，就是连逃走的路也没有了。

卡尔夫南的船队刚进入了方圆达两光年的暗云星系边缘区域黑巫号停下了

来，十艘战神飞船伞般散布开来，继续深进。

黑巫号分布在外壳的三百六十门尖刺型集束光炮，同时释放能量，以形成一个外围的保护罩，好使能在战争中先立于不败之地。

在太空一般的情况下，这外罩确有无比威力，可是若运用在一个充满狂暴激流，随时会被高质量的小行星冲击的星系内，就吉凶难知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黑巫号可以利用舰上的自动闪躲系统，避开特别狂暴的气流和那些小行星，但在战争，便有顾此失彼之弊。

反而只有她四分之一大小的战神级战舰，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会比她灵活多了。

由此也可见他们表面看来虽是捕猎者，但主动权一直操纵在对方手内，否则也不致陷身如此险地。

敌我双方舰上的智能系统均在全速运作，计算着星系内所有物体、塵屑流、陨石群、磁场、太阳风的位置和移动的轨迹。

但两光年的区域对现时的任何智能系统都是沉重的工作负担。刹那间已是亿计的变数和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绝不是一时片刻可把握得到事。但究竟须多长的时间，却是只有天才晓得了。

夫秀清这位新爱神，正全神操纵着自己的新“脑袋”，透过领袖一号上所有侦察和扫描仪器，通过种种时空控制方法，让每颗行星总是留在她的侦察网上。

像地球般的大气完全不存在这星系裹，暗云太阳不断亮起炫目的耀斑，把狂暴的微子激流往四外吹送，惹起无穷尽的变异。

即使对旧爱神这样的超级电脑来说，也只能在某一程度上去掌握星系内复杂无伦的变化，最后倚靠的还是随机应变。

若把应付的责任全交进智能系统手，由于欠缺“经验”和人的“教育”，说不定会作错误的选择，例如为了躲避一颗行星的可怕撞击，便避不了敌人的炮火，所以最后仍是该由人手去操纵。

但新爱神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人与智能系统早合二为一了。

雷坡武和白树这对战友站在指挥大堂的视野舷窗前，定神看着外面星系的空间。

领袖一号在抖颤着，使他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暗云太阳的威力。

他们已深进暗云区域广阔的边缘尘埃区达六亿公里之遥，不过若以现在每秒一万公里的速度移动，没有三十年也抵达不到暗云太阳去。

若由远方望进来，因受这尘埃带的影响，只像一团透微弱光芒的云团，这也是暗云星系得名的来由。只有当身处其中时，才发觉麈屑流分布得非常疏落，天际仍是清晰的漆黑色，点缀着无数星光。

白树叹了一口气道：“每次我望着天空，总感到她的伟大，但又不忘记提醒自己，眼前伟大的景象，只不过是广漠无垠的天穹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这想法通常都会使我很气。”

雷坡武道：“你真有情逸致，我却在想着过了这麈屑区后的危险，一个不小心，不用敌人手，我们就会给收拾了。对着一个以高速冲来的行星，甚么无敌飞船都要立即完蛋。”

白树笑道：“若非如此，卡尔的黑巫号早飞了进来，好了！你选择好了战场没有？”

雷坡武胸有成竹地低声道：“最理想就是在离暗云太阳四分之一光年的太空礁石区处进行决战，不过那需要在星系内进行反空间航程才成。”

话犹未已，爱神的声音传来道：“大将注意，领袖一号将在五小时内递增至光速，进行反空间航行，目标是离暗云太阳四份之一光年的陨石区。”

领袖一号抖震得更剧烈了，破开麈屑，不住增速，带麈的气流不住往船两旁滑

雷坡武和白树两人目瞪口呆，不知是吉是凶。

在星系内作光速飞行，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递增速度，是没有飞船曾试过的壮举。

夫秀清这新爱神真的神通广大至此吗？方舟等你眼望我，我眼望你，都有不知如何是好之叹。

党士奇的声音又传来道：“发生了甚么事，为何不作声？”

方舟不由心中奇怪，这些黑狱人虽是冷酷无情的生物，但不知是否因只是盗用了人类的神经，又或跟前这些黑狱人并非他们中优秀和精锐的分子，思想反应并不缜密。换了是他，这时必会以精密先进的探测器扫描战机内的情况，那就教他头痛了。

若事实如此，他是否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愚弄他们呢？

忙佯作很辛苦的呻吟道：“我有点头晕！”

通话器传来另一个粗糙的声音惊叫道：“她定是因过度刺激，失神症发作了。”

众人全听得喜上心头，更证实了盗用人体并非如此轻易而事，而是有种种后遗症，由这个黑狱女口中说来的失神症，应该便是其中之一了。

方舟那敢怠慢，模拟人体坠地的声音。

通讯中断，船坞内一片死寂。

四人提心吊胆地守候着。

异响由机外传来。

四人思感同时延伸往外，见到船坞尽端一道夹壁往上升起，露一条通道，四个黑狱女手持小棒状的东西，足不沾地的迅速掠了进来，笔直往他们的战机移至。

四人打个眼色，分别躲到机门两旁，严阵以待。

外面显然有打开机门的掣钮，机门张了开来。

巴斯基早蓄了肚子闷气，首先扑。

那些黑狱女反应亦甚快捷，骇然大震下，四支小棒同时举起，可惜尚未有机会发射时，巴斯基两拳同，轰打在最接近的两个黑狱女的面门处。

庞大的摧毁性能量，由拳头狂输而，两女身泛红光，断线风筝般往后抛跌，恰好撞在后面的两女身上，正无情跑破坏着她们身体的能量也同时波及后至的两人。

四女滚作一团，护罩闪亮。

巴斯基跳机外，胸口卷四道红芒，猛刺在四女身上。

“砰”的一声，护罩粉碎，四女那堪巴斯基蓄怒下的全力手，立时被分解作游离分子。

此时方舟等均掠了去，追着巴斯基，在舱壁关上前，一溜烟般进入了飞船内。船内警号狂鸣。

长廊尽端那可通往船内各处的入口，迅速落下一道合成金属的大闸，把去路封闭。

众人知道金属闸并没有力场保护，那当它是甚么一回事。

巴斯基一马当先，凌空掠去，小腹处射强芒，照在闸门处。

方舟嘻嘻一笑，分别拖住姬慧芙和舒玉智的纤手道：“我们并肩作战好吗？”

两女知他死性不改，又趁机来占她们便宜，同时狠狠瞪他一眼，却没有把他的手甩掉。

金属门在有若恶兽林的巴斯基庞大的能量冲击下，溶解下来。

倏忽间，巴斯基掣起护罩，整个人滚在强芒，冲闸外广阔的环形空间中。

四周绕着上下五层的迴廊，每层均有十多个入口，可通往飞船的各个层间的不同地方去。

这时每层的入口均有黑狱战士涌，以小棒射闪电般的强芒，激打在巴斯基的护罩处。

巴斯基迅速闪移，仍给三道电光击中，护罩爆起漫天芒点，给震得抛跌往圆拱大堂的甲板处，可见黑狱人作战起来，亦绝非省油灯。

方舟此时刚到了入口处，思感延伸，把握到每一个黑狱人的位置，立时引进两女的能量，加上己身之力，再透过那和他合为一体的晶石，发四十八道虹芒，旋卷着朝人可处阳光般射去，像长了眼睛般各寻目标，激打在四十八个黑狱人身上。

护罩纷纷碎裂。

惨呼声中，黑狱战士东倒西歪，溃不成军，有十多个较弱者更当场灰

飞烟灭，不留痕迹。

三人想不到自己如此厉害，一时都看呆了。

巴斯基这时已趁机再加一把劲，收拾了三个由上层掉跃来的黑狱战士，大喝道：“快追！”

身形一闪，早没进了其中一道门户。

方舟思感延伸，刹那间把握了飞船内部的所有情况，也找到姍娜丽娃等被囚之处，拖着两女，掠进中层的另一道门户，朝放置巨型晶石的指挥大堂掠去。

他电芒四射，先发制人地把由两旁通道涌来的黑狱人斩瓜切菜地清除。

姬慧芙放下心来，这些黑狱人似乎并没有任何面对面作战的经验，反应和行动都慌张失措，又没有组织，对他们这四个最超卓的人类，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威胁。

在拦路的两个黑狱女化作飞灰后，三人携手冲了中置晶石、四周满布仪器、位于船首的指挥大堂。

强芒一闪。

睁目如盲时，强芒猛打在三人联合起来的光盾罩上。

无可抗拒的大力涌来，三人猝不及防下，给打得倒跌了回去，本是紧拉着他的手也分了开来。

交战至此，他们才首次遇上劲敌。

舒玉智跳了起来，强忍着神经震之苦，尖叫道：“是那方晶石作怪。”

方舟爬了起来道：“不用怕！就让我们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又拖起两女之手，能量送，进入了晶石内。

“轰！”晶石爆起满堂光雨。

敌我双方的能量在晶，石内短兵交接，同时都被震得抛开去。

方舟三人固是变作滚葫芦，差点掉往长廊的另一端，那在大堂内联手抗敌的数十个黑狱人，无不由座位滚到甲板上，情况混乱至极点。

方舟胜在思感无处不到，根本不须目睹。已把形势全盘掌握，更知道谁能最早回复过来，谁便是胜利者。凝起意志，把能量送，刹那间注进了晶石去，不断积聚。

黑狱人中的男性显然强于女性，首先爬了起来，可是当他们要再通过晶石作第二击时，才骇然发觉晶石充满外来的能量，把他们排斥在外。

连吃惊也没有时间时，无数闪电由晶石激射来，烈刺在大堂内所有黑狱人身上，使他们无一幸免。

只是这时间上的一线优势，注定了无敌号黑狱人的命运。

方舟乏力地躺回地上，远处传来巴斯基近乎疯狂的笑声和黑狱人临死前不甘心的惨嚎。

两女吃力地爬了起来，把他扶起。

方舟头枕在姬慧芙的酥胸处，另一手搭着舒玉智的香肩，辛苦地道：“别忘了？们都要和我交配！”

两女为之气结。

第五章 团结一致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同时色变。前者叫道：“这是不可能的。”

翟斯飞冷笑道：“他们在找死，除非能在进入反空间前，精确地计算一条没有任障碍的路程，否则必是舰毁人亡的结局。”

卡尔夫南狠狠盯着视野舷窗上力的领袖一号增速的读数，那些数字飞快转动着，只眨眼工夫便攀上每秒十万公里的惊人高速，但数字仍是不断递增着。

在室内恪守岗位操作仪器的五百多名人员，无不放下手头的工作，目瞪口呆地陪着他两人不能相信地看着这些跳动的数字。

正侧舷窗外是灰茫茫的塵屑带，看不见任何人造的物体，包括追进了星系内空的战神级飞舰，格外使人感到刻下正发生的事，有种诡异莫名的味道。

好一会儿，卡尔夫南才勉强收摄心神，沉声道：“理论上应是可能有这么一条通往反空间的通道吧！”

翟斯飞叹了一口气，承认道：“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却没有智能系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绝对地掌握了这星区的变数，从而计算在进入反空间前，不会因直线增速而撞上任何物体，也不会闯入可怕的太空风暴。”

卡尔夫南勃然怒道：“你真是糊涂透顶，这趟我们之所以进退失据，由占尽优势而致落在下风，全因为不知给姬慧芙在爱神内动了什么手脚，使它智能骤升，像个真人般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我可断言爱神已成功计算这样一条畅通无阻的捷径，你快想办法。”

翟斯飞双目凶光闪闪，没有作声。卡尔夫南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咆哮道：“这次若不逮着领袖一号，以后恐怕再没有机曾了。”

翟斯飞站了起来，神情坚决。卡尔夫南愕然道：“你到那去？”

翟斯飞冷冷道：“我要到智能控制中心去，把脑神经和“巫神”连接起来，爱神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卡尔夫南叫道：“但你怎知他们会在那由反空间弹来呢？”

翟斯飞头也不回应道：“雷坡武绝不肯临阵退缩，所以定是在最有利他们的陨石带恭候我们。”

待他消失在大堂通往室的大门后时，卡尔夫南发命令，把十艘战神级飞舰召回来，好循翟斯飞计算来的“通道”进入反空间去。

明知险如悬丝，他仍不得不下决心博此一局。他实在别无选择了。

无敌号战舰仍虚悬在星体的上空，下方则是五光十色、奇百怪的生命体。

姗姗丽娃、舒王智、沙莹、直政、红瑶、丁扬和辛茜娅六人回复自由，虽身体仍感虚弱，精神却兴奋莫名。更使他们欣喜若狂的是这么一艘威力庞大的飞船，竟落到了他们手上，再不像以前的彷徨无依了。

舒王智、姬慧芙、姗姗丽娃、直政和巴斯基五人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船上复杂无伦的各种仪器，特别是晶石与它们的关系，不敢轻率地闯入上方那曾便他们差点送命的大气。

方舟则趁辛茜娅对他感激之余，搂着这能歌擅舞美人儿的小蛮腰，指着星球上那使人目眩神迷的壮丽奇景。交头接颈间，方舟吻着她脸蛋道：“现在我把由罪恶乐园救了来，别忘了答应过怎么谢我。”辛茜娅白他一眼

道：“其他人呢？”

方舟拍胸保证道：“是说那些同党吧？我现在和大亨关系良好，只要一句话，他怎也要给我一点面子。”

辛茜娅偷看了正审视那方晶石的巴斯基，叹道：“你太天真了，现在他和舒玉智那妖妇要倚赖你，自然对你言听计从，但壤蛋终是坏蛋，改造人也永远是改造人，若他有机会，说不定会在背后暗算你，唉！你这人真使人家担心。”

又幽幽道：“说不定我在乐园的同志已全给他处决了。”方舟刚要说话，姬慧芙和巴斯基忽地激烈争吵起来，婀娜丽娃招手唤方舟过去。

只听巴斯基冷笑道：“别忘了这是黑狱人的势力围，我们是否能逃命还不敢肯定，怎可到仰马星去。”

姬慧芙娇叱道：“那轮到你来我下命令，我们既到此处，怎能坐视仰马星的二百万联邦公民不理。你若是胆怯便躺进救生囊，让我们把你送回你老家的贼巢去，然后在那等待我来讨伐你这丧尽人性的怪物吧！”

巴斯基脸发青，吹胡瞪目道：“这里离乐园星足有二万光年，有甚么救生囊可跨越如此遥阔的时空？若想害我，不如直接动手好了。”

舒玉智脸无表情地和沙莹、直政站立一旁，没有加入争辩中。

方舟这时来到巴斯基身旁，伸手搭上他宽阔的肩膀，笑道：“让我和大亨说上两句和话。”又姬慧芙眨眨眼睛。

看着方舟拥着巴斯基到了一旁，众人都泛起奇异的感觉。

方舟可能是舒玉智外，第一个取得巴斯基信任的人，才肯让他如此亲热。

姬慧芙余怒未消，瞪着舒玉智道：“是否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上？”

舒玉智微微一笑道：“看他两人谈甚么来，事情或有转机呢！”

此时方舟把巴斯基拉到离众人最远的侧舷窗旁，俯视着下方延展无限的大地奇景。方柱体直伸上来，在他们脚下生意盎然。

方舟低声道：“我在火鸟星上时，就时常在想，我之所以存在，总有一定的道理，虽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却不能妄加肯定。所以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就是以无畏的态度，去接受宇宙所给与的各种挑战。”

巴斯基微感愕然，不明白他为何一本正经说起人生大道理来。

方舟忽然问道：“大亨对生命有甚么愿望呢？”

巴斯基很想告诉他自己希望成为这宇宙的主宰，但一来不惯人吐露心事，也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么大言不惭的话来，毕竟自己的小命还是靠对方多次挽救的，含糊道：“我很少想到这么远的问题。”

方舟放开搭在他宽肩上的手，看着地面一块磨菇状银光闪闪的生命体，淡淡道：“假若大亨就这样回到乐园星去，是否会错失了载难逢的一个接受挑战的机会呢？”

巴斯基不悦道：“你自然要与姬慧芙站在同一阵线，明知送死也要去做烈士，区区一艘战舰，有甚么保护自己的能力和挑战？”

方舟拍着他肩头道：“只有接受挑战，人才能成长。我在火鸟星上，就是因每天都要对抗比我强横亿倍的自然力量，所以今天才可和你在这船上快乐地说话。

大亨切勿忘记黑狱人来前所发生的事，那变异使所有人都踏上了进化的路上，就像一粒种子，刚长一条小苗，但若会长成不畏风雨的大树，却需

要阳光、空气和雨水的滋润。”接着豪兴大发道：“看！这是个多么动人的世界，茫不可测的将来正恭候着我们，黑狱人就是我们的养份，只有他们才可使我们不断成长。这么精采的游乐场，大亨肯轻言放弃，躲回乐园星那看似安全，但迟早会碰上黑狱大军进侵的窝去吗？”

巴斯基露深思的神色，点头道：“你的话很有道理，但却很难应用到现在敌众我寡的形势。刚才找们查核那方晶石，发现面藏着编号和等级，那虽是古地球的文字，但小姐却能勉强看懂，你想知道吗？”

方舟道：“当然想知道。”

巴斯基道：“第四十三号三等级宇航战船，这是否能令你产生联想呢？”

方舟也不由地吐一可凉气，这么可怕的巨舰，只属三等级的战舰，而他们仍是靠机缘巧合和一点幸运才取得胜利。那么二等和一等的究竟厉害到甚么程度呢？像这样的战舰至少还有四十二艘，只是这股力量，已足可征服联邦了。

方舟奇道：“那他们还在等甚么呢？”

巴斯基身躯剧震，朝他望来，方舟也立时色变。

两人都回到早先的想法。占用人类的身体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到现在仍有黑狱生物未能完全克服所占用的身体，故现了后遗症。现代人的脑部更发达，意志也远胜于古人类，那进占过程也应更艰困，所以到现在仍未能成功，否则飞船上便应有来自仰马星系那些现代人身体的“新黑狱人”了。

若给黑狱人骤增多二百多万，那真是不可想像的大灾祸。巴斯基发了一会呆后，叹了一口气道：“我给你说服了。”

方舟再笑不来，点头道：“是你找到了留下来与黑狱人周旋的理由吧！”

巴斯基转身往姬慧芙等走回去，摊手人声道：“若我助主席把仰马星的住民由黑狱人手中解救来，主席可否把改造人和罪恶乐园合法化，变成一个受监管的自治区呢？”

他绝非这么易相与的人，只因两艘皇牌飞舰，一受重创，另一艘连渣滓都没有留下来，实在无法对付强大的联邦军，只好在这关键时刻，与姬慧芙作谈判。

舒玉智容色平静，没有作声。姬慧芙秀眸射冷冷的光芒，凝神看了巴斯基好一会儿后道：“我并没有权力作这承诺，最后仍是要看议会的决定，而且我仍不清楚你们的人性实验室曾做过些甚么事？”

舒玉智淡淡道：“人性实验室是给蓄意夸大了，我虽以活人作研究，但每个人只选取身体的小部份，又或是心理和生理在某种极端的状况下的反应。若议会有兴趣，我可以公开详尽的研究成果，保证可使联邦的“人类进化学”突飞猛进。否则若我利用来对付联邦，那后果可能会和黑狱人同样可怕。”

她虽语气温和，但软中带硬，非常厉害。姬慧芙眼睛扫过巴斯基、舒玉智、直政和沙莹，暗忖再动起手来，纵没有方舟之助，虽未必败定，但这艘辛苦得来的飞船曾步上“罪恶号”的后塵，连头上的大气层这一关都过不了，权衡轻重下，语气转缓道：“若舒院长将来能证实所说过的话，我保证会尽力为你们开脱。”

巴斯基冷哼道：“不要说得我们可怜兮兮的，只要黑狱人的威胁仍存在一天，主席便难以分身来对付我们。以我们现时的人力物力，不用一百年，便可再建立强大的船队、那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呢？”

姬慧芙俏脸生寒，幸好方舟介入道：“好了；好了！我们是否有命回去尚是未知之数，不若现在同心合力，先离开这，其他事以后再说吧！”

舒玉智红瑶、丁扬和辛茜娅三人招手道：“我们已识破这晶石的用法，它不单可控制飞船内所有仪器，本身也是个飞行仪、航空图和遥距精神感应器。你们现在都拥有了精神能量，只是不懂如何运用，这晶石会是你们最好的导师了。下次遇上黑狱入时，也不致如此全无抗力，不过先要跟我着了解飞船上的各种仪器。”

三人正担心自己有若废物，闻言大喜，随舒玉智学习去了。

巴斯基仍是面有不愉之色，沉声道：“离开了这后，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否仰马星系？”

姬慧芙望方舟，见他没表示意见，道：“那等于整个黑狱王国挑战，我们仍是依原来的计划，设法避过黑狱人的侦察，先到魔星躲起来，再设法潜人仰马星把情况弄清楚。”

姗姗丽娃方舟道：“你有没有神不知鬼不觉抵达魔星的妙法呢？”

方舟目光移到那方晶石处，点头道：“我已把握了黑狱人透过晶石操纵飞船的形式和烙印，应该可使其他黑狱人错认我们作同类，至于实际是否可行，却要随机应变了。”

沙莹眼中露崇慕之色，赞叹道：“你真厉害！”

方舟想起巴斯基说过沙莹肯随时陪他上床，心头一热，狠狠盯了她几眼。

经他改造后，这改造美女的磁场动人多了。

姬慧芙和舒玉智固是绝顶美女，一代尤物，但对他深喜的性事却非常冷感。

姗姗丽娃和他有过肉体关系，但在这方面她仍是可有可无，对他爱多于欲。

辛茜娅和红瑶对男女关系都有点厌倦，唯有沙莹不但不拒绝男女性事，还饶有兴趣，这使他不由暗暗心动。

姬慧芙生感应，白了他一眼，拉着姗姗丽娃走往一旁，商讨策略上的问题。

方舟伸个懒腰道：“白天快来了，有了太阳的帮助，我们可以很快蓄够能量，去大干一番了。”

沙莹掩嘴媚笑道：“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方舟偷看了姬慧芙一眼，叹了一口气道：“十多分钟怎够时间好好休息呢？”

仰头望往天上。白云重重，忽地想起外面若有一队黑狱人的战舰守候着他们时，他应该怎么办呢？

警号响起。领袖一号上第一师部队所有人员迅速离开岗位，进入宇眠室内，准备即将来临的反空间旅程。

雷坡武和白树来到他们专用的宇眠室，爱神的声音响起道：“翟斯飞已成功计算进入反空间的安全通道，刻下正逐渐增速，可在六个地球时内达至光速。”

两人对望一眼后，雷坡武奇道：“为何竟像很清楚黑巫号上所发生的事似的呢？”

爱神平静地回答道：“黑巫号护罩的耗能量比领袖一号大上二十点七八

二倍，所以若要在短时间内臻达光速，必须把护罩的能量降至最低的水平？而我新发展来针对他们护罩的集束侦察波，便可以毫无困难钻入黑巫号去，获得我想要知道的重要情报。”

雷坡武和白树一起动容。

前者几乎是嚷来道：“夫院长找到了他们反空间的口了吗？”

爱神淡然道：“这正是我要知道的事，当他们由反空间弹来时，大将和参谋长便可对他们迎头痛击了。”

第六章 太空战堡

无敌号破云层，冲进了深黑广袤的太空，重见天日。

在这离魔星二十光年的遥远处，魔星独有的光芒较前暗淡了少许，仰马星反因而争回了少许光彩，明亮多了。

众人齐声欢呼，以表欣兴。

这十个因不同理由变成同舟共济的男女，同心合力地集中在飞船前端的控制中心内，各司其职，通过晶石操控着飞船。目的地是最接近仰马星的魔星。

无敌号不断增速，准备进入反空间的旅程中。

方舟感到通过这块立于大堂中心的巨型晶石，他的力量无限地增强了。

晶石内藏有被无数黑狱人以庞大精神力量烙在其分子的精神印记，等若人类智能系统内的记忆储存。最珍贵的自然是银河系的星体方位图，若以核球作分野，星图囊括了核球以外这半边银盘的所有大小星系，包括黑狱星和另一端的地球在内，最远的星系相隔达三万五光年之遥。而所有经联邦探索发现的星系，均沿用联邦的编号和名字，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奇异地完全没有关于核球的任何资料。

这可说是黑狱人和人类共同开发的成果，代表着以年计的血汗和功绩，也使这两个不同的族类到了因互相扩张而正面冲突的阶段。

方舟引领着各人，把星图复制到脑内的记忆细胞去，又设法模拟黑狱人的精神波段和控制方式，好能在必须时可瞒过黑狱人，使他错认他们作同类。

无敌号在两个小时后，已达至四分之一光速的速度，朝魔星飞去。护罩亦提升至最强的程度，以应付突然来袭的飞船。

就在此时，晶石的中心部份闪亮起来，以一种奇异节奏烁动着，像他们传递某一种讯息。

众人脸脸相觑，完全不明白为何对方的传讯能透入有强大的力场挡格的船体内，通过晶石他们通讯。显示他们仍未能真正掌握这晶石的作用。

方舟领着众人，把思感延伸到晶石闪动着的核心处。

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核心就像一个口，口外还有其他东西，可是他们的思感能却无法闯去。

姬慧芙心中一动，暗忖这会否是通往反空间的超微形黑洞时，这想法

已传到各人脑海。

方舟立即把能量运转，瞬间臻至光速，往核心处钻去。

众人同时剧震，反空间那瑰丽无伦、不能用任何方法去形容其万一的世界，再次展现跟前。这种直接进入反空间，透过反空间传讯的方式，确是闻所未闻。

联邦亦是借反空间来传递讯息，但却是以强大的发射能，把一组组的讯号波，以精确的计算，经过一段正空间的旅程后，始进入反空间，再弹回正空间，经另一段旅程，才可到达目标，那自是多费了时间。

若同以二十光年的距离论，联邦的间接传讯方式，至少要比黑狱人这种透过晶石的直接方法，要多上两个地球时。

这差异在一般通讯时还没有甚么关系，但若用于两艘相距六百万里的飞船传讯上，由于距离过近，讯号波便不能利用反空间来通讯，只能老老实实以光速传递时，便要花上半个地球时的时间，而黑狱人的直接反空间传讯法，则是比眨眼还快的刹那光景。

在战场上，这种通讯的快慢，往往是成败的关键，由此亦可明白仰马星之役，为何以联邦军比敌人多了十多倍的军力，仍落得惨败收场，只因在联系和战术配合上，便远远落在黑狱人之后。

思感进入反空间后，立即找到了讯号的来源。

在反空间那似是压缩了的时空，十多个感应点现在约两分钟外的空间处，那已是正空间以亿公里计的距离了。难怪肉眼完全察觉不到敌人的影踪。

舒玉智骇然道：“有没有方法封闭进入反空间的通道？否则我们无论飞到那去，也可以给敌人在一天半天内找来。”

十多个感应点，代表着十多艘拥有同等级晶石的飞船，如何可以力敌？

众人均明白她的意思，这奇异的通讯方式，会使他们像在黑暗平原处的耀目火炬，纵使到了二十光年的魔星处，亦可被黑狱人迅速找到，无所遁形。

方舟苦笑摇头道：“这晶石的所有力量均凝聚在这比针孔还小的超微型良性黑洞处，平时是封闭的，但若我们输进能量，便会把通口开启。除非我们停止飞航，不碰这怪石头，但那时黑狱人单凭普通的侦测器，便可把我们轻易找来。”

巴斯基沉声道：“那可否和他们建立联系，看看能否把他们骗走呢？”

方舟皱眉道：“让我试试看！”

思感延伸过去，与正他们作呼唤的其中一个感应点联成一体。

一股冰冷、邪恶、没有丝毫人类感情的可怕感觉，涌入各人的脑神经。

那只是一种纯精神的感应，并不像在正空间般，可钻往对方所在处，作种种采测，甚至可看到对方，否则立即便要暴露身分了。

众人至此才明白为何黑狱人在正空间的通讯方法如此原始，靠的只是落后的通话器，因为他们早拥有了更先进的反空间精神联系法。

一个操着古地球语的男声在众人的集体思感神经内响起道：“二级舰毁灭八号呼叫三级舰无敌四十三号，任务完成了没有，是否需要援手？我们刚由仰马星的外空基地赶来。”

由于众人这时和方舟的精神浑成一体，和他同思同想，毫无困难地了解了这番黑狱人的说话，都暗呼好险。若他们来早一点，他们就休想夺船逃生了。

不过眼前仍是危机重重。方舟在神经内模拟那党士奇的声音道：“任务失败，暗礁星系第八号行星的地核处，藏有可怕的生命体，对我们作袭击，使我牺牲了十八架战机，四十三号亦受到创伤，需立即飞回基地修理，不能停留。”

众人都心中叫绝，方舟实是应变的天才，随口道来，已给自己留下退路，纵是不停远遁，对方亦不会怪他。

那黑狱人的声音紧张和快速了少许，显示他也有情绪上的波动，只不知是原来如此，还是受了人体感情组织的影响所致。只听他道：“有没有发现敌舰的影踪？”

我们的探测器没法进入八号星的能量气层去。”

方舟道：“敌舰在大气分解，敌人赤身躲进了地底内去，我们就是因追击他们，才惹怒了地核的生物，袭击我们。至于敌人是生是死，就非我们所能知了。”

那人道：“擒拿敌人的任务现在由我们接手，这样威力庞大的生物，会是最有价值的猎物，你们已立了大功，可立即飞回仰马基地。”

联系中断，方舟立时发一声兴奋的怪叫。

众人则齐声欢呼。

表面看来，方舟轻而易举便骗过了黑狱人，但其中实包含着无比的精神能力和应变的智慧，绝不简单。

这也是有心算无心。黑狱人怎能知道人类中竟有人既懂古地球语，又可模拟他们的精神形式，甚至乎懂得运用晶石，作例行的反空间通讯方式呢？

凡此种种，只有方舟才能胜任。

飞船继续增速。众人的思感能不住凝聚，催发着船上的动力系统。

众人仍是欢喜未退时，警兆忽现，不约而同齐往右侧舷窗望去，骇然发觉一座庞大如山、形若堡垒的黑黝物体，现在约五十万公里外的地方，却没有一般黑狱战船变色龙的色光。

晶石的核心同时亮了起来。

众人无不色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太空战堡应是刚由反空间处弹来，目标正是他们这艘号称无敌的可怜战船。

方舟硬着头皮，像先前般由反空间接通了与对方的连系。

乎意料之外，一个娇甜柔美，充满了感情的声音在众人心灵内以联邦语道：“立即报告受损的详细情况，有多少伤亡，看看可否由我的船坞修理？”

这么一说，众人均知道这位女的应是移殖往仰马星上联邦人的新一代黑狱人，所以也承继了现代人类优美的一面。

方舟却是叫苦连天，就算要胡诌，也必须有懂得战船上各种名词称呼的条件。他又不是神仙，怎能知晓这方面的事。

他虽能复制智能系统的记忆存取，但对比智能系统更要精密细致万倍的人脑内的记忆细胞，仍是无能为力。由此推之，黑狱人要占用人的身体，是多么困难的一回事。

方舟还有另一道难题，就是不知应用古语还是现代语去回答她，只要稍岔子，立即会惹起所有黑狱飞船的追捕，而因为晶石能贯通反空间的特性，他们更是无处可躲。

这时亦明白到为何经过了反空间旅程到达了暗礁星系后，敌人仍能轻易地追蹑而至，因为敌人根本有在正空间内追踪反空间物体的力量，只是这

点，已使黑狱人在对付联邦军的战役占了绝对优势。

这些想法闪电般由方舟处流过众人的心田，无人不心内骇然。

那黑狱女的传声又催促道：“党士奇，你不是受了伤吧？”

方舟猛一咬牙，以古地球语答道：“可以说来的损失，是十八架战机和上面的人员，至少四十三号上的受损情况，表面找不到任何痕迹，但操纵上却非常困难，增速上亦有异常状况，现在我们不敢停下来。”

那黑狱女沉默下来，好一会后语气转冷，以古地球语道：“你真不长进，到现在仍未把握好联邦语，难怪你没有被挑选作最近一批转换者。”

顿了顿又道：“看来是四十三号上的“主神”受损了，帝君若知道定会非常不高兴，我也没有能力护你了。现在我派两艘护航舰把你送回基地去，我要亲自到暗礁星系督战。”

传讯中断。

众人先是心中狂喜，但听到对方要把他们护送回去后，立时了一身冷？
哽？

在他们万个不愿意下，两艘比无敌级战船小了一半的战船，由黑狱太空战堡飞了来，往他们飞去，战堡则改朝暗礁星系的力飞去。

巴斯基瞪着那两艘像泥鳅般滑溜、不断变色的护航舰，沉声道：“快借不能减速的藉口，把这两只吊靴免甩掉。”

红瑶颤声道：“不若返回联邦吧。我不想被这些魔鬼侵入我的身体去。”

舒王智冷然道：“不！这次我们定要和黑狱人周旋到底，他们在夺得仰马星七年后，已有了这么惊人的发展，若现在找不到对付他们的方法，全人类都会变成他们的猎物，没有人可逃银河系去。”

姬慧芙微一发怔，想不到这死敌颇有胆识，不由首次生好感，点首不语。

巴斯基同意道：“若以我们这个组合和实力，仍对付不了黑狱人，其他人更不用想了。”

方舟一边操控飞船，边道：“这游戏愈来愈有趣了，现在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黑狱人有没有在反空间保持意识的能力，那会对我们即将来临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众人愕然中，哈哈笑道：“好！就让我们大摇大摆地到仰马星去。”

无敌号倏地增速，调整方，计算往仰马星的航线。

星空仍是那么安详美丽，但有关人类存亡的斗争，却是刚正展开。

雷坡武和白树由宇眠箱苏醒过来，例行察看计时器，立时愕然以对。

旅程达四分之三光年，应该需要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可是计时器所显示的时间只过了十分钟，比原定时间快了四倍以上。

爱神的声音在宇眠室内响起道：“大将和总参谋长请立即到战略室去，我已计算敌人反空间的口，那会在战略图上以红点显示来。”

雷坡武忍不住问道：“是否计时器坏了，为何我们只花十分钟便来到这？”

领袖一号颤震起来，船体的重力平衡场虽使他们不会因失重而东倒西歪，但两人均感到这艘性能超卓的战舰，正灵巧地左闪右避，好在这陨石密集的区域保持安全的航行。

爱神道：“纵使在反空间，也可以利用种种手段加速，我有把握会有那么一天，速度可增加至十倍以上。”

白树一震道：“若是如此，我们是否可以更快找到主席由反空间传来的

波段呢？”

爱神平静地道：“我现在正这样做着。”

雷坡武和白树同时精神大振，只要找到姬慧芙，很多无法应付的事均可迎刃而解了。

白树步宇眠室前，再问一句道：“反空间是怎么模样的呢？”

雷坡武露注意的神色。

事实上没有一个联邦人不想知道反空间的情况。一直以来，通过反空间征服了广阔星空的人类，曾试过用种种手法，包括最先进的摄录器材，试图探察反空间的情况，但拍回来的图象，只是一片强光，甚么也看不到。所以白树才忍不住有此一问。

爱神柔声道：“那是个难以形容的美丽空间，下趟两位只要和我联系起来，便可以一睹其中的美景了。”

两人大喜，充满生气和希望地步宇眠室，此时通道上尽是刚回醒过来的第一师部队人员，无不匆匆赶往指定的岗位，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太空大战！

第七章 正反战场

无敌号终臻达光速，进入反空间去，灯光熄灭。

众人分别坐在指挥大堂着前方主视野舷窗的十个岗位，每人负责一组仪器。

他们的精神能量以方舟为中心连结起来，透过晶石，控制着飞船的各个动力系

刚进入反空间时，他们均一阵昏眩，手足动弹不得。

方舟运转能量，十多分钟后便进入了反空间那扭曲了的时空去，震人心弦的美景又再呈现在舷窗之外。

姬慧芙通过相通的心灵，道：“方舟！我们可否通过晶石，在反空间内随意改变航线呢？”

方舟的心灵应道：“加速绝无问题，改变航道理论上亦可成立，问题只是不知会由正空间那个位置弹来，一旦失去方位，整个飞行仪都要报废了。”

舒玉智一边欣赏在飞船外变幻无穷的美景，边道：“晶石的核心在正空间时，可让我们进入反空间内：现在我们到了反空间去，晶石的内核可否使我们把握到正空间的情况呢？”

话尚未完，方舟已引领众人，把思感能钻入了晶石的核心处。

乎意料之外，整块晶石的内部现丝万缕的血纹，集中到晶核去，他们的能量立时以倍数增强起来，脑际现了正空间那熟悉的星空。

晶石的血纹转作金色的强芒，把漆黑的大堂照得金光灿烂，带着一种超乎尘世、诡秘无伦的艳丽。心神颤动下，方舟把思感与外面的正空间保持连系，同时定方位，在心中欢叫道：“舒院长真行，由今天开始，我们可随意在反空间内航行了。”

巴斯基沉声道：“问题是黑狱人是否也有我们这种能力？假若没有的话，我们便可在反空间内对他们迎头痛击了。”

方舟笑道：“很快我们就可知道了，那两艘护航舰刚滑进了反空间内，不过在这里作战，靠的只能是思感的能量，其他所有仪器和武器都不能在这奇怪的空间生作用的。”

姗姗丽娃道：“有了这块晶石，思感能和激光实在没有太大的分别。”

方舟应了一声，把船速减缓下来，好让他们的“夥伴”赶上来会合，进行他伟大的计画。

领袖一号的十二个太空坞全张了开来，飞二十四艘工作船，在这高风险的陨石带布下太空地雷，这是曾使黑狱大军饮恨素女星系的最新发明。

地雷都被安装了临时由爱神设计，于领袖一号设备完善的工场即时生产，配置在机电上的微型陨石侦察仪，可在最狂暴混乱的陨石区把敌人分辨来，还能自动避开陨石和气流的冲击。

“轰！”

在一艘工作船旁十公里许处，两块巨型陨石撞个正着，化作一天碎粉。

工作船肯当其冲，护罩和保护激光勉强抵住了激溅而来燃烧着的陨石物质，但仍受不住气流的冲击，打着转飞了开去，不受控制的翻滚了多公里，再猛撞在另一颗正以高速在这横亘以亿公里计的陨石带运动着，比得上家乡那月球一半大小的巨型陨石，发生了连串狂野的爆炸，工作船化作粉碎。

幸好十二位工作人员都在意外发生前的一刻，由紧急逃生可弹舱外，但无不或多或少因溅石和气流的冲击而受伤，给其他工作船抢救进船舱内。

暗云太阳的阳光不时乘隙射进这似若宽广无尽的陨石带，形成一束束金芒，随着陨石和塵屑流的运动，时明时暗，稍现即敛，诡异莫名，但又是神秘美丽。

在第一师部队高效率的工作下，二多枚太空地雷广布在方圆里的区域内，核心处正是爱神计算来敌人的反空间口。若非爱神因夫秀清而能力大幅加强，根本无法作这种布置。

剩下的十一艘工作船完成任务，飞返主舰。

雷坡武和白树仍留在战略室，静候大战的来临。

领袖一号的航行全交进了爱神手，二多名第一师部队的精锐，部份进入了二百架战车内，候命作战。其他人则负实操控舰上的一二百合发射器、反攻击装备和各种精微的战争仪器，严阵以待。

白树看着战略室舷窗外密密麻麻的陨石，从容道：“时间差不多了！”

雷坡武点了点头，发命令。

十二个太空坞再次张了开来，灵活纤巧但具有可怕攻击力量的二百架战车，四架一组的由船坞电射而，飞往早先定下的位置。

领袖一号颤震起来，动力反应堆加速运转，以供应飞船上所有武器的需求。

就在此刻，一艘战神级飞船蓦地由无变有，现在领袖一号船端外的五百公里雷坡武刚想发令往前驶去时，爱神已感应到他的思想，将船往前移进。

经过一段持久的太空追逐后，双方终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刻。

思感能透过晶石，延伸往两旁并肩从事反空间航行的黑狱飞船。

每艘船上各有十多名地球人外貌的黑狱人，他们虽没有进入宇宙睡眠，但均瞑目坐在岗位内有安全带系着的座位裏，一动不动。

船内的布置、仪器、动力系统、武备等均与无敌号大同小异，差别只在尺码和数量。但最明显是那黑狱女称为“主神”的晶石，尺寸只及他们船上晶石的四分之一。

当思感能扫描到黑狱人的神经状况时，竟发觉内中空乏无物，丝毫没有生命或精神能的存在。在反空间内，护罩能量骤降，再没有能力拒挡思感能的侵入。

这些身体只是一个虚壳。

众人骇然不解。

姬慧芙以心灵传感的方式道：“看！那块石头像是充满了能量。”

神随心动，思感延伸往亮起了无数脉络红筋的晶石去。

怪异无伦的感觉传入各人心。

晶石内藏着冰冷邪恶的生命体，予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巴斯基的心灵骇然道：“这才是黑狱怪物的本体，说不定在黑狱星系，他们就一直活在这些怪石。”

当他们的思感探入晶石内时，立时惹起对方的反应。

狂暴的能量反涌过来，把他们排于晶石之外。

众人暗暗叫苦。

这是完全乎意料之外的事。

谁想得到黑狱人会以这种精神和肉体分离的方式，进行反空间的旅航。一时大意下，他们竟暴露了身分和底细。

他们的思感退回无敌号处，脸脸相觑，手足无措。

舒王智以传心的形式冷然道：“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先下手为强，毁掉了这两艘黑狱船。”

姗姗丽娃道：“方舟！我们可以办得到吗？”

直政插入道：“可是回到正空间后，我们怎样逃过敌人的追捕呢？”

红瑶怯怯地提议道：“我们可以藏在反空间，有那么远就逃那么远。”

方舟一直在留意着那两艘黑狱船的动静，恐防他们有能力在反空间作攻击，这时见对方仍无行动，放下心来，断然道：“逃避并不是办法，这两艘只是黑狱人的劣等飞船，说不定他们更高级的飞船有着我们梦想不及在反空间内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仍须回到正空间去，与他们好好周旋。”

姬慧芙笑道：“若飞船停止运动，晶石失去了能量，便像熄灭了的灯火，敌人再不能由反空间找到我们了。”

巴斯基始终对她有点介怀，冷然反驳道：“飞船总不能停留不动，那岂非在等死？”

姬慧芙胸有成竹道：“到达了目的地后，不是可停留不动了吗？”

众人无不愕然，往她望去，心脏“霍霍”地跳动起来。

舒玉智沉声道：“若在以前，这根本是完全没有方法办到的。先不说反空间的口会有数百公里的误差，我们亦很难使飞船准确地在一个行星的上空弹来。但有了这块晶石，和我们现在运转得与反空间内速率同步的思感能，我们应可准确无误地在仰马三号行星旁现，再潜入星球的地底，那只须刹那的工夫，黑狱人应该不会及时发现我们。”

姗姗丽娃自是支持姬慧芙的所有提议，发言道：“只要知道对方太空基地的位置，我们就可利用行星作遮掩，避过对方的侦察仪器。三号行星有七分之一是沼泽区，正是躲藏的好地方。”

巴斯基亦不得不承认这最佳办法，方舟道：“好了！现在若我们能制造一个反空间的大爆炸，黑狱人只会以为是我们这艘受了飞船发生了意外，波及其他两艘飞船。而当他们在暗瞧星系找不到我们时，又会以为我们已葬身在地核那火球怪物之内，于是我们就可安心潜入敌后，做破坏的尖兵了。”

众人都紧张地看着方舟，因为若他不能办到这点，所有妙计只是空可说白话，落得一场欢喜。

蓦地两道激电，同时由敌舰侧舷的发射器射，激打在他们的舰体处。

又称太空坦克的飞行战车，有点像一只装有厚钢甲的大甲，没有机翼，但移动时的灵活却教人咋舌。

略呈方形的车体长度只有二十米，能源来自车核内的液态燃料，由两人负责操作，主要武器是安装在车顶和底部的两个圆球，合起来可作全方的激光发射。

另外就是首尾各两挺的导弹发射器，可连续射藏在车腹处的二枚“智慧型”

反物质导弹。只是这么一辆飞行战车，就有能力摧毁一座不设防的大城市。

现在二百辆战车全体升空，藉着陨石的掩护，对首当其冲的战神级战斗舰，作无情的狂攻。

激光和导弹，像雨雪般由四方八面往敌舰打去。

敌人那想得到甫离开反空间，便受到袭击。

这时护罩只有平时一半的水平，刚捱了三枚撞来的陨石时，几个在邻近的太空地雷，生感应，重重击在船体处。

战神战斗舰的护罩骤跌至四分之一之下的危险程度。

这时敌人正刚从宇宙睡眠苏醒过来，对于跟前危机，只能凭智能系统的自动攻防系统作反应，更不能全面发挥威力。

不过这种比领袖一号还要庞大的特级飞船，舰体坚牢，又有力场保护，绝不会轻易降服，在自动闪避系统催动下，往下方潜去。

由腹背弯来的八根“集束刺”，刺尖亮芒一闪，集束光立时电刺而，激打往毒蜂般飞来的战车群。

光雨爆起，差点把整艘战神战斗舰都遮盖了。

又有两枚太空地雷击中敌舰，爆起了强烈的电光。

因剧爆而衍生的强烈气流，暴风般把近处的陨石卷起，似落叶地随风飘舞，增添了飞行的难度。

两架战车给敌人集束光击个正着，立时化作碎粉，车毁人亡。

但战神战斗舰亦中了数不清的激光和反物质导弹。

“轰”的一声巨响，敌舰的护罩终于粉碎，护体的强芒消去。

领袖一号这时正敌舰俯冲而下，船腹下的方形超巨型激光发射器，凝足了毁灭性的庞大光能，闪电般直刺在朝下飞去的敌舰上方处。

恰在此时，另一艘战神级战斗舰由反空间钻了来，离开被击中的敌舰只有六十多公里的短距离，刚好在领袖一号和被击中的敌舰之间。

雷坡武和白树大叫不好，没有一种武器比巨型战船爆炸时的威力更惊人了，他们现在离敌舰本有百来公里，应属安全距离，但若这较接近的战神战斗舰被波及而发生爆炸，他们亦将难以幸免，尤其附近还有数不清的大小陨石和地雷。

幸好心念才动，爱神已如斯响应，改变航度，全速往上攀爬。

四周战车上的战士均身经目战，见状纷纷掉头飞离。

那被击中的战斗舰通体变成火红，接着像由内部透撕心裂肺的强芒，然后猛地扩展，在惊天动地的爆响，化作一团广及方圆百里的烈芒。

那艘刚钻反空间的倒楣飞船，被笼罩在强芒，只有平时一半能量的护罩只抵挡得眨几下眼的工夫，便爆作另一团更大的强芒，没有半点渣滓可以遗留下来。

这时远遁至近公里开外的飞船，仍给两次大爆炸的气浪抛得失了平衡，硬撞在几块陨石处，护罩的能量立即跌了三成。

更有三架躲避不及的战车，抵受不住大爆炸放射性的能量，溶解得不见踪影。

刹那间，领袖一号和剩下的一百九十五架战车，全逸了地雷密布的战区，失去了迎头痛击的优势。

雷坡武和白树都到了指挥大堂，主持大局，犹有余悸地看着视野舷窗外被绞碎了的陨石迎头打来的狂暴情景。

这种宇宙级的大爆炸，会打乱了陨石带内本身的规律，使飞行更是艰困。

打上来的陨石都给自动系统以激光打碎，往护罩的只是碎屑，虽惹起火闪光雨，却于飞船无损。

白树叹道：“在战略上翟斯飞非常明智，先派两艘战神作先头部队探路，现在我们虽幸运地一举消灭了敌方两艘飞船，但也同时真正明白到敌舰的厉害，若让对方能发挥全力，特别是对方的旗舰黑巫号，我们会处于绝对的劣势。”

雷坡武默然片晌后，冷静地发命令，把所有飞行战车全召回船上。

就在此时，四艘战神飞船在二公里外的陨石区同时弹了来。

领袖一号缓缓远移，待战车全体回归时，太空坞立即关上，全速往陨石区深进而去。

迎击战变作了追逐战。

不过谁才是猎物，现在仍未可轻言。

就在电光激中船体前，方舟已把联合起来的思感能注入船甲内，从容地抵挡了两边齐来的夹击。

黑狱人的能力真不可小觑，在反空间内仍有攻击的能力，凭的自然是一块奇异的晶石。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更是惊异莫名，假若打仰马星和素女星这两场仗时，黑狱人已像现在般厉害，他们的大军休想有一人能活着离开战场。

敌人在这七年内的进步确是骇人听闻。由此亦可知假若方舟落入他们手，那后果是多么可怕。

幸好现在方舟站在她们那方，和他们并肩作战，又神推鬼拥般来到了黑狱人的势力围，察觉到他们的虚实，否则异日沙场相见时，他们可能一败涂地后仍不知是那方面比不上对方。

方舟一声冷喝，能量输入晶石，由晶石底部不知名物质组织成的输送道送了去，一份为二，击中敌舰。

双方就如此你来我往，互相攻击。

红芒爆闪。

敌舰一阵又一阵的摇晃着，却是夷然无损。

方舟暗叫不妙，猛一咬牙，无敌号斜弯而上，猛撞在左方的敌船处，强大的能量由船端直接送入敌舰去。

“轰！”

敌舰吃亏在无论护罩护甲以至乎体积都远比不上无敌号，同时那想得到对方竟可在反空间内行动自如，护罩立时破碎。

毁灭性的能量透入船体。

敌舰断线风筝般翻滚开去，迅即变成一个小点，没入在反空间那似实还虚的深处去。

“轰！”整艘战舰爆作一团耀目强光。

无敌号和余下那艘敌舰同时被震波卷得翻滚不休，不辨东西。

方舟始终透过晶核，使星际定位仪一直运作着，没有迷失了路。

巴斯基强忍着因翻滚而来的晕眩感觉，方舟喝道：“不要让敌人逃走了。”

方舟一声领命，苦苦操纵着巨舰的平衡器，“呼”的一声，绕了个弯，衔着对方尾巴，加速追去。

敌舰根本无法在反空间内应付这种战术，就算回到了正空间亦不是无敌号的对手，只能死命往前直线逃生。

无敌号不断加速。

“轰！”敌舰被撞个正着。

加上本身的冲力，敌舰更是不堪一击，像脱弦之箭般弹往上方，翻腾不已。

这次方舟学乖了，一个急弯，朝反空间逃逸开去。

“轰！”强芒在后方爆闪。

无敌号颤震起来。

若非在反空间，本人定会鼓掌欢呼。现在却只能喜在心头。

忽然间，每个人都充满了自信和希望。

方舟引导着众人的精神能，透过晶石集中和聚焦的作用，操控着飞船，朝仰马星飞去，进行人类第一次在反空间辨位自由飞航的伟大创举。

第八章 世外桃源

卡尔夫南气得铁青着脸，听着手下的报告。

黑巫号已由反空间弹了来，能量回到了平时的水平，凭着强大的护罩？廖薰？忌的在陨石带内疾驰。

除非遇上特大的陨石，否则护罩的能量足可把遇上的陨石绞成粉碎。

四艘战神战斗舰在前方开路，上下左右则由另四艘战斗舰护航。

任得卡尔夫南事前怎么猜想，也绝想不到甫一接战，便牺牲了两艘昂贵的战舰和一批花了无数心血与时间金钱培育来的战士。这对他无论在心理和实质上，都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舰外不断传来太空机雷被激光扫荡时发的轰鸣。

此时翟斯飞走大堂来，陪着他一同观看视野舷窗上的读数和图表。

卡尔夫南勉力收摄心神，以他可以装来最冷静的语气道：“仍未有领袖一号的影踪，像这种世界末日般的恶劣环境，她就算躲在我们之旁，我们也有可能疏忽过去。”

翟斯飞沉声道：“我们是否失去了两艘战神级战斗舰？”

卡尔夫南忍不住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二百年前，当我建成第一艘战神号时，我还以为她可使领袖一号跪服地上，俯首称臣。那知真正交上手时，两艘比领袖一号大了一倍的战斗舰，竟如此不堪一击，唯一的效用就是引爆了附近百里的数百枚机雷，同时迫退了领袖一号。”

翟斯飞感同身受地明白他恶劣的心情，事实上这批惨死的战士全是他一手训练来的。沉声道：“我们低估了领袖一号，她实在是联邦的超时代杰作，尤其是她的爱神竟能算我们离开反空间的位点，才使我们吃了大亏。但他们的幸运已告终结，我可以利用神经内的能量操纵侦察仪送的扫描波，对整个陨石区以亚次光速无孔不入的探索，保证可在三个地球时内找到他们的行踪，那时就是雷坡武魂归天国的时刻了。”

无敌四十三号由反空间弹了来，俯冲往仰马三号行星的沼泽区去。这个星另外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果园星。

对联邦人来说，这是个遥不可及、充满了异星情调的迷人世界。那处产的水果，是宇宙内所能吃到最美味昂贵的生果。

当果园星所在的仰马星系陷落在入侵者手时，对联邦人来说确是个晴天霹雳，粉碎了他们以为自己是宇内最强大种族的美梦。

现在他们终于回来了。还是美丽的的女主席凤驾亲临。

这星球没有崇山峻岭，多的是丘陵、沼泽、平原和使人迷惑以亿计的大小湖泊。

由无敌号下望往这比地球大了三倍的美丽星球，湖泊像星星布满了大地，反照着夜空的星光。

果园星的黑夜，格外迷人。

巨舰速度转缓，毫不费力钻入泥沼去。

一个小时后，众人回到地面上，看到星夜果园星的异象，都啧啧称奇，心怀舒展。

晚风迎面吹来，感觉就像身在家乡的地球上。

由地球带来的种子，在这以前一度是人间天堂的泥土埋下，长来都是异品奇种的参天巨树，上面结满了果实。

果园星的七个月亮，在天空连成一条直线，横跨空际，最远的一个，已快落到东方的地平线下。这是宇宙内罕见的奇景。

在这，地轴比地球还要多倾斜四度，与地球的运动方刚好相反，所以仰马太阳每天都由西方升起来的。

大小七个月亮的映照下，水潭湖泊变成了无数皎白的镜面，如真似幻。

连巴斯基在内，都给这星球的迷人景象，震撼得忘情倾倒，特别在经过漫长的太空旅程后。

不过最快回复过来的也是他，按着一棵傲立湖边、高达百米的巨形果树道：“谁可告诉我仰马星主城的位置？”

方舟垂涎欲滴的仰观离他至少有五十米，藏在火般血红的茂叶那丰盛

的金黄鲜果，心不在焉应道：“城市我没有兴趣去知道，但鲜果的味道我却绝不会放过。”一声怪叫，已飞到了果实最多的一处枝干去。

姬慧芙没好气地仰起俏脸狠狠盯着他，答道：“由这往东约七公里，就是果园星最著名的“世外桃源”了。有人说那是宇宙内最浪漫的城市，因为她最不似一个城市。”

舒玉智笑道：“幸好如此，若真是城市就使人烦厌了。”

姗姗丽娃心切去找同胞安危的答案，娇嗔地插腰，正大快朵颐的方舟喝道：“还不滚下来，你当是参加了果园星的旅行团吗？”

方舟一边狼吞虎，边笑道：“放心吧！除了份布在外空的八个基地外，这星球上一切如旧。告诉这么好的消息，姗姗丽娃小姐该怎么谢我？”

众人无不愕然。

红瑶最是胆怯，大喜道：“具的一个黑狱人也没有吗？”

方舟将一个鲜黄的果子抛下给丁扬，笑道：“有时是要由肚子吸收太阳能，生命才更见情趣。”

辛茜娅鼓掌道：“我也要一个。”

方舟大乐，鲜果雨点般下，霎时人人有份，无一落空。

众人此时知道方舟的思感能在一个星球上实是无远弗届，钜细无遗，又不是那么心切上路了，就在树下湖边，坐了下来品美果，顺便欣赏天上七月川连的宇宙奇观。

方舟落回地上，硬是挤坐在姬慧芙和姗姗丽娃的中间，同坐在一方平滑而纹色艳丽的石上，笑道：“仰马太阳是我遇过的星中最温柔体贴的了，难怪这的气候和泥质都这么好。”

姬慧芙虽给他当众贴体而坐，但早习以为常，也没有觉得怎样不安，扫视了或坐或站的其他人后，道：“世外桃源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方舟把鲜果逼着姗姗丽娃在他手上吃了一口后，笑道：“黑狱人把所有武备和军用工厂全部以力场封闭了，只保留维生的系统，果园星的住民虽活在不知明天的恐惧，但实质上却没有任何伤害。”

舒玉智皱眉道：“但确有人被掳走和占用了，怎可说是没有人受害呢？”

这时方舟故技重施，想强逼姬慧芙吃他手上的美果。

姬慧芙俏脸微红，嗔骂道：“挪开！这么不讲卫生！”

方舟奇道：“那为何又不反对亲嘴接吻呢？”

众人无不莞尔。

姬慧芙一肘轻轻撞了他一下，不再理睬他。

巴斯基道：“黑狱人现在就似正牧养一群猎回来的家禽，这个星球就是牧场，希望能把这批二百万头的羊儿养得肥肥白白，再逐批逐批拿去屠宰。”

众人都点头同意，认为这推测合情合理，但又大为苦恼，任他们有通天手段，也难以一次救走这么多人。

姗姗丽娃道：“交通工具的情况呢？”

方舟探手过去，搂着她香肩作了个满足状的偎倚后，道：“我连一艘能往来星球的飞船都找不到，应该是全被移走了，现在只剩下任行星表面飞行的小型飞船。

大亨说得对，果园星现在变成了与外隔绝的大监狱，星球上一切自由，但却没有一波讯息能传达往外面。”

姬慧芙站了起来道：“可以起程了吗？”

辛茜娅来到方舟旁，颖热地挨着力舟坐下，代替了姬慧芙，还咬了方舟递上来美味的鲜果一口，问道：“你能探查黑狱人布于外空的八个基地吗？”

方舟苦笑道：“我不敢，谁知黑狱人有没有甚么古灵精怪的玩意，曾侦察思感的入侵，那时我们不但救不了人，还不知是否能逃生呢？”

众人都沉默下来。

来到果园星的兴奋消退后，都想到眼前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方舟拍拍肚皮，拉着两女站了起来，道：“好了！我们可以起程了。”

领袖一号在陨石带以每秒一百公里的缓速灵巧地移动着，目标是一艘正往他们

这边搜索过来的战神飞船。

站在指挥台上的白树和雷武坡，正与爱神交谈，听取有关敌人的最新情报。

爱神道：“黑巫号发了强烈的侦探波，卡尔夫南定是有特别的方法操纵这些光波，加强了能量，使它们可以穿透陨石后，再次重组，陨石再不可以为我们作掩护了。”

白树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爱神道：“我发一组模拟这星系内强烈磁流的能量，破坏了朝我们送来的侦察波，不过这种事可一不可再，迟早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大将是否须重新调整战略呢？”

雷武凝神看着控制台上八个小型显像萤幕上有关最接近的战神战舰的资料，冷哼道：“只有在这，黑巫号才没法掣起她惊人的遥距护盾，怎也应挫挫她的锐气，不过却要斗智不斗力。准备发炮！”

最后一句却是全体人员发的。

这艘代表着联邦荣辱的宇宙飞舰，一个急弯，由一块巨大的陨石后绕了去，导弹、光炮和激光雨点般，朝数百公里外，刚由一道充满辐射的尘屑中急疾驶来的战斗舰拦腰杀去。

时间上拿捏得无懈可击，代表着敌舰船速位置最精确的运算和掌握。

敌舰也不是省油灯，虽是事起仓卒，却立即还击，一点也没有措手不及的表现。

那由战斗舰上下弯来的八条集束光刺，其中着他们这方的四条立时转了过来，爆亮了慑人的强芒，四道集束光，激打往领袖一号。

负责防御的战士立时发四面光盾，迎上敌人的集束光。

领袖一号占的便直，就是所有武器均早移到往前发射的位置，而敌人则只能以在这一侧的一半武器还击，等若是缚着了一边胳膊，只以半力应付敌人的狂攻。

自古以来，两军对垒，若徒拚死力，只是下下之道。

太空战术更是变万化，这就是太空海盗剿之不绝的原因。在广阔无限的太空，海盗可利用种种条件，避过庞大的联邦军。

现在雷武坡等就有点太空海盗的味儿，避重就轻地敌人展开游击战。

“轰轰轰轰！”

先是光盾粉碎，亮起迅速扩散的四团光芒，然后巨响的音波才送到船上。

因为护罩把一切音波挡格于船外，舰内的人员就像看着外方正上映着

一场无声的太空战剧，只能由飞船的震程度感受着外面激烈的战事。

集束光破掉光盾后，直射而来，可是受到这刹那的延误，领袖一号早飞临战神战斗舰的上方。

位于舰腹最大的圆球发射口，同时连续射每组八枚共十二组最新发明的反物质微型导弹，目标是敌人最厉害的八根集束尖炮。

战神战斗舰护罩的平均强度，与领袖一号大致相若，以联邦军力标准而论，是介乎一万二度与一万五度之间。

每一度可抵受一吨氢聚变的毁灭性能量，那足可把任何星球力圆百里地方夷平，由此可知护罩的强度是如何惊人。

护罩的强弱固是由船内动力系统所供应的能量决定，但护罩还要倚赖另两个条

首先就是船体护甲的坚强程度，是否能消受狂暴得可把任何金属撕碎的震力。

其次就是护罩本身的能量组织，是否能达到十八层级能量以上的标准，能以不同的能量化解对方不同性质的武器，包括了精神的能量在内。

注入强化能的护甲，加上由护甲透射的能量盾，形成了战船的“保护力场”，也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装备。

护罩的能量须逐步提升，但亦会因能源供应及不上消耗的速度而逐渐下降。

这艘战斗舰在敌人的偷袭下，护罩能量虽骤减了二多度，但离护罩被毁仍有段很长的时间，只要暂时闪避开去，十多分钟后能量立可补充回复至平时的水平，那时领袖一号就优势尽失，还要应付闻风而至的黑巫号和其他战神战斗舰。

所以雷坡武谋定后动，一上来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付敌舰因伸船体之外，没有护罩保护，但又是最厉害的八根集束尖炮。

导弹袭击的位置，更是大有考究。

通过爱神内有关的资料，雷坡武和白树下了一番研究工夫，对敌舰的主武器作详尽的研究，掌握了集束光刺之所以能发放这么强大的集束光，全因在尖炮近尖端处的集束聚焦器。

尖炮是由未来科技新研制来的坚固物料组成，炮身由四十多层合金夹壁组合而成，注进了三层强化能，足可抵受一般炮火激光的攻击，连反物质导弹也莫奈他何，又可藉重新补充强化能保持抗度，实是未来科技的杰作。

问题是雷坡武等对尖炮的内部结构了若指掌，知道那集束聚焦器是最脆弱的部分，经不起准确和狂猛反物质的入侵，就算炮壁可消除起始那几股反物质的热波，但终有一组能侵了进去，把聚焦器内的微型智能系统摧毁，那时对方最厉害的武器便要报废了。

两船错身而过。

八门集束尖炮近炮可的位置连续爆起狂暴的激芒，鬼魂附体般随着战神战斗舰远射而去。

领袖一号灵活地一个急旋，朝战斗舰衔尾追去，硬逼对方远离正全速赶来此处的援兵。

领袖一号见敌人集束尖炮再无动静，只凭常规装备还击，知道战略成功，无不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雷武波不愧联邦首席名将，沉着气指挥飞舰，一边把敌人驱往远方，

一边逐分逐寸地消耗对方护罩的能量。

领袖一号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明显地比战神斗舰更胜一筹，对方虽在陨石如林的险地展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把他们甩掉，还只能朝前逃遁，不敢偏往任何一个方。

敌人是全速飞行，他们却仍是犹有余力。

一追一逃，两舰转瞬飞了近万公里的距离，到了陨石区的深处。

狂暴的陨石流，使飞行更缓慢艰困。

雷坡武看着对方护罩的能量跌至二度时，仰天长笑道：“孩儿们，杀敌的时间到了。”

大堂内全体男女战士轰然应诺，意气激昂。

领袖一号倏地加速，船顶和船腹的两个球状主发射器，连珠炮般的一口气射近百枚微型反物质导弹，配合着全瞄往前方发射的一百台主炮的激光弹，往敌人猛轰而去。

然后领袖一号鼻端昂扬，全速往上攀升。

当敌舰消失在陨石后，领袖一号爬升了近二万里时，下方传来激烈的强芒，方圆百公里的陨石全部粉碎。

终于又多收拾了一艘战斗舰了。

领袖一号欢声雷动。

不过他们亦露了行踪，惹得敌人群起追来。

第九章 天堂地狱

众人贴地飞掠，经过了疏密有致的树林，无数曲折的湖岸。

地势开始有了起伏变化，沼泽和湖泊渐见减少，还首次现了一条横过大地，往远方奔流的河道。沿着河岸，艳蓝色的巨树像哨兵般矗立着，比对起开着棕黄色或猩红色鲜花、漫布丘原的矮树丛和长满雪白色长草的原野，景象怪异之极，但又不得不承认是非常美丽迷人。

巨型蓝树的树干布满了圆瘤，沿着树身结着似足球般大，色作王白的奇异球形果实，肉质鲜甜，吃后齿颊留香，确是妙品。

虽是夜正深浓，但月儿们的光辉却把整个天地淋浴在金黄的色光，接近地平处渐变作粉红色，瑰丽无伦。

柔风拂过，草树都沙沙摇曳应和着。众人掠过处，间有宿鸟惊飞，生意盎然。

舒玉智飞到方舟旁，微笑道：“所有这些植物和飞鸟，移殖到这后都变了样子，宇宙不是顶奇怪吗？”

方舟回头望了一眼落在后方的其他人。

为了让丁扬、红瑶和辛茜娅三人可跟得上来，他们都把速度减慢了，颇有点漫游异星球的趣味。

方舟目光落在远方像一把巨伞般撑开且特别巨型的高大奇树去，看着呈灰褐色的树干和茂密得像火般的红叶，想起曾匆匆逗留了片刻的地球，点

头表示同意，道：“我正在思索一个问题，院长可否也替我想想？”

舒王智美丽的光头在月色下金光闪闪，配合着她温婉的笑意，谁也想不到她可以变成冷狠无情的女魔头。

她迷人的凤眼深深一瞅方舟后，大感兴趣道：“你竟会找人家商量，我真是受宠若惊，不过我早就不是院长了，那是夫秀清的尊号。”

方舟眼也不眨地看着她，吁了一可气道：“现在的磁场更美丽了！”

舒玉智自然知道他在打她的甚么主意，微嗔道：“不要岔开话，快说吧！”

方舟“啊”的一声，强摄心神，虎目射深思的神色道：“要进入反空间内，就必须达至光速。可是当我们凝起能量，思感却可通过晶石聚焦的能力，直接透入反空间内去，这是否代表了不须增至光速，仍有方法进入反空间内呢？”

舒玉智凌空飞掠的娇躯猛地一震，秀眸露深思的神情，好一会儿才闪动着智慧的采芒道：“你这想法非常大胆，若能自由进反空间，不论是飞船还是人，便等若可把时空操控于股掌之上，教敌人防不胜防了。”

方舟苦恼地道：“但怎样才可以办到呢？”

舒王智道：“最直接的方法，首先就要勘破晶石的秘密。我每次进入晶石时，都有种奇怪的直觉，晶石并不是一件死物，而是某种有生命的奇异物体，内中储存着庞大的能量，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察的本领罢了！”

方舟虎躯一震，思索起来。后方传来巴斯基的叫声道：“你们看！”

众人随他指引望去，只见左侧的地平处隐现一线血红在闪动着。

除了丁扬等三人力有不逮外，其他人都通过侦察器和思感能遥察火光发的地平远处。

方舟首先色变道：“不好！为何在这和平的星球，会发生这么残忍的事？”

姬慧笑脸寒如冰，娇哼一声，改变方，率先朝红光来处全速飞去。

卡尔夫南咬牙叫道：“那是没有可能的，没有飞船可以以这种速度在陨石区飞行。”

翟斯飞目瞪口呆地看着关于领袖一号的读数，看着她由每秒五百公里直线爬升至每秒一万公里。再损失一艘战神级飞船后，他必胜的信心动摇起来。

若纯以火力比拚，领袖一号能支持得十来分钟就是奇迹了。

但狡猾如狐的雷坡武却利用种种条件，把他们诱进这有力难施的险地，还消灭了三艘比一座城市还昂贵的超级飞舰。

卡尔夫南铁青着脸往他瞧过来，喷着怒火的眼瞪着他怒道：“你又说可将雷坡武手到擒来，看现在弄了甚么来？”

戟指着舷窗外陨石漫天的夜空，这首席富豪喝道：“现在敌人毁了我们三艘宝贝后，扬长而去，你有甚么对策呢？”

翟斯飞冷静地道：“我们去追另外那批敌人，他们迟早要与领袖一号会合，我们只要把握时机，在虚空内把他们包围和拦截，定可一举报却所有仇恨。”

卡尔夫南容色稍缓，怀疑地道：“你有把握找到那两艘母舰和二十八艘巡洋舰飞船吗？”

翟斯飞道：“我放了能瞒过任何侦察系统的微型追踪器，跟在他们后力，除非他们进入反空间去，否则我定可知道他们的位置。”

卡尔夫南回复了平静，淡淡道：“这次我再不希望有任何错过了。”

又大发脾气道：“妈的！我这艘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船，竟连发一炮的机会都没有！”

纵是已探知，但人目的情景仍教各人发起呆来。

原本广布在这美丽大山谷内的农场和十多所房子，全陷在火海，片瓦不留。

火海但见人和动物的体处处皆是，活像修罗地狱，那还有世外桃源的味儿。

姬慧芙不能相信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想不到在这文明发展至巅峰的世代，还会发生这种杀人放火的凶残事件。

巴斯基冷哼道：“不是只有我们改造人才应被指是凶徒吧？”

姗姗丽娃挽着默然无语的姬慧芙，陪着她接受这改造人领袖的嘲讽。

红瑶等在乐园星混惯了，虽说这种人畜不留的集体屠杀场面亦算罕有，却没有姬、姗两女的震撼。

辛茜娅道：“我们应否设法把火弄熄呢？这火势会蔓延至山谷之外呢？”

舒玉智道：“万不要做这种蠢事，我才不信黑狱人的侦察系统会不知道这发生的事，若我们把火扑灭，事后他们定会生怀疑，那我们就会露行藏了。”

沙莹道：“我们快点离开吧！”

方舟面容奇地严肃，冷冷道：“不用紧张，我一直在监察着黑狱人的动静，他们的屁股摆左移右都瞒不过我。”

直政道：“这里似正举行什么集会，否则一个农场不会聚集了这么多人，只是体便有百多具，大部份都是男性，女人到了那去呢？”

姬慧芙沉声道：“找到那些凶徒所在了，我们立即去追。”

巴斯基淡淡道：“主席万勿轻举妄动，黑狱人对羊儿们的窝反肯定不会坐视不理，若发现凶徒被别人代劳处置了，你说他们会怎么想呢？”

姬慧芙感受着人火送来的热浪，叹了一口气，回复了平日的冷静和睿智，微一点头道：“我们走吧！”

方舟大步走到姬慧芙旁，紧握着她的玉手，冲天而去。

姬慧芙奇地顺从，随他去了。

其他人纷追在他们身后，离开了火场。

这陷进无政府状态的星球，是否会乐园星的另一个翻版？是否人类永不能改移的劣根性，把她由天堂变作了地狱呢？

领袖一号像鬼魅般在陨石区内以骇人的灵活性前进着，虚广的星系内空在六百万公里的近距离处。

飞行的责任全交进爱神手，由她操控一切。

激光不断打，把拦路的陨石粉碎，除非是特别巨型的陨石，才作必须的闪躲。敌人被抛在近万里的后方远处，再也不能构成威胁。

舰上人员欢腾鼓舞，在雷玻武特准下，把藏在舰上的果子美酒搬了十多箱来让各人举杯祝捷。

白树和雷玻武碰杯后欣然道：“我真希望可以看到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两人的表情。”

雷玻武感叹道：“这次的大功臣非是你和我，而是我们的新爱神。”

爱神在指挥台的传音器响起道：“这次虽对卡尔夫南作成严重的打击，

但危机仍未消除。”

白树眼睛扫过大堂上喜气洋洋、闹成一片的人员，皱眉道：“是否指卡尔夫南和祝丝蒂正力图控制联邦的事，那确是令人头痛之极，但我们仍非全无对付的办法。”

爱神道：“请相信我，卡尔夫南的黑巫术有着非常可怕的力量，使人防不胜防，艾妮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唯一反败为胜的方法，就是把姬主席找回来，只有她才有能力由政治入手，铲掉这些野心家。”

雷坡武道：“夫院……噢！爱神指的危机似乎是另一件事呢！对吗？”

爱神平静地道：“是的！我指的是眼前的事，黑巫号曾送他们最新发明的遥距微型追踪器，紧追在我们逸往“天鹅星系”的队友，假设我们依原定计划往那与他们会合，定会陷进卡尔夫南的罗网，使整个形势逆转过来。”

雷坡武点头道：“我也想过这点，虽然不知他们有何法宝，但卡尔夫南是绝不肯放过我们半艘飞船的。”

白树从容道：“我们是否须设计进行另一场战役呢？”

爱神道：“凭我们现在的力量，实不宜与卡尔夫南正面交锋，当务之急是要把姬主席找回来，而非争一时之短长。”

雷坡武道：“但我们怎能坐看卡尔夫南追杀尤历他们呢？”

爱神道：“这种微型星际遥距追踪器，最高只能以亚光速飞行，尤历若能来一趟反空间的航程，便可把它甩掉。”

她这话说来轻易，但若非因为得到了未来科技的所有秘密资料，她怎能对敌人的计谋了若指掌。

对前身是夫秀清的爱神来说，得到了“大将”的资料库，等若把致力于未来科技的以万计用钱收买回来的顶尖研究员穷数年研究得来的成果，全部囊括过来，使她可以无限度地改善和提升领袖一号各方面的能力，否则也不能以寡胜众，让卡尔夫南甫师便闹了个灰头土脸了。

爱神续道：“这只是下下之策，我可以把一套惑敌的力法通过反空间的方式，传达给尤历，只要他把找的程式再发射去，回使追踪器发错误的讯息，让卡尔夫南追到了别处去。”

雷坡武和白树对望一眼，同时开怀大笑起来。

雷坡武忍着笑道：“这次最大的失败者将是翟斯飞，以卡尔夫南把下属当作奴仆的脾气，有他好受的了。”

白树莞尔道：“谁能肯定翟斯飞还有多少百分比可算作是人类。唉！爱神院长，可否把卡尔夫南引到乐园星那贼巢去，让他们黑吃黑地打上一场那才精采呢。”

爱神平静地道：“领命！”

正如姬慧芙所说的，世外桃源并不像一个城市，更像一个大花园。

这浪漫的城市坐落在果园星赤道区一处湖泊水潭棋布的大平原上，由远处看，一片葱翠中夹杂着竞妍争艳的奇花异果，要留心细看，才可见林荫大道和密藏在林木内别致多姿的木构建物。

在这，木材是方便和优良的建材料，使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更形密切。

这星球被改作殖民星只有百多年的时间，没有半丝垂老的暮气。

在一座隆起的小丘上，有座属于“宇宙之爱”这联邦最大宗教的神庙，在地平初现的曙光映照中，庄严肃穆。

那亦是桃源唯一的石构建。尖起的圆顶像能与天上的星辰直接交通。

一切都安详宁静，似是没有人觉察到发生在域外的惨剧。

有两艘小型飞船在空中缓缓飞行，给这充盈着静态美的天地注进了一些动态，就若一幅会动的图画般。啼声隐隐传来。骑马是这的人热爱的一种运动，在城市的边缘处，有百多个与马儿有关的运动场，提供了衣食无忧的住民最大的娱乐。

清早起来，很多人都骑马作乐，当作一种晨运，以舒展身心。

表面看去，黑狱人的占领军，并没有改变这的生活。

在城中心处有一组十多座宏伟的建物，可与矗起数百米的巨树比高低。

那是在联邦有名的“果园研究所”，用于行星的开发与研究上，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

仰马星系虽是军事重镇，但兵工厂、军事基地均设在其他行星处，使这美丽的星球一片祥和，颇有与世无争的味道。

果园星的文化虽仍在萌芽的阶段，但已初步发展她独特的风格和形式了。

这视野广阔、充满原野美景的城市，聚居了星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方舟第一眼看到世外桃源时，就对这城市生好感。

姬慧芙挣脱了他的大手，平静地道：“一切都安然无恙，但在弄清楚情况前，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我们来了。”

众人均点头同意。

幸好此刻天仍朱全亮，大多人仍高卧未起，内又树木处处，要躲过住民的耳目，对他们这群“超人”来说，实是轻而易举的事。

神不知鬼不觉下，他们潜过了重重树林，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湖潭，由边缘区绕往南面的星球指挥所。

姬慧芙以侦察波扫描一遍后，皱眉道：“面没有人！”

姗姗丽娃提议道：“不若到神庙去看看，那处的主持修奇祭可是个很有智慧的人。”

他们根本别无选择，朝着目标明显的神庙疾飞而去。

他们悄无声息地飞行着，树木湖泊在下方急速后退，经过了一个大湖后，仰马太阳在西方地平露仙容，散射万道直刺晴空的金芒，把悬浮的白云染得熠熠生光，迷人之极。

他们越过了另一座大湖，下方田野延绵，全自动的灌溉系统起漫天水花，浇到田野上的农作物去。

神庙前的广场渺无人迹，只有位于场心的火炬台上烧起一团烈，象征着宇宙之爱一直宣扬的爱的火。

落在地平的最后一个月亮只余下淡淡的光影，提醒人们她们昨夜的灿烂光辉。

当他们降落在神庙最高那座建物的天台处时，信徒开始从各处通往神庙的道路鱼贯而来。

巴斯基显然对这宗教非常厌恶，带着不屑和鄙视的神色俯瞰着到来作晨早礼拜的人，冷冷道：“我们在这等候主席，弄清楚情况后再说吧！”

姗姗丽娃道：“我陪主席去！”

姬慧芙勾魂摄魄的秀眸环视众人，点头答应。走了两步，轻轻道：“方舟你不来陪我吗？”

众人均感愕然，这联邦的女王一独行独断，从不会软语求人作陪，可

见她愈来愈倚重方舟了。

方舟大喜道：“乐于从命！”追在她身后沿阶往下走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石阶转角处，众人的心情都有点紧张。

被黑狱人占领了七年的果园星，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呢？

第十章 鹊巢鸠占

方舟思感延伸，瞬间间把握了整座神殿的情况。

主殿位在主入口的广场处，是供信徒集会的地方，然后由长形的柱廊连接着中殿和后殿，长老与神职人员的居所位于两翼，后方是个满布喷泉的大花园。

姬慧芙低声两人道：“修奇祭司和其他长老都到了主殿去，我们到那走一趟吧。”

话尚未完，她和姍娜丽娃相视一笑，随意肌发动变万化的功能，化身为与这处住民无异的装束和男性样貌。

方舟仍是那套在乐园星找来的衣服，与这的住民那随意宽松的衣服可说格格不入，搔头道：“我还是在一旁等吧！”

姬慧芙白了他一眼，微嗔道：“那要你跟来干吗？让我去弄一套衣服给你吧！”话完飞掠去了。

剩下方舟和姍娜丽娃两人躲在中殿的阁楼处，俯视着下方布置古雅的殿堂。

在殿堂的祭坛上，火在坛心的金属圆盘上熊熊燃烧着，赋予了大殿肃穆的宗教气氛。

与姍娜丽娃再次相遇后，方舟还是首次与这气质清丽的美女有独处的机会，软语求道：“变回那美样儿好吗？”姍娜丽娃微微一笑，肌随意转，回复了本来面貌，偎入他怀柔声道：“方舟！人家很感激你呢！”

方舟把她搂个满怀，先来一个热烈的长吻后，苦恼地道：“甚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交配呢？”

姍娜丽娃俏脸飞红，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人呢！不理甚么时候只管想着这种事，人家只要想起这正陷于绝境的同胞，那还像你般有那种心情。”

方舟的手滑入她随意肌化成的薄衣，摸上她耸美的酥胸，爱不释手地赞叹道：“真是又嫩又滑。”

姍娜丽娃给他调戏得浑身发颤，又羞又嗔气道：“求求你！主席快回来了。”

方舟笑道：“那有这么快，她要为每人偷一套衣服，拿了给他们后才来伺候我，时间多着呢！”

姍娜丽娃发觉到他的手愈来愈不规矩，怕自己的春情一发不可收拾，勉力伸手把他往下探索的手用一对纤手隔衣按紧，颤声道：“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方舟嬉皮笑脸道：“这不是说话的时候吧？我只想听交配时的呼叫声。”

姗姗丽娃拿他没法，抗议道：“这是人的圣殿，我们怎可如此冒渎？”

方舟腾空来的手继续侵犯着这动人的美女，笑道：“他们不是自称为宇宙的爱吗？我们便给他们来个爱的示好了。”

姗姗丽娃暗叫完了时，方舟蓦地停了下来，低声道：“有人来了！”搂着她移到一角，使进入中殿的人就算仰起头来，也看不到高高在中殿后方的他们。

铃声由远而近。一个身披白色袈裟，手摇铜铃，剃光了头的长老领着一群十多个身穿白袍的信众，步进殿来。

姗姗丽娃自接受了方舟在暗礁星系八号行星上的改造后，最主要的改变就是精神的能量大幅增强，能够像植物般直接吸收太阳能，虽远比不上方舟有若汪洋大海般的力量，更仍未似他般的运用自如，但配合着随意肌内的微型装备，“感觉”变得敏锐无比。

当这群人拥入殿内时，她便感应到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近乎自我催眠的原始宗教情绪，强烈而真实，有如洪流般往她冲过来。

那长老半闭着眼，卓立火炬之前，修长的手前后摇摆着铜铃，充满节奏感的铃声填满了殿堂的空间。

后面狂热的信徒在原地踏步起舞，无论男女都现如痴如醉的神情。

姗姗丽娃差点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

铃声带来热烈的鼓舞和激励，具有高度的煽动力。

使人心中充溢着深刻的感情。一种灼热的爱和幸福的感觉。

姗姗丽娃以前基于好奇心，也曾参与过宇宙之爱的聚会，聆听他们的教义，可是却从未尝过这种令人闻铃心动的感觉。

铃声传来的那种热烈的情怀和炽烈的爱，就像燎原之火般燃烧着这些信徒的心。令他们与这似是具有无限法力的长老溶浑为一体。

姗姗丽娃感动地往方舟望去，只见后者面容肃穆，两眼精芒闪动，正全神聆听着清脆的铃声。姗姗丽娃很少见到他有这种表情，轻推了他一下。

方舟虎躯微震，朝她望来，作了个噤声的手势。

铃声远去，那长老又领着那十多名男女信徒，殿去了。

方舟凑到她耳旁，轻轻道：“这个摇铃的光头长老并不是人类，而是被黑狱生物占据了身体的异物，但奇怪他的眼睛却非是蓝色的。”

姗姗丽娃骇然剧震，不能相信地瞪着方舟。

姬慧芙的声音在两人身后响起，手中捧着大叠衣物。

当她看到姗姗丽娃血色尽脱的吃惊玉容时，知道非常可怕的事已发生了。

姬慧芙、姗姗丽娃和方舟三人回到天台处，把发现的事告诉了各人，众人无不色变。

红瑶颤声道：“怎么办才好呢？”

巴斯基破例和颜悦色地搂着她香肩，笑道：“小宝贝的胆子真小，看来要努力多吸收点太阳的能量才行。到了这星球后，我的能力不停增长着，也该学学呢。”

舒玉智是人类精神学首屈一指的权威，深思半晌后，正容道：“黑狱人真狡猾，竟懂得利用人类现成的宗教，控制人类的心灵，好遂其不轨的企图。其中过程细节，虽仍无法知道，但可知人类若被诱进某一种精神状态时，又心甘情愿和他们合作的话，必然对他们的阴谋大为有利。”

姬慧芙愁眉不展道：“问题是他们之中究竟混进了多少人，除了方舟外，谁能一眼便看穿他们呢？”

舒玉智笑道：“不要妄自菲薄，其实和我也可以办到，只不知修奇祭司会否已变成了黑狱怪物？”

方舟一直闭目冥思，此刻猛地睁开眼来，低呼道：“那个黑狱长老真厉害，当他现在停止摇铃时，精神状态变得和其他人全无分别，可见他是黑狱妖物的类拔萃之辈。”

各人听得心中发寒。若连方舟也无法分辨黑狱奸细的真伪，那岂非敌我难分？假若大意暴露身份，随时连性命也难保。

辛茜娅怵然道：“这些信徒显然全被控制了，他们还在等甚么呢？”

巴斯基剧震道：“我知道了，他们在等家乡黑狱星系尚未有身体的同类，待他们到来后，就是果园星所有笨蛋的末日了。”

姬慧芙不悦道：“他们并不是笨蛋，只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更容易投宗教罢了！”

巴斯基伸手一捋那撇大胡子，微笑道：“对不起，又冒犯女王了。”

辛茜娅奇道：“为何大亨今天的心情似像特别好呢？”

巴斯基愣了一愣，却没有答她，显然自己也不太明白。

沙莹轻轻道：“我们怕是受到这清醇如美酒的太阳能所影响了，我也有身心舒泰的感觉。”

姬慧笑道：“留在这也不是办法，我们先换过衣服，设法找个落脚的地方，才再想办法对付这些卑鄙狡猾的黑狱魔鬼吧。”

方舟伸了个懒腰道：“我也要好好睡一觉了，甚么事都留待睡醒再说吧！”

领袖一号由反空间弹了来，尤历的大军早恭候多时。

众人结成阵形，朝星空无限深处全速飞去。

尤历坐上游翼战机，来到了领袖一号，见到雷坡武和白树两人，自是一番欣喜。

艾妮经过了初步疗程后，精神心理均大见好转，到了透明顶办公室与三人会合。

尤历笑道：“这次卡尔夫南结结实实栽了个大筋斗，看他以后还有没有脸见人。”

白树却没有他那么乐观，叹道：“祝丝蒂加上卡尔夫南，又或再来几个给他以黑巫术控制了将领大臣，除非主席回来，否则联邦就会落在他们手了。”

雷坡武同意道：“若我们回去指控他，最好的发展情况也会掀起内战，再一个不好，我们将没有半个人能活命。我们总不能整天磨在飞船内，只要踏足星球，祝丝蒂就可运用她的力量对付我们了。”

爱神的声音响起道：“大将说得对，现在最佳的策略，是尽快把主席寻回来，其他都是下下之策。”

艾妮苦恼地道：“但主席到了那去呢？”

爱神轻描淡写地道：“她到了仰马星去。”

雷坡武等无不失声惊叫，脸脸相觑。

仰马太阳逐寸地往中天移去，一阵阵的热气浪潮，使这外表仍是美丽如昔的园林城充盈着生命火热的感觉。

这里的人都爱穿宽松纯色质薄的袍服，脚踏轻便透气的鞋子，说不可

潇写意。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顺着方舟的心意，变成两位美丽但普通的少女，到方舟强拉着她们的纤手时，才知道这小子不怀好意。

巴斯基为了避人耳目，忍痛刮掉了胡子，看来俊伟多了，且极具男性魅力，红瑶和辛茜娅都忍不住不时偷看他。

自给方舟再改造后，他和沙莹皮肤的金属色泽已由浓转淡，由淡至无，不怕会给人认是改造人了。

现在最抢眼的反是舒玉智，她特异的光头形像和清秀美丽的外貌走到街上确是特别教人注意，害得她要戴起斗篷和架上遮阳镜，免得惹人瞩目。

中最繁盛的人道是以姬慧芙为名的“女王大道”，长达二十公里，两旁尽是树木、疏落的店铺和商场，货品都是来自全自动化的工厂，没有店员，一切贵客自理，由购物扫描器在个人晶片上扣除货款，便完成了交易。

每间店铺旁均设有停船坪。

这时天上的交通繁忙起来，街上挤满了由城郊处来的人和城市本身的住民。

表面看来，一点都察觉不到星球已沦陷在可怕的外星生物手内。

十个人分作几组，随着人潮沿街漫步，感受着这城市舒适意的特殊意境。

来到一个广场处，忽见一座有若庙堂的宏伟木构建，矗立在广场正中处，气势慑人。

姬慧芙凑近方舟，介绍道：“这就是这城市的议会大堂了，拥有很大的自治权。”

舒王智和巴斯基来到三人身后，前者奇道：“议会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吗？为何似乎人人都争着拥进去的模样呢？”

三人给她提醒，留神一看，广场上挤着的数百人，正鱼贯进入大堂。

姬慧芙其他人打个招呼，也跟随着缓慢的人群往大门挤去。

这些人都表情严肃，默默前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这群陌生脸孔的人的存在。

好不容易才轮到他们进入大堂内。

人目的情景，令他们无不骇然失色。

大堂内的议席全被拆掉搬走，露广阔的空间。

堂中心搭了个高达五米的高台，上面放一块至少比无敌号那方晶石大了三倍的巨型多角形晶石。

强烈的灯光由大堂上方四角射过来，把晶石照得似若透明，内中色光又是幻变无穷，像梦一般的不真实。

进来的人分别由两侧绕过，从后门离去。

当看到晶石时，无人不露朝圣般的目光，如痴如醉地看着这黑狱人的宝贝。

当方舟等踏足堂内时，立即感觉到晶石的放射性能量，正影响着他们的神经，令他们生欢娱幸福的迷人感觉。

方舟和姬慧芙对望一眼，都感大惑不解。

黑狱人为何会把一块这么有价值的巨型晶石放任这，而果园星上的人却像朝圣般到这来参观呢？

四个秃顶穿袈裟似长老模样的人，立在晶石台旁，引导观者不可停步

观看。

众人疑云阵阵，随着人潮往晶石走去。

忽然有人“哗”一声哭了来，扑在台边跪下膜拜，高呼道：“真神的使者啊！请快来把我们接走，不要让我们落到黑狱人的手。”

那四个长老视如不见，仍是那副肃穆的样子，但不知由那处走了几个白袍人来，神态温和地把那人扶走。

众人见此情况，立时心中有数。

姗姗挨近方舟，低声道：“晶石内有没有东西呢！”

方舟肯定地摇头。

姬慧芙忽地甩脱了他的手，往后方口挤去。

众人都知道她见到熟人了。

姬慧芙直追大堂外，才赶上一位身材高挑的美丽女子，低喝道：“狄丽指挥官！”

狄丽微一错愕，回头瞪着她，但当然认不她是谁，蹙起黛眉道：“我不再是这星球的指挥官了，还找我作甚么？”

姬慧芙和她并肩走着，不悦道：“联邦既任命作行星的领导人，怎可随便放弃责任！”

狄丽叹了一口气道：“的语气像上司责备下属，这真是非常奇怪，你难道不知星球政府被黑狱人解散了吗？”

这时四周的人散往各处，狄丽立时警觉到方舟等人在后方亦步亦趋，停下来道：“究竟是甚么人，他们又是谁？”

姬慧芙冷然道：“到的家再说吧！”

狄丽俏脸一寒道：“们究竟是甚么人？只要我招呼一声，所有人都会助我对付们。我知道了！们定是反教的暴徒。”

姬慧芙低喝道：“不要胡说，记得我当年任命作仰马星的指挥官时，曾说过这会是最高使命的使吗？想不到陪着其他人一齐糊涂，落进了黑狱人的圈云仍懵然不知。”

她回复了原本声音，那语气更是别人学也学不来的。

狄丽神色剧变，大震道：“主席！天啊！是来了。”

姬慧芙沉声道：“先到再说。”

狄丽一对美目涌起热泪。

对她来说，姬慧芙的现，就像怒海中的鲨鱼口旁遇上拯救的船只。

没有比联邦最高领袖亲临这绝境死地更使人难以相信和振奋了。

方舟放下心来，这狄丽应该不是黑狱人奸细，这种真情流露的反应，是绝装不来的。

第十一章 变起突然

狄丽的寓所位于城北，占地近二百亩，除了广阔的庄园外，还有十多座房舍，包括了一个养着数十四马的马厩。

大小事宜，全由智能系统和机械人处理。

众人坐上狄丽的私人飞船，飞抵家园，聚在主宅的大厅。

两边全是落地玻璃，可见外面阳光下明媚的园林美景。

大厅足有三百方米，有点像个小型足球场，放满狄丽数年来搜罗回来的珍藏，例如不同星球的美丽矿石，精巧的玩意，不胜枚举。

家则是以果园星上不同的木材造来的，极富乡土风味。

姬慧芙和姍娜丽娃回复了本来的面貌，与脱下斗蓬的舒玉智，陪着狄丽坐在靠南窗的一组长椅中说话。

红瑶等则围坐在厅心的长餐桌处。

巴斯基推开了其中一扇玻璃门，溜到外面阳光漫天的美丽草坪上，卓立游泳池旁，吸收着太阳的能量。

方舟则随意欣赏狄丽的收藏，正拿起一个由无数金属弯条织成的大圆球，称奇不已。

姬慧芙狄丽介绍姍娜丽娃时，她还没有怎样，但知道这光头的绝世美女，竟是在联邦中年龄最长，并神秘失踪了很久的前任院长舒玉智时，惊讶得合不拢嘴来。

姬慧芙心切果园星的事，无暇介绍其他人，正容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会有块晶石放在议会让人参观朝拜！”

狄丽神色一黯道：“女王说的是那“爱使”吗？现在他已成了果园星所有人的唯一希望，只有他才可令我们进入“爱之终极”，与宇宙深藏着的爱结合，逃过黑狱人的毒手。”

姍娜丽娃问道：“那晶石是怎么来的？”

红瑶和丁扬此时受不住阳光的引诱，走了去，漫步园林。

沙莹和辛茜娅移到方舟旁，陪他一起研究玩赏女主人奇目怪的珍藏摆设，剩下直政一人坐在桌旁，聆听狄丽的回答。

狄丽亦不由对这奇怪的组合生好奇心，但却不敢这至高无上的领袖提询问，答道：“这“爱使”的出现是个奇迹，在一个隆重的万人大祭典，忽然出现在祭坛之上，有道行的老人们立即知道他是宇宙之爱送来，引领我们回归他怀抱的使者，只有他才能使我们到达爱之终极。”

姬慧芙身为联邦领袖，当然对这最大的宗教团体宇宙之爱知之甚详。

爱之终极是宇宙之爱的核心教义和目标，可说是一种藉死亡而获得永生的方法。

信徒当然不会视之为死亡，而是与永长存于宇宙内的爱火结合。

那是对这时代人类愈感隔离和厌倦漫无终了的生命的一个反动思维。

这世代虽带给了人类纵横星际、呼风唤雨的本领，但也形成了精神物质的不平衡，相对地带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空无和失落的感觉。

矛盾的是他们虽更珍惜生命，恐惧死亡，但偏又惧怕没有死亡的生活方式。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

那可以是爱情、荣耀、永生或异性，同样是一种追寻，当然也包括神在内。

宇宙之爱的创始人净原大师提了“宇宙之爱”

那是一切生命的来源，体现于所有生命的血脉内。

人类的爱虽不完美，却是宇宙之爱肢离破碎的小部份。

只有与宇宙的真爱结合，人类才能远离孤独和恐惧，永远活在幸福的爱火。

而通过爱之终极，人类便可超越宇宙，与这永长存的宇宙最原本的力量合为一体，到达爱的极致。

黑狱人就是针对这点，利用绝境时人类特别倚赖宗教的心态，通过祭司长老和晶石，布下了这么一个天衣无缝的圈套。

方舟二号上的人员，说不定也是在这大同小异的圈套中被骗了身体。

黑狱生物是一种无形无相的精神体，本身已合乎人类对“神”的认同。而黑狱生物更懂的对人类心灵的空虚和弱点，以遂其卑鄙狠毒的目的。

舒玉智柔声道：“那是多久前的事了？”

狄丽道：“是黑狱人大军来到仰马星前十天的事，所以更使我们知道是宇宙之爱差遣来搭救我们的便者。”

叹了一口气续道：“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使我们连还手之力也没有。黑狱人对我们所有的事物均了若指掌，一下子摧毁了星系内全部防御基地，控制了一切。当我们醒来时，才知已落入了敌人的魔手。”

姬慧芙冷哼道：“黑狱魔鬼真是算无遗策，竟懂得在进攻前先布置下晶石这着棋子，又利用宗教把你们牢牢控制住，我也要对他们刮目相看了。”

狄丽色变道：“女王在说甚么？”

舒王智叹道：“女王在说你们给黑狱人骗苦了，这种晶石绝非甚么爱使，而是来自黑狱星系的怪物，我们夺得的黑狱飞舰也有一块这样的东西，通过她奇异的能量，黑狱生物便可鹊巢鸠占，移居到信奉他们的人类的身体。”

狄丽震骇得面无人色，张大了檀口，不断急速喘气。

方舟笑着走了过来，在肚皮一抹，变魔术似的把小晶石变在手上，递给狄丽道：“这是较小型的战利品，可以成为最骄傲的收藏。”

狄丽完全不明白方舟怎样可忽然平空弄一方晶石来，更是目瞪口呆。

方舟一按又把晶石收回肚子，拍拍肚皮笑道：“这是个收藏宝物的最佳地方。”说时大马金刀地坐到姬慧芙身旁长椅一端的扶手处，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姿容亦属众的星系指挥官。

狄丽呆了起来，只懂盯着方舟的肚皮。

娜娜丽娃笑道：“这位是方舟，一个拥有超人力量的人，并非甚么怪物。”

远在餐桌处的直政问道：“黑狱人就这样任由你们自由自在吗？”

狄丽回过神来，强忍着一肚子疑问，答道：“除了开始时带走了大约二十个人后，便再没有黑狱人踏足果园星上。”

舒玉智点头道：“这些人定是心智较弱，有利黑狱人作的夺体行动。”

姬慧芙心中一动道：“在晶石降临前，有没有祭司或长老突然失踪一段时间，后来又忽然回来的事情发生？”

狄丽一震道：“女王怎会知道呢？那是黑狱人来之前两年的事了，修奇祭司和地位最高的十个长老在一次外太空的旅程时忽然失踪，六个地球月后才安然归来，说是遇上太空风暴而迷途，当时谁都没有注意或怀疑，难道……”

巴斯基此时早已走了进来，闻言冷笑道：“若只是区区十一个黑狱人，实无足惧，怕只是怕有那许多执迷不悟的蠢人呢。”

狄丽一呆道：“这位是……”

巴斯基傲然道：“本人就是改造人之首，堕落大亨巴斯基。”

狄丽更是狂吃一惊。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姬慧芙能突破黑狱人的防线，来到这行星上，已是使人大惑难解的事。而和她同来的竟有这恶名昭着、被称为最可怕的改造人的堕落大亨，就更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原因的奇事。何况还有舒玉智和这看似对自己色迷迷的怪人方舟。

姬慧芙自然知她心意，叹了一口气道：“这事真是说来话长。”

力舟站了起来，伸着懒腰道：“我要好好睡一觉了，谁来陪我？”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吓得别转俏脸，不敢看他。

舒玉智则横了他一眼。

沙莹放弃了和辛茜娅欣赏宝物珍玩，笑着迎来说道：“我来陪你吧！”

方舟大喜，一把拉着她的小手，辛茜娅道：“不来吗？”

辛茜娅俏脸飞红，他扮了个兔脸道：“想傻你的心吧！”

方舟苦笑摇头，拉着沙莹往外面走去。

沙莹大奇道：“不是到楼上吗？”

方舟反问道：“有甚么比得上在阳光之下，软草之上更迷人呢？”

沙莹为之语塞。

姬慧芙和姍姍丽娃惟有对视苦笑。

方舟睁开眼睛，果园星夜空七月串连的奇景，映入眼帘。

娇小玲珑，但曲线迷人的沙莹像头小白羊般伏在他怀，嘴角犹带着甜蜜满足的笑意。若告诉别人她是可怕的改造人，任谁都不肯相信。

柔风拂过，四周的草树沙沙作响。

方舟无论精神能量，此时均得到充份的补给，有信心跟黑狱人周旋到底。

想起以前在火鸟星的日子，任何一处地方都可算作天堂。

虽仍可说是为生存而奋战，但再不像以前般单调和乏味了。

在某一程度上，他已开始接受联邦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

在爱情的看法上，变化更大。

联邦人视性爱为男女间迷人的游戏，没有古人类那种占有、嫉妒的情绪，自由放任，谁也不用背上感情的包袱。

这种方式自有其美好的一面，但却也使他们情无归处，而生空虚厌倦的感觉，对女性尤其严重。她们天生就有倾情欲交融的追求，可是虽有漫无止境的生命，却无永不恶化的爱情关系。

姬慧芙、舒玉智等排斥爱情，并非事起无因。

宇宙之爱正标示着人类对久之爱的追求。

他自己对爱的追求实有异于其他人。

他爱的是显示对方整体精神状态的生命磁场。

当男女因爱而结合时，他们的磁场会浑融为一，生美妙的生命火花。他定要让那美丽的的女主席尝尝那滋味。

方舟凝视着夜空逐渐落往东方地平的七个圆月，深深思索着宇宙深藏的真义，到怀内的人儿醒了过来时，才醒觉天快亮了。

沙莹依依不舍地坐直娇躯，赞叹道：“你是这世上最好的男人呢？”

方舟穿上衣服后，才伺候这不愿穿衣的改造美女，笑问道：“和大亨试过没有？”

沙莹若无其事道：“改造人间是不会做爱的，因为彼此皮肤都没有感觉。不过现在人家的皮肤给你变得敏感极了，大亨应亦有同样情况，找天定要跟他试试。”

方舟笑着拉她站起来道：“回去吧！”

沙莹扑过去献上香吻，然后退了开去娇笑道：“我要去骑马，你来吗？”

方舟皱眉道：“那些马儿好好的，为何要去骑它？”

沙莹媚笑道：“那你为何又来骑人呢？真是超级怪人。”

娇笑着远掠而去，消失在林木之后。

方舟心中充满温馨的感觉，回到主宅处，厨房处传来煮食的声音和香味，引得他走了进去。

只见联邦的女领袖正在忙得不亦乐乎，见他进来笑道：“这里仍是用煮食炉这种原始工贝，用火直接烹调，原来是这么有趣的。”

方舟贴上她的粉背隆臀，探手紧箍着她的小腹，凑前贴上她的脸蛋，笑道：“我的天啊！鲜果都要煮熟来吃，还有甚么味道？”

姬慧芙早惯了他的搂搂抱抱，横竖没有旁人，索性任他缠，嗔道：“你懂甚么？这是果园星的极品，煮透了更香更嫩，除非你想噬石头，否则这是唯一吃法。”

方舟道：“现在我只想吃的鲜嫩小嘴。”

姬慧芙叹道：“不要用你刚吻过改造人的嘴来吻我。”

方舟皱眉道：“始终不肯消除对他两人的成见，这对我们的合作非常不利。”

姬慧芙笑叹道：“你还未试过搞政治，任何人也会因私利而改变初衷。当你几年都不断被人卖和欺骗时，就再不会相信任何人了。”

方舟奇道：“真的不信任任何人吗？姍姍丽娃会否是例外呢？”

姬慧芙冷哼道：“别忘了她也差点因你卖了我。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是我真正信任的，一个是夫秀清，另一个人却不可以告诉你。”

方舟恨不能透视她的思想，却仍未有这种能力破入她的心灵深处，唉声叹气道：“若不告诉我，我便不助对付黑狱人。”

姬慧芙得意地道：“好大胆！竟敢来要胁我。喂！你占够便宜了没有？”

方舟涎着脸道：“给我先亲个嘴再说。”

姬慧芙娇笑道：“休要痴心妄想，我不曾自动奉献的。但你若要强来，则请君自便，我也不会反抗，你觉得那样有意思便成了。”

提起美腿，以脚跟重重踏在他脚背上，狠狠道：“想起你在宇眠箱骗去人家的一吻，我就恨死你了。”

方舟虽是强壮无比，可是这一脚拥有随意肌的爆炸性力量，也绝不好受，苦着脸退了开去，撞到刚走进来的姍姍丽娃那香热的娇躯去。

姍姍丽娃微带醋意的一把将他推开，低骂道：“你的改造美女嫌你不合格，所以抛弃了你吗？晨早便来缠我们尊贵的主席。”

姬慧芙格格娇笑道：“姍姍丽娃啊！原来也会吃醋的，小心点！很容易就会被男人控制了，到那田地可绝不好受。”

舒王智现入门处，斜靠门旁，微笑道：“方舟你已成了危险人物，有点志气的女儿都应把你视作头号大敌，比黑狱人还要可怕，因为一不小心，身

心都会给你夺去了。”

方舟苦着脸来到她旁，探手搂着她的小蛮腰，在她脸蛋亲了一口道：“今天我们到那玩好呢？”

舒玉智一肘重重打在他胁下处，走到姬慧芙旁，看她在弄些甚么，头也不回地淡淡道：“我们去参加神庙的祭典，看看可如何对付那些黑狱怪物，今天也是晶石运返神庙的大日子，我看黑狱人也快要来了。”

方舟愤然道：“休想我陪你们动手，辛苦了这么一大轮后，报酬就是一脚一推和一肘，真教小弟没齿难忘。我索性睡他个三日三夜，直接仰马太阳索酬。”

舒玉智别转俏脸，瞪他一眼道：“愚鲁的蠢男人啊！你难道看不我们三个人都在吃沙莹的醋吗？你应该欢喜才是，若只是陪你上床，那有甚么意思呢？这样的报酬，不要也罢。”

姬慧芙和姗姗丽娃的俏脸立时滚热起来，对她们这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女性来说，简直比果园七月串连宇宙奇观更罕有。

姗姗丽娃又羞又喜，硬把呆头傻脑的方舟推门外，娇叱道：“快给我们滚去！”

方舟又惊又喜地来到厅外，除了巴斯基和沙莹外，众人都围坐餐桌，等待着尊贵的女领袖亲自下厨弄来的美食。

阵阵香气由内飘。

直政正和狄丽讨论着山谷发生的集体屠杀事件，后者道：“那定与信徒和反教者的斗争有关。本来行星上大部份人都是无神论者，但自黑狱人来后，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入了教，还视不信教的人为邪魔外道。现在回想起来，实是由变成了黑狱人的祭司长老所诱发的。”

丁扬道：“宇宙之爱不是一直在宣扬爱吗？为何竟会仇视不信教的人呢？”

狄丽叹道：“任何宗教都有种排他性，视异教者为触犯神灵。到现在仍未能举行爱的终极，很多人认为就是因行星上仍有亵圣者存在的缘故，所以对那些不信者加以屠戮，绝不稀奇。唉！人总是自私的，信教者何能例外。以自己宗教作唯一真理，正是以个人作自我中心和自和自利的具体表现。”

方舟任她旁拉开椅子坐下来，奇道：“身为行星的指挥官，一点对付的办法也没有吗？”

狄丽仍不大清楚他是谁，只知他拥有奇异的能力，又是好色如命，冷漠地应道：“黑狱人太厉害了，联邦远征军大败而退的消息传来后，所有人都对以军事反抗黑狱人绝了希望，更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联邦战士，大难临头下，所有人类的劣恨性都表现来了。”

巴斯基的声音传过来道：“那只是非改造人的劣根性，我们长期斗争，从没有人肯俯首屈服。”

狄丽到现在仍搞不清楚巴斯基为何会和姬慧芙走在一起，闻言问道：“大亨不是我们的死对头吗？为何又会来到这里呢？”

巴斯基在方舟对面坐下，指着力舟道：“就是因为这火鸟星怪物，但现在也为了自己，黑狱人比非改造人还要狠恶和狡猾难缠。”

辛茜娅对方舟呶了呶小嘴，不屑地道：“火鸟星怪物上还得加上荒淫无道四个字才贴切。”

方舟想不到一夜风流后，竟惹来众女的群攻，苦恼地叹气，欲语无言。

这时姗姗丽娃捧着煮熟了的一盘美果，笑意盈盈走来道：“让我们间接

吸收太阳能和联邦女王以爱火煮来的美点，然后就要起程去拜神了。”

成排长至不见尾巴的信徒，随着以十八匹健马牵拖，巍然安放在拖拉车台上的巨型晶石，沿着通往神庙的大道，缓缓登上神庙所在的圣丘。

方舟、姬慧芙、巴斯基、舒玉智和狄丽五个人混在人龙，随着队伍往山上走

姍娜丽娃、沙莹、直政、丁扬、红瑶和辛茜娅则另有任务，去查看被黑狱人封闭的位于城北的“果园研究所”的情况。

狄丽受命不得将他们的事告知任何人，所以她成了果园星二百多万住民唯一知情的人。

恭送圣石上山的人实在太多了，至少有百万人之众，真正可登山者只能是一半的人数，幸好狄丽终是有身分的人，轻易取得登山入庙的许可证，解决了这个问题。

姬慧芙看着这些盲目的信徒，禁不住想起由古时传下来的童话，那是关于一个吹笛手以魔音把为患的老鼠由所有角落引来，加以消除的故事。现在身旁这些虔诚的人就似是那些老鼠，茫然不知自己正黑狱来的魔鬼甘心情愿的作奉献，焦急等候“人神合一”的骗局，一种会“吃人和被吃”的宗教仪式。

晶石像魔笛发魔音般人发放可激起爱念的精神波，使皈依的信徒更坚固他们的信仰。

那天见过的四名长老在最前方开路，摇着铜铃，他们的精神念力透过晶石的聚焦作用，引领着信徒形成的精神力场，使全体精神一致，再无异心。

铃声涌来阵阵欢愉，蚀食着信徒们的心志，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开放自己，随着铃声忘情投入进去。

炽热的爱燃烧着每个被骗者的心。

在这一刻，他们深爱着心中的神、深爱着自己、深爱着每一个人。

方舟感受着那连绵不断的爱和欢乐，同时亦察觉这四个黑狱骗子拥有强大的精神能量，随时可变成非常可怕的敌人。

最头痛的是就算有杀死他们的把握，但却很难阻止他们外空的同类发警告。

晶石终于到达广场上。

一位身披红白黄三色相间袈裟，手持火炬，貌相威严的祭司，在六名长老和过百名神职人员簇拥下，迎主殿大门，进行了繁复的宗教仪式后，才把圣石迎进大殿。

五人随着人潮，秩序良好地进入殿内。

晶石被放在祭坛前以鲜花铺饰高及人膝的圆形的矮地台上，伸手可触。

代表爱火的十八枝火炬，在祭坛处熊熊燃烧着，充满了宗教神圣肃穆的气氛。

大殿铺满地席，只余下中间直通大门和祭坛的通道。

空间宽广。

殿顶离地面至少有五十米。

对着祭坛一端处，在大门之上有个中殿般的阁楼，站了一组二百多人的诗歌班，正高唱着赞美宇宙之爱的圣诗。

虽是挤了五千多人，但大殿仍是相当宽广。

方舟等幸运的挤到殿前左方的第六排处，学其他人般跪伏地上，礼拜

“真神”。

通过心灵传感，姬慧芙他们指那个主持正是修奇祭司。

巴斯基在心灵内冷哼道：“黑狱人取得人类的身体时，必是也把对方的记忆和一切习惯全部接收过去，所以才能如此天衣无缝地瞒过所有的人。”

“当！”

修奇敲响了祭台后的大钟。

大殿倏地寂静下来，人人屏息静气。

修奇祭司举步走到祭台左侧高起达十米的讲台上，俯视着跪满殿内的信徒，柔声道：“兄弟姊妹们，请坐下来，听我说几句话。”

修奇环目扫视无不射崇慕之色的信众，蓦地握拳高喝道：“人类啊！谁能告诉我“爱”是甚么东西呢？”

方舟等想不到这看来温柔敦厚的“人”，会忽然变得如此慷慨激昂，还大叫“人类”，都吓了一跳。

信徒们纷纷摇头。

被黑狱人占据了身体的修奇祭司双目神光闪闪，激昂道：“你以为你现在拥有，又或曾经拥有的某种东西，可以称为爱吗？你曾经痛苦过、绝望过、仇恨过、挣扎过！你曾在无人的晚上悲泣，在黑暗中感到无比的孤独，在挤满了人的舞会感到失落，你就当那是得不到爱吗？朋友啊！那都不是失落了爱，告诉我！甚么才是爱？”

众信徒在半被催眠的状态下一起应道：“爱是永的！永不改变！永不减退！”

修奇把音量提至极尽，声音透过广播器在大殿内轰鸣道：“爱使终于对我作了启示，仰马星三日后的晚上，当天上七月串连时，就是举行“爱之终极”的最佳时刻。只有准备完妥的人，才能进入宇宙之爱的怀抱，永远享受着那从一无所有中创造所有宇宙和星辰的爱火，永远摆脱了人类支离破碎的卑微存在！”

殿内信徒无不欢欣若狂，纷纷下跪叩谢神恩，过半人痛哭流涕，激动至极点。

传声器把修奇的话传往殿外山上山下所有苦候的信徒耳中。

一时内外均欢声雷动，就若救世主刚在这刻降临人世。

方舟等心中骇然，想不到黑狱人这么快就进行他们的阴谋。也就是说，运载黑狱生物的飞舰，就算尚未抵达，也应在三个仰马日的路程。

短短三天内，他们可以干甚么呢？

要说服这些宗教狂的人们，绝非易事，一个不好，给卖了也不稀奇。

若正面冲突，更是必败无疑。

铃声响起。

那十个长老团团围着晶石，闭目猛摇铜铃。

强大的精神异能，扫过全场。

方舟等同感神经一热，知道对方正联结起精神，透过晶石，探察所有人内心的情况。

方舟四人早驾轻就熟，立即模拟酷似其他人的精神状态。

正以为可瞒过对方时，其中一名长老蓦地睁开眼睛，灼灼的目光往他们射过

方舟等暗叫不好，却不知何处了漏子。

那些人又跪又拜，如醉若狂，一点都不知他们几个人和长老间的紧张形势。

那长老停止摇铃，穿过信徒，朝方舟一行人直走过来。

修奇祭司这时退回祭台处，进行祭仪。

他们则蓄势以待，准备随时痛击敌人。

那长老来到他们跪伏处，向吓得垂下头的，狄丽柔声道：“原来是指挥官，请随我去

一趟，有点事要和商量。”

狄丽抬起变得苍白无比的俏脸，手足无措。

方舟等终于明白过来，心中叫苦。

黑狱人真的不可小觑。

狄丽只因知道内情，再没有那种宗教狂热，又欠缺方舟等伪装的本领，就给黑狱人觉察来。

黑狱人显然不容许有任何缺乏“信仰”的人杂在这群宗教的顺民之内，狄丽的性命可说危如卵。

怎么办才好呢？

就算狄丽肯牺牲自己，恐亦成全不了大局。

谁敢肯定黑狱人没有侦察她脑细胞内所有记忆和思维的方法？

狄丽猛一咬牙，站了起来道：“青天长老，有甚么事呢？”

青天长老微笑道：“随我走一趟不是便会知道了吗？”

方舟猛一咬牙，作出了决定。

第一章 一败涂地

就在方舟准备动手的刹那，修奇祭司忽地大道“青天回来！”青天长老微一愕然，却不敢不从命，朝祭坛走回去。

方舟等还以为可暂时平安无事时，异变已起，殿内以百计的信徒，摇摇晃晃地，不断有人向地上昏倒过去。

瞬间，除了方舟等五人和修奇及十大长老外，庙内再无清醒的人。

巴斯基“霍”地立了起来，冷笑道“还跪甚麽？给识穿了！”修奇仍在祭台处，此时缓缓步下台阶，十名长老则聚集到他身後去，整个神庙的地上，堆满了昏迷的信众，中间是那隐藏著黑狱人最大秘密的奇异晶石，情景诡异无伦。

修奇停了下来，在离他们十米许处微微一笑道“撒那旦说得没有错，你们果然没有死，还到了这里来！”巴斯基狞笑道“我们不但到了这里来，还宰了三艘飞船的黑狱猪，现在轮到宰你们了！”姬慧芙偷偷向方舟问道：“有没有方法截断他们的对外通讯？”方舟脸色出奇地凝重，摇头道“他们的力量非常可怕，我完全没法侵进去。”修奇这时一阵狂笑道“你们遇上的只是我们第一代的黑狱人，难怪如此沾沾自喜，以为我们都是低能之辈，这趟你们休想能有一人可成功逃去。”舒玉智娇笑道“那你们为何还不动手，是否想拖延时间？”那十名长老原与常人无异的眼睛，蓦然红芒大盛，情状

骇人至极。

修奇祭司却没有他们那种变化，嘴角逸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意，淡淡道 “的确是在拖延时间，因为我要把你们生擒活捉，以免浪费了你们宝贵的身体。若是只为杀死尔等，早动手了。” 方舟知道不妥，大喝道 “动手！” 移到狄丽身前，好保护著她。庞大的能量，由小腹处潮卷而去。

巴斯基左右手同时划了个半圆，一球灼热的红芒，立时现在身前两米许处，往修奇印射过去。

姬慧芙则连续射出两枚反物质导弹朝敌人射去。

舒玉智升上殿顶，发动体内的微型太阳能施放器，一道烈芒闪电般往修奇轰击下去。

倏地跟前一花，修奇和那十名黑狱人假冒的长老消失无踪。他们再出现时，已是在晶石之内，晶石内竟有可藏肉身的空间。

“轰隆”之声不绝於耳。

导弹和能量束像有眼睛般紧蹙而去，击打在晶石处。

芒光激闪，能量都被睽石反弹回来，爆起七彩缤纷的光雨，填满圣殿的整个空间。

狂暴的力量倒卷而回，地上的人像狂风扫落叶般往晶石四外滚抛开去。

上半截圣殿像沙石般往外激溅，弹往半空，声势骇人至极。

晶石内的修奇举起右掌。雪白的掌心，现出一团耀人眼目的光团，万道光线，旋转著由晶石之内暴射出来，连天上的艳阳也立即黯然失色。

方舟知道不妥，一把扯著狄丽，大喝道 “快走！” 修奇祭司的声音在他耳边阴恻恻地响起道 “走？走到那里去？” “轰！” 整个空间全是那种可怕的烈芒，使方舟等睁目如盲。

巴斯基此时正掣起护罩，全速冲向晶石内修奇，浑体的能量聚到拳头处，一拳猛往晶石轰去。

他天性残暴，这时激起了性子，那肯罢休。

舒玉智始终对他有著感情，怕他落单，也顾不了由晶石中发出的可怕能量，逆冲而下，由上方配合著巴斯基的攻击，撮手成刀，将能把任何物质分解力量，闪电般刺往晶石内的敌人。

姬慧芙向方舟叫道 “你先带狄丽离开！” 说完亦发动随意肌，扑了过去，再发出另一枚反物质导弹，左右手则分别施放反物质光束，往敌人攻去。

修奇察可狂笑起来。

“砰！” 晶石爆起一团青绿的异芒，倏地扩大。

只剩下半截的神庙和台基再爆裂开来，庙外正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甚麽事的信众吓得纷纷四散逃走，混乱至极点，活像世界末日情况。

山上的建筑物在可怕的能量下，摧枯拉朽般四下倾倒。

方舟知道不妙，偏又不能把姬慧芙三人拉回来，刚扯著惊惶失措的狄丽升上半空，一股无可抗拒的可怕能量，像浪潮般由後方冲击过来，带得他们冲天而起，到了山外广阔的空间处。

巴斯基狂喝一声，一拳猛轰在晶石上。以他的力量，就算这是最坚固的合成金属，只要没有磁能护罩，也要裂成碎粉。

岂知竟一拳打空。

知道不妙时，一股令人不解的力量竟硬把他吸进了晶石去，再发不出任何力道，想要挣扎退出时，中枢神经轰然一震，立时失去了知觉。

舒玉智的手电光切在晶石时，忽地发觉所有能量若石沉大海，不但影响不了敌人分毫，还发觉敌人反击的力量已化作千万道旋转起伏的红芒，四方八面往她缠罩过来。

在她悠长的一生里，从未试过如此魂飞魄敬的一刻。

当她脑中升起原来新一代的黑狱人这么厉害的念头时，红芒已把她绕缠个结实，带得她急旋起来，全无抗力地钻入似失去了实体的晶石里。

姬慧芙也遇上同样情况，被晶石内涌出的奇异力量撞得断线风筝般倒飞开去。

当那些活像缚索的光条往她追来时，她动了逃走念头，及时发动了随意肌内自动逃走的式，箭矢般投往山下去。

方舟两人给狂流卷得身不由主，在虚空中滚动著。

狄丽首先禁受不住，连惨叫都来不及，被可怕的巨力绞压分解成分子，当场惨死，玉殒香消。若非方舟不断把能量送到她体内，根本就挨不到这一刻。

方舟眼睁睁看著她死去，心痛欲绝。不过因不用照顾她，能量大增，勉力抵受著浑身欲裂的痛苦，悲啸一声往外冲去。

冲击的力量忽地变成了回扯。

方舟知道危险，运集全身能量，猛地一挣。

“轰！”两股敌对的力量爆炸开来，化作一球光雨，往四外散射开去。

方舟身子一轻，乘势滑翔而下，刚好看到姬慧芙正朝山下逃去。

方舟惊喜交集，忙向她追去。

忽然间，他醒觉到所有拯救仰马星的大计均成了泡影，由这刻开始，黑狱人会像搜捕猎物般追缉他们，而凭著那艘落後的黑狱飞船，他们想逃都逃不了。

天上满是来回巡梭、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黑狱飞船，大部分不断如变色龙般作色光换转，尤使人心胆俱寒。

世外桃源变作了人间死域，住民都躲进屋里，惶然地面对著不可测知的命运。

一队队身穿杂夹灰蓝两色的战斗护甲，仿似机械人的黑狱军不停掠过街道房舍的上空，以探测器搜索查证住民的身分。

他们对仰马星的原住民均作了身分印记，可轻易把外来人分辨出来。不过这当然难不倒方舟。

若非方舟有骗他们的能力，早失手遭擒了，由此推之，姍娜丽娃等人应难以幸免了。

他和姬慧芙尚未有机会与姍娜丽娃等人会合，黑狱人近五百多艘大小飞船，便由星系内的几个基地开来，便他们被迫躲在一座空置了的建筑物内。

谁想得到会忽然间一败涂地呢？

一队由二十多个黑狱军组成的搜索队远去後，姬慧芙叹了一口气道

“黑狱人这么厉害，我们怎斗得他们过呢？现在巴斯基和舒玉智都落到他们手上，假若给他们占用了身体，那後果我真不敢设想了。”方舟还是首次看到这坚强的女领袖这么颓丧，伸手过去搂著她香肩安慰道“只要我们没被擒拿，便有反败为胜的希望。黑狱人为了进行他们的阴谋，必须离开这里，好让仰马星人安心进行“爱的极致”的仪式，我们就有机会了。”姬慧芙望向窗外繁星点点的虚空，两艘比无敌号还要大上一倍的黑狱飞船，正虚悬在

那里，一副君临天下的姿态。

这间屋内家设备一应俱全，只是不知主人到了那里去，外面是个大农场，十多匹马正在草地上吃著嫩滑的鲜草，茫然不知人类正和黑狱人展开了生死的激斗。

人类是否再没有半点希望了呢？

日夜的消逝，就若人类正缓慢地死亡著，至少仰马星人已没有多少好日子了，而身为他们领袖的姬慧芙，只能躲在一旁偷偷地看著。

自从联邦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星後，没有人曾想过这种永无休止的扩展会带来毁灭性的後果。仰马星之役虽是一记当头棒喝，可是那种威胁仍非迫在眉睫。

但姬慧芙现在却清楚地认识到，随著新一代黑狱人的出现，人类的盛世，已是馀日无多。

不由深深叹了一口气。

在外面深渺的虚空中，由那两艘黑狱飞船处射出数十架像鱼鸟混合杂生出来的战机，机尾拖曳著白灼的热芒，给星空凭添了无数美丽的光芒。

敌人正不断增兵，显有不惜一切也要把他们挖出来的决心。

方舟亦在沉思著。

他从不知甚麽叫仇恨，但今早看著青春焕发、如花似玉的狄丽在他身旁消失时，他才开始懂得去憎恨，涌起了反抗和报复的决心。

姬慧芙软弱地挨入他怀里，颓然道：“我们是否就躲在这里等死呢？”方舟摇头道：“不！我在想用甚麽方法把他们救回来。”姬慧芙想起今早一面倒的战况，犹有馀悸，一时说不出话来。

两人并肩坐在长椅上，呆看著窗外战云密布、危机四伏的夜空，默然无语。

好一会後，方舟沉吟著道：“修奇他们的力量那麽巨大可怕，当然因为他们是强横的新一代黑狱人，但更主要是凭著那块超巨型的晶石。当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总是没法具体描述出来。”伸手一掏，那方藏在体内的小晶石到了手上，在暗黑的厅内闪动著奇异的采芒。

姬慧芙陪著他凝视著晶石，心中一动道：“它是否真有生命呢？”方舟点头道：“我确信如此，只不过这种生命的形式，是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的。”接著皱眉道：“告诉我，甚麽东西可储存最大的能量？”姬慧芙呆了半晌，接著脑筋开活动起来，轻轻道：“怕该是由原子核和绕著它转动的电子所组成的原子吧！原子核虽占了整个原子质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以上，但体积只是原子的十万分之一，如果要把它看作是个中空的球去填满它，就至少要一千万亿个原子核才成。那可说是储藏能量的最佳仓库了。可是能量本身也是分子，只是处在不同的结构相状态下；不同的吸引相排斥的程度，引发不同能量，原子运动得愈快，释放出的能量愈多，可是原子内的空间，除非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否则绝不会塌缩，里面的空间始终是用不上来，若塞了其他东西，原子也将蜕变成另外的物质了。”方舟一瞬不瞬地注视著晶石，缓缓道：“可是这晶石内正有这种异常的情况，每分子里都储存著一种并不影响其结构的能量，一种不应属於这宇宙的能量，所以它才能贯穿正反两个空间。这种能量最奇怪的地方，是不须通过分子内的运动而生出能量，所以这种能量是静态的。”姬慧芙听得目瞪口呆，睁大美目看著这奇异诡美的石头。

在黑暗里，“她”更像超出凡世的物。

方舟道 “奶记得今早修奇他们突然消失了，然後又在晶石里现身吗？他们定是利用晶石这奇异的力量，作了短促的肉身反空间旅，假设我能摸透这晶石的秘密，便可在这星系内来去自如，以我们的力量，绝对可忍受这麽短距离的反空间旅行。”姬慧芙摇头道 “静态的能量是有可能存在的，能量来自量子间的运动和交换，整个复杂和五花八门的世界都是由这些最基本的量子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

例如氢原子，就是质子和电子这两个量子，不断交换第三个量子“光子”而成，有点像两个人在打著一个球，这光球把他们束在一起，假若失去了这种相互运动，原子便再不会存在。这世界也消失了，方舟！你是否弄错了？”两人均认识到，若能识破晶石的秘密，他们或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所以虽在这种草木皆兵的环境下，仍专心地讨论著晶石的问题。

量子是组成这宇宙最基本的物质，它们本身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千变万化的能量形式和力场。

星体可被视为一个量子庞大集结，凭著质量的大小产生出不同的引力，把行星和太阳、恒星和银河系束缚在一起。这是宇宙里已知最大的力场，形成宏观的宇宙。

负著电荷的光子，则把电子和原子核束缚在一起，组合为微观的宇宙。

而量子间的运动，则因运动时电荷正负的改变，不断吸引或排斥，使运动永远继续下去，蜕变下生出能量。所以姬慧芙才会认为静态的能量是不可能存在的。

方舟沉吟道 “主席所以会认为不存在静态的能量，皆因著眼点是在眼前这低能量的现实世界里，但在高能量的状态下，情况应该是不同的。”姬慧芙一呆道 “你是否指宇宙起源的大爆炸那最初几个毫微秒的时刻，一切能量进入单一的静态里，可是除了那令人难以想像的刹那外，能量释放出来後，接著是量子的不停衰变，不断降温，到最後形成原子，再凝集成星体，由简单变成复杂，最後形成生命的基本单元，所以在眼前这世界里，根本不可能存在静态的能量。假若有的话，亦难以持久。”方舟摇头道 “主席误会我的意思了，晶石里这种静态的能量，只是相对而言吧！她的量子仍在运动著，只不过却是与反空间内的量子互相交换，於是由正空间或反空间的立足点去观察她时，便成了一种静态的能量了。”姬慧芙“啊”的一声，探手抓著方舟的手臂，一震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就是晶石为何可使我们随著她能量自由进出正反空间的理由。天啊！快想办法吧！假若我们可在正反空间来去自如，或者可把他们救出来了。”方舟在她脸蛋了一口，道 “我需要点时间，主席，假若我再立此大功，奶肯否陪我睡觉？”姬慧芙俏面一红，白他一眼道 “你先立了这大功再说吧！唉！你这可恨的人，还不快点动脑筋，人冢心烦死了，还要说这些气人的无聊话。”方舟闭上眼睛，叹道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黑狱鬼已成功在天上和地底布下了侦察网，反而星球的表面是最安全。不过这也保持不了多久，他们已认识到我们藉著其他人的掩护，成功避过他们扫描器的侦察，现在正利用最原始的方法，逐户逐寸地由城郊的外围搜索过来，想不走都不行了。”姬慧芙点头道 “那就让我们逃到有“天使之心”之称的湖沼区吧；那处的泥沼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电能，可瘫痪黑狱人的所有侦察器，要逃避他们亦容易得多了。”方舟拉著她的纤手站起来，秘一笑道 “由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一对形影不离、甘苦与共的

同命鸳鸯了。”姬慧芙因由晶石而来的希望恢复了少许斗志，甜笑道 “记著只是有期限的鸳鸯，我绝不会做你的爱情俘虏。”方舟苦笑道 “那我便把自己押给奶作人质吧！来！”两人斜冲而起，由大窗穿了出去。

还没看清楚形势时，警报声在四方八面响起。

他们牵动了黑狱人的包围网。

第二章 能量结合

无尽黑暗，横亘在星球之间。

脱了日光的世外桃源，不再因仰马太阳的蒙蔽而无视於布满星光的宇宙。

黑夜若如一个无底深潭，越来越深。

古人类立足可爱的家乡地球时，曾把不同的星星归类在不同星座的那一套，在这里是完全用不上来。由於角度的不同，星座均已变形，形成了另一种形态。

七个月亮的第一个刚升离了地平线，受到星体表面聚集的气体影响，朦胧中闪烁不已。

方舟和姬慧芙全速在虚空中飞行著，当十多艘蝙蝠般形状的黑狱战机由左方上空朝他们俯冲而来时，两人投往河流里，再钻入河床的软泥内，迅速钻动前进。

土壤不断分解还原，他们像鱼儿在水中般於泥层里畅泳著。

蝙蝠机收起了机翼，如影随形般紧蹑追来。

十多枚导弹由机头下的发射器疾发而出，穿过泥层向他们射去。

方舟拉著姬慧芙倏地横移，以能量模拟出两个假人，迅速去远。

这做法非常损能量，假若仍瞒不过敌人，便要凭真功夫逃命了。在这种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形势绝不乐观。

方舟全身抖震，遥遥控制著两个假人的动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深信不疑。同时亦要模拟泥土状态，让敌人的扫描器把他们当作了泥土和里面的微生命。

既不能力敌，只好智斗了。

黑狱人虽对人类有深刻的研究，但对方舟这火鸟星人的能力却是一无所知，方舟利用的正是他们这个弱点。

这亦是方舟唯一避过此劫的方法。

若是比拚速度，亡命奔逃，始终甩不掉追兵；若是以能量扰乱对方侦测器，未必奏效，而在敌人有心提防下，只从干扰位置和方式，即可推断出他们的踪迹。

姬慧芙紧拥著方舟，把今早战斗後仅馀的能量，由随意肌内的能源中心，输进他体内去。

近百架潜伏在碱市土层下的黑狱蝙蝠型战机，由下往上蜂群般追著那两个假人去了。

整个包围网立时以那“两人”为中心，有效率和有组织地收窄和移动

著。

“轰隆”之声不绝於耳，大地像发著抖的不停颤动著。

为求真实，方舟遥控著假人不停作出闪躲和还击。

假人这时已成功逃到了碱外，诈作被敌人逼出了土表，在林野间窜逃。

能量已差不多用尽。

幸好此时一艘巨型的黑狱飞舰俯冲而下，可怕的集束光照著两人射去。

“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後，两个假人立足处变成了一个仿若遭小行星撞击、直径达数公里的大圆坑，所有树木、河流和那两个假人都消失无踪了。

远在百公里外碱内地层的方舟和姬慧芙松了一口气，紧拥在一起。

他们再没有逃生的力量，假若还不过敌人，那就只好自杀或束手就擒了。

果如方舟所料，黑狱军再作一次例行的搜索後，便全体离去，好让修奇等出来安慰住民，继续他们的阴谋。

黑暗开始由天空消褪。

当第一道阳光照耀大地时，两人如久旱逢甘露，贪婪地吸取著太阳的能量。

蔚蓝仰马星天空凝结了纱状的云块，像在歌颂著光明的来临。

碱内住民开始走出居所，探看著究竟发生过甚麽事，更有人仓皇离碱，避往郊外方去。

方、姬两人知道，逃走的最佳时机到了。

“天使之心”是个诡秘凄迷的地方。

这湖沼区永远蒙著一层薄雾，盆地在日照下热雾腾升，奇形怪状的巨大无叶秃树图腾般长在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泥沼边缘区域处，指示了人们可放心踏足的路途，充满了异星球的情调。

浩瀚的泥沼和水潭像大海般往四方八面延展著，这确是个避人耳目好地方。

方舟和姬慧芙在水潭和泥沼间那令人难以理解其存在的乾土上走著，古怪的植物昂然阻挠著他们本属轻松漫步。

日光透过薄雾射在水潭上，似若无数皎白的镜面，每块这样的镜面像代表著一道通往另一空间层次圣大门，在那里可避开眼前的危难和责任，找回失陷在忧虑中的自己。

他们放目在天使之心的至深处，朝著在阳光下彼方闪烁不定的水潭走去。

有时为了躲开拦路的植物，又或无路可行时，便要飞掠过去，横渡过曲折的潭泊湖沼。

愈接近中心处的大湖，植物的种类亦多了起来，连潭心有时也有巨树盘缠纠结地突出了水面。

这处的树都没有叶，但不少却结著色彩鲜艳的累球状果实，挂在像骨骼般又或布满肿瘤的树干横丫处。

随著太阳的移动，雾气的腾升，天色也不断变化著，由晨早灰暗的粉红色，转作青蓝，当仰马仰太阳来到中天处时，整片天变为灿烂的青白色。

这时他们终於来到放射性最强的天使大湖旁，浓重的雾气在滚动著。

两人背靠著背，在这神秘的大湖旁坐了下来。

失败的创伤，仍留在他们心深处。

凭他们两个人的微薄力量，怎样才可阻止修奇等人进行的大阴谋呢？只看他们可令庙内五千多人同时昏倒，便知世外桃源的住民已落入他们的控制中了。

若这些人被盗取了身体，便多出了过百万的新一代黑狱人来，人类更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姬慧芙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方舟出奇地没有反应。

姬慧芙低声唤他。

力舟叹了一口气，沉痛地道 “丁扬、红瑶、辛茜娅和直政都死了，我昨天便知道了，只是不敢告诉奶。” 姬慧芙并没有表示惊讶，这令人悲伤不胜的结果，不用目睹也可知道。

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四人既没有姍娜丽娃的的随意肌，又沙莹的改人体质，还怎能活下来。

力舟仰望上空，缓缓道 “在火鸟星上，我虽不断看著族人逐一死去，可是悲伤的感觉并不强烈，那变成了生活无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出生那天开始，就要接受一这种命运。可是现在我却感到心中充满了仇恨的情绪，谁要毁灭我们人类，我便要让他们亦尝到同样失去同类的痛君。” 姬慧芙深沉一叹道 “人类在数千年前已停止了宰杀其他生物，改以由植物仿出来人造纤维肉作食物。除了巴斯基这类冥顽不灵的人外，对其他星球上的生物都尽量不作干扰，以免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为他们带来灾难。可是黑狱人却像蝗虫般四出侵略和破坏，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们和黑狱人势不两立的理由了吧。” 方舟默然片晌，站起道 “给我一晚时间，明天太阳升起时，或者我已勘破了晶石的奥秘，不过那是否真的管用，就只有天才晓得了。” 言罢似海豚般滑进了深不可测的潭水里。

姬慧芙呆坐在大水潭边，凝视著内里藏著方舟的湖水，脑海一片空白。

到了黄昏时分，和风变成了暴风雨，在天变地摇的怒吼中，仿佛正面临著世界的末日。

整个湖沼区都笼罩在无情的风雨里。

姬慧芙像变了个雕塑人般一动不动，整个人虚虚荡荡，脑细胞似若停止了有效的运作。

在她一生中，从未经验过似这刻的无奈、孤独和失落。

厚重的乌云沉甸甸的低垂在天空上，倾盆大雨洒空而下，闪电裂破天际，长叉般无情地刺落在湖沼区处，而大地则以霹雳作回答。

姬慧芙完全不觉察黑夜来临，只知暴雨消退後，黑夜早君临大地。

这里仍是寒冷阴郁，地平线上升起了第一个月亮，在比白天浓重的雾後散发著苍白、病态的光芒。

大湖波平如镜水面在微弱昏黄的月色下微微闪烁著。

姬慧芙忽然强烈地思念著湖砥的方舟，自登上联邦主席的宝座後，她从未试过这麼去想一个男子。

或者这就是所谓感情或爱情吧！又或纯因方舟重要性带来的关怀。

但那天方舟与沙莹携手寻欢，她确曾起过若有如无的妒念。

唉！这麼的一个奇怪的人。

有时她会感到他轻佻得没有任何深度，但又清楚知道他不但有颗善良

的心，还有著超乎人类的智慧和看法，便她感到对他观感很矛盾。

纵使在绝境里，他总可保持著强人的斗志、乐观的心情、顽强的生命力。

只有在潜入潭水前，她才首次感觉到他丰富深刻的感情和因失去好友的哀痛情绪！

七个月亮悄悄地爬过天空。河宛若光布般横亘在贴近地平的空际。

仰马星系其他几颗行星像在天空中燃烧著的光洞。

水声骤响，姬慧芙从沉思里惊醒过来，蓦然发觉方舟正立在身旁，含笑看著她。

姬慧芙忘掉了一切，首次主动投进他怀内去。

方舟凑到她耳旁道 “晶石没有了！”姬慧芙愕然移离少许，呆瞪著他道 “甚麽？”这时她才发觉与方舟处於非常亲热的状态里，俏脸微红，轻轻脱身出来。

方舟出奇地没有乘机占她便直，拉著她的手，飞离湖岸，望著世外桃源的方向掠去，解释道 “晶石的分子是非常古怪的物质，和这宇宙内已知的物质都不同，那并非结构上的差异，而是本质的不同，竟可以同时存在於两个空间内，有点像个静态的黑洞，或者可称为白洞吧！”姬慧芙的秀发迎著夜风，自由飘拂著，配合著她优美的轮廓，有若女神御风而行。

听到方舟的话後，黛眉轻蹙，眼睛闪动著深邃的光芒，思索著他说的话。

前方是愈趋浓密的夜雾，像个漫无止境、永远逃不出去迷梦。

方舟道 “当我成功把思感能钻进了晶石的原子结构内时，它忽然分解开来，变成一种不以任何实体存在的纯能量，融入了我的神经去，晶石也消失了。”姬慧芙喜道 “那你现在是否有能力进行肉体的反空间旅行呢？”方舟苦笑道 “我虽可随意进出反空间，但只限在力量的层面上；肉身仍不能突那界限，但我的力量确是大幅增强了。”姬慧芙秀眸闪动著智慧的光芒，道 “这已非常了不起，你之所以觉得没有甚麽作用，皆因仍未能掌握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晶石能量吧；而且可能因这晶石蕴含的能量太少了，试想假若你能把庙那方超巨型晶石的全部能量据为己有，你说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况呢？”方舟虎躯一震，拉著她落到下面一棵秃树上。

两人对望一眼，同时欢呼起来。

方舟回复了浪子本色，一把将她搂个结实，往她香唇亲下去。

姬慧芙大窘，开了艳唇，只让他吻在玉颊处，嗔道 “不要胡闹！”忽然间，两人都回复了生机和朝气。

姬慧芙兴旧得反搂著他，道 “你的既可在反空间内移动，那不是可在瞬间知悉敌人的一切布置吗？”方舟道 “事情非是如此简单，由於我精只能在反空间内作单面的旅行，根本不知身在何方，完全把握不到方向和距离。例如若我想到世外桃源去，便全无方法办到，就算到了那里，精神亦没有能力量钻往正空间去，幸好——”他故意卖个关子，嘴角飘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还故意搂紧了她。

姬慧芙立时感到他侵略性，大嗔道 “你若敢乘机威逼人冢做不愿意事，看我还睬不睬你。”旋又赧然道 “给你这麼搂著，还不满意吗？我不知多少年没有和男人这麼亲热了。”方舟嘻皮笑脸道 “感觉好吗？”姬慧芙若无其事道 “尚过得去！”方舟不为已甚，续道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晶石的位置，那像是反空间内的座标，尤其像庙处那麼庞大的晶石，更是最明显的目标。”姬慧芙精神大振，追问道 “你的精神能可由那处钻出去吗？”方舟再吻了她的脸蛋，点头道 “可以！但只限於晶石之内，舒院长和巴斯基仍给困在那裏，他们太强横了，若非利用晶石的能量，黑狱人再无方法把他们囚著，要杀他们反容易多了。”姬慧芙喜道 “你联络上他们了，是吗？”方舟摇头道 “他们的都深深地密藏在能量里，我也没法接触到，现在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嘿！”姬慧芙点头道 “我明白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送上门去吧！”转身欲飞时，又给方舟扯了回来，以哀求的语气道 “主席啊！再和我接个吻好不好！我仍很怀念上趟的热吻呀！”姬慧芙霞生玉颊，微嗔道 “救了他们所有人出来後，让你吻个够好了。你这混蛋令人冢感到像在做卖肉的交易，何时才可改变这劣根性呢？”不再和他瞎缠，扯著他冲天而起，全速朝世外桃源飞去。

晶石仍留在圣山上那高及人膝的圆台上，庙颓垣败瓦已清理，露出广阔的空间。

当两人来到圣山山脚，漫长仰马星月夜，仍是方兴未艾。

世外桃源出奇地宁静，昨天发生的事，有若过去了的一场暴风雨，不留痕迹。

对修奇等人来说，要瞒骗这些毫不知情仰马星殖民，应是轻而易举的事。

黑狱人军的出现，适足以使他们更增进行“爱的极致”的仪式的迫切性，好与宇宙的真爱结合，避过眼前的苦难。

两人由後山掠上去，藉著山後仍未倒塌的建筑物遮掩，来到可直接看见晶石的一座屋宇之旁。

在月色下，晶石挥散著使人目眩迷的奇异光色。

巨型多角晶石，傲然坐立於前山广阔的空间里。再前些便是大广场，静悄悄的不见任何人迹魔踪，有如死寂。

半透明晶石里，见不到任何人或物，但方舟却清楚意识到巴斯基和舒王智给困在那里，被紧锁在正反空间之内。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猛一咬牙，箭矢般疾射而去，投往晶石。

倏忽间，两人到了离晶石伸手可触处。

就在此时，修奇可怕的笑声在晶石内响了起来，千万道芒光，烈射而出，卷缠在两人身上。

这正是他们热切期待著的事。略一挣扎，已给晶石那巨大的能量吸摄了进去。

姬慧芙脑际轰然一震，全身细胞似给凝固起来，半个指头都动不了，四周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虚无和黑暗。

忽然间，能量又由方舟拉著她的手处传过来。瞬间後，虚黑消失了，代之是晶石内那奇异的空間，一个不受宇宙物理束缚的空间。

她以前每趟进入晶石里，都是在与方舟的结合後，以思感能方式进入晶石内，惟有这次是连肉身都到了晶石之中。

晶石应该是有形的实体，但现在她的感觉却是个无限大空间，令人难以理解。

她看到了修奇和那十名长老盘膝而坐，虚悬在半空处，上下四方全是闪闪异芒。

往旁望去，骇然发觉空空如也，见不到方舟，可是手牵手的感觉仍是那麼真实。再往自己望去，竟然失去了躯体。

方舟的声音在她耳鼓内响起，带点不屑地道“开始我还疑疑鬼，以为修奇他们能以肉身反空间内来去自如，其实全不是那回事。”姬慧芙虽回复了思想能力，无法运用体内的能量，只好乖乖听著。

力舟续道“在正反空间之间，有著一层同时包含著无限小和无限大的能量层，晶石像一道桥梁般，贯通了这奇异的层次。当修奇等人身在晶石的力场内时能以他们的一套办法，自由进出和移动，看起来便像是在反空间内移位了。噢！我忘了奶不能说话。”刹那间姬慧芙的心灵回复了与方舟交通的能力，她已无暇问方舟为何会如此，只问道“我们在那里，巴斯奇他们呢？”方舟的声音在她心灵内道“修奇以为已把我们封锁在这正反空间边界里，事实上我们的肉身确是如此，现在连我都移动不了。但思感能可自由进出。不要怕，那等若我的能量不受限制，只要我们能整块晶石的能量据为己有，修奇他们便再没有囚禁我们的本钱了。”姬慧芙看著虚悬在这奇异空间内，全无动静的敌人，奇道“他们在做甚麽？”方舟道“他们正通过晶石，由反空间向在仰马星系外空的黑狱军大本营的统帅作出报告，请求指示对付我们的方法，若是立即处决，我们就完蛋了。不过我猜他们是绝舍不得宰了我们的，尤其他们已从沙莹处得悉我们美丽的领袖来了。”姬慧芙亦很放心，黑狱人若能占据自己的身体，要收拾联邦，将易如反掌，因此应不舍得杀他们。

方舟道“指令来了！我们一起听吧！”两人的思感结合起来，截进反空间的通讯里，只听一低沉的男声道“修奇你这趟做得很好，这两个人早先能以假死过我们，非常不简单，为了安全理由，你要把他们困在主的身体里，直至封元帅明天来主持换体仪式，明白了吗？”修奇答道“费术大将！属下明白了，这两人不但关系到消灭人类的战争，还对我们银核帝国的发展有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会小心处理的。”通讯中断。

修奇等十一个人由空中落下，查视一番後，闪了闪，消失在闪烁的芒光後。

现在已可肯定黑狱人最可怕的力量，就是来自这种奇异的晶石。

这种能同时存在於正反空间的物质，究竟从何而来？他们自称为银核帝国，那这种晶石是否就是由银河系那秘莫测的核心得来呢？方舟叫道“哈！我找到大亨和舒院长了！”忽然间，四人的已藉方舟紧紧结合在一起。

自叹不能幸免的巴斯奇和舒王智大喜如狂。

巴斯奇又惊又喜道“你们不是也给逮著吧？”姬慧芙笑道“可以这麼说，不过我们是故意的。”方舟道“时间无多了，我们必须在仪典进行前把这晶石的能量据为己有，那时我们就等於晶石，可以和黑狱人周旋到底，再不以前般一筹莫展了。”舒王智感激地道“一切听你的调度和耐吧！”话犹未已，四个人的结合起来，往晶石正反两面延伸开去，进行能量的结合。

第三章 破敌阴谋

仰马星黄昏美艳凄迷。

由午後开始，世外桃源远近的住民，都朝圣山走来，挤满了上山道路。

他们唱著宗教歌曲，一脸虔敬，茫然不知这只是个黑狱人的阴谋。

那十名黑狱人假扮的长老，团团围著晶石默思冥坐。

修奇则立在一个新建的高台上，踌躇满志地看著这近百万头宗教羔羊祭品的来临。

广场上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人人依照修奇教导的方式，进入冥坐的状态里，全心全意准备迎“真爱”的降临。

那已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若把这希望拿走，他们将会变得一无所有。

时间缓缓溜逝。

这晚天气出奇地明朗，当七月串连的奇景横亘夜空时，山上山下的信徒均进入如痴如醉宗教气氛里，由修奇通过扩音器领唱著歌颂真的圣诗。

当修奇停止领唱时，倏地静了下来，只有柔风拂过山头轻轻的呼啸。

若不知底细，确是个感人的场面。

修奇的声音再次在空中震荡著道“各位兄弟姊妹们，最後的一刻终於来临了。记住！机会只有一次，你们定要依照著真指示的方法，把自己开放，不要起丝毫杂念，无论多大的痛苦，也要坚持下去，直至与真结合了，所有恐惧和痛苦便再与你们无关了。”铃声大作。

那十个围坐在晶石旁的长老拿起身旁的摇铃，以独特的手法摇晃著，铃声传入每一个信徒的耳内，钻进他们的心坎里去。

信徒们均闭上眼睛，全心全意领略铃声里那连绵不断的欢乐和爱，似是意识到其中某种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但总不能具体描述出来。

在黑狱人的引导下，每个人都把自己开放了，同时分享著别人的整个生命和思想。这有点像一种高层次的催眠，必须受催眠者愿意合作，才可到达黑狱人所要求的境界。

晶石亮了起来。洒出一片青蒙蒙的柔光，笼罩著整个山头。

山上山下寂静一片，信徒都陷进半昏迷的状态里。

近千艘人小不一的黑狱飞船，缓缓从星空降下，虚悬在山头上。

船底均射出与圣山上的巨型晶石同样的青光，照耀著东倒西歪的“信众”。

最键的一刻终於来临了。修奇亦不由紧张起来。

旧一代的黑狱人与人类的结合产生了很多後遗症，充满了缺点，使他们的能力大受限制，也不能通过生育产生新的黑狱人。

但经过了以千年计的研究後，他们已有完美的方法，去进行这鹊巢鸠占、违反自然的过。

关键就在於对方必须全心全意地合作相接受，於是才有这心划出来的“爱之极致”的宗教仪典，正是投人类之所好。

到目前为止，成功取得人类身体的黑狱人数只有四十万许间，而像他那样由俘虏处取得联邦人身体，成为新一代黑狱人者，则只有区区三百之数，他们都属黑狱人里出类拔萃之辈，其他人都没有那种能力。

联邦人此之当年方舟二号在黑狱星系的殖民，在各方面的进化上都跨前了一大步，要占据他们的和身軀实在太困难了。

何况他们还有很多同类，仍停留在纯的状态中，根本没有转移的对象。

自从懂得变成人类後，他们虚无缥缈的神体从晶石里解放出来，依循

著由人类得到的知识和文化，发展出形同实异的银核帝国。由那刻开始，他们便定下了侵略的目标，就是先把人类征服，强占了他们的身体，然後展开对邻近星系的侵略，独霸宇宙，探索宇宙起始的秘密。

今晚過後，近百万新一代的黑狱人将会诞生和出现。

由飞船射下的芒光，正代表著无数仍处於纯状态的黑狱人，他们凭著晶石而存在，由黑狱星系运来这里，进行这关系重大的转移序。

成功就在眼前了。

铃声再次响起来。

爱的火在信徒心中燃烧起来，那像永不熄灭的爱火，使人再不感到孤独。

宇宙贡爱终於降临了。

信徒们都感到经中涌起怪异无伦的感觉，一种令人惊惧的力量正侵进他们的脑内去。

铃声更急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变骤来。

圣山上的晶石忽地发出万道金光，闪电狂风般扫在飞船射下的青芒处，电芒交击中，青芒立割断。

接著晶石射出十一道强光，分向那十名长老和修奇疾射而去。

十位长老首当其冲，连惨哼都来不及，立时灰飞烟灭。

修奇不愧是他们的领袖，纵在这样猝不及防的时刻下，仍能运起能量护罩，硬挡了一记，惨嘶声中，断线风筝般被抛出了高台之上，往山下掉去。

同一时间，信徒中异芒爆闪。因失去了与晶石力场的联系，以数十万计只在纯精神状态中的黑狱人魔魂，纷纷烟消魄散，化成游离分子，一命呜呼。

这突变来得太出人意表了，近千艘黑狱飞船，一时间均不知如何反应。

无数强光仍由晶石烈射而出，往夜空的黑狱飞船袭去。

信徒们则接续清醒过来，看到天上满布黑狱飞船，还以为他们是来破坏仪典，匆忙躲避，穿上了飞行衣的，则冲天而起，朝四方八面逃去。

“轰隆”之声不绝於耳，较小的十多艘飞船不及运起护罩，强光击中後爆炸成十多团烈，还波及了旁边的飞船，发生连串爆炸。

不过敌舰的数目实在太多了，惊魂甫定下，对晶石作出了无情的反击。

导弹和光束雨点般往山头洒来。

晶石透射出一个巨型光盾，勉强抵挡了敌方第一轮攻击。

一时光雨漫天，比烟花还要好看。

这时山头上的信徒已走得四处星散。

“砰！”光盾终抵受不住敌人强大火力，碎成光点芒雨。

“轰！”晶石和整个山头都爆炸开来，变成往四外激溅而去沙石碎粉。

此时成功破坏了黑狱人阴谋的方舟等四人，早由泥土下逸走，逃命去也。

泥沼内飞船无敌号的控制室里。

巴斯基卓立於晶石前，爱不释手地摸著这奇异的石头。

方舟则坐在主台的座位处，专心地研究著控制板上复杂无比的仪表和各种颜色的按钮。

舒玉智和姬慧芙在通讯室内，试验著由晶石新得来的能量，并透过晶

石截查黑狱军在反空间内频密的通讯。

巴斯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走到方舟的主控台前，道 “真是可惜，若再多两三天，我们说不定可把那晶石的能量吸个一滴不剩。若真的能进行反空间的肉体旅行，我们就可无敌於天下了，不须像现在般东躲西藏。”接著又低声问道 “你要来救我们时，姬慧芙有没有反对？”方舟漫不经心地摇头道 “没有！”巴斯基微感愕然，露出深思的色。

那边的姬慧芙一声欢呼，叫道 “找到姍娜丽娃和沙莹了。”方舟和巴斯基同时精神大振。

姬慧芙兴奋地走了过来，小女孩般雀跃道 “我刚收集到有关黑狱军团的情报，比整个联邦过去七年所有搜集得来的消息还要多。昨晚我们不但坏了他们的阴谋，还把他们的五十万个没有身体的黑狱魔魂除掉，这个打击，恐怕他们在短期内难以复原过来，据他们的通讯说，没有另一个七年，休想可再运另一批黑狱魔魂来。那封元帅正暴跳如雷，下令无论如何都要把我们找出来。”方舟和巴斯基对望一眼，均想不到竟误打误撞对敌人做出了这麼严厉的打击。

姬慧芙笑道 “姍娜丽娃和沙莹押到了星系外空最大的黑狱军基地，我们怎也要去把她们救回来。”巴斯基出奇温和地问姬慧芙道 “知不知道黑狱军团分布的情况？”姬慧芙回头瞥了仍在监听著黑狱军团调动的舒玉智一眼後，才道 “他们共分四个集团军，主力当然是魔头撒拿旦的第一军团。其他三个军团分由两男一女三大元帅统率，负责这里的是封元帅手下大将费术，总舰数超过了一千艘。但像无敌号那种三级舰和更高级号的战舰，只有五十艘。唉！不要说五十艘，只要来两三艘，已教我们无法应付了。”说到最後时，开始的兴奋已消失无踪，因为彼此实力确是相差太远了。

巴斯基一拳打在主控台上，咬牙道 “若我们能由反空间内对他们施袭，那他们实力再强也不怕了。”方舟颓然道 “那是没有可能的，单是时空那不成比例的差异，我们已没法瞄准了，何况根本没有任何武器，可穿透分隔著两个空间的能量层。除非有著若黑洞的能量，而那是整个恒星爆炸才能达致的力量。”姬慧芙笑道 “想点较实际的方法吧！例如若我们可在战场上操控著飞船在正反空间出入自如，便可变成出鬼没，以飘忽若的战克敌制胜了。”方舟道 “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除非”姬慧芙和巴斯基同时精神大振的瞪著他。

方舟摊手道 “除非这飞船内的晶石换上了刚毁掉的那巨型晶石，或者有足够的能量使飞船做到这麼迅速的进入和反弹。”姬慧芙和巴斯基才燃起的希望又熄灭下去。

舒玉智倏然出现在三人旁，色凝重道 “我刚听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有兴趣听听吗？”三人均听出她语气不妙，心惊肉跳地听著。

舒玉智沉声道 “我是从他们用联邦语做的通讯中，凭著萃言片字推断出来的，未必能符合事实。”顿了顿续道 “由美雅女元帅率领的黑狱第二军团，已在两年前出发前往联邦，於联邦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天虎星系附近的一个星系建立进攻联邦桥头堡。”姬慧芙立花容失色，没了她主持的联邦，必定乱成一团了。

舒玉智神色凝重地缓缓道 “由另一元帅北保司率领第三军团，则在二百年前奉撒拿旦之命，到了河系的核心去采取晶石，以建造更可怕的武器和飞船，现已完成任务，回到了黑狱星系。新建成的一艘超级飞船“大帝号”，

正运往介於黑狱星系和仰马星系的一个中继基地，撒拿旦就是在那处坐镇。得到这飞船後，将会立即发动对联邦全面的侵略战争。”三人均听得瞠目结舌，现在黑狱人的二级、三级舰已那麽厉害，新建成的大帝号岂非更教人难以想像。

方舟辛苦地咽了一口口水，骇然道：“终证实了晶石是来自银球核心的异物，难怪黑狱人自称银核帝国，因为他们正是住在那里的魔魂，只不知为何他们竟会到黑狱星系去呢？”巴期基喟然道：“那大帝号上的晶石必然像座山那麽巨大了。”姬慧芙俏脸煞白，沉声道：“我们定要阻止大帝号到联邦去，否则将会发生可怕的大灾难。”舒玉智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只是跟前的第四军团，已非我们所能应付，若以这艘无敌号和敌人作战，等於前去送死。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救回沙莹和姍娜丽娃再说，她们若黑狱人占据了身体，将是另一场大灾难。”三人当然明白她的意思，新一代的黑狱人之所以这麽厉害，皆因得到了联邦新人类的身体和知识。

沙莹和姍娜丽娃两女，前者是改造人，後者是随意战士，又经过方舟的引导进一步霓化，若给占了身体，那後果才教人惊惧担心。

姬慧芙心中一动道：“不好！封定会派人把她们送去给帝君，最好东西，自然要让他享用了。”方舟色变道：“我们立即起，就算要打场硬仗也没法的了。”舒玉智掠往电讯室，叫道：“我负责截查讯息。”方舟的思感能立即延往晶石，发动飞船动力源。

舰身抖颤起来。

舒玉智的声音传来道：“快！敌人发现我们了。”飞船发动时产生的能量转变，自然瞒不过苦苦追查他们的敌人。

巴斯基和姬慧芙抢到控制武器发射的岗位，严阵以待。

飞船抖颤得厉害了，却没有破土而出。

船首视野舷窗的扫描仪上，亮起了红灯，显示著正有十多枚导弹，朝他们射来。

姬慧芙忍不住叫道：“方舟！”方舟大笑道：“成功了！”“轰！”飞船已到了反空间里，完成了第一趟不须加速，便进入反空间的奇异旅程。

第四章 魔焰高涨

领二号缓缓降在离地球联邦议会五十公里外的太空基地。

祝丝蒂步下飞船时，军乐队奏起了联邦国歌，气氛庄严肃穆。

联邦军总司令狄平上将率著手下数名大将在恭候大驾。

祝丝蒂不禁有踌躇满志的感觉，只要除掉了卡尔夫南，把他的财富充公过来，她便可成为联邦内权力最大的人了。不过这事欲速不达，卡尔夫南仍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狄平迎了上来，与她并肩向等待她的双体游翼车走去。

祝丝蒂冷然道：“你今早看过网路上的联邦时报吗？”狄平冷哼道：“那定是雷坡武提供消息的，不遇送个天给他们作胆，谅他也不敢直言副主席奶害死女王。只能隐晦地含沙射影。我会运用手段对付这些不知死活的传媒

的。”祝丝蒂沉声道 “天虎星系传来警报，说附近有黑狱人的战船出现，待我正式接收了主席的权力後，立即宣布全联邦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法统治。上将请给我开列名单，好让我一举把所有反对的人除去。”这时两人来到游翼车前，车门往两旁缩进去。

狄平停下脚步，低声道 “仍未有卡尔夫南的消息。”祝丝蒂淡淡道 “若他与雷坡武同归於尽，那就最好不过了。”言罢进入车内。

狄平跟了上去。

游翼车毫不费力升上了空中，在二十多架飞行战车护航下，朝著矗立在女王碱中心宏伟的联邦议会飞去。

庞大若小行星螺旋形太空基地，在离开仰马星系最外围的行星五百万公里处缓缓转动著，那向著仰马太阳的圆拱顶像个光滑的大蘑菇，正不断吸收太阳的能量，供应著整座基地的动力。

这是黑狱军在这星区内的指挥中心，支配著所有军事上的行动。

它除了是一座威力庞大的战斗堡垒外，本身还自成一个体系，生态的一切变化在其中周而复始，氧气净化了的水循环不休。

盗用了人类躯体的黑狱人，一切需求均与人类无异，甚至思考和感情的方式，基本上亦依人类的神经网络和化学变化而进行，只不过发展了暴力和侵略的一面。

基地仿似一个巨大的温室，种植著改良了来自世外桃源的果树，既可促进空气的循环，又可提供源源不绝的食粮。

黑狱军第四军团的元帅封，站立在基地一号停机坪处的看台上，审视著正蓄势待发，由一艘二级舰银河四号和两艘三级舰无敌二十号及三十一号为骨干，配以十二艘剑鱼式四级舰组成的远航舰队。

庞大的长方型空间里，出口的一端是辽阔的星空，无形的气闸阻止了氧气的外，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均不须任何太空装备。

封身形高挺卓拔，面目英俊。这副身体，连他自己都感到非常满意，比七年以前那具臭皮囊优胜多了。

两个圆筒形的金属箱子，由遥控的机手送进银河四号有力场保护船腹去。

这趟行动已是他所有希望的寄托，若不能稍息帝君的怒意，他可能连小命都不保。他虽得帝君宠爱，但这次的损失实在太惨重了，对帝国做成最严重的打击，亦把整个征服宇宙的计划无限期地拖迟。

唉！

负责这次运送这两个重要俘虏的费术大将，来到他身旁道 “元帅！一切准备就绪！”封神望往出口处，刚好看到美丽的仰马星，她的左小半反映著仰马太阳金黄的色光，笼罩著星球的云层像彩色蒸气般变幻无穷，动人非常。

封肃然道 “这趟任务至关重要，如有错失，必以军法处决。你清楚每一个步骤了吗？”费术大将立正敬礼，嘴角送出一丝冷酷的笑容，点头道 “元帅神机妙算，这趟敌人定会投进我们的罗网来。”言罢登船去了。

十五艘大小太空舰同时升上停机坪广阔的空间，排成队形後呼啸著冲往出口，转瞬去远。

封神一点也不担心他们的安全，一来因敌人手上只有一艘三级舰，更重要是不用两个黑狱时，它们便可进入反空间里，敌人只能在这段短促时间内

拦途救人，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敌人没有他推断的通广大，而不能及时赶来。

卡尔夫南的舰队布成阵形，在乐园星系的外围处摆出战斗的姿态。

一艘虎鲨型飞船由星系内飞出，迅速接近，到了离以“黑巫号”为首的卡尔夫南太空军团十万里处，才缓缓停下。

黑巫号内，卡尔夫南安坐在为他特设，朝向视野舷窗华丽舒适的单人沙发上，旁边站著翟斯飞。

平时威风凛凛、长达二千米的虎鲨飞船，到了“黑巫号”前，就像小鲨见到了最大的蓝鲸，予人可怜的感觉。

双方的通讯设备建立了联系。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两人面前色光闪动，不片晌堕落大亨的头号手下，改造人摩亚的电子立体映像，有若个会发光的真人般，出现在跟前。

摩亚举手致礼後，面容肃穆道“卡尔夫南你好，摩亚代表大亨向你问安。”卡尔夫南冷哼道“巴斯基到了那里去？为何不亲来迎接。”摩亚脸上闪过怒意，旋又敛去，低声下气道“大亨有事外出，尚未回来。”旁边的翟斯飞冷笑道“这是甚麽意思？”卡尔夫南大笑道“甚麽意思也好，我支助你们这麽庞大的金钱，也应参观一下你们干出了甚麽成绩来。”摩亚色变道“那就是战争！”卡尔夫南不屑道“你们有那资格吗？”摩亚的电子立像倏地消去。

卡尔夫南道“动手！”朝向前方的四根尖炮，立时发出四道集束光闪电般劲射正欲飞退的虎鲨一号处。

飞船抖动起来，却没有爆成碎粉，只变成一条像困在网内的鱼儿，没法逸出可瘫痪对手动力的凝固光束裹。

卡尔夫南嘴角送出一丝狞笑，纵使巴斯基和他的“堕落号”和“罪恶号”两艘皇牌太空舰仍在这里，他亦有信心可击溃对手。现在则更是轻易便可把整个乐园星系接收过来。

多了那些改造人和乐园星上以亿计人力，他与联邦政府的斗争，便可确立於不败之地了。

一声令下，他的私人军团，朝著乐园星系进发。

在素女星的太空站处，以万计的技术人员日夜赶工，依著爱的指示，对所有藏置在领袖一号的大小战机加以改良和换装新的装备。

整个星系的财力物力，全投进这关系联邦存亡的任务里。

星球上所有军事和民用工厂，都遵循爱神输出来的图样，制造著以前从未想过的武器和设施。

全体人员均知道这是涉及营救前去远方的姬慧芙主席，更是尽力而为。

雷坡武和白树正在监督著领袖一号动力源的改装，素女星的总督尤历准将色凝重地走来道“祝丝蒂先发制人，召开了联邦议会。由於有卡尔夫南和狄平在背後支持，主席又失了踪，恐怕大权真的会落进她手里。”雷坡武叹了一口气道“在这人人均爱惜性命的时代，贪生怕死乃必然事，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去把主席找回来。尤历，你也随我们去吧！”尤历默言无语，旋又颓然叹了一口气。

白树一拍他肩头道“放心吧！再有三天，我们便可动了。”其他两人都没有说话。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要在黑狱军团控制下的星区，寻找一个人是多

麼困难和危險的事。

可是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詭美得令人目眩的反空间景象，在两侧舷窗处展露出没有丝毫重复的无穷异景。

方舟在驾驶台的仪表盘上，全注视侦察扫描屏幕的亮光闪动，各种数据时隐时现，记录的却是透过晶石探查有关正空间内的活动情况。

得到了晶石内那能进出反空间的奇异能量後，他们四人成为了第一批能在反空间内如常活动的超人类。这潜力他们还未真懂怎样发挥，但已使他们拥有敌人梦想不及的特异能力，至少能避开敌人追捕。

若是正面交锋，恐怕他们一时半刻都挨受不了。

无敌号只是在反空间内飞行了十多分钟，但早远远离开了仰马星系，现正在反空间内绕著圈子。这样在反空间内航行而不迷失座标，只有方舟这超级宇航员才能办到。

有了上趟星途迷航经验，他早把无敌号资料库的星图复制到记忆细胞内去，现在每定下一个正空间和反空间的座标，都是在他脑内进行，这一点其他王人均无法办到。

此刻就算没有了晶石，只凭他的能力，亦可在反空间内作随心所欲的飞行，但那却最多能支持数分钟，因为很快就会後力不继。

所谓吸收了晶石的能量，其实只是一种分子的改，便身体的分子与晶石那种分子无异，能同时存在於正反空间里，能量亦因而可交换於两个空间内。

但如要在反空间内飞行，仍须像飞船般有强大的磁能罩去保护，但单凭肉身拥有的能量，挨不了多久就要分解成气体，更没有能力反回正空间里。

能量是宇宙存在的来源、生命的动力，普通人每次呼吸都在损耗和争取能量，更遑论是反空间的旅行了。

舒王智的声音在舱内响起道 “敌人押著姍姍丽娃、沙莹两人的舰队，正由太空基地开出，照他们增速的情况来看，五个地球时後将可进入反空间航行。”改造了体质後，他们得到了在反空间内截听敌人所有通讯能力，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办到的。令他们可确地把握敌人的动静。

坐在大堂里武器控制台上巴斯基对身旁的姬慧芙笑道 “绝不可让他们进入反空间内，那时我们将会投鼠忌器，纵毁了敌人，她两人也会完蛋的。”姬慧芙微笑道 “大亨！想过会这样和颜悦色跟我姬慧芙有商有量吗？”巴斯基哑然失笑，没有答她。

姬慧芙笑道 “在反空间我们行动虽可比他们灵活，但不一定能讨得好处。别忘记在反空间，黑狱人的魔魂都聚集到晶石去，只要击中我们一记，便可教我们吃不消。”舒王智又道 “沙莹和姍姍丽娃都在最巨型的河四号上，方舟你找到她们的位置了吗？”方舟沉声应道 “找到了！十二分钟後便可追上他们。只要我们能损坏她的动力系统，即使只是轻微的破坏，也可教她到不了反空间去，那时再想办法吧！”无敌号倏地加速，改为直线飞航，在反空间内像潜水般朝海面的目标追去。

联邦议会外的停机坪处，戒备森严，所有进入戒线的飞行翼车又或轻型太空船上的人，均要被狄平上将调来的第王师内专卖应付恐怖分子的特种生化部队反覆核对身分，作出一丝不苟的检查。

整个人类的家乡星系，都由丝蒂以仅次于第一师舰队的第二师舰队负

起重要防务，并由她的心腹查迪大將於设在冥王星和海王星间的太空悬浮基地指挥大局。

狄平的第三师舰队则驻守太阳系外五百万里的外太空处，在防守上可说无懈可击，亦把到来赴会的二千名联邦议员置於绝对的控制下。

不兼任何官职，但却是人民代表的联邦议长谢格斯此时正乘坐著私人武装太空飞船，越过土星的轨迹，朝地球飞去。

壮丽的木星出现在左舷窗处。

谢格斯上次到这里主持议会，已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因仰马星之役，在姬慧芙的要求下，召开了紧急会议。

对谢格斯这热爱和平的人来说，在一般的情况下，要他同意大幅提高军事支出实在没有可能的事。可是在黑狱人的威胁下，又失去了仰马殖民星，他只好无奈地同意了姬慧芙的提议。

对这美丽的女王，他有著由衷的尊敬和信任。只可惜她忽然失踪了，直到此刻他仍有点不敢面对这可怕的事实。

木星是个美丽和色彩缤纷的星球，在这个巨大的行星上，可见到一排排激流似的彩云，因迅速的自转而形成极为壮观的巨型云环。在这遮盖著木星真面目的圆环下，她巨大的质量比太阳系内所有行星的总和还要大，配上绕著她运转的卫星，其动人处只有太阳系内另一巨人土星可与比拟。

土星由陨星组成的土星环，是太阳系内另一迷人的奇景。

谢格斯正迷醉在无穷尽的太空美景时，秘书泰坦妮小姐来到坐在控制大堂的他的身旁低声道：“总务可古鲁夫的战舰正由後方追来，希望能过来和议长说几句话。”谢格斯冷哼道：“他只不过要为祝丝蒂作说客吧！告诉他，有甚麽事都留到在议会上公开说出来吧。”泰坦妮微一迟疑，才应命去了。

火星在望，不停扩大著，依著她椭圆形的轨道在虚空中缓缓转动。

在这距离和角度，可见到橙红色满布斑点的火星两极白色的极冠，那是积雪和云雾造成的现象。因著火星大气里密集的塵，向阳的一边呈现

第五章 军法统治

方舟等四人蓄势以待，把无敌号的能量运作至极限，准备进行突袭。

他们绝不担心会师老无功，因为敌人若要进入反空间去，必须把晶石的能量集中到推进器去，此长彼消，敌舰护罩的力量最高只能达到平时一半的水平，在那样的情况下，无敌号的全力一击，多少也能令对开受损，再不能进入反空间内，那他们营救沙莹和姍娜丽娃的机会便大大增高了。

方舟全贯注在无敌号的飞行上，忽地绕了个急弯，再大道：“到了！”飞船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回到了正空间美丽的星空里。

前方是银河四号和两艘无敌级的战舰，其他十二艘大小护航舰，广布在上下四方处。他们来到了中间的位置。

巴斯基不待吩咐，同时发射出近百枚配置於舰上各大小发射台的导弹，雨点般往十五艘大小敌舰洒去。

而方舟、舒玉智和姬慧芙，则驱动著晶石内的庞大能量，化作毁灭性

的集束光，由舰首的放射器闪电般打在银河四号舰尾的动力推压器处。

无论敌人处于如何高度的戒备中，亦想不到他们可由反空间内如此毫无误差地反弹出来，进行突袭。

“砰！”银河四号的尾巴处爆起了漫天在夜空里灿烂夺目的光雨，亮得使人难以直视。

“轰、轰、轰！”连串巨响中，两艘剑鱼式飞舰各挨了十多枚导弹，护罩破碎，化作了一空碎粉。

方舟各人待要欢呼时，忽地全体色变，只见渐稀的光雨后，银河四号仍夷然无损地疾飞著。

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敌人的护罩正处于最高的能量度处。

白光闭起。

无敌号剧震了两下，整艘船天翻地转，往左侧断线风筝般抛滚开去。

姬慧芙尖叫道 “快走！”“轰！”无敌号再敌人的还击命中。

舰内灯火全灭，方舟身前的控制台上那仪表板火花四溅，巴斯基整个人由爆炸的武器控制塔处抛了起来，滚到地上。

方舟苦苦控制著飞船，又把本身能量透过晶石，送进护罩去。

敌舰全部改变方向，四方八面往无敌号包围过来，集束光和微子导弹以每秒近百发密集度，暴雨般往他们打过来。

在方舟超凡的能力下，无敌号再中了几击後，奇迹地回复了平衡，倏地往下潜去，完全违反了物理的限制。

舒玉智大叫道 “快进入反空间去！”负责动力的姬慧芙叫道；“动力系统受到损坏，只能纯靠晶石的能量了。”舒玉智以遥控器启动了视野舷窗的电子视窗，显示出舰後的情况。只见敌人十三艘大小飞舰，正全速追来，不断接近著，烁芒闪动，向他们展开全面的攻击。

巴斯基这时抢回位于控制台後方的武器控制中心处，以能量扑熄了冒起的火头，叫道 “四个舰身的主要发射塔都毁掉了！”此时大堂内满布浓烟，不少仪器都燃烧起来，有若世界末日。

“轰！”船尾再中一弹，护罩的能量降至一半以下的水平。

倏地上下八方，俱是敌舰的踪影。

他们已陷身於重围里。

强光亮起，飞船突然失去了所有动力，只能在虚空中滑翔。

在没有空气和引力的太空里，看没有外力加诸舰身上，这种滑翔可永远进行下去，直至遇上星系的引力场，才会停下来，不过那种可能性是亿载难逢，太空实在太辽阔了。

船身再震，停了下来。

两艘无敌级的敌舰分左右靠贴过来，以吸盘锁紧了这艘俘虏了的破船。

费术大将和一众手下，正欣赏著伟大的胜利品，沉声道 “通知元帅，任务完成了，我们立即回程到基地去。”手下领命去了。

费术露出残酷的笑意，冷笑道 “把经电压流注入无敌三十号去，只要他们仍是人类，就必然抵受不了。”双体游翼车缓缓降在议会圆拱形天顶大楼旁特为正副主席而设的停机坪上，近百名穿上合成金属头盔和战甲的第二师特种战十列成队形，提供最严密的保护。

丝蒂和狄平两人由敞开的车门昂然步出，战十全体肃立致敬。

在八名亲卫开路下，两人由停机坪旁的入口进入议会大堂的後方去。

大堂是个圆拱形的庞大空间，四周密排著层层高起的十多列团围绕著中心主席台的座位，此时正闹哄哄的坐满了来自各星系的议员，人人交头接耳，表情各异。

有些人喜形於色，兴奋溢於言表。但大多数人均面色凝重，忧心忡忡。

丝蒂的另一亲信能源部部长历奇正在入口处守候他们，这时立即迎上，与他们并肩朝在中心最低点的主席台和内阁大臣的座位走去，似若演员正由後台步往位於场中万众瞩目的表演场所。

忽地一人横拦去路，大喝道；“丝蒂！”“喀嚓”连声，负责开路的战十均举起了手中集束死光枪，瞄准来人。

丝蒂等冷眼看去，见到这不知好歹和没有礼貌的家伙，正是身为议员之一，有美男子之称的大商家，一直单恋著姬慧芙的舒十俊。这刻的他两眼喷著仇恨的火，给卫十挡在外方。

丝蒂娇笑道“舒总裁你好！”傲然举步，盈盈来到他身前。

舒十俊在左右两名卫十挟持下，冷静了下来，沉声道“女王究竟到了那里去？”狄平和历奇移到丝蒂两旁，脸上均现出鄙屑和嘲弄的色。

丝蒂轻描淡写道；“舒总裁是否忽然不懂文字了，在我传送给每一位议员的报告里，不是清楚说明了雷坡武串通了第一师的将领，叛变造反，主席恐怕已凶多吉少吗？难道要我把报告亲口再念一次给你听？”舒十俊气得俊脸煞白，看了看正团团把他围著如临大敌的战十，点头道“好！看看有多少人肯信奶谎言吧！”掉头便要离去。

丝蒂玉容转冷，道“你对本副主席出言侮辱，走得那麽容易吗？”舒十俊转过身来，怒火冲天道“奶敢”话尚未完，後面给入射了一针，立时倒下去，全赖战十扶著，才不致跌倒地上。

丝蒂冷道；“舒总裁健康欠佳，不适合出席会议了。”再冷笑一声，由昏迷了的舒十俊旁走过，领头往主席台走去。

见她出现，全场立即肃静下来。

无敌号那本是威风凛凛的饱涨船体，整个塌缩了下来，以多层合成金属造成，注进了磁力能的夹层舰壁呈现波浪褶皱的可怕形态，像斗败了的公鸡般另两艘无敌级飞船，挟持著进入了黑狱军团在仰马星系外空的一号升降坪里。

二十艘剑鱼式太空斗舰在前方开路，费术的银河四号和另十艘半途迎上他的无敌级太空舰则在後方和上下八方护航著。

这麽多巨型太空战舰联群结队地飞进这庞大的升降坪，竟丝毫不觉挤拥，这高阔达两公里、长八公里的室内基地，足可容纳整师的飞舰。

在停机道两旁高起的平台上，是两千名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男女黑狱战十，均手持能发射集束光的武器，加上头身都藏在不断变色的灰蓝甲里，杀气腾腾，予人阴森可怖的骇人感觉。

装於四壁的千多门集束光炮，随著正押进来的无敌号移动，始终瞄准著目标，没有半丝松懈。

封元帅面无表情地卓立在位於中心可前後浮动的指挥台上，身後是十多名高级将领，目光都凝注在俘虏回来的无敌号处。

无敌号像一团长达五千米的废铁般放置到机道的中心去後，两艘押送的飞舰飞掠而起，停泊在前方的空间去。

只留下可怜的无敌号孤零零地停在开放式巨型太空舱内的中心处。

其他黑狱舰亦纷纷降下，战十迅速离船，加入了己方包围敌人的行列去。充满动作的太空内舱升降坪回复了静态，气氛凝重紧张。

一柱青白的光线由上方射了下来，逐渐扩展，把整艘无敌号笼罩在光晕里。

没有了护罩的无敌号，就像个被脱掉了衣服的小姐，赤裸裸纤毫毕露地在扫描光下无所遁形。

两边壁上同时现出每边长达千米的方形电子视窗，清晰地显露了无敌号内剖的情况。

那像是个风暴後的可怕情景，舰内所有东西均已扭曲和变形，再认不出原来是甚麽样子了。只有晶石和方舟等四人例外，前者仍风采依然，後者四人则死虾般蜷伏於指挥大堂的地上，似若昏迷了过去。

四壁同时探出了百多条圆管形的机臂，像长蛇般抵上无敌号骤然衰老至满布褶纹的舰体上。

此时费术大将离开了泊在後方的银河四号，到了指挥台上，向封元帅致敬後道“幸不辱命。”对面的电子视窗上，正显现著对四名俘虏作详细扫描分析的图像和数据报告。

封神像全不知费术在和他说话，聚会神凝视著窗上的映像，沉声道“这四个人均拥有可怕的力量，假若能及时逃进主里，便可以避过磁电能的袭击了。这四个昏倒了的人，只是像上趟般由他们制出来瞒骗我们的假象吧！”众黑狱将领心中凜然，一起点头，对这超卓领袖的推断表示同意。

封嘴角逸出一丝可怕的笑意，淡淡道“准备降器！”费术一震道“元帅要分割主神吗？”封道“为成大事，那能拘於小节，只要能擒得姬慧芙，等若联邦已到了我们手上，得到了方舟，更能使我等将功赎罪，立即照令行事。”“隆隆”声中，一个满布洞口、像个大蜂巢般色光不断变动、直径达二十米的圆形晶石体，由敞开的舱顶缓缓降了下来，来到无敌号的上方，虚悬不动。

众度人眼中都射出震骇的色。

晶石主神在黑狱人心中有著圣不容侵犯的地位，在得到人类卖的躯体前，她就是他们居住及赖之存在的“圣体”。

在以千计的眼投注下，黑狱军团的终极武器“降器”射出眩人眼目的芒光，直射在无敌号顶壁处，厚达三米夹壁立时冰雪般溶解。

芒光消退後，馀下了一个大洞。

舱内的黑狱人均集中精神，将能量贯注到降器处，在封引领下，操纵著这能借用反空间内能量的可怕武器。

在黑狱人悠久的历史里，到现在亦只能造出，四台降器。而一般情况下，纵使在战争中，他们亦不敢使用，因为那实在太损耗他们的能量了。

只有在采取或切割晶石时，降神器才不得不上场。

降器缓缓降入无敌号舰舱里，来到指挥大堂的上空。

一声尖锐的呼啸中，降器其中一个巨眼画出一道耀目光芒，绕著晶石迅快地转了一圈，舱内大堂地壁立时裂开了个大圆坑，舱板的残骸往下掉去，只馀晶石虚悬在大堂正中处，情景诡异至极。

同一时间，方舟等四人的身体也消失无踪。

封狂笑道；“哈！竟想骗我！”千百道光束由降器射出，像八爪鱼般绕卷往晶石，把她缠个结实。

当丝蒂坐在设於议会议长之下的联邦副主席那个位置时，议会大堂才响起了细语。

位於堂心的议长和副议长那圆形活动高台上的两个议席上尚有两层座位。

第二层是联邦正副主席座位，最下层则是十一名内阁大臣的位置了。

姬慧芙的联邦主席位当然空了出来，不过连议长谢格斯亦尚未出现，就教人惊异了。他已连任了三届共九十年的议长，从未有迟到的纪录，今趟为何会破例呢？

更使一众议员不解的是，内阁大臣里亦有数人缺席，包括姬慧芙的三位亲密战友情报局长依莉茜亚、内务卿布苟玲和交通司德里尼，另一人则是在联邦备受尊敬首席大法官艾华达了。

丝蒂不理众人的议论纷纭，眼光扫往左右两侧最高处空无一人的记者席，心中满意，知道手下把来采访的记者全部软禁起来，由这刻开始，整个通讯网路将置於军方的控制下，再不容许任何人胡言乱语了。

接著她向副议长高丽美微一点头。

高丽美俏立而起，按动了请人肃静电铃，以她清爽脆亮的声音道 “本副议长首先宣布，可敬的主议长谢格斯先生，为了要进行紧急的蜕变疗，不能来主持这联邦史上最紧急和重要的会议，今天改由本副议长代他主持。” 整个议会一时静至落针可闻，人人面色凝重。

高丽美续道 “根据联邦宪法，姬主席下落不明，遇害的可能性极大。在这战争时期，主席一位绝不可悬空，本议长依据宪法第七条，宣布丝蒂副主席为联邦主席，拥有主席的一切行政权和领导军队的权力。” 霎时间，议员要求发言的红灯亮个不停，全场哄然一片，更有百多人站了起来，表示抗议。不过没有议长的同意，他们席前的传声器都不会生效。

丝蒂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移到本属姬慧芙的位置处，摆出手势，要求全体肃静下来，缓缓道 “我明白各位激动的原因，是因姬主席的失踪而起，加上近日传遍联邦有关我和姬主席不和谣言在作祟。但让我告诉各位可敬的议员，这事绝非事实。一直以来，我和姬主席都相处愉快，各位听完我的解释後，便会明白为何会出现这麼混乱的局面。请狄平上将作报告。” 在鸦雀无声里，狄平上将待丝蒂坐好後，肃立而起，报告了天虎星系敌军压境的情况，当然加油添醋，以强调敌人的威胁，最後下结论道 “黑狱人的间谍已混进了我们之中，姬主席应是在敌人的精心策划下出了事，敌人更以我们不能理解的手段，控制雷坡武大将和白树总参谋长，使他们甘於敌人利用。联邦正陷於最大的危难里，详尽的分析报告，稍後将会送到各位可敬议员的手上。” 数十盏要求发言的灯又闪亮起来，嚣叫声四起，不过声势比刚才已差远了。

狄平提高声音道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我要求主席行使法定的权力，宣布联邦进入战争状态，实施军法统治。只有集中权力，才可调动联邦所有资源人力，以应付迫在跟前这从未有过的大危机。” 大堂蓦地静了下来，忽然间，心存反对的人都知道，再没有人能阻止丝蒂进行独裁统治，假若议会反对的话，她大可把议会解散，重新选举。

丝蒂和狄平交换了个眼色，知道整个联邦都落到他们的掌握里去了。

第六章 生死之间

当降器由上而来时，方舟等四人已知不妙。

这个降器虽比他们藏身的晶石小多了，但凝聚的力量是庞大至无可比较的地步，似是能不竭地提取反空间内的能量。

若说晶石的能量是静态和有限的，那么这降器的能量却是动态和无有止境如此厉害的武器，尽管再多上百多个“他们”，也休想有胜利的希望。

加上接近五千个黑狱人所凝起的强大力场，他们连半丝顽抗的力量都没有。

方舟的思感能完全无法进入降神器去，当然更没法侦知她的结构，正不知如何是好时，降器身上那些洞孔已射出千百道光束，天网般把晶石捕捉住。

在晶石粉碎前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方舟灵光一现，运集全体能量，倏地融入了晶石内那正反空间的奇异边界里。

“轰！”晶石爆成碎粉，强大的能量却无法逸出降器的能量罩外，只能往内部挤去，竟破开了正反空间的边防，使这不能逾越的界限在一瞬间裂开了一个隙缝，才再阖拢起来。

外面的黑狱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他们还是破天荒以降器去摧毁一方圣不可侵犯的主，事前根本不曾想像得到竟是如此轻易及如此后果。

封则暗叫可惜，他本意只是粉碎晶石的外层，再慢慢擒人。岂知晶石开头强大的抗力，只是个幌子，一下子便炸个粉碎，便他愿望成空。

唉！

总算除掉了可怕的心腹大敌，现在可以安心把馀下的两个俘虏送给帝君了。

方舟等刹那间随著晶石粉碎时释放的能量送入了反空间里，进行了人类首次以肉身反空间的活动。

庞大如山的压力，立时把他们压得全身欲裂。

一股无法形容的力量撕扯著他们的神经，刹那间千万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心灵的天地无限地扩阔，又无限地收缩著，再不能作任何理性的思想。

若非体内的分子经过了改，吸收了晶石的奇异能量，他们早就灰飞烟灭。不过在这没有形体的空间里，任何物质均会分解，除非他们能像晶石般可同时存在於两个空间内，但他们根本没法办到。

在那千分之一秒、介乎生死间的刹那光景里，方舟凭著早先定下的意念和超人的感觉，扯著三人，硬了少於万分之一厘米的距离，融入了泊在无敌号后方河四号内那比刚刚毁灭了的晶石要大上一倍的晶体里去。

四人同时掉了下来，滚伏在晶石那奇异的空间里，眼耳口鼻和皮肤均渗出了鲜血，形相凄厉至极，但总算捡回了一命。

不知过了多久，方舟回醒过来。

晶石内能量激荡著。

巴斯基等亦逐一回醒过来，面面相觑。

姬慧芙呼出一口气骇然道“他们在干甚麽？”方舟知道此时黑狱人

均集中在晶石内，不敢冒险“探出去”看，因为他们实在太疲弱了，只要来个普通的黑狱人，便可轻易收拾他们。

舒玉智俏脸首次现出痛苦的神色，咳出了一口血後，才舒服点道“他们定是要把沙莹和姍娜丽娃送去给那帝君。唉！现在我们来力量去阻止他们呢？”巴斯基爬了过去，拥著她香肩关怀地道“小姐觉得怎样了？是否伤得很重？”舒王智摇头道“可以这样说，但很快便可复元过来，只是短时间内休想动手战斗。”方舟苦笑道“拾回条小命已是天大幸运了，现在我连走路都有问题，只想躺下好好的睡一觉。”姬慧芙骇然道“万万不可，飞船正不断增速，很快就要进入反空间去。别忘了在反空间旅航时，黑狱人的精会离开肉身，寄居到晶石来，那时”话犹未已，船体剧震。

“轰！”巴斯基的头号手下摩亚的虎鲨飞船在可瘫痪动力系统的集束光里爆炸开来，产生的能量抵消了光束的力量，十多个逃生囊同时弹射出来，往乐园星系的内空投去。

正透过视野舷窗看著这一切发生的卡尔夫南狞笑道“有种！当机立断，不愧是强横改造人本色！”此时八艘战飞船已开进乐园星系的内星空去，护罩都增强至顶点，以应付任何袭击。

就在这时，通讯系统收到来自乐园一号星的讯息，有人要求和卡尔夫南说话。

接通了後，统率著巴斯基非改造人战十第一战斗师的勒汗大将，通过电子投像，出现在卡尔夫南身前，施礼後恭敬地道“本人勒汗，特来向大老板投诚，如蒙接纳，可让先生兵不血刃地得到整个乐园星系。否则以乐园星系的防卫能力和百万计的武装部队，先生纵能取得最後胜利，怕也要付出惨痛代价。”卡尔夫南冷然道“你为何要背叛巴斯基呢？”勒汗从容道“我并没有背叛他，他应该已和方舟及姬慧芙等同归於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勒汗和五千名最锐特种战十，一向只肯依附强者，改人失去了巴斯基，群龙无首，迟早会给联邦军消灭，我不想陪他们一起丧命。改人在这只占极少部分，所有非改战十均视本人为首，请大老板考虑一下。”卡尔夫南和翟斯飞交换了个眼色，均大感兴趣。

勒汗续道“荒星基地内的庞大军事设施和人性实验室，假若可丝毫无损地落入老板你手里，老板可变成联邦内实力最强横的人，征服联邦只是早晚间的事了。”卡尔夫南断然道“好！由现在开始，你和翟斯飞就是我的左右大将。谁都知道我信誉良好，绝不会违反诺言。”翟斯飞截人道“你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呢！改造人是绝不好惹。”勒汗道“只要我人能把荒星基地的几个动力源破坏，便可把所有防御装置瘫痪下来。老板可佯作进攻，吸引著改造人的注意力，我们便能顺利推行计划了。”话毕传讯中断。

看著勒汗的电子立体影像消去，卡尔夫南仰天长笑。

现在既知姬慧芙死了，乐园星系又唾手可得，所有因雷坡武逃掉而来失意，均一扫而。

得到了人性验室研究成果，又配上自己的黑巫术和无穷尽的财力物力，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往称霸银河这伟大目标迈进了。

他将代表所有长期被女性踩在脚下的男人昂然抬起头来，自由只代表著混乱和没有纪律，他将铁腕手段把这一切扭转过来，否则迟早人类都会被更强人的外族毁灭。

从没一刻，他比现在更具信心。

方舟等四人挤作一团，共历忧患。

出乎意料外的，来到了晶石内的黑狱人体都处于仿似冬眠的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强烈刺激，应不会苏醒过来。

灯火熄灭，飞船在反空间里抖颤著，抵抗著那庞大的压力。

他们和黑狱人虽共处晶石内，但却非在同一层次。

对于正反空间的关系，他们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这虽是两个并存的空间，结构上却有著极端的差异。

在反空间内时间和空间均被扭曲了，这是由于反空间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著。

空间给浓缩了起来，内中不存在任何像正空间的物质结构，连分子都不能成形，一切只以纯能量的形式存在，那是完全超越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难以理解。

反空间内一寸空间，等於正空间一亿公里或更远的距离。

或者这只是一种错觉，在反空间内速率可能是以千亿倍的高速进行。

这事谁都不能肯定。

从降器的可怕经验，可以想到谁最能利用反空间的能量，谁便可在这场战争里取得胜利。

得到人类知识的黑狱人，暂时在这方面仍是占尽上风。

他们若非因缘巧合下，得悉了晶石的秘密，恐怕到一败涂地、灰飞烟灭後仍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在正空间和反空间之间存在一个奇异的能量层次，全赖著它把两个空间分隔开来，只有在超越正空间速度极限光速後，正空间的物质才可突破这界限，进入反空间内，而在猛然减速至零时，便可由反空间反弹回正空间来。

反空间内的零速，刚好等於正空间内的光速。

这是启人心思的事实。

另一个方法就是能量的大小。当能量达至某一程度时，便可破进反空间内，那或者正是反空间内能量的最低点。

黑狱人采得银河系核心处的晶石，可能是唯一能贯通两个空间的奇异物质，至於黑狱人如何在晶石内衍生出生命，到现在则仍是深藏在宇宙的迷雾里。

一直以来，人类都不明白是甚麽巨大的力量，把以亿计的太阳聚集而成为一组的星系，现在或者有了个初步的答案。

力量来自反空间，而媒介则是他们正身在其中的晶石。

这正反空间的中间地带，最令人惊异处是既是无限大又是无限小，晶石处于这边界的部分，没有光也没有任何实体，成了正反空间的缓冲。由两边空间进入，都不须庞大的能量或速度，晶石便若一道桥般贯通了她们。

现在四人的体质结构，均存有晶石能量，故能活动自如，把这中间地带，当作了避难的藏身之所。这奇异的边界，必对往返正反空间有著奇妙的作用，只是他们仍掌握不到其中的奥秘吧！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息後，四人复元过来，只是损耗了的能量，仍无法补充。

而危机却愈迫愈近。

当银河四号反弹回正空间时，黑狱人便会醒过来。在正常的空间裏一旦回复了平时敏锐，他们就无所遁形了。

姬慧芙的心灵向其他三人传达了这想法後，各人都皱眉苦思，希望找到恢复能力的方法。

最简单莫如像上次般再吸取晶石的异能。但这只会惊动了晶石中结成一体黑狱人，有点像在别人眼睁睁下到他家里大模大样的偷东西。

舒玉智忽地娇躯微颤，靠紧了背後的方舟，把心灵的讯息传过去道：“只要有方法吸取反空间的能量，尽管只是少许，也可能使我们回复力量。”巴斯基应道：“但怎办得到呢？何况若能量过大，我们可能会负荷不来，立即魂散魄灭。”舒玉智冷静地分析道：“在正空间内，这根本无法办到。首先我们不能贯穿到另一方去，其次亦没有可能控制能量的大小，那有点像外面正刮著暴风，若冒失把门打开，屋内的人和物都会给卷走了。”姬慧芙心中一动道：“我明白了，当晶石在正空间内时，她的‘另一半’则连接著反空间，而现在到了反空间里，她那‘另一半’便应在正空间里了。问题是飞船的磁力护罩，却把她与反空间分隔了开来，接通不了充盈在反空间内能量。我们就算肯冒险，仍是一筹莫展。况且现在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事。”舒玉智的心灵讯息道：“在一般的情况下，确是如此。但这刻黑狱人的正与晶石结为一体，从而催发晶石的能量，驱动飞船在反空间内作高速飞行，只要我们能在飞船弹回正空间那刹那的时光，趁他们仍在茫然迷失的一刻，思感能钻入他们的精神里去，或可引导他们的能量贯通回反空间去，那时我们要摄取能量，他们就像供应食水的喉管，水便到了我们这里来了。”方舟大喜道：“舒院长真是学究天人，智比正空间高，我定要好好吻奶。嘿！这事包在我身上，说到对付黑狱人，我的经验确丰富无比。”三人心情紧张，没有兴趣与他胡扯，都集中精神，好养精蓄锐以求死里逃生。

若不成功，那就情愿自杀，也好过给黑狱魔魂把身体据为他有了。

飞船倏地停了下来。

领袖一号飞离素女星系的外空基地，开始了往仰马星系的遥远旅途。

飞鹰飞鹫两艘母舰级飞船和其他较小型的战斗舰，均留下了给尤历准将指挥。

在丝蒂登上联邦主席後，素女星系便成为睢一敢不视她为主席的基地了。

在那趟应付黑狱人偷袭时，姬慧芙大幅增强了素女星系的内空防御，现在再配以第一师的精锐部队，实力确不容忽视。

当然！假若丝蒂倾全力来攻，十个素女星也要失守，但白树猜到她有著很多顾忌。

首先，她仍是阵脚未稳，若甘冒大不讳，做出联邦政府未进行过攻打一个殖民星的暴行，必然使军方内部兴起反对的声音，更不用说联邦的公民了。

其次就是黑狱人的威胁。

在某一个程度上，素女星系将成为另一个不受管束的乐园星系，虽是眼中钉，但联邦政府仍须忍受下去。至於另一威胁，来自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怕也不敢公然违反联邦法，以武力对付一个星系，所以雷坡武和白树才放心去进行寻找女王的重要任务。

现在惟有她的安然归来，才能拨乱反正，伸张法律和正义，领导联邦与黑狱军团周旋到底，争取最後的胜利。

改良了的领袖一号比以前优胜的速率迅达亚次光速，眨眼间消失在基

地上送行者的视野里。

苍茫的星空，正代表著人类茫不可测的将来命运。

每个人的心均往下沉去。

就在银河四号反弹回正空间的刹那，四人思感联结在一起，以方舟为中心延伸出中间地带，进入晶石体内。

黑狱人的精神力正与晶石的能量合为一体，不停运转，再由晶石下接驳著的输送管，注进飞船腹部的动力系统，以供应护罩和推进系统的需要。

方舟对黑狱人的力已是掌握得驾轻就熟，他虽没有能力破入对方的精里，但却有引导方法。

精力是超越物质的一种纯能量，不受任何物理或物质的限制，除非遇上威力庞大的力场，否则便可畅通无阻。

生命本身在这物质世界里，本来已是一个奇迹，由她而来的力，则更是迹里的异事。

现在黑狱人利用晶石，正成功营造出一个精神的力场，方舟如要破坏她，原是绝不能办到。但对方的弱点却是因正处於混混沌沌、无知无觉的半昏迷意识中，根本不知有外力入侵，就像催眠的人般，受到指引，立即依命而行。

“轰！”银河四号回到了正空间辽阔的星空里。

就在那一刻，整个力场以直线透过晶石进入了反空间去。

以费术大将为首的三百多名黑狱人，同时惊醒过来。

但已是太迟了。

比较起来，他们的力场实是小巫见大巫，就若一块乾布浸了一截到水里，水的分子立时长进乾的一方来。

以前方舟等由正空间探往反空间，均是藉晶石作通道，纯以思感作各种探测的活动，从没试过把能量送出去，更不知会发生甚麽事。

这刻他们知道了。

反空间的压缩能量有若大海冲倒堤岸般在那瞬间潮涌灌入，首先卷入黑狱人的力场里去，正反空间虽立即回复封闭原状，但只是那百分之一秒的能量输送，已教他们吃不消了。

三百多个黑狱人的精体首当其冲，最令人骇然的是飞船内他们系在安全带内的原体一齐生出感应，全部剧烈抖颤起来。

方舟心知不妙时，黑狱人藏在晶石内的纷纷挣扎逃出这可怕的力场，勉强退往晶石外身体里去，也带走了大半来自反空间的可怕能量。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甚麽一回事。

三百多个黑狱人的身体立时爆成游离分子，一点不存。

能量找不到渲点，全部往尽端处的四人涌过来。

这趟轮到方舟首当其冲，眼看要步上黑狱人的後塵时，心中传来舒玉智的紧急告尖呼道“快！送回去！”方舟叫了声谢天谢地，刹那间把庞大无匹的能量尽收往四人体内，再一滴不留地把能量导入晶石内，往反空间送出去。

脑际轰然剧震，四人抛离了晶石，重重跌在飞船大堂的甲板上。

这次只比上次略好了点，只是体内仍然是虚虚荡荡，没有半丝能量踪影比刚才试图吸取反空间能量前的状态仍要不如。

勉强抬起头来，见到姬慧芙等都是东倒西歪，分别跌伏於不同角落处，

情况狼狈之极。

大堂内仍是漆黑一片，照明设备没有如常地自动恢复过来，外面则是美丽的星空，隐约可见到同队其他护航太空舰影子。

大堂忽地微亮起来，却非照明系统回复了过来。

光源来自正前方处。

方舟惊觉地把目光移往视野舷窗的方向，只见一点强烈的光芒在远方逐渐扩大著。

初时他还以为是因朝著某一个太阳飞去，看清楚点才知道不是，恒星绝不会发出这种银白色不断变动的奇异光芒。

那究竟是甚麽东西呢？一股寒意直涌心头。

第七章 大帝战城

银芒在前方不断扩大著。

方舟不能相信地伏在大堂的甲板上，呆看著出现在视野舷窗外诡异无伦的情景发出银芒的是个直径至少有八十公里、庞大得令人心惊胆颤的大圆球，下方处探出一百多条长逾一百公里的黝黑触需，不停蠕动著。

骤眼看去，就若一个抽象化和简化的巨型水母，正在这虚空的广袤海洋中载浮载沉。

右方大堂远处传来姬慧芙微弱惊呼道 “天啊！那是甚麽东西？比家乡月球还要明亮！” 後左方角落处的舒玉智颤声道 “这怪物为何会发光呢？” 铁头撞在视野舷窗处巴斯基跌得最惨，这时才能撑起少许上半截身体，揉了揉刺激得差点睁不开来的眼睛，定一看，剧震道 “我天！这是用晶石造出来的飞行物体。” 四人同时头皮发麻，手足冰冷。

終於知道出现於跟前水母般的庞然巨物是甚麽了。

那就是黑狱人新建成的超级巨无霸太空舰“大帝号”，主体圆球由一块晶石造成，垂下来像八爪鱼软臂般的东西，自然是能输送毁灭性能量的可怕武器了。

这“大帝号”与黑猎人其他以人类飞船为蓝本的太空舰均截然不同，显示出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後，黑狱人終於产生出拥有自己面貌的超卓科技。

银河二号自动系统操控著，朝大帝号疾掠过去，速度不断减慢。

强烈的痛楚和昏眩的感觉逐渐消失，可是仍是浑体乏力，连要爬起来都力不从心。

姬慧芙困难地道 “可以掉头走吗？” 方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踉跄往驾驶台走去，尚差五、六步时，又滚跌地上，重重地呻吟了一声。

舒玉智勉强坐了起来，苦笑道 “以我们现在的状态，绝没有可能催动晶石，控制飞船。我情愿死掉，都不肯落到敌人手里。” 其他三人均有同感，若要给人占了自己的身体，不如死掉算了。

此时大帝号的圆球主体，扩大至塞满整个前方的空间，像大地般无穷无尽地往上下四方延展开去，使人很难再把她当作一艘太空舰了。

晶石构成的船体，闪耀著不应属於这宇宙、缥缈难测、充满了由无数

层次透出来的银白异芒，有若来自另一世界的诡秘魔物。

浑体不见任何雕琢痕迹，又或舱门舷窗那类设备，光滑如镜，以一个无比动人的弧度，形成了仿似天生的水晶球般舰身主体。

一个红点在其上闪动著，舰队王朝那红芒飞去。

那些比主体还要长的触需，像一堆水蛇般在下方蠕动著，更使人看得毛骨悚然。

他们完全被跟前事实唬倒了，一时间浑忘了即将来临的悲惨命运，四颗心直往下沉。

黑狱魔人终建成了他们威力最庞大晶体武器，人类所有战争机器加起来恐亦非其对手。

试想这麽一大球晶体可以蕴藏著多麽骇人的能量，不但可贯通正反空间，来去自如，本身已是最可怕的武器了。

更正确点说，大帝号再不应被看作是一艘超巨型的战舰，而是一座能飞行的战争碱了。

当她到了联邦时，就是人类末日开始的一刻。

就算他们四人处在最巅峰的状态时，骤然来到这黑狱人的主力战舰前，也等若送到饿狮面前的可怜肥羊，绝没有生还的希望。

而他们再无力去改变跟前的状况。

随著距离的缩短，圆点不断扩大著，接著涡旋下去，露出了直径达数公里的巨大进口，在他们眼中，不啻恶兽在张开可吞噬任何猎物的巨口。

魂飞魄散下，整个舰队逐一驶进了那进口内庞大的圆筒形空间里，就像一群小鸟儿，回到了栖身的洞穴里。

丝蒂立在月球基地的主席休室内，透过玻璃帷幕墙，欣赏著基地外夜景。

联邦终於落到她的手上了。

由姬慧芙登上联邦主席宝座那一天起，她便知道终有一日要和这女王作正面冲突，在姬慧芙的光芒下，她变成了一颗黯然失色的伴星。

她一直不同意姬慧芙那种宽仁放任的施政方式，只会助长各种地方势力和宗教组织的力量。

不同的星系，有不同的天然环境，会发展出差异愈来愈大的文化，当这形势发展至某一程度时，就会使整个联邦瓦解分裂，变成内乱。

只有一个强大的军政府的存在，再加以种种防患未然的措施，以铁腕去推行，才能保持联邦的存在。

黑狱军团的出现，更加强了她信念。

现在是她大展拳脚时刻了。

这时狄平上将走了进来，向她报告了各方面形势，特别是有关天虎星系和素女星系外患内忧。

丝蒂轻描淡写道 “素女星系暂可搁在一旁，你只须派出舰队，在远处监察著她的动静，尽量截断她所有对外的通讯使成了。”狄平点头道 “我绝对同意主席的说法，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场漂亮胜仗，来证明主席比姬慧芙更有资格当主席。请主席立即下令全军动员，把黑狱人轰回老家去。”丝蒂往前移去，靠近狄平的怀里，低声道 “还没有卡尔夫南的消息吗？”狄平脸色阴沉起来，低声道 “他可能已成功占领了巴斯基的乐园星系，我们的侦察船看到他的舰队进驻在那星系的内空。”丝蒂立时色变。

大帝号的巨洞形入口处，洒下了一片柔和的蓝芒，当前方四艘剑鱼型飞舰驶进舱内时，蓝芒透体而入，扫过整艘船舰内外各处。

巴斯基辛苦地往姬慧芙爬去，呻吟著道“主席，能否发射出反物质微型导弹，让我们集体自杀！”姬慧芙苦涩地道“我现在连抬手都有困难，那来力量施放导弹呢？”巴斯基颓然滚倒地上。

蓝芒扫在舰首处。

异变突起。

蓝芒竟反弹开去，变成漫空芒点。

太空舱内的警报立时闪亮，派守在舱内的黑狱军东掠西飞，战机纷纷升上这巨舱的上空。

方舟等完全听不到由外间传来的任何声音，只是透过正侧舷窗，看著外面这场无声的哑剧。

银河四号夷然通过了蓝光，来到广阔若陆上太空基地的庞大空间里。

十多条巨型机械臂由降落道旁旋开的甲板探了出来，前方的大吸盘暴射在舰身上，银河四号一阵抖颤，停了下来，定在舱内的半空处。

方舟此时爬到姬慧芙旁，愕然问道“发生甚麽事？”姬慧芙苦笑道“我们忘了关上护罩哩！”方舟以苦笑回报道“今天鄙人有少许不舒服，甚麽都忘了。”大难即临，姬慧芙真情流露，额头软弱地点挨靠在他宽肩上，以仅可微闻的声音轻柔地道“我肌内疯有自杀装，只要你按动密码，就可把方圆一公里的任何物质炸成碎，我希望能死在你手里。”说著时，小腹忽地露出一组数字按钮。

她声音虽低，瞒不过舒玉智和巴斯基，知道可以痛快地死去，都大振，爬了过来。

这四个关系复杂难明的落难战友，此际面对死亡的一刻，抛开了一切成见，挤作了亲密的一团。

“轰轰轰轰”船体传来连续的剧震，舷窗外强芒爆闪，当视野回复清晰时，外面的黑狱战十和船内的四人无不脸脸相觑，看著十多条机械臂化成了碎。

“砰！”河四号失去了支撑，又没有了动力，重重掉在升降道的中心处。

四人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再次坐好。

这时都明白过来，黑狱人由机械臂传来了强大的能量，意图把银河四号船體的护罩力场震碎，好破入飞舰内看看究竟发生了甚麽事。

舒玉智奇道“照理黑狱人应清楚护罩的能量度，怎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众人同时升起希望，这时才有心情往外望去。

所有视野舷窗的设计，均有过滤反光的能力，只可由里面往外看，若由外面望进来，则有如一幅不透明的金属壁。

在这全由晶石构成的太空舱里，首先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外面数千个黑狱帝亲兵团的战十，他们的配备大异於以前所见的黑狱战十，浑体藏在雪白色的金属护罩内，面盔前方是片半透明玻璃质的密封罩子，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际处嵌著了一方小型晶石，闪闪生辉。

武器均装在四肢处，用途难明，怕只有在他们发动攻击时才能分晓了。不过装在左右肘的应是微型导弹的发射器，只是身上配备，便看得他们四人心惊胆颤了。

此时敌人团团把飞船围著，几个明显是将领级的人物，正在停舰坪一

座高台上，遥遥指点著银河四号在说话。

方舟和巴斯基心中一动，同时爬了起来，跌跌撞撞的扑往主控制台处，察看显示飞船状态的仪表板。

一看护罩的能量读数，同时失声叫道 “零！” 姬慧芙和舒王智也摇摇晃晃的到了两人身旁，无不看得大惑不解。

这趟惨了，刚才的能量交锋下，飞舰的护罩已完蛋了。

一道强烈光束，不知由何处射来，把整艘飞舰笼罩在内。

方舟等不由心叫完了。

卡尔夫南由战机走了下来，踏足在征服了的荒星地下基地上，翟斯飞和巴斯基的叛将勒汗迎了过来，恭候的数万降兵全体肃立致敬。

卡尔夫南踌躇满志道 “情况如何？” 翟斯飞傲然道 “改造人死伤过半，其他的都随摩亚溜掉了。我已派了四艘战飞船追击他们，务要一个不留，把改造人连根悉数除掉。” 卡尔夫南欣然地拍了拍另一边勒汗的肩膀，笑道 “好！只要勒汗你全心全意为我办事，保证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用再受改造人的气。” 勒汗谄媚地道 “多谢老板提拔！” 另一边的翟斯飞道 “丝蒂已成功登上了联邦主席的宝座，控制了议会，还实施军法统治，把大权集中到手上去。” 卡尔夫南嘴角露出一丝阴险的笑意道 “该是向她贺时候了。” “轰！” 银河四号由地上弹了起来，剧震下方舟四人又全倒在地上。

爆炸连串响起。

好一会后才平静下来。

一架巨型的飞行坦克，由空中掉了下来，化作了一团烈，再变成一堆顽铁。

方舟兴奋地跳起来道 “我明白了，刚才来自反空间能量，有部分输进了飞船的护罩里，由於飞船的能量，所以护罩的能量读数才会变成零，我们有救了。” 巴斯基一把抓住方舟，叫道 “这是我们唯一的逃生机会，只要我们能开走飞船便成了。黑狱人根本不知这里发生了甚麽事，绝不敢动粗的。” 方舟欢呼道 “快到晶石去，只有从那里我们才可得到力量。” 不知如何，三人均感不妥，一时又不能具体地说出甚麽来。

方舟的体质确是大异於常人，比巴斯基这强的改造人更要优越，兴奋下回复了体力，箭般往大堂中心的晶石射去。

姬慧芙忽地醒觉，尖叫道 “不要！” “砰！” 方舟硬撞在晶石上，立时爆起一团强芒，把他整个抛得凌空倒飞，越过三人头顶，直挺挺地摔在地上，再不动弹。

刚才是否极泰来，现在是乐极生悲了。

早先众人之所以抛离晶石，正因与整个动力系统相连的晶石内贯满反空间的能量，现在方舟想钻入晶石内，等於和晶石内的能量硬拚一记，自然要吃大亏了。

三人不约而同往昏死地上的方舟扑过去。

丝蒂挥退了军机秘书後，按动了通话器，通过反空间传来的讯号数据，被电脑翻译成音波，一丝不误地变成了卡尔夫南的笑声。

丝蒂冷静地道 “卡尔你为何这麽开心呢？是否俘掳了爱哩？” 卡尔夫南笑声倏止，好一会才道 “丝蒂奶心愿得偿，当上了联邦主席，我自然要替奶高兴。” 丝蒂娇笑道 “多谢大老板关心了，雷坡武等人到了素女星系，

爱当然也应在那里了。现在副主席一位仍然悬空，若卡尔你肯立此一功，我便有藉口把你名正言顺的委任为副主席了。”卡尔夫南蔫了一口气道 “话虽是这么说，但我怕给人误会私建兵团，残忍好杀，那时不但当不成副主席，最怕奶受不了压力，派大军来围剿我，所以我还是退而求其次，弄个联邦军总司令来做做好了！”丝蒂冷冷道 “那狄平怎么办？”卡尔夫南若无其事道 “主席不是说有个副主席的空缺吗，赏给狄平不就行了。”丝蒂根得咬牙切齿，但声音仍保持平静道 “这事让我考虑一下吧！”卡尔夫南声音转寒道 “对不起！我已是迫不及待。现在给主席三个地球日的时间，若到时还得不到答案，我便把整件事抖出来，至多留在乐园星作我土皇帝，主席却要应付整个联邦的责难了。”传讯中断。

丝蒂先是秀目凶光闪闪，旋又叹了一口气，颓然挨到椅背处。

三人的手摸上方舟的身体时，均同时剧震。

河四号奇迹地动了起来，升上太空舱的半空，缓缓掉头。

全场的黑狱人均瞠目结舌，不知该如何应变，又不敢猛下辣手，因为里面不但有许多自己的族人，还有两个贵的躯壳。

奉撒拿旦之命来处理这无人能明白理解的“突变”的大将蚩由节立即下令道 “关闭太空舱！”姬慧芙三人仍在颤抖著，能量不断由方舟处送进他们体内去。

巨型的太空舱门无声无息地旋转阖拢起来。

银河四号仍在抖颤著，却没有移动半寸。

众黑狱人松了一口气时，他们至高无上的领袖撒拿旦柔和悦耳，似男非男、若女非女的声音从容地在整个内舱空间响起道 “我感觉到里面再没有我们的族人，立即攻击！唉！我只是游了一会，你们便出了这么大的岔子，真是没用！”以四艘主力舰级飞船为主的舰队，大小共三百多艘飞船，队形整齐地飞进素女星系的内空，朝著素女星的基地飞去。

这四艘与领袖号同级的主力舰级飞船，分别是大臣四号、五号、九号和十号，乃交通司德里尼、内务卿布苟玲、司法部首席大法官艾华达和情报局局长依莉茜亚的座驾飞舰。

他们的到来，立时使拥护姬慧芙的军队声势实力同时大增，再不似先前的薄弱，但亦进一步把联邦推往内战的边缘。

素女星总督尤历在基地上列阵迎迓，奏起军乐，气氛庄严。

四位内阁大臣纷纷下船，与尤历握手问好，人人忧色重重。

到了尤历的总督府内，五人进入会议厅。

尤历先报告了雷坡武等人的任务和素女星的防御情况，接著道 “这趟全赖夫秀清院长的 嘿-，她的灵魂到了爱内，才使我们避过全军尽没的大祸，也知道了姬主席到了仰马星去。现在我们的希望，就是主席能平安归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依莉茜亚狠声道 “丝蒂枉顾大局，偏在联邦水深火热的当儿策动政变，我们绝不能任她勾结卡尔夫南，胡作妄为。”首席大法官艾华达叹了一口气道 “她就是看准了这点，才如此全无顾忌。在这时刻，我们绝不宜发动内战，予黑狱军团有可乘之机。跟前最佳策略，莫如稳守素女星系，等待主席回来。”交通司德里尼道 “但我们也不宜过於被动，丝蒂虽委任了新的情报局长，但依莉仍有大批效忠於她的手下，只要能准确掌握丝蒂和卡尔夫南两方的动静，进攻退守的主动权，便可握在我们的手心里了。”夫秀清丽的内务卿布苟玲幽幽道 “真不明白姬主席去乐园

星打个转，忽然间到了万多光年的仰马星去，唉！那是黑狱人的势力范围，教人担心死了。”依莉茜亚道“是否爱弄错了，没有几年的时间，主席怎能到了那么远的地方去？”尤历苦笑著望往窗外阳光漫天的素女星美景，沉声道“我们对这宇宙的理解能有多少呢？她若是和方舟在一起，做出甚麽异事来我也不会太奇怪。”众人随著他的眼光往外望去，心中都涌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

正常和怪异的差别也许是不存在的，分别只在於认识和不认识，知道或者是不知道。

第八章 连消代打

早蓄势以待能量来自战船本体的集束毁灭性光束，由太空舱内不同的发射口，千百道芒光齐往空中银河四号激射而去。

“砰！”爆起了团团芒光，闪耀全场。

强烈撞击下产生气流，把四周的黑狱战十卷得东跌西倒，乱成一片，若非有战甲护体，恐怕要死伤过半。

芒光消去，空中再没有半点痕迹。

撒拿旦的声音再响起道“真是有趣，竟能像我们大帝号般，纯凭能量便移入反空间内去，有这种了得的对手，正可作我们征服宇宙的磨练。”声音转寒道“立即准备进入反空间，我看他们能逃到那里去！”众战十轰然应诺，士气高昂。

在他们心中，撒拿旦不但是最高领袖，还是领导他们迈向胜利的战。

银河四号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在反空间内飞行著，目的地是仰马星系的黑狱第四军的外空基地。这是人类第一艘直接利用反空间能量飞行的太空舰。

趁著能量未耗尽前，他们将利用无敌的动力和护罩摧毁黑狱人在仰马星系内所有的飞船和设施。方舟等四人各占著一个岗位。

方舟负责驾驶，巴斯基的任务仍是操纵武器，舒王智监听通讯和情报分析，姬慧芙则负起调节整艘飞舰的其他设备，以配合这最重要的三方面运作。

他们的思感能，使他们每个人都可应付原本需大批人员才能完成的工作。

死里逃生，本属喜事，可是当他们想到同来的辛茜娅等均死於非命，又赔上了狄丽，都快乐不起来。

共患难了这麽一段日子後，连巴斯基这麽冷酷无情的人，也对战友生出了微妙的感情。

更令众人无精打采的是亲眼目睹了黑狱军团的真正实力。

除非人类再有重大突破，否则灭亡只是早晚间的事。

坐在人堂最後方的姬慧芙忽地欢呼道“我找到珊娜丽娃和沙莹，她们囚在舰腹内，失去了知觉。唉！要待离开反空间才能把她们唤醒过来的。”巴斯基最宠沙莹，欣然道“她们怎都想不到会是由我们去把她唤醒过来

的。”方舟认真地道 “我一定要把她们个饱。”舱内忽然又充满了生机和朝气。

舒王智道 “方舟!你有没有把握准确地出现在外空基地室内升降坪里?黑狱人大部分战舰现在均泊在那裏,没有保护的力场。假若由外面进攻,我们怕无法攻破这超级战堡。”方舟道 “换了以前,我实在没有把握,但现在晶石内充满反空间的奇异能量,使这艘船灵活百倍,便只是小事一件罢了!”姬慧芙心中一动道 “假看我们能节制地提取反空间的能量,说不定可以和大帝号一决雌雄呢。”巴斯基犹有馀悸道 “奶还敢再试吗?”舒王智道 “问题是晶石能够不够空间去容纳这种可怕的压缩能量,若我们能到银心去采取适合的晶石,说不定真可成一艘可与大帝号抗衡的戡舰。”其他三人齐感心动,思索著这诱人的可能性。

虽然到银心的旅程本身便是令人难知吉凶,如何采取晶石也是教人头痛的一件事,但总是个希望,强过束手等死。

方舟忽道 “准备!”飞舰剧颤起来,动力反应炉内生出强大的反动力。银河四号倏地煞止。

下一刻,他们已到了黑狱人仰马星系外空基地的升降坪的上空处,下方密密麻麻泊满了飞舰战机,还有许多工作和守卫著的黑狱战士。

丝蒂坐在领袖二号顶部的办公大堂的办公处,向狄平说出了卡尔夫南恐吓的话。

狄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之所以全力支持丝蒂,一方面固是受她媚惑,更重要是他知道姬慧芙想以雷坡武取代他,才不惜誓死反抗。

现在成功了,反要他拱手让出军方最高的位置,他怎会甘心。

忽然间,天虎星系的安危对他再不重要了,最紧要是如何保持手内的权力。

狄平沉声道 “奶打算怎样应付他的要求呢?他若成了联邦军的总司令,奶更难控制他了。”丝蒂眼中掠过凶光,沉声道 “我要把他杀了!”狄平听得精大振,道 “这事可交由我负责。”丝蒂叹道 “我也很想趁他在乐园星阵脚未稳时,全力打击他。但天虎星系的事又派谁去料理呢?黑狱人的威胁,比卡尔夫南可怕多了。”狄平皱眉道 “那该怎么办呢?”丝蒂狠声道 “我想佯作答应他的要求,把他引往天虎星系去,到时由我们两人亲自督师,他只能变成副手,只要找个机会,便可借黑狱人的手把他除掉,一了百了。”狄平一震道 “这人无比奸狡,说不定我们反给他害了。”丝蒂笑道 “放心吧!他必然会用他的黑巫术来对付我,待他以为已把我控制後,失去了防范之心,我们便不愁他不落进陷阱去了。”狄平听得一阵心寒,不由对丝蒂生出畏惧之心,到玩弄阴谋手段,他实远非这女人的对手。

在这人类於其他星系殖民的“超星系”时代里,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否则偷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原因有两个。

首先就是全天候的自动反攻击系统,会对任何侦察仪扫描出来的不明物体加以无情的痛击。

其次就是所有太空舰和军事基地,均由智能系统永不松懈地负上防卫之责,她们的记忆库内给输入了以亿计可能的紧急情况,而针对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云完善的应付方法。由於她们的反应是以电子的速度进行,所以即使像银河四号般突然由反空间弹了出来,她们也会立即生出反应。

可是黑狱人的文明虽建基於人类，但却有著基本的分异。

智能系统的作用，只在於低层次的一般操作，他们的进攻或防御，可说是一种精和晶石结合而产生的“思感能”系统。这便他们在对敌时灵活多变，飘忽莫测，没有了人工智能那种刻板的机械性，但却有了“人性”的弱点。

忽然间银河四号出现跟前，那是他们自己的飞船，一时间竟糊涂起来，没有即时发动攻击。

事实上有关银河四号的变异，大帝号已通过反空间的传讯，警告了他们。只是银河四号藉著新增的反空间动能，飞得比讯息更快，赶在仰马星的黑狱人接得消息前，已骤然而至，进行没有黑狱人能梦想得到偷袭。

坐在武器台上巴斯基狂笑声中，思感钻入了武器系统去，刹那间同时释放出了数百枚威力惊人的导弹，各自有本身的目标，由太空舰各大小发射台呼啸而出。

一时巨大的主太空舱内，都是可撕裂耳鼓的尖锐破碎声。

方舟则控制著晶石的反空间能量，由船首最大的集束光发射器，释放出一道无可抗御的集束能量，朝基地核心的能源反应炉刺去。那是太阳能凝聚和加强的能源中心。

由於护罩力场，会损耗巨大的能量，所以在一般非战争的情况下，太空舰和基地的护罩均处在低水平的状态。

若是正面交锋，就算银河四号拥有反空间那种压缩性的可怕能量，亦难以奈何这类壁坚力厚的太空基地护罩，但现在的情况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中弹的敌船首先像玩具般弹了起来，爆炸成一团团的芒，强大的毁灭性气流，像风暴般把升降坪内的黑狱人落叶般卷扫著，太空舱的四壁则似遇热的冰雪般溶解下来，一时间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

银河四号只在空中凝定了半秒许的时间，便忽地加速，由对著舰首的出口疾射而去。

“轰！”河四号凭著强大的力场护罩，撞碎了出口的无形能量门，带著一天光雨，逸往外面的星空去。

壮丽的仰马星系，出现在舰腹之下。此时那释放出来的集束能量，已像无坚不摧的利箭般，穿透了基地内部的重重夹层，刺入了庞大的能源反应炉内。

太空像忽然停顿了般，然後是惊天动地的行星级大爆炸。

整个太空基地先来一个从核心而起的巨爆，接著引发了其他以千计的连串爆炸。

基地在银河四号的後方变成一团以光速扩展往上下四方的光团，带著高能光线像风暴般刺在远逸的银河四号舰谨罩上。

整艘飞舰以每秒数百计的动荡狂抖著。

方舟等苦忍著那种波及每寸经的痛苦，朝另一个黑狱人的太空基地飞去。

黑狱军第四师在仰马星共设有八个外空基地，但只有刚才粉身碎骨的基地是真正实力所在，其他七个基地虽有攻防力量，但却只是比银河级飞舰略为大些的太空堡垒，主要用於侦察和一般防务，由少数战机驻防。

毁灭了第四军的主力，凭著银河四号的反空间能量，这些小型太空基地根本不堪一击。

速战速决。其中一个基地出现跟前，方舟向杀得性起的巴斯基招呼一声，领头发射出一束反空间光能，飞舰全速向这比起来小得可怜的外空基地俯冲而去

第九章 兵分两路

银河四号上巴斯基和沙莹透过视野舷窗，看著仰马星撒侨的壮观场面。那是个令人感动的情景。

自成了改造人後，巴斯基从没试过和非改造人这样接近，那并非指互相间的距离，而是一种感受。

他可以感觉这些逃出生天的人那沸腾澎湃著的希望，甚至於在某一度上分享著。这是从未曾有过的感觉。

那比起征服和使人屈服在恐惧里，更使他感到满足。

舒玉智的声音传来道 “大亨!请看看这东西?”舷窗上现出一个影像的电子小视窗，在漆黑中，一条弧型的白线正不断往视窗的边缘伸延著。

巴斯基和沙莹道 “那是甚麽东西?”舒玉智叹道 “我们错失了一个可进一步识破黑狱人魔法的良机了。这是扫描波在三亿里外的正空间侦察到的物体，若我没有猜错，应就是那个降器。”巴斯基一震道 “那样的大爆炸都毁不了她吗?”舒玉智惋惜地道 “应是这样了!大爆炸把她弹离现场，这已是扫描范围的极限，当它越出了窗外时，我们将永远失去她的踪迹。”巴斯基呆看著降器消失在视窗的边缘处，只留下了一道斜过视窗的弯曲轨迹，道 “她理应直线行走，为何竟会循著这麽奇怪的弧度呢?”舒玉智叹道 “但愿我能知道。”姬慧芙接上了把经相爱贯通的感触头罩，进入了爱那虚拟的世界里。

夫秀像往日般盈盈俏立跟前，脸上挂著欣然的笑意。

姬慧芙轻挽著她，在这由电子构成的奇异空间内漫步著，轻叹道 “这是个很难令人接受的事，人和智能系统结合，一直是科技发展的主要路向之一。但那始终是一种辅助和加强的形式，像秀清奶现在这情况，在已知的人类史里，应是破题儿的第一次。”夫秀清微笑道 “甚麽事都应有人去试试看的，现在我不是完好无恙吗?还拥有以前梦想不及的能力和可能的发展，比以前更有效地做奶最忠诚的战友，捍卫联邦，探索宇宙的秘密。”姬慧芙幽幽道 “奶寂寞吗?”夫秀清把她挽紧了一点，淡淡道 “人类的种种烦恼，均来自肉身羁绊，经是一切痛苦来源。现在我只是换了躯体，以另类方式存在著。在这里，是另一种的真实，就如现在我们间这人类式的接触和交谈，那和外面的世界不是一样吗?”顿了顿续道 “宇宙由打开始便生灭变化著，生命的出现，正是要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不断的变化和成长。智能系统的发明，代表著人类透过机械文明，扩展智能的努力，正是一种进化。而人与机器的合作，最终极必是人与机器的完美结合。我一直朝这方向努力著，现在愿望实现了，奶不为我高兴吗?”姬慧芙点点头道 “我明白奶的话，不过仍感到有点难以接受，奶还有人类的想法和感情吗?例如奶是否仍感到我们间的深厚交情呢?”夫秀清柔声道 “我正朝这方向努力著，甚麽都可

以通过机械性的模拟变成真实，人类的身体亦不外是一种机械性的运作，只是比任何已发明的机械都要精密和复杂多了。我也可以通过种种电子相化学的变异，享受著人类的情绪，不同的是我可以自由试验和选择，找寻更理想的形式罢了。”接著道 “好了！仰马星的撤侨行动完成了，正等待奶发出离开的命令，下趟再谈好吗？我爱的好朋友。”姬慧芙点头答应。

下一刻她回到了领袖一号的办公堂里。

在乐园星的居民欢迎中，卡尔夫南在翟斯飞相勒汗陪同下，到了乐园二号星堕落碱的军事基地处。

卡尔夫南意气昂扬地步进巴斯基的“皇宫”内，宏伟的殿堂，使他更深刻地享受著成功的感觉。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王国。

旁边的翟斯飞道 “老板是否准备立即启程到天虎星系去，好接掌狄平的军权呢？”卡尔夫南不答反问道 “人性实验室处有甚麽新发展？”另一边的勒汗道 “专家小组正展开破入智能系统的工作，由於那是非常先进的设备，重重深锁，一不小心，就会触动她的防御系统，恐怕还须一段颇长的时间。”卡尔夫南道 “这里就交给你处理，我会把西天星系的人力和设施转移到这里来。从今天开始，乐园星系就是我卡尔夫南的大本营了。”勒汗压下心中的狂喜，恭顺地道 “老板放心，我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卡尔夫南这时穿过长廊，步入巴斯基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在正中办公桌後以君临天下的姿势坐了下来，一双脚搁到桌面，取出烟斗，悠闲地云吐雾，对著恭立身前两名大将道 “丝蒂绝非易与的人，尤其她现在成了主席，这次的屈服，可能只是调虎离山之计，待我舰队去後，便派人来攻打这里，断绝我的後路，你们两人有甚麽应付的方法？”勒汗道 “老板放心，乐园星系的防守严密无比，只要联邦军势不能倾全力来攻，我有绝对信心可以应付。”翟斯飞同意道 “属下巡视过星系的所有设施，都是巴斯基针对联邦军而设计的，对付他们特别有效。只要我们留下两艘战战斗舰，在防守上应是无懈可击的了。”卡尔夫南嘴角逸出阴险的笑意，点了点头，心却飞到天虎星系去。

只要他击退了黑狱人，声威大振下，那还怕丝蒂不乖乖服从他的命令。

这个机会，他已苦候了数千年哩！

在领袖一号和银河四号的护航下，万多艘有低度攻防能力、各式各样的民用飞船，组成庞大的船队，离开仰马星系，朝“冢乡”进发。

这些飞船性能参差，远及不上军用飞舰，幸好均能达到联邦飞船的最低标准，可胜任反空间的航行。

目的地将是素女星系，那将须二万个以上的反空间飞行小时。

姬慧芙、方舟、珊瑚丽娃偕同雷坡武和白树，由领袖一号到了银河四号，介绍了雷、白两人予巴斯基等认识後，在大堂一角的沙发坐好，舒玉智道 “我们的战果，并没有想像中那麽理想。我刚才往暗礁星系探索时，发觉那里结集著黑狱人的庞大舰队，数目达二百艘之多，其中一艘比银河四号还要大上一倍，应该是封的座驾舰了。这小子命真大，竟是到了那里去。”方舟一震道 “不好；他们定是要去降服那藏在地核内生物了！”巴斯基道 “怕非那麽容易吧！”姬慧芙想起大帝号，呼出一口凉气道 “说不定他们有能力办到，那我们就更不是对手了。”再叹了一口气道 “最坏打算，就是把人类撤离银河系，到更遥远的星系设立新的冢园。”舒玉智点头道 “这或者是唯一的办法，否则若让大帝号到了联邦，那时想逃走都办不到了。”雷坡武和白树对望一眼，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竟到了如斯地步。

白树对巴斯基仍有怀疑，试探道 “卡尔夫南已夺了大亨对乐园星系的控制权，大亨有甚麽打算？”巴斯基两撇大 往上翘起，双目凶光闪露，旋又颓然叹了一口气道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我再无暇和他计较了。跟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有多麽远便逃多麽远，另一条路就是想出对抗大帝号的方法，否则就只有束手等死。”雷坡武、白树、珊瑚丽娃相沙莹这四个未曾见过大帝号的人，都愕然相对，想不到以巴斯基这麽强悍自负的人，会说出这般气的话来，由此可知人帝号是多麽可怕。

姬慧笑道 “这艘船还剩下多少反空间的能量呢？”正深思著的方舟道 “我们根本没有量度的本领，但明显护罩的力场已损耗了至少十分之一，若止面交锋恐怕挨不了多久，至糟的就是不知能量何时用尽。”舒玉智淡淡道 “只要足够我们往反银心之用就可以了。”各人同时一震，朝她望去。

舒玉智若无其事道 “这或者是唯一扭转败局的方法。只有银河四号才能以百倍正常反空间的速度，载我们到银心去，探索晶石和黑狱人的秘密。假若仍找不到对付人帝号的方法，便只好死了那条心，立即撤出银河系。但若还有一线希望，我们仍不该轻易放弃。”方舟精大振道 “好！让我陪奶去。”巴斯基笑道 “你想脱身都不成，没有了你，谁可那样的操控飞船。”姬慧芙毅然道 “好吧！让我们兵分两路。大亨、舒院长和方舟到银心去，作最後的努力，我们则赶反联邦，严惩叛逆，并作好撤退的准备。”珊瑚丽娃低声道 “请主席批准我加入到银心去的任务。”姬慧芙坚沃地道 “奶和沙莹都不可以去。现在联邦内除了我们四人外，谁都没有资格去，晶石可能是这银河系里最秘难测的东西了。”珊瑚丽娃和沙莹都露出失望色，但也知道姬慧芙是出於好意。现在只有他们四人才拥有晶石分子结构的奇异体质，可吸取反空间的能量，其他人都不能。

姬慧笑道 “河四号武器库内所有导弹和集束武器均已用尽，幸好晶石内的反空间能量暂时仍是用之不竭，只要不是碰上大帝号，自保应该没有问题。”舒玉智柔声道 “主席可将河四号上所有关于航行和武器动力各方面的资料都输送到爱去，再由夫院长设计出应付的方法，那时除了大帝号，对其他黑狱飞舰都不用害怕了。”姬慧芙笑道 “我早有此意，那只须很短的时间，三位就可以起到银心去。

姬慧芙在此代表联邦所有公民，向三位表示感激和最高的敬意。”各人的眼光都不自觉地移到外面深黑无尽的星空去。

银河像一条流溢过的牛奶带乾涸後的痕迹，又若人间的灵魂通往天堂的大道。

秘的宇宙像一个永远没有希望破解的谜般展现在他们的跟前。

她有边界吗？

边界以外会是甚麽？

银河系核心处又藏著甚麽样的奇异事物呢？

由联邦第二和第三集团军组成的庞大远征舰队，由反空间弹了出来，朝二亿公里外的天虎星系开去。

这支远航舰队包括有领袖二号和大臣一号在内的四艘主力舰级太空舰，八艘母舰级战斗舰、五百艘巡洋舰级战斗舰和藏於这些舰内以千计的飞行战车与各类型的战机。

她们布成整齐的队伍，由两艘主力舰及八艘母舰护著居於核心处的领袖二号和大臣一号。

五百艘巡洋舰则分成了十二组，在上下八方护航著，显示出良训和战术。

他们已和驻防天虎星系第七集团军总指挥拿不列大将取得了联系，领航的战机正由天虎星系的基地飞来与他们会合。

在领袖二号的会议室内，丝蒂与刚从宇眠箱苏醒过来的一众大将举行战略会议。在会议桌的两端，分别坐著丝蒂和狄平两人。

其他将领，包括了丝蒂第二集团军的两位副指挥查迪和艾芙，另外三位将领，是狄平的心腹手下副司令青星大将、战略长卫务和宁凤霞少将。

这批人组成了发动这次政变的主要班底。

会议室一边是可看到星空的落地强化玻璃，另一边则是可显示任何图像数据的巨型电子视窗，这时正呈现著一幅以天虎星系为中心，范围达五十光年的详细星图，附近的十多个大小星系均包括在内。

在天虎星系左上方的一个星系这时亮了起来，不断烁动著。

丝蒂道 “这是离天虎星系七光年的天狮星系，所有进入这星系一光年范围内的侦察机，都是一去不回头。所以我们可暂时假设黑狱军团的侵略基地，应是设在这星系内。”宁凤霞少将发言道 “黑狱军团为何不像上次在仰马星之役般发动突袭呢？徒然给我们争取有利的机会。”狄平冷笑道

“仰马星的失陷，姬慧芙须负上全责。在仰马星之役前，我曾多次提议增加军费，扩充军备，好加强外围星系的防御力，但都给她断然拒绝。假若像这趟天虎星系般准备充足，敌人怎敢轻举妄动。”丝蒂的直属手下，第二集团军的左指挥艾芙有点不屑地瞥了狄平一眼，冷静地道 “黑狱军压境而来前，应是做足了情报搜集的功夫，才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建立前线基地。”顿了顿续道 “他们到现在还没发动侵略，原因或者有两个，一是阵脚未稳，仍要其他的後援，另一个原因就非常可怕了”副司令青星大将插嘴道 “艾指挥是否想说，黑狱鬼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内，故意任得我们集结军力，好一举击破，收一劳永逸之效。”此语一出，与会诸人，无不色变。

丝蒂柔和的声音响起道 “若敌人如此托大，实是我们之。或者是因仰马星之役的胜利得来太容易了，使他们冲昏了头脑。”见到众人都露出同意的色後，才续道 “比之上趟仰马星之役，我们多了很多有利的形势。首先在距离上，天虎比仰马离家乡星系近了万光年，使我们有能力打一场持久的战争，若能截断黑狱人的补给，那就更理想了。”狄平讶道 “主席准备采取守势吗？”丝蒂露出一个莫测高深的笑意，淡淡道 “一天没弄清楚天狮星系的虚实，我们也不应发动主攻，更何况现在天虎星系的所有军事设施，均以防守为主，贸然出击，只是以己之短，对敌人之长，殊为不智。”她头号心腹查迪道 “当卡尔夫南的私人军团抵达後，应怎样和他配合呢？”他虽说得非常委婉，但各人均明白他的意思，是指怎样去利用这联邦的超级大财主。

狄平眼中闪过凶光。

丝蒂从容道 “他对手中几艘超级巨舰非常自负，便让他为自己的信心吃点苦头好了。”转向狄平道 “到达天虎星系後，我要立即把所有侨民撤走，只留下军方的人员。卡尔任命为总司令一事，只限於我们这三个军团的将领知道，不得传出天虎星系以外的地方，否则必惹来各方面的反对，也使别人更怀疑我和他的关系了。”众人点头答应。

丝蒂心中冷笑，谁想威胁我，最後都将不得好死。

卡尔夫南只是她的踏脚石，但现在这有用的石已变成必须铲除的障碍物了。

第十章 进攻大计

银河四号在反空间内以比普通联邦飞船百以上的高速飞行著，每个地球时，都将令他们掠过相等於正空间内一百光年的惊人距离。

凭著舰上的星图，方舟设立了在离银心虚二千光年的第一个出口座标，那已进入了恒星密集的核球中。

到看清楚这人类从未到过的秘星域後，才再决定进一步的行止。

巴斯基和舒玉智均到了舰腹休息，方舟则刚睡醒了，坐到了一角的沙发，呆看著侧舷窗外层出不穷的美景。

在反空间证实前，谁能想到在身处的空间外，会有著这麼另一个平行的宇宙存在著。

自古以来，人们便对一切超自然的现象兴趣盎然。

自心灵力量、超人视力、预知未来；心灵传感、游、转世轮回、幽灵显怪、以至乎神的存在，都作出种种理论和揣测。

而事实上，宇宙的怪异处，比任何人类能想像得到的都要奇怪难明。

有人采取了视若无睹的态度，亦有人穷毕生精力加以钻研。但无论如何，只有当人类冲出了太阳系外，才有机会面对面的去探索宇宙的谜团。

舒玉智柔美的声音在身後响起道 “方舟！你在想甚麽呢？”看著这智深若海的美女在身旁坐下後，方舟笑道 “不过是胡思乱想吧！嘿！”

是否我敏感呢？舒院长这些天来整个人的气都改变了，充满了生机，令我特别爱看奶。”舒玉智凝视著舷窗外的景色，淡淡道 “我再不是院长了！噢！你干甚麽？”方舟爱不释手地抚著她的秃头，赞叹道 “舒院长不但头形生得美，发出的磁场更是令我感动。”舒玉智出奇地任他爱抚著秃头，只是微嗔道 “从未有人对我这样无礼的，快停手！”方舟的手由她的秃头滑了下去，摸了她的脸蛋，才依依不舍地缩手道 “在这方面奶倒没变。”舒玉智甜甜一笑道 “不！只不过变得仍未达到你的要求吧！”方舟大喜，凑过去就要吻她。

舒玉智把他的脸推回原处，笑著道 “你看得没错，这几天来我真的是生机勃勃，再不像以前般感到了无生趣。特别是对反空间的进一步认识，大帝号的出现，无不使人感到生命仍是充满了挑战性。”方舟回复深思的表情，默言无语。

舒玉智靠了过来，像母亲般爱怜地搂著他肩头，柔声道 “孩子！你在想甚麽呢？”方舟舒服而又眷恋地把身体靠入她怀里，後脑枕在她肩头处，叹息道 “我在驰想著宇宙的美妙，处处都是我们梦想不到和振奋人心的世界与奇异的生命体，像火鸟星上的溶池，就像母亲般保护和照顾著我的成长，现在躺在奶的怀中，不由便我想起了她。”舒玉智问了关于溶池的事後，同意道 “你说得对，生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这广漠无限的宇宙内，大家不但相安无事，还可互相扶持，像暗礁星系那藏在地核的大火球，自得其

乐地存在著。站在生命的角度来说，黑狱人这种充满侵略性的生物，实是最大的祸害。不过我们人类正好应该反省和自我检讨，免致重蹈黑狱人的覆辙。”这时巴斯基来到大堂，在两人的对面坐下，目不转睛地打量了他们亲热的态後，笑道 “小姐！我真的有点妒忌方舟哩！”舒玉智张开了另一条玉臂，爱怜地道 “到我这里来好吗？”巴斯基欣然道 “只要小姐有这意思就足够了。刚才我苦思著一个问题，照理我们已脱胎换骨，拥有了晶石能同时存在於两个空间内的力量，为何不能作肉身的反空间活动，又或自由汲取那边的能量呢？”舒玉智温柔地解释道 “这全是能量凝聚度的问题，像那降器和大帝号，前者因有比晶石更奇异的结构，後者则因体积的容量，均可以贯通两个空间的能量，而不是像普通晶石般只是一种交换和互补，始终保留在某一能量度上。至於我们因受原本的分子结构限制，只能与晶石能量结合，变化了体质，而非彻头彻尾的改造，才有这种不足的感觉。”伸手把玩著力舟的头发，轻问道 “我有说错吗？方舟！”方舟舒服得闭上眼睛，半呻吟著道 “绝对正确，但我们吸取了反空间的能量後，情况便大幅改善了，可以像晶石般，消耗了的能量藉著交换而得到了补充，生生不息，希望再不会有衰竭情况出现就好了。这只是种感觉，没有办法去证明。”三人都默然下来，驰想著这美妙可能性。

在万众期待下，领袖一号在素女星系的内空处弹了回来，基地上立时欢声雷动。

对联邦来说，这绝对是反空间航行的重大突破。

过往无论进入或弹出反空间，均须远离星系，在虚空里进行。

星体的引力，会造成灾难性的後果。

经过了二十多天的反空间旅程後，领袖一号比其他撤侨船早了一年抵达目的地。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刻，这种高速反空间飞行，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而能直航至星系的内空，也可避开叛党设在附近几个星系的侦察站。

领袖一号气地降落在基地上，尤历、布苟玲、艾华达、依莉茜亚等早迫不及待，一拥而上，把采飞扬的姬慧芙接下船来。

姬慧芙先向全场数十万欢迎她的战士和联邦公民，说了一番激励人心的话後，立即相各手下及大臣进行会议。

在基地的指挥大楼里，她先听取了有关最新情况的发展，才从容道

“现在我们面对著的，是内忧外患两方面的问题，但说到底，仍是要倚赖我们手上的实力。”俏目一扫後，续道 “仰马星之战後，整个联邦都投进了军事科技的研究和生产里，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欲速不达，始终未能有真上的突破。但现在我却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我们已到了这重要的时刻了。”人人屏息静气，听著他们美丽女领袖振奋人心的谈话。

姬慧芙接著道 “其中的辟键系乎两个人身上，第一个就是来自火鸟星的方舟，他不但使我们把握到黑狱人的秘密，还令我们对反空间有进一步的认识，再不像以前般如瞎子摸象，不明真相了。”“还有就是可敬的院长夫秀，与智能系结合後，她的能力万倍地增强，在短短二十多天的旅程中，已成功把所有得来的新资料，设计出全新的飞船、武器和战略，除了对敌人的皇牌战舰大帝号还没有克制之法外，应付起其他黑狱飞舰将再不像以前般一筹莫展了。”布苟玲道 “可是要建成新的飞船，不是一蹴可成的事啊？”雷坡武接嘴道 “内务卿说得对，所以我们将集中全力在战舰的改装上，特别

在速度、动力系统、护罩和武器方面下功夫，估计只须两至三个月的时间，便可完成领袖一号、飞鹰、飞鹭相四艘大臣号的工，那就是我们对叛党发动反击的时刻了。”白树点头道“暂时我们就在这里韬光养晦，任得丝蒂和卡尔夫南去应付天虎星系的危机。假若我们於此时把联邦权力取回来，只会引起内战，白便宜了黑狱人。”依莉茜亚道“可是一天消灭不了大帝号，联邦仍是处在极大的危险中。”姬慧芙色黯淡下来，轻轻道；“希望全寄托在方舟他们身上，但愿他能由银心安然归来，同时带回喜讯吧！”沙莹道“幸好大帝号在反空间飞行的速度只是一般速度的三，它若要由仰马星到天虎星系，至少要半年的时间，那足够我们先平定了内乱，再决定进退了。”想到了大帝号可怕的威胁，各人的兴奋大幅削减。

姬慧芙的心飞到了方舟等三人处。忽然间，她知道联邦的存亡，已紧系在他们这趟远赴银河系核心的旅程上了。

卡尔夫南坐上飞行战车，离开悬浮於外空处的黑巫号，往下方天虎第三号行星的太空基地俯冲下去。

对未见过黑狱军超级巨舰的人来说，卡尔夫南随队而来的六艘战级太空舰，已是曾见过的飞舰里最宏伟的了。她们长达三千五百米的船身，虽只比联邦主力舰级的巨舰长出五百米，但由於腹背各探出四支可随意转动的集束尖刺，在视觉上便比领袖一号这级数的太空战斗舰看来人得多了。

联邦并非没有能力建造更庞大的战舰，只是经过设於地球喜马拉雅山联邦研究院的研究，主力舰级飞船的体型，既可拥有足够的容量，使她成为自给自足可怕的太空武器，而又不失其灵活性相防御力，所以并不主张建造更巨大的飞船。

超过三千五百米这标准的飞舰，最大的问题并非来自动力，因为在没有空气阻力的虚空中，物体并不会因大小而影响其飞行速度。

问题来自护罩的递增速度和能量的补充。

在太空舰的设计来说，飞船外壳的护甲和护罩力场，是二合一的一回事。

经过反覆试验後，只有由不同合成金属制出来的多层护甲，注进了能量力场後，因不同夹层在贯满能量後的不同特性，始能抵挡宇宙内所知的各种有威胁性的射线，例如强烈太阳光，以及拥有安全地在反空间内飞行的能力，不会那里压缩了的能量磨成粉末。

所有飞船的最外层，在注入能量变成护甲和能量结合而产生力场後，因著其物质结构的巧妙，都带有弹性能吸纳因撞击而生的能量，所以能受一般的碰撞。

护罩学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学问，代表著人类对宇宙物质的认识。造成舷窗的强化玻璃，更是无数科技人员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绝不会因透明度而削减了它的防御力量。

像领袖一号那种由十八层夹壁造成的厚护甲，已是人类科技登峰造极的完美制成品，令方舟那无影无形，快逾光速的思感能，也无法透进去。

卡尔夫南好大喜功，为了贪求更强大的火力，建造了比主力舰级飞船更要巨大的太空舰；虽针对这方面作出了种种解决的方法，但仍始终解决不了护罩能量递增速度的问题，不但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补充上也慢得多了。所以在对抗雷坡武那一役里，两艘战号都由於这弱点，雷坡武把握先机歼灭了。可知有其利亦必有其害。

至於舰身主体长达一万五千米的超级太空堡垒黑巫号，这个问题更严重。护罩力场由零度增至最强的一百度，须要比领袖一号长达十二倍的时间。且由於体型庞大的关系，更容受到星球引力的影响，致失去了灵活性，故不适合在内空作战。

但若当黑巫号本身的护甲力场在最强度时，又或三百六十支长达五千米的集束光炮发出直径达二万里的外围保罩时，她确是人类所能制造出来最可怕的武器。

不遇在那种情况下，黑巫号由於能量的损耗，将会大幅削弱了她的动力。

故此她并不适用於太空千变万化的战斗，最佳是莫如对著在固定轨道运行星球或太空基地发动攻击了。

卡尔夫南也深悉自己这个弱点，所以才设计出战神级飞舰作配合，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上趟之所以失利在领袖一号下，正因著对手知道了黑巫号的弱点，故在战略上占尽了优势。

黑狱人建庞大的太空舰，例如长至五千米的无敌级飞船，八千米长的银河级飞船，甚或一万米长的元帅级飞舰，均有际上的需要，就是要容纳更巨大晶石和更多的战十。

晶石只能由力量操纵，所以愈大的晶石，愈须更多的战十，故并没有像黑巫号此强彼弱的问题出现。

基地上虽是气氛庄严隆重，但迎接卡尔夫南这位新上任总司令的除丝蒂和第二、第三及第七军团的将领外，便只有丝蒂的亲卫军团。

整个行星有若死域，所有公民都在昨天撤离了这面临战火的星区。

百多名经机械和电子科改造过的锐部队，分乘十架飞行战车把老板卡尔夫南护送到基地来。显示卡尔夫南保持著高度的防备心。

这批亲兵看来像有生命的机械人，全身包裹在战甲护罩里，各类武器，分别装在四肢和背上，令人有浑身是刺的感觉。

丝蒂率先迎上了头顶高帽、身穿招牌黑礼服、嘴咬大烟斗的卡尔夫南，与他进行欢迎的拥抱後，娇笑道“卡尔你大驾光临我就放心了，对付天狮星上黑狱人一事，可以交给你这总司令了。”卡尔南夫傲然道“这个可包在我身上。”其他众将，在狄平的领头下，一一和卡尔南夫握手，贺他荣登军方最高指挥的宝座。不过无论在名义和实质上，丝蒂仍然是联邦军的最高统帅。

丝蒂和卡尔夫南并肩走进基地的主，在那里进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委任仪式，随即在会议室内举行会议。

首先由驻防天虎星系的第七军团总指挥拿不列上将作出报告道“在天狮星系处，黑狱军团的活动日趋频密。根据分析，黑狱军团无论在飞舰的制造上和军事技的发展上，均有了人的发展，例如我们发现对方有长达八千米的飞船，便比偷袭素女星的最大黑狱战舰要长上五千米。而再从我们探测器的电波，由反空间探往天狮星系的内空後立即消失无踪这可怕的事实，便可推断敌人有比我们更先进的反侦察系统。”狄平上将和丝蒂交换了个眼色後，色凝重地对卡尔夫南道“在这不明敌方虚的情况下，我主张以逸代劳，改采守势，若冒险进攻，不定会落进敌人陷阱里。”这番话若由丝蒂或其他将领说出来，卡尔夫南至少会考虑一下。可是卡尔夫南刚接手狄平的权位，

怎也不能变成狄平应声虫，全无自己主张，那岂非会给人小觑了。

何况黑巫号最能在进攻行星基地发挥优点和威力，又加上卡尔夫南并不怎把黑狱人放在心上，种种实际和心理的形势，便他不察觉地坠进了丝蒂和狄平布下的局里。

略作思索後，卡尔夫南向上首的丝蒂道 “黑狱人仍未发动攻势，原因不外两个，一是准备未足，一是实力不够。假若我们错过这机会，让黑狱人援军及时赶到来，那时便失去趁对方阵脚未稳，迎头痛击的良机了。”丝蒂蹙起黛眉，温柔地道 “卡尔你不觉得在这种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进攻是很冒险的一回事吗？”丝蒂的心腹查迪大将接口道 “现在联邦共有九个庞大的太空集团军，这里虽只集结了三个军团，但装备最好的第二、第三军团都在这里，所以这场仗绝输不起。且因联邦共有千多个殖民星系，幅员广泛，若让黑狱人夺得天虎星系这个战略性的军事据点，黑狱人整个侵略行动将可灵活百倍，我们根本不知应守在那个星系为佳。所以天虎星系的得失，实关系到整个联邦的存亡，绝不可鲁莽行事。”假若丝蒂和查迪均大力支持他对天狮星系进行主攻，卡尔夫南反会考虑一下利害弥系，但这时却是势成骑虎，兼又对自己的私人军团信心十足，断然道 “主席和查大将的话都很有道理，不过嫌保守了一点，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运用得宜，便没有莽撞或冒险的问题。”丝蒂的另一心腹手下宁凤霞少将将美目故意露出崇慕之色，对卡尔夫南道 “在战争中若能掌握主动，确是致胜的条件，不知总司令有何妙策呢？”卡尔夫南在她期待的眼光下，欣然道 “无论黑狱人有甚麽布置，都是设置於星系内空虚，我们只须推进至可攻击天狮星系的地方，设法扞她五个行星逐一摧毁，那就算黑狱人有通天彻地之能，也要无处藏身了。”众人这次真的无不动容。

要彻底摧毁一个行星，真是谈何容易。

卡尔夫南大为得意，傲然道 “这事交由我的亲卫舰队去处理，各位只须稳守著这里便成，那就不虞有全军尽没的情况了。”丝蒂怀疑地道 “卡尔真有把整颗行星毁掉的把握吗？”卡尔夫南肯定点了点头。

丝蒂断然道 “若是如此，我便批准这次军事行动，到时我们会配合卡尔的舰队，在四方进行扰乱和截击，细节我们再详细研究好了。”卡尔夫南禁不住踌躇满志，耳鼓内似已听到敌人死前的凄厉呼喊声了。

第十一章 急浪轻舟

姬慧芙在领袖一号可仰视整个一百八十度星空的透明顶办公室里，通过与新爱神夫秀清的联感头罩，以比从前快上十倍的速度在工作著。

精神力是宇宙里唯一非物质的纯能体，即使其运作速度可快逾光速，却不能突正反空间的界限，因为欠缺了物质那种突破两个空间能量边界的物质力量。

但以之作思考，却可比任何最多只能到达光速的智能系统更快捷和更有效。

这就是为何当夫秀清精与爱神结合後，能把爱的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

这时沙莹和新委任的军机秘书姍娜丽娃连袂进入办公大堂来，在她对面坐下後，耐心静候著。

谁都知道在这美丽女领袖工作时，是绝不能打扰她。

姬慧芙在处理和批准了制造五件新一代改良了的随意肌後，令罩子升回原处，向两女微笑道 “ 是否有了摩亚他们的消息呢？”沙莹点头道 “ 是的！我通过特别波段，终於联络上他们了。谢天谢地，他们仍有一百八十三人生存著，正躲在离这里二百光年的一个星系内，我希望主席批准我去与他们会合，领他们到这里来。” 姬慧芙亲切地道 “ 如奶所求，行动获准。我会通知雷坡武，让他为奶安排一切。” 沙莹想不到姬慧芙这麼尊重自己的意见和毫无保留地信任她。感激零涕，欣然去了。

姬慧芙看著姍娜丽娃这患难与共的好姊，不由想起了惨死的辛茜娅诸人，神情一黯，叹了一口气。

姍娜丽娃却会错了意，也是花容微变，低声道 “ 主席挂念著方舟吗？” 听到方舟的名字，姬慧芙回复了一点欢容，摇头道 “ 只有一点点吧！不似奶那麼没有用，还恼我不准奶随他去吗？” 姍娜丽娃头道 “ 当时确有些不满，但现在想起来，当然明白主席是为我著想。” 姬慧芙笑道 “ 要怪我就尽管怪好了，我坐上了这位置，甚麽私人感情都要抛在一旁，更正确点说，我对每一件事都要由整个大局著眼。我已拟好了详细的撤退计划，但这将会是我当上主席後，最不愿发布的一个命令。” 姍娜丽娃点点头，表示明白她的感受。

姬慧芙再叹了一口气，道 “ 既是幸运好也是不幸地，我们应会有比四个月更长的时间不用见到大帝号在我们星域内出现。” 姍娜丽娃愕然不解地望著她。

姬慧芙解释道 “ 秀清在离开仰马星系前，在那里放下了一座可通过反空间作用高速传讯的侦察扫描仪，监视著那里所有活动。刚才传来珍贵情报，大帝号到了暗礁星系，停留不动，不用说奶都该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了。” 姍娜丽娃为之色变。

此时她才明白为何姬慧芙得到了更长的喘息时间後，仍会指此事是有幸有不不幸的自然。是假若黑狱人真能收服了那藏在地核里，对身外之事采不问不问态度地核怪物，那後果将不堪想像。

在这宇宙里，最可怕的力量仍是来自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地核生物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姬慧芙苦笑道 “ 我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那大火球把人帝号拖在那里，又希望她立即离开。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已楚大帝号行踪和位置，不用害怕她会突然出现在跟前了。” 姍娜丽娃深吸了一口气，心湖里浮现出方舟那吊儿郎当、毫不在乎的可恨样同一时间姬慧芙也思念著方舟，暗祷他能满载而归，找到战胜大帝号的救命良方。

方舟躺在舒玉智修长完美的玉腿上，进入了深切的睡眠里。

舒玉智温柔地摩挲著他乌黑的头发，细审著他的脸庞，眼中亮起回忆的采芒，有点自言自语地道 “ 当年我发表第一篇有关“ 蜕生术 ” 的论文时，惹来很多人的攻击，特别是各类的宗教团体，指我违反了的旨意，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他们说若人类永生不死，但又不断增加，将成为宇宙的蝗害，破坏了自然一切生态。” 坐在对面沙发上，背著舷窗外反空间壮丽景色的巴斯基 子一翘，冷笑道 “ 他们最後还不是乖乖的接受了。可以不死，谁肯死

去？”舒玉智仍是那麼悠闲舒适地缓缓道 “但当时我确曾怀疑过应否继续研究下去，想不到宇宙确比任何生物都要聪明，接受了覓生术人，他们的生机都转移到本身的蜕变去，再也不能生育。这有点像与大自然一物换一物，你想制造出生命吗？那便须舍弃自己的生命，再公平不过。”“由那刻开始，生命只能通过子库在试管中制造出生命来，但子库总是有限，所以姬慧芙藉著其他理由，通过联邦议局的同意，无限期停止了这种充满缺点产生新生命的方式。”巴斯基沉吟片晌，忽然道 “我有五个问题，一直哽在心中，现在却有吐不快的感觉。”舒玉智的眼移离方舟，投往他身上，微笑道 “大亨是否想问玉智，为何会看上了你，又肯无条件帮助你建立罪恶乐园呢？是吗？”巴斯基渴望知道地猛点头。

舒玉智刚要说话。

银河四号忽然抖动起来。

在反空间安详的飞行中，这是从未发生过的怪事。

方舟一震骇然坐了起来，失声道 “这是怎麼一回事...”就在此时，飞船又一下剧震，竟偏离了原先直线的航道。

三人同时色变。

在反空间内迷航可不是闹著玩的一回事，像现在这种惊人的高速，真是差之毫厘，谬以亿万里。

上趟虽失去了座标，但因认得仰马星的位置，故可以逃过大难。

但若发生在这完全陌生的银河系最深处，那後果就不堪设想了。

三人同时色变。

卡尔夫南回到黑巫号上，与翟斯飞并立在大堂的指挥台上，下了往天狮星系进发的命令。

在六艘战神级飞舰护航下，七艘太空舰结成整齐的队形，朝目的地进发。

一这次有前车之鉴，由反空间弹出来的位置将远离天狮星系，同时把弹出点广布在二千万里的空间，以免给莫测高深的敌人在正空间处突袭。

六艘战舰将同时弹出，好为黑巫号开路。

卡尔夫南雄心勃勃地看著自己声势庞大的私人舰队，想起凯旋归来时，受到万民朝拜的动人情况，不由飘飘欲仙。

他的最高理想并非只是要当上主席，而是要做人类至高无上的神。

他会领导人类去征服宇宙，把所有文明和生命置於他控制之下。

只有那麼做，生命才有意义。

舰队不断增速。

离战场愈来愈近了。

丝蒂到了她的领袖二号上，独自一人坐在战略室里，观望著萤幕上显示出附近星空所有活动的情况。

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包括四艘主力舰级飞船和八艘母舰级飞船与近五百艘飞舰，陆续由星系内各处基地飞到外空处集结，布成战阵，准备出发。

他们的目的地将是与卡尔夫南遥对著天狮星系的另一方。

天虎星系仍由拿不列领导的第七师驻守。

这是进可攻，退可守。

便让卡尔夫南这急於立功的人去打头阵，测试敌人的实力。

只要卡尔夫南可以吸引住敌人的主力，他们便可以乘虚而入，摧毁敌

人在星系内的设施和佈置。

最好是卡尔夫南和敌人两败俱伤，那她就可乘机把这碍手碍脚的人与敌人同时除掉，一举两得。

想到这里，丝蒂感到无比的畅快，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在姍娜丽娃的陪同下，姬慧芙亲往星系内的各大研究室和军用工厂打气。来到外空基地时，雷坡武通知了她有关丝蒂出击的消息。

消息来自第七军团的总指挥拿不列上将，他与雷坡武份属老友，更不满丝蒂任用卡尔夫南为总司令，主动联络上他们。

姬慧芙与他并肩走进基地顶部圆形的大堂里，四周都是落地玻璃，在三百六十度的广阔视野里，使人有著置身虚空的感觉。

姬慧芙冷然道“拿不列知否我回来了？”雷坡武恭敬地道“没有主席的允许，我怎敢告诉任何人。”姬慧芙来到环形窗的一角，看著夜空深处一团谱线既宽且亮、但某部分又隐没在暗黑里的行星状星云，微笑道“假设我够狠心的话，只要下令拿不列利用天虎星系的强大的防御力量，无论丝蒂是胜是败，均不准她和舰队返回天虎星系去。

那她就要迫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仓皇赶回来，而我们则可清楚把握她的行踪，在她弹出反空间时予以无情痛击，把政变结束了。”雷坡武动容道“主席为何不这么办呢？”姬慧芙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淡淡道“但那些战士都是无辜的，他们只知接受上级的命令，我怎可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放心吧！只要我们的部署够严密，定可把几个带头人治之以罪，我还要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审判。姬慧芙只是联邦法的执行者，并非可判人生死的极权者。”雷坡武心中涌起崇慕的情绪。

自这充满魅力的领袖回来後，纵使面对内忧外患的威胁，但一切都不同了，他有信心最後定可在她的奇谋妙算下，度过难关。

事上她最厉害的一著，就是找到了火鸟星上方舟一号的馀生者方舟，这怪人凭著他超凡的本领，把整个形势扭转过来。

以前他们连面对著的危险是甚麽都懵然不知。

现在至少可清楚地肯定了。

反空间完全失去了一贯的安详宁静。

外面再非以前般飘浮游荡著各种色彩缤纷、虚无缥缈形体，而是一卷卷盘旋飞舞的强芒。

最令人骇然是不时忽然现出一个个像怪兽张开巨口般深黑巨洞。

银河四号像在暴风急浪里挣扎的一叶轻舟，完全没有半点自主的能力，翻滚飘“砰！”方舟的头撞上了舱顶，下一刻背脊又撞到视野舷窗去。

眼角射处，巴斯基和舒玉智都像狂风刮起的落叶般抛得左飘右荡，全无半分自主的能力。

外面变成忽明忽暗的色光。

原来飞船正在疯狂地旋滚著。

“砰！”这次方舟的额角撞在驾驶台的尖角处，差点把他撞晕过去。

方舟奋尽全力，一把抓住驾驶桌处，手指陷进了金属的桌面内。

一股大力扯来，带得他双脚凌空飞扬半空。

飞船内的重力系统完全失去了效用，再难有上下之分。

飞船的内部变成了个真空的失重空间。

舒玉智的心灵向他狂呼道“快想办法弹回正空间去！”但飞船若不能

停下来，到达反弹所须要的“绝对零速”，本是没有什么可能办到。

飞船蓦地窒了一下。

方舟暗叫天助我也，藉势落在驾驶台的位置上。

思感能钻入仪器内。

“喀嗦！”数声。

金属箍立将他固定在座位里。

“飕”的一声，巴斯基的巨体在他跟前飞过。方舟捞了个空。

倏地舒玉智在身後缠上了他脖子。

方舟大喜，把她搂入怀里。

外面的情景又起变化。

一组组的色线，不断纵横在舷窗外掠过，诡异至极点。但飞船的方向却稳定了下来，似某一引力的中心牵著鼻子走。

巴斯基乘势掠了过来，一把抱住两人，大叫道“快想办法！”飞船速度不断增加，像疯子般在反空间内冲刺著。

方舟知道这是最後机会了，思感能与他两人结合起来，延伸入晶石内。

晶石的能量立时运转起来，刹那间达至巅峰，再注入飞船反速度的系统里去。

“轰！”三人脑际轰然剧震，所有感官都完全麻木了。

到他们可以再睁开眼来时，外面已变回正常的空间，四周全是点点星光。

三人刚松了一口气时，却同感不妥。

那方晶石已变成了一地的白色粉末，整艘飞船的动力系统都完蛋了。

三人仍保持著搂作一团古怪姿势，先呆看著粉碎了的晶石，然後目光才移往舷窗外的天空。

那是个美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天地。

上下八方全是密密麻麻的光点，星光比任何一处太空所见的都要强烈百倍，眩人眼目。

一切都清晰起来。

整个星野像向著他们不断膨胀著。

舒玉智呻吟著道“天啊！我们终於来到银球了。”巴斯基不觉察地搂著两人，喃喃道“就算飞船动力如常，我们也可能一百万年都闯不出去，更何况这鬼船动都动不了。”银河四号缓缓在虚空滑行著，灯火熄灭，但却没有丝毫暗黑的感觉。

在这真空中，除非遇上阻力，否则她将永远以这种速度滑行，不要说离开这以万光年计的银球，就算要到最近的恒星去，也是一百万年都办不到。

三人虽紧拥在一起，但都生出一种可怕的孤独感觉。

黑巫号无惊无险地在离天狮星系一亿公里外的虚空跃回正空间里，六艘战神太空舰在四方布防迎接。

战十匆匆离开宇眠室，反回岗位，进入作战状态。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都松一口气，放下了心头大石。

天狮星系太阳光直射在视野舷窗上，发出耀人眼目的光辉。

舷窗的过滤下，天狮太阳像个不停闪动的深红球体。

两人登上指挥台，接受著各战斗单位传来讯息，又与其他六艘战船建立联星系内除了五颗绕著太阳运行的大小行星外，不见任何黑狱人踪影。

敌人当然不会那麼逃走了。

而且即使走了，也应留下了基地和军用设施。

翟斯飞发出命令，准备对每个星球的内部进行侦察素描，以防有基地是深藏在地底里。

舰队结成疏落的阵势，以每分钟五万公里的稳定速度，朝著天狮星系推进。所有船舰的能量均不断提高，注进护罩和集束光发射系统里。

黑巫号的三百六十支集束尖炮，像蠕动的毒蛇般缓缓把炮尖移往前方，瞄向舰首前方约二公里外某处虚拟的一点上。

就在此时，一个像田螺般上圆下尖，高达十多公里的巨型太空浮动基地，由最外围行星背後移了出来，守在星系的外缘处。

卡尔夫南和翟斯飞喜出望外，敌人如此目标明确地和他们正面交锋，岂非自寻死路。

一声令下，黑巫号在离黑狱人太空基地约五十万里处停了下来，全体人员各自操著不同的系统，进行对攻击目标远锁定工作。

黑巫号每发射一次由三百六十枝集束光炮汇集而成的集束流，能量将大幅下挫，至少要一个地球时才可回复到原先的水平，那还得要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损才行。

这集束流是以光速前进，在一百万公里的射程内，只要对方不是以光速移动，命中的机会亦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何况对方是虚悬不动的太空基地。

指挥台仪表板一盏黄灯亮了起来，显示舰上的超级智能系统，已成功地运算出目标的准确距离和位置，以及可能闪移的方向。

那太空基地仍是全无动静，也不见有任何飞船出入。

有若被弃置的太空城堡。

仪表板上却显示出敌人的护罩能正不断提升著。

读数是一百三十、比黑巫号的庞大护罩力场还要高出三十度。

卡尔夫南一点都不担心，只要对方仍是物质，就绝对抵受不了这无坚不摧、能量达到三千个单位的集束流。

六艘战神舰略为移前，所有武器进入一触即发的全面战争状态。

在这星系的外空边缘，弥漫著使人惊心动魄的腾腾杀气和风雨欲来危机。

翟斯飞只有脑神经仍算是人，在这一刻仍是冷静如常。

卡尔夫南这麼自诩镇定的人，仍不由紧张得手心冒汗。

整个舰队四万多名战士，人人屏息静气，等待集束流发射的一刻。

蓦地红灯警号同时在黑巫号内亮起响起，使人动魄惊心。

庞大的黑巫号船体剧颤。

三百六十根尖刺像灵敏的毒蛇找到猎物般，以常人肉眼难察速度，朝著太空基地疾移，锁定较准了目标的位置。

破空之声大作。

三百六十个光团在炮尖烈闪。

接著虚空裂开了三百多条灼目的白痕，到了那汇集的一点，再变了个使人睁目如盲的大光团。

一声尖啸，光团已印在黑狱人的太空基地处。

“砰！”芒雨散飞。

方舟等三人仍紧拥一团，任由似已变成废铁的太空舰在自由地飘行著。

巴斯基首先颓然一叹，想踏足地上，忽然整个人往舱顶飘去。

以他的反应，当然可发动体内能量，避免因失去重力撞上舱顶，只是他已心若死灰，再叹一口气，索性往後仰躺，任自己在大堂庞大的空间载浮载沉。

舒玉智坐在方舟怀里，两手搂著方舟脖子，呆看了巴斯基好一会後，不悦道 “大亨怎可如此自暴自弃，只要我们能设法到达最近的星球去，不定便能找到能源，使飞船回复飞行的能力。船上有各种设备和工具，没有什麼办不到的事。”巴斯基歉然道 “对不起，但任我想破脑袋，都找不到任何可往最近恒星的方法，虽说银球是银河系星体最密集的地方，可是这样漫无目的地前进，即使一亿年可能都没有机会进入任何星体的引力场内。”又叹一口气道 “就算恢复了动力，我们连这里是否仍是银河系都不清楚，只要错了一厘半分，不但到不了银心，更休想可以回去，奶说我们还有甚麽希望？”舒玉智哑口无言。

好一会儿，才记起了方舟，转向他道 “你办法最多，快给我想个出来。”方舟苦笑道 “现在我只想和奶交配！”舒玉智气得挣脱了他的怀抱，掠到正舷窗旁，忽又转过身来，道 “我们可否凭三人加起来的能量，催动反应炉呢？只要方向正确，速度增加了就不会减少，终有一天可到达目标的恒星去。”旋又叹了一口气，不待两人答话，颓然道 “我们根本没法定出座标，确是寸步难行。”巴斯基刚飘到侧舷窗处，两脚一撑，又回到大堂的中央，苦笑道 “我们这次真是完了，若耗尽了体内的能量，立即便要归天，这船连空气都快要完蛋了。”舒玉智决然道 “那便让我们弃船，到任何一个星系去，也好过在这里活活闷死。”方舟苦笑道 “真的吗？这里至少有沙发可以坐下倾谈心事呀。”巴斯基道 “没有了重力，除非像你般把自己绑在座位里，否则凭甚麽坐下。”三人默然半晌後，忽地一齐捧腹狂笑起来。

巴斯基笑得翻滚著身子。

方舟则和椅子一齐抖动著。

舒玉智见两人笑得怪形恶状，连泪水都渗了出来，不忍再看，转过身去。

蓦地舒玉智全身一震，然後回复了平日的冷静。

淡淡道 “不用猜了，我们不但在银心里，还应是在黑狱星基地的侦察范围里。”巴斯基和方舟同时剧震，望往舒玉智所立处舷窗外的星空。

星夜之下，两艘不断变色的旧一代黑狱太空舰，正笔直朝他们飞来。

